

〔光緒〕永嘉縣志 三卷首卷

(清)張寶琳 王棻 戴咸弼

孫詒讓纂

民國二十四年補刻本

二十四冊

原件收藏

湖北省圖書館

原件書號

地 2182

原件狀況

原件完好

本部書共攝制 4 卷

4:1 卷首 ~ 卷11
4:2 卷12 ~ 卷23
4:3 卷24 ~ 卷33
4:4 卷34 ~ 卷38

版權所有 不准復印

永嘉縣志卷之二十四

古蹟志四

金石下

明

嘉靖至崇禎

張季敬詩石刻

嘉靖改元壬午秋永嘉羅峯張璉書於尚書省

右詩刻橫石一方乃張文忠金陵秋興八首石刻本有二方今所存者下一方也詩自第五首起其前四首俱在上一方石已無存詩見內編

重脩文丞相祠碑

永嘉縣志

卷之二十四

古蹟

金石

右碑在江心寺嘉靖元年立文見壇廟

旌石碑陰記

嘉靖二年口口癸未孟冬穀日重立

此康氏尚義石碑陰記文漫漶不可識在應道觀後

石門寺鐵鐘款

浙江温州府永嘉縣賢宰鄉三十四都石門寺住僧德珍

號玉峯和尚募緣鑄鐘一口充入本寺所保各人家門清

吉人口平安福有所歸者

嘉靖二年八月望前一日

右鐘在石門寺

項秉輔墓誌銘

右碑在茶山項氏宗祠墓與孺人王氏合葬陳雍撰文

其略云鴻臚寺序班諱良伯字秉輔行元十三號秋鶴道人公以表顯遂以表名卒於嘉靖甲申生正統庚申年八月有以行誼楷書薦得試於翰林宋建炎初有任成忠郎諱劬者兄弟避金亂徙居瑞安大羅山中遂為郡人碑立於嘉靖乙酉有畫像湖南謝字有善按項秉輔以字行見舊志諸科

汪節婦墓誌銘

明永嘉汪節婦陳氏墓碣銘

賜進士第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

士國史總裁新都楊廷和撰文

予出禁門家居於架上取舊典閣之偶得古傳志載昔烈

女貞婦守死善道與大丈夫同一毅然獨立不懼之行因竊嘆其爲事之難能適內翰張天保詣門下持吉安守樂清朱君諫所爲狀爲其姻戚汪生守直守霄祖母陳節婦乞銘於予心若有惻然者按狀陳氏出由永嘉楠溪包山名族曾祖諱實祖諱詵父慶有良德隱而弗耀霞山之汪世稱焉諱素字允質者志操超特節婦初以淑懿媿偶幾五載允質俄以疾卒乃躬任其責竭力以營襄葬屏容飾服龕敝合門獨居其孤方二歲撫哺自至冀其有成以延汪氏祀間或人有撼其志者輒以死自誓曰若吾蹈此狗彘之行其何以見君子於黃泉聞者莫不義而稱之其處

事尙勤儉事舅姑篤孝敬愛其孤不溺情於禽犢遺之就師傳俾之親賢士夫而遠里中之不良無行者其孤克能樹立殖貲產興禮義以大其門庭實慈教力贊成之壽躋六旬鄉老欲白有司上其事於朝以旌耀厥里堅拒曰吾所爲亦盡分內事非以下名也事竟寢迨登八袞士夫咸嘉其節而題其齒各賦詩祝之其孤作壽萱堂率諸婦孫樂養於其中越二稔一旦忽遭疾退逝是爲正德庚辰七月十又四日也適生於正統己未十二月十四日享年八十有二其良人先卒於成化丁亥四月十九日孀居凡五十四載男子一卽孤尙圃娶珍川朱氏孫男五守諫守

直守霄守分守爲守直歷事翰林院守霄太學生登鸞用
女孫一適包山陳希治曾孫七曰愿生仲生慈生璠生禎
生璣生欽生女孫二其孤下以嘉靖乙酉臘月庚申奉母
喪事安厝於本里西輿之原合先君子之兆也嗚呼自其
始之秉志不踰觀之誠亦人之所難要其終之保孤兒裕
家業之績而言節婦賢母之名兩得之矣人臣輸忠於國
託孤寄命之操何以異於是哉予典

國史表節義以振世教職也因忘其勢分而爲之銘曰
玉斯皎兮磨不可磷 蘭斯馥兮蕪不可焚 有貞女
兮德潤以芬 其賢人君子之倫

右碑在柑溪霞山

御製敬一箴碑

嘉靖五年立

御製宋儒范氏心箴注碑

御製程子四箴注碑四座

已上碑六座均在府學明倫堂 文不錄

朱文公像贊

朱文公像 篆額

文公自贊

從容乎禮法之場洗滌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一

古蹟

金石

四

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惟闇然而日脩或庶幾乎斯語

右在像上方

都諫楊君士宜出

先生像并自題贊見示予既將祀之至先生所不自言者復爲贊下方云

嘉靖丙戌冬後學金廷柱百拜言

東遷生孔南渡生朱生皆庚戌歿皆踰稀孔子性之朱子身之載生聖人萬世宗師孔作宋述均集大成孔曰朱遜均老於行惟孔與朱天地之意非孔非朱曷天曷地華亭

孔子石刻碑曰孟子宿慕

孔子文公而身體其學雖不必用於世然曰名重海內赫赫表著者未或能過之也爲刻斯贊與學者共祀之以見金子大端云 永嘉長彭應麟跋

右在像下方

右碑在縣學文公祠卽學宮圖所載青雲館也彭應麟
蔡亨人進士永嘉知縣

外沙亭碑

篆刻四字

嘉靖丁亥年

右碑在東門外海壇寺側

聖諭碑

聖諭內閣輔臣楊一清謝遷張璠翟鑾

朕因十三日聽講官顧鼎臣解說心箴連日味思其意甚口口口口口口昨自寫一篇并假爲註釋與卿等看

嘉靖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大學士臣張璠謹

奏是月小至日伏承

賜內閣范氏心箴註一通臣稽首對揚乃竊歎曰至哉

聖人之用心乎漢董仲舒有言人君所爲必求其端於天

今陰極陽生一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時也在易之

卦爲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自非

聖人心學得之天其能體悉發明如此臣愚竊有感焉臣

昔讀書山舍嘗揭范氏心箴及程頤四箴以自勵蓋

人心之漸以教攻之者口

人君一心萬化之主而禮聽言動尤當加謹焉者也臣於

御註心箴敬摹

宸翰付工刻石傳之天下萬世謹復錄程頤四箴乞

留神省覽

聖諭輔臣張璠

永嘉縣志

古蹟 金石

木

午間得卿錄來視聽言動四箴朕甚喜悅朕前日因聽講官講心箴回宮深加愛尚欲釋其義不能欲已之心未放過只勉強註畧仍咨於卿等欲爲藻潤以成所作卿何便付工刻石豈不取人笑乎朕自念上荷

天命爲人君長當務學以致其知待粗有領會之時再註四箴須賴卿贊之故諭

嘉靖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臣張璉謹

奏作者伏承

皇上緝熙聖學之至也宋儒朱熹有言自古聖賢相傳只理會一箇心臣切謂范浚心箴舉其綱程頤四箴列其目和爲發明者也臣以此用功餘三十年莫之有得今

聖明啟發一至於此真盲者之日月聾者之雷霆也臣何能贊一辭第當刻石頒布以覺斯世以廣

聖學之傳耳然而人見之莫不曰真

聖人復生非特堯舜之治見於天下而堯舜心法之祕道統之傳固有在矣程頤四箴尙願

聖明啓示謹當再奉

宸翰與心箴註並行刻布以爲斯民斯道之幸

聖諭輔臣張璠

卿前日所錄來程氏四箴昨勉強解註朕復思之程氏見道分明慎敬如此以教後人其功至矣但於濮議之中未免力爭和說誣君奪子故朕又述數語於末云

嘉靖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臣張璠謹

奏伏承

頒示

御註程頤四箴臣仰惟大哉

皇言皆根諸身心達諸政事真見

帝王之學與儒生大不同者也何能復贊一辭但未加獎

愚臣實不勝惶懼臣竊自念所務之學雖不逮程頤

而所遇之

主實萬爲過之頤在英宗朝代彭思永爲濮議論猶未定皇上繼統與英宗繼嗣實大不同使頤居今之世議今之

禮豈得復守濮議之說哉謹將

註四箴與范浚心箴通摹

與臣上行刻布以嘉惠天下後世

諭輔臣楊一清謝遷張璠翟璠

嘉靖

古蹟 金石

八 民國二十四年

大學士張璉以宋儒程頤所作視聽言動四箴來告朕
深切有益於學朕讀已旬日輒述數語權爲註解用錄
出以示卿等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三日

臣楊一清 臣謝遷 臣張璉 臣程鑾謹

皇上所註范氏心箴及程頤視聽言動四箴俱已刻石乞
勅工部於翰林院後堂空地蓋亭豎立以垂永久仍
勅禮部通行兩京國子監并南北直隸十三省提學官
摹刻於府州縣學使天下人士服膺

聖訓有所興起荷蒙采納但亭宜有名伏乞

聖明勅定頒示內外一體遵行 臣等又仰思

皇上前所著敬一箴發明心學甚爲親切宜與前五箴並
傳令工部將敬一箴重刻一通分列左右以成一代之
制其於風化良有裨益謹題請

旨

嘉靖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奉

勅旨卿等所言都依擬行亭名與做敬一禮王二部知道
石碑在府學今立 萬壽宮後

勅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張孚敬

卿以通博之才貞一之學首建正議贊朕冲人以成大禮
擢卿輔弼之任裨益良多近因人言乃有言着卿曰此朕
俾保全之意今輔導缺人贊理機務茲命行人周禪齋勅
往取復任辦事勅至卿宜疾速返途上緊前來勿得推延
辭避匪止諸事曰曰朕以曰朕意卿其欽承故勅

嘉靖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諭張少傅

朕近以宋儒真德秀所著大學衍義重新刊印頒賜卿等
朕昨作一印記文曰格致誠正之方簡齊治平之道逐卷
之首一用之以識其書之所以教人也茲特以一部賜卿

輔贊政機之暇可以翻閱朕有向學之志力不能充卿當
以是書以及二典三謨之書朝夕陳之庶朕或少知一二
爲君之道不負 天命此朕賜書之意也卿其欽承之

靖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元輔字敬

郊廟諸典禮每殫思竭誠以贊朕念
特以玉帶一賜卿其欽承之

靖九年十月初八日

臣少傅張孚敬

必部以卿一考已下錄

朕未之少懈茲以下缺

嘉靖十年正月

張少傅

卿再以更名謝夫卿以初名與朕名音因爲請改夫卿爲名之時未仕也似不可更改既而又請朕以卿素存忠敬無刻忘之不可折拂特准更之一字名之未盡卿之忠敬故爲雙名庶見朕意耳豈能盡其忠敬之誠至哉併茲

諭後

嘉靖十年二月二十九日

諭張少傅

日前聞卿自爲堂房一名曰榮恩夫所謂榮得君恩也思皇考嘗手書斯二字朕恭裝軸并卿欲朕大者朕惟書有端楷健正之體乃可貴之朕素有今猶未成卿等每譽實自忠敬爾待朕學書另行印一枚篆文曰永嘉張茂恭印及彩帛等物以昭君臣相慶意庶見朕意云耳

嘉靖十年三月初三日

諭元輔張少傅

前奉卿欲朕大書名與字昨乘興書得四幅但筆而已併封去又朕有命卿凡有對奏常用新印御

永嘉縣志

古蹟

金石



前未有臣稱字者朕惟此不同他人君所賜便是意
朕止合對奏用上奏仍以原記卽此意耳朕知卿必
前不可用字故如前命之而猶以爲不可足見祇敬之
宜如朕命可也

嘉靖十年三月二十一日

右勅諭碑俱在大士門寶綸樓故址

御筆大書名字碑 二座

廣運

賜永嘉張元輔名 孚 敬

之寶

右各碑

廣運

賜永嘉張元輔字 茂 恭

之寶

右字碑 已上二碑極高大在張氏家廟上有廣運之
寶四字璽文左有御筆二字圓圖章右有嘉靖二字圓
圖章中一行各七字下平列孚敬茂恭各二字大徑尺
餘筆勢雄偉誠鉅觀也

御製詩碑

春亭

宗廟同見輔臣張孚敬以陪祀出侍立道傍有作

戊子新正吉春亭 祖廟觀

永嘉縣志

古蹟

金石

祀禮忻已成 肅駕回宮宸

輿南一輔臣 貌奇真才傑

外焉秉貞一 內則抱忠純

清白飭乃身 予喜荷天眷

庶哉臯夔輩 望以康斯民

嘉靖七年正月初十日

嘉靖丁酉立秋日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

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張孚敬謹

恭和

聖製詩一首

都宮左 清廟 尊祖兼親親承祀擬同日

龍旂出楓宸綱常自天定父子與君臣吾

皇匪建極正論胡由伸乖違陋光武奏對羞張純咸知縻

爾爵孰肯忘吾身迷邦忍懷寶待聘誰席珍遭逢

堯舜主康濟 唐虞民

再恭和

聖製一首

聖作萬物觀莫不知尊親有官入秘閣無日離 嚴宸忻

憚臣遇 君恐恐 君擇臣闕是到今定吾道原自

伸用賢豈惟急所貴心能縈從茲得聯屬水終成乃



身稼穡代食寶藜藿忘味珍利見天上人只是山中
民

臣張孚敬頌首廢和

有碑在大士門張氏家廟

陳孝子墓碣

於戲孝者天經地義所關世道賴以維持者也國有斯人
則治家有斯人則興閭里有斯俗則爲善俗慨夫俗吏不
知此道而漫不加意此治所以不古若也東嘉集雲里有
孝子墓墓有亭斯墓斯亭幾百年矣淪於前興於後沒者
不沒死者不死豈非此道之不可泯也哉嘉靖戊子予守
溫值其復圯予復新之又爲門垣以護之因爲之碣過斯

亭觀斯碣者寧不有動於衷乎俾人人有動於衷則孝者
知所勸不孝者知所改矣其爲世道益者夫豈小也哉若
夫翁仲獸象亂迷荒草雨露悲悽往來興嘆視孝子者何
如也孝子姓陳名宗宋涪祐人董亭事者者民陳聰時
嘉靖戊子孟秋望日溫州守黥白子丁瓚書

右碑在來福門外半里許妙果寺右陳孝子詳人物孝
友見宋史

重建尚義碑亭記

旌表許氏尚義碑陰記

篆額

中順大夫前北京兵部郎中溫州府知府趙錦重立

同知高美

通判儲宗周易

推官魏一恭

永嘉縣知

縣倪鏡

縣丞吳治

主簿吳永

典史別綸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南京兵部員外邑人徐廷傑撰書

辛卯王夏六月許氏祠亭成君子謂守侯趙公能得其政
公刺溫越數月廣求先賢遺跡崇正祀典所以達愛敬昭
仁孝也厥類用章多士敷式而正理備矣茲亭豈特爲許
氏哉許氏之重有遇也右丞忠簡公爲宋鉅儒親受業於
二程講明正學與李綱宗澤輩夾輔王室歷事四朝大節
如一質守而正氣剛而直吾郡以文學爲世用者始專於
許氏矣傳至十一世孫名善繼者敦古崇義悅禮好施憲

宗時應詔輸粟助軍國者幾千石朝廷加賞補爲散郎命
有司立石旌義延禮鄉飲大賓以風天下邦人多化之數
十年廣許氏之學者自善繼始門祚中衰亭亦尋廢祀用
弗虔非古人報德報功之曠典歟許生琥資丞之十三世
孫也以狀上於公公卽惻然以爲民不見德是教之不行
當道者之所憂也躬相厥土揆方定位選工度材需用咸
足新亭翼翼堂宇窳葺繚以周垣堅以甃甃僨者起廢者
興不數月而亭以落成邦人咸相稱慶以爲許氏有亭若
將有待於侯也其殆政之成者與夫求治於政則禁令煩
而民情不協求治於古道則典章立而民德不好春秋有

薦享嘗有儀以教民愛肅雍承事駿奔在公以教民敬能
愛能敬而仁孝之理達矣率茲以爲治則倫理明風俗厚
國家之氣賴以鞏固不衰者豈少也哉信茲亭之建將以
示民有歸也德公之政者烏乎以不記

嘉靖十年孟秋 日立

右刻在飛鵬巷許氏尙義碑陰南向

張孚敬書墓額二字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華蓋
殿大學士甥張孚敬拜書

追思

嘉靖癸巳冬十月吉旦

右神道額二字橫列在五十都鶴陽清白先生墓前清
白卽謝德珪字庭琛德瑀之弟文忠之外祖也

勅原任輔臣張孚敬

朕惟君臣相得自古爲難惟卿也自中甲第卽奮志於忠
不以身爲顧繼是歷居數任持一不回匡主愛君未或少
懈前者小人構爲陷阱平地捏誣朕卽令卿回已昨又自
不審慎機微又命卿回已適來星異眾疑之曰信哉君不
明也使之去而復來致變甚其速也朕亦應之曰孚敬適
到此異又見試且令自陳吁朕意卿却不曾又云云數語

朕亦未放過三命回已夫朕所以用卿去卿其意不待自述後世以下明賢君子必不我私自公論但卿何其自誤哉今自卿歸星若未見速退應歟否歟他不必費筆劄矣今朕三召卿復任特令鴻臚寺左少卿陳璋齎勅超取卿若能識朕意則作速前來期使功名不自昧用全君臣之道卿若不能此者則暫來作賀朕得嗣之喜不爲害亦或慰朕思卿之至懷惟卿思之圖之故勅

嘉靖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皇帝勅諭致仕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張孚敬

卿以內閣元輔朕所倚毗頃因有疾懇乞歸休朕察卿有不獲已之情乃用命○卿還鄉茲得卿來疏奏聞并賀省覽之餘具悉忠愛特遣錦衣衛副千戶劉昂齎勅往視卿疾如既愈卽便來京勿負朕望果未除則當善自保攝用副朕眷念之懷哉故諭

嘉靖十五年六月初六日

勅舊輔孚敬

卿比以疾乞還久切朕思昨得奏賀朕躬平吉

聖恩康泰及擇原選淑女內日○王二氏朕御而各有嘉期將近已先日○口口口并河南李氏京選王氏稱

為敬靜二嬪又將於春二月躬行謁

陵禮奉

慈車率后妃禮成後又於四月之吉命工恭口

七陵增造等項朕自作幽宮于

長陵左之陽翠嶺即十八道嶺更名改小山一名平臺山以尊

皇祖太宗嘗御之地前次并往金山拜

皇高祖妣章皇后

皇曾叔祖景皇帝二陵奉

聖母舟固京今朕命使昂往視卿于家鄉如果疾未痊便

不煩以□□□□□□□□急來見朕副切恩情勿自負

自棄以致朕懷於無已卿其念之□□

丙申夏至後旬吉

右碑在寶綸樓故址

慕恩亭記

慕恩亭謂何榮君之恩而思慕之也夫人臣孰不受君恩

也而乎敬特至嘗以賜金作堂易榮君恩也示休戚同沒

世不敢忘也上聞之以獻皇帝手書榮恩堂三字製軸御

題皇考于澤四字旁注孝子皇帝識五字銀印一枚篆永

嘉德茂恭印六字及銀幣等物勅賜以為君臣相慶之意

此誠千載以來人臣所無之殊典也然則斯堂之作也名

右在茶山嘉靖十二年臘月住持僧成欽疏

文不錄

東甌名鎮坊題名

嘉靖己亥夏四月乙卯吉

賜進士中憲大夫温州府知府郝守正

同知彭師有

通判陳璋焯

詹寬

推官李夢祥

知府張國謙

隆慶五年

右在府前東甌名鎮坊後一行乃隆慶時續刻也

龍渠書院祠碑

龍渠書院祠記

永嘉縣儒學教諭婺源洪光世撰

按郡乘永嘉肇千載文明之會材望輩出他郡莫及或謂
學宮枕山帶水屹在九山之中人罔傑而地益靈惜學宮
□□學興禮樂事勸功實無所資焉士民病之引治聞
吳州南峰林公作邑殿廡堂宇煥鑿齋舍聿口美異前所
未觀因□□□院每歲血食之報不替嘉靖甲午復毀於
颶風越幾歲思不能支丙申長樂貞庵李公以名進士試
政是邑下車觀□□□然謂曰政莫首此曷容於辭不半
歲整頓疏剔煥然復新先是蕩南朱君紀其事余不佞孰

敢尾之但公之德政有□□□其說者公平素惠以及下
廉以律身慈祥愷悌若甘雨和風每事從容不以意氣相
凌勝集門人論文講學兼□□□其名勢之爲官長斯邑
也士類賴以知名者甚衆而成名之士視昔有加焉庠士
請以禮德施於民則祀之南峰之□□□繼維公之績於
南峰自有光焉矧公捐俸以竣其工於畢視民力者又過
之矣僉謀作書院於東山之麓學宮之左□□曰龍渠書院
山前爲龍示諸生仰止之心也鑿渠引水源源不竭示諸
生不息之心也諸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九峰□□□曲
上應草木生香魚鳥自適見之如見公然傳曰愷悌君子

民之父母公之謂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龍渠之□
□□之後建斯議者生員韓金應奎王儒獻葉滂慶全敏
學嚴廉華徵公之勤於教也耆老林暉劉密輩樂於德□
□□而崇祀之匪直爲子弟在學之故誠被公德澤之深
則然耳徵公之勤於政也教在養士政在愛民非予稔於
公□□□錄也是舉也肇於庚子秋七月落成於辛丑夏
四月公名不顯字憲文號貞庵福建長樂人至如崇社稷
益道□□□荒撤建儲蓄拜風反火邑治以存八月不雨
虔禱輒應皆事之當記者別有遺愛亭攀轅圖備矣茲不
贅

温州府經歷署永嘉縣事王用賓 典史王欽

永嘉縣訓導朱孔章

鄉宦王澈金雲鴻項喬等二十五人姓氏不錄

嘉靖二十年辛丑夏四月吉日立

右碑在縣學西文昌宮林南峰名廷璫碑有缺字蓋作書院而合祀林李二公故碑首題龍渠書院祠記

遺教堂碑記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南京刑部湖廣司郎中郡人侯一

元撰文

通議大夫太常寺卿兼司經局正字郡人清泉周合書篆

文王既沒而有孔子孔子垂統百年而孟子私淑戰國間至今學者宗之言六藝百家折中於孔孟矧鄒魯親炙之者乎吾郡自漢以來有能紹正傳者靡得而聞已至宋慶厯初王景山先生獨發明經蘊學者亦宗之當此時伊洛則未作斯道學之初也絲是周行已劉安節安土三先生輩出皆師事兩程氏及諸儒繼興文學始彬彬焉庶幾與鄒魯齒予生去慶厯五百年讀諸君子書慨然想見其人迺若覺山公余則幸聞覲其道顏諸生親聆講誦習絃歌音矣迄今默默如有所亡嗟乎古之人貴親炙有以哉君名垣字峻之別號覺山姓洪氏上祖菊坡翁尋釋聖學公

潛心聖學益力登壬辰進士爲御史抗疏廷論往往忤權貴以故補二千石吾郡莅郡爲政以德慨然知治道之所以然乃向學者不深惟其脩正顧負俗而習悖乃喟然太息曰學校者風化之原也今士習漸靡卽民氓何觀於是進諸生語曰此邦稱小鄒魯迺自古紀之矣若知所貴乎鄒魯者豈不以其有聖賢之化而好禮樂之用哉諸生對曰然然則子諸生不遵鄒魯之業其何以崇鄉黨肅政教而興禮爲郡邑先對曰夫子不棄諸生之不肯使得至前此天之所以玉諸生也願請列弟子座惟夫子命之公許之於是定功令與諸生約日月以朔望後一日會諸生公

守中既會則引諸生隅坐以次起質疑義公循循爲之不倦久諸生各進一編編其所欲言公又人爲條答各如其意所欲出首列古之仁聖天人之說而徵之當世之務其要歸於心事之辯詳矣不可勝紀語具問答錄中諸生囊貧者公捐俸祿給周之往往毀淫祠爲肄業所他卽心一事微瑣有所抵牾詣府中前膝下與之商確其交如家父子然得諸學者必使改改而從我游者卽信不復疑其誠如此弟子自四方卒業者甚衆迺公疏終養行矣諸生垂涕曰天平獨不可強留我夫子乎於是相率挽舟江心而爲之享公既行則繪像鐫石爲堂三楹而題之曰遺

教或曰治郡教非古先舍之可耳噫甚矣治道之衰也
孔子攝行相事孟子齊卿時而弟子依依在門誨之不
何耶余又聞公之為治晝夜盡節勞心甘淡薄秋毫無
取職稱理功效卓然若其歲凶平糶務在拊循小民損有
餘以贍不足原其所以為粟者不能無罪至案誅衡擊之
徒其時為撥劇整亂不可察不可廢也論者猥以粟不常
平遺□□即有一二公何心哉公之行也老壯數萬人遮
道飲泣閉關留行亦相奉立亭鑄石到於今見思古之遺
愛無以今獨□□□□二千石教愛並臻而竟傷於傳致
之文其文足以成公之過雖以 聖明在上諸諫官推轂

其後公獨隱約在明夷之貞□諸子今日著諸石以垂
紀者矣

嘉靖二十一年孟夏吉日温州府知府吳瓊 同知鄭□

□樂清縣□□□永嘉縣彭應麟平陽縣高□□

右碑在江心寺西塔下謝公亭後碑之陽為洪公畫像

汪昇墓誌銘

賜進士第江西吉安知府前兵部武選郎中致政郡人湯

南朱諫撰文

永嘉樂梅汪先生卒乃孫守愚請銘於墓嗚呼知諫者先
生也銘先生之墓非諫而誰諫少時讀書於墨癯朱先生

所常從先生游資啓發者居多距今五十餘年矣而交情如一日嘉靖十一年冬訪先生於玉山草堂留再宿而別先生自以年高嬰疾恐有不虞者以題主銘墓見任諫非且頷焉不一月在楓林得先生訃音回哭於靈次乃孫守愚復伸先生臨別之意諫曰此夙約也安敢辭接狀有王氏之始祖諱遷者自信之玉山徙溫之南溪抵田後自葉田徙居今霞山諱邁龜者霞山始祖也至樂梅先生五世於茲矣先生性孝弟僮尙義乃父耿菴公病篤沐浴頤天以求代卒而蓋哀上夫爲之作霞山鶴怨章以識之其兄允質早亡遺孤尙圃且幼先生視如己出教育成立宦

甲一鄉一日先生以役事在城仲兄允盛感疫卒於家匍而歸卽不敢入私室寢臥於喪次俗忌凡疫病之舉哀先生率子弟朝夕奠哭於是遠近皆來吊謂大小不立無以爲報本之地乃率眾哀材以作二祠規模之儼儀節之悉備皆先生之經畫也脩譜牒別宗支而服以明隣里有爭訟不願之官就質於先生一言而決郡文公林立族範選爲族正縣尹汪公循舉鄉約立爲約郡守陸公菴舉鄉飲延爲大賓自七十以後杜門不涉事惟教子孫朝夕弗忘長孫愚自離懷抱育之膝下及延師教以舉子學冀有以大先生之門近所居繕書屋

曰玉山草堂多植松竹爲遊息之所積士夫來往詩札
一卷曰不爲集蓋取諸梅溪云故人才緒隻字不以得
意名之也晚年得手戰疾亦未嘗釋卷先生處家處鄉以
禮以義怙慮可紀予雖相知之深亦不過舉其大槩而已
配安人珍所朱氏仲彩公之長女側室三謝氏陳氏謝氏
皆能奉先生以忠誠惟謝氏阿奴尤貞孝之篤安人生男
二長尙禮次尙蘊尙禮讀書好古而能詩有雪軒稿詩
家娶珍川朱氏御史公暹之孫女也生孫男三長守愚
守愆守心守愚曰邑庠廩膳生娶總督盡忠劉公之
蘊初娶吳田葉氏繼娶東村邵氏蒲岐崔氏生男四

古築所出守魯守田守孤崔所出女一適石柱王

孫男九蓬生芝生嵩生口生城生雉生雅生稚

人朱氏先卒於嘉靖丁亥七月五日葬李與先生

允遠生景泰辛未十一月三十日卒於嘉靖壬辰十

二十日享年八十有二卜以嘉靖乙未十月二十一日

李與朱氏合窆焉 銘曰

弗彊於時 乃表於鄉 天錫壽祺 怡怡

岡原繚繞 松柏蒼蒼 哲人埋玉 有耿其光

實於短碣 燭於星芒

嘉靖乙巳仲春吉日立

右碑在相溪李與

汪芮墓誌銘

□□□廬州府六安縣學正姻人朱勝撰文

吾永嘉南溪隱君子曰友筠先生乃映庵公仲子也

祖姑醜映庵公生三子長允賁早世次卽友筠諱

盛季卽樂梅先生允遠也予髫時聞友筠樂梅二公

庵宵子蚤有鄉曲之譽欲造其廬而問之未能旣而落

仕途而鄉先生俱物故嘉靖壬寅仲秋休致家居友筠

仲子尙義持狀謁予請銘於墓□□□事歎人生出處

晤俱各有數不覺愀然淚曰勝雖才淺而義安敢辭按

評益父諱琦號映庵奕世載德自孰田

五世於茲矣先生倜儻豪逸脫畧世故

事耿庵借予祖姑以孝聞生則色養

之性好飲飲必至醉乃休性好歌詩

其族必先昌其材子弟不材族之所

樂梅公詩曰必延明師以主家塾然

人多也時則秀才朱墨癯黃□□□石□

入夫劉豈輩相結主家塾而先生□館穀朝夕相

理而後生子弟彬彬知禮讓者數十人皆先生

立大小宗而祀先有其地脩譜牒而族屬有所

上丁... 構新第於舊居之東不忍其季樂梅公旦夕
 八才... 為規其地於新第之東相與哀材鳩工欲其
 其... 力也先生不畏強禦不侮鯨寡平心率物不妄取
 其... 暗暝間而遠近僑服不幸天不壽德卒於宏治辛
 酉五月二十五日距生景泰丁卯七月十有二日享年五
 十有五配安人東村邵公言之女先卒生男一尚廣有
 梅公最所許可亦早卒娶邵氏生孫男二守白守真
 安人亦邵氏生男二仲即尚義自幼有成立志凡友

筠先生有所舉動即順意奉承不敢後而先生最所愛悅
 妻健石潘氏生孫男四守恭守泰守忠守參次尚耕好讀
 今詩號林泉亦每有佳句為士夫稱賞娶珍川朱氏生
 六守命守公守僉守令守翁守全先生側室詹氏生
 尚增類先生有剛氣未及冠而先生卒而繼以勤儉
 先生之業娶洪川陳氏生孫男一守昊女二長適
 致次適東村邵凱曾孫男凡一十四人平生鄉生
 生駒生端生望生篤生侃生培生軋生卍生元生
 先生厚德之所遺也先生葬於宏治癸亥十一月

附於李與祖壠與安人合葬焉 銘曰

古蹟 金石



不遜 兮而滋其性 道不裕時兮而裕其後

兮而游魂 蒼松翠柏兮為友

一仲人書自立

李奧

不遜墓誌銘

士朱公墓誌銘 篆額

大夫刑部尚書致仕姻人樂邑高友璣撰

不遜 乃永嘉柑溪之珍川始祖諱直清登宋

高州高祖諱源曾祖諱誥祖諱觀父諱

不遜族公之曾叔祖諱學正宗程朱之學所

著有四書述義 從 祀郡庠鄉賢至工科給事中長山 缺

暹桃源學正鼎皆從祖也今姪勝學六安郡大博事

扇揚上下瞻 缺 授弟腆一經祭鄉進士今尹鳳陽

稱其斯文相授非一日矣惟公 缺 真源浚之以繩

德凝身故能讀書好古濟補溫恭孝以事親友以

道特重節克和敦讓廉潔利欲不能遷其心榮 缺

其志家饒 缺 構鑿池開圃植花養魚凡宗戚朋 缺

與壺觴杖履笑傲山水以樂 缺 處大率若此餘 缺

以正德辛巳七月十四日卒距生景泰癸酉四 缺 日享

九十有九配珠岸陳氏善治內婦道惟謹克相夫子里



樞德缺號幽獨讀書談道孝悌恭謹敦朴冲和口

兌生追慕父母起蓋墓缺孝思創立鳶飛其以慮於

教生徒以終其身女一適鴻臚寺序班白缺之璵

冲案散鄧亥噴曾孫鳩埤外孫陳旦陳口女甥道

署缺子行捷其葬在西竹園之山陽實幽獨已

至罔分彼此幽獨并缺氏壽藏附於墓側仍

不昭於世託予志之予因公之甥與公缺公頗

誌

銘曰 噫嘻朱公 百夫之防 追琢其章 金石

口缺匪爵而榮 匪祿而康 生順缺反

真鄉 昭茲主器 欵爾缺 永言孝思 下缺

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季缺

右碑在柑溪珍川

朱樞墓碣

明永嘉朱氏幽獨道人墓碣篆額

賜進士第刑部郎中樂邑孀人文峯金翮撰文

達人不以死生為諱者知人之有生必有死也死生

夜相代謝漠然無所動其心如口口明先為祭文桂

預為墓志功名富貴舉不足以嬰其念慮得是理矣

後世益多見耶惟吾柑溪幽獨君能尚有之君姓





繩字公輔世居珍川迄宋以來代有聞望爲相溪之
高祖誥會祖觀祖擁父選生君幼穎悟比長儻好
時不如所謂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君蓋有焉故號曰
且至孝善幹蠱堂構經營操持門戶內外井井而
弗知也雅愛羣書尤善手錄如先世知府憲事御
及外祖陳君外父林君碑銘詩賦哀爲一帙日曰三族詞
章其篤於親舊槩如此先是先太夫人卒未克舉葬苦塊
奠哭蓋三年如一日焉曰安人卒亦如之念外父母存至
恩弗食其報故於墓側立碑植木以爲久遠圖屢爲賦長
料曰平允故得鄉人之歡心其於宗族尤盡恩意有弟博

士六安曰勝作宰鳳陽日腆極受重曰自其宦遊簡札往
來不少置自餘名卿巨儒莫不嚮慕之者然君卒能削迹
於權貴之門遊心於荒涼之境其林宗康節之流乎君嘗
語人曰生寄死歸吾參之熟矣古人先得我心者耳於是
買山一區預營考妣窀穸而錙銖不與於弟姪焉仍以己
及安人附其旁若將以身養之者復結廬作亭於隙地種
花引泉爲菟裘處勅斷世務坐臥其間唯朝夕拜掃以展
孝思樂得卜養間亦酌酒賦詩陶寫情興人望之如冥鴻
野鶴嘖嘖以爲不可及也况其盡倫盡性夫豈拘拘隱淪
者擬哉醜安人林氏端莊柔順能婦能母有可稱者先以

嘉靖癸卯十一月二十九日卒享年五十有四男四冲家
歆亥女一適楓林徐暨男孫鳩埤幼憚孥淺企賤胥狂外
孫世穀葬在本里西園之陽銘曰

鍾山蒼蒼 珍水泱泱 挺生君子 維紀維綱

孝弟天性 善洽其鄉 倚歎淑人 懿德孔彰

壽不滿湘 疇勿軫傷 窈窕玄堂 西園之陽

瞻彼先塋 無聞存亡 天錫之祉 後嗣其昌

鑑銘金石 百世垂芳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歲仲秋 日四百四十五甲子幽

獨道人立石

右碑在相溪珍川此於乃父墓下預爲壽藏而乞文勒
石者

重建東山書院碑

嘉靖癸丑仲秋既望

賜進士文林郎同差巡按陝西監察御史邑人孫昭撰

右碑在華蓋山雙忠祠前文見學校

七聖廟石鼎

明嘉靖甲寅仲冬吉日立

勸首祭戶薛守僅黃濱張一陽陳伯懋

右鼎兩耳缺在城西之聖廟內上層年月十字橫列口

上下層祭戶姓名四八十五字橫列額上今置殿前貯水爲盥手器

永嘉縣撥補學田記

永嘉古名邑也立學儲材制焉按郡素稱小鄉魯於乾淳大都右文有典振作培養良有司之力也迨我

國朝以文教敷化規模概見宏治間前邑令廣東南峰林公廷獻鑿山拓址完建教所仍置田若干以助養育之所不給歲收其所入羨其所用至今人士思慕之立祠學宮血食無替繼官斯土者又撥新漲塗田以增益之皆作人盛典也迺者我大邑侯一石周公筮仕永嘉首興學校會

吳越海警武備方殷日多事公以長才泄之獄無滋豐寇不入境再明年乙卯春都臺檄公統眾援嘉湖變公先聲所至口口不戰歸則首夏境土息烽喉鳴琴化理文教聿興頃大博方公克儉暨少博端公廷試徐公經上學政狀曰賴長者修廟廡舉釋菜春秋揭虔夫子明倫有堂師生有序廚廡有備近則東山書院之鑿結俾諸生有所仰止棲修廟學籍舊額有塗田凡以前人裕諸生類也以今爲風潮所衝垣壕強兼併請以爲念一石公惻然曰此真令職也爰謀諸寮專任尉莆田賓峰鄭君德儀司其事秉公矢心督同耆民陳嵩陳猷等勸得三十三四都浮塗田數

公適都邑士民向以攔護爲己有者用以理論之曰昔文
正公讓宅爲蘇學雖以秦會之在溫尙舍財置學田況塗
漲無主之物乎顧與庠養士競取魏奪輸服讓所有得撥
補計方口如千得畝百九十二有奇以足舊額於是諸生
每月考廩餼之外有餘供及百凡公費饒所辦無置大博
公借其憲弟子期傳久相與礪石勒厥績記屬廷松曰興
理範民而學迺其器也古上庠之設燕食以豐士用作勸
時登康又卽其效 國家養士百八十年於茲濟濟藹藹
策名科目勲業有光今觀南北辟雍之設聚天下士極其
腆禮外而州縣有庠亦賴是士豈徒然無所報效哉令之

於民有父道焉有君道焉有師道焉休豫生息曰食曰教
咸萃其責於一人士爲民首也待之以厚儲之以豫按之
以正三者備而士氣作政之上也昔董子謂古之天下亦
今之天下余謂今之永嘉亦古之永嘉又何乾涸之盛不
可復哉邑之有令如公且南峰不得專美於前矣後之視
今猶今之視昔也他日撥補執此爲例云抑又爲諸友勸
曰有司之厚我者如此所望於我者何如諸博公亦毋徒
曰吾爲諸生侈興隆遇而已益砥礪而成其美不亦難哉
是舉也一石公主其事丞紫峰王公一巨簿竹溪龔公耀
樂贊其謀者也賓峰君實與有力焉法得并書一石公名

岱字子口以進士起家直隸揚州泰興人也其先後塗田之數別紀之碑陰 岢

嘉靖乙卯冬孟月哉生魄

賜進士第中奉大夫山西左布政使郡人侯齋趙廷松頓

首拜書

教諭方克儉 訓導端廷試徐經同立石

右碑在縣學二門右嘉靖三十四年立

祀先賢儒志王公碑

皇明嘉靖己未春正月吉日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知溫州事閩中鄭銘撰

右碑在華蓋山舊東山書院前文漫漶過半不錄

卓公祠碑 焦竑撰

右碑在江心寺卓公祠內萬曆元年癸酉立文見壇廟

蕭廩江心寺詩碑

九鼎當年繫一絲荒山繭足亦何悲兩間正氣須還我萬古顏綱更付誰騰輿江山留勝迹幾因夢寐見心期曠曠海日來孤嶼似送青濤擁故碑 蕭廩

右碑在文信公祠蕭廩萬曆初年巡按此詩步信國原

韻草書

江心寺復香燭出碑 侯一元撰

右碑在江心寺西峰下萬曆三年立文見孤嶼志

巽吉山建塔記

賜進士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

湖北川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永嘉竹巖王詩撰

溫之爲郡層巒危巘屹布四維中有九山形如北斗城據
斗魁餘爲斗柄爲輔弼而巽吉山在城南三里所則兩校
之應案也山巔舊有塔堪輿家所謂文筆峯也爾時民安
物阜而科第每得高等歲久塔就圯卽人文物產不逮往
昔或者歸咎文筆之廢每請復於當道時則倭寇甫寧財
賦亦訕未可舉贏也萬曆元年聖天子軫念海邦簡昇賢

守我洞岳陽公以名御史來知是郡是郡吏弊民隱禁不
可詰公先以正己卽覈賦額剔奸蠹舉廢墜清刑獄而尤
加意於學政於是士民復以建塔請公唯唯旣而侍御鵬
峰吳公督學少松滕公按部知士民之汲汲於是也允其
請洞岳公遂下令曰願助建塔者聽先是甲戌歲鄉大水
已亥苦饑公亟發廩勸分動中機宜民賴安殖歲隨大稔
聞公令咸歡呼競勸不踰月案穀數千石適兵憲春所龔
公分岳笠洲王公至鴻猷雅度嘉惠海方語次贊之公曰
今時則易然矣乃拓故地分財用量功命日以興事公捐
俸爲僚屬倡士民從而助益之酒丞嘉徐丞浩董其役經

始於乙亥十月告成於丙子六月塔高十一丈八尺圍四丈八尺下爲塔院奉祀文昌神南向前卽松林爲魁象亭其東緣厓爲磴路路首小坊扁曰跨斗躋雲豈惟登高攬勝抑可觀風省稼也山麓有三元道院爲每歲迎春發初之所則仍舊加葺院之後故有白玉蟾駐鶴亭及少保黃公碑記已廢圮并脩復之山川景象煥然改觀而費不及公役不知擾誠所謂悅以使民樂事勸功者矣非公才猷宏綽德政孚洽志慮真切安能笑談顧盼之間頓舉百年之隆緒而成一方之偉觀哉昔晉郭璞卜城時有云去晉千餘年地氣始旺茲非其時會耶諸君子之至於斯也遠

望吹臺大羅之聳特則有高明振拔之思俯瞰江光湖色之澄鮮則有滌蕩活潑之思旁觀花木交輝民居繡錯則有經緯財成之思登仕者增修其善政未仕者勤習其本業必使處無愧於江山出無愧於科名由是而謂茲舉之無助於斯人不可也或徒恃堪輿家之說而不知奮修其人事則豈當道作新之意又豈有志嚮往者所以自待哉兩序師生屬余紀其事故推公之意列於石以示將來公諱邦憲字肅卿楚之巴陵人口口口口於時府倅俞公日強李公純智節推官公賢永嘉劉君三宅主簿仰傑典史汪本府縣學教授高任教諭章時暹訓導許符耿光

邵忠冒承禮蔡澄虞周皆嘗協贊其事而樂觀厥成者例得并書云

皇明萬曆四年丙子秋七月吉旦

右碑在巽吉山塔院

郡守楊公坐福碑

侯一元撰

萬曆丙子秋我郡伯洞岳楊公又當入 覲於時蒸庶雲集咸垂滂澍車轍下旣莫能留則曰 天子矜我民公其當復來越明年公遂讀禮歸衮衣弗復東人結思於是士民迺相與卽巽山之麓爲堂三楹肖公而生祠之歲時瞻禮如見公焉日以抒吾思謂某宜紀諸石惟公殆所謂異

人哉秉心而忠孝一酬物而左右宜蒞治而威愛兼轟爲南臺御史埋輪射隼風采凜然及爲吾郡則弛粟而溫又藹然仁人長者然公冰蘖自持廉則生威德鑑中懸公則生明彼僞獻誠人自不欺非惟不能亦復不忍其始至也蓋未匝月而民化之迺公望雲之思獨在王母太夫人則遂一日棄其官去當道以民故遮留居一歲入覲卽又上書陳情民亦又上書留公於是 天子執政其重公數勉之而太夫人以公之身在 社稷也亦欣然就養焉公出則指循赤子入則承歡王母四載之間深仁厚澤滲漉五邑大畧以民生莫光於食也每枯旱輒苦身蠶禱吁嗟雲

漢淫潦則崩厓排決安集昏墊告饑發廩常不待報歡分
來糴未嘗強民而菜色咸起豐穰洊臻矣以均民莫先事
役也迺悉斂版籍選擇者艾閉之官舍核實弊漏於是丁
田足額民免虛派因爲格目昭示人人而碩鼠害去民歌
畫一矣以是國阜民莫先貯積也迺一日勾稽倉糧得侵
米千四百餘石按詰守藏得假印冒支銀動千餘兩及隱
殺軍需硝黃亦數千百斤皆應時輸補盡伏其辜而倉庫
一清公私有恃矣以訟獄者教化所寓也常刻肌而形于
羔之色辨璧而存朱公之厚明弗察於淵魚仁或觀於市
衣諸如此類不可殫陳蓋自公至郡務以靖民未嘗有一

人迫胥下鄉鄉民一聞勸粟卽委輸恐後動數千石義倉
儲焉以其誠著金石明燭秋毫故吏胥則惕惕若懷冰民
庶則依依如負襁惟脫巾之士咸服廉威蓋軍餉故有出
入公一以原封土飽實惠惟所指麾於是披恬海上草茂
闕扉禮樂可興馨鼓斯鳴泮宮旣葺下至陰陽醫學里間
綽楔莫不煥然一新而民不知勞官不知費焉惟茲巽山
塔者故所建以爲巖宮文筆者也諸生以爲言而難其費
公從容指授取諸荒穀之贏擇廉吏得徐丞浩俾督耆士
朝夕於山邊以旬歲之閒而復百年之緒於是文昌祠焉
公亦次焉豈偶然哉夫庚桑社稷昔業勿翦在吾郡者非

一矣乃民獨指慕東園何公於今則前柱史龐公與公三
祠已爾而公之在治亦甚慕何公特樹坊以表之所謂有
而似之者也蓋何公位至冢宰猶親吾郡常稱曰我溫民
及躋上壽嘗曰吾他日神有所之吾之溫矣以此推之公
將無位其位而心其心乎哉石殆不足爲其永矣或曰祠
公並龐公何也曰龐公首立均平法蘇吾民而公則善守
其法亦猶蕭規而曹隨者也曰祠之有用何也曰爲祠者
子來則有餘資以之置田將以葺祠而永之也嗟乎亦可
以觀民心也已公名邦憲字某楚之巴陵人

右碑在全真觀石膚剝落殆盡僅存數十字文據二谷

山人集錄八

張子敬墓誌銘

明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華蓋殿大
學士贈太師諡文忠張公神道碑

明興熙洽景運迨順化宏德開愈益嘉邕醜隆益勃勃
蒸蒸口宣溢鍾縱不世出之至聖以議禮制度考文於斯
際在表卓犖偉麗之績爲千聖宗譬之神龍驥霄節滄溟
嶽麓嗟雲滂附於戲盛哉謚維

世宗肅皇帝肇服江漢纒膺 寶錄躡跡唐堯暢然有整

齊宇宙快廓典章之志時則有若太師張文忠公應期而

出蔚然名世若聘莘載礪契券曰曠生隆眷倚歿永合諡蓋觀公之爲輔而

世宗之所以用公者誠近古鮮儷哉公諱璉字秉用別號羅峯世爲浙之永嘉人既輔

世宗相得益章爰賜名孚敬字茂恭又時時召對手教皆稱曰張元輔曰張羅山而不名曾祖轉寶祖斂父昇

贈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視公官曾祖妣王祖妣徐妣高陳謝俱贈一品夫人公實謝夫人

出也公生有異質年十三題詩以臥龍自許羽冠遊鄉校督學使者驚其論曰此子異日不特以文鳴世立朝氣節

殆不可量舉宏治戊午鄉試益銳志天下國家之務屢試進士科不第築書院姚溪山中聚徒講學從之遊者日衆正德庚辰中會試於榜之朝有五色雲見越明年辛巳試大廷實

世宗龍飛臨軒第一制策也公得賜進士出身是時方大集廷臣議所爲追尊

獻皇帝禮閣臣禮官援宋司馬光濮園議上宜考孝廢節叔

獻皇帝公獨抗疏數百言力斥其非大畧謂皇上表

祖訓見終弟及乃繼統非繼嗣法不得與爲人後者等宜崇徽號所生如周王太王王季故事疏上

世宗親覽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可終完也而羣臣內倚

昭聖外黨成議羣擊排公壬午授公爲南京刑部主事實外之也甲申公以大禮未決再上疏言益切

世宗大感悟立召公赴廷議遂擢翰林院學士議者益聚訟比及三年三降詔書訖未畫一公奮然曰此萬古綱常攸繫欲喪

聖考敢勿畢命竭愚忠邪援經據禮旁引曲證前後又數千百言根情極理而異議始訕乃更上興獻帝曰

皇考恭穆獻皇帝 興國太后曰

聖母章聖皇太后克正厥名成典禮焉於是

世宗雅眷意公謂公可砥柱天下事立奇功乙酉陞詹事仍兼學士丙戌陞兵部右侍郎隨轉左兼學士丁亥進大禮要畧 命開館纂脩明倫大典 敕掌都察院事頃之進禮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贊機務公居臺著弗逾時而條陳釐正井井繼悉中外振肅是時

天子益勵精計治而公矢志靖獻知無不爲清政本杜請謁重制詔平謫賊定服制又應制陳言曰審幾微專委任惜人才求居隱申憲綱正

郊祀耕籍廟街諸議皆關繫 國家大體統大興革事悉見 嘉納 詔所司舉行中外拭目觀太平云往者逆豎雖除而公黨餘孽尙有依城社覲竊柄者公不動聲色徐以計除之各藩鎮守太監尤倚勢擅威福殘剝流毒累數十年莫之敢議公入告

世宗極言其害一日悉召還內仍罷所歲貢珍異海內欣欣更生若驅虎豹而家室之也

二祖迭建

太廟規制猶未盡合古公議采周禮王制建

九廟本專廟都宮及明穆並列世室特建之義又更創

世廟以專祀

獻考皆奉 手詔命禮官遵行如制國家孔子之祭祝號猶襲稱封諡公言非古也且非實能知尊孔子者請易大成文宣王之謚特稱至聖先師孔子易殿以廟易肖像以木主一時毀聖之議譏然四起至有投劾去自爲高者公持正論益堅不爲撼又爲定其配祀遵豆鬱尊樂舞品式建啟聖祠定配頌行國學暨天下郡縣

天子爲之皮弁服謁拜行釋奠禮於是千古陋風一旦赫然丕變而吾夫子之名益尊道益重

聖朝隆師之禮益卓越無以備 戊子加少保

上享太廟祠公侍道側

上頻顧公賜詩褒美尋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給四代 恩誥廢一子爲中書舍人已丑奉命主會試崇雅黜浮上習式正一時錄士率彬彬卓立而文章氣節毅然舉首者人至今稱之是年蔡夫人卒京師 溫旨慰諭 勅有司祭葬續室潘夫人

上爲遣中官賚 賜牧具羊酒金幣裏嘉禮庚寅以災異乞休壬辰召兼 太子太師 賜第長安門西兩者賜恩故事未有也癸巳晉加少師再給四代 恩誥贈封如制乙未兩考 賜勅獎諭復廢一子如前官移疾屢疏乞致

仕 詔行人中使視藥餌護送公還上念公弗置丙申

詔問公疾且趣入朝至處州疾作不果行再 詔趨至金華疾又作遂歸臥不起己亥

章聖皇太后哀詔至瀨公時已疾病強起成服慟哭疾益革以是年二月六日薨於家嗚呼公爲人臣可謂事君以忠且盡禮者矣距所生享年六十有五時

上幸承天計聞震悼輟視朝一日 賜公太師謚文忠廢一子爲尚寶司丞遣官致祭視葬賜卹有加配蔡氏繼潘氏俱封一品夫人子男三長中書舍人遜志先卒次尚寶司丞遜業次中書舍人遜庸孫男三汝綱光祿寺監事汝

紀官生汝經國子生公事

世宗幾二十年所獲 賜制勅御劄銀印記圖書冠服金玉帶書集繪幣蟒衣侈盛一時子孫籍其數存於家 賜御書名字暨 御題

皇考手澤榮恩堂在京師西長安第 賜建寶綸樓一品家廟在郡城 賜建貞義書院抱忠堂敬一亭在原籍姚溪所著有禮記章句杜律訓解貞義書院集羅山奏疏羅山文集金滕要辯大禮奏議大禮要畧正孔子祀典郊祀議諸書余嘗歷數 國朝名公大老至張文忠公則未嘗不鵠肅歛容歎久之公真所謂矯矯人豪死而不朽者哉

公孝友忠義植性自天剛毅嚴凝望之凜然而氣魄方量蓋一世心事光明無城府鱗甲蚤失恃事父以志養仲兄死收育其三孤嫁其一女凡宗之貞女能長鞠遺嬰者必捐貲衣食之平生不忘言笑見有司刑政不平侃侃風刺義形於色

武宗南巡封疆臣不知翠華所止而當路有招公遊雁蕩者公以詩却謝之曰海內衣冠集鴈山艸菊無路得追攀山中定掃豺狼道天下誰當虎豹關玉輦胡從膽樂地金尊未許破愁顏江湖廊廟心相似莫道漁樵盡日閒蓋致身許國慷慨大節素所負如此方

世宗寵異公時卿貳有欲厚自結者內金罈中題曰黃精白蠟敬壽公立暴其私朝士悚栗與涓厓霍公同心議論開有不合輒大爭歸於一是則怡然解已數爭數解無纖罅而霍公後護其遺孤尤力嘗密疏薦夏公夏報公薄甚公弗言非

主上宣諭於公歿之後舉朝莫有知者茲皆古大臣之風也嗚呼世有雄才大畧如公卽少年談笑取一第何難顧迺翔南宮二十餘載蓋天將以公授

世宗其懋不世出之烈故傳之際飛龍之會一旦鴻毛順風卷遇奇特今觀夫大禮一議繼文武周公斟酌未盡之典而孔庭之祀則漢宋以來大德莫有發明者其他皆人臣所不敢言不敢爲而惟

世宗爲能信用公公在朝善諤孤特中立不倚所持必國是事

世宗無所從諛至大饗升祔之議公持之尤力終其身竟不果行難進易退凡四召起四乞歸而眷遇益隆嗚呼蓋世宗之所以知公者至矣君臣相得天之所啓人詎違之嗣後輔臣鮮當

上意而

上亦愈深拱立思坐運四海故論者上下嘉靖始末之治

於文忠公有永嘆哉有永嘆哉公以薨之明年仲子遜業奉 敕葬公杜輿山中迨今三十餘稔矣而公之仲孫汝紀以墓道之碑乞銘言於禮禮實公已丑所舉士公時以薦賢爲公不欲桃李自私戒諸士不許脩弟子禮諸士亦遂無復執雉門下者終公之世未嘗一奉顏色故於公懿行徽言末絲視記今所載惟表表天下人共知而傳者俯仰知己感慨冥冥願又幸竊以卮辭附貞珉庶幾闡讚昭代君臣盛際若烝民江漢之詩亦匪直以報所私云銘曰烈烈文忠帝佐臣師佑我

世宗萬邦作儀有崇帝號匪曰 帝私正名萬古天秩之

葬於穆清廟虔制考古

列聖在天維篤別祐大哉尼父文宣冕服典祀孔釐嚶鳴喬木旒旒瑤貂虎踞鯨驕韓公出敕蜃歛靈消 帝曰女嘉女貳兵曹女視總憲女肅百寮文淵密勿學士參之熈熈絲綸少師掌之端笏儼綬謹許可否 帝議國士弗回弗疚惟 帝念哉遇卷納牖爰賜銀章明良載揚爰賜圍帶玉燦琅琅有煌 宸翰龍鬚世澤賜構宇堂壘翬翼翼公在姚溪天眷實速公在廊廟勇退急流存也榮遇歿兮芳休華表峩峩佳樹蒼黃瞻公之封想公之勲玉堂青史鴈山白雲

賜進士出身資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侍
經筵前戶禮刑部尙書門人德平葛守禮拜譔 吳人周
天球書

右碑今藏如園張氏

新建浩然樓記

劉東星撰

永嘉控山帶海形勝甲於東南而江中孤嶼最奇嶙峋壁
立橫截江流驚波怒濤瀾漫雲撼屹然不移有迴狂瀾而
障百川之勢忠臣義士值死生患難之衝不疑不懼中宇
宙而獨立以身負綱常之重者似之其上爲江心寺兩塔
並峙高插雲漢寺左有堂翼然名曰正氣則宋丞相文山

公之祠也公嘗航海求二王信宿於此甌人至今仰之世
世崇祀祠前有地若干步俯瞰江流尤曠絕可喜嶼中稱
最勝焉憲長吳君韞菴建節海上民和兵戢時薦謁祠下
周迴四顧喟然歎曰是宜樓以壯觀瞻乃始經度定基出
資構材郡守李君際寅贊其議而郡丞劉君正亨督其成
闕敞爽闔與其地稱而名之曰浩然蓋取文公正氣歌中
所稱孟子浩然之旨云余校士至甌瞻拜祠下吳君因觴
余於樓而屬爲之記余曰東南之名勝豈獨永嘉而永嘉
之名勝豈獨一孤嶼哉惟文山公成仁取義不以顛沛流
離易志此其大節擬立名與天壤俱留故所過之地山增

高而江塘深有不在於形勝之間者且樓又當公祠前巍
峙特出擁翠飛丹真是上接太清而愿覽無際名以浩然
不亦稱情乎哉登斯樓也俯仰乎江山之秀而想見文山
公之忠義則烈烈轟轟之氣當有不亡者存而激發立懦
盪無獨秉浩然之全植綱常撐宇宙與文山曠世而相感
者出於其間乎然則是樓之神益於世教大矣若夫魚龍
煙霧之出沒風帆沙鳥之往來上下倏忽變幻獻異於窗
櫺几席之間足以侈眺望而供吟嘯則騷人墨客或將取
之而非吳君所以建樓之意也經始於庚辰仲冬落成於
明年正月吳君名自新祁門人登戊辰進士

右碑在孤嶼文丞相祠前

文丞相詩碑

宋文丞相宿中川寺詩

萬里風霜鬢已絲飄零回首壯心悲羅浮山下雪來未揚
子江心月照誰祇謂虎頭非貴相不圖羝乳有歸期乘潮
一到中川寺暗度中興第二碑

萬曆九年劉正亨書吳自新立石

右碑在文丞相祠

張佳胤江心寺詩刻

江心寺

一水中央寺並浮客來五月只疑秋鼉管雙縮陽侯鬢蟹
氣高懸海若樓孤嶼陸沈天地事大江潮接古今流東南
名勝探將遍漫說金焦在潤州嵒岫張佳胤

右碑在浩然樓下草書佳胤字肖甫銅梁人嘉靖進士
萬曆十年巡撫浙江

重脩永嘉縣學碑

右碑在縣學二門內詹萊撰萬曆十一年立文見學校
重脩漢東甌王廟碑

右碑在東甌王廟大殿旁王叔果撰萬曆十一年立文
見壇廟

永嘉縣城隍廟碑

萬曆甲申暮春旣望立

右碑在縣城隍廟侯一元撰文見壇廟

重脩永嘉廟學碑

右碑在縣學大成門內侯三元撰萬曆十二年立文見
學校

衛承芳羅浮山題字

硯臺巖

萬曆甲申大夫衛承芳淇水口巴東遊此

羅浮山下南畔有湖湖中屹立一石高可二三仞鑄硯

臺巖三大字篆書舊志稱鏡臺者誤也

天寧寺井闌

萬曆十五年丁亥孟冬十六日吉天寧寺立

重修巾湖葉氏宗祠碑記

夫祠者祀也祀之者思之也故古先王有事於宗廟振舉其彝倫敦敘其昭穆口於四時罔念水木本源尊尊親親永孝思於不匱而已吾族出自南陽支派口居湖之烏程建之建安毓之新安栝之縉雲其居松陽黃南曰公濟公者迺遷口爲東嘉巾湖之始祖也一顯於文定水心公繼顯於從弟文脩西山公水心公口於汀洲分真翁由真翁

傳岳陽僉判公由僉判傳温州路教授公教授傳

皇明大賓止菴公幹盡克家詩禮垂訓五子二十一孫森森濟濟具有矜式長嗣口公尙志不仕郡府列侯咸以齒德尊之節致書招頂鄉飲賓席季孫廷雲公文口安經府顯嗣爾每錄郡庠雖未登名仕版可謂代有文人繩其祖武僅守先聲口墜者皆宗祖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也則我後人廟享而時思之者豈容已哉口祗建以來年深就圯齋絲雲鶴如槐等輩不忍祠之寥落慨興公舉籍祖遺貲口重葺戮力董其事焉幸今堂廡政觀庶乎以妥以侑儼然裕後之宏規也夫我口有百世不忘之惠我後人崇

報之典當有百世不遷之廟則斯祠之重其而維口又豈
容已也哉善乎韓子曰莫爲之先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
盛弗傳美而彰口已作於前矣盛而傳靈不於後昆而深
有屬望耶敢鐫石書之以爲記 皆

萬厯戊子仲冬朔後三日郡庠生葉氏宗孫世英撰世新
書

右碑在水心祠行末尙有字陷入碑跌

大觀亭詩碑

大觀亭二首

春雨初晴吏事閑鹿城華蓋好躋攀萬家春樹斜口口百

雉烟村未掩關星斗侵簷隨座見帆檣近市口口中休論
晉宋風流歇自有清暉山水間

洞天亭閣百花叢福地岩峩紫翠籠九斗嵐光口口口滿
城煙靄有無中漫從官跡追康樂乞得口口口口山海
高深聊載酒振衣長嘯對邨筒

萬厯丁未孟夏月吉旦

賜進士第亞中大夫浙江右參政楚人車大任題

右碑在今東山書院門內碑陽刊巡道黃復傳大觀亭
記而以碑陰面鐫故遊者不知有是詩車大任見浙江

通志

建五靈廟碑記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永嘉縣事同安林應翔撰文見壇廟
萬曆二十六年歲次戊戌仲秋吉立

邑侯林公建五靈廟碑記

今之稱吏治者彙墨守人事循常之爲斤斤至民神雜糅
禍災薦臻輒謝以解嚮立渺未聞越非常之原爲元元所
嚮之責何拘也語不云乎禮以義起日有其舉之廢昌黎
痛斥佛骨亦曰凡夫神降依貺庇斯人者皆愈所當致誠
親祀於廟者也卽我

國家釐口諸祀自岳瀆山川社稷之外爰及爲厲亦有壇

宇矧明神之尸禍福能譴祥斯民者乎噫噫非忠實心一
意民羸者孰取曠典而舉諸甌土歲苦疫骨肉相捐吾

師同安林負翁以名進士製錦吾甌兩林之間慈和淵懿

登理胥庭猶然噉噉陰衷痲痺彌切時進父老詢民疾苦

惟是瘟疫腊毒甚乃循故實如桃菊之祓上池之飲酪齒

之掩且脩舉而日呻吟也廉其狀則有非常之物瞰於室

而馮於躬如曼倩所罵文考所夢者曰異哉是爲五行診

氣其神自賤迄今代操罰惡禍淫之柄取精多而用物宏

矣怒致我祀肆厥馮陵奈何吏茲土者口賞非族之嫌鯁

鯁焉口一方請命造無涯福乎謀及諸老薦紳卜地華山

麓天窻之隙而祠祀焉鳩工庀具崇基厚坵卽營度枝梧
出自薪俸贖錢非有金碧巨麗丹口耀侈人耳目而其門
翼如其廡與如其堂廓如望之有清淨軒翥之象足棲神
妥靈已祠成侯率吏民以春秋致禱或祈實或舞雩肆獻
禋享口口靡嘗而歲而滯陰散陽爲之序次天昏札遘人
不一見方且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蘇利侯入觀再
借寇父老數十百輩迎遮鷄首歡呼謂曰侯生我羸瘵真
費父哉遂伐石樹碑以詔來茲而以時爲侯門下士睹祀
事始末爲悉宜有一言口口侯德夫祀國之大事宜考信
於古禮禮稱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民之災

患孰大於死亡相藉敦倫傷教也者而神之捍禦孰大於
口生死肉骨仁壽一世也者彼浮圖駕空鑿虛尙能以劫
灰輪迴福田利益之說瑯宮梵宇相望埏垓以神之福國
庇民應若肩睫豈其民泯泯汶汶口象尊魯之享甚爲執
事者羞之故聰明正直者神也赤城白口神明合德者侯
也非有貫沈臺駘之感非有羽淵爰居之誣非有江漢雖
口口之越第以孽孽軫念泮溟潛等道而得神祭而逢福
理固若左券哉時獨以幽明神人總歸一理政之腥臊崇
則已作侯自下車以來祓除其心明信其德弗屑屑於察
淵投巫而問左鉢雨之孽發痛殆盡諸如錢之神社之鼠

竈之君蕞之博屏跡喙息馨香之薦固己身為政矣試即
洪橋之口風滅火神鑪之載浮重淵此詎脾竈聲史能乎
哉頃者江以南亢陽千里獨俟露禱甘澍立沛河潤四隣
天且不違神於何有時思後來者神神功而闡於神侯德
也因父老之請而追本論著之并以迎神之詞刻於麗牲
之石 崇雲構兮幽宮結朱霞兮雄虹導五鷲兮先路
駕青乘兮騰飛龍靈之來兮齋齋儵連蜷兮神哉而口悠
長劔兮擁明慧廓游氛兮驅冷厲奠牲酒兮折瓊芳疏緩
節兮陳浩倡德孔熾兮民豫康靈皇皇兮保無疆

告

萬曆二十六年歲舍戊戌孟冬穀旦

鄉進士邑人張時叔相父撰文

重修表忠祠碑記

賜進士出身大中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參政郡人王叔杲

撰

我區沿海而郡島夷出沒相望 國初武備戒嚴關隘烽
埃唯謹承平日久防禦漸弛兵不習戰者垂今百年餘嘉
靖甲寅倭嘗寇瑞安之口口口劫而去自是歲以為常
撫臣奏請設海防官以郡丞專其任誠重之也先是後谷
黃公來貳吾郡口口口不續後著六載破成薦剗迭上

將不次擢矣適丙辰夏倭擁眾突至報聞諸司錯愕無策
公躍然起曰口口門庭且內闔蹂躪我奈何緩圖哉遂挺
身帥兩武弁誓師而出遇賊於平陽之水北公冒矢石短
兵督戰辰及午頗斬馘賊稍引却旋以譎口抄遶我後會
一武弁中流矢先遁全軍隨潰公挽一武弁衣大呼曰口
口此吾畢命之秋乎吾何忍負國同若曹走也乃武弁
亦竟脫衣而奔公無援遂及於難於是當道疏其口口所
以褒恤公者 詔晉秩少參錄一子諱文燧入冑監勅有
司建祠 賜額表忠俾世世血食公於茲 土嗟乎夫公起
家賢科介冑非其長且故憲文吏無臨陣之責公卽持文

議誰督公者願援甲孤身血戰死主事其精忠烈節豈不
凜凜千古哉蓋公嘗榜其齋署曰覽鏡徘徊老我成翁雙
鬢白揮戈慷慨平生許國寸心丹則自許者素矣歲久廟
貌就圯有司謀更新而公之孫大用者鑿牆祖德抵濕展
廟掖淚思慕之卽謁郡伯林公公曰表忠口世 聖朝鉅
典也况公固吾閩先達乃進永嘉令君林侯與之議各捐
俸金鳩工庇材令大用躬董其役口口吟思念公欣然
子來不越月而堂宇一新旣落成妥靈因徵記於余余聞
令甲以勤死事者祀能捍大患者祀公赴義如歸而英風
勁氣若揭日月而行於天至今鯨波廓清寰海幸安於無

永嘉縣志 卷二十四
事孰非公之精靈。公為奔之魄而捍衛我桑梓於無窮也。哉嗟乎。公可謂不死也已。是役也。國子。公念厥祖而修廢。學。是。公。公。林公仰前賢而聞先烈。是為仁仁孝備。而公之忠益表表矣。公諱釗。字珍夫。號後谷。閩之福安人。賜進士第。中憲大夫。温州府知府。林繼銜。

永嘉縣知縣林應翔仝脩

通判王錫命

推官朱道相

孫大用廷芳

督工照磨吳文簡

萬曆己亥孟冬

右碑在迎恩門內本祠門左惟跌處數字已剝

容成道院記

容成太玉洞天道院記

篆額

朝列大夫前直隸寧國府同知王洞王光蘊撰文

天下之惟奇負異能自取重於世者必有不可得而泯者

也。其有以自重而又有所託以爲重。至於更世越祀而向

往。企慕者若旦夕焉。豈必耳目之所接。哉。鳳凰芝草。世不

恒。而好談其瑞。蓬瀛方丈。語稱有弱水之隔。居虛無雲

氣中。世人津津指譬若身所歷。豈固嘗有見之者乎。夫仙

經道藏靈真所傳其談玄冥變化之事侈矣六合之外聖人置而不言蓋不欲言固未嘗無之也我烏知海上三山

無芝宮貝闕如圖經所載者耶方壺瀛洲託靈真以傳非可誣者然寓內若此類者甚夥焦先以名其山子真以名

其谷余嘗道徐陵登焦山巖巖皆土壤耳計焦公所以離世長往自足於此山者必不若此而已豈世代遷移陵谷

已失其舊而向之怪奇負異者已不可得而見耶太玉湖天舊在華蓋山之麓故容成子脩真處也天下名山道家

稱洞天者三十有六而其十八為容成太玉山是也山西俯郡治烟火萬井喬木脩篁參差蔽天東連睥睨面長江

烟波千頃遙望蓬萊三島若可觀焉南控積穀山翠巖壘

巖其下為謝客巖飛霞洞蓋康樂所嘗遊憩處也跨城而北其山為海壇望孤嶼江心梵宮偉麗兩塔高聳入雲中

估客漁舟片帆上下隱約如畫山之上為大觀亭恢奇子特舊傳有青牛谷五粒松三生石惜蕪沒不可復得惟煉

丹井尚存邑庠之後旁通一竅若門尋澗時兒童篝燈探之入數百步莫測其底真異境也相傳一目仙人從洞中

達闕成洛陽橋後復著靈異於此因祠焉宋仁宗嘗夢遊太玉數遣使降香幣元提點曹君構容成道院以居金真

之士黃潛為之記逮方氏據郡城乃始蕪廢

皇明宏治十年改建於墨池里然宦轍游車至斯地者必登覽而物色其舊豈惟茲山之奇抑容成遺跡有不可以泯滅者是果有所託而重矣予歸臥舊林思得焦先子真之徒相與曰老於五粒松林之下適邑侯同安林公鼎新臺門爰命兒曹稍增飾其勝境媿無以為茲山重而幸其未泯姑爲之記如此 嘗

萬曆辛丑十月也

右碑在太玉洞天二門內石多剝落上半十數字俱完好近跌處數字亦尙可認惟中間每行缺十八九字後數行尙尙完善也

文昌祠義田碑

右碑在縣學大成門外許宏綱撰王繼明書萬曆二十一年立文見壇廟

脩建尊經閣文昌祠碑記篆額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知温州府事清漳陳公相撰

右碑在府學明倫堂後文見府志藝文

陳公相江心寺詩碑

雲樹蒼蒼天際遙孤村寄傲老漁樵龍聽說法依禪宿鶴下聞琴隔水招鐘鼓隨潮聲隱見樓臺泛月影飄搖江空短棹歸來未一望星河轉斗杓清漳陳公口口

右碑在浩然樓下陳君之名剝損不可識攷孤嶼志知
爲公相又一詩刻書名公口下一字缺疑亦公相也附
錄於左二詩均草書

芙蓉別嶼見真天百折狂瀾夾地旋柱砥江心流不轉樓
開菴寺日孤懸澄波月色移雙塔破曉鐘聲隔萬烟坐此
猶如舟不繫天空海闊任魚鳶公口

重脩永嘉縣學記

右碑在縣學姚永濟撰萬曆三十二年立文見學校

楊宗業江心寺詩碑

己酉歲巡海登寺觀巖形勝偶興

孤嶼水心安銀花拍四灘塔高擎日月石壯鎮乾坤萬載
蒼松寺當年白鹿壇憑探山蜃淨在在鞏朝端虞邵鳴楚
楊宗業題

右碑在浩然樓下

永嘉學文昌閣碑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知浙江温州府永嘉縣事海虞陸開
禮撰文

儒學署教諭事舉人沈光岳

司訓毛信 餘與禎 同立

右碑在縣學西文昌閣文見壇壝

蒙泉石刻

萬曆癸丑

蒙

泉

仲冬吉立

泉在華蓋山麓文昌閣下

名勝志昔人於松根得泉甘而且冷曰老松泉又有蒙泉

左右二穴各鑄宋元詩刻老松泉疑卽一清泉有詩見前未詳何時入此泉兩旁巖石被掩遂無一字可見惜哉

告祭漢東甌王交并序

謹按王越王勾踐之後郡志爲勾踐七世孫而我蜀江歐

陽氏家譜爲無疆七世孫郡志惠帝舉高祖時佐漢功立

爲東海王都東甌家譜以爲復以爲越土率不相官蓋自

越王勾踐傳五世至王無疆爲楚所滅封無疆子蹄烏程

歐餘山之陽爲歐陽亭侯子孫因以爲氏王自王東甌後

佐漢總之王爲勾踐無疆孫而於歐陽氏實本源一脉也

國朝洪武詔稱漢東甌王歲三月八日致祭廟於萬曆

庚辰郡丞新淦劉公正亭捐俸率作新之而遂煥然觀闕

麗煥帝居者匪藉大參永嘉王公叔某捐貲襄成厥美曷

克臻此矧復重之以記也噫爾公之功德偉矣希亮幸從

宣遊視屬親而與本源欣崇祀而感仰前哲獲伸孝享詎

偶然哉

皇明萬曆四十二年歲次甲寅冬十一月己酉朔越祭之日乙丑浙江温州府泰順縣知縣遠孫歐陽希亮敢昭告於 漢東歐王神位前曰粵惟 神禹垂啟苗裔少康封庶守祀會稽使世說越王光大舊基改步烏程歐陽亭侯子孫因氏我姓鼻祖太守官泳子孫居北子於歐陽考之史譜千枝萬派其本同源千乘渤海遠流長尚書曰堅漢晉相望率更納言作述於唐家於吉州自唐刺史宋代之興深公懋勛嗣焉最著文忠監丞派衍蜀江遠我 皇朝明於泰和播於海內念於小

子司空嫡孫忝官茲地為 王故都肇邦綏民助義漢暴翊漢而帝報功以王奄有舊土孕毓鄒魯遐哉明德美報到今 皇祖定稱 憲朝釐祀郡縣前賢業移鐘虞劉公率新王公記成千古斯歲廟貌依然瞻顧興思踴躍傍徨明禋未舉選命遂承康吏窮途用捐祿將物惟馨潔乎溢趨踰東隅已逝末路茫茫享 王去國惻矣傷復曠代幽明奏假一騶駘奔塵遑乘風帝旁康山之麓率蓋之堂玄馭鏘鏘冕黻皇皇居歆不吐降福無疆

萬曆甲寅十二月初二日遠孫歐陽希亮立石

舊廟興志 作希亮說

何旭巖江心寺詩碑

賤旦卽七夕同寅陳惺臺蕭節菴蔡芝之房蔣祺生江心寺
夜遊登塔卽事

七夕銀河秋皎潔客中初度懷徒切東甌之勝有江心我
友招攜雅相悅雅相悅堪擊節虛室寒生不用冰綺筵暑
祛何須雪鈞天鐘磬寂還喧城市篝燈明且滅孤嶼風興
落鵲巢危磯水激驚龍穴行行衲子進清茗去去歌人催
劇歡上層階恣跳躡繞過祇園井水冽呼徒汲水渴爭嘗
拍掌垂涎氣欲絕邊等迴廊坐碣苔同升高塔牽藤屐筇
篋三疊徹青冥滄海一輪飛玉屑世界低迴景色幽烟霞

掩映風光晰恍疑已在半壺天轉覺猶停中巒嶮粟穎休
誇眼過寬葦航自住心爲結深園乞巧尚盤桓淨土散花
忘躡躡良夜偏宜隙地遊佳情難與閒人說翻身跳入廣
寒宮分得姮娥不老訣

萬曆乙卯孟秋日昭川何旭巖偶成

右碑在浩然樓下考府志知府何廷相萬曆四十一年
任疑卽旭巖同知陳秉正四十年任通判蕭友松四十
三年任蓋卽惺臺節菴名與字合推官有蔣鑾僑亦四
十三年任不知是祺生否

李思誠江心寺詩碑

秋日聞繆郡伯蔡別駕薛司理三公視師江心寺四首

甌水迴環枕梵宮
請纓此日集艤幢
登樓海氣千峯合
倚檻江濤兩岸通
漫說西平明組練
還輸太傅肅螭唼
醉來似入金山寺
北渚南徐逗晚風
山色潮聲自古今
樓船笳鼓一登臨
雲屯鵝鶴憂方切
風起魚龍恨轉深
塔入中流懸夕照
亭當絕壁變秋林
佇看碧落波瀾靜
敢向江臯說陸沈
攸攸形勝幾回看
俯仰興衰強自寬
晉代衣冠詩碣古
宋時鐘磬佛燈殘
到來插羽依孤嶼
坐久鳴濤動遠灘
江上一尊星並聚
臨風說劍倍生寒
絕島亭亭壓此都
振衣直上倍踟躕
愁喧鏡吹兼天地
靜聽鐘聲乍有

無老子憑欄興不淺
諸公擊楫劇相呼
西風習習波如殺
霧甲霜戈意已徂
廣陵李思誠題

萬厓丙辰仲秋之吉

右碑在浩然樓下
思誠兵巡道府志誤作斯誠繆名國
維吳江人蔡別駕疑卽芝房

永嘉令武進莊公去思碑記 萬厓四十七年

右碑在莊公祠內
張德明撰文詳壇廟

温州府學童立學田記

温州府儒學童立學田記 篆額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奉 敕提督山西等處學政前禮

部儀制司郎中邑人劉康社撰文

歲在甲子武安戴先生請趨吾郡郡刺史施公暨戴邑侯以七都新洲舊畚補學田額僉命伐石紀之教養相資甚盛典也社時衡文汾晉郡弟子具林懋德孫林輩致羽書請記焉社爲諸生時竊聞其故實於是爲之記曰嗟乎今世之擁朱旛縮墨綬者苟嘗不以作人爲事哉揆厥展設大都緣飾條例鮮養士之實故貧士不能自拔文治亦少遜焉至巨室右宗反得兼并公私而士不分其餘粒所稱偏肥瘠非耶粵稽郡學舊有田以養士士以故賴之施公嘗學政時曾一訂版籍歷歷如也鰥恃以婚喪恃以舉

月課賓興諸費恃以給迄今十載耳遽不相及何以故蓋甌之學田與他郡異諸郡所以供膠庠備儲峙者大都平原廣野衍沃之業爲百世利茲僅以江壩浮地海若填之未幾陽侯之波旋負以去無定土也惟願賢有司權其損益盈虧之數時時補給之則朝暮滄桑之地孰有急於賢序是恤者勝於附益豪右也遠矣施公之來守是邦也感士益貧而田復減其十四與戴先生言及愴然戴先生用是檢賦簿嘗有以七都新洲地來獻者豪右幾欲侵蝕之至是上於郡下縣綜覈焉戴侯毅然任之得田若干畝餘倘可以補舊額乎末也吾聞宋室以還沒官之田

及好義推讓之產鱗次版之以資貧士故學甚廣茲固莫能及已若夫十載前之籍尙可任減乎哉此作人者所不能忽然處此也且所貴於巨室右宗者謂其履席豐厚好士周急使寒暖藉以成其業斯足述也夫義田之設史不乏書豈其奪海濱天地之利與鬻序爭乎先是時文昌祠歲祀會課田七十餘畝司理李公實雨露焉及今補籍一檄相繼而下甚矣數公之爲庠序慮長也夫成周司徒一官職教耳所掌財賦戶口與學官保師並隸周官先王盍以教養二之然則學田有記豈徒爲寒士舉火計而非六行圃罔哉文治斌斌將在是已是爲記

天啟四年歲次甲子孟冬吉日

温州府知府施鵬 同知陳陽長 通判畢勛 李延壽

推官李若愚 經應楊拱辰 照磨陳胤慶

永嘉縣知縣戴相 縣丞葉成舉 主簿謝廷采 典史

劉日寰

温州府儒學教授戴煇 訓導郭應鳳 徐希曾 杜源

右刻鄉貢進士題名記碑陰在府學明倫堂後職官中

經應照磨丞簿典及三訓導姓氏府志及舊志均未載

法嚴寺脩舍利塔碑刻記

皇明崇禎壬申廷堅上人以其年妙德新廟脩塔得內記

古塔爲宋元祐壬申賜紫沙門玉句所建奉供舍利塔也
但不誌其舍利所出塔各二十五顆其乙爲工人所埋舍
利色如明珠間或有紫者隨以二十五顆分供雙塔夫自
宋至明前後壬申而一重建將非其再來乎始延堅祖以
形家言將湮塔有二赤小龍自塔出而止後之脩者慎諸

菩薩戒郡庠生姜受權合十記

右磚刻在法嚴寺舍利塔中塔在殿前東西二座此嵌
東塔

新刻東柄亭碑

東甌積穀山新建東柄亭碑記 篆額

蓋抱濟天下之畧者隨所歷而規天下之全局其在一方
卽刺乎全者以治之其 缺 飲黍谷之贈也是蓋絲仁質溥
涵多得東方之氣而元精炯貫又沛焉有以達之 缺 公
祖希菴林公之所以治甌橋若甌栝之所以拜恩施於
希菴公者洵可述而志 缺 巨而跨九山之春像斗間之瞻
路焉亦郭翁所指授也緣城諸山惟東峯最秀 缺 來鎮是
邦而人文代興於吾

明光盛且士民樂業偷生雖海波數揚而甌幸完固僉謂
地靈世驗矣乃曩歲壬申 缺 諱於伍數載之間亂踵仍也
丙子之秋幸

聖天子念此一方民以保障命 公俾駐節茲土夫 公
固以文章名世者卯辰年 缺 若乃 公下車卽殫心經畫
次第又清凡所爲綏德震威者未易枚指焉而獨 缺 何
寥歟則爲之振厲學官月勤論課載色載笑躬爲之師士
林蔚乎泮興矣 缺 亭址頽然乃丹而起曰士之不競有絲
也茲峯雖秀拔乃其巔章焉所絲振 缺 張公黃閣吾家雙
鳳之前迨

神廟乙巳休於颶風而數科鳴躍似戀余先叔州丞玉滌
翁瓊通政參議憲副之 缺 席休其敢誣歟余不佞當已未
之役同岸而捷禮閣者四人不可謂非颶隅 缺 風而矜佩

遂淹抑若是也雖然吾甌人新運開矣雪後必陽幸遇吾
公股 缺 先志者余未暇多其子來慕義而竊歎 公之仁
心感物真所稱化工在握 缺 爲多士祝也爰錫嘉名顏曰
東柄夫以下方值耗斁之餘幸而生全蘇息則 缺 能自必
乎余是時啣

命備員旬宣西粵道聞斯說而心儀之且夫西粵 缺 公
曩所樹菁莪之地 缺 公懷昔余將樂觀厥成焉合之斯
舉而不知 公之作人誠豈弟之德所優矣 缺 輝曠誰敢忘
厥所自而格之人其所謳頌而願爲貞珉者又不知凡幾
也於 缺 天祐善 公定有大業以配盛德則黼黻天下

之猷奠安社稷之畧不佞夔缺 公諱徽初字調復閩之晉江人

崇禎□□年

右碑在東山書院每行下缺數字撰文者爲王維夔林公徽初兵巡道也乾隆府志脫初字作林徽誤

三生石二字

太玉洞教主長谿谿舍

真子張大光印證

三生石

中書舍人柳楷重模

訓導陳端陳新鄭瑞同游

三生石在縣學教諭官舍後華蓋山趾高約六七尺正面東北向篆書徑四寸太玉洞十五字隸書中書舍人十八字正書張大光縣教諭福寧人柳楷瑞安人童子中書舍人陳端府學訓導陳新鄭瑞縣學訓導阮相國金石志列入元時不知柳楷等皆明時人也及以爲當時舊刻猶存亦爲失考

蒼玉徑三字

蒼玉徑

華蓋山巖石特起高約四尺餘面東篆書蒼玉

徑三字約徑一尺面西又有正書蒼圭徑三字其旁小字數十不可辨不知何時人題

飛霞山磨崖

雲根

竹巖書

東山書院門外側立一石高約丈許上刻雲根二大字字徑三尺餘竹巖乃僉都御史王誥之號

嶼山磨崖

把釣 索觴

右四字磨崖在五十都蓬溪嶼山把釣二字隸書索觴

二字正書山有深潭四面峭壁四字分勒左右最高處無款識字特奇偉相傳為朱子書

侍御史都侯閻公性聖生祠碑

郡人李光春撰崇禎十四年立在府城隍廟殿後東壁

國朝碑目 附錄

御製臥碑文 順治九年立在府學明倫堂縣學同

御製訓飭士子文 康熙四十二年立在府學明倫堂縣學同

御製訓飭士子文 乾隆五年立在府學明倫堂縣學同

明太宗伯顧公錫疇祠記 道在江心寺文見壇廟

邑侯王公世顯生祠碑記 在府城隍廟

縣志卷之二十四 金石

司李稽公宗孟遺愛碑

教授邵仲陟撰康熙六年立

邑侯王公世顯陳公聖俞去思碑

杜臻撰康熙九年立

碑

重建譙樓碑

巡道許重華撰康熙十二年立

郡守王公國泰遺思碑

邑人王錫珪撰康熙二十一年立

提督學院王公揆造士紀德碑

邑人王錫珪撰康熙二十五年立

學院顏公造士碑記

邑人陳振麟撰康熙三十四年立

重修雙忠祠碑

商邱朱榮撰康熙四十四年立

東山書院

在東山書院

留雲亭碑

巡道賈坻撰復傳撰雍正十年立

重建大觀亭碑

巡道芮復傳撰雍正十年立

重修夢草堂碑

衛守備劉超賢撰雍正十二年立

浙江分巡溫處道題名後碑

在道署大堂右自許重華至十八年前莅任

疑削修君所立

建橋功德主姓氏碑

在南門外三港廟

重新永嘉縣廟學碑

邑人洪勛撰乾隆十一年立

補建泮池橋碑

學政長洲彭啟豐撰乾隆十八年立

重建鹿城書院碑記

學政閩汀雷鏞撰乾隆二十一年立

移建尊經閣碑

教授王執玉撰乾隆二十一年立

重葺且園記附七言律一首

巡道鐵嶺徐綿撰乾隆二十七年立

中山書院碑記 學政錢維城撰乾隆二十八年立文見學校

重修府學碑記 知府謝城李琬撰乾隆二十六年立文在府學大成門

中山書院碑記 知府李琬撰乾隆二十九年立文見學校

墨池二大字 一在府署乾隆三十二年李琬刊一在鎮署總兵黃大謀書

郡尊李公蓮塘講學處畫像碑 肄業生童同勒石無年月在中山書院

重修永嘉縣廟學碑 知縣傅永綽撰乾隆三十年立文見學校

重葺且園記附七言十韻詩一首 巡道昆明楊澐撰乾隆四十二年立文在道署

文筆峯塔碑 知府鄭澧撰乾隆四十二年立文在巽吉山

温州衛義學記 衛守備安如崙撰乾隆四十二年立文在義學內今改真武宮為溫衛義學並移此碑

近又遷義學於衛署之西南

禁止莊長告示碑 按察使無錫秦瀛撰乾隆六十年立文在道前一在茶山

江心寺大殿碑 閩浙總督伍拉納撰乾隆六十年立

重修府學碑 知府楊兆鶴撰嘉慶十一年立文在府學二門左

重修永嘉縣學記 知府楊兆鶴撰嘉慶十一年立文在縣學文見學校

且園栽花記 巡道汾陽韓克均撰嘉慶十九年立文在道署

府學紀事碑 巡道歙縣朱文翰撰嘉慶二十三年立文在府學二門右

温州府重修校士館記 在大門外

重修城隍廟碑 知縣韓職徐雲後撰道光三年立文在廟內

重建永嘉縣儒學記 學政寶應朱上珍撰道光八年立文在縣學文見學校

重建永嘉縣儒學記 知縣長洲張久燦撰道光九年立文在縣學文見學校

重修積穀山飛霞觀記 巡道樂陵賈聲槐撰道光九年立在飛霞觀臥樹樓下

重修東山書院記 巡道賈聲槐撰道光十年立文見學校

溫州府育嬰堂義田記 知府南豐劉煜撰道光十三年立育嬰堂

清理書院育嬰堂塗田記 知府劉煜撰道光十五年立育嬰堂

二此園壁記并詩 知府劉煜撰道光十五年立育嬰堂

重建萬安橋記 教授車辰英撰道光十八年立育嬰堂

重建巽古山東嶽廟碑 道光元年立育嬰堂

重修譙樓碑記 邑人周衣德撰道光十九年立育嬰堂

重修永嘉縣儒學碑 訓導朱美鏞撰道光二十一年立文見學校

重修溫處道署記 知府南豐劉煜撰道光二十三年立育嬰堂

附祀明太僕少卿王忠節公碑記 邑人黃仁瑞撰道光二十三年立在晏公廟

東甌義塾壁記 知府張敬撰道光二十五年立

重建關聖廟碑 巡道慶廉撰道光三十年立育嬰堂

重建三元宮碑記 福州梁章鉅撰道光二十九年立育嬰堂

重建東山書院碑記 闈都紳士勒石為知府張敬立

五靈廟碑 知縣清苑湯成烈撰咸豐元年立育嬰堂

重建永嘉縣學碑 學政吳縣吳鍾駿撰咸豐三年立育嬰堂

尊經閣祀字祖經師記 吳鍾駿撰咸豐三年立育嬰堂

肄經堂碑記 巡道慶廉撰咸豐三年立育嬰堂

巡道慶廉畫像碑記 闈都士民同勒石無年月在

總茂池公建功德碑咸豐四年弼局紳董陳承瑄等在東關王廟

倉聖祠碑記教授秀水金衍宗撰咸豐五年立在祠內文見遺壩

郡守王公景澄德政碑平陽余恩撰咸豐八年立在東山書院

倉聖祠惜字局碑學政吳存義撰同治七年立在祠內

重建大觀亭記知府丹徒戴榮撰同治七年立在資福寺

重修二此園記并三此園八景詩同上在府署

資福寺改建山房記同上在資福山

福壽二大字提督秦如虎書同治八年刊在府城隍廟

重修温處道署記巡道方鼎銳撰同治八年立在道署

重修且園記同上



永嘉縣志卷之二十五

藝文志

邑志之作蓋所以徵文獻而徵獻之道必在徵文此不易之理也舊志經籍一門頗仿文獻通考之例略採序跋附焉道光末湯令成烈爲藝文錄六卷所採尤詳近瑞安孫孝廉詒讓纂温州經籍志三十六卷所採又加詳焉今因孫君之書刺取縣人之作稍加刪潤釐爲六卷曰藝文者從漢唐宋明諸史例也至若詩賦奏議傳記雜文

爲徵獻之助舊志僅存三卷頗多闕遺今就孫太僕永嘉集中所載錄之以存其槩夫以永嘉一隅之地而所著之

書如此其多文字流傳亦尚不少則其學術之盛人才之多即此可見士生其間者有不奮然自厲篤學力行以其心得發為文章垂之竹素以追配於前修也哉

湯志藝文錄序曰夫尋先哲之緒言所以示來學之正軌也求亡書而考定所以振斯文之墜絕也經籍之錄前志止存其目後人罕觀其文不幾疑載籍之我欺而病徵索之無白乎冰嘉自王謝名守以文學化民風會日起然漢唐而上作者無聞逮宋王景山出講學授徒潛心聖賢之旨著書志一編統統以修己治人為上較理氣心性之說蓋切於日用焉可謂先伊洛而導其源立儒家之宗範已錄是周行已劉安節安上安登載述等循軫而起親師取友擇善而從尊其所聞闡述固懶是以永嘉之學著於天下建炎以還鄭氏燕氏薛氏葉氏林氏吳賢挺生碩彥接踵各負專經之學並為載道之文進則忠言碩畫崇論閎議補衮職之闕漏退則述志明倫根柢史賅立言之體要部郁彬彬號為六藝文章之府抑何盛耶迄乎有明此風未艾朝有著作野有詠歌類皆薊蕕深醞淵懿肅穆絕

浮靡矜夸之習能清和雅正之音張氏王氏其著焉者矣
盛乎時曾有升降學術有盛衰乃生逢
昌盛之世沐浴

文治之化而英偉不作風雅蕩然文獻無徵冥求罔獲豈惟司教之責哉崔君有言掌故失傳經籍所載自宋以來名人著述無一存者學士大夫家傳誌銘叢言勝史之留賄亦求之而不一得嗚呼闕佚之憾非自今矣今詳考四庫書目所收及散見他錄者得經之類十有五史之類十有書之類十有五內者不為不多顧邑人士於儒志編水心集汲古堂集而外均不得一窺焉官乎求之久而終無以應也豈昔賢後裔薰心於制舉之業於先世名賢著述竟莫寶惜一聽其冥漠以蕪寂滅乎抑名德之後類無聞遂不有抱錢守缺之篇而其力不能保完遂致銷沈焉有平不登乎濟廟明堂之上不知天球河圖之可珍不辨平金匱不室之祕安知鉅製鴻章之足貴時良可惜已今之考錄也每一書必求先哲之用心苟可徵信不厭其詳有考證惟審具是然而有錄無書者十居七八入經之類四十有五凡三百三十八種今之所存總四百餘種

四十五凡三百三十八種今之所存總四百餘種

兩代著作之富班班若是邑之賢士大夫倘知此道
猶在天壤亟亟求之返厥舊觀豈不愉快余誠有厚望
已昔在經雲嘗囑其前賢詩文散佚不獲多觀乃於志
既訖彙而刊之得文徵二十卷以付邑人俾服習焉合
嘉先哲之著錄何啻倍之賢士大夫果能助我蒐輯
文獻刊示方來炳炳烺烺鬱為鉅觀鄉魯之風詎云

經部上

漢志片六藝為九種而孟子別入儒家隋唐宋諸史仍
之隋志十種唐志十一種而讖緯入焉宋明二史皆為
類十自宋志退讖緯於術數明志進孟子於四書而經
部之論始定今為類十悉仍其次云

周易重注十卷

宋史藝文志朱睦㮮授經圖
朱彝尊經義考萬厯府志

廣贊八卷

府志

宋鮑極撰朱震周易卦圖近世楊傑鮑極論卦變之義

鮑曰遯陰長之卦邪道並興聖人易一爻而成无妄欲

以正道止其邪也 胡一桂周易啟蒙翼傳鮑極周易

重注十卷治平中撰右司諫鄭獬表進祕閣校理錢藻

序宣和祕書少監孫近重行改定取贊附經之末以全

一家之書極建昌軍司戶

湯成烈道光縣志按乾隆府
縣志引萬厯府志周易重注

九卷又廣贊八卷據胡氏稱周易重注十卷宣和中孫

近重行改定取贊附經之末云云則贊已併為一書即

宋志所載十卷者是也且廣贊亦未必有八卷之多當

易講義

孫詒讓溫州經籍志案廣贊八卷載於
傳不載鮑贊原本宋元舊志湯氏以宋藝文志及胡氏翼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經部

三

宋周行己撰而重之曰易之為書伏義始作八卦文王因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坤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化之道也散而在野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陽一易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綱緼交感變化無窮形則受其生神則發其知情偽出焉萬緒起焉易之所以定吉凶生大業也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起以六十四卦互為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五為其用遠在八荒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下瞬息微乎其道至大無所繫其用至神而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無所繫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而無變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卦則拘而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察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用亦未為知易爻象象之義而不知所謂卦爻象象之用亦未為知易

也由思得之于精神之動心術之運與天地同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然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爻之見者果何如哉此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言知未形未見者也案浮沮集經解內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口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一篇疑即易講義逸文也

周易解說

經義考 王圻續文

宋何逢原撰

溫州經籍志案梅賾後集何提刑墓誌載

亦有何逢原著有易通旨舊通志及府縣志於兩入纂述往往五滄此書既不見於誌或亦分水何逢原所作然梅溪送何希深舍人題召詩有不叔淵源易論語之句是希深治易學者又續文獻通考及經義考於此

良園易說

經義考 同今始據錄入以備參證

永嘉縣志

卷一十五 藝文

經部

四

宋諸葛說撰

古文周易十二卷

宋薛季宣撰 季宣序曰古易經二篇象象文言繫辭說

十二篇皆已刊正可誦讀也道隱久矣書存而著可即
之見道者聖人之遺經不幸遭秦絕學舉煨燼無完書
惟易號數術家故獨免而傳後包羲之卦文王周公之
辭仲尼之贊於是乎具在天豈有意斯文哉何其保之
之固也它經雖元妙難擬要皆自易出也夫禮樂王政
之紀綱詩書春秋其已事也凡名數聲音性命事物之
理非易無自見也六經之道易亡其數卦其害將可言哉天
傳不殊其書之存也假易亡其數卦其害將可言哉天
之所以相後人何如其切至於六經大難之際適保易
全之而人有重不幸者易師為之也夫易之為書廣大
悉備盡天地萬物之道者也演占象數皆其一物而易
仰者析之以教雖互有啟發於義朕矣易道之隱其肇
茲乎且人卦條陳六爻咸列繫辭其下易之故也仲尼
贊述其義未嘗不謂以成文分繫卦爻非其旨矣欲明

聖人之意舍故書何稽乎是以差次其書盡復於古古
文不可得見故以正隸寫之判文言為一篇書失其序雖先
之別易經無義不足辨焉惟文言一篇書失其序雖先
儒謂次象象或以為次繫辭以理言之皆非其舊夫乾

坤易之門也非乾坤無以見易故以文言起之而係之
象辭象若繫辭之後恐非必不然先儒所云蓋即今文以
求古也今文亦象象卦爻之見為必得姑從其近是者之
元在後也雖然不敢以已見為必得姑從其近是者之

次以待後之明哲若夫傳注之失得在所不論 溫州
則書後之文尙有可放蓋上經第一下經第二象辭第
三人象第四小象第五乾文言第六坤文言第七上繫第
第八下繫第九說卦第十序卦第十一雜卦第十二也

考宋時言古易者凡六家篇次大略相同其異者王洙
古易本上下經惟載爻辭卦辭別為一篇冕說之古周
易本其書止八卷不分卦爻辭卦辭別為一篇冕說之古周
策彙謬者吳仁傑古周易本以爻辭為繫辭亦不分上下

說卦名為致古實則達臆亂經最善者呂大防周易古
經本不分卦爻為二不併上下家為一在諸本中獨為
復古孔穎達周易正義舉十翼之說云上象一下象二

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
雜卦十鄭學之徒並用此說呂本與孔所舉悉同呂祖
謙古易雖云從晁本重定然實與呂本暗合朱子作本
義即其本非無見也又有程迥古易章句本篇次分
合一同呂本惟文言次小象後則與王晁本同良齋所
定本以文言次象象用王晁程三家本自序所謂從其
近是者之次也其合上下象為一分文言為二則與六
家之說全異而與宋初胡旦周易演聖通論本乃適符
合然後叙宋初胡書
蓋寫定時偶未見矣

易總說

周易啟蒙真傳授經圖並作周易總義又授經圖復山作周易總說萬厓府志作易經總說

卷

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經義考

宋戴溪撰直齋書錄解題每卦為一篇嘉定初為東宮
端尹作此以授景獻

周易啟蒙翼傳嘉定癸未其子料院稱刊於秣陵郡學

溫州經籍志案中興館閣續錄祕書監戴溪嘉定三年二月以太子詹事兼四年四月為權工部尚書此書蓋即其時所進也

易說

經義考

宋戴蒙撰蒙朱子弟子

周易會通

經義考

宋葉味道撰亦朱子弟子

易傳

經義考

宋戴仔撰仔字守鏞蒙子

周易家說

經義考

宋戴何撰何字仲達仔弟

易經精蘊千頃堂書目倪燦補遺金元藝文志錢大昕元史藝文志經義考續文獻通考作周易精蘊

元繆主一撰

周易集說萬曆府志

明劉南金撰南金字貢禹本府訓導

易經精義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

明張著撰

易本義集說王朝佐東嘉先哲錄

明張謙撰

東嘉先哲錄引徐橫陽文集謙潛心易學篤信朱子本

義反覆研究蓋亦有年嘗以明經舉太學正講授之暇取諸家之說翦其繁蕪撮其精要間或附以己意融會貫通自成一家人附於卦爻本義之下名曰本義集說

易學啟蒙述解二卷萬曆府志作周易啟蒙解今從明史藝文志經義考

明朱謚撰經義考云存今未見

易經講義續文獻通考經義考

明張文選撰徐橫陽與祖弟子也

易經解乾隆府志

明朱廷謚撰

易注萬曆府志

易注萬曆府志

明誠慈撰慈嘉靖歲貢府志作懿誤

易粹

李維慎天
游山房集

明王嘉春撰

李維慎題辭東嘉王幼潛潛心易學久而有悟謂孔子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知太

極從易生而不言易為何物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知易

乃無極之謂也孔子言太極生兩儀不言所以生周子

言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

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而生之說始明先

儒以圖書之義釋太極而太極本然之妙初无形象可

擬至陰陽變合而生五行始有一二三四五之數河圖

虛中是已生數極於五成數極於十此天地所息故虛

中不用避其極也洛書從橫十五中則實其用數安得

虛又引朱子本義伏義西國皆出邵氏自有先天圖而

醫家五運六氣道家參同悟真占卜諸書無不從出又

謂孔安國言伏義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王輔嗣以

重卦為伏義安得謂但有圖無文字孔子曰伏義氏沒

也又謂後天八卦方位即黃帝九宮八卦圖而邵子云

文王未知孰是余嘗舉古今諸儒不同之論相質難幼

鑽儒更
裁訂焉

周易本義翼

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撰自序易不可以解解也解之淺之乎窺易

以紫陽為宗余幼時于父手授易解一帙雖未成書而

字疏句晰惟精釋本義更不旁溢一語篋之二十稔矣

去年課兒輩易鈍不能解微而增之間參以考證幾

則俾之繇淺入深焉大易不可以解解也如厘解也即

覓夫不可解者又安在哉

周易習本

乾隆
周志

國朝陳遵撰

乾隆
周志

易經輯要

乾隆
周志

卷二十五 藝文 經部

國朝葉廷瑞撰

大易圖演解二卷乾隆府志人物傳演作衍今從經籍志

國朝張元光撰

右易類

書解經義考

宋何逢原撰温州經籍志案何氏書解經義考與分水何提刑墓誌及舊府縣志並未載今亦存之以備攷

宋陳鵬飛撰直齋書錄解題禮部郎中永嘉陳鵬飛秦檜子燻嘗從之遊在禮部時燻為侍郎文書不應令鵬

陳博士書解三十卷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錄並國史經籍志授經圖經義考

飛輒批還之燻浸不平鵬飛說書崇政殿因論春秋母

以子貴言公羊說非是檜怒謫惠州以歿今觀其書紹

興十三年所序於文侯之命其言驪山之禍申侯啟之

平王感申侯之立己而不知其德之不足以償怒鄭桓

公友死於難而武公復娶於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國

恥難矣嗚呼其得罪於檜者豈一端而已哉時瀾尚書解序書說

之行於世無慮數十家其中顯著者不過河南程氏有

山蘇氏與夫陳氏少南林氏少穎張氏子韶而已然程

氏溫而邃蘇氏奇而當陳氏簡而明林氏博而瞻張氏

該而華皆近世學者之所嚮嚮温州經籍志陳氏書

解元董鼎書傳輯錄纂注引之

敷文鄭氏書說一卷李調元函海刊本錢儀吉經苑刊本經籍志藏書鈔本

經籍志卷之二十五 藝文 禮部 七

宋鄭伯熊撰 陳亮序 余聞諸張橫渠曰尚書最難看蓋
自孔安國以下為之解者始百餘家隨文釋義人取
焉凡帝王之所以綱理世變者蓋未知其何如也永嘉
鄭公景望與其徒讀書之餘因為之說其亦異乎諸儒
之說矣不其胸臆之大則公之所自知之與明目者所
能知而余則姑與從事乎刊定所存僅百篇帝王之軌
載雲谷胡氏序書自孔子刊定而堯舜禹湯文武傳授
範悉備不幸火於秦傳注於漢而堯舜禹湯文武傳授
之奧旨與夫皋益伊傅周召警戒之微機雖老宿儒
皓首窮經枝辭蔓說汗牛充棟曾不能髣髴其萬一而
世無所考證至於今千有餘歲矣心本同然理不終泯
自伊洛諸先生力於尋墜緒遠紹正學而駁文鄭公得其
傳焉探聖賢之心於千載之上識孔子之意於百篇之
中雖不章解句釋而抽關啟鑰發其精微之意於百篇之
至要皆諸儒議論之所未及亦可謂深於書者歟學者
於此變遊玩味之則思過半矣嘉定癸未四月 西庫
全書總目此乃所作尚書講義皆摘其大端而論之凡
二十九條每條各標題其目浙江通志稱伯熊遂於經
術紹興末伊洛之學稍息伯熊復出而振起之劉氏經

居通義亦謂伯熊明見天理篤信周守言與行應蓋永
嘉之學自周行已倡於前伯熊承於後呂祖謙陳傅良
葉適等皆奉以為宗是書雖為科舉而作而尚不相於
俗學惟誤信書序謂真孔子所作故於太甲序則以為
體常盡變存正明權得春秋之法於泰誓序則以為經
稱勝殷紂亦誅獨夫紂之義若未見泰誓序則以為經
考證然其大端醇正如釋作服汝明則發明以象德
之義釋傲擻天紀則推言大人相應之機大禹謨言謙
受益滿招損天紀則推言大人相應之機大禹謨言謙
覆推詳以明其說於經世立教之義亦頗多闢發有足
採焉溫州經籍志案書說凡二六條提要作二十
九條誤舊鈔本及李氏刊本並題宋鄭伯熊撰其書
綜論大義推闡最為明暢間亦糾正諸儒先舊說如釋
二假接天紀則駁正錄康成王肅及偽孔傳說釋允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成師渡孟津謂經稱十
三年當依序文作十一年并引史記以證之又謂一月
壬辰者蓋武王伐紂之時已不用商正其說並精瑋提
要誤其誤信書序謂真孔子所作故於太甲序則以為經

傳古文尚書雖東晉人僞作而百篇之序則西漢時古

文今文兩家皆有之本無可疑提要為紀文達明所纂

數文鄭氏者宋制諸閣有學士有直學士有待制有直

閣文鄭氏以直龍圖閣知益國府此書首題

敷文鄭氏或卒後復贈敷文閣待制也

書古文訓 書古文訓義 十六卷 補 兩庫全書總目通志

堂經解 刊本

宋薛季宣撰 自序曰昔者子夏學書見於孔子子口商

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星辰之錯行土有堯舜之道下

有三王之義凡高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

忘退而窮居河濱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彈琴

瑟歌詠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慨喟忘已貧賤有人亦

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矣死也夫子造然發

容曰嘻子始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觀其

衷也顏淵曰何謂也子曰賜雖也其嘗心盡志以入其中

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矣是故帝典可

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

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

以觀戒通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夫子於商之書謂之

表所以語曰謂之義自以填然正立一時三語若不

俾然則帝王之書其不可識矣君子察於三者而後可

以言書今夫天之昭明地之博厚而人之靈於萬物匹

大其婦無不固已知之至於風霆雨露之迭興海岳山

河之流峙所以知之蓋鮮喜怒哀樂出乎爾者其靜其

作則或自知之不暇不察乎近孰明乎遠不得乎身何

以論古之人是故以書學書而巳遺書學書非書矣

不以遺未足與於書之旨以而遺之從之不可或庶

幾乎書之大義云爾子言之也書之於事也遠而不

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彤日見

焉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

乎中而見於外以成文者其惟洪範乎堯舜之命受於

不知子夏觀焉何敢望同世無孔子則將何所取正述
 而藏之以待能者其庶乎以書觀書者矣隸古定書最
 古孔氏文義多本伏生之說唐明皇帝更以正隸改定
 而俗儒承詔文多踏駁古文是訓不勞乎是正之也書
 序出於孔子旨有在詮次百篇之後將以歸於古學
 好古之辭走何辭焉昔孔子學琴操而得其人可乎故序
 子聞樂音而知其國之政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序
 篇端論以讀書之法莊述祖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序
 序述祖欲以讀書之法莊述祖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序
 書自衛包陳郢收後尤多俗字薛季宣書古文訓自謂
 隸古定書以收郭忠恕汗簡夏竦古文四聲韻不盡合
 日隸古轉寫失真亦頗補綴古文最晚出本也隸公武
 謂曰大防得古文尚書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不識即
 此本否隸古定書釋文刪改略盡惟梓材疏云敦古塗
 字為梅績本書而書古文訓說文作敦郭夏集尚書
 古文教無塗讀點數細讀則說文作敦郭夏集尚書
 簡漢時諸老先生難言之今屢見又得漆書况孔壁舊
 名曰古文視之科斗書則以為失怪亦習而不察耳古
 文學久廢師失其讀後進穿鑿日以滋譌薛氏以古敦

隸非以隸讀古要好事者所為然古文變是而僅存正
 昌黎所謂得其據依可講者問棟小篆屬以俗文今校
 去其舛駁字畫偏旁不失六書之義以拾殘補缺備小
 學一家則余區區慕古之心所庶幾萬一也從兄子經
 饒精籀篆古文適余濼陽遂屬成是編并寫定以藏諸
 家塾云 四庫全書總目是編所載經文皆以古文奇
 字書之案 孔壁碑蚪古文漢時已佚無人見其書蹟後
 漢書杜林傳稱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常寶愛之
 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云云此言漆書古
 文之始又儒材傳曰扶風柱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
 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作解云云今賈馬鄭所注並伏
 不傳然考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稱馬鄭所注並伏生
 所誦非古文也隋書經籍志亦稱杜氏所傳與賈馬鄭
 三家所注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然則當
 時所謂古文已非今本五十一篇之全矣郭忠恕作汗
 簡所引有古尚書玉海載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定古
 文尚書刻版沈括夢溪筆談稱宋太宗得古本尚書改
 雲夢土作又為雲土夢作又均不言所自晁公武讀書
 志稱古文尚書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校
 陸氏釋文確有小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

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見制字之本
云云亦不言宋王之本何來考顏師古臣謬正俗引古
文尚書戮作弱誓作新則唐初郎有此書又册府元龜
載天寶三載詔曰先王命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
稱於訓誥雖百篇與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
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浸謬奇疑於後學
承言刊革必在從宜尚書應是古體文字依今字籍
寫施行其舊本仍藏之書府云云是宋王二氏所傳宋
太宗所得即郭忠恕所見本忠恕所見即唐內府本也
然隋志稱晉世秘書所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
者是唐初古尚書已亡元宗時何以仍在祕府惟魏江
式論書表中稱所撰古今文字四十篇采孔氏尚書五
經音注籀篇爾雅等書似其時河北尚有傳本然經與
釋文叙錄稱尚書之字本為隸古既隸寫古文則不
全為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存古字蓋亦無
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或後生
不可承用是式所據者即出此因宗祕府所藏正是本
耳陸德明已先辨之何宋人又紛紛崇尚乎季宜此本
又以古文筆畫改為今體奇形怪態不可辨識較篆書
之本尤為駭俗其訓義亦無其發明朱子語錄謂其惟

於地名上用功願中其病故雖宋人舊帙今亦無取焉
偽古文既行以後四庫提要及段氏尚書撰異阮氏
尚書校勘記論之詳矣然此本雖晚出尚在天寶以前
未編衛包刊改故書正字轉藉此存其一二即以堯典
一篇為之口若稽古曰作粵與李善文選東都賦注所
引合曰放勳勳作助與說文尙部焮字注引勳乃相合
允恭克讓讓作攘與漢書藝文志合平秩東作秩作鄂
與說文豐部注合以殷仲春仲作中與史記五帝本紀
合平秩南訛訛作偽與漢書王莽傳及影宋本經典釋
文合寅餞納日餞作淺與集韻二十八獮引馬融讀合
鳥獸亂毛衹毛作毳與說文毛部毳字注合象恭滄
鳩僞功鳩作逋傷作房與說文彡部逋字注合象恭滄
天恭作龔與漢書王尊傳合蕩蕩懷山襄陵懷作婁與
漢書地理志合有能俾又又作雙與說文彡部雙字注
合明明揚側陋揚作駁側作仄與文選宋書恩倖傳論
未必盡出於掇拾倘得一善不猶殆於誦衛包陳鄂諸人
雅正其詭異勒成一書不猶殆於誦衛包陳鄂諸人
展轉改竄之本乎又案永嘉諸儒其學問淵奧莫如

民齋書訓彙括舊誥推關大義不屑屑於章句至制涉
效證則援據邱為該博如釋益稷之論山援許叔重說
謂即會稽釋甘誓之傲僂謂傲囚奴也即男子入下罪
隸釋梓材之婦婦引小爾雅訓婦為妾婦之賤者以別
於上之敬寡釋無逸之祖甲為太甲之非若此諸條並精確不
丁子屏舊說以祖甲為與地之學所著地理叢考九州
刊至於民齋生平精究書凡涉地學無不剖析詳數禹
圖志今並不傳其訓尚書江為婁江東江松江沿庚鄒
貢山川尤所致意雖以嚴道縣盤班鄭之塙詰蒐撫既
之譌說謂蔡山在雅州外則大都精審厥後蔡仲默作
多踏駁不免然自此以沿襲薛訓罕有刊易朱子難譏
書集傳所釋地理大半而所作學校貢舉私議彙列諸
其多於地名上著功夫而所學則未嘗不心折是書
儒經說其尚書十家薛氏居其一則未嘗不心折是書
矣又案經義考有蕭或集永嘉先生尚書精意
九卷所謂永嘉先生者不知何人附識於此

書說

宋戴溪撰 溫州經籍志 據宋史本傳蓋亦

書說

宋陳梅叟撰 溫州經籍志 案董氏書傳輯錄纂注

書說

宋戴蒙撰

禹貢辯一卷

宋戴蒙撰

禹貢辯一卷

宋陳地撰 朱子弟子

云冀為帝都自帝都而左旋北而東東南而西南而西
而北此紀事之法非施功次第又云古以封建治天下
分州以為經分服以為緯每州為二百一十國有方伯
連帥以統之此其經也至其朝覲則不論州而論服若

亦嘉興志
各隨道里遠近為疏數之限因四方而分四時此其緯也
也經緯之分錯所以相持而法難壞又云九等賦法不
是繁以此取民只是將諸州所管之賦比較其高下如
此猶今日某路管幾賦一般若是各以一等取民則一
州之廣其田豈無肥瘠者如何一律輸賦
便有不均之患今錄於此以見其概

洪範解一卷

經義考續文獻通考

宋陳埜撰

朱子論

書說二卷

朱子論

宋陳埜撰

溫州續籍志

晦菴續集答蔡仲默書云陳器

也今據補入所謂二卷者或即禹貢辨洪範解兩書合為一帙耳

書傳

經義考

宋戴仔撰

尚書家說

經義考

宋戴侗撰

書說

續文獻通考經義考元史藝文志萬曆府志作尚書通考

元繆主一撰

尚書古義

萬曆府志

元劉清撰清字惟寅安節先生裔孫明初隱居不住

金勝辯疑一卷

經義考千頃堂書目

明張孚敬撰

尚書總義跋

乾隆縣志

國朝葉廷瑞撰

右書類

陳氏詩解二十卷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王

經義考

宋陳鵬飛撰書錄解題云不解商魯二頌以為商頌當

闕而魯頌可廢 土應麟困學紀聞詩小傳云詩有夏正

交刺純陰用事而日食四月維夏六月征暑言暑之極

其至者夏正也而獨謂十月之交為周正可乎漢祿幽

王無八月朔食而唐祿則有之識者疑其傳會而為此

也愚案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故厯家因之孫莘

老解春秋用鄭說謂八月秋之分日食秋分而詩人醜

之安得曰分至不為災也蘇子由陳少南皆以十月為

陽月朱文公從之又云陳少南不取魯頌然思無邪一

言亦在所去乎 宋元學案陳少南解詩則以為商頌

當闕而魯頌可廢深慮不以為然 子調先生是說蓋亦

取尊君抑臣之義有為言之也 温州經籍志陳氏詩

解錢謙益絳雲樓書目補遺有之是

國初時尚有傳本今則不復可得矣

詩性情說 良齋頌

宋薛季宣撰 反古詩說自序紹興己卯冬走初本之詩

其說側次第之名之反古詩說或者尤之曰詩古無說

今子盡捨先儒之說而自為之說真古之遺說乎抑亦

未能脫於習臆之私乎曰固也古之無詩說也三百五

篇之義詩序備矣由七十子之徒漢經教泯於興端齊

魯毛韓家自為說亂風之義自孟軻氏已失其傳由軻

而來於今又一千祀矣今之說而譏之古宜未免乎胸

臆之私人之性情古今猶今也先儒於此何如乎求之於

心本之於序是猶古之道也先儒於此何如乎求之於

與古之先儒宜今之不如古也反古之說於此何如乎

我古之道又何疑為莊姜之詩不云乎我思古人實獲

我心言志同也志同而事一則古今一道兩天命之謂

性庸有二理哉是則反古詩說未為疾已記有之曰人

莫不知苗之碩莫知子之悲言蔽物也有己而蔽於物

則古之性情與今先儒之說未知其孰通信能復性之

初得心之正詒蔽以明物因詩以求序則反古之說其始成幾乎又書詩性情說後走詩傳安知古之不知頤用中不吾與曰子今人也為古詩傳安知古之不知今也而以反古為說不亦虛乎走初不入其語久而思之曰用中之言正中吾過夫人者中和之萃性情之所鍾也遂古方來其道一而已矣修其性見其情振古如斯何反古之云說項規吾過不亦宜乎更以性情名篇而書其後曰情生乎性性本乎天凡人之情樂得其欲六情之發是皆原於天性者也先王有禮樂仁義養之於內慶賞刑威篤之於外君子各得其性小人各得其欲於於是時也君臣詩謨廟堂尊德樂道其民養老慈幼含哺鼓腹雅頌之作不過寫心戒勸告厥成功而已後王滅德而後怨慕興焉於善虞之勅天元首夏之五子之歌於詩幽雅南皆是物也言之不足至於形容歌詠有不可以單淺求者此二南之風為先王之高旨上失其道監謗既設道路以目雅風日變觸物見志往託之鳥獸草木蟲魚是非盛世之風有為為之也其發乎情止乎禮義吟詠以諷怨慕之道存焉仲尼參諸風雅之謂以性情存焉爾危行言孫將以順適其性而用之利遵五諫以諷為上茲其理也周士賦詩見意騷人

遠取諸物漢之樂府詠性情以語君臣之際流風餘俗猶有存者詩家之說變風變雅一諸雅正先王之風意怨謗為性情指斥言為義近求諸內自有不能堪其事者遠又不能參諸楚義遠求諸內自有不能堪其又奚以上通古人之志口情正性古猶今也然則反古之說未若性情之近也口情正性古猶今也然則反古之說聞太史公云周道缺則關雎作薛士龍口關雎作刺之說是賦其詩者溫外經籍志良齋說詩初為廣序紹興突未重易臺改名溫外經籍志良齋說詩初為廣序浪語集所載敘跋自述及古詩說後又改為詩性情說一名詩性情說且僅錄及古詩說敘而書詩性情說後一篇竟未采入疑朱氏見浪語集或非完本故於改名之故未能備也反古詩說據自狹蓋專宗小序以訂正異說反古之名固不虛耳項氏疑之殆亦為攻擊小序之論考乎

詩解詁義

宋陳謙撰

溫州編緝志馬雲濠校刊宋元學案副使陳易卷先全錄博下引謝山學案副使陳

宋陳謙撰 溫州編緝志 馬雲濠校刊 宋元學案副使 陳易卷先全錄 博下引謝山學案副使 陳

生著有續周禮說續毛詩解續春秋後傳續左氏章指
 易菴集永齋編鳩山詩記治讓案易菴詩解詰周禮說
 春秋解各目著錄均不云續止齋書萬麻府志載易菴
 著述無春秋解而有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蓋係誤文觀
 樓台賦叙後傳章指並云易菴有續編之作足驗其
 非矣全氏刻後記謂志之誤又因詩話禮說書名偶同
 而易菴復為止齋學傳懸揣其為廣續而作實無瑣證
 也其後謝山補定學案於易菴小傳止云著毛詩解詰
 周禮說皆不著續字其續春秋後傳左氏章指
 則并不列其目是謝山亦自知其不足據矣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

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並作岷隱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續詩記我經圖經義考並作續讀

詩紀萬曆府志作續詩三卷海金盛刊本經苑墨
 記吟從宋史藝文志

宋戴溪撰書錄解題其書出於呂氏之後謂呂氏於字

訓章已悉而篇意未冒故以續記為名其實自述己意

亦多不用小序四庫全書總目漢以呂氏家塾讀詩記

為詳悉而篇內微旨詞外寄託或有未貫乃作此書以
 補之故以續記為名實則自述己意非盡墨守祖謙之
 說也其中如謂標梅為父母擇婿有狐為國人之憫錄
 甘棠非受民訟行露非為父母擇婿有狐為國人之憫錄
 小甚主小序然皆平心靜氣玩索詩人之旨與預存成
 見必欲攻毛鄭而去之者固自有殊温州志稱溪平實
 簡易求聖賢用心不為新奇可尚之說而識者服其理
 到於此書可見一斑矣原本三卷久佚不傳散見於永
 樂大典中者尙得十之七八續編成帙仍彙為三卷
 永樂大典詩字一類則卷七其原序總編無從補錄
 則亦姑闕焉經義考引賦雄曰戴岷隱謂有狐為國
 人憫錄夫則表國人之仁心也求我庶士乃擇婿之辭至哉言
 謂標梅父母之不易斯言矣溫州經籍志岷隱續讀
 詩記最刻黃東發所推勇以來久無傳本乾隆間始從
 承樂大典輯出國風缺十二篇小雅缺十篇大雅缺五
 篇三頌缺四篇若標梅無交諸篇說見於黃氏日抄
 者大典並缺重輯本始據自抄補錄蓋其佚者多矣其
 善雖云善續呂記然體例與彼迥異遂篇各自為說不
 復臚列其詞特論岷隱正於校言諸說交際殆盡而反覆

易菴集 卷二 續呂氏家塾讀詩記

詩說三卷舊唐書 詩旨其間如行露施止兩篇引列女傳何彼
穠矣篇引左傳杜注有女同車篇引長樂劉氏說鼓鏡
篇引鄭箋說亦偶有援證然寥寥數條殊不
多觀蓋意在綜貫大義不以考訂見長也

詩說三卷舊唐書

宋戴溪撰溫州經籍志 岷騷詩說嘉定初應景獻太子
命所作見宋史本傳為麻府志載其卷數與

續讀詩記同疑詩記乃就詩說稟本重為刊定者經
義考不載詩說蓋朱氏意亦以詩記詩說為一書

詩傳江通志

宋戴仔撰

詩臆說廣東

明項為撰溫州經籍志 詩說舊府志未載惟既東
私錄載其為廣東參政時公牘有為校正詩

經通解事云照得詩經雖有朱子集注而近世說詩者
為舉業所累分章析句登前搭後以遷就其題目而詩

之本旨遠矣已經本道與張提學希舉會委從化縣教
諭傅賜明新興縣教諭林章取少詹事黃泰泉公佐詩
旁通都憲李三洲公義壯詩備忘及本道詩臆說隨宜
損益合成詩經通解以示後之讀詩者云云是既東曾
著是書今與傅賜明林章所
輯詩經通解並未見傳本

詩經演注龍隆府志

國朝朱肇濟撰

右詩類

周禮釋疑經義考 作周禮辨疑誤

宋薛季宣撰六經與論 諸侯之地當如孟子所言至開

之國開方得百里之國四是謂侯四百里七十里之國
開方得比十里之國四是謂甸三百里四七二十八二
百八十里舉成數曰三百里五十里之國開方得五十
里之國四足謂子二百里 案尚書王制孟子公孫儀

皆謂諸侯爵分五等地分三等惟周禮大司徒則有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之文先儒以為斤大封疆從而封建固不可後人又謂周禮所言五百里蓋并兼一易再易與夫附庸山川而言之孟子所言百里者舉民賦實數言之也其說若善而未盡也五百里封公自有禮禮以求說者紛紛不一到薛常州開方法法二百五十里之說無以易孟子曰天子之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王制曰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此孟子所謂方者以縱橫之數計之也周禮大司徒曰公侯五百里四百里賦方日凡千里之地以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以四百里封侯則六侯此薛常州所謂開方者以四面之數計之也

溫州經籍志良齋周禮釋疑陳止齋作行狀未載其書蓋良齋卒後門人編輯遺說為之其散見於王氏訂義者如釋司尊彝之九獻大司樂三大祭之樂馮相氏之星土樂氏之約律並根據古義辨析精當至六經奧論所載封國開方法其意以周官所謂方五百里方四百里皆言邊數非積數以通周官與孟子王制之乖違求之古訓墨子經上云方柱隅四維也趙嬰周辭算經法云方周而也則良齋是說亦自可通然宋人作輿論

指為薛常州開方法則非也九章算術少廣篇言開方皆論積數不論邊數良齋博涉不容未據且訂義載良齋說方斤鄭注言開方之非何嘗別辨此為開方法乎又案訂義大司樂職兩引薛圖則薛書圖說兼備惜書既不傳而趙陳諸目又無著錄無由考其體例也

周禮說經義考

宋陳謙撰

周禮辨疑經義考

宋楊修撰恪字謹仲淳熙進士博羅合王與之訂義所引頗多考工車制尤詳悉蓋亦幼學之士也

太平經國之書十一卷宋史藝文志作太平經國書續集

集今從河庫全書是明高叔嗣刊本太平經國之書統

刊本通志堂經解刊本張海鵬學津討原刊本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三國二十四年刻

宋鄭伯謙撰百序曰先王無自私之心安家者所以益人主始自私矣以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三代以還恐之計然天下猶因其自私自私之心而復少安於其間至於秦隋魏晉南北之君淫荒狂惑則併與其自私自私之計而弗念矣夫有天下而至於不愛已固無望其自私自私之計而獨情夫愛已者之所以及民亦彌迫淺陋足以躋時於小康而不足以憑藉維持於無窮也三代聖人之紀綱法度憲章文物所以本諸身而布諸天下者甚設也而尤周密詳備於成王周公之時彼其處心積慮上徹乎堯舜下及乎萬世者也外不懼天下之謗而私其跡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患不作也是故兼三至苑四事夜以繼日盡吾精神心術而為之其兵農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其教民以鄉遂其養士以學校其建官以三百六十其治天下以封建其威民以肉刑大本既立然後其品節條目日夜講求而增益之其上則六典八法八則九柄九貢九賦九式之序其次則祭祀朝覲冠昏喪紀師田行役之詳下至於車旌圭璧之器梓匠輪輿之度與夫畫績刑辱博埴之法及其細者

則及於登魚取龍擗鼈之微畢公所謂克勤小物者周公尤盡心焉蓋一而再三申復之貽謀燕翼後世豈無辟王而皆賴前哲以免流彘之難其和闢政而天下復如故龍條作孽宗周滅矣猶能扶鼎舉而東當職國之相吞嚙周塊然而處其中天下猶百餘年而宗士之至於垂亡臨絕之際自分而為東西其子孫益縷民乖作而弗念厥紹故天下始去周而為秦法亡則周亡天下後世苟有下泉之思治匪風之思周道則陳淫繪亂之極一變而復見幽風之正聖人序詩所以寓其意於十五國風之末也秦人變古不道不足深恨漢氏去三代甚近而去周為尤近不能因其自私自私之心而講求周致太平之迹備備然徒得夫之重而操心之危苦智慮而盡防範大抵不過為持天下之術耳苟簡目前非能深長之思經久之慮也封建古地止於行推恩之合井田古也止於議名田之法刑法止於定釜令軍旅止於京師之南北軍郡國之法刑法止於定釜令軍旅則維秦儀也校則隸太常而選舉則數路鄉里則煙火萬里其淺近功利已略足以垂裕而傳後其當世教而忽危幾亡而僅存終不足先王之治者則或請定奇傑之士深見遠識而有志於先王之治者則或請定

經制或欲退而更化或勵建萬世之長策每觀于符論
漢家失業之民歲至三十萬則田賦鄉里刑法等制益
知其苟然而已仲長統欲定吏祿重三公之權發稅法
更官制沖然思惟善道而有易亂為治之意論甚美矣
至於請廢封建復井田刑亦復講之未精也唐承八
代之衰太宗之所以造唐者亦慨然欲庶幾先王之治
而補漢氏之缺收召豪傑相與脩廢起墜於貞觀二
十年間稅為租庸調田為口分世業兵為府選士為明
經進士官為七百三十員天下為襲封刺史然亦較雜
而不純粹疏略而無統紀未幾兼并不禁課役不均更
租調為兩稅變府兵而為彍騎停世襲而為州縣不愛
名器而為墨勅斜封唐之子孫固非善守法者而立法
之初亦不得不分存其符當其弊端未見天下因其自
私而亦得以獲苟安之利一旦利盡害形罅隙早露則
遂以大壤而不得支持矣宋之元嘉元魏之泰和隋之
開皇仁壽夫豈不為治安而言治者不之數功利在人
及身而止漢唐之事何以異此雖然漢承亡秦絕學之
後不獨二帝三王之法度無復餘脈雖五霸七雄區區
富強之事亦一掃而無遺章創之初大臣無學方用秦
吏治秦律合圖書固難責以先王之制度也唐自元魏

北齊以來授民以田分民以鄉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一
二繼以蘇綽之在周約六典以定官制而府兵之法亦
微有端緒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五六又繼以隋文帝之
當盛蘇威高景之損益而先王之制十已用其七八太
宗雖其後而行之使其深觀詳酌纖悉委曲存以補前
世之未備則以唐之治為周之治日月可冀也而僅以
若此此豈無所自哉世變不古功利之蟻結於人心而
此書之宏博浩瀚讀之難曉而說之易惑也彼其毀燼
於秦火賤駁於漢儒好古如武帝反謂之末世漬亂不
經之書伏藏於漢儒好古如武帝反謂之末世漬亂不
府竟承嘗一出而試之於治其後劉歆取以輔王莽五
均六幹列肆里區皆有征天下騷然受其弊其餘杜氏
不過能述其句讀馬鄭諸儒亦止於作其訓詁而已隋
唐之問文中子講道河汾頗深識其本末以為經制大
儒後世有所持循然徒載之空言不及見之行事也唐
宗嘗與羣臣語及刑禮兩房杜魏徵雖出王氏之門
然本無素業留宿中書聚議數日竟不能定問及禮樂
復不能對大本既失他何望焉宋朝王氏以儒學起相
熙豐又嘗用周禮而計利太厚求民太甚其禍甚於
劉歆伊洛老師橫渠張夫子固習問公者矣而又不及

究其志蓋自有周禮以來若孔子文中子伊洛橫渠諸
 子則恨不及用房元齡杜如晦魏徵則愧不能用漢之
 劉氏宋朝之士氏則又悔不善用自漢唐以至今日天
 下之治所以駁雜而難考弊壞而不可收者大抵出於
 是三者之間也其時君世主厭薄儒生無笑王制悉
 意於淺功近利就其自私之心而姑為是日前苟為之
 謀僅可以維持一世是矣不暇及此宏闊之談也嗟乎
 千載之下有能起周公之治者學之所不能而辭也修職即衢州
 能講明周公之制者學節卿誤高叔嗣序曰正德十
 四年余以增廣生被試策問周禮疑信相半之由余方
 少竊聞其槩因以意對曰昔孔子之時周德方衰而對
 魯哀公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人之存政舉之說及周益
 衰孟軻氏始言諸侯去先王之籍不得聞其詳彼所稱
 齊梁以王當是時不但其籍亡雖有之固不可為邪至
 荀卿之徒李斯佐秦遂取經籍一切焚棄之後世以為
 臯然使始皇併天下為周武王李斯有周公之聖其時
 欲行周禮能乎周之興也深仁厚澤垂十餘世聖后繼
 作禮樂法度莫不講明國以為教家以為學漸被陶融

非一日也故周立為天子頒其政式放於四海靡然信
 從事若畫一不俟勉強其來達矣秦則不然以戰鬪為
 功以干戈為業法令已成習俗已定方其秦滅諸侯而
 六合為一也雖有周禮將安施之而況後秦者乎何也
 先王之法至周始備至秦始滅去此其會也後世直用
 秦為古耳秦不復行周禮明後世之不可行也然則
 是書可盡廢邪何為其然也三禮莫不於於儀周公所親
 定者說文云禮之字從豆從曲蓋其意於是乎鐘其非降等其
 主於豆神祇之間曲盡其意於是乎鐘其非降等其
 隆殺故謂之禮此其跡也先王之意有不在是者周易
 觀之豈口監而化故傳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神故下觀而化故傳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今夫官名之設內外之辨崇卑之度多寡之數成周致
 治之具也而所以致治豈盡於是邪故善為治者師其
 意而已若周禮者存之以考可也其略云耳是時南原
 王先主事始好是書聞人叔嗣舉於鄉後三年得進士為
 考功使田勤甫氏刊周禮集說讀其中往往引太平經
 國書可觀取恨不見其全他日翰林學士姚維東氏云
 有之傳以叔嗣錄藏於家後十年而為嘉靖丙申上

冬朔日刊於山西布政司大中大夫山西左參政後學
祥符高叔嗣撰孔天序曰唐賞公彥叙周禮廢典
言周禮起於成帝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
元徧覽奉經知周禮者乃周公致太
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易曰神
此之謂也是言禮貴明義而神化在
周則稱盛備焉今觀周禮載惟王建
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是所謂法
武成康既沒治亦漸陵夷於舊當是
在方策即其變已如此迨其衰微秦
萬世然不世而亡漢興多襲秦故
假使文武爲君周公爲相雖不作周
世儒好古謂不復周禮終難與先
條理纖微然其義止以爲民既和
有所恃後世先不爲民既傷猶曰
又從而繁之由茲治雖品式盡而
乎哉故治天下審法度正明其義而
之實奚而不可也若周禮者其爲民

氏著太平經國善推言周之爲民而
見嘉靖丙申大梁高使君初刻山西
焉明年丁酉余飭兵類上士多藻
美子時習爲翻刻之與諸生同觀
翻刻成莫南孔天序敘四庫全書
禮之義其曰太平經國書者取
語也首列四圖一曰成周官制
官制一曰漢南北軍所圖僅三朝
意欲以宮中府中文事武事一
圖明古制也其書爲目三十曰教
吏宰相官民官州攬權養民稅賦
相體內外官制臣職官民宮衛奉
酒理財內帑會計內治其中內外
分爲上下篇凡論官之職然多參
設爲問答推明建官之所由然
大法之善其論天官土府諸職一
稱之然其間命意有不可解者如
肯之殿司夏震尙聲喏於道旁
邪臨安大火九廟俱燬丞樞史
救撲而存故洪咨夔詩有殿前經
部

救撲而存故洪咨夔詩有殿前經部
猛如虎救得汾陽

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痛哉九廟成焦土之句其時
武統於文相權可謂重極而此書洋洋復措意中原正宜
其權又宋人南渡之餘湖山歌舞不復深斥漢文帝之
進封新嘗磨之戒而此書奉養一篇乃深斥漢文帝之
節儉為非所論皆不可為訓母乃當理宗尚賦有發明
時曲學阿世以干進歟以他篇贊通經義尚賦有發明
舊本流傳久行於世始節取焉而已
承嘉慶伯謙云天宮之職自王府內而司自醫師食
內藏庫自宮大掌舍以下今皆收入簡內而司自醫師食
管以下皆入御藥院自膳人庖人而下皆入御前供奉
自漢晉以後先王所以招使士大夫而在宮內者稍推
出却將天子服食享於外朝者稍引入
志洪咨夔平齋集有大理謝丞卿伯謙差知常德府提
舉常德漕長沈靖兵馬制謝長江西通志宋知臨江軍
亦有鄭伯謙是節卿因駁歷州郡非以教授終也經國
書貫穿全經綜論大意雖考證簡略而平議闕通殆亦
習聞薛陳諸老緒論者至其文章精偉浩瀚尤與水心
相近信乎其為永嘉之學也至宰相奉養二篇立論偏
駁不無可議四庫提要疑其當史賈擅權曲學阿世
則殊不然此書自叙雖不著年月而節卿舉進士在紹

熙康茂下距紹定辛卯已四十年距賈似道擅權為年
尤遠節卿既非終於教授則此書之作必在其前矣
周禮傳經義考

宋戴仔撰

古周禮補正一百卷續文獻通考作補正

元胡一桂撰林干之為之序溫州經籍志此書蓋主命廷椿等冬官不亡之說

右周禮

古禮十七卷經義考作校定古禮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並無校定二字釋文一卷

宋張瀛校刻今未見傳本

識誤三卷馬駟府志作釋撰誤宋史藝文志授

宋張瀛撰百序日儀禮未為說作或曰馬公作之也孔

子孟子有學禮之言禮記有讀禮之文當是

時固已有簡牘之傳矣決非秦漢間筆也其制度必出於
 於聖人若曰周公作之則非道之所知也漢時言經則
 雜記言記則雜經今記附經之後者又謬也出於孔氏
 之宅壁者曰禮記河間獻王之得先秦古書者曰禮記
 夫禮者今之儀禮記者今儀禮之記時未有儀禮之名
 也豈漢後學者禮之見於漢者獨有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
 秦暴焚書禮之見於漢者獨有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
 篇記百三十一篇漢之君臣特不好不尚而已至宣成
 世大小戴劉向所錄止十七篇蓋逸其七八就謂不
 好不尚之謂乃其於秦之焚也魯人高堂生傳士禮
 十七篇其篇數與今儀禮同陸德明賈公彥皆以為傳
 儀禮攷之西漢藝文志高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制愈於
 大小戴古經者出魯淹中多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制愈於
 倉等推士禮以致天子大夫冠昏相見喪既夕虞特牲饋
 爾今儀禮中所謂士禮有冠昏相見喪既夕虞特牲饋
 食七篇他皆天子諸侯卿大夫冠昏相見喪既夕虞特牲饋
 不知費陸二子傳據而云爾漢數六經禮樂與焉厥後
 樂書亡矣有儀禮在亦復不取周禮古矣然聖人設官
 分職之書也至其所用以長治者豈能舍儀禮禮記古
 矣然皆釋儀禮之義若祭義冠義婚義鄉飲酒義射義

燕義聘義是也豈得而先儀禮哉固之論曰六經之道
 同歸禮樂之用為急固之言必有得於先生長者之緒
 餘而非臆度也古者聖王重禮以之修身以之齊家以
 之治國以之平天下以之習不惟緩其所急亦既廢之
 後狃於淫靡驕倨苟且之習大夫有日可見之行如二
 成德致治之具廢而望學士大夫有日可見之行如二
 代國之安富尊榮如三代所以難也鄭康成收拾於人
 小戴及劉向別錄中參以今古之文定焉之注其書已
 不純古矣陸德明因劉范二家之音作為釋文劉之本
 如以時為昔以禮為藩以洗為泔以輕為縵以御為衙
 與德明本異矣德明之本尚非劉本其可謂純鄭乎至
 賈公彥所據作疏之本又德明所謂本也此書之傳如
 本也公彥論鄉飲酒執解興洗北面之句云俗本有盛
 字然則今之本又公彥所謂俗本也此書之傳如
 已歲久而文益訛既訛而莫之訂禮之又失其誰尤乎
 乾道七年春今兩浙轉運判官直秘閣曾公來守是邦
 承淳歎之餘究心於理務廣上恩其効績之著至於風
 兩時羈疫息越明年夏欲植教本肇發儀禮孔子曰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公豈其人與
 謝黔論學日論語目了所雅言詩書執禮又曰與於詩

直於禮又曰學詩學禮學其在是乎相與取訪禮歸而
 誦之數年黜皆終卷且萃其說造敦不類未能半也而
 戎歲之漂黔不克免道愴孤聊其學旋廢頃櫻私喪閱
 喪祭之禮以有所忘憤憤莫能再讀公以瀆嘗識此書
 也命之校之瀆亦幸此書之且有善版也遂拜不辭此
 書初刊於周廣順之三年後校於德之六年本朝因
 之所謂監本者也而後在京則有申箱本在杭則有細
 字本渡江以來叢人取巾箱本刻之雖咸有得失現後
 來者為善此皆瀆之所見者也瀆直得嚴本故以為據
 參以羣本不足則質之疏質之釋文疏釋文又不足則
 闕之蓋不敢以謬見斷古經也監本者天下後世之所
 祖巾箱者嚴本之所祖故其有誤則亦辨之餘則采其
 所長而已既畢哀其所校之字次為二卷以釋文誤字
 為一卷附其後總三卷題曰儀禮議誤豈獨以議儀禮
 之誤亦以自識其誤也朱子記永嘉儀禮誤字儀禮
 人所罕讀雖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
 復見陸氏釋文亦其疏略近世永嘉張謇忠甫校定印
 本又為一書以識其誤號為精審然亦不能無外謬若
 其經首冠以鄭氏目錄而其開卷第一板土冠禮篇中
 第三行創云王人冠朝服則是於天子諸侯之士朝

服皮弁素積此諸侯二字按賈疏所載本在天子字上
 而為句絕自釋文所引誤倒其文而此本因之遂無文
 理不復可讀蓋日祝朝之服天子皮弁而諸侯朝服君
 臣同之故鄭氏之意以為此上天玄冠朝服則是諸侯
 之士若天子之士則當服皮弁素積與此不同耳今釋
 文既誤倒之張本又襲其誤而不能正則未知其讀之
 如何而為句又如何而為說也又少牢饋食禮日用丁
 己乃戊己之已故注云取其令名自丁蓋自變改蓋本
 說文改字從己從支為己有過支之則改之義而下條
 之注又云不得丁亥則己亥亦可用其理甚明而諸本
 或寫己為辰巳之已釋文遂以視音張氏亦不能覺其
 誤也其尤甚者則如鄉射篇橫而奉之奉或誤寫作拳
 而釋文遂以權音每讀令人不覺失笑張亦不能正而
 曲從之推此而言則其它舛謬計必尚多病倦不能細
 考姑記此三條以告觀者耳蜀中石本尤多誤於此已
 字三四乃饒灑其上體皆亦疑之而未知所決耶全
 聖望永嘉張氏古禮序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釋誤三
 卷永嘉張氏古禮序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釋誤三
 讀故善本難得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
 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莫若忠甫之書為精審然其中亦

水鏡

卷二十一

藝文

禮部

三

不能無年者如謂高堂生所得乃士禮而今此說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禮則疑其非高堂生所傳特篇數偶同耳不知所謂上禮者特舉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之天子蓋專指冠昏喪祭而言非朝聘燕享亦屬之所謂可推也其於冠禮元端亦鉅然校之他本終為獨勝其謂漢初未有儀禮之名蓋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則先儒最取其說目錄一卷詳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印箱本抗綱學本嚴本校定之乾道中太守章貢曾逮仲躬刊而行之宋中興藝文志謂儀禮既廢學者幾不復知有此書忠甫始識其誤則是經在宋當以忠甫為功臣之首所謂親揖讓進退於其間而如見之者不在后蒼大小戴慶普之下願世無昌黎誰其愛而讀之宜其書之日以難遇也永嘉自九先生而後伊川之學統在焉其人才極盛宋史不為忠甫立傳故其本未缺然獨見於陳止齋所作墓志乃知其與薛士能鄭景望齊名固乾謂問一大儒也五試禮部不中授特奏名官棄去養母或薦之朝祿以監獄忠甫以為徒費縣官俸懸三任不食祿亦不書考居母喪無不與士喪禮合問為族姻治喪亦斷持古制時為文章銘人墓有諷有勸皆不虛書負其學自刻苦

忍窮以死為人嚴重深博善忍事鎮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為止齋所述如此攻媿亦嘗述其言曰今之仕者皆非出於古之道或問之曰始至則朝廷過國是則引緇黃而薦在天之靈古有之乎足以雖貧不願祿也嗚呼忠甫斯言可謂得禮之精而能自持豈徒考度數之末文者哉是書抄之承樂大典中乃更為之序因刊儀禮鄭氏注十七卷陸氏釋文一卷道為之校定顯德六年刊行之監本有汴京之中箱本有杭之細字本勳之重刊巾箱本參以陸氏釋文賈氏疏覈訂異同最為詳審近世久無傳本故朱彝尊經義考以為已佚惟永樂大典所載諸條猶散附經文之後可以綴錄咸編其神射大典射二篇適在承樂大典闕卷中則不可復考矣朱子語錄有曰儀禮人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其疏略近世永嘉張潛忠甫於定印本又為一書以識其疏略為精密然亦不能無舛謬交曰張忠甫所校儀禮其子細較他本為最勝今觀其書條守釋文往往以符籙者誠所之字轉改六書正體則朱子所謂不能無舛謬者誠所

本免然是書存而古經漢注之譌文脫句藉以考證
其原本殘闕數處亦考訂補明其得失俾瑕瑜不掩
文志作一卷而陳振孫書錄解題作三卷考其自序言
衰所校之字次為二卷以釋文誤字為一卷附其後總
為三卷則宋志一卷為傳寫之誤明矣今仍釐為三卷
存其舊焉 溫州經籍志張氏校刊古禮朱子儀禮經
傳通解及魏了翁儀禮要義引其異文併為溫本今惟
存識誤三卷乃乾隆三十八年從承樂大典錄出者鄉
射大射二篇誤字在大典缺卷之中遂無可考古禮及
釋文亦並未錄全氏補宋元學案則謂古禮釋文識誤
三書大典皆有之所作古禮序亦統舉三書不云有所
缺佚謝山鈔承樂大典內遺書據董秉純所編年譜在
乾隆元年初入詞館時或所見大典尚無缺卷古禮及
釋文提要不云存佚豈以其與今本無甚異同故不復
耶

儀禮解二卷 世善堂藏書目 錄經義考

宋葉味道撰 溫州經籍志葉文修儀禮解明時尚存今
忠父文修為忠父之甥其
禮學當亦傳之忠父者

喪禮會紀 虞集道園學古錄 千頃堂書目 補遼金元藝
文志 經義考 並作喪禮會經經義考 覆出作會

元葉起撰 虞集跋先王既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
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臆說自為狃晤亦不無焉自
非真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
出然後制作之本蓋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
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為儀禮經筵通解其志固將有
所為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因司馬氏
之說而粗加彙括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氏
以其師之遺意為之記注者蓋以補其闕也昔者戴氏
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因禮為最重者乎小子不敏
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

元葉起撰 虞集跋先王既遠禮樂崩壞秦漢以來諸儒
見緒餘者則其功也然其臆說自為狃晤亦不無焉自
非真知聖人之道不能有所決疑於其間伊洛諸君子
出然後制作之本蓋庶幾矣至於朱子將觀於會通以
行其典禮故使門人輯為儀禮經筵通解其志固將有
所為也事有弗逮終身念之而所謂家禮者因司馬氏
之說而粗加彙括特未成書而世已傳之其門人楊氏
以其師之遺意為之記注者蓋以補其闕也昔者戴氏
以人倫之大死生之際而因禮為最重者乎小子不敏
竊有意於其遺說之一二然學未足而年已邁而亦未

水滸縣志 卷之二十三 禮 儀禮解二卷 錄經義考

復少有發明是以常有感於斯而永嘉葉起振鄉之來
 京師出所為喪禮會紀以示予其言曰昔服親之喪也
 或有不得於心則疑於理有所未盡求諸家禮則又見
 其是以少正於今而疑其未備合於古乃博考經傳以
 為此書垂十五年而後成振鄉時方從事府史公退之
 暇人事盡廢畢力於斯故其詳整如此然猶以為未足
 又將益考其所未至者焉嗚呼其志亦可尚矣觀振鄉
 之恂恂懇懇敬嚴堅苦悲世俗之衰微求古昔之廢墜
 亦其有見而不能自始非求知於當時以自衛者也
 願不鄙了而俾與觀焉予將留振鄉以共成其志而振
 卿接溫陵模官以出于難在成均會朝廷多禮文之事
 亦忽忽不暇故略叙梗概而歸之溫陵之上尚多先代
 之遺聞乎可以參徵而振鄉精神不衰益加潤色
 宜必有不正於斯者請見於他日尚未晚也

右儀禮

禮記講義

宋周行己撰

白叙云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偽親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遂巡遜

卻而不致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
 彼非素習於數與敬譽於人而然也蓋其所有於性
 物而出者如此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
 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於萬物之上矣類聚羣分禮固行
 也萬物與音同氣也尊卑分於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
 為冠昏喪祭朝聘鄉射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之義喪祭朝聘鄉射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之用其形而上
 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者禮治之
 禮亂則亂存則存禮亡則亡其與上自太古始下逮五季
 文不同亂禮不由是然而禮之周旋其弊也忠信之薄而
 譽曰郁郁乎文哉然而禮之周旋其弊也忠信之薄而情文
 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達之從蓋所以矯
 正反弊也然禮之過哉為禮者欲先達之從蓋所以矯
 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
 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攷其文義時有抵牾然其
 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知適大都之肆珠珍器帛隨其
 所取如遊阿房之宮丁門萬戶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
 可弗畔蓋其說也其粗在應對對退之問而稱在道德
 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卒於聖人之歸惟達古道

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其理然則禮之所以為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以從事不出於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祭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溫州經籍志案浮泚集有經解十二篇其尤皆說禮記衛湜禮記集說所采永嘉周氏說皆在其中疑即講義逸文之匣存者

曲禮口義二卷

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國史經籍志授經圖經義考

宋戴溪撰

學記口義三卷

宋史藝文志經義考文獻通考國史經籍志授經圖並作二卷

宋戴溪撰

溫州經籍志賦隱曲禮學記口義今無傳本以衛氏禮記集說所引考之蓋亦綜論禮意

不甚考證名物與所第精讀詩記體例相近

禮記說

萬曆府志

宋徐自明撰自明字誠甫號慥堂涪熙進士太常博士

黃氏日鈔次國之上卿至下當其下大夫此臧宣叔之言見左氏傳成公二年永嘉徐氏謂春秋時士大夫以為周制列國之卿皆小國之君持是藉口故每以臣而敵君偃然主盟會而不辭於是垂權之盟三國之君在焉而士穀專之新成之盟九國之君在焉而趙盾專之未幾而其林之師以四國之君會晉大夫而不以為敵鞅之戰以大夫而敵齊侯梁之盟以大夫而傲其君皆始於列國之卿皆小國之君之說也而君臣之分素矣要之國雖有小大君臣之分安可紊也哉溫州經籍志案陳昉序宰輔編年錄稱故太常博士徐公永嘉之經師宿儒容止端嚴言悉中節行不越規論著滿室繩頭手筆無一字不端楷皆有益於世教可見其學術大較禮記說衛氏集說王制篇所引頗多他卷則絕無所見疑所釋止此一篇矣其說於封建井田特詳蓋亦精研經制之學者

王制章句一卷

經義

宋陳埴撰

祭法宗廟廟享郊祀外傳

宋史儒林傳 禹麻府志 無廟享二字又祀作社

宋葉味道撰

溫州經籍志 案葉文修祭法宗廟廟享郊祀外傳見宋史本傳致朱子修儀禮經傳

通解以其彙分屬門人編集晦菴續集載與黃直卿書云禮書已了得王朝禮但欲將冠禮一篇附疏以為諸篇之式分與四明永嘉并了約劉用之諸人依式附之庶幾易了則文修當亦在分編之列又語類載葉賀孫問祭禮附祭義如說孝許多如何來得曰便是祭禮難附因云某已衰老萬一不見此書之成諸公千萬勉力整理得或此書所係甚大云云則是文修分編祭禮之塙證外傳疑即當時所輯案本其云外傳者朱子原定禮書篇目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王朝禮喪禮祭禮之外尚有外傳見晦菴集答李季章李寶之二書今遂解無此目者後重定所改也

禮記通考

千頃堂書目 經義考 補遺 金元藝文志 元史藝文志

元繆主一撰

禮記章句八卷

明史藝文志 國史經籍志 授經圖 千頃堂書目 經義考

明張孚敬撰

自序孚敬自少業舉子時即好讀禮經第

暇宏治戊午以詩經中省試乃築羅峯書院於五都瑤溪山中集徒講學始取而章句之正德庚辰中禮部試

辛巳上登極賜進士時武宗皇帝嗣孝宗皇帝一十六年矣賓天無嗣上以興獻王世子奉太祖高皇帝兄終

弟及之訓入繼大統朝議以上考孝宗皇帝而稱興獻王為叔父孚敬執禮爭之舉朝洵至嘉靖四年始定

上銳志中興以明聖道作為己任如正孔子之祀定郊廟之儀與夫耕蠶冠服之制皆所最先者而左右匡助

以責孚敬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向有闕天啓之矣孚敬自惟薄劣無以仰副萬一敢不聽窮乎始終勉之

期以自效然三千三百變觀適中毫釐有差為害匪細此尋常講議尤不可不求其當且也然禮莫大於父子之倫而明王之治天下必本於孝孚敬既以是上贊聖天子正大光明之治則臨昔之所好而致力者似不為

元史藝文志 國史經籍志 授經圖 千頃堂書目 經義考 補遺 金元藝文志 元史藝文志

欺世之空文而或者可以對揚於名教嘗讀杜甫詩
見其忠誠懇惻乃取其七言近體而訓解之已獻於上
而霍宗伯翰諸人或謂乎敬當以禮記章句獻乎敬以
爲此聖經也可樂思已自信而一無所遜哉於是有所
不敢仍自念平生精力悉在於是胡可使之泯滅也歲
乙未以疾乞歸未幾朝使復促因付兒遜業輩校梓藏
於敕建寶輪樓中以質諸博古君子

右禮記

盧氏正歲會拜錄編山

宋盧祖皋撰魏了翁跋古者比閭族鄰之法修則有相
之器服民不能自爲也則主集者以里布星粟之物爲
之以給其用而又屬之讀法焉之飲酒以維持護養之
其詳密若此蓋盈宇宙間無尺地一民之不相聯絡者
所以其明命而厚同體也而况於吾宗族乎裳裳者華
其集濶矣氣相屬潤相滋也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體相
親意相承也士大夫而如此則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

治昆弟由根心以枝葉必不忍薄其所厚疏其所親者
目上制壞敬宗收族之義不明慙漢魏以後雖間有重
民族爭門戶立廟院修宗會等事班班見於史冊而利
欲垂燃親疏厚薄之等有不得其本心者多矣先儒所
以欲收世族欲復小宗欲立譜法蓋深有感於世道之
變者而卒亦不能行因同年友盧申之以其族正歲會
拜錄相示敬慕咨嘆使人孝敬之心油然而發
然不能已敬以所聞書於下方且以自勉云

冠婚喪祭禮二卷宋史藝文志

宋周端朝撰宋志云集司馬氏程氏呂氏禮溫州經籍志
有司馬光書儀八卷又涑水祭儀一卷呂大防大臨家
祭儀一卷程頤伊川程氏祭儀一卷文忠所集當卽此
數書也

家禮會通四卷 謝氏家儀一卷鶴陽謝氏家集

明謝德瑀撰

家禮正衡通志

明周應期撰

右雜禮書

春秋經解十二卷指要二卷

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玉海經義考並云經解指要共

十四卷陳傅良薛公行狀作指要一卷誤

宋薛季宣撰直齋書錄解題指要列譜例於前其序專

言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

史隱之時始更周歷而為魯史季宣博學通儒不事科

舉陳止齋師事之季宣死當乾道九年年四十其為書

實紹興二十三年蓋甫二十歲云自序春秋者何魯史記之名也史記何以

名春秋春秋魯歷之所為更也何更爾變周也何言乎
 變周周正建子也以建寅為正歲夏時得大猶用夏也春
 秋之序魯變之也然則魯變因時之序何史始官也加
 存於建子而為王正月建卯之月而為夏四月魯史之
 作也故凡春秋何以序皆合周之舊也曷為舍周之舊
 也俗則春秋何錄不為終所反正之經也禮易詩書始
 則五經之教無時或替也春秋常事不書其變常也
 變常則何始於隱公疾始變也春秋常事不書其變常也
 前此則曷為始於隱公疾始變也春秋常事不書其變常也
 春秋之制始於何史始於隱公疾始變也春秋常事不書其變常也
 先王之制諸侯無史始於隱公疾始變也春秋常事不書其變常也
 周之太史隱諸侯無史始於隱公疾始變也春秋常事不書其變常也
 在諸侯之有也晉也齊也魯也秦也楚也燕也宋也衛也鄭也
 何國諸侯之有也晉也齊也魯也秦也楚也燕也宋也衛也鄭也
 之志善揚其善惡也直筆抑揚而亂是非之止也春秋用褒
 惡則惡不為褒貶抑揚而亂是非之止也春秋用褒
 善惡則惡不為褒貶抑揚而亂是非之止也春秋用褒

水京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經部

取焉道其曰不為褒貶何也褒貶非仲尼之意也三家
者託褒貶以爲傳也何託褒貶何也爲傳舍褒貶則無以
爲傳矣春秋之所以爲褒貶者治禁而不亂處尊而不黨是
以不知春秋之理歸之教矣不知體要存教之法心移於是
非而天奪於春秋則知其事困事以觀其理不能顯
毀譽而事奪於春秋則知其事困事以觀其理不能顯
辭而傳春秋也故辭而不知其事困事以觀其理不能顯
白而傳春秋也故辭而不知其事困事以觀其理不能顯
教荒矣孟子有言曰晦也晦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
秋作平王之東也變風者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
無所與存焉正春秋以明實錄將以反經之正典常禮法
柯國仲尼修春秋以明實錄將以反經之正典常禮法
得夫謂之辭正辭以別是非謂之物者也是故直書以明
春秋之辭正辭以別是非謂之物者也是故直書以明
易其當與之或治亂之法也非因史之修辭以進之會
道有邪正治亂之所從分也邪正不白是非不詳人行
其意其誰能有反於是列紀以著之修辭以進之會
朝聘之作師役不命之可行於當世可示於方來小人之
禮苟失其舊無不備舉之可行於當世可示於方來小人之
憚焉君子遠焉則春秋之所用盡在是矣其事則齊桓

皆文昭其義也其文則史正其辭也昭義正辭則亂臣
賊子云誰之不懼撥亂世而反之正春秋之謂也今夫
淺害深非亂是變舊傳掩經所謂反常也經之云正
不累於辭所謂謂服仁也道反常三傳之失也服仁守正
復古之道也經解之造用經釋經而歸正於經者也言
要之謂辭達而已君子苟春秋之爲好不以棄傳爲過
而反求之春秋之義也專門墨守則非下走之所敢知
爲諸侯若無史外史何所稽考而爲史愚謂胡太史友
序六經之傳注得以脫畧凡近直造精微如薛常州春
秋等書實傳注之所不可及而足以發明於遺經者也
春秋解續文獻通考

宋陳謙撰

春秋通說十三卷

宋葉適撰

温州經籍志葉氏書宋以家書自矜不善錄
其書名卷數並與黃善長書同疑萬曆七
藝文 經部
三 兵部 十四年

誤以黃香屬水心也
今姑錄之以備參攷

春秋傳紀三卷 宋元學案雍正通志萬麻府志乾隆縣志並作傳記乾隆府志作傳說今從續文獻

通考經義考

宋王綽撰門人尤端明焞薛祕書蒙守建與括皆為刊於學今佚

春秋經解三十卷 攻媿集經義考

宋戴厚撰厚字俊伸一字長文涪熙特科金華縣尉樓

鑰銘其墓此書經義考本作經解列入羣經類誤

春秋講義四卷 蕭麻府志作春秋說今從宋史藝文志授經圖複出戴少望春秋講義六卷誤四庫

全書本

宋戴溪撰

四庫全書總目開禧中溪為資善堂說書累轉太子詹事時景獻太子命類易詩書春秋

論語孟子通鑑各為說以進此即其春秋說也書中如以齊襄迫紀侯去國為託復繼以欺諸侯以秦與楚滅

庸為由巴蜀通道以履書公如晉至河乃復為晉人啓季氏出君之漸以定公成辰即位為季氏有不立定公

之心皆具有理解而時當韓侂胄北伐敗衄和議再成故於內修外攘交隣經試之道尤倦倦焉至卒葬之類

並闕而不釋考宋代於喪服之制避忌頗深如何居居字語出檀弓禮部韻略即不裁其他可知溪之不釋此

類蓋當時講禮之體也嘉定癸未五月溪長子梅穀木金陵學舍沈光序之寶慶丙戌年六月復刻於泰州其

序稱是書期於啟沃君德天下學士不可得而闕蓋非經生訓詁家言故流傳未廣陳氏書錄解題不著於錄

以是數宋史藝文志作四卷王翬溫州志作三卷朱所采尚散見各條經文之下今謹為裒輯校正自信公

十四年秋至二十三年襄公十六年三月至三十一年承樂大典所闕則取黃震曰鈔所引補之仍從宋史藝

為四卷而每卷又各分上下其所釋文多從左氏故其

問從公毅者並附
案語於下方焉

續春秋口義 道光道光縣志

宋戴溪撰直齋書錄解題春秋口義五卷胡翼之撰至
宣十二年而止戴岷隱在湖學嘗續之不傳

春秋說 續文獻通考

宋戴栩撰

春秋通說十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
四庫全書總目通志堂經解刊本

宋黃仲炎撰端平中嘗進之於朝 自序春秋者聖人教
戒天下之書非褒貶
之書也何謂教所書之法是也何謂戒所書之事是也
法聖人所定也故謂之教事衰亂之迹也為戒而已矣
彼三傳者不知其紀事皆以為戒也而曰有褒貶焉凡
春秋書人書名或去氏或去族者貶惡也其書爵書字

或稱族或稱氏者褒善也甚者如日月地名之或書或不書則皆指曰是褒貶所繫也
而後造或事同而名爵異書或罪大而族氏不削於是
褒貶之例窮矣例窮而無以通之則曲為之解焉專門
師授龔隱仍說由漢以來見謂明經者不勝衆多然大
抵爭辯於衰既之異究詰於類例之疑澤重煙深莫不
澄掃而春秋之大義隱矣自朝國爾也故劉知幾有虛
知歸咎於傳業之失而曰聖人報之毀遂使聖人修經
美隱惡之謗百載而弗變仲於世豈不悲哉故曰春秋
之志更千數百載而弗變仲於世豈不悲哉故曰春秋
者聖人教滅天下之書非與於之說曰孔子作春秋而
者惟孟軻氏莊周氏為近之軻之說曰春秋以道名分是
亂臣賊子懼是以戒言也周之志也夫人之所以異於
禽獸者以其有道也如是而君臣如是而父子如是而
長幼男女親疎內外之差等不齊也敘此三者為禮和此
者為樂理此者為政政不行物情及肆於是素其叙平其
物也時手衰周王政不行物情及肆於是素其叙平其
順廢其理決其跡而天下蕩然矣孔子有憂之而無位
以行其志不得已而即魯以母國之史以明之陳履

所以懼後車也過人變所以返天常也弱圖之盛王述
之媯也盟會之繁忠信之薄也雖有波善於此者卒非
治世之事也聖人何哀焉至於夷狄之陵中國臣子之
奸若父鬪于戈以濟貪忿之志恃理道以傷天地之和
者亦何待貶而後見其惡也若夫筆削有法而訓教存
焉崇王而黜霸尊君而抑臣貴華而賤夷辨禮之非防
亂之始畏天戒重民生為夫婦倫正而禍亂息矣余由
為君父為臣子為夫婦倫正而禍亂息矣余由童至壯
者由其法戒其事則釋倫正而禍亂息矣余由童至壯
研思是經嘗眩於舊說如手芻絲目暗室難於解辨蓋
久而後能破之旁稽記載互參始末為書十有三卷名
曰春秋通說通說者去賡賤之茅塞而通諸教戒之正
途也夫春秋通說通說者去賡賤之茅塞而通諸教戒之正
楚借號而從其本爵之類是也而非字如加王於正削與
有所謂例者矣如書卒之類是也此皆通例也先儒謂左
氏非左邱明也明乃孔子前語也故孔子云左邱明能讀三
墳五典八索九邱明而後己傳之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
其官則傳是書者倚相之後也故左傳載楚事比它國

為持許是得其實公穀亦莫明其所自來或云子夏門
人要皆非親受經於聖人者故於說經首失其義然而
其間亦或有得者穀梁氏爾若夫其載事實則左氏尚
可汝故當據事以觀經事或抵牾難於盡從則以經為
斷上以仲尼之志雖以立異取讓於世而不辭也經
定三年五月朔之激進春秋通說表仲炎言伏以六經
統天地莫非用世之規萬物聚春秋說表仲炎言伏以六
惟烈祖崇尙斯文仁宗命昌朝侍講於邇英曰監戒而
不諱高廟置安國進解於座右請喜學以無忘至若
輔弼以教三傳之與同又如因答問而審一言之造化
可見先朝極論之意所惜儒臣寡疏曠之功願理未
彰茲學幾廢允賴屬精之上哲丕承宏遠之聖謨臣仲
炎惶恐頓首頓首臣竊以孔聖之修麟絕獲禹功之抑
洪水昏墊不塞曷臻九敘之歌亂賊匪除莫救三綱之
壞即當時之事實為異代之警觀昭示熾原貴所由突
願瞻折軸宜重後轅雖仍魯史之文實正周王之位用
全徵戒體極謹嚴自專門雜衰脫以論繼使後世眩是
非而難辨送於科舉時文之弊尤為戲侮聖人之言因
欲獻諫於今遂亦虛美於古管仲或嘉其存玉室之言
明君臣之大經周世子外附諸侯或嘉其存玉室之言

統南宮較藝者選在茲下國從風流弊甚矣獎崇功利
誇譽詐權顧此時師友之染濡莫能擇善占他日臣工
之獻替必至一文森臣肆舉業而罔功抱遺經而永慨
心十稔課蒙一編遠稽孟子之書近謝朱熹之論務強
理要痛屬蕪繁鳴世儒寡和之音闕衆寡多歧之覆瓿
名通說類異舊聞懼微命之填溝致此書之履瓿舊塵
陽燕期廣緝熙茲蓋恭遇皇帝陛下躬攬大權作新庶
政聞一善而川決明四日以天臨賢路亨通後今日雲
龍之會經帷啓沃變昔時仗馬之瘖日茅茨古之勤倘
濁瞻冰酒編年之旨尚闕中明念草茅之尊而立志自
乙覽察二霸之駁而宅心至正居一王之尊而立志自
強睹我敗起於佳兵則安靖以輯福推災異由於失德
則兢兢以導和刻梅築臺深虞後欲取日納鼎承載貪
風中國盛則何懼荆楚戎狄之馮陵家道正則必無仲
子文姜之僭濫以至世變推移之故物情紛錯之懸郊
零會禘之經朝聘會盟之節皆求因文以攷引類而列
息邪說放淫辭庶見仲尼之志求多聞克永世用增前
聖之光臣無任瞻天望聖之誠言
西庫全書總目仲炎字若騰

蓋老前不第之士也書成於紹定三年其奉進則在端
平三年自序謂春秋為聖人教戒天下之書非褒貶之
書所書之法為教所書之事為戒自三傳以褒貶立意
專門師授仍陋襲謬由漢以後類例益大義隱矣故
其大旨謂直書事蹟義理自明於古來經師相傳王不
稱天桓不稱王之事類一切闕之案朱子語錄云聖人據
實而書是非得失有言外之意必於一字一辭間求褒
貶所在竊恐未然仲炎表中所云酌朱熹之論者蓋本
於是何夢申作呂大圭春秋或問本朱子而盡斥之不
家大抵以褒貶賞罰為主惟或問本朱子而盡斥之不
知仲炎已先發之矣中如於南季來聘據三傳載記謂
斬謂諸侯無私相朝之禮三傳俱謬則過於疑古以盟
首止為王世子立黨制父則過於深文以子同生為傳
語誤入經文以葬蔡桓侯為公字之議以同國齊為屬
字重寫之說疑及正經亦未免臆為推測然如謂季友
為巨姦竊交宮闈則成風私事傳有明文辭嚴義正足
以爲千古之大防矣其論胡安國之書曰孔子雖因顏
淵之問有取於夏時不應修春秋而朱熹氏非之當矣孔
安國氏謂春秋以夏正冠月而朱熹氏非之當矣孔子

之於春秋述舊禮者也如惡諸侯之強而尊中國此皆臣子所
夫之偏而存諸侯憤吳楚之橫而尊天子之賞罰決非
得為者若夫更革當代之王制竊用天子之賞罰決非
孔子意也夫孔子修春秋方將以律當時之意蓋迥非安國
為僭哉其立義明自正大深得聖人之意蓋迥非安國
所及也溫州經籍志通說大旨宗朱子春秋無褒貶
之說故其書於治亂得失推論明切又多引後世史事
參互證驗以闡教戒之旨雖不必果得聖人筆削之意
然以視孫復諸人以春秋為有
貶無褒者其厚薄固有間矣

左傳約說百篇續文獻通考

宋黃仲炎撰

左傳拔尤三卷國東私錄

明項喬撰自序左氏浮誇唐韓子有是論矣近世學文
不能句難俾其人自讀之亦莫釋其意脈之所在自以
左氏名家也不知左氏之文雖或一字一句一句一意

然上下接續臆絡貫通譬之高山大川然人徒見其間
怪石奇巖絕斷港者若散漫不可細極而其一碧萬
頃壁立千仞之勢所向自如也間如大兵壓境聽一
以解甲義有所激雖巧人亦知勇於取焉此其重禮崇
信猶有先王之遺風矣嗚呼是傳其可少耶某幼癖
之拔其可法之尤者手膳三卷為敘事為辭命為義論
竊常展玩未嘗敢以示人守廬之五月會九岸英俊而
稟食之時出以正其文藝諸生曰是私也遂付之
梓庶使廬陽文體藉是少變焉耳然善讀者得之章句
之外其所以謀身謀國者將無不在似未可輒以浮誇
也病之

春秋繁露廣義雍正通志

明孫林撰林字子幹崇禎歲貢雲州知州自序余半生

索流略茫未有涉也然私竊嚮往亦好窺一斑至晚始
讀董子繁露諸篇大約發明春秋兩作也夫左氏傳春
秋實為縹緲細字非詮疏也公穀擬議稍近解釋而多
鑿虛候氏似暢厥旨終落訓詁治購經家率南指北面

之然揚波助瀾亦未能取宣尼筆削微言神會之意表也仲舒氏比伍參例援事指義互為發明厥所未備可謂繼左功臣且取詩易禮作契參同非獨以春秋解春秋者故其文闕深與渺自成一家言洵漢代大儒唐朱諸人莫之能武也余讀其書頓覺有豁然問抽其義而推廣之亦以沿流溯源強作解事漫向津頭一問爾作繁露廣義以質慧心之有志當世者雖然不以春秋解春秋故繁露貴而傳以繁露解繁露獨為廣繁露也乎持狹而尚曰廣也夫

春秋列國年譜一卷 手彙本

國朝胡崇一撰 其父光耀序憶壬辰歲吾兒年十五讀春寫成帙雖無特識然提綱挈領頗見貫串焉昔太史公有一十一諸侯年表始共成春秋之終法備而事繪畧今一依經傳其間闕得失成敗者無不眉列以左為主而問採公穀以足之橫看則一國之原委瞭如直看則列國之事勢宛然法師龍門而非襲其舊也夫史記年表有十二諸侯前有三代世表後有六國年表及秦楚

之際月表漢興以來將相功臣年表囊括千餘年勢不
得不從畧茲專為讀是經者提挈要領勢不得不加詳
焉吾兒癸巳補弟子員戊戌而亡年穉弱冠十三經惟
爾雅未授而諸經及性理俱能成誦畧解大義纂輯通
鑑纔半而未成書其他筆墨雖多亦皆散就惟此帙首
尾完好實為讀是經者案頭所不可少因檢出存之嗚
呼苗而不秀揚子深有慨於章烏余檢閱
斯編曷禁潸然淚下也乾隆壬子孟夏識

右春秋類

孝經注二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經義考

宋胡子實撰

孝經傳贊 續文獻通考經義考

宋胡一桂撰

右孝經類

經部

元芳題詞
經書訓義乾隆府縣志並作訓解續

宋薛徽言撰

六經口義拾遺經義

宋鄭伯熊撰

五經說經義

宋戴栩撰栩學於水心得其旨要嘗云詩環於衛宏之序春秋誤於公羊之傳易淆於三聖繫爻象象之互入書失於孔壁序傳簡編之相亂周禮特周公大約之書當時有未必盡行者見宋元學案所著五經說其大旨蓋如此

經筵講義宋史儒林傳

宋葉味道撰

詩書遺意一卷宋史藝文志列經解類經義名詩作尙誤

宋姜得平撰得平上舍釋褐官建昌軍教授見直齋書錄解題楊士奇文淵閣書目作姜德平詩書遺意一部

一册闕則此書明時尙有傳本今則不復可得矣

講義嘉慶府志乾隆縣志作口義講義

宋劉子實撰

詩書題斷嘉慶府志

明王齋撰齊通志府縣志並謂今據齊志正情志先生九

世孫也雍正通志經籍門別出河書題斷蓋卽此書若錄者誤以詩書爲四書耳

五經解乾隆府志

明方以正撰

諸經補遺萬曆府志乾隆縣志作補義

明戴恂撰

讀書求故存草一卷子亮本

國朝陳世珍撰世珍字寶之城南廂人幼有神童之目道光已酉科選貢潛心經學篤信孔鄭而亦不倍程朱使天假之年所造正未可量迺雨踰強仕而卒士林惜之

是書取孟子苟求其故之義蓋心得之言書凡十篇曰大學格致說曰中庸古注曰太極五行說曰河圖洛書辨曰先天圖卽消息說曰後天卦位說曰古分野考曰尙書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說曰加一倍法說曰爾詩風

雅頌說皆確有見地不襲陳言自叙讀古人書有守古

善矣然未免以詭傳說有明知其誤必多方回護之者則其失也拘礙案生新具有卓識固善矣然有勇於自信收經註則失之悍乃有臆列衆說後定一尊則尤善矣然未免各就己見則謂之以偏信偏若必乘衆說之紛爭互相攻難以下矣其已見則又以國解國也彼盜襲之依傍之說則愈下矣其已見則又以國解國也彼盜襲之古人言則尤難世珍海隅下士孤陋寡聞又烏敢測其萬一哉三十年來制義之眼留心經學凡漢宋師儒舊說及國朝諸大家論說必求其故務有合於聖經而後可釋然不疑則勞及二氏百家經若亦必求其故而

水經傳卷之二十一 經部

後已今也邪說誣民懼尤甚焉爰取平日求而得之者彙以俟諸博雅名之曰讀書求故

右五經總義

論語注 張九成橫浦文集

朱陳一鶚撰一鶚字開祖紹興進士知廣德軍其著述府縣志皆未載惟橫浦集與陳開祖書云前此拜書欲求所注論語及韓柳釋音未蒙見教云云知其有此二書然宋以來書目並未著錄則其佚久矣

論語集解十卷 終義考

宋何逢原撰王十朋何提刑墓誌銘公長於理學尤精論語覃思二十年每見學者必與講論有集解十卷簡

嚴明白超詣處諸儒所不到且自序其書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則能為人為人則兩失之矣

凡平日臨政遇物一以所得於書者從事蓋非苟知之也 溫州經籍志何氏集解最為梅溪所推今傳本久佚惟蔡氏節論語集說尚引數條錄之以見其槩富與於是此極言仁之不可離也 文仲居蔡章曰奉一物於其所識陋矣逸民章降志辱身與隱居放言固非聖人所甚取至若夷齊其節高矣然使後之人一於高剛亦不可為人章曰子夏之法而無弊者其惟聖人之時乎子夏之門人章曰子夏之言是初學擇交者也子張之言是學已成而泛交者也皆梅溪所謂賢嚴明白者惜所引不多也

論語說 總義考雍正通志作良園論語說

宋諸葛說撰

論語少學二卷

水心文集宋史藝文志國史經籍志並

宋薛季宣撰

自序推步占天未足與窮溟海之深膚見設聞以求

聖人之曰我知其無以議焉也然則聖人之道其終不
可學邪曰無求之則得不求則不得也自明其德道
積於厥躬誠以思之審以運之問學以參之將無所藏其
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靈遠古方來之遠將無所藏其
用聖人之道其無以誇而伸尼與之言志聖人之學果
其見賢曾蒧鼓瑟詠琴而於論語之書願學焉而終身者
可以意知而事得乎走於論語之書願學焉而終身者
也謂其旁通倫類細論幽渺就之而不見抱之而愈深
雖一本諸人情會非力行可到嘗朝而譚莫而思忘寢
食而求但見其源而泉限混而淵激瀾而天進乎前
無以從而後取諸者無以樂行之足道時走於夫子之
錄其極也卷之有以自樂行之足道時走於夫子之
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強華少學識之於書庶乎他
日見之有以知其不足矣斯改得之斯尚天未喪道
或將可質諸聖人之門也曰身以此明孔子之言則庸敢
不知量

論語直解

經義考葛洪志作約說續文

宋薛季宣撰

自序巧匠不世生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

天下之家也一士之學萬世共由之學也不以其身麗
衆人之身必自成一身其身成而能合乎衆人之身矣
若夫私其身者非也天下之家矣若夫私其家者非也
家其家治而能合乎天下之家矣若夫私其家者非也
不以其學誘萬世共由之學矣若夫私其學其學善而能
合乎萬世共由之學矣若夫私其學其學善而能
說雖有本然而學之者必自善自善則聰明有開也義理
有端也德有本而學之者必自善自善則聰明有開也義理
用一說一本者以學為私者也常州先生薛氏著論語
小學教授留君刻於

宋薛季宣撰

自序巧匠不世生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

宋薛季宣撰

自序巧匠不世生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

詩書象夫規矩繩墨以爲員方雖非巧匠而巧匠之所以求古也
御規矩繩墨以爲員方雖非巧匠而巧匠之所以求古也
乎在由禮易詩書以爲員方雖非巧匠而巧匠之所以求古也
備於吾身學者爲道而舍經緯工人而去其規墨也雖

有工垂之指其能制器乎孔子聖之至也顯乎其渾灑
 乎其宏其靜也微其動也乾道貫古今而體之以虛神
 借造化而終之以慰望之乎平即之我我寂如其若亡
 歸如其若存挹而愈神撓而愈清觀其行所不過乎物
 察其言則適當人心無色無形既高且明無壅無阻
 肅然若止而安交者歟無事焉適亡其所存而已辭
 猶曰而神發鑿之察光均無事焉適亡其所存而已辭
 伏義至於文公其時享其政行而其言事具乎禮易詩
 書曰開而弗明得於以貽將來非聖人無以知聖人固
 莫知其孰賢傳是道以貽將來非聖人無以知聖人固
 春秋孝經通禮易詩書曰經其弟子門人又雜記其難
 疑答問之言別為論語一書參乎六經之間六經固妙
 且正必論語而後行論語之於六經其道學之中和大
 易之乾坤乎元龜無窮指南諸儒性命仁義之淵源諸
 子百家之蹤途履載而叢薄之宜莫此其究且詳也傳
 記稱孔子之言衆矣率多踳駁疑乎不真其周而曲當
 饒而咸獲縛而靡類約而兼該者宜莫近夫論語之書
 後之學孔子者將折中夫六經之奧返求其性命之正
 者舍論語其何稽乎先儒之傳此書行乎今者多矣如
 川瀆之容流各極其量而莫不有合焉其於滄溟也不

亦微哉走誠庸愚學而未能有得願法孔子其素心
 研窮此書久矣說未之沖霄不至也亦惟其力之
 言譬諸壤之緣嵩焉自信其所自和筆而釋其句讀
 又何憚夫尊崇也敢不事辭文貴全旨要分章無取
 直解示無曲說者焉傳述將終身於此庶幾明德之
 其失於本真匪敢言傳述將終身於此庶幾明德之
 有補不逮云

中庸解一卷

從經義考解作說今

宋薛季宣撰 溫州府志 其說簡當不繁無宋人講義重復

猥淺之病其釋素隱行怪曰揜其素行其歸左以欺

世盜名者釋君子之道四正末能一所以能一焉曰言行相應則

辨賢也曰序事請酌戲及價相擊者與鄭孔程朱諸

先生之言者不啻香塵矣

大學解一卷

從經義考解作說今

宋薛季宣撰 溫州府志 其說簡當不繁無宋人講義重復

宋薛季宣撰溫州經籍志亦見浪語集良齋之學原出

釋在親民為近人人之所親愛而辟焉諸辟字為取譬

亦並符鄭義蓋在同時諸儒中為獨守古訓故宋時其

書不甚顯衛氏禮記集說於其說采取亦獨少惟釋此

之謂自謙為謙讀如字與舊說並異然亦足備一解也又

案陳文節薛公行狀有中康大學說各一卷經義考據

以著錄浪語集載兩書並作解說同義今從葉本

石鼓論語答問三卷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

書總目並作問志國史經籍志續文獻通考四庫全

答四庫全書本

宋戴溪撰直齋書錄解題石鼓論語答問孟子答問

隱初仕衡嶽祠官領石鼓書院山長所與諸生講說者

也其說切近明白故朱晦翁亦稱其近道朱子語類戴

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察之

天理不復夢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之

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這意思也發得好

四庫全書總目是書卷首有寶慶元年許復道序稱

清熙丙午丁未間溪領石鼓書院山長與湘中諸生集

所聞而為此書朱子嘗一見之以為近道陳振孫書錄

解題所載與序相符其書詮釋義理持論醇正而考據

問有疏舛然訓詁義理說經者向別兩家各有所長未

可偏廢溪能研究經意闡發微言於學者

石鼓孟子答問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國史經籍志經義考

宋戴溪撰

大學講義一卷

續文獻通考作四書大學講義經義考

宋葉味道撰

四書說

續文獻通考經義考

宋葉味道撰

溫州經籍志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國史經籍志續文獻通考四庫全書本

即文修原名龍泉則其祖質似文修四書說外別有是書然本傳及經義考並未載今不據補入

中庸說一卷 經義考

宋徐寓撰寓字居父朱子稱其務學求師志尚堅確

溫州經籍志蓋州徐先生寓朱子弟子寓或作寓未知孰是
中庸說宋以來書目皆不著錄惟經義考注曰存豈曝
書亭固有藏本耶晦菴大全集答徐居甫第二書亦論
中庸並附居父問中庸語問君子之道費而隱章答云
為飛魚躍是子思與繁為人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
孟子與繁為人處皆是聖人就此管地便見得箇天理
全體若未見得且更虛心涵泳不可迫切追求蓋注
解也問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蓋
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
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
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儻知造端之重隱
微之際恐懼戒謹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
處朋友皆易為力而有功矣答云本只是說至近處似
此推說亦好問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恐非謂天能

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人猶有憾處
恐只是於陰陽寒暑之或乖其常吉凶災祥之或失其
宜品類之枯敗夭折而不得遂其理此雖天地不能無
憾人固不能無憾於此也答云既是不可必望其全便
是未足處問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都是就善處說
如斷獄一人以為當死一人以為當罰今酌其中而行
之否然所謂中非如子莫之所謂也問鬼神為德
注云體物是其為物之體不如此體字是體用之體還
復是體用之體答云鬼神之體不如此體字是體用之體還
有此物是為物之體也此居父中庸說之佳見者惜不
得竹垞所見本以證其異同也

中庸解疑 孟子答問 雍正通志

宋包定撰

論語發微 經義考

宋陳致撰事蹟錄致 真德秀論語者莫先於論語

是言矣然嘗思之仁者夫子所罕言當時門人弟子有問仁者有問為仁者有問人之仁者大約纔十餘章而夫子所自言者亦復無幾學者獨於是焉求之可乎曰不然夫子之所罕言者仁之體而已至於若求仁之方為仁之要則舉凡二十篇之中莫非是也姑以首章言之其論學也若無與乎仁而樂也至於不知而不知者即安乎仁矣其他所論有即身而言者有即事而言者即身而言仁之存乎身也即事而言仁之達乎事者也仁之存乎身也即事而言仁之達乎事者也仁之存乎身也即事而言仁之達乎事者也

仁之存乎身也即事而言仁之達乎事者也仁之存乎身也即事而言仁之達乎事者也仁之存乎身也即事而言仁之達乎事者也

論語本旨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國史經籍志經義考

宋姜得平撰

溫州經籍志文淵閣書目有論語本旨一部一冊完全則此書明時尚存今則未見

傳

四書傳

雍正通志

宋戴仔撰

四書家說

經義考

宋戴何撰

溫州經籍志戴仲達於易書四書並有家說

宋戴言撰

戴言非裔儒所說數條其論理仁學三字綜貫古訓宣

宋戴家四書家說

戴家四書家說乾隆縣志又案乾隆府志於此書外又

四書說

乾隆府志

永嘉縣志

卷之三十五 藝文 經部

元繆圭一撰

四書提綱續文獻通考經義考

元胡一桂撰

大學審明續文獻通考經義考中庸提綱續文獻通考

元陳華祖撰

大學要旨一卷經義考

元劉清撰溫州經籍志案經義考載大學要旨一卷注曰未見又複出劉氏清大學要旨注曰佚蓋所據書傳書旨為句遂兼採之誤今刪其一

中庸章句詳說一卷國史經籍志千頃堂書目經義考

元劉清撰溫州經籍志案經義考載中庸章句詳說一卷注曰未見又複出劉氏清中庸詳說注曰

佚亦誤分
為二書

四書述義續文獻通考經義考四書輔注乾隆府志

明朱謐撰

四書通旨十二卷萬曆府志

明劉覲撰溫州經籍志覲字朝晉訓導南金子編修現之兄嘗與京闕文衡為楊東里諸人所器其

他事跡
無攷

四書訓解續文獻通考經義考

明張文選撰

學庸庭訓二卷經義考雍正通志乾隆府志乾隆縣志並作一卷千頃堂書目無卷數

明葉挺撰

四書切問 通志

明張漢撰漢字廷章宏治歲貢

四書臆說 私錄

明項喬撰以四書經學為芻狗者多矣不知是學具身
心性命之與所以達之天下國家繼往聖而開太平者
率不外此一日不談即口生荆棘不才塞於心者罕矣
士之所任者益大則其所資者益切也舍是直俗吏焉
耳三洲李先義壯乃海內名豪予與同憲副楚臬已
知其學有淵源而政有根柢矣及予請遷入閩僉事而
先生適長憲議政之暇常與予及石崖周子琬雙華柯
子喬鄭西張子謙共談性命之學而論其精者猶有
四書邇言詩經備忘諸冊以相示矣備謂正學編猶有
未精四書邇言詩經備忘諸冊以相示矣備謂正學編猶有
聖人所謂可與言詩者也夫公不以予言為謬升楚右轄
行中途驛升貴州都憲又三東勸子了性命之學而索
其平生所自得者以相印證子感先生善於誘人而欲

成其美也是歲月正三日自省下往臨漳南兵備事日
與馬中取四書莊誦一番若夏而臆說成稿然苦與先
清晨起而筆之至上杭及初夏而臆說成稿然苦與先
生隔遠猶有心所未安者未敢以成書獻也適孟冬初
旬先生有便鴻至省因書此奉復以見子勇於從教之
義尚礙捧檄終身永嘉山中繼成詩經臆說以附備忘
之末而今未暇也他日具書以呈先生不知先生以爲
何如耳要之謂了此學者須心體力行之死無貳庶幾
斯言無忝而可愛以傳也既用以相須矣而遂以爲序
四書真注 花葉橫集

國朝周天錫撰

國朝周衣德撰衣德原名濂舉人揀發湖南知縣

學庸圖說一卷 手書本

學庸圖說一卷 手書本

國朝徐宗穆撰宗穆柯溪人究心理學創為此圖其說以誠意誠身為兩書關鍵周衣德潘宗耀為之序

大學中庸占義述一卷

手彙本

國朝陳世珍撰自敘竊以漢儒解經因經以立注不攷經不附注仍不附經也朱子之業傳章句於古注之外別申己義者有之即問有移易錯簡之疑蓋當時本經具在作者倘一家言耳原不料後之人并漢唐諸解東而置之夫豈朱子之初念乎哉第自清虛之學起談性道者無不借易與中庸以窮其神化之筆故濂洛關閩大儒出因其積習而辨之以反乎經其用心良苦也惟入之者深惑之者衆即程朱之門久之又久亦至於說無可說幸之及冬以翁手禪悅而末自知也雖然彼之所謂性道非學庸之言性道也學庸二書在四子中與論語孟子並列參以勸記如禮運樂記與子制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諸說尤見孔孟之經為堯舜文武之政典孔孟非創談會思非秘授也祖述之已耳則因經以解

經斯可矣今之言性道書幾乎自成一子中二氏而立矣無怪乎儒亦教之一也故必讀禮運諸篇與學庸古義合然後知漢儒之學不第為詁訓已也我朝崇尙師儒漢宋經說並行不特鄭學復行於千載後惜哉無完書也中庸大學鄭注具在朱子見當時有為陽橋陰釋之說者故取為章句始其相聖人之經則耳謹錄古學庸經為之隨文攷義非敢為傳註例也述其文義而已矣爰談其緣起云

右四書

逸語八卷

浙江采集遺書總錄

明賀序隆撰序隆號逸菴居永嘉之冰壺里築別墅於陽輿瀟樸靜朗用心於內天人淵邃討別周詳故其明

理數考十二律相生之說為尤精見遺書總錄余嘗溯觀於太初矣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數也者揮之惟一析之無極者也天地之間闢古今之因革萬事

落錄

卷之二

經部

三

之始終萬化之出入人物之生舞倫之序禮樂之行治
道之成皆於數乎管焉數之盡顯其象數之用妙乎理
自河出圖洛出書而數用矣則而卦之陳而鳴之律而
著之變而伸之數之倚數獨黃鐘為律本黃鐘者緣聲
亦起於參天之動也以成之數十調與八十四聲由是
之始陽氣之動也以成之數十調與八十四聲由是
以生度量權衡由是以定六元然後與古法掩散而堅
明矣必聲和氣應而究正其元然後官失古法掩散而堅
否則安能保其無忒也哉周衰官失古法掩散而堅
律嗣猶為得之繼是而後論迨蔡氏季通始推淵源探微
其數為不當不易之確論迨蔡氏季通始推淵源探微
頤以極其法之機要而學者卒莫能會其指歸也余嘗
慨古樂之不復由音律之學正屢欲勉加鈎索以審其
木末願以賦稟附其先君子復宜如捕影云治丁巳秋
邑人賀廷益錄附而觀之則夫黃鐘所以為萬事之
師求余為之序余得而觀之則夫黃鐘所以為萬事之
根本律呂所以相配十辰之融徹昭晰條陳源別
說悉據前賢之已言以闡其未言融徹昭晰條陳源別
因以歎深林窮谷之際猶有役志於數學者烏得不深
以為喜哉於乎數也者聖人所以迪天下後世之要術

也語理而造數不知理者也語數而造理不知數者也
然則數學者其於理學之有紀者乎逸菴造詣之精足徵
於此是誠有功於來學矣延益懼其老而先志之或泯
特以梓而傳之君了蓋有取焉我國家稽古與治制禮作
樂以沈滌千古之陋習是編八卷麻制之助也
州經籍志逸菴事蹟無放逸語八卷麻制之助也
益梓而傳之則此書明時曾有鈔本然世間流傳甚
遺書總錄有天一閣寫本一閱書目卷首載范光甸
所錄進呈書目亦有逸語一冊是當時實經采進然因
庫總目未列其目不知何故總錄稱其明理數十二律
相生之說為尤精則逸菴於樂律
之學所得頗深惜未見其書也

右樂

正字韻類五卷 文獻通考 正通志 萬曆府志 乾隆縣志

宋謝雲撰 陳傳良序 始余兄季濤於外身張氏集政壇集

難謂言之無欺 謝雲撰 陳傳良序 始余兄季濤於外身張氏集政壇集

永嘉縣志 卷二十五 藝文 經部

澤又久之州闕主委巷每事不可無季澤藉其力者為
多也季澤雖不愛其力至意小不台節以語使人或強
隨和人意亦戲笑皆含譏諷初不以怨余然後益知季澤
德色而人亦諒其非他士而惡鄉黨亦既有感於此矣
子壯巧言合色足恭思魯而辨盛孔了亦鄉黨亦既有感於此矣
大大貌勝而質衰氣卑而辨盛孔了亦鄉黨亦既有感於此矣
居今之世得見如斯人者吾固欲有所論呼今亡矣此
及此澤所著其家學長於詩禮頗有易入所論呼今亡矣此
校登進士第調台州可戶官不足行其志位不稱其才
也韓昌黎嘗言注兩雅歲卒官不足行其志位不稱其才
亦曰儒者莫暇精之其志位不稱其才且懼後之見此
悲季澤官不足行其志位不稱其才且懼後之見此
書如公云不足行其志位不稱其才且懼後之見此
樓鑰承議郎謝君墓誌銘其文曰君有開書以銘為請既
謝君季澤最為同好相與次訂文宇毫髮與諸名士游獨
問其亡矣嘉定四年得其所著正字韻類五卷來列
君之行實及以陳君舉序君所著正字韻類五卷來列
其書為之傷歎此真季澤留意之書也君博學強記自

經子百家之書皆手自校定音訓句讀一一不苟韻類
一書援據精確不知者以為苟然惟好之者然後信其
積學之工每謂使之在天祿校讐之職必
有補於斯文然亦不及此余所以重歎也

六書故三十三卷 平垣堂書目補遺金元藝文志四庫全
書總目元史藝文志明張蒼刊本 國

朝李鼎 元史藝文志 六書通釋一卷 元史藝文志

元戴侗撰 自序同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

聚於書書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
有辭書雖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以變觸
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十雅弗學學必先六
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
者入學之戶門學者之所同先也且為小學者過矣由
泰而卜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者往往支離傳會而
不適於道至與曲藝小技下為曹伍故上益不屑而其
學益不識千載而下殆無傳焉夫不明於文而欲通於
辭不通於辭而欲得於意是墮於律而議樂育於度而
議器也亦詭而已矣先入說以是教於家且將因計民

元史藝文志 卷一百一十五 藝文 經部

之道文訂其得失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思先志
 之隊爰撫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固
 闕如也抑其所知亦焉敢自是乎哉姑藏家塾以俟君
 子古泮趙鳳儀序書始乎指事象形變而為轉注會
 意諧聲假借謂之六書文字之本源也獨大為文判合
 為字文大而字寧天地事物之載孰有外於是者自篆
 籀禪而隸楷行刀筆廢而毫楮用傳寫轉易謬滋甚
 有求正於六書之故者益鮮合鑿戴公獨能探索於
 千載之下因許氏遺文釐其外貳第其部居傳以義訓
 羣經子史百家之書莫不援摺示有徵也析為部九卷
 三十有三約而不遺通而不繁父以聯子子以聯孫若
 編在綱聯然如示諸掌應亦勤矣公之父蒙從學於武
 夷兄存舉郡孝廉父子昆弟自為師友是書之成淵源
 有自廷祐戊午予來領郡命其孫奎出諸家藏郡博士
 與諸儒咸謂是書誠有益經訓宜傳以惠後學予既錄
 四書與郡志明年用奉厚以倡刻而度諸閣餘騎省有
 言非文字無以見聖人之心非篆籀無以見文字之義
 通經者舍是書何以哉延祐庚申冬十月國朝綿州
 李鼎元序六書故三十三卷宋戴侗撰考姓氏譜侗字
 仲達永嘉人通祐中登進士第由國子監簿守台州德

以初山祕書耶遷軍器少監辭疾不起是編大旨主於
 部盡變說文之部分其義則貫通羣籍無不明凡分九
 假借為不知字皆從本義而生非由外假若章本為章
 所因特借其聲者然後講之假借說最詳辨於羣經子
 史百家之書莫不援據約而不遺通而不繁誠有益於
 經訓前明嶺南張蒼曾刻於詩聖後板歸嶺南流傳於
 世者甚少購之書肆絕不可得余在翰林職司校理得
 見宋刻原本恐其流傳日少六書之故無從求正因手
 自鈔錄細加警校選工專刻以公同好乾隆因十九年
 清和月書於京邸孫憲讓案載氏此書成於天元以
 後延祐庚申始刊行安得而有宋刻李氏謂得見宋本
 校重刻欺人之言也實即明張蒼所重刻之板而於每
 卷首第二行刊改明嶺南張蒼訂六字為西蜀李鼎元
 校刊耳其板式行款與張蒼本分毫不可異也蜀李鼎元
 書故後記正德乙卯冬予在京師見六書故於勛都馬
 翁田伯循所乃屬本也翁翁田伯循之遂以其本贈予
 張將歸察田知予好之遂以其本贈予西唐道微又半年
 也尚缺四卷予充書信於考功牛西唐道微又半年清

至今界方楷書者是也擊正名物辨析義理數而當矣
 未之前有日辨乎書名則得立言之凡也味乎辭助
 則得命意之委也故曰未之前有也文互楷篆形錯今
 古久之臆且鑿斯其細也勿以掩其大且精者焉四
 庫全書總目是編大旨上於以六書明字義謂字義明
 則貫通羣論理無不明凡分九部一曰數二曰天文三
 曰地理四曰人五曰動物六曰植物七曰工事八曰雜
 九曰發盡變說文之部分實白何始其論假借之義謂
 前人以命長為假借不知二字皆從本義而生非由外
 假也若草本為草背借為草華之草豆本為豆借為
 豆麥之凡義無所因特借其聲者然後謂之假借說
 亦頗辨濶其文皆從鐘鼎其借其聲者然後謂之假借說
 體非今非古頗礙施術元印行學古編曰何以鐘鼎
 文編此書不知者多形以字為好以字雜亂無法鐘鼎
 與今不同者多也形以字為好以字雜亂無法鐘鼎
 全存錄只以象足之或一字兩法人多不知如本
 音景加六不過為象字乃音作官府之官郵字不從寸
 小乃書為村引村詩無村毗望除為證甚誤學者許氏
 解字引經漢時有象隸乃得其宜今制亦引繼而不能
 精究經典古字反以近世差誤等字引作證據鑄鐘鑿

鉅屎屎等字以世俗字作鐘鼎文則字解尤為不與六
 書到此為一厄矣云云其誤甚至雖不為不中其病
 然其苦心考據亦有不盡盡淚者略其從繆而取其精
 要於六書亦未嘗無所發明也虞集六書存古辨誤
 韻譜一敘至永嘉戴氏父子三世所著六書故六書之外
 設疑一條以識其不可強通者近世書法之要論也
 溫州經籍志此書草創於合溪之父蒙故書中多引
 先人說即自敘所習先人將因許氏之父蒙故書中多引
 以傳於家塾而不果成者也至所引伯氏曰昔九鼎則
 為合於家塾而不果成者也至所引伯氏曰昔九鼎則
 小學然其名無可考虞送園謂此書為戴氏父子三世
 所著然其名無可考虞送園謂此書為戴氏父子三世
 氏說援證多該博耳至書中臆列舊聞更有外王父及舅
 情不得其姓名

字說

通志

明林應龍撰 溫州經籍志 字說府縣志 人物傳 作字海

傳云晉鄉林九翁先生與傅君子也其大小篆俱精神
 境秦橋斯堂邑令樓冰後不多讓據此是九翁固精究

象學者今其遺蹟既無存者
此書亦未見傳本可惜也

古今韻會舉要小補三十卷 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四庫全書總目通學齋藏明刊

明方日升撰遺書總錄云字數悉仍韻會之舊其音義

有未備者則採說文以下百家說補焉 東莞袁昌祥序

含精為義吐華為音精華合而比其節奏為韻字有韻
若生有姓而祖於六書諸古文摛章皆絕武焉變及篆
隸已變乎數典而忘矣於是一言奇字好者附子雲
馴致便俗喧卑幾與竹素分十之一即象胥氏通譯萬
國時豈有具典梵文以二三四音鐵為一繁簡何啻十
言不雅馴而世且曹好之故以古韻較今繁簡何啻十
百然語藝首每言隋唐而上以字韻專門不數家若爾
雅最古主義不主音沈約四聲斤斤然上於音矣第為
近體者操繩墨汎應則不惟許慎說文猶及見籀書與
古經傳音訓故隨所箋釋當其簡有繁之用差足述也

世願鮮脩其業者何小學廢肆書名者為汗漫稍能事
佔畢守章句輒得一自好謂外此舉所用之倘欲如漢
故事學童十七已上試讀籀書郡移太史得非虛語也
幼有不甘者無有故曰待其人而後行非虛語也
而李太史向在史館雅喜黃氏韻會舉要頃以參藩
歸得塾師方子謙暇與論舉要中闕略數事因屬以訂
益太史有叔弟本石孝廉亦博雅好古甚時從與
謙三年而草成以上太史躬復校定叙其首凡字一
二千六百五十有二幸仍舊不加惟字或數音音或
義必考鏡羣書用補黃氏闕若不加惟字或數音音或
逸者後用者皆為詳定而一切楚俗無當悉去務不
於雅義而為上下數千載殆將前茅罷雅後勁說文
權因聲而為於古六書也為能張全軍以待來者雖
畏若辭賦琴錯若百家幼眇若樂律且鼓行無當而
適知吾師子吾師乎御就載若樂律且鼓行無當而
外滯消而直諫多聞若子謙斯亦天性形軀至矣故能
以天合天而進於神曰小補者自道也 王光益時方
子謙少負穎質從余餘某義難余無以應始發憤攻
從帳中取字若某音某義難余無以應始發憤攻
六書之學至志寢食非藝文 經部

甚已乃自歎奈何採守一隅以爲測海於是兩謁王命
州公與語大悅翁州公不輕許可人爾以高品方于日
之乃入都門留三年所見聞益奇甚歸而欲著書若班
固之乃入都門留三年所見聞益奇甚歸而欲著書若班
太史本謂先生擇有直諫多聞工詞翰精八法可爲外
傳者乎家從父大參公口有之東西越之上無以踰吾
了謙仲與爲之束裝入楚從本謂太史游本謂太史於
人問鮮所不讀書所而受丹鉛者不知充幾棟子謙寧
建陽合周思皇者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大出藏書如
子謙子謙益自發奇門庭藩濶皆著紙筆而小補所出
作也往余貳宣城子謙過郡齋留越月出跡梅禹金禹
金擊節數賞曰此必傳之書非白僕之比也從與授劄
十數年而成未晚也遂別去又五年而思皇舉高第有
事宦遊乃謀諸本雷先生曰向者小補之役子謙爲政
不穀佐之今者不穀從事簿書錢穀間無論不暇與子
謙詞竹素且恐子謙亦將如前光先生夫小補苟合矣
未完也必待完而後布之通國大都無乃俟河之清請
先梓以俟諸來者亦如今日之於黃直翁焉愚公之移

山也祝其子與子之子而山神亦畏之矣於是太史思
皇庚爲教而刻之建陽子謙謂余是書之成非本盡思
皇二先生不及此非曲盡也力之與有願公志之余曰有
以哉夫六書之學非曲盡也力之與有願公志之余曰有
密次而古今成敗得失之記無之而非是也故學而不
而官牘家乘民生纖委之記無之而非是也故學而不
得其文義管衣者於麻纒服之而不知其出於播種也昌黎謂作文者
須於稻梁嗜之而不於麻纒服之而不知其出於播種也昌黎謂作文者
也子謙向欲以賂所不義某書所從來則百人或不能
夫世乃復有太史建陽不紀吾子謙其業而益拓之嗟
爲六書會通益以具體矣何難一簣而之謙而子謙
不敏大子謙業已給諫矣何難一簣而之謙而子謙
千載計也子謙業已給諫矣何難一簣而之謙而子謙
能道其家學而周思皇用周易魁天下文章政事冠冕
史兩敘中茲不具論六指已在子謙凡例及本論太
賦而不習韻容有以黃直翁歸會舉要見道者曠若發
蒙以爲可無遺憾而自藝文經部

韻會所脫漏相問難余不能對久之兒就外傳而得承
 嘉方子謙子謙語與叔弟合余乃屬子謙校讐而附益
 之三年而後竣韻會字凡萬有二千六百五十一其
 不收者不啻倍蓰而子謙仍之不益也其言曰是書故
 名舉要字之要者盡此矣他即不收可也獨一字而數
 音一音而數義諸書確有可據而韻會不收者補之一
 字數音云見某韻而某韻失收者補之一字數義義出
 某書有據者補之有義而無出者仍之一字數義義出
 別為獨音其字先後之序一準韻會其音則以本音為
 主而餘音以平上去入為序一準說文其諸書所載音義或
 有誤誤則闕之此二凡者一準說文其諸書所載音義或
 其於韻會附小補之哉而予謙時謙然曰音義散見羣
 書者存什一於千百不徒一手一足之力固難辨也自
 分有遺憾於韻會嘗欲悉購海內金石刻而凡諸家書
 之書雖之為六書會通首具體自籀篆而下凡諸家書
 法有縱橫之為六書會通首具體自籀篆而下凡諸家書
 又次紀事則做韻府羣玉唐以前不得遺唐以後不得
 屬也子謙笑曰君何如次道志大字宙勇邁終古矣人
 不能得數千戶郡而次道圖作佛不佞不能小補韻會

而君顧更欲加其上耶不佞為此舉若愚公之移山然
 特夫後有無窮之子孫耳余亦謂子謙世譏王右軍不
 識字偏旁而書名絕代不卦重之為六十四而象爻繫
 謙曰文字之與原於八卦而明之有乎其人然而奇耦
 卜筮之用不可勝窮神而明之有乎其人然而奇耦
 柔之理吉凶悔吝之繇必不易也夫六書猶是也禮曰
 作者之謂聖達者之謂明不佞於述猶不敢任而况作
 乎君第為我敘小補之意如其大者以俟善述善作之
 君子萬歲兩中夏五周士顯序韻學本原六書六書
 造字之始也字有體有音有義總之韻學不離古文者
 古有六書而無韻學保氏所教外史所掌行人所辨象
 胥所通書無不同文律無不和聲周易尚書禮記春秋
 論語孝經簡篇皆古文之統一而說經以解字故其旨
 雅以解之是時經學之統一而說經以解字故其旨
 韻該古文變為籀書再變為秦篆隸經籍燬滅浸淫於
 刑家矣漢初六體古文奇字有存者課之賦以文律去
 遠耳孔壁之藏書出六經古文非古揚雄作訓纂蔡邕
 音讀皆異俗師習然其體孔安國讀之馬融服虔諸家
 石經錯以古文始得其音鄭玄注之賈誼訓之馬融服
 以古文始得其音鄭玄注之賈誼訓之馬融服虔諸家

傳解之旁通以古文始得其義至許慎撰《說文》以兼總條貫雅馴矣是時經學之統散而復一
 文六書兼總條貫雅馴矣是時經學之統散而復一
 說字以解經故其旨難而不越江左競風騷韻始為專
 門之學沈約以四音製韻自謂靈均以來此祿未覩贊
 道人之術注者始明音韻神珙翻切之而益廣六經古
 叶韻轉注者別為古韻左次矣自茲以還不之博學好
 古之上而書不識字者往往有之體不偏旁讀不解
 桐馬說義不解鶴鳩此與耳食何異蓋漢以前字餘
 經章編科斗其字簡一字讀為數音以被管絃而有餘
 漢以後字在於韻方音便俗其字雜合數音綴為一字
 譯以梵典而不足漢以前之說字主於解經得經之義
 斯得莫守以不一義調數字故字易舉漢以後之說字
 於脩詞得韻之一字或不得其義以舉漢以後之說字
 窮漢以前經有晦字而說字者有精旨蓋不說字而無
 字而說字者多抵牾此而說字者有精旨蓋不說字而無
 經者影響也解經而說字者有精旨蓋不說字而無
 博極章書文章本原六經介弟孝廉本石劇心六書時
 摘韻會脫漏與先生往還討論先說韻會妙有論辯語
 入方子謙自於越來善詩賦書法說韻會妙有論辯語
 多與本石合先生曰強為我著書為發韻會妙有論辯語

間之筆大蒐舊聞以授子謙子謙受而櫛文比字考部
 定班字數一準韻會字體音義一準說文有一字數音
 一音數義而韻會失收者校增而韻會失收者校增而
 二補義者十之六本下數千有合按精駁不詭於正如
 注詩者十之八上下數千有合按精駁不詭於正如
 傳訓故疏義數十家之言有合按精駁不詭於正如
 生得之解經子論用之說字該決精駁不詭於正如
 同象玄珠孔覽古文彙然其陳晉唐而後劉吳諸家未
 易辨也昔班固志藝文輯孝經十一家以爾雅小爾雅
 古今字附之篇內若曰說經解字自一家以爾雅小爾雅
 諸篇別為小學輯之宋儒晁無咎自一貫耳史籀雅小
 學之流不當附孝經何支離也先生自得其解禮爾雅
 詩摭最詳春秋三傳十得儒林文苑合而為一書錯綜以
 經傳可以解經可以說字遷作史記受經孔安國故堯
 去言未遠學有師承司馬遷作史記受經孔安國故堯
 典禹貢洪範全勝諸篇斷以古文為定鄭玄注春秋傳
 木成道聽服虔注意元如小局曰古宮以所注春秋傳
 為服比注許慎說文受於賈逵揚雄訓纂侯苞受之諸
 儒守師說而不變其學立於先生起家太史校理古經
 將脩龍門之業歲一代藝文子謙說字解經先生

參相考定研精十年竟成一家韻會之有小補亦春秋傳之有比注也不佞少從先生學奇字為博士業奪去弗竟學一行作史簿書快掌賈遠之舊文荒矣乘其學而隱其師吾為此懼子謙之韻補師學具在為梓於建陽行之以俟博學好古者攷焉萬曆丙午上元日錢大昕跋此書雖因黃公紹之本而增注倍之可稱博洽之士于元美贈詩但稱其能詩奕品在第二似淺之乎視子謙然子謙調元美金陵時元美已垂老其得假館李本宜所當由元美不及見矣此書之成則元美已不及見矣

韻統二卷 補

明張承明撰萬厯府志承明以善書任大理評事

正字遺書 周大錫慎

明周應期撰 周茂源周燭如以其尊人止菴先生正字遺書見示題贈詩鳳德南來不可羣絨膝復見著書勤十年細燭青藜杖千載重繙石鼓文白首丹鉛親自紀後堂絲竹幾回聞問奇久絕劉蔡輩授閣

真應失子雲 温州經籍志 燭如止菴仲子天鏡字也遺書二字似非原稟標題今無可攷姑據此詩著於錄

字學廣彙 府志

國朝周鐸撰鐸字天為諸生

韻學正訛 府志

國朝周鐸撰

右小學

永嘉縣志卷之二十六

藝文志三

史部

漢志以史記附春秋至隋始別爲一部凡十三種唐宋志亦皆十三明史爲類十今分十二類曰別史曰雜史曰詔令曰奏議曰傳記曰史鈔曰時令曰地理曰職官曰政書曰目錄曰史評而傳記地理政書復自分子目

東都要畧

萬曆府志

宋戴栩撰

右別史

藩邸聖德事迹十卷

周必大平

宋張闡撰

周必大張公神道碑壽皇初開建王府高選

公在王邸讀資治通鑑至修身治國必反復誦說壽皇

每嘉縞之平生行事悉筆於肘五十餘年不少廢諸

類成文集著十卷藩邸聖德事迹十卷經筵講義故事

若干篇奏議若干卷前藏於家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乙集紹興十二年正月丁丑制建國公加檢校少保封

普安郡王時年十六制下日者光若納私謂祝書省正

字張闡曰普乃並日三守合乎易所謂明兩作離之象

殆天授也原注張闡記聖德事蹟按建國公封普安郡

王即孝宗也

開禧德安守城錄一卷

無卷數瑞安日氏錄本遜學齋校

宋王致遠編

東匯曹彥約序開禧兵警既啟虜悉力闕

至小處猶不下數千獨安陸以內地故經理所不到

受敵最慘守雖將家子儒不事幸而存則余同年兄

王元父之疫癘大作且病者臨難而甘其味余聞之

言城中疫癘近於愛子殺雞而甘其味余聞之

既而白之官府又書其事以告朝路無安陸是無鄂

自江以南將何所恃責同時在告朝路無安陸是無鄂

水刊

宋王致遠編 東匯曹彥約序 開禧兵警既啟 虜悉力闕 至小處猶不下 數千獨安陸以 內地故經理所 不到 受敵最慘守雖 將家子儒不事 幸而存則余同 年兄 王元父之疫癘 近於愛子殺雞 而甘其味余聞 之 言城中疫癘近 於愛子殺雞而 甘其味余聞之 既而白之官府 又書其事以告 朝路無安陸是 無鄂 自江以南將何 所恃責同時在 告朝路無安陸 是無鄂 意朝廷雖知元 父忠願事力不 暇及也 以列郡無重兵 身不當事任受 備而力其苦哉 國解二十年元 父亦修文 地不矣昔既不 自狀其勞則後 於今者益不 其策矣每切憂 之今監倉君示 守城錄一者編 錄之明與其所 志之堅父非文 字之親而下以 於妻于講學之 論開禧用兵之 時主事者竊或 於城守錄之外 也 論食明規師者 可以定其曠遊 京月北伐者以 圖然而體

水刊

宋王致遠編 東匯曹彥約序 開禧兵警既啟 虜悉力闕 至小處猶不下 數千獨安陸以 內地故經理所 不到 受敵最慘守雖 將家子儒不事 幸而存則余同 年兄 王元父之疫癘 近於愛子殺雞 而甘其味余聞 之 言城中疫癘近 於愛子殺雞而 甘其味余聞之 既而白之官府 又書其事以告 朝路無安陸是 無鄂 自江以南將何 所恃責同時在 告朝路無安陸 是無鄂 意朝廷雖知元 父忠願事力不 暇及也 以列郡無重兵 身不當事任受 備而力其苦哉 國解二十年元 父亦修文 地不矣昔既不 自狀其勞則後 於今者益不 其策矣每切憂 之今監倉君示 守城錄一者編 錄之明與其所 志之堅父非文 字之親而下以 於妻于講學之 論開禧用兵之 時主事者竊或 於城守錄之外 也 論食明規師者 可以定其曠遊 京月北伐者以 圖然而體

水刊

宋王致遠編 東匯曹彥約序 開禧兵警既啟 虜悉力闕 至小處猶不下 數千獨安陸以 內地故經理所 不到 受敵最慘守雖 將家子儒不事 幸而存則余同 年兄 王元父之疫癘 近於愛子殺雞 而甘其味余聞 之 言城中疫癘近 於愛子殺雞而 甘其味余聞之 既而白之官府 又書其事以告 朝路無安陸是 無鄂 自江以南將何 所恃責同時在 告朝路無安陸 是無鄂 意朝廷雖知元 父忠願事力不 暇及也 以列郡無重兵 身不當事任受 備而力其苦哉 國解二十年元 父亦修文 地不矣昔既不 自狀其勞則後 於今者益不 其策矣每切憂 之今監倉君示 守城錄一者編 錄之明與其所 志之堅父非文 字之親而下以 於妻于講學之 論開禧用兵之 時主事者竊或 於城守錄之外 也 論食明規師者 可以定其曠遊 京月北伐者以 圖然而體

水刊

宋王致遠編 東匯曹彥約序 開禧兵警既啟 虜悉力闕 至小處猶不下 數千獨安陸以 內地故經理所 不到 受敵最慘守雖 將家子儒不事 幸而存則余同 年兄 王元父之疫癘 近於愛子殺雞 而甘其味余聞 之 言城中疫癘近 於愛子殺雞而 甘其味余聞之 既而白之官府 又書其事以告 朝路無安陸是 無鄂 自江以南將何 所恃責同時在 告朝路無安陸 是無鄂 意朝廷雖知元 父忠願事力不 暇及也 以列郡無重兵 身不當事任受 備而力其苦哉 國解二十年元 父亦修文 地不矣昔既不 自狀其勞則後 於今者益不 其策矣每切憂 之今監倉君示 守城錄一者編 錄之明與其所 志之堅父非文 字之親而下以 於妻于講學之 論開禧用兵之 時主事者竊或 於城守錄之外 也 論食明規師者 可以定其曠遊 京月北伐者以 圖然而體

水刊

宋王致遠編 東匯曹彥約序 開禧兵警既啟 虜悉力闕 至小處猶不下 數千獨安陸以 內地故經理所 不到 受敵最慘守雖 將家子儒不事 幸而存則余同 年兄 王元父之疫癘 近於愛子殺雞 而甘其味余聞 之 言城中疫癘近 於愛子殺雞而 甘其味余聞之 既而白之官府 又書其事以告 朝路無安陸是 無鄂 自江以南將何 所恃責同時在 告朝路無安陸 是無鄂 意朝廷雖知元 父忠願事力不 暇及也 以列郡無重兵 身不當事任受 備而力其苦哉 國解二十年元 父亦修文 地不矣昔既不 自狀其勞則後 於今者益不 其策矣每切憂 之今監倉君示 守城錄一者編 錄之明與其所 志之堅父非文 字之親而下以 於妻于講學之 論開禧用兵之 時主事者竊或 於城守錄之外 也 論食明規師者 可以定其曠遊 京月北伐者以 圖然而體

兵壓敵境然後迫諸賢以稱王人勢不可謂亦不可止
 及虜大舉三邊數千里皆已受敵宣司引擁虛名於內
 無一兵可以增益至董世雄輩以朝命來援亦微不
 人如元父而後可也監倉君善繼其志善述其舉有
 城錄如此可謂元父賢子矣余素善元父不但是忠
 契及守漢陽倚安陸以爲固識其受敵事如錄不謬
 死元父無媿也顏平原張睢陽以守城著名一生一
 守城雖生死猶末也儒者以忠信爲甲冑以禮義爲
 櫓置死生於度外然後可以行志此又錄外之意不
 不考元父名允初承嘉人同年小錄中宇茂遠監倉君
 名致遠嘉定甲申孟夏既望眉山李直序自魏崔浩
 已有南人善守城之說然以余觀之亦唯其力捍堅
 飲江諸郡盡下世宗南伐鎮戍迎降其能詭殆不能
 而始陷者特一無城耳謂南人善守城之能詭殆不
 言故余謂兵無強弱唯所以用城無堅脆唯所以守
 陸自建炎紹興以值國家陽九之厄連遭巨寇如王在
 黨忠楊進孔彥舟董平趙壽曹成李椿等相繼攻擾近

者三四日久之至二十日唯橫六十五日乃解然時
 內雲擾民人流離此等迫於饑困衆口嗚呼轉徙求食
 以延一日之命耳非有專城掠地之志也密學陳公守
 此以策一編然後知運籌王君元父之功亦不在陳下
 城錄之所擇者一時起之對賊而君之功亦不在陳下
 陳公之所擇者一時起之對賊而君之功亦不在陳下
 之劫虜也賊之兵少虜之兵多陳公受圍其最久者六
 十有五也君受圍乃百有八日由此觀之則君視陳公
 所成就尤難方城中危急之時君始爲觀其守禦
 之方懷撫之客皆出君紬繹規制而爲守者殆拱手而
 蒙成耳一時對敵隨機變莫不皆有法而於中其善
 者是以收聚陽潰敗之兵與生得廢將不殺而用其計
 以成功尤深得古名將之遺意崔浩之言至是果信而
 有徵與抑亦解難排紛有因乎其人不可常遇與方寇
 至之日君太夫人實在此人之情之至難而君志在殉
 國母子相守盜共仗義俱死不背棄義苟生焉呼嗟矣
 我近世論者往往曰守節致命士固當爾然捍城貼危
 守城一遭閉國當上下一心大小齊力左右奔救焉不
 堅守燕能死中得生苟一驢民出唯留者寡助不能

獨存而人心一搖淪胥以敗不可復去則留者固不可
 免而去者亦未必全彼此均一死耳而一去一留孰得
 孰失智者居此亦當知所擇矣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
 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非其母去聖賢立言垂教之意豈
 不其明君之成功得非由城之入而却暴至之虜勢與歲
 在丁卯余將漕運門以蜀亂出請兵於荆湖宣闈南至
 江陵被旨赴行在巡鄂渚友人項平甫邀余飲酒得安
 陸捷書於坐間是時已知捐軀捍患忠力不置為可敬
 詩典武林繼改昇帥聞是時君方拔擢為守蓋朝廷始
 知君之行能經人天下亦必知君可倚任於綬急者也
 暨余歸蜀官簿推移復自東蜀詳刑將臨湖右又與君
 為代雖未得一接君之色辭然尋常書疏往來情分相
 與固已不淺矣後十有三年制置上游而君之還謂其所
 出示此編余讀之嘆曰昔趙克國征西羌既還謂其所
 善浩星賜曰兵事當為後法吾老矣豈敢代君之事不
 為陛下明言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蓋古之賢將奉
 拳憂國之心慮後之遠如此今致遠之為此錄也豈獨
 以盡論課顯揚之美且將留傳於世俾後之守邊者視
 以為式其於國家豈曰小補然則致遠可謂知忠孝之

方矣余故喜為之書嘉定甲申冬至日王國鐸後序
 鐸憶弱冠時聞五世祖運使允初公有守城錄一篇後
 世祖提刑致遠公有維著五篇心切焉即欲覓而閱
 之而不可得歲壬辰族弟元相家藏宗譜如海沙得金
 城錄附焉鐸見之惟忻踴躍喜不自勝如海沙得金
 上得玉也即取而閱之復如鈔錄以垂世守并備副本
 以防其失夫允初公生當南宋之際登第累官至
 荆湖止路運使開禧丙寅守李師尹儒不任事而委其
 據之勢率眾圍攻德安郡守李師尹儒不任事而委其
 權於公公募兵堅守至百八日金虜方退公以提刑
 致遠公及季子提幹致知公共述公績編成是錄以藏
 示後世今觀其錄中則載虜為揚車洞子公則錄以
 火虜為觀樓流馬公則載虜為揚車洞子公則錄以
 號以規之虜利於用馬則造強弩以屠之其地網之設
 也而跨城之橋以焚其柵木之制也而距堙之卒可捍
 也如結索網製天禮創木格何聽靈其法多端難以備
 者凡此皆公運籌之妙畧應敵之上策也於是讀此錄
 才智有起出於尋常萬萬也存以悅眾誠以待卒也有
 一失也有起出於尋常萬萬也存以悅眾誠以待卒也有

知公之忠義知有君而不知有身也有以知公之謀可以補孫吳之
 不出張巡許遠之下也蓋此以知公之謀所以見之而喜青
 所未備發給畧之所未盡也此以知公之謀所以見之而喜青
 而復加鈔錄而自謂淘沙得金掘土得玉無過玉焉而已雖然淘沙
 得金無過金焉而已掘土得玉無過玉焉而已雖然淘沙
 世之無以百增而鐸之所實者則實不金玉而實是書也楚
 國無以百增而鐸之所實者則實不金玉而實是書也楚
 俱不著錄吾鄉鳴鼓右王忠敏公守城錄一卷儲藏家
 孝廟家譜中抄出余攷宋史蓋宗紀開禧二年十二月
 戊申金人罷德安守將李師尹拒之今觀此錄則處
 騎至城下實德安守將李師尹拒之今觀此錄則處
 告急乞師於樞密院則以十二月戊申而郡禦之計實皆
 先守將名故國史因而書之而不知其守禦之計實皆
 出於丞也是役也以區區孤城備卒居荆湖腹心必爭
 之地當數十萬凶狡方張之寇郡將既儒不解事外援
 又觀望不前相持一百八日而不能下功亦偉矣乃史
 傳不詳其事獨賴此編之存其備禦之法固足以示後
 而其忠義不折之氣猶足以感發人心豈惟王氏子孫

所當奮哉夫開禧用兵南此生靈之禍烈矣此老成遠
 識所深痛者也然使盡得忠誠能任事如公者布列邊
 郡亦安見夷虜之能逞其志而恢復大事歟必不可行於
 積弱之朝哉余讀是編而尤為之廢書三歎也同治戊
 辰二月七日識溫州縣志案開禧二年十一月金
 人圍德安府郡守李師尹悉以師備而尤為之廢書三歎也
 判凡戰守事師尹悉以師備而尤為之廢書三歎也
 千一百人以守尹悉以師備而尤為之廢書三歎也
 八日金人百計攻之不能破方出奇制勝之招棗陽潰兵二
 在城中人因記其攻之不能破方出奇制勝之招棗陽潰兵二
 藏家亦無著錄者惟瑞安王氏譜尚載其全帙以去致遠
 卯家大人從王叔劭孝廉句宣借錄之其卷首曹彥約
 序以永樂大典本昌谷集所載物與陳規守城機要紀
 攻守之具若鶴車洞子對樓諸物與陳規守城機要紀
 萬年襄陽守城集二載亦同又記陳守城機要紀
 在事亦與水心集二載亦同又記陳守城機要紀
 後人所能偶作也允初宋史無傳其守德安事
 葉之績矣致遠所記亦允初宋史無傳其守德安事
 雷世忠棄城遁去德安彼爾詳悉如金人犯州守

州乙未圍德安府而宋史蓋宗紀作辛巳破聚陽軍已丑破隨
午破隨州十二月戊申圍德安府蓋史據奏報之文固
不若致遠且觀者之得其實則此書卷帙雖少而
可以考正史文之贖誤正不徒以罕觀見珍也

欽明大獄錄二卷 儀徵劉氏藏明鈔本遜學齋藏鈔本

明張孚敬編 孚敬字敬初布大獄錄疏近臣奉勅諭事理同

寺事詹事府少詹事方獻夫會問張寅事情幸賴皇上
神明睿斷事獲就緒民賴無冤臣又思承久之圖欲垂

不刊之典乞候聖斷刊示中外其紙劄工食劄行本
門查取已於本年九月初七日題奉聖旨是欽此臣隨

將臣等捧到敕諭四道及先後會問招蔡節奉欽依
落事理繕寫成書上下二卷刊印共一千七百部其

日欽明大獄錄夫大獄一榜同是歸則惟此錄之公要之
先後招詞之參考情理曲直之分送在京各衙門大小

官員各給一部仍發仰各該巡按轉行都部布按三司

如式翻刊分布所屬衙門一體頒給俾中外臣工咸知
聖明欽恤之仁共據懷德勸忠之念 萬曆野獲編張

永嘉暴貴武定侯郭勳首附之固得上異寵妖人李福

都察院吏部侍郎桂芳署刑部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

寺俱議禮新貴人也三法司之長俱下獄訊治在事大

予二品服俱抵罪而張寅與李福遂判為三人上大嘉

明大獄錄願示天相仍掌都察院兼張寅事為書名欽

命張璠桂芳方獻夫大獄錄於天下又刑法志世宗即位五年

嘉靖五年出案山西而欽明大獄錄而生罪者四十餘人總等

初坐王良李鐵黨戊申外衛逃居洛川以彌勒教誘民鄉進

張寅往來徐溝間輸粟得太原衛指揮使子大仁大義
大禮皆冒京師籍用黃白衛千武定侯郭勳大信
幸其仇碎良訟於錄按問得實徵洛川父老錄解之益

信勛為書遺錄祈免錄不從借巡撫江湖具獄以問且
 勳對狀勳懼乞恩因為福達代論免妻子為奴沒其產責
 亦欲借是舒宿憤乃謂諸臣內外交結借端陷勳將漸
 及諸議禮者帝深人其言命取福達等至京下三法司
 訊尚書顏頤壽等不敢自堅乃反前獄抵京下三法司
 以罪不及錄命賜死方獻夫分署三法司事盡下尚書
 頭壽侍郎劉玉王啟左都御史賢副都御史劉文莊俊
 都御史張潤大理卿湯沐少卿徐文華顧傑寺丞汪淵
 獄嚴刑推問遂按錄英及寺丞淵私書詠引罪致仕
 去仲賢等亦下獄錄不勝刑自誣故入人罪等乃定
 爰悉從其言論成極邊過赦不者五人誦成邊衛者
 帝悉從其言論成極邊過赦不者五人誦成邊衛者
 七人為民者十一人革職關作者十七人良抵死眾證皆
 成直還職銜以故入人死未決當徒帝以為輕乃成江
 兩南外衛遇赦不存以等三代詰命遂編欽明大獄錄
 賜二品服俸金帶銀幣給三代詰命遂編欽明大獄錄

頒示天下時嘉靖六年九月壬午也又唐樞傳嘉靖五
 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言官以李福達之獄陛下駁勳郭勳然不
 得獄辭要領樞上疏言李福達之獄陛下駁勳郭勳然不
 古帝王欽恤然必而諸臣負陛下欺蔽者肆其謾語誠
 者涵其說畏感者發其辭訪緝者清其眞是肆其謾語誠
 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望陛下下罪福達之罪庶羣
 屏跡宗廟幸甚疏入帝大怒斥為民其後欽明大理錄
 刪徐文華與李璋李璋章綸馬彥明史馬錄傳稱大理錄
 不存據此錄則李璋等初議文華等過赦不宥者不
 奏請發落詔改發邊衛充軍與璋等過赦不宥者不
 文華本傳亦云造戍邊衛充軍與璋等過赦不宥者不
 傳偶誤也又此錄載給事中劉琦附馬錄傳稱大理錄
 知李福達逃洛川時事明史琦附馬錄傳稱大理錄
 設張文忠集奏進大獄錄疏稱刊印千七百部又請命
 內各衙門翻刻頒行明史世宗紀亦稱嘉靖六年頒
 此書於天下然世間傳本絕少近時儲家惟范氏天
 一閣書目尚存著錄兵燹後亦不知有佚余家藏本從
 儀徵劉素父副貢高曾所藏也
 寫本影錄亦罕觀之祕笈也

丙寅紀事府志

明王允經撰

溫州經籍志案光緒舉萬曆丁未進士其
歷官在天啟間丙寅為天啟六年是年魏
忠賢力與大獄殺周起元厚胤昌高攀龍繆昌期李應
邦周宗建黃尊素諸人又修三朝要典頌之天下此書
或即紀魏奄
擅權始末也

列朝私紀三卷

瑞安■氏藏手彙
本遜學齋藏鈔本

國朝周天錫撰

兩朝私紀樓集

國朝周天錫撰

右雜史

劉氏制誥集續文獻
通考

宋劉安上撰

外制二卷梅溪
後集

宋何逢原撰

丙外制彙萬新
府志

宋王真撰通志府志作基誤

勅諭錄二卷

國史經籍志浙九采集遺書總錄丁集並作
一卷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並作三卷今

從遜學齋
藏明刻本

明張孚敬編

溫州經籍志此書諸日著錄卷數互異同
治乙丑於杭州購得寶綸樓原刻本實分

上下二卷上卷世宗勅諭二十通下卷世宗勅諭五通
皇太后諸教一通卷首題少師兼太子太師史部尚書
華蓋殿大學士臣張孚敬謹錄本選編因川龍安府知
府臣張汝欽謹書光緒帝珍差選署丞臣張汝欽謹識

蓋文忠錄存彙本而汝紀汝經等編定付梓者也

諭對錄三十四卷

明志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千頃堂書目國史經籍志作一卷誤永嘉張氏藏

本明刻

明張孚敬所奉世宗密諭及其奏草其孫汝紀汝經等

編山陰朱應登廣生也晚水及事世宗皇帝第聞之父稱號之宜定廟議與耕藉清威晚莊田之濫法繩騎稱秩之完復功臣勳爵之舊放闡寺擅兵之權赫然中與之烈於斯為盛因世宗之聖神文武獨斷於上哉而引經援史與酌損益承嘉文忠張公實大有力焉張公堯重上十年其孫能安守汝紀尤祿寺丞汝經哀世宗聖諭及公所登對鈇之以傳問序於廣與伏而讀之竊幸見治世之文而深有感於君臣相得之盛也蓋人臣之進言難矣言而深有感於君臣相得之盛也蓋人臣之所見直效之上焉已耳登對則言出於上而應之如射覆難發於上而測之如破的是故沿襲者恆牽合者

擊曲從者諛草莖者倨窘於應卒者拙窮於條答者疏張公博極羣書而裁之以精識證疑今古剽剝是非傾儲而出捷於桴鼓不羹矧不鑿空順而不諛直而不佞擬之泉謨說命實存伯仲間於是手知張公之憫於上格世宗之心是以言聽計從為中興名佐煥勳燭馬廐間之琴瑟在御不鼓不聽計從為中興名佐煥勳燭馬廐宗深知文忠傾心委任自如廟堂闔朝政遠務以瑣瑣於於冠服不憚反覆相訂可否相濟必求用於度而中於程其詞旨溫醇藹藹若父子之奇經緯詩切訖若師友以故張公累無猜疑吐露胸中之奇經緯詩切訖若師友以故張公光下濟度越世主又何以盡張公之用耶伏諭世宗之謙曰朕凡有諭內閣言不成立但以朕之實言與大臣議論大哉王言雖謏不自聖而文章之體莫辨於此夫世之飾聲悅以炫人耳目者虛而不實雖汗牛充棟無常於用維密勿清嚴之地推心而示下濶臆而陳以天下真學問為天下大經濟試觀堯舜之如也若紫微炳曜而星躔為度之旋繞於外也無意焉後而文自成焉迺天小之至文哉聖帝遺弓忠臣遺笏後世猶然寶之況以洋洋之聖談謔為之議論有不信今

而傳後者哉夫張公自釋褐至政府六年耳破盤廷之
 噴噴結聖卷之殷殷歸而復起者四恩禮不衰其褒美
 慨慕至形之詩章婉於虞廷之謠卷阿之什君臣相得
 近古罕儔繼時夙弊未釐閱人徐黨握重兵者遍天下
 唯人膏血藉張公一言立收之束手釋兵柄歸寓內晏
 如此尤其卓著者與猶有遐思焉夫自古繼體繼緒之
 君恒承言融訓著蔡奉之以守成業而致盛治而魏相
 好觀漢故事錄也委實揚先帝先臣之休美即萬世之
 請施行則茲錄也委實揚先帝先臣之休美即萬世之
 聖乎神孫蓋臣良竭其仰而效法焉者將在斯乎將在
 斯乎時萬麻丁未孟夏既望晉江蔣光彥廖世宗皇
 帝嗣位承嘉張文忠公首應之以初進士用讓禮稱吉
 召對兩擢六年至首端揆人皆知公眷遇之隆聲施之
 藉而不公之取信於宸衷而鴻亮乎皇猷者固如此
 其不易也當是時天子懷遠孝之思而沮於廷臣之議
 下之論合上之意孤公毅然持統之說排眾曉而獨
 伸之於勢似拂於機實順乎竊謂公之為公匪特在是
 也公之難不在於進議廷辨之時而在於秉政獨任之
 後亦不在有順旨如流之美而在有執諍回天之規嘗

反覆諭對錄而伏讀知上之所以倚民公者不為不疎
 無日不咨詢公者不為不悉矣溫語無時不舒加給札
 精而敬一五箴之注瑣而冠冕之宜顯而廟謨后妃之
 勅之著近以先師之廟號繼繼之說書臺省之敷奏無
 今而朝報可預知者甚若楊少師張國賊之救中官兵
 有同列不使預知者甚若楊少師張國賊之救中官兵
 鎮之革或頓合上意或履觸上怒然唯公得言之唯天
 子得聞之卒俾聖德與國體俱尊宿論與積疑並解蓋
 公於斯際亦自岌岌矣聖主負絕人之資既非臣下之
 所敢望而登對多造次之頃又非擬議之所能及槩命
 之處於鼎密勿之內舊臣也天子之左右安得而不難
 能獨公孤直壹意屹然於天子之左右安得而不難
 志大抵公始進務禮而敵眾多之口而一人之圭特
 有定故進人之難適入之易及公為相務尊士以報心
 之信而一不意嚮甚淵故進之易及公為相務尊士以報心
 違道亦不進人之難適入之易及公為相務尊士以報心
 世壽歲而受之詩稱其節亦不顧私憾替十二年問天子

者數數矣君臣之際始終兩全豈非賢相也哉公歸而後公相老經濟萬不如公去今寓內始八年四方無詔思之擾然受公賜而晏如不知天才焉謂第以言禮取貴非公矣公豈但知此也蓋亦有天祥而郡公係能安守汝紀真知公者也昔蘇軾錄以傳為之祥而敘之如此時萬麻太官亦汝經請錄錄以傳為之祥而敘之如此時萬麻三十一有四年龍集丙午中秋吉日海虞陸前執古懿我明自高皇帝御寓烈祖相承主聖臣良起前執古懿美不勝指數而其最超軼古今者兩事十木之變于忠肅主鄜邸監國重社稷而輕君虜勢始折驅圍晏如視世廟獻皇詩故相歲餘金緡於犬羊之日成敗奚啻霄壤統而輕繼嗣幸以力排廷議發掘聖孝而一倫大典繼古塵腐之說蓋三公皆才與誠合故能回天捧日創非常而垂不朽云說者謂臣主之交功名之所為忠是徒以言禮一遇其常為忠肅之所為難為公之所為忠是徒以反覆論對錄條布縷暇未易殫述或章確按陳而朝算先符其意或容謀未發而一切斷大非決大疑靡弗先嚮都俞或獻替而為吁咈一切斷大非決大疑靡弗先嚮

公處分而後出自聖裁家禮則尊生暨崇殯國是則朝綱及邊務銓品則章善羶惡之懸殊掄才則九列百司之某布上觀天道禍福不出人詔議聽公而行之其尤大章明赫奕者選在過抑中官肅清禁寺當正德之末翟璠滿天下中外咸福悉出其手羣臣銀願息莫可誰何譽謂之士仗屬一擲不且死公習帝英明於日馳顧盼間以忠言移主意遂疏然電斷盡收紹璠之權旋太阿倒持之柄陰陽盤迴和悅坤否而重泰公之功在社稷帖席矣陰陽盤迴和悅坤否而重泰公之功在社稷匪淺也烈是格心罔以禱君德世廟心學在清心宇宙非當化臣非格心罔以禱君德世廟心學在清心箴以釋國箴有注而錄所載引翼之懇班布之勤公實以心沃心有古明良之美云萬屨成申孟秋嘉靖庚場之以識于古明良之美云萬屨成申孟秋嘉靖庚庫全書總則字敬以議禮被遇六年而秉大政其為所詬病而推宗終卷禮不家每稱少師羅山而為管論季敬朕有密諭毋泄朕有御筆悉親書大仿揚士

奇故事賜字敬銀章一以便封奏前後所奉手教凡
 百八十一道其孫汝經等所哀悼也嘉靖五
 後蓋字論對錄自嘉靖六年纂明倫大典嘉靖
 籍志案論對錄世宗諭六年纂明倫大典嘉靖
 年遣官召還凡正德十六年會議興王典對五
 三十一條別以皇帝裕享太廟論十三條對三
 以大典或問一篇為首卷據朱序蓋文忠卒後其
 汝紀等國文忠錄木編定錄載嘉靖通志別載張
 論對錄非也書未又有附錄載嘉靖通志別載張
 事元論旨五條對上有五條原書題記每萬餘錢
 編等頃初年重輯補梓者蓋文忠後裔遞有增補
 忠伯嘉靖初年重輯補梓者蓋文忠後裔遞有增補
 大獄外凡軍國大事以至郊祀冠服制度之書而世宗初
 與議其論旨奏劄悉載此錄後雖私家之書而世宗初
 政大器十其七八與陳亦頗見論明史論張桂方夏
 議張廷諭獄反覆疏陳亦頗見論明史論張桂方夏
 諸人立身本末與所言之是非固兩不相掩則此錄
 宜參覈矣

論對錄十一卷 永嘉張氏節刊本

國朝張銘摘錄 銘跋曰明太師諡文忠羅山公乃我十六世
 始中禮部試在平著述甚夥其已良校錄者有禮記
 章句八卷詞禮注疏十二卷儀禮注疏三卷壁經講章
 五卷杜律訓解八卷論對錄三十五卷詩稿二卷雜案集三
 卷奏對八卷論對錄三十五卷詩稿二卷雜案集三
 付坊刻等書具藏瑤溪羅峯書院會前代屢遭倭變
 宇燬燄殆盡吾族離鄉而處即梓本亦虧有存者孫
 幾無繇索放逐於異地獲觀函為購回懼口久散軼
 與同志謀遂再釀金擬登梨棗奈卷帙殷繁未易
 以取舊本別加類次析為十一卷德授公之族
 免其繇蓋是日另編冊以成完書茲於剞劂
 後附列原口如左十六世孫銘謹誌

綸音錄 樓集

明周文穎編文穎字孺子號石室萬麻己酉舉人新淦

令周天錫代書後臣家自趙宋蘇赤岸徙永嘉松臺里

數傳以來時屬蒙古氏俱隱不仕至國初始有聞者

迨正統中錄日除隆起歷神光熹以及今上而朱紫簪

笏相禱矣本朝故事以考最聞或慶霽所得誥救依秩

有差其餘郎署至公卿以事行小有效大有論朝朝

者亦如之臣家被賜者八人凡得制誥之類二十有五

通云詩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紱蓋

華玄之寵有不能勝片言者臣家自始遷祖至今為世

十指僅下耳而被賜八人者或以身或以子孫至於房

闕之內或從夫或從子或從孫皆以動九重之聽而

寵錫漸至且起而近天顏巧天語者猶未艾也嗚呼亦

幸矣故稽首盥手恭錄之臣敢藉是對揚天子休命

温州經籍志案花粵樓集書論音錄後自注先水部公

命代不載水部之名集又有書宗譜後云昔崇禎己巳

歲先王父大參公纂修宗譜越十年水部石室公載修

之而李象坤翁菴集選有周石室年伯六表詩致翁菴

父僉都御史光春為萬麻已酉舉人與長史文穎為同

年生而翁菴詩有花封初剖憶尊鱸曳得匡雲只自娛

之句亦與東甌詩存乾隆府志傳文穎為新淦令合則

石室為文穎別號無疑惟文穎未為工部官不知何以

有無也

右詔令

張尙書奏議平園經筵講議故事上同

宋張闢撰

薛恭翼公奏議十卷萬麻府志

宋薛叔似撰

經筵日奏故事宋史儒林傳

宋葉味道撰

奏對稿十二卷國朝全書總目

永嘉縣志

卷之六

藝文

文部

三

明張孚敬撰武陵楊鶴選刊序曰永嘉張文忠公遇甚速旋去旋召進公孤賜更名賜銀印記賜遊南城西苑賜手調藥賜居第樓院諸類非出宸翰則出獻皇御書其前後寵賚于廷臣無兩皆謂公以大滯一事中上意而驟貴而實非也肅皇帝性好文體以爲細而英如縱顧而笑廷臣鮮所當目夫禮者文人憚以爲細而英如象傑又笑以爲盡大臣之學問能麗細似入則當願問遇盤錯直迎刃而解耳公遇時遊會能理奪明主之心而以山中宰相自負一旦遇時遊會能理奪明主之心而不言大體其議論之決心精神之透骨世誰得而抹撥之所講豪士如王山人公亦見萬人亦見矣初公抗議時桂公勞力如農蠶有議服祭有議禮器有議樂舞有而舍大體外如農蠶有議服祭有議禮器有議樂舞有議郊社之分合日月之配享孔子之易王而師易像而主諸君子能創一言否試之少可馬汝邊方之債帥裁眉廬之內閣革鎮守之宦官復開國之冤獄彈不職之屬吏試之內閣革鎮守之宦官復開國之冤獄彈不職之屬吏盜定大同之叛軍諸君子又能創一言否上禁中不時

出片紙勅小黃門在索回奏非勢切疾雷則幾難終日公援筆隨答刻期取辦同官不及謀外曹不及聞古典不及攻而分陰寸暑之間如宿構於平時咄嗟於俄頃者宰相須用讀書人公之謂矣皇帝錄藁服入繼大統此君之變局也君相之變局則朝局自不覺與之俱變論必更新制度必相之變始非特禮官不能違也亦勢也易卦之非特君不能違也鼎鼎之後繼之以震當鼎革震動之初老臣宿儒齷齪焉執已陳之死局或可或否以搖上心賴公援引書史反覆迭難廷議屈相權重而少主之威亦伸孔子得子路而惡言不聞對裕失穆之而謂人輕我肅皇帝不倚公誰倚哉公終身不洽生業不在是私交之薦管子曰其名遂身退近智而要公相業不在是嘗以聽許人是者爲人也能不失國初韓魏公平生朱嘗之柄不可有是者爲人也能不失國初韓魏公平生朱非之柄不可有是者爲人也能不失國初韓魏公平生朱救時之宰相抑亦萬世救宰相之奏議不可不讀也萬

麻甲寅孟夏既望 四庫全書總目張孚敬有諭對錄
備載世宗密諭即當時奏草亦併載於中共三十卷
篇帙頗夥是編乃萬中巡按浙江御史楊鶴所選凡
十一卷視原集汰三之二第十二卷附刻序文十九篇
蓋刪繁舉要以便流傳然李綱奏議六十九卷為世所
貴不病其多而難讀也田錫奏議一卷為世所貴亦非
取其少而易竟也 溫州經籍志此書為世所貴亦非
張汝紀跋蓋楊鶴選定付承嘉知縣莊廷臣刻之者後
附雜文二卷不盡奏疏也至近時張銘摭錄論對錄未
附奏對稿日二策乃僅入卷且皆奏劄無雜文以集本
議即奏對稿遂誤題耳

張文忠公奏議七卷 國史經籍志千頃堂書目
天一閣書目作耀山奏疏

明張孚敬撰 溫州經籍志案張文忠文集首為奏議八
布海內矣是單行本刻於文忠未卒已前焦志及黃范

兩目所著錄者即是本也至集本乃張汝紀所補輯其
第八卷皆嘉靖十年文忠致政後所上奏疏末綴張廷

業進遺疏謝卹典請改葬三奏初刻本蓋皆無之故少

一卷

滇南奏議 雍正通志卷八州續
稿作滇南奏疏

明王誨撰

刑名奏議 雍正通志卷八州續
稿作刑名奏議

明王誨撰 王世貞竹巖王公墓表公按雲南久旌廉吏
為諸方冠世善事不可勝記其為大理則平糶三尺所

謂責休買休日貧民棄其婦懲之可而奈何傅之姦而

辱之於司寇廷辨上是公著

容臺疏稿 雍正理屯疏稿上

明周應期撰

甯省焚餘一卷 千頃堂
書目

明陳堯言撰

右奏議

東坡陽羨譜少卿戴公行狀宋故朝請大夫直煥章閣主管冲佑觀

宋戴柄撰失名宋故朝請大夫直煥章閣主管冲佑觀

家子天才穎拔博覽傳記豐八年改汝州團練副使上

坡仙陽羨事未翔實在宜興訪故老別具譜今板置縣

書請始常州籍志東坡元豐八年改汝州團練副使上

戴氏家傳東嘉先年四月以承事郎知宜興故為譜其專板置縣齋也

宋戴仔撰惟東嘉先哲錄戴鹽運蒙下引之其紀鹽運

初假閤門舍人戴勳牒更名應國子試中第後復舊名應鄉舉事始末甚詳蓋其書明時尙存也

馬元帥救荒事實袁柄清元林萬里撰袁柄書後司獄永嘉林君萬里彙次元帥

之法不行於今為牧者亦難矣因時之凶復抑其直

是則於商旅奚有望焉董綱輯救荒書至盡至美迄莫

能之政其近之矣林君之編曰台民四十九萬有奇其

粟率糶者一十四萬七千有奇糾於富家幾二萬石有

奇當是時以一郡之民能動於上聽其出粟至於十

有因萬非身任其責所為文書不大懇切不能到是富

民遭荒柳捐以售亦必有道數盈於三萬則其便不使

有不得已而然者也視瘠而坐弊仁人之所不忍邀名

以幸成夫豈仁人之用心焉公之政集泉思以爲之其

於林君為首奉行而不用心焉公之政集泉思以爲之其

孔顏孟三氏誌六卷四庫書目

明劉濬編子所生地孟廟在焉濬因考證孔顏孟三氏
世系以及製崇諸典彙輯成書先以地圖次以世系年
譜次以廟制次以誌事附述聖於老後而前列提綱
卷則于子四月紫陽楊奐所述東遊記也王子為元憲
宗二年而濬於子下注云元憲宗濬祐十二年紀年
既誤而又以宋理宗年號移之於元
殊為疏舛即此一端其他可概見矣

張文忠世家 卷 重刊本 張氏

明張汝紀撰 李光緒序 當世宗皇帝踐祚之初相君張
但知公議禮之合而不察其執禮之正鮮不以為近於
阿人但知公取相之易而不察其居相之艱鮮不以為
疑於驕夫孰知公之所以合而非阿驕而非易也當是
時上有欲尊崇與獻帝后之心而公獨持其經統非繼
嗣之論在廷之臣所以嗷嗷而與公辨直以公之言弗
為敬皇帝地耳非昭聖太后所以操上意也若非主上
深信其諸不誦公之說而謬公之旨及夫升廟大饗之
議起向之諸臣所為與公辨者或默然而無言又或靡

然而懲惡而公乃深明其然以為帝而考之可帝而宗
之則不可其所爭於全統半統之間疑若與繼統之論
相才后而禮實相成於帝心不無順拂雖其後竟亦不
知從而當口沮於其說之正持於其執之堅臣不得不
少緩而姑待也張昌侯之獄帝有成心矣難延齡有殺
人之罪亦有其所不憚於昭聖太后之故令公而不有危
言感動其間謂昭聖之春秋高為言密以言觸帝之怒而
是以慙慙以昭聖之春秋高為言密以言觸帝之怒而
終不令有殺昭聖太后之心至帝出重語以賜止公竟持論
使有傷昭聖太后之心至帝出重語以賜止公竟持論
不已後乃感悟降心以聽悉緩諸當論者終公於太后
之世延齡得長繫不死公之力也公唯深明於大一統
之義故始終以全統之說進有所裨眾紛而伸之不為
阿有所誣眾諛而阻之民不但有以諒公之心而且怡然
為私夫然後天下民不為有以諒公之心而且怡然
釋味於公當日之議其若不但有以諒公之心而且怡然
為孝宗昭聖地者也公為多所與革建明帝亦多
之以中涓鎮守之官歷三朝所不能革公一請而收
之知遠慮其行不為不專受上倚不為不為獨
考而不完之請天子終不為不專受上倚不為不為獨

之論者謂公在難乎免矣嗟乎公所正者統所持者禮
耳何知禍福何知榮辱茲其所謂名之臣哉天子大
尊顯公賜第宅里中又為之建寶輪樓所藏御札皆前
後相臣所未有然公歸亦其甚公之子家不踰中人
命不有賜宅以居公聽事於旋馬何如哉公之孫二
石太翁君麟公行事自國史傳而下以及纂錄傳記之
屬彙為一籍名曰世家按史記帝王稱紀將相文臣稱
世家公中與賢相也故以世家稱焉先緒人感太衡君
命使序之以備附於卷後溫州經籍志張太衡汝紀
字仲理文志孫大僕承遜業次子凡文忠所著書並其
所刊行明聖諭對錄卷首附刊識名太衡繫爵為四川
龍安府簡陽縣廣東清吏司郎中後不知終於何官也

東甌繼武編一卷 謝敬昆廣西通志

明劉康祉撰廣西通志是編乃何廷相相守東甌時有惠

政民誌遺愛而作也廷相富川人萬曆丁未進士康祉

家之設州郡凡以為民也而郡之有牧總羣生之命朕

受戮者視百年如一日蓋善政久而彌先民心彌遠而
亦不忘也地嚴何公以靈慧之資豪宕之才歸為吏治
未易有以史僕者初在郡署中酌泉貨於權衡而籌無
遺算聲稱諸甚及捧檄而東也凡所舉善於權衡而籌無
變御常罔不斤斤可式舉民內外然設非公紆徐決策
當甲寅乙卯之祿吾願民內外然設非公紆徐決策
俸夫家給人足時事可勝言哉夫何時以觀行至為護
言所中乃以屢政移去百姓讀經喪釋赴愬可道謀為
詣關訟冤者不下數千人至今讀慨惻一疏令人悵然
未幾而箕斐者尋與細羅長往百姓不忍忘公於既去
之後也家戶祝相與卜地龍村於衛治之東有馬像
以奉之且祝公多福多壽若華封交曰者然途歌巷舞
率萬口無異迨於今復於之劊以示不朽視前時東
園拱竹公時民情之眷戴於既去者更切瞻是以前
公當時之名彪炳已足震攝一時公在甌為民望所歸而
仲之令臨城良鄉也赫然聲稱溢於遐邇得非家傳世
尊業有真修而措之文章事業難兄難弟又得非西粵
之山川靈秀毓於金昆玉李將為天下國家造無疆之
福豈俾僅郡邑子哉棠棣之碑聲溢於下而小秦大

秦不得專美於昔矣是則百姓之為公許者正欲垂之於千百禩之下俾千百禩之人仰盛德而感思猶得晉耿光於簡編也不其偉哉行將勒之史冊以慰吾聖天子重民牧之念不佞嘗閱漢史有何武者百姓為之去思不置蓋公先世之著績者然爰以繼武名編庶前後燭耀云

報國錄一卷 李象坤翁

明劉士焜撰 李象坤書後遜國忠臣吾願惟卓忠貞為釋也編修劉公諱珙永嘉人其犬節兄於庫除遺事秀水磨公叔方輯建文彙編次公名第四焉乃部史書弗載詢之故老幾同舉漢魏以上事某獲交公之後人受藉君一夕偶譚往軼取彙編讀之至公名輒兄蹙然曰此吾祖也因出宗譜閱之僅載其服官始末遺文雲錄集可盈尺竟其感時涕零句竟楮無有也則相與手殘帙揮淚慟哭蓋公既沒方黃之獄未息其伯氏觀為楊東望諸人所器而楊金舊與公同事稱厚善袁梓公文蓋削去其軀棧之作以垂垂全公氏族孰知公之名反以是掩哉遺像在幅前冰澄玉立肅衣瞻禮如拜岳鄂

王墳顧松檜皆霜色翰兄韓與國錄珍諸箇中正午籍兄舉於鄉而屠公長君弭所為與同譜某緣是竊嘆節義之氣菌蒸蘭茂未始孤植也明年籍兄邊溢逝又明年遭罹國變感時事向其嗣君索是稿鐫之昔賢之姓氏沈埋於茲簡蟬編中必復多方攷據以顯其蹟知當吾世躬親其人哉乃更有灼爍於時顧使人稟怯知不從聞恐一入目則終身難化以即於涼德則又奚以解也嗟予節義亦何負於人也今天子中興首政尊隆惠余廟號其一時殫節諸臣靡弗錄距建文二百四十二年矣而論卒定於公者可以不朽矣即受籍君修文也崇禎甲申長至日

平定耿逆事畧 一作實

國朝周登炯撰聲炯字慕峯郡庠諸生康熙十三年耿精

忠反遣為都督曾養性陷溫州十四年八月聲炯出城

九月固山貝子統大兵經十七都潘橋聲炯隨征明年

六月至處州八月在閩以疾旋里記其事之本末為斯
 編時康熙十年辛酉長白慶廉序從來捍禦患教生
 壽以貞斌隆以祀典恩千載而不可磨滅者也康熙十
 三年閩中遭賊匪之變擾及溫台各屬奉陰肆殺郡邑
 送陷蹂躪之狀慘不堪言朝廷特命貝子為盜海將
 率統領大兵救護溫台等處旋定台州未幾而格
 亦統溫台之民若登衽席年終定地方士民咸思報
 德以貝子營於西山護國寺慈軍遂為建祠塑像供奉
 祿位後人復立碑記表揚盛烈而西山左近朱家嶺及
 太平寺等處亦建祠奉貝子像位此其功德入人者深
 也乃以年湮世遠祠宇傾頽斷殘碑委諸榛莽夫古
 今來報功崇德當時宏其規制不數年而迹等淪桑徒
 於荒煙蔓草間流連景仰良可慨已余觀察來甌卡年
 於茲屢擬重為修建乃簡昔孰掌遷延不果心滋愧焉
 茲以奉命總辦兩浙行將去甄查護國寺及太平寺
 舊建祠宇均已鞠為茂草至朱家嶺原祠雖尚有規模
 而離城較遠地方險隘不足以昭崇敬爰於九山廣濟

寺左購地數畝另建一祠塑像設位遷原碑於祠中悉
 如舊獨念貝子勛亂大勳載在國史見諸誌乘因無
 俟闡揚於萬一然以當日親偉伐颯土龜吟詠無可
 採因而徵文考獻適得貝子恢復溫台各郡事實一冊
 大家等書閱外跡猷詳且悉矣以貝子天潢貴胄乃能
 親歷戎行不避艱險與士卒相為勞苦至於上體天心
 下勉民困其盛德之及人所當厚以食報何竟淪滅無
 聞而祀典闕如耶謹重付剞劂以廣流傳并詳請大府
 春秋致祭庶崇祠俎豆並承河山之宜為在天之靈所呵
 護抑亦尊崇做禮之一端也刻既竣因述其緣起如此
 咸豐二年
 年月日

右傳記上名

莆陽人物志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

宋河紘撰 解題通考皆直齋書錄解題 以圖志不敘人

物故特為是編莆壤地福小而人物特盛 通志與化府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史部 三

名宦何絃字文伯慶元二年知軍事才敏給爲政審先後奴隸走卒各得其所嘗作人物志

名臣事纂九卷 宋史藝文志

宋葉通撰

東嘉人物志 慎江文徵

明姜準撰 雍正通志姜準博綜羣籍尤悉國中典故著七種各志著錄廣海族譜一種今於慎江文徵得東嘉

教職世表宋嘉科第年表二書自敘又據科第表敘知復有人物志之作足爲熟悉典故之證曾唯廣歷

蕩山志又載有瑣談一書合之產五種餘並無攷

敬梓錄 名尊樓集

國朝周天錫撰

慎江獻徵 花萼樓集 周氏家錄 同上

國朝周天錫撰

右傳記中 總錄

海神靈應錄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

宋陸維則撰 維則水滸貢直齋書錄解題太守韓彥直

了溫爲之序初元祐中太守直龍圖閣范杓夢海神曰

吾唐李德裕也郡城東北隅海仙壇之上有廟初不知

其爲何代人詢明日往謁其像卽夢中所見自是多響

應然封爵訓詞惟曰海神而已

南嶽遇師始末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始作本今從翁卷集選

宋夏元鼎撰 李象坤序南嶽遇師始末一卷宋西域真

水滸系志 卷六 藝文 史部

宗禹吾郡永嘉人嗜學淹貫自負其才當南宋初造慨然有唾手燕雲志宛轉赴帥幕比銜命使傷齊備極艱瘁以病病而習吐納法良效乃解組從符義誌柯其後無疾端坐逝之曰鄉人在蜀見之寄書歸領真得仙者鍾離翁不得逞於吐蕃遂從碧眼胡僧訛鸞鶴將同與緣是禱悟神仙自是血性男子事亦自是血性男子矣尾事奚必編木屑茹草實自龔鶴已然始云章真人道哉郡之西十里岑壑清美元鼎昔歸隱其中地即名復僊子每遊焉所著陰符藥鏡悟真諸講解俱闕不傳然三復茲編天之淬道之髓可烹煉而取之矣

明項喬撰

筮仕錄蘇正通志

明葉承遇撰

惠愛錄谷山通志 玉陽錄 續愛錄 惠庠義田錄 當陽

學課錄同上

明戴賞撰

侯一元金峯戴先生墓誌銘嘉靖丙午選貢授廣東惠州府學訓導至則揭示諸生修己所宜又為置義田以饋貧士轉為湖廣當陽教諭所著有惠愛玉陽續愛惠庠義田當陽學課諸錄歸田稿見開禧

江北恤刑錄乾隆府志

明張陽春撰

平黎一箸乾隆府志 佐惠半斑同上

明周一奎撰

江州計過錄雍正通志

明周應期撰

右傳記下錄

葉學士唐史鈔十卷

宋史藝文志

宋葉適撰

溫州經籍志

案宋魏仲舉五百家注首辨名氏云永嘉葉氏名適字正則議論見唐鈔而史志及各書目所載水心撰述並無唐鈔之名惟宋史藝文志有葉學士唐史鈔十卷注云不知名攷水心官終實文閣學士故宋人多稱為葉學士所著書亦以為標題然則魏仲舉所謂唐鈔也

十國紀年通譜 語集

宋薛季宣撰

自序

事明於一疑於眾舉其類則疑者明約也蓋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萬國之政繫於一人四海之大猶一身上下之禮明中外之治均比屋可封人亡異情載筆之臣何所記修律度量衡然猶未免於時守而同一也周德衰王迹熄徐楚僭叛征伐行於

諸侯正朔不稟於京師國異政家殊俗變風競作聲詩異編春秋常事不書類以舉其疑也太史公譜共和以來為十二諸侯六國年表稽古之士得以見焉漢世宗紀年建元為國家者循以爲故時疑世變自為繫敘者往往各名年紀二君並世則行事異而正朔疑矣不明其類易舉其疑十國辨於唐衰於大宋中更五代時並異善讀其傳者不習其時常以爲病黜忽紀年載述假口名甲子繫之年舉眾明疑一其類矣至於參攷異邦之事則尚有臨軸而廢卷者爲之旁行譜繫列其歲紀舉疑明類輔成劉氏之闕先唐改元天祚而蜀猶以天復名年通譜之書從此而闕迄於平晉凡七十有六年年殊朔別用通譜於左方

右史鈔

月令合纂 通志

國朝林占春撰

右時令

永信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史部

三

薛常州地理叢考一卷宋史藝文志

宋薛季宣撰

九州圖志

千頃堂書目宋史藝文志補宋子語類作九域圖

宋薛季宣撰

宋子語類薛常州作地志不載揚豫二州先生曰此二州所經歷見古今不同難下

手故不作諸葛誠之要補之以只見册子上底故也

輿志合璧

國朝林古春撰

右地理一總志

沙陽志

萬姓統譜

宋黎靖德撰萬姓統譜靖德嘉祐間為沙縣主簿攝縣

事清謹善理繁劇博學能文詞嘗修沙陽志

濠梁志三卷

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

宋張季樗撰時嘉泰初元季樗知濠州

永靈編十五卷

宋史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國史經籍志

宋陳謙撰時嘉定九年留元灞茂潛為太守讀書附志

敘州敘縣敘山敘川敘賦敘役敘兵敘人敘產敘遺凡

十一類

王象之輿地碑目永靈編陳謙所述留元灞序云是編非版夫樓撫新古誇詡形勝而已事變

之會風俗之趨蓋將有考焉觀敘州自晉以來守凡幾

人孰賢孰否觀敘人自國朝以來作者幾人孰先孰後

於民否水利何為而便後法何為而病是非得失之迹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史部

清源志七卷

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善堂藏書目錄源下衍山字

宋戴溪撰時慶元己未溪通判泉州太守信安劉穎也

溫州經籍志明文淵閣書目世善堂書目並有其書今則久無傳本惟王氏輿地紀勝泉州畧引數條其體例無可攷也

零陵志十卷

通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

宋徐自明撰懋堂知永州在嘉定十年十二月志成於

嘉定己卯蓋除官後二年也

浮光圖志三卷

宋史藝文志

宋徐自明撰浮光即光州懋堂著圖志疑嘗官光州也

桂陽志五卷

宋史藝文志

宋周端朝撰文忠嘗為桂陽軍教授成此書

景陵志十四卷

宋史藝文志

宋林英發撰

讀書附志嘉定庚辰郡文學林英發修詩文集附焉唐陸鴻漸皮日休陸龜蒙皇朝

朱昂宋祁晏殊吳育楊徽之蘇紳石延年王禹偁張耒諸公之作為多趙宏愿江南通志太倉州流寓宋林英發永嘉人替居嘉定知建昌縣撰定洞寇擢知壽昌軍趙與善常師事之卒葬蘇州穹窿山

盱江續志十卷

宋史藝文志

宋姜得平撰得平嘗官建昌軍教授撰此書

温州府志二十二卷

千頃堂書目天一閣書目明史藝文志作二十三卷

明王瓚撰温州經籍志此書修於宏治十六年文定官編修時也經義考屢引其書以校萬厯府志皆不及其

詳核今傳本罕觀惜哉百敘太一既判兩儀位矣形而
器體大道行乎其中而綱維之是形而下者謂之器
土者實在其焉先王驅理天下物上之宜達其志而通其
欲濟其政而修其教未有外道而目為者禹別九州定
其山川分其圻界條其物產辨其貢賦周則夏官掌九
州之圖以知其山川澤之阻地官掌方志以知地俗春
官以星土辨封疆秋官掌圖地以辨財用九穀六畜之
數司德掌土物人民之詳以佐王擾邦國家宰實領其
事而亦總為史官之職其即事即物有條有倫孰非道
之著也遷固任陸而下有志輿地者孰矣君子猶或議
之則志事豈易言哉溫為東甌古壤在浙東極處枕江
界溟天設奇勝危峯層巒環控四境蟠幽宅阻一巨都
會民風士俗之良尚矣載籍有紀蓋起於晉如永嘉記
是已繼是為圖經為志為譜為編作者迭興歲久湮燬
皇明洪武己未任守敬一脩之然所紀悉起運初務未
及重熙累洽之盛也况當詳而畧當約而泛其亦奚所
鈞考以為政化資哉弘治庚申吉水鄧侯安濟來知郡
事誠察民俗崇邁文教銳有志於編纂方勤撫綏未遑
也越三年治治民和郡以無事爰命瓚等於南塘日新

寺緣舊志而輯理之侯時臨閱焉商訂得失酌量去取
刪繁就簡駁登純振鴻纒而罔漏貫曠味而卑舉凡
六越月而成編總為二十卷卷為之敘則鄙意欲以
識山川土產賦役學校公署官職科第人物為類不一
俗器也由器揆道存乎其人是故有郡邑則有治之之
道有城池則有守之之道有山川則有位之之道有壯
俗則有教之之道有賦役則有均之之道有官職則有
育之之道有居之之道有官職則有學校則有教之之
道有公署則有居之之道有官職則有學校則有教之之
第則有與之之道有無器則有重之成之之道有器不
無道而自淑道不能無器而自行也吏斯士者依於道
以制器生於道舍志為觀紀事之文而妙會言意之
間闕廓知慮舍志為觀紀事之文而妙會言意之
表真知夫道器之不相離以職其事之當然則志之
助與為大斯鄧侯輯志之本心職也職備員史官之
而還朝戒期則其勢宜踴躍焉同享耆鄉貢進士禁若
理之瑣於博洽君子有厚望焉通判劉侯進士蔡若
芳參詳其事者同知李侯增通判劉侯進士蔡若

指揮陳俊瑤弘治十六年癸亥春三月
下十有三省而浙為首浙十有一郡而溫獨遠溫之去
浙千有餘里枕閩福控台括實東南沃壤倚山為城環
海為池有五邑為之聯屬有三衛八守禦所交錯布列
為之保障際海之外皆商邦居之是郡雖遠而關繫則
重矣今也出山不裂石海不揚波民安於田里而吏安於
職守者豈非我明天子御極聖德廣被海宇廓清而致
然耶撫今思昔可深慨者自元主中國天下淪胥及方
國珍據海上溫更被其荼毒斯民之不幸一至此哉我
太祖高皇帝再造華夏降方氏於海隅夫然後溫之舊
樂功聖德昭揭宇宙高三王而過五帝矣故准來守此
邦即欲求方氏面縛之所想像其形容以彰我聖祖功
德使海隅日出皆知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者幸生
大明之世亦君臣之體然也夫以郡之小而清明之
治體關焉生民之休戚焉郡志其可不修耶郡故有
志簡或脫漏辭或繁複覽閱之際消雜不可厭於是謀諸
王太史思獻重加編輯思慰郡人蓋有不得辭其責者
況當修國史修會典而何有於茲哉准無似自登第以
求周旋民事二十餘年尚符於溫又若與山川人民祖

櫻相黻契者是志之修實維素心憤懣據而感皇仁凡
以為是民也公務之暇參詳其去取刪定其可否務實
損益之中而得乎紀載之要文雖簡而意必該名一存
而實必副由建郡以迄今山川之美人物之盛道學
之懿政績之詳本末精粗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展卷舉
目了然具見庶幾吾郡人七十知今之所以安於太平無
事者皆上之賜且因一郡以知天下也

温州府志八卷 國史經籍志 千頃堂 書目 天一閣書目

明張孚敬撰時嘉靖丁酉 白欲父子君臣人之大倫也

州之域比宋遂稱小鄒魯我朝皇上帝廟位朝議率宋漢
王故事以皇上遂稱孝宗叔與獻皇帝舉朝力爭余曰此
倫理綱常攸繫獨上疏上親覽之曰此論一出吾父子
可終完也此議遂定漢宋俱成愜習矣禮成余忝官黃
鵠十年以老病乞休觀舊志深有感焉夫吾溫城池風
俗山川人物與夫宮室邱墓書目詩文之類聞有可觀
者采錄之孰有大於明倫者哉千百年
之下誠有過於此者哉書此作郡志序

永嘉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吏部

永嘉縣志十卷 千頃堂書目 乾隆縣志作九卷

明王叔果撰嘉靖丙寅邑合程文著刊之自敘古者諸侯

邑之疆域視古侯邦庶務叢焉民風史治人出焉志以紀之其製之遺乎志與史體殊而用一是故其事貴核其辭貴雅其義貴正而嚴匪是則眩眾觀而不足以鑒省矣取於志書見太平謝文肅公宋元以來代有述者率統於郡志書定公宏治間作郡志迄今踰六十載其書晉鄉王文定公宏治間作郡志迄今踰六十載食頃取解文世變夥矣雖有纂輯亦多廢而不傳予家則嘗受郡公之命從事於茲而未就緒爰相與縉紳別爲例作九志不取局煩醜不使眾聞知假館於白塔僧舍屬兒輩編輯書成乃質於鄉達諸公以所是正顧詞義蕪陋且多所借踰竊懼不免於數而徵罪焉爾邑侯程景山公覽而善之曰吾聞入國問俗學古人官是編周政之紀也豈惟文獻攸績哉請屬諸梓人以爲從政者鑒焉遂畀之惟文獻攸績哉請屬諸梓人以爲從政選時獻如蒼黃狐楚左史倚相之倫是以春秋之書概

多實錄仲尼得因爲經以垂教域自郡縣之制興或總於朝廷而外史無專職碩人瑰士迺始因漢入志爲省郡州縣等志職非世守任不盡賢於是承乏永嘉則陋無形制作紛紜而時雖好始多類矣若承乏永嘉則求舊典而考民風時雖好始多類矣若承乏永嘉則若斯志也始得受而卒業則歎曰秩然有序粲然有文沿革故次建置治以生民故次食貨民非神莫主非官不治也故次祠祀秩官於食貨民非神莫主非官故次選舉次人物即後有當志而非其正者則以外志雜志終焉夫序者申厥緒者也非序則端弗明論者闡厥義者也非論則微弗顯贊者敷厥善者也非贊則美弗彰九志陳而三制備夫然後故實明而鑿省昭矣故曰若斯志也今以語不朽也雖然予竊有大懼焉夫志莫非予事也今既三年矣風俗增偷則媿與地學志不宏則媿建置惟科政拙則媿食貨民福未臻則媿祠祀守蹟不著則媿秩官於食貨民福未臻則媿祠祀之疏奇而昔賢之教存也曷足以遺余責哉予行有日弗可追矣謹序刻之以裨後之君子

永嘉縣志 卷之十 藝文 史部

温州府志十八卷

四庫全書總目千頃堂書目透集齋藏明槧本

明王光蘊撰
 迅速候忽千里海上海上諸夷若在門戶戎心回測桴鼓時
 聞陔雖僻在一隅實當東南要害其牽綴彈壓關係十
 倍它州也思觀往縣東臨君長七閩南越皆據有疆土
 南面稱孤宋季播遷於焉駐蹕遂議遷都事雖不果而
 地重可知已且也林木錫粟魚鼈之饒牢盆之利甲於
 他郡其民無不衣被文綺吹竽鼓瑟六博蹴踘嗜靡不
 事事而好游聞往時島夷蚩集毋亦鹽以致之以地則
 重若彼以民則饒且怠若此揚海予之咏待暴客之來
 海波雖揚戶牖不撤甚哉國之不可忘備自宋元而已
 然矣我國家特設重兵牙制蕃列藩臬大吏建旄開府
 其中飭防訓士厥有司存蓋錫然一重鎮也經制備矣
 而紀載缺焉余不佞御守是邦歲舊志之闕佚而思
 編輯之執掌簿書不遑咨訪則始書王宣州若其弟憲
 副若請受簡無何不佞遷秋滿西則又貽書守劉君若
 林君請決筴無何而不佞以右轄復治兵惠顧矣於時
 上君適謝宣州憲副亦以入蜀還里於是守陳君繼至

慨然董其事相與分局編摩殫心校核而宣州君實載
 筆於茲暮年而告成事弘治以來九十餘年之節履一
 朝具發不惟觀法備而諸所沿革悉陳鴻鉅並列足稱
 信史真千載之一時矣按郡故有志或詳於民事而畧
 於兵或分志於五邑而畧於郡不佞卒業是編則輿地
 幅員之廣狹建置兩事之廢興戶口食貨之登耗則地
 文獻之汗降犁然具焉至若尺籍應募之士幾何人時
 儲之粟支幾何歲贖幾何水陸岸甲布列何所歲時簡
 鑄錢之幾何其屬何若水陸岸甲布列何所歲時簡
 之險可以絕道扼關設伏以裨金湯者何在歲時簡
 步伐驅馭兵將之術何施烽燧一舉援袍而前道可以
 按籍而稽借籌而算余不佞職在疆場故於此篇三致
 意焉後之人求折衝於樽俎則方策具在矣是役也
 邑大夫及鄉耆紳僉謂不佞實始終之若夫假之會也
 而屬余序諸簡余惟探撫筆削實三太守及鄉先生
 之力為多餘何敢獨據然予從草之聲而自托於趙營
 平不難伐勞之義其亦藉以少報塞乎則不佞於趙營
 謀而為之序焉麻三十二年夏四月月上澣知府章浦
 陳公相序昔我太祖高皇帝定寰宇書邦國於海邊諸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史部

序

郡經制獨詳而尤莫詳於歐輔以三衛之南鎮全浙所
九營樓櫓甲兵星布雲屯非以歐為東南之鎮全浙所
恃以輕重哉余觀夫東歐勝狀復嶺重嶺南周遭迴伏
鮮峭壁巖若指戟長江拖曳以故明初盛時南端人正
若血脈之穿貫襟帶之拖曳以故明初盛時南端人正
朋或輩出與海內英賢競爽遊斯地者或以文章風流
著或以地靈相協應耶以經制之備若此山水之奇若
非物之盛又若此是焉以信年而志或幾平廢矣於時
然自公治以迄於今越百年而志或幾平廢矣於時當
缺散佚者多不可執以爲信志或幾平廢矣於時當
者非不有樂於申率謙讓而未遑耶或搜緝編摩見有
次第竟未卒業豈志之成固有待耶余舊宣州也至於
是邦則與謝家玉樹後先重逢謂非此生厚幸適上宣
州季宜以所修志相質余喜適其會而樂觀其成遂欣
然直任之不辭昔夫子志夏殷之禮傷杞宋之無徵非
獨其記事缺也爲其所志以網世道維紀然山川有定
而幅員有定規例不可不以志卽志有廟宇有山川有定
祀典禮有定規例不可不以志卽志有廟宇有山川有定

不失尺寸夫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要其所以長存而不
朽者不在是也乃若官師之得失人物之盛衰忠孝義
節之微顯風俗之習尚之瀆漓則所關於世道人心者甚
大是故政之不顯揚抗渙津則法戒具存觀斯志也將必
則清猷不顯揚抗渙津則法戒具存觀斯志也將必
勃然興鯁然恐懼然而感化者矣子貢所謂道未墜於
地賢識其大者此也一國之信史也是役也方伯錫
公實經始之前守劉公與林君相繼肆力雖參互考訂
非出其一矣然始終載筆者宣州始終董成者則湯公也
稿既具矣余不能贊一詞惟其可爲綱紀維持者惟晉江
與宜州協力商確焉諸固不暇及也志成付梓爲存
其端萬序余符東顧甫下車考問俗惟條晰其
利病是亟適却之新志及一請序於余余披閱之繼
矣開局編座前之三守及一請序於余余披閱之繼
筆亦不敢受勞但及觀成不復贊一辭也余因是竊
思之法魯天子之事守春秋亦魯國之志仲尼固之作
名氏不逾樞桓定哀關赴告策書鉅伐會盟之事當時
則載其時則已未嘗遠引每涉上記所載下考以殷祀

宋之無徵但闕之而已蓋其慎也綱羅天下放失舊聞
 上下千載勒成一編太史遷始為之班孟堅補其不虛
 美不隱惡然至於是非之際猶以為類謬聖人有遺論
 焉大氏蒐彙太多則考核難據推畧益遠則瑕瑜失真
 傳信闕疑雖生當聖人之後尚有所存論而不致盡乃
 欲以一人之應見一時之懸斷令終古及今行事皆詳
 而無畧皆得而無失鮮不誤矣夫若斯虞實錄之難也
 故與其強執而信之不若姑俟而疑之與其訂燕郢於
 往昔不如慎始於今日茲掌斯事紹正之大都云余
 按東甌舊有志始自漢晉迄於明興數千年間一郡遺
 文古事靡不畢集博矣外駸故有推馴亦多乃宏治以
 後之書缺焉薦紳先生問以弘正軼事進進難言顧弗
 深考竟弗傳或時見於他說多不可信是以當年校讐
 有概於中思一編輯之從如事感卒業竭六七年校讐
 方約煩縟適於傳存加今告成書矣夫此東甌地耳錯
 山帶海匯在經河如故也要害何常之有漢時為東
 王稱孤竊據之都宋時為天子驛翠華之所而今但東
 南名郡藩大吏與二千石所建旄設軾而治百姓者也
 郡邑亦何常之有或屬會稽郡或屬臨海郡或為永嘉
 郡又或名縉州不置郡或廢括州為永嘉或廢永嘉復

栢州唐置温州屬越宋因之後改為瑞安府而今則以
 郡名溫永嘉瑞安俱隸邑也吏治亦何常之有主遂少
 謝康樂兩君子其著者春艸也不流連序山游賦詩不
 廢閣乎而今守若令但競統奉三尺救過不贖何暇論
 繩墨之外也廢與乘乎勢沿革因乎時變通存乎人夫
 亦表時記事而已今無暇詳引請言其概往者正之
 際賦稱治郡矣恬熙承平民不知兵三衛九所星布雲
 屯但具設令有備耳彼一時也嘉靖之季島夷內訌驟
 薄城下相顧無兵內地被其躡蹂後是以有增營增募
 多置棧船軍之議隆萬以來海波復靜軍士但坐食何
 給縣官費月餉歲支無以繼近是以有言汰言練罷應
 募兵之議然而已設者終不可罷廢費者竟莫能省也
 昔苦無兵以強今稱有兵以文使也昔何以勵今何以
 諸俗也昔何以模今何以靡一文使也昔何以勵今何以
 以靡一文使也昔何以模今何以靡一文使也昔何以勵
 今何以模今何以靡一文使也昔何以模今何以靡一
 當亦晚近世通變得失之林也按之舊事何必盡同仲
 足修魯史但日授其弟子為有所議刺獲諱挹損不可
 書見太史公言漢廷事有所表見多不虛如其指也亦
 少褒矣往往於封疆平準諸書中微見其刺使人深思

而自得之今史氏貶盡廢細不用大率治行志人物
志所稱有賢無賤不肖乃近古長厚不非大不招
人過之意夫借勸以為懲舉一而風百變予不虛獎溢
無爽礪世磨俗宜若可為矣仲尼論政布在方策此其
大畧也蓋能無失存之以俟君子一郡權變近俗易行
有足采者班孟堅諺史遷其自著漢書反貽人目曉之
論滋議之難一也蓋自古歎之何敢知但且政此為
方策矣萬歲三十三年乙巳冬十二月既望 知府長
樂林繼衡序東臨新志成郡守吳航林繼衡觀之首閱
輿地見沿革口世代之變遷也若是乎後來繼今紛更
且安窮也及分野日誰謂溫遠是有牽牛之分於天其
尚也於磯祥之徵及疆域山川曰此於浙其最東者歟
控閩引栢枕江界冥嶂嶺四塞沃腴千里太平之維續
草昧之狡窟也夫及橋梁津渡曰溫水國也匪其莫濟
矣然而渡可虞也 節於儒則誠小鄒魯也試問閩
省於李知恥自愛浸淫於儒則誠小鄒魯也試問閩
其亦尚有敬鬼信巫者乎其亦尚有火瘞溺女者乎有
司化導鄉哲儀刑可以幡然變矣閣建置及學校曰國
家以此爐也范溫士而鑄之肖而范故大可用也無若
躍治然人且以為不詳及郵舍曰嗟乎是世之苦於橫

搜而勢莫禁者温僻在隅可以少安閱伺祀曰夫血食
者以報且以勸匪是者宜毀彼宜廬不廬反日熾餉耶
閱食貨曰昔先王在土作頁十一而賦三日而役國足
而民有餘今物產非加蕃土田非加拓生齒非加夥然
力久稱竭矣 温安得獨裕吾儕司牧無亦保障是為
豈其朝夕繭絲攘肌及骨以為愉快合皮盡而毛無
也閱兵防曰想深哉信國之籌邊手扼要而屯是羅棋
布驚鯢揚波虎豹固在山也如盡得練轄鈴挾忠烈者
表裏犄角之何憂於島夷閱秩官曰此莫非天工代之
而曠之乎夫誰敢閱洽行曰赫乎偉哉心苟在民風流
治恪勤亦治廉厲治寬和亦治吾與二三有司請於王
之嫫取諸君子自擇而慎處 焉毋第豔羨筆墨山水
度不繇是夫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亦猶行古之道乎焉
乎道德勸烈以登祥善也閣人物曰山英川靈其於年
熉燿來禎生是邦也夫亦其有景心輝彼曠鬱斯斯斯
及列女曰此夫妾婦而文夫亦其有景心輝彼曠鬱斯斯
婦者也可媿已及方披仙釋口道之所不載也然而郡

永嘉縣志 卷之六 藝文 史部

有之矣存而勿論可也閱藝文口人以言傳言以人傳
兩者皆不朽而人重矣閱禱志及遺事曰悲夫航海之
役有心哉文山乎天若再宋溢亦趙家之卽墨也方氏
何人其欲爲插乎勢窮就獨抵遺錢氏三王嗚耳是么
度竊據之前車也志及此詳矣閉蓋有見而不議者焉
是志也監弘治亥志而刪開之增以正嘉慶麻百年
之蹟幾易表焉而始脫稿爲卷凡十有八前郡守京口
湯公期其議大梁劉公嗣其志鄉大夫王洞王公光蘊
省菴王公繼明董其裁博士余君承蘭陳君大奎弟子
員周子茶戴宗璠等共其事而先令郡丞羅君應台陳
君禹謨別駕王君錫命彭君創基司理朱君道相則借
不佞樂其成者也遂並敘之萬曆二十八年秋九月既
遂闕焉後之君子更而爲志其紀錄畧與史同而史有
專官世相及也志惟存位者之所委畀更數十載而始
一修之其所重者在於品藻人倫昭示衡鑑使世有所
勸而懲焉史以官爲守故得善惡並書以信其筆行其
直志徒載筆近史而非若史之有專官也其所書者非
郡邑大夫則鄉之先達亦不得不少諱矣故自好之士
往往引嫌自詆而避不爲志而使一郡之經制典藉放

夫而用一王之法以繩列國之諸侯然不以爲避者其
有以自信也士君子論法先王稱引孔氏高論千古而
隳宗國之盛美不傳廢賢守相之業不述亦不貴矣吾
溫故有志其可考者始於宋永嘉語至我明洪武初有
圖經志弘治間河宗伯王定公瓚始更爲之迄今百
年矣萬曆王長京口湯侯來守吾郡方議修輯尋以遷
秩行大梁劉侯繼之進博士弟子而取焉東顧古稱鄒
魯惟是文學爲彬彬諸弟子鼓篋膠庠淵源具在今文
獻之謂何爰命敝局各彈其所聞知踰一期而志成爲
卷凡十有八旣秩然矣會侯移守畿輔而繼以長樂林
侯按成書而手自敘稿寄不佞蘊於宣州郡齋惟執事
之正之也藹謝不敏而會宅憂山居侯請論力且以
先大夫之有永嘉志也曰無以予小子召公是似繼惟
郡志之輯殆踰百年宗儒鉅公代有作者豈其獨有難
爲而令蕪廢至今則具不佞前所指矣使不佞必引避
以發其義蓋周乎成書者十九而罔以臆說者十一要
昭然並舉大都一稟於令甲而酌以時宜秩王章明法

守敦本尚實以蕃衛民使教化有裨焉亦庶幾矣蓋百
 餘年而先後沿革是非興壞之迹瞭然也長人者而衷
 以爲治都人士景行高山有餘師焉東歐之文獻其不
 亦有微乎哉書既成而會湯侯以右轄治兵於國以其
 始之未竟而樂今之有成也更乎校而正之清漳陳侯
 以加諸梓自丁酉首事幾十年以俟今晉江蔣侯而工
 始克竣觀成焉吁其難哉然不佞竊有懼焉馬遷史籍
 千載擅場而謠聖猶將求多儒者律令春秋猥繩百氏
 多受不忍以病子長衆口之難調久矣不佞愚敢望遷
 而繆成茲從微惠郡侯暨諸博士以幸成籍所掛漏而
 衡決者爲不少矣世有辭焉烏以藉口惟平生斤斤繩
 墨自信惟他徂焉示人以受羣射不佞何心以都人士
 之心爲心耳抑不佞之有茲役也因鄉國之故實以牘
 而存之非不佞自以爲私也集鄉國之羣衆以筆而成
 之非不佞自以爲能也蓋居是邦而操觚能言之士皆
 與有責焉乃不佞僭承之不佞之罪不佞之罪也而東
 僭矣因以不佞是子篤古自信嗣成一家之言比於春
 秋以維世貞教則編也其以先草創備遺忘不亦可
 乎哉庸書以爲序萬曆二十三年乙巳秋九月四庫

全書總目是編成於萬曆丁巳凡爲類十二爲目七十
 四類多舛畧如形勝門祇畧序舊志數行而梁邱遲承
 嘉郡教所稱控山帶海云云祝穆方輿勝覽所稱郡富
 臨越之衝云云皆未之載此皆失諸眉睫之前學校於
 祇載梅溪雁山兩書院而承嘉書院之建於宋時載於
 王圻續文獻通考者亦不及詳其挂漏之建於宋時載於
 中分郡邑長吏爲二門體例亦嫌繁碎可想又治行志
 此書卷首題郡守湯日昭總修訓導陳大奎教諭余承
 蘭郡人王先題郡守湯日昭總修訓導陳大奎教諭余承
 日審志凡分十二類首與地次建題陳余諸人同修蓋
 未審志凡分十二類首與地次建題陳余諸人同修蓋
 兵戎次秩官次治行次選舉次人物而終以藝志季宜
 爲西華副使子家學淵源世傳文譽故刪此善體裁尙
 淵雅凡例稱宏治以前大都仍舊稍刪潤之正德以
 後則據五邑新志又承嘉譜所載故實者志遺詳者
 以補之故其書中雖小疏舛所不能無而校之近時
 嘉譜明隆諸志則終爲定所修德志今亦罕觀此書
 既以兩書爲監本故所定所修德志今亦罕觀此書
 根據不似流俗地志率憑虛託造不可究詰代遺傳

播絕稀印帙偶存誠吾鄉之寶笈也至四庫總目以
學校門矣收永嘉書院一事議其挂漏效此志之古蹟
門蓋已載入因明時書院已廢故于學校門不復紀述
修書諸公於全志先後義例未及詳檢故有此論矣

永嘉縣志十七卷

乾隆縣志

明王光蘊撰時萬曆庚子自敘夫志猶史也古者列國
之業於陰陽儒墨名家法道德靡不究其要指博咨誦而
精考核斐然成一象言叔皮傳心史籍緯以國典孟堅
嗣為漢書黎長龍門故古今史家二氏稱焉史官採
史職廢而後世藝文之上幸為野史私乘以備史官採
擇庶幾古遺法也永嘉志故無考嘉靖末先君輯九志
撫故官羅散逸繩纒乎備矣刻板近毀竊傷之又念
往為志迄今幾四十年時積事移失今不續後將多佚
矧手澤且存哉頃受校郡志稍移悉願未隨奉同安林
侯之命遂於退食暇按前志鈔而續之聞補其畧而仍
舊志什五夫子之籍是志也非敢自附世業而曰纂述
有加於前也惟征科籍需往苦煩盡自均平經賦而疲
困避鳥夷奔突往虞瑤毒自海防戒嚴而寇患息人物

著傳往以世概次而獨行罕述今類倣諸志列以品目
碩彥既表而草布砥行亦附施於沒世總之遙追先
猷而概於世法徵之與難然蘊不能無懼焉志之用所
亦徵靈於山川也與難然蘊不能無懼焉志之用所
昭往訓來輔政教之所不逮也願往蹟易濶名言孔說
載之訓審不為先謂昭影附聲傳不可謂審於志實有
亦何訓之能為先謂昭影附聲傳不可謂審於志實有
正為鄉邦所信傳非一日矣蘊固懼前所為志主於嚴
闡述而繆事鑿觀借於論說則深以昭往訓來為執
爰屬警枝付之劑劔匪以竊比史氏小子何敢承嘉敬
長引良治世受其褒以竊比史氏小子何敢承嘉敬
正埃之邪人君子襄以竊比史氏小子何敢承嘉敬
甲東海蓋自謝容游覽篇章與巖壑承齊敘承嘉敬
美俗清余問之父老無論家詩戶色私嗽嗽山夫彬
禮讓即問左負販相質易亦温其詞色私嗽嗽山夫彬
八值替幕或避風雨驟前入人家父兄子弟悉山夫彬
次第供具不必有平生恒以早輪稅意公家為務有頭
三尺村翁門文訓子姓慕其土風填乃從東陽移官承
嘉而不識縣門者余心雅慕其土風填乃從東陽移官承

巖邑比余下卓殊不爾余壹以慈和簡易治之東陽元
元與余游於太上之風乃永嘉之俗故澗而余以治東
陽者治之口可坐而登於理夫澗與澗亦何常之有視
上之人所以風之者邑故有志創自西華王先士其子
季寬君垂修焉法嚴格正事核辭宜則學然矣邦士大
夫以余濫等令長屬一言弁首余所知邑士風濶美至
其山川迥合建置沿革岸人物減否吏治汚隆則良史之
不律章焉簿領倫文焉能贊一辭見澗長則飲冰見
苛墨則探湯是令事也日康樂品承嘉山水後風流文
彩照映林壑詞人韻士接踵至今烈烈焉標韻勝矣然
於吏治之汚隆黜首之利病則邈不相關也者東西漢
傳循吏不纂入文學傳文學不纂入吏治要各有其重
焉乃今觀循吏之列在志中者班班矣是治要各有其重
後來者之師表也余為吏言吏故獨詳焉以此

高澗縣志十四卷附志

明項維聰撰邑序余視澗三載許微天之幸亦三載稔
蔚然翮而喜曰邑實庶余何能庇邑居無事取舊
志讀之慨然嘆焉此誰非吾民之利病勸戒所繫而脫

畧乃爾將何以重一方光乎曠也於是秦生尚賓陳生
鍊靈吳生山巍輩詣余以重修請余謝不敏然於義於
時非所敢辭遂擇日開局講編摩之役隸都邑者諷諸
耆里隸學校者諷諸青衿隸故實者諷諸縉紳先生各
出所聞哀以府見而授簡於吾鄉張君子檀以總其事
近期志成余以邑長當序簡首序曰邑有志所以紀載
往跡助流政教也志久而遷大略推輪負文乘而異尚為
桑田滄海陵谷亦以遞遷大略推輪負文乘而異尚為
政者可膠一定之杜刻中流之舟乎夫政之因也以時
時之不趨也以漸趨不可已也亦不可極也爭乎時者禁
亦不遂其趨察乎時者遂之而趨也故為政者不禁其趨
核於今昔因革之故其道靡由矣今嘗一復斯志而肯
綵極今一則矣焉場昔種馬今改而租矣漕米國計也肯
香本今折矣鹽法民利也昔用革今改食矣寺田縉流
左藏也昔坐守而今丘輸公矣他如戶減也因而減里
專有也昔以省官撰情而宜度勢而順窮則變變則通
而清民髮如也此非更張之善者乎乃可為擬麻者異
者黑髮為崇陽侯佐之蕩清產十餘萬原野蕭瑟至不

可支逾年以來復多傳派今閱歲額如神宮監米豆光
 祿太倉折色諸費皆故籍所不載先世所未起者田土
 則昔有而今無供億則昔無而今有誰謂生焉貽之
 手是列之條款亦不新開墳穴以徇未流庶幾亦能
 蠲新稅以復舊制亦不處焉故老為余言文皇帝時
 時尚書秦任而見誅人犯儒諱堊巷非襪則離職無
 咿唔者二百年來家絃戶誦依然鄒魯彬文爭矣嘉
 隆之際俗尚醇樸民環堵而居大布之衣而今易以
 墮彫其桷被手令片之庭易為輪服耳而今稍稍習
 見犯則較交手令片之庭易為輪服耳而今稍稍習
 遵矣以質若彼以文若此則使然夫盛者衰之因微
 者積之始吾未不知詩書禮樂之不為浮靡蒿穴也
 不知弘微鮮麗之不知淫洗前茅也吾未不知聽利巧
 不為知故赤幘也因時之宜挽趨之極其在台是邑者
 與二三君子共圖之哉此余修志之意也若夫名賢
 貞女芳標清修被俗之操慷慨好施之誼人有獨擅
 有殊稱亦各鉅細無遺詳略互見總之與善何害從寬
 毀譽吾無其心知罪亦聽之矣覽是志者外驪黃而得
 之是為序萬曆三十四年丙午承嘉項維聰撰 鄞人

張子棧序往余輯建平志建乎君曰闕文例也志大凡
 而可蒐羅稍疏不無挂漏焉迺項令君曰之謂亦足備
 一乃典因闕高舊志大指請則曰長世字民務在
 筆札之役余至以考更修大指請則曰長世字民務在
 利弊欲析利害必考與革指請則曰長世字民務在
 事變屢遷若滄桑然不辨而紀於籍幾以鏡俗求理矣
 語詳合君自為序中余歎曰令君其大有造於治至此
 乎夫奉藩守宇者率以刑獄錢穀期會簿書日不暇給
 稽古理文似非切務即事纂修又惟被餘厥章用垂名
 氏其於吏治民艱不必盡晰也亦多軌迹可遵聖門
 然安父無煩更求也者而治則可異矣儒風民俗奢
 儉質文之趨既若狂瀾之莫砥其甚者滔天巨浸
 難堪產沒民流日媿月削此還定安集之不遑而征
 之額且迭增也令君謂田土則定安集之不遑而征
 無而利害以此身扞擊痛悼之最切者蓋力能挽者
 恤若所云催科中撫字者而家已也悉列於籍用深
 來典革術利則承永宜仍與革而弊則亟當圖罷寓深
 慨於徵詞於民瘼三致意焉皆令君所授指也令君
 風霞爽才隲古今以鴻藻魁南宮出綰銅墨潔齊冬冰

恩湛春露撫綏之餘猶塵靡騁之虛冀後之治涪者按籍而究時艱隨力拯救猶之令君在事也甘棠蔽芾樹可已之要與匪直其文也即翰墨為動績矣不若山川方域猶故也建設儀文有昔規也食貨獻程循用無改也往牒已載何復更為第余智固孱各勤採獵開廣聞無術竊擬輪較所幸邑有名公碩彥各勤採獵開廣聞見集眾美以禱余而飾漏蘄蕪提撥欲要則攝柄於今君余僅為次第之如此及期後竣為天文志者二地理志者一十有八人事志者二十有十三總一十有四卷極知微誠貽誦大方然記事述情視建志稍詳矣明年令君遷南水衡余再訪之自下會刻成為識願未於本簡麻時知高涪縣勤政惠民榜其署曰冰壺暇日課士不倦文教丕振纂修邑志克備三長士民思之特為祠祀

永嘉縣志十四卷

通正

國朝林占春周天錫撰雍正通志康熙癸丑知縣馬瑒聘

邑人林占春周天錫修壬戌知縣鄭廷俊續修王錫瑄

序員廣俊序今天下車書一其球四集三代以來幅

曩昔在雨浙中山川秀麗疆域豐饒魚鹽輻輳頗稱樂

以儒雅風流董陶習俗是孫少頽延之謝康樂諸君皆

有小鄒魯之稱感矣哉余不敏忝宰茲邑直聞變後駭

鹿初歸哀鴻甫集雖山川如故也疆域如舊也而人物

荒涼財賦蕭索戎馬雲屯羽檄雨下芻蕘如糗糒日疲

億昔之所謂沃壤今之所謂瘠土矣余撫此兵燹遺墟

而籌畫所執掌庶務紛紜星出入不辭勞瘁公餘稍暇

欲搜舊邑志而漸覽之但舊志出入不辭勞瘁公餘稍暇

十餘載前者散佚次後者遺漏無傳致令風俗欲絕

盛事不彰亦邑有司之責也時癸丑聖天子命修通

志願行郡縣前令關西馬君賢邑博士樊君聘鄉貢林

聘名儒入局考訂刪其繁蕪增其缺略詞簡而核義約

而該於以紹往訓來扶風彌俗垂諸不朽庶幾其有裨

於邑治云恢成授梓乞鄉先達弁之先達咸以余司民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史部

牧自應在史言吏因不避掛漏援不律而序之惟冀當
事諸公鏡臨情事思以綏殘疆而恤疲民究利弊而圖
興革庶孫王頌謝之永嘉或可復見於今日也夫
州經籍志俗吏喜以刊修志乘為己名往往有修補版
片一字不易而輒添序跋纂案自稱補續者延後敘中
所云真偽蓋未可知今仍以周林原書著錄其通志所
稱王錫瑄序
今亦未見

樂清縣志十六卷 道光丁亥刊本

國朝鮑作兩張振夔同撰 前令陽春劉榮玠序伊古載籍
無不昉若列者其惟史乎史之所載上而天文五行
下而地理職方禮書樂書以明人道平準食貨以驗物
情可與可觀可歌可泣皆於是乎在士君子得珥筆雍
容厠身修明之列其亦足矣余性好讀史而學淺才疏
又由捷南宮邊磨民社未由從史官之後私心慙焉歲
在乙亥自孝豐調任樂成邑餘劇日勞勞於簿書錢穀
之末學殖幾落矣既而披覽圖籍取邑志而閱之不禁
喟然曰嗚呼此即一邑之史也夫史之所載周於四海

而志之所及圖於一隅若不可同年而語然由邑以達
於府由府以達於省由省以達於一統事有相因理同
一貫志在修明者從而留意焉亦當代得失之林也何
必史顧樂邑之有志始於宋治熙間其後有元樂清令
馮君修之又其後有明邑人侯二谷修之前後相去多
者二百餘年少者亦百數十年事多缺如本朝改運
文治聿新康熙癸丑命天下郡縣各纂集志書將以上
諸當令邑令徐君奉文修輯宜若可觀願其時三藩甫
定兵燹之後文獻難徵故為書亦多闕畧又自此以迄
於今百四十載久未重輯不特損益廢興無從稽考而
且孝子順孫漸埋沒於蔓草荒烟之十義大節婦幽魂
莫慮此有心風教者所為掩卷而太息也余久欲修之
而未暇癸未歲爰與邑中諸君子謀延請瑞邑名孝廉
鮑雲樓先生就其書而續訂之草創未就余適陞任乍
川然雖道里相隔此心未嘗一日忘也歲丙戌書始告
成諸君子郵寄來示余受其書而讀焉首輿地終雜志
中別為十二門義例一準史法凡天地人物莫不詳著
於篇有善必彰無微不表而所謂孝子順孫義夫節婦
者亦諸論探訪周或遺漏潛德幽光久而彌顯其有裨
於世道人心者豈少哉異日朝廷開國史館命儒

臣博探圖經并蒐羅佚事以備纂修是編當必有可取者真可邇於史矣余既喜其書之有成而因以歎其用心之良苦也於是乎言道光六年丙戌季冬郡博海

宋元明時人文蔚起著述甚富近則板籍銷亡斷簡殘編收藏無幾久之而數典忘祖堯舜共咎是志之嘉言懿行盡付之過眼雲烟墜緒茫茫誰執其咎是以信今而傳後誠修之不得盛心而尚可以繁簡論哉余因撫生言而識諸君子之志難而修樂清志尤難者如此道光丁亥賈聲槐序此書分十二門曰輿地曰規制曰學校曰田賦曰兵制曰職官曰人物曰選舉曰藝文曰風俗曰物產曰禮志每門又各分子目大抵以隆慶侯志為本而參以省府各志及先哲文集補其未備體例頗為詳整與地門山川一卷尤為精審凡例謂府縣舊志紀山皆似嶧山未免失實茲特仿太平志敘山皆循次第綱師禹貢日師山經獨蜀釋區以別矣敘水則用鄧道元不經注一統圖串用齊次風水道提綱別列支流於後以清廉日今覆按其書知非虛語也餘若沿革表鉤稽史志糾正俗說物產志博徵倉雅地綴方言職官選舉兩門亦能考證列朝制度條舉件繫縷而不越在吾官即東部郡尉而不知其當為東侯官謂樂成之義取

嘉慶... 卷二十一

大樂正造士七年小成九年大成而不知承嘉郡記書
字或作城以祭鼎儀範為王東巖作而不知其為亳州
道山王與之所著攷木榴嶼即今玉環不知其又名地
時山他若人物門有鄭泂傳藝文門載潘翼著述均誤
收流寓若此諸條尚待補
正然其大體則無可議也

甌乘補二十卷 承嘉黃氏

國朝黃漢撰自序人生同此賦畀而嗜好奇殊然專泥詩
拘於墟也漢少習舉子業緣家貧嘗效闕澤備書既而
業筆四方聊餬口以自給第自愧溝者無識蓮幕監等
而結習未忘每於晦明風雨問手一編弗暇見諸書
有載及吾國地輿人物故事恆為筆之簡端邇來遊地
既廣閱書頗多而所得愈夥積久成疾因斲古及今矣
第編輯而釐訂之得若干卷名曰甌乘補蓋以補郡邑
乘津逮所未及視舊乘中所遺佚者得十之五六異同
者十之二三餘或類涉鄙瑣怪誕為先正所不屑取詎
可概以律逮木及論耶而漢則敬深桑梓一草一木弗
敢廢棄故識大識小兼收並蓄以備他日士大夫修志

去取是亦李肇作國史補章慙作吳事類補之遺意也
後此再斯有聞見更當擿拾而續補焉夫豈止於此哉雖
然乃歷厥風塵蹉跎歲月僅以窮竊羣書為務焉有
識者所矧笑抑又何取焉茲不揣冒昧爰即在鄉言鄉
於博雅君子未悉有所許可否也倘不以在鄉言鄉
於淺近者見譏則鄙悞宜何如欣幸耶昔道光二十
年歲在壬寅仲春小若山人黃漢自序
霖序物以禁而易散事懸久爾就湮古今同此慨也然
欲一彈其憾使殘者完逸者聚非補不為功漢儒補樂
記考工補其憾使殘者完逸者聚非補不為功漢儒補樂
鄒魯其山川之奇特人文之蔚興昌黎補許傳補之功
富饒代有志乘以記之者所以補史氏之不逮也雖然
可補者豈惟史策哉功德施於人聲名著於世瞻炎烈
於家當時盛傳過而聞竊竊補也下此善於鄉賢於族烈
於後人搜而補之往往然也豈獨不於致茂成秋余留
於風俗人心而末暇尋章摘句較說謬已五稔於斯

矣邑有黃生者淹雅上也來脩相見禮坐譚之頃探僕
呈所輯書編曰歐乘補請序於余公餘幸閱之舉多闕
發幽光道揚善類博採他說以補郡邑乘所未載蓋亦
心手義而勤於學者矣噫斯人也余特不知其能補而
言而即能補以行否也且不知其能補後人之修乘而
亦能補余之治政否也然觀其書推其心可想見其為
人是為序時道為郡志所未收者按時代先後排次惟
記溫州舊聞為郡志所未收者按時代先後排次惟
經籍物產藝文仍以類聚其探自他書者皆節錄元文
閒附評論至近代軼事得諸傳聞者亦注某人述其採
撫尚為不苟惟效諸未精如承嘉漢為永靈遂并魏長
孫澄封承靈伯鄭孝穆封承靈侯亦取人不知拓跋厥
圖不及江表也五代錢鏐改橫陽為平陽縣也他如以
平陽伯亦誠人不知唐以前無平陽縣也他如以溫州
劉靜春為樂清劉文蔚公以丹陽洪興祖為溫州洪慶
善若此之類不可枚舉惟於國初以來軼聞瑣事紀
錄頗多可為續修志乘之資其詩文七卷亦多府縣志
所未載雖不盡注出處體例不無可議要亦有傳文獻
也之書

右地理二 郡縣

鴈山行記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

宋陳謙撰直齋書錄解題嘉定己巳遊山直至絕頂得

所謂鴈蕩者前人蓋未之識也然繼其後者亦未有聞

焉曾唯廣鴈蕩山誌陳謙鴈蕩編鴈蕩山巖巒奇怪難

谷列十八寺舟黃巖東來先經雙峯石梁院次登謝公

嶺入東谷經靈峯淨名靈巖能仁寺而東谷盡矣自能

仁分徑入西谷經羅漢石門凌雲寶冠院而西谷盡矣

若自樂清縣入山則及是今遊山者率至道傍寺而止

曾厭客喜穢惡不交故謂勝之蕪沒者甚眾如所謂鴈
蕩不惟不到亦不識也惟行者不識寺僧山樵亦不
識也存客捫頤探險至其處始見蕩歸著行記於是人
知有蕩矣溫州新志鴈蕩編疑行記與承甯編之
侯廣鴈蕩山志所引鴈蕩編疑行記與承甯編之
文然明胡汝甯鴈山志未載承知曾氏何所據也

直齋書錄解題 卷二十一 藝文 史部

陽明洞天圖經二卷 世善堂藏書目錄

宋陳謙撰

江心志 千頃堂書目

明釋宏斌撰在成化初 知府邵銅序永嘉江中孤嶼雲

金齋背而上而兩顧紅塵咫尺隔斷儼然海上蓬萊也子

嘗耳而慕之者非一日已今春余以烏臺遷守茲地公

退之暇每過其所穹堂與殿傑閣修廊勢若深於江上

往來登覽之美哉萃於茲焉一日佳持思信謁余官舍

拜而請曰江心之勝歷代以上詞人韻士形諸題詠者

多矣惜乎未之刊刻以傳於世茲特稟輯古今先後詩

文凡若千篇成一帙以傳於世茲特稟輯古今先後詩

實徵大惠而不取也余謂山川雄偉秀特之氣僻在

江陬海澨而使空虛寂靜者坐以守之其實智巧之所

營構而善察幽勝者大夫闕異乎縉流遠甚其於研窮宗

於其法從遊文士大夫闕異乎縉流遠甚其於研窮宗

旨之餘孜孜汲汲採錄名賢佳什以垂示久遠其用心

亦勤矣哉余故不拂其意書於編

簡之首用以承其傳於無窮也

仙巖志六卷 四庫全書總目千頃堂書目作四卷

明王應辰撰 四庫全書總目仙巖山在浙江瑞安縣境

中永嘉王叔果屬應辰為編首 載圖景次錄詩文序尚頗簡潔

三吳水利考八冊 書目

明王叔果撰 李維楨王公墓誌銘公備兵蘇松常鎮四

而柔漕政所宜興廢著書曰 上海防運道利害凡十餘條

三吳水利考吳人奉為聖令

陽湖小志 藏書

明王叔果撰 王叔果序郡郭之西鄉多山水而陽湖為

而購之稍輸矣 最勝余仲氏賜總再為諸生時過其地愛

本在諸景遂想稱焉 四方為聖聖成而亭臺池逕

水嘉孫 卷二十六 文 史部

記文詩歌若千篇仲氏景為小志梓而藏之山中始賜
湖末為雪也蓄畚灌莽耕稼蒙翳迨地靈天啟仲氏挾
其命秀環湖之境盡四時朝昏之觀飛蓋輕舟戶屢常
藏遂使海野區名聞吳越間然則山水亦有遇哉顧
聖之治為隱計也隱而志以文之何也李愿盤谷得韓
子贈言聲施百世而賀監鑑湖亦以咏歌託之不朽余
兄弟幸及初服投閒林泉魚鳥游咏雲水徜徉日取高
賢所嘗題品者嘯歌其間庶幾哉盤谷鑑湖矣噫此陽
湖所以志也亦將

江心志六卷

千頃堂書目

明王光蘊撰時萬曆庚寅

自記予讀水經凡江海類稱

如仙山者若京口金焦南粵海珠及吾甌孤嶼三山則
尤奇已三山皆以寺名金焦峭立俯瞰驚濤多異狀而
地不夷厥海球麗坪岸而淺隘四遠鮮山孤嶼則深廣
湖秀百雉屏列千峯掩映西塔盤危磴而上下視江流
浩淼蕩颶東塔竒大阜鐘卓繁陰密翠中靚秀為叢林
冠梵宮樓閣金碧相輝引望九斗山如列掌潮平月午

空明無際燈火起郭外錯若繁星與魚燈相間游人率
戴月而渡四時朝昏光景變幻視金焦海珠甲之庶幾
方壺絕境也頃從同志游家參政賜谷公語不佞總曰
茲山標靈寓內且忠賢俎豆在故所建置吾相諸大夫
新之矣惜無志籍殊為缺典爾其圖之不佞無似乃稽
古蹟哀輯古今詩文為志六卷夫金焦當要津緣處士
魚先以名孤嶼雖介僻壤謝康樂文文山王梅溪與我
明卓忠貞菴樹之風聲大地諸天託以不朽然則是志
也信乎其不可已也豈徒侈江海奇觀已哉王叔果
序顧故稱山水郡其峙大江中有孤嶼夾兩山勝狀全
焦東西建浮屠中為寺自唐迄今廢而與成化初寺僧
宏賦緝江心志詮次無法頃予修舉廢墜語從子總為
志志成序中賦之山奇勝無如禿蕩峯泉澗谷靈峭萬
狀然宅幽而阻或膏息不可下且羸耄艱負梵宮日廢
非好奇與有力者罕至孤嶼歷江上恒波為巒市郭相
望遊人或與發則振衣而往一筏可航灑酒擊鮮杖頭
易辭朝昏風月之玩用之無禁而取之不勞視搜奇挾
勝於深岸峻峻谷者蓋相絕也昔袁絢從蘇長公遊金山
適中秋一碧無際加江流瀾瀾月色如畫遂登妙高臺
令綸放曠子每於孤嶼欣賞新景若撫謝亭而懷康樂

摩宋翰而感靖康扶文碑而弔信國展卓祠而哀忠貞
後先賢蹟煨煨為江山生色而明衡擊節憑虛西顧吹
臺引子晉之笙華蓋想容成之室象浦追襄陽之碑白
鹿遊記室之蹤靈峯錯光景滿日又未嘗不徘徊而
興思也嗟乎天地積水大千土堆江山人之觀皆幻
境也釋氏語云著境起生滅如彼岸此其旨通於我道
境無生滅如水常流通即為彼岸此其旨通於我道
嘗想江心齋非靜觀無然有倍焉然則所志秀靈與古
今遺事蓋莫非明心見道之助也或謂名山水惟空寂
者主之可以永託彼山水永託者有在覽斯志可以觀
哉一箱縣陸問禮序東甌山水佳勝甲於越地而孤嶼
居一焉孤嶼在大江中一部婁青螺髻耳而險峭橫絕
四顧空奇雙宰塔直掛青漢憑巖遠矚則雲物吞吐
魚龍出沒變現無際足驚人心胸又無不攜謝賦驚
可涉故高賢曠士古德名縉遊蹤所至無不攜謝賦驚
大詩來極首欲問青天昔時謝康樂孟襄陽華品題耶
壑點綴江山流傳勝蹟並託山靈此志所由纂也子祖
古松公明守該郡惠政治人眾心息慕至今弗諼子又
承乏東嘉克繩先軌父老追崇曩蹟為建一祠於孤嶼
之麓以祀子祖子時來瞻謁停車登眺心殊樂之昔羊

叔子愛峴山風景幽意遊適至謂人口吾自歲後魂魄
猶應登此後人見峴山碑每為墮淚杜預征南紀功手
摹二碑置萬山之上沈萬山之上下欲使滄桑雖變
此碑尚在予即不敢步二公後塵而祖孫兄弟後先宜
輒似與東甌山水有緣得分江心一片席地為五馬尸祝
之場則斯嶼也雖謂子祖之峴首可也庶幾托此志以
不朽無用沈
碑萬山為矣

鴈山四記一卷 乾隆縣志 雁山集寫本

明王光美撰光美字季中號玉蒼叔呆子光祿寺署正

江心志六卷 乾隆縣志

明陳陸撰陸字君紉一字陸之時天啟丙寅 溫處道副

言序來顧故以山水擅勝其地洞天如二鴈二若天
臺吹臺諸山所在著奇然皆幽僻深淵游者艱焉孤嶼
去郡城總數百武雙塔折空地橫江上巖若浮大海一
脚懸與潮汐相激漲勝八宿客所必經者前登眺稱使

水經 卷之六 藝文 史部

說者謂孤嶼靈秀俯御湖州之金焦然金焦所獨賞孤嶼之
 游地其聲拔旄旆向背變幻似於金焦所獨賞孤嶼之
 夷曠隔絕器器塵條然自遠若詭寒暑陰晴雲物吞吐大
 概與金焦共得驚濤怒浪少陵襄陽輩之廣咏海內益
 不吾著自經靈運之品題少陵襄陽輩之廣咏海內益
 知東顧之有孤嶼者矣更宋而思陵駐蹕宸翰騫騰信
 國羈縻辭章昭揭最後如我明卓忠貞與陸郡伯之祖
 孫兄弟以其勤節惠政登碑刻字其說不朽孤嶼之爭
 勝金焦者其以是乎誰謂江山不以人重哉孤嶼舊有
 志所載諸古蹟名賢僧寮祠宇及詩大畧具而岸土如
 陳生陸者又增輯所未備而重梓之後以余承乏茲土如
 繆以其序見屬余不能辭聊為次其大都者如此茲土如
 府西陵周之夫跋東國多名山水不具論由去城數百
 武有江心寺園精宏做山光為樹色映帶潮音與梵唄
 爭響四美備矣利上名賢祠宇亦不具論稍近者為陸
 古松先生祠先生某年為溫州守郡人至今尸祝勿替
 最近者為今大觀察表虛陸先生祠先生為耳孫蓋盛事
 也之夫抵守任之先一日以待古泊舟招提前為之登
 岸眺覽拜兩陸先生祠下徘徊久之旋偕僑偶集飲其

上成二詩別去爾是便簿書奔走寢溲半廢同人道於
 牛馬馴至陰陽之思泱旬不瘳歸志已決逢勇之冠不
 日掛矣非獨願此俗吏大段與山靈無緣也竊謂古松
 陸先生猶然守耳何以令溫之人如周人之思召公清
 德徽猷誠難縷指要亦以其時雍容太平譬之神爵五
 鳳間五單于解辯庶民安其田里而無愁歎之聲而黃
 穎川乃以循良特聞致足述也今之為守者異於是進
 退絳谷笑啼俱不致教過不給而欲膏澤下於民此實
 難矣長才異能方圓兩畫世豈無人倘猶然中人以上
 乎則非之夫不佞之所見示遂不辭
 而題其後為東感之以志見示遂不辭

江心志十二卷 書總目

國朝釋元奇撰元奇號月川時康熙乙酉 學使彭始厚

江中孤嶼至亂流趨正絕孤嶼嶺中川心竊慕之願
 蠟屐尙未及也迨歲丁亥奉命校士東國公餘借承
 邑楊令君蒞梓中流為孤嶼之遊列坐兩峯間樓閣師
 礫金碧瓊森水雲環繞樹木交映遠道子晉之臺近接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庚部

容成之洞... 其吼立萬頃... 不染更是海... 漢觀止矣... 尤多名流... 遺且於近世... 卷付之胡... 孤嶼著海... 奇攬勝輩... 公之不惜... 也哉... 潤州之金... 詩贈炙人... 草迅風... 寺有年矣... 容成之洞... 其吼立萬頃... 不染更是海... 漢觀止矣... 尤多名流... 遺且於近世... 卷付之胡... 孤嶼著海... 奇攬勝輩... 公之不惜... 也哉... 潤州之金... 詩贈炙人... 草迅風... 寺有年矣... 容成之洞... 其吼立萬頃... 不染更是海... 漢觀止矣... 尤多名流... 遺且於近世... 卷付之胡... 孤嶼著海... 奇攬勝輩... 公之不惜... 也哉... 潤州之金... 詩贈炙人... 草迅風... 寺有年矣...

乞序於余... 藉以傳不... 靈和輯讓... 通詩所謂... 其地稱爲... 奇因舊本... 世系趙恒... 知府趙恒... 乞序於余... 藉以傳不... 靈和輯讓... 通詩所謂... 其地稱爲... 奇因舊本... 世系趙恒... 知府趙恒... 乞序於余... 藉以傳不... 靈和輯讓... 通詩所謂... 其地稱爲... 奇因舊本... 世系趙恒... 知府趙恒...

廣鴈蕩山志二十八卷附游法一卷

國朝曾唯撰... 文獻通考... 鄧小史... 輯鴈山志... 景可謂詩... 國朝曾唯撰... 文獻通考... 鄧小史... 輯鴈山志... 景可謂詩...

文獻通考... 鄧小史... 輯鴈山志... 景可謂詩... 文獻通考... 鄧小史... 輯鴈山志... 景可謂詩...

鄧小史... 輯鴈山志... 景可謂詩... 鄧小史... 輯鴈山志... 景可謂詩...

輯鴈山志... 景可謂詩... 輯鴈山志... 景可謂詩...

景可謂詩... 景可謂詩... 景可謂詩... 景可謂詩...

鴈山無志其誰聽之夫所謂志者以傳信也稍有其實
 不得稱爲信史矧承謫附會種種外謬若是在其甚乎
 子遊履屨經端居多暇思合諸志而彙輯之正在采摭
 問者詳之燕者除之析爲三十卷脫稿後復就正同里
 畧人程養齋再加釐訂於是鴈山眞面目始露謝翁爲
 友之躍然起曰舊志以鴈山爲宋開湖爲湫源謝翁爲
 康樂拾唾相傳已千百年於茲矣今一旦發矇振聵耳
 片一新山靈稱快即謂鴈山向未有志自今始可也
 予應之曰若非前人斬有成書予又何所憑藉辨別眞
 贗譬琢玉焉肯之入磨未盡其沙也予特不敢以璞爲玉以
 昔之人雖加淘汰未盡其沙也予特不敢以璞爲玉以
 沙爲金耳亦豈能舍璞而求玉舍沙而求金乎訂傳聞
 之誤搜隱秘之蹟因售志而廣之敢云作哉客啞而退
 陽前五日鹿城晉唯識於依緣園之入畫樓以來閱朱
 瑋序鳩湯週百八十里之洞天也自開闢以來竹古人
 怪奇雖以康樂鑿山開勝而僅得其外郭之斤竹古人
 疑以爲海水激蓄沙去而石骨留亦善狀其玲瓏欽
 之致矣然而峯峯皆如鬼工雕錫形態萬變而無不雕

肖似爲帝釋眞靈之幻戲不可思議者也予於乾隆丁
 未仲冬按試浙東自台之溫由大荆山芙蓉取道山中
 不迂半程然所涉巖僅得石梁靈峯靈巖馬鞍及四
 九盤嶺耳暑短力疲雖龍漱之瀑未暇窺也何論鴈池
 輒爲詩九首識之已而樂清教諭范君武以明朱諫舊志後
 山志示予曰初得施生元孚志稿較以明朱諫舊志後
 永嘉會君近堂復出國朝明經李翁菴本參互考訂
 鈔爲三十卷可謂備矣夫茲山以險僻得全其天巧而
 無人工穿鑿之故奇然讀侯一元鴈山供億之議則尤
 物尚足以累民可不慎哉游之一元鴈山供億之議則尤
 梯而上絕壁或繩而臨深谷梯窮以莫窮於徐宏祖或以
 梯而上絕壁或繩而臨深谷梯窮以莫窮於徐宏祖或以
 之頂木俱窮則引繩探幽幾與飛隼角勝矣乃見鴈湖
 龍激乃出常雲峯止絕頂之南其水於南此皆與龍激無涉
 茲山之勝非飛仙騎人絕頂之南其水於南此皆與龍激無涉
 幸讀之亦可爲助遊之一助云爾乾隆五十四年歲
 在己酉立夏大異未誌溫州緜籍志惟字岸樓遠近
 堂喜蒐輯温州文獻嘗答來韻詩存四十六卷已別著
 錄此書以朱蕩南李翁翁卷施六韻諸志參合編訂在鴈

山志中最高為完備首為圖二十七卷一為山總卷二至
 卷十山水十二物產十三寓賢十四方外十五紀異十
 六至十八雜為藝文而以遊法卷終為其凡例謂傳
 志有三大誤一誤聽筆談宋開之說置陪志唐蹟於不
 問二誤認大淵出舟鴈湖不知內外異谷隔嶺三誤傳
 謝嶺為盛運所經而嶺東謝家與未經詳究相沿已久
 習焉不察其考訂亦如精審惟據薛民齋賦注引隋圖
 經謂隋時已有嶺書經籍志非鴈山嶺志其考鴈之隋
 諸州圖經集見隋書經籍志非鴈山嶺志其考鴈之隋
 山不始於宋僅引隋志芙蓉山及舊志明時擷得昭明
 太子碑之說不知太平御覽引永嘉郡記三原灣即三
 亭二條定為晉宋時鴈山已顯之確證蓋三原灣即三
 京亭原山通薛賦注謂即今照瞻潭也他如藝文
 一門承撰既多舛迕尤衆猶未脫地志家之習也

孤嶼志八卷

嘉慶戊申刊本

國朝陳舜咨撰

白序余覽郡志經籍鄉先輩撰述纂輯有
 不遺一即錄板偶存而美粹與踳駁時復不相掩豈向
 之區佚散墜者皆此類乎惜乎終不得一見之也江心

寺者孤嶼中大刹也江心志數冊獨存於寺衲之手而
 外謬非完書嘗戲與客談若江心寺志可直名江心志
 則寺可稱開元志舉世曠然不知是何物祇在此一
 字去留問況其中元黃謬敘岫嶽不知是璋璫在之
 見也哉夫孤嶼者自六朝歷唐至宋而益顯其間時
 斯上者流連風物憑巒名流之題詠遺蹟多有後之
 哲存亡之慨焉大豈徒山川清曠梵刹儼雅足供登
 已哉則志亦探者所必資而榛蕪滿眼安所須此
 余掩關多暇不揣庸劣隨謬為增損彙訂之而附益以
 嘉慶重命謝楊北鴈湖後之七佚散墜也余不得而
 也嘉慶重命謝楊北鴈湖後之七佚散墜也余不得而
 齊香號春堤所編孤嶼志以釋元江心志為藍本因
 舊志名不雅馴取謝孤嶼志以釋元江心志為藍本因
 餘則皆藝文於舊志略增詩語改題其書卷首為勝蹟
 右地理三古蹟附

武昌土俗編二卷 通考國史經籍志

宋薛季宣撰紹興辛巳壬午間季宣令武昌所編 自序
為邑舊矣肇自孫吳建國為郡州進而督藩降而色
縣官司未嘗改也山川未始變也物名稱號多因時而
革者雖邑之父老問或不志其故它州攷古之士將無
所稽據焉仲謀胸臆之風聲幾何而不泯也不有書志
其何以傳武昌記舊有成書世久不見中更假擾前與
某追錄圖經中事收拾采綴十舉四三謬不倫比比
面是名都要會世所共聞舊事所修來者斯問端倪不
對其愧多矣儒行履方以知地男况令長之職官乎故
走本記披圖旁求稗說參諸故老訂以前言附見風土
成武昌土俗編二卷俾邑之遊者不必問問者不必語
開卷習學以代煩言為省事之一端用備遺亡云爾至
於兼收遺佚以成土地之圖上裨天子之司徒則吾豈
敢又書武昌土俗編後武昌土俗編錄木於紹興壬午
走既才庸學寡加縣出兵荒餘燼無藏書以致閱往事
上非者舊無所質疑姑盡所知搜羅野老之說草創編

帙垂被代而出之凡聞見之所未周或知之而未悉皆
不及著其間名號更易不可究知當去反留當書反闕
者一書之內夫豈不有自求其失則所未逮故書編日
求取正於當來惟乃仁人矜此愚昧隨環補過易視聽
庶幾焉者六月庚午書於筠鄉書舍

嶺外代答十卷 全書總目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周去非撰 自序 入國問俗禮也知當仕焉而不能舉
索海北郡二十有七其列於西南方者蜿蜒若長蛇實
與夷中六詔安南為境之南都又內包黎獠遠接黃支
之外僕試尉桂林分教蓋越長邊首尾之邦疆場之
事經國之具荒忽誕漫之俗瑰詭怪之產耳目所治
與得諸學士大夫之緒談者亦云瑣矣蓋嘗際事筆記
得國日餘條秩滿束擔歸還與他書棄遺置勿復
稱也迺親故相勞苦問以絕域事樂莫知所對者蓋數
數然至觸事而談或能舉其一二事類多而應得者浸
次序之凡二百九十四條應酬之餘於菜裏得所鈔名數因
水語原

答雖然異時訓方氏其將有考於斯酒熙成冬十月五日永嘉周去非直夫記西庫全書總目周去非字自序謂本范感人桂海虞衡志而益以耳目所見聞錄存之曰代答原蓋因有問嶺外事者倦於應酬書此示之其子曰而佚其總綱所言則軍制戶籍之事也其書條分縷析視當時譯者之辭音字未免舛謬而通西南諸夷多據實足補正史所未備不但紀風土物產法制財計諸門實足補正史所未備不但紀風土物產徒為談助已也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並作十卷永樂大典所載併為二卷蓋非其舊今從原目仍析為十卷云溫州籍志周直夫嶺外代答凡二十門一理二邊師三外國五風士六法制七財計八器用九飛花木十食用十一香十二樂器十三寶貨十四金石十五異惟第圖門缺其目據自敘蓋其初筆記本四百餘條後次序併刪為二百九十條讀書附志撮錄自敘量舉初記條數誤也其書敘廣西諸州沿革風土最為詳悉所載外國則多得之傳聞自粵中互市番夷及宋時

貢獻之國外皆未能詳審蓋海外輿地自古茫昧不止直夫此書也

慎江史逸四卷

樓集

國朝周大錫撰自序史逸者何郡邑史之逸也蓋聞諸陶

敷然彼獨行君子耳吳公維陽知已名亦翳焉龍門於

天子父僅稱太公於戲誰責哉余喜談梓里事偶有祝

記輒筆存之問參郡邑史十闕其五因喟然作史之難

也冬青行灼灼露山集別紀強附之玉潛然作史之難

樂產也移而台耳日之近且然矣余為此懶換拾舊聞

逸余成者又曰史逸向梁葬蓋見印寶之此懶換拾舊聞

生既科修之矣序史何逸手郡邑史之逸也夫薦紳先

野賢才不稱畧名卿高士真司之業不載識者悼焉

陞谷後余志不自得婆娑漫淫慨然而喟則取古今史

依往例不舊聞齊成帙命曰史逸蓋歷十三四逸矣乃

夫賢賤小省史也俾後之君子勸小人體余何敢任

永嘉縣志卷二十六 藝文 史部

唯取閩幽微顯之義別疑明是之旨紹往昔告來者述
聖漢以來至萬曆己酉止傳曰史失而求之野後之覽
者或有以知其志之所存書成藏
紫芝山麓副在花萼樓凡四卷

梓聞私紀花萼樓梓聞彙紀上同

國朝周天錫撰

右地理四記

真臘風土記一卷四庫全書總目千頃堂書目補遺金元

陸楫古今說海本瑞

安許氏刊中箱本
元周達觀撰總敘真臘國或稱占臘其國自稱曰甘李

亦甘李智之近音也自溫州開洋行丁未針感閩廣海
外諸州港口過七洲洋經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順

風可半月到真蒲乃其境也又自真蒲行坤申針過
崙洋人港港凡數十惟第四港可入其餘悉以沙淺故

不通巨舟然而彌望皆修藤古木黃沙白葦倉卒未易
辨認故舟人以尋港為難事自港口北行順水可半月

抵其地曰查南乃其屬郡也又自查南換小舟順水可
十餘日過半路村佛村渡淡洋可抵其地曰牙傍取城

五里按諸番志稱其地廣七千里其國北抵占城半
月程西南距暹羅半月程南距番禺十日程其東則大

海也舊為通商來往之國聖朝誕膺天命奄有四海
都元帥之置省占城也管遣一虎符百戶一金牌千戶

同到本國竟為拘執不返元貞乙未六月壬子遣
使招諭俾余從行以次年丙申二月離明州二十日自

溫州港口開洋日抵占城中途朔風不利秋七月始至
遂得臣服至大德丁酉六月回舟八月十二日抵四明

泊岸其風土國事之詳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畧亦可見
矣德丁酉始求誌達觀自元貞乙未隨使招諭真臘至

大德丁酉始求誌達觀自元貞乙未隨使招諭真臘至
說海中刻者抵暹羅十餘國六十七歲不成書實後以

全書總目真臘本南海外國傳齊宗二更並皆紀錄而朝

強盛自隋書始見於外國傳齊宗二更並皆紀錄而朝

貞元年乙未遣使招諭其國達觀隨行至大德元年丁

西乃歸首尾三年請悉其俗因記所聞見為此書凡四
十則文義頗為賅惟第三十六則內記瀆倫神譚一
事不以為天道之常而歸功於佛則所見殊固然是
不宜真蹟傳得此而本末詳具猶可以補其缺固
宜存備參訂作職方之外紀者矣達觀作是書成以
吾邱衍行亦賦其敘述之工云見衍所作竹素山房詩
中蓋衍亦賦其敘述之工云見衍所作竹素山房詩
返一年占城之西南元成宗時遣承嘉周達觀招諭
名曰真臘風土記溫州經籍志周卓庭真臘風土記
元貞元年隨使論真臘時所作其事元史無攷然其
敘所述甚明七修彙稿謂草庭獨奉使非也總敘載
都元帥置省占城省遣一虎符百戶一余牌下戶到
本國竟為拘執不返致元史占城傳至元十九年命
丞喚都等即其地立省既而負罔不服招真臘國使
督繼請往招諭云所謂招真臘國使或即此金牌
千戶也至元貞貞招諭則史所不載僅賴此攷其
略矣又案萬曆府志別載周達觀真臘記聞雍正通
籍籍門作真臘紀聞傳寫又誤真為真遂分為二書
土地一名真臘紀聞傳寫又誤真為真遂分為二書今

暹羅志略三卷

千頃堂書目補遺金元

之

元李至剛撰

蓋以荒遠略之也至正二十五年樞密院

掾曹承嘉李至剛

從副使帖木兒卜花公往守其地明

山川形勢民風土產

編而為集釐為三卷題曰暹羅志

略將致梓鐵崖楊公

既為教其端矣復求余說余伏而

讀之因撫卷歎曰炎

漢之興張騫以馬康居傳片氏至

甸奴中十年後亡王

大宛為發導騾抵康居傳片氏至

大夏竟不得其要領

餘歸漢為大子言之水鹿有知

駝羅之為詳也司馬

相如之通西南老且言其不為

之由是觀之國朝受

命百年四方萬國咸在天光日華

嘉慶志 卷二十一 六 藝文 史部

海內之境若過鴨綠
窺轉柔也於是乎書

右地理五外紀

永嘉縣志林壽山集拾遺

元平陽章嘉撰見林景熙平陽州志序

温州府圖志雍正通志

明張升與平陽徐興祖同撰升為本邑訓導後升府學

教授千頃堂書目題任敬撰文淵閣書目温州府志十

二册皆即此書也任敬序皇帝命龍興江左肇造區夏清

道土其專甚重也子承命來守於溫二年矣庶務繁劇

未遑他及洪武十一年夏會省部以修國志責成郡縣

於是屬府學教授徐宗起永嘉縣學訓導張升集四邑

之書年宿學相與採摭討論考究延祐東歐志而續補

其所未備者列革命之後治化一新凡所撰益在所當

紀者乎夫疆界山川人民社稷田賦土產事實皆此

為政者所宜周知不可不錄而後之哉當考自東晉迄

關於教化之得失又安得而後之尚茲惠謝靈運之

以來為之守者如王羲之之治尚茲惠謝靈運之

講書由是入知自愛向學民風一變沿及李唐人材

出至於趙宋元豐清熙之間道學興論文物之盛庶幾

乎鄒魯之風矣迨及有元餘韻尚存雅原其自雖氣運

使然亦承流宣化者代有其人也方今聖朝慎選守令

不奉揚德意故是志之成命工錢梓而序其卷端不敏

之牧民於斯者得以觀焉則思因其俗而善導之不但

求資於見聞之博而已也於是乎書

永嘉縣志十六卷純溪淨臺

撰注循撰循字進之號仁峯休道人王西華嘉靖縣志

序稱太平謝文淵公有永嘉志序而未睹其書則此書

永嘉縣志卷之十六藝文 賦部

當時疑未刊行也謝鐸序溫在兩浙為名郡永嘉又溫
昔相望人益顯而地益勝幾三五百年於茲矣邑舊有
志歲久殘缺且來者無所與續邦人病焉弘治戊午新
安汪侯循來宰是邑既明年政通人和乃取舊志而參
酌之總之為十六卷既成以書介予所親章秀才玄緘
來請予序予與侯有斯文之雅不得以不能辭惟占者
邦國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邦國各有自
為志所以紀一方之事若晉楚之乘與檣柁是也四方
合而為志所以紀一天下之事若周之職方氏是也我朝
雖所掌無有恒職而一統有志藩省郡邑亦各有志則
猶去之遺制也然一統志采之天下作之朝廷其體重
其勢疎則其為志也固在所當略雖欲詳之亦有不
得而詳者矣自朝廷而藩省自藩省而州郡以至於邑
天下之勢蓋於是乎極則其志之為體皆所可畧者於
此不得而畧昔於是乎不得詳者於此不得而不詳況夫
嘉為剛郭巨邑郡之體統亦將於是乎在矣然則是志
也安得而不作其作之也亦安得略之而不詳哉夫志
不特紀已往之迹亦所以垂將來者之監焉蓋於建置
沿革可以見世代之紛更於田賦物產可以見世變之

升降於人材風俗可以見世道之汚隆於詩文政績可
 以見世運之興衰於是而視其善者以為法視其不善
 者以為戒則凡生長是邦與夫臨泚其地者皆一舉目
 可以得之矣亦奚以他求哉此汪侯作志之意亦或古
 者小史之遺意也因推而序之不識以為何如

永嘉縣志二十六卷嘉慶辛巳刊本

國朝天台齊召南仁和汪沆同撰知縣崔錫施廷燦教諭

錢塘趙鎮編輯分三十一門崔序謂發凡起例一依郡

志而實多不同即以人物一門言之府志首儒林次名

臣志臣縣志首名臣次忠臣儒林府志項喬入儒林而

縣志入文苑林裕陳宜中婁濬徐安行張季楨王靜張

天麟諸人府志皆入名臣而縣志則入仕績其他異同

其多未能悉數也鐵嶺徐綿序嘉於歐為附郭邑環山
 崔君經術飾治政通人和諸廢具舉以暇脩新冠冕邑令
 卷且今以報最去而刻適成乞余序之余為之慨然曰
 事有不等于撫字催科之急而實闕風俗人心之不可
 緩者志是也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其時諸侯亦各有
 史記後漢光武始記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
 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贊郡國之書由是而
 作推其本源皆史類也夫彰往察來辨方類族將經制
 執事裨政庇民胥於是乎寄志固可終緩緩而俗吏多
 急近功或貌焉而勿事或事之而以他務中止顧惟斧
 藻其治上呼則宵趨上畫則宵諾薰心於章程律令而
 簡爽乎故實文章不幾於繭絲乎哉故嘗謂令效于其
 職無緩急也惟效其職則理苟身實在其職而以為緩
 者不足為則進而承倅進而一郡之守更進而監司位
 愈尊則愈易曠名愈高則愈易發鳴呼又豈有積用之
 大可見耶余銜命觀察承國家累洽重熙之後朝
 夕孜孜以冀宣布命聖天子漢髓淪肌之化心喜崔
 君之能治其所急而亦不慢于緩愈以見緩之無非所
 急故樂為之序以自勗焉（尉城李疏序昔宋太平興

國間著令凡軍州郡縣滿四年即以其地圖志上似乎
 為期太迫不知此古者陳詩納賈輿軒探風之遺蓋時
 久則事易湮事久則真易失定令固深意今即不
 如古而承嘉縣志久則真易失定令固深意今即不
 溺於簿書不暇謀志及於律令之外而學士大夫亦未
 方陳之當事私勸為成書者可怪也崔君晉三合永嘉
 八年瓜期將屆亟集輯為卷若干既成以示余余竊
 惟國家重熙累洽久道化成山脈海澨如家至而日
 見之永邑經耿逆變亂遺黎凋瘵令井邑繁富商賈輻
 輳頓還舊觀又前代倭寇焚掠最慘今鯨波不揚浮天
 浴日之區如枕席上過豈非法制禁令之善休養生息
 之久吏民皆得奉法循理坐以無事耶然而習尚澆漓
 遠遜浙東諸邑其巨室以積財為雄而不知處善之可
 風其士人以青衿為榮而不知向小鄉之有善若謂士地
 之所圍一成而不可變小杭州小鄒魯之目又何意而
 焉夫移風易俗使人回心向道在牧民者加之意而
 已西漢傳循吏六人東漢傳循吏十一人而趙廣漢尹
 翁歸張敞董宣周勃陽等之屬尚不與蓋其上以禮讓
 為治一夫得情于塗鳴絃而次亦能嚴威明察俾奸頑
 革面所謂如今在餘惟治者之所鑄也今茲邑志之成

卷二十一 藝文 四

雖未能旁搜博考然一代之成規千年之遺跡具在也
誠能於山川則祛其疾汗於祠祀則致其虔恭於農田
水利則以時修濬而平均於學校則備則以術振興而
鼓舞則前哲已試之效皆參酌而行之則治何必不卓魯
後之邑長於斯者志也即傳山陰之治縣譜也願以告
亦無完本余下車以後卽有志重修而未逮歲乙亥觀
齊徐公郡守李公雅意修郡志予得參未議敦請天台
有事於縣志發凡起例一依郡志而網舉目張徵引典
故根據史傳要皆律省志爲得體裁工既竣展卷循
省夙志藉以伸而予猶不能無歎然者志乃史之支流
餘裔求其文贍事核非殫見洽聞不爲功昔孔子作春
秋得二國之寶書而於老子鄉子下逮師襄賓牟賈
之屬無不咨訪然後文成數萬至言夏殷之禮則惜杞
宋之無徵是紀事纂言未有舍文獻而能成者永邑前
志距今八十年老成凋謝掌故失傳經籍所載自宋以
來名人著述夥矣無一存者學士大夫家傳誌銘叢言
勝史之留貽亦求之而不一得欲志之美備其孰從而

取之而詳之嘗攷前明宏才碩學接跡而興本朝王
阮亭司寇獨取黃本伯廣東通志李川父河南通志暨
舊藏陸鼎儀山東通志謂皆精審不苟而惜楊升菴四
川續志馬伯循陝西通志未及見由司寇之言觀之志
若是其難何哉蓋有博而不及精者矣未嘗有精而不博
博者其難今一代之著作巨手不精者矣未嘗有精而不博
戲而不室名山竟同無字之罅齒危髮禿不啻無口之
伏舊聞者則頭白有期汗青無日又烏能以無憾也
哉雖然周官外史氏掌四方之志以周知其地城廣輪
將以參乎人風以達其治也是以王制司徒之官於廣
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者詳舉剛柔輕重遲速器
械衣服而綜之以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可知志之作臚其俗宜而重且大者端在於政與教承
且素號小鄉魯理學名臣孝義節烈載在前志者班班
可攷彼都人士猶能嗣此流風餘韻乎未也覽斯志而
驟感興起重有責於化導轉移承乏八載換掌不遑
於風俗人心滋多愧焉冀來者改絃更張而補予之缺
憾是則予敢亟成書之意云爾曾乾隆二十六年歲在
重先大荒落重九日 麓廷燦序略曰永嘉縣志廿六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四

卷前合崔君因重修温州府志之役即局踵修邑志其
 搜羅參定慇矣勤矣抄謄既畢付之武林刻工未竣而
 崔君去任余承乏其後諸務繁集於志乘一事未暇詳
 也茲以館局余詢諸刻工俾先刷印一部以披閱誌
 意點畫錯誤字句脫謬篇卷顛倒是處皆然令人瞠目
 新成徐生求仲余已卯分校所薦士也雅飭多文乙酉
 之春余邀來署值余同懷十兄亦入數事以記興廢日
 即與共為被正而余任內亦探入數事以記興廢日
 至於書首例重發凡崔君序中雖云一依府志然未籍
 梓因做府志辭酌數則冠於篇首乃為完善責工修飾
 刊改紳士等重以序請余思志猶史也惟是史則善惡
 其書以彰直道而志所記述雖一技之善必錄於惡則
 撥斥不書此為少異承嘉古百越地自漢以前多無可
 採逮宋則鶴儒碩彥比肩接踵遂有小杭州小鄒魯之
 稱明季海氛扇熾我朝定鼎之初吹逆叛亂凋敝已
 極今百年之間休養生息自茲以往觀感興起美不勝
 書盛僅小杭州小鄒魯而已哉乾隆三十年乙酉桂月
 鹿城書院集 四庫全書總目 千頃堂書目

明鄧淮編

自教國家尊崇正學以隆世教凡儒先與聞

致力於性命道德之懿而又同出於一郡者不特舉而
 專祠之其何以風勵後哲者哉夫溫之號小鄒魯也久
 矣鄉魯之後千有餘載而後程朱張了者出侶明道學
 以傳諸其後然旁觀列郡少或二三人多止五六人蓋
 未有如溫之眾者今考之在程門者十有一人宋門亦
 十有一人南軒之門一人焉其更相授受往復之書具在
 而其遺言緒論猶有存者況我朝編輯五經四書性理
 諸書其諸錄文集內有發明經註者悉見采錄則其有
 功於道學亦大矣故予假守此邦憲寐諸儒而推本其
 所師即欲為創書院採摘其行事問答彙為一統而
 寅李若增劉君塘何君鼎皆謹其事於是自於侍御陳
 公秉衡憲副林公舜舉趙公栗夫悉蒙嘉諾而藩臬諸
 公無間言焉永嘉合汪君循乃相厥費度材擇良於鹿
 城卜吉孟春不五越月而書院成尊程朱張子四先生
 南鄉其高弟門人東西鄉以倚焉師友一堂宛然當時
 氣象非徒以觀美也於以開其淵源之所自表正學也
 於是父老撥杖往觀者皆嘖嘖曰自宋以至於今幾
 三百年而始見後學之入其門升其堂者徘徊瞻顧

如諸儒之在前而其景仰自不能已矣夫以聖朝學校
遍天下若無俟於書院者然前賢往跡風教所關況程
朱張子及門之士又非餘子可例論者乎故書院落成
卽採溫之有志於學者討論其中使密邇諸儒興起其
善則此邦正學之傳不待外求而自有餘師矣此書院
之所以興也嗚呼書院創矣而諸儒之事行問答未之
成一編後謬加改正梓示同志曰鹿城書院集使皆得
讀其書思其人而尚論其世焉然則書院之集又可已
也哉准狂僭之罪誠無可逃然表正學以正人心則愚
於此責拳拳云王瓚敘歲重先作壘夏鹿城書院初
成郡守吉永節侯淮集僚屬潔牲禮以落之祠宋程朱
張氏固夫子以溫嘗從學者二十三人侑焉旁列齋室
將以居邦之願學者章逢駟趨眾庶企竦以爲盛舉夫
嶽薦應天石鼓白鹿凡以書院名者悉聚徒肄業爲闡
道植教之地弗崇祀事也而今綠祀事而爲之則其意
亦微矣道具於六經散載於奉賢之籍而實原於吾心
有志皆可力探而神會之然人之庸情必藉風動而後
自振拔必藉啟掖而後始懋勉以進程子鳴道於河雒
朱子鳴道於武夷南軒鳴道於潭衡之閒孔孟以還莫

是道也求則賢舍則愚先哲所以求者孰非吾所當求
者乎使時有如四夫子者吾亦往焉時微四夫子則其
師徒問答粹言緒論猶有紀者吾而誦其書式其人想
光儀於一堂以冥挹其授受之誓歟耳如真聞日如真
見因不二之性靈究本同之闢要自獲聞斯道之藩籬
而窺其堂室不待外搜遠覓而聖賢之業存焉蓋所以
恢拓教基揭示學的無條約而乎無言令而喻矣嗚呼
此鹿城所以有書院也此表章先哲所以爲後學計也
自慶元迄今幾三百載才彥之生常常有之願其所謂
學者役精斲思鍛鍊風物而自爲雄長稽式揣似鋪飾
枝蔓而馳狗時好言與心構心與道貳河雜武夷之實
學荒落湮鬱時克醒悟而還諸舊軌侯惠我邦以教化
正俗爲首務是宜加之意也樹之津梁而躋於大道使
人有持循嚮往之定志肯體玩於性命道德之際而邦
之理學始有勃然中興之機矣書院旣成爰撥先哲事
行問答之概類爲一帙俟自爲首序旣詳至矣而復命
某識其後某鄉後學也正處竊接風勸之中者慮觀禮
階下肅容與敬謹推侯之意以誌諸同志且以自詔焉
西庫全書總目准吉水人處化辛並進士宏治中官

温州府知府以南宋時温州之士游二程張朱之門者
有周行己等二十三人乃命永嘉知縣汪循即鹿城建
書院祀二程張朱而以行己等侑焉復輯諸人誌銘家
傳及其遺事緒論見於志書語錄中者彙為此編雖亦
講學家標榜之書然永嘉學派頗異新安淮不分
門戶於其間則視黨同伐異者其公私相去遠矣

永嘉守禦錄水心文集

宋劉士英撰葉適跋右劉教授永嘉守禦錄錢君德載

援此論其守謀增陣浚墉預備擬以待非常既虜復請
和事亦已然君之念不可誣也今遂刊布其書甚善不
惟郡人當安不忘危且使無窮人修牆屋猶知任拒守
之責而況於保障并禦之臣乎温州經籍志案宣和
間方臘寇温州士英與郡人石璣等拒
守凡四十餘日守禦錄蓋紀其事也

顯應集乾隆温州府志

宋黃勻編温州經籍志案黃勻蓋嘉定以後人顯應集

廟神張姓朱宣和間
禦方寇陣亡或即此神也

右地里六外編

宋宰輔編年錄二十卷宋史職文志文淵閣書目西庫

宋徐自明撰陸德真序本朝大詔令登載相麻不及執

廷之命無述焉覽者病之故太常博士徐君自明纂成

宋朝宰輔編年錄二十卷首起建隆庚申至於嘉定乙

亥凡二百五十餘年本之以長編繫年錄總之以大詔

合拜罷錄與夫玉堂制草諸書而一時黜陟之由羣公

評品之論奉常行實之攷旁引曲柔靡有漏畧其用心

亦勤矣夫一代之盛則有一代之元勳碩輔鉅德豐功
錄於蒸彝鼎書於旂常竹帛罔不待贊述其間賢俊進
退正邪消長闕於世道泰否者瞭然一覽之頃辭台云
乎哉彼齊魯大儒史失其名漢相列傳獨書免册是編
也其亦足為信史羽翼者之子姑諒宰承萬年無疆惟
輟俸錢梓於學可謂能成先志者我宋億萬年無疆惟
休臣亦有無窮之簡續而書之宋有文云

永嘉縣志 卷之六 藝文 史部

博自明作朱朝宰相編年錄其子承陽邑大夫精誦刊
 之謂序於予曰宰相者安危治亂之所寄也漢四百
 年稱蕭曹丙魏唐三百宰相房杜姚宋豈不戛戛乎其
 難矣哉國朝自建隆以至嘉祐趙韓王普李公昉宋公
 琪張公齊賢呂公蒙正呂公端李公沆向公敏中畢公
 士安寇公準李公迪王公旦王公曾晏公殊杜公衍富
 公弼文潞公彥博韓忠獻王琦又何其彬彬然盛也中
 間不幸而王安石相元祐更化幸而有司馬文正公光
 姦則王荏蔡確韓頴宣祐更化幸而有司馬文正公光
 呂正獻公著范忠宣公純仁數人又不幸而章子厚
 相姦兇復相繼蔡京過於章子厚王黼過於蔡京若曾
 布趙挺之何執中劉正夫余深鄭居中微不及于厚京
 黼造禍者姦成禍者庸禍極於吳敏何鼎輩而不可制
 矣若二人者又姦庸相半者也嗟夫天耶天耶天將開
 建隆以來之治故名臣相項背天將兆靖康之禍故姦
 兇接武李忠定公綱言駮於疏水功驗於圍城高宗皇
 帝以其為命世之英而相之不善亦昭武人並生而並相豈
 黃潛善也忠昭武人潛善亦昭武人並生而並相豈
 非天乎潛善罷忠昭武人潛善亦昭武人並生而並相豈
 之亞也相若不得久而久於其位者秦檜也忠定張趙

虜所惡也檜虜所喜也其久其近天意可知矣自後相
 有可稱者陳公康伯侂胄之徒則世日以爲京檜者也
 後又何以太寥落耶侂胄之徒皆得久於其位此豈人耶
 賢者則不得久而上伊傅周召皆以儒者相大儒如孔子
 子嘗論三代而已孔子而後以儒得相者惟司馬文正公
 不過攝相而已孔子而後以儒得相者惟司馬文正公
 豈非盛哉然亦不得久而向若神宗以所以待安石者早
 相司馬公及程公穎天下豈不被儒相之福耶論皂宋
 宰相者每爲之二太息常博之爲是錄也於美惡皆不
 宰輔者每爲之二太息常博之爲是錄也於美惡皆不
 沒其實賢於世之類善多矣寶祐五年五月日龍圖閣
 學士朝奉大夫徐公永嘉之經師宿儒容止靖嚴言悉中節故太
 常博士徐公永嘉之經師宿儒容止靖嚴言悉中節故太
 不越知論著滿室蠅頭筆無一字不端楷言悉中節故太
 世教其錄宰輔也明時年十人九執册應對其問粗審
 頭末後三十餘歲欲板於三山郡齋而未果會公之盛
 於道來宰示福政成能以俸金刻之縣學爲一代之盛
 典可敬也公字誠甫號龍隱堂終零陵郡守云寶祐五年
 五月公薨也公字誠甫號龍隱堂終零陵郡守云寶祐五年
 徵傲班史敘宋興以來百官沿革及宰輔而百官不及
 荆表以便宜覽今觀徐公編年體及宰輔而百官不及

則於省覽為尤便宋朝歷代名德布滿百職輝映史册
先後相望温公猶思表而出之夫豈不足於矣攻而公
之編年曰姑舍是非畧也旋請作室之工書於棟者惟
都料匠與副之而梓人不與焉公之編年意或以是夫
大臣之遺退歟否國之否泰繫焉開涉至大故公之為
此書也自建降庚申訖嘉定乙亥其間元臣碩輔詰命
所哀建議所否出處之顛末德業之汚隆長編繫年所
不載拜罷錄年表所不具而雜出於他書旁搜遠括靡
有遺棄釐為卷帙用不具而勤然探其樞要舉其宏綱賢
於勞而寡要者遠矣談者咸謂是書之成可觀世道
豈惟是哉觀慶曆之盛則杜富韓范之事業在所勉
熙豐之事則刑舒之學在規上道則不負吾君則景行
哲區別邪正以不寅亮之規上道則不負吾君則景行
吹籟往轍益謹乎若時登庸之道則不負吾君則景行
以績皇家萬億年無疆之休自此編年始也公嘗為太
常博士子居諱宰永陽以廉名鳴琴之暇取家藏之祕
錢於邑序使垂世懿範不致無傳厥功不在編年下寶
祿丁巳八月朔明高安陳邦瞻序古之為史者雖自
成一家言哉然莫不有所本司馬氏之作史記其自序
謂網羅放失舊聞述故事而整齊其傳故世本戰國策

楚漢春秋皆見於其書孟堅前漢既承父彪之業襲遷
史之舊而王商賈逵劉向歆所著無不具在雖稱製作
之工如英莖感節然其所漁獵者亦夥矣此無他創立
統紀裁成大體可以獨見詣而蒐羅遺逸協厥異同非
誼辭代作賢人君子滿天下其事業不可使鬱而不章
晦而不明而禮樂制度兵食律令又皆今世之所因以
為損益者尤經世考治之士所欲講也然上承五季之
極弊下遭裔夷之叠盛南北分裂世變滋多兼其治亂
攷焉顧不幸而為之史者雜出於元世諸臣漫無統紀
雖篇章浩瀾闕大義者不及十一二而挂一漏萬往往
前是故欲整飭宋事以備一代成書而比於法後王之
義以為世訓非舉前史改絃而更張之不可然則廣搜
旁證雖神官野記所不宜廢而況其大者乎宰相編年
錄者宋徐自明氏所著起建隆訖嘉定一代用事之臣
羣說輕重人品忠佞與政事所由成壞具在而其承
得之焦太史先生督學呂公又得具遺闕於宗正伯榮
氏說以為延津之合遂校而刻焉余觀呂公樂談宋事

每媿媿不能自休而王公方欲更定前史勒成書其
志蓋不直使茲錄之行世而已儻亦司馬氏網羅之遺
意而茲其吉光之一羽乎哉余故得而具論之如此萬
麻戊午六月望日呂邦耀序宮制至唐宋之間紊矣
而幸執為甚始唐因隋制以三省長官尚書中書
侍中為真相之任而品位崇高中書以後不復獨授故
常以他官兼宰相或稱參預朝政參議朝政則參知政
事之始也自僕射李靖以疾問日至中書門下平章事
而平章事之名昉焉李勣以疾問日至中書門下三品而
同三品之名昉焉自是以降或稱有更定要以二名為
准晚世頗兼眾職用兵則為節度使崇儒則為大學士
理則則顧度支鹽鐵轉運至太清宮諸使皆宰相兼攝
以百揆之尊分理庶職之務相體輕矣宋制大率因唐
初惟同平章事為真相皆以三省之貳或他官貴要者
充其任又有昭文集賢二大學士監修國史以近密示
重而二三相臣次第居之至神宗元豐間詳定新制革
平章之名為尚書左右僕射各兼門下中書侍郎行侍
中中書令事以通三省之政而又別置門下中書侍郎
尚書左右丞為僕射之佐實即參知政事也徽宗政和
中徇蔡京意改左右僕射為太少宰正丞相位元禮之

制大壞南渡建炎中乃復其舊乾道中直稱左右丞相
以終宋之世其最隆者為平章軍國重事而或兼樞密
使御營使制國用使都督諸路軍馬皆因時取名而責
實寡數其軒輊疑信之端惟時君之所命之不在於名
之新員之眾也然猶以樞密院本兵柄與宰相並稱兩
府則舊無此制雖兵民判若兩途真仁而後實皆歸臣
專任聞有武勳授者百之一二而已其本唐宦官之
職朱梁名崇政院最為親臣後漢乾祐中除樞密使遂
降麻比宰相宋因而不改有使有副有知院有同知有
簽書其兼官敘進兩府畧同執國之政均可以宰相稱
者也宋自太祖以平徽欽有實錄無編年神宗嘗命
進退歲月為年表上一之史館是後曾鞏未與以宋太
宰庶諸人紀述不一而辭簡事略未嘗有傳者比見宋
常博士承嘉徐自明所纂本朝事略年錄二十卷起
建隆庚申止嘉定乙亥凡二百五十年兩府大臣名
氏爵里封拜罷免卒然備具而當時賢評品家乘野錄
正之迹據事直書纖惡自見以當世賢評品家乘野錄
悉識其要者余編考宋史及近世時賢評品家乘野錄
諸書似猶未編不無遺漏固可以補其闕而參其異也

嘉慶六年 藝文 文部 卷之六

若夫麻辭制詰密私內批一一該存雖事涉暖刺文未
雅馴使人疑怪憤悒不可為解信乎趙趙史之論曰
一人之身拜相之辭如此其美罷政之辭如此其惡議
者謂本朝進退人才之弊專尚文華遂失其實斯言得
之矣第取其詳驗探其蹟隱亦博採者所不廢也余嘗
反覆宋事始末究於一統中自陷於播遷卒淪胥於
滅所由得國之幸立國之弱亡國之酷皆非前代所有
而其人才自開創以迄亂亡亦皆大遜於前代總之
粉飾自侈以虛假自愚則習尚之偏適以自害而已
輒為之語曰宋之人自世而未暇言其詳也是書也
人才此語期可俟之白世而未暇言其詳也是書也
本得之焦太史先生處字句訛缺甚多仍其舊文不敢
聽故附之削刪氏而董正之者駕部損仲王公周藩伯
榮宗正也萬曆戊午四月望日又跋萬卷堂者伯榮
藏書之所也萬卷堂書目已自卷帙浩煩覽之終日不
能竟書可知矣書月中所有者或梓本或鈔本皆善本
也而瀛卷漏葉及錯亂之甚者則或或或或或或或或
而無其目編年錄梓完已裝成帙矣適月之六日伯榮
覽書於萬卷堂下偶檢做篋於亂書中得是書焉因瀛

逸三卷故沈埋敝篋而新刻所逸之十七卷十八卷則
宛然存也噫奇矣哉始也素之於千里之外失之於一
室之內今也得之於一室之內合之於千里之外其始
也孰秘之今也孰現之耶豈非造物者有數存乎其間
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此事之奇何讓豐城劍也然畢
竟合之於伯榮豈文獻之家即造物之所注耶固知宇
內奇事未有不天參焉者也江商王惟儉序宋辛
輔編年錄未太常徐誠甫纂也起太祖建隆庚申終
宗嘉定乙亥凡二十卷二百五十餘年內逸十七十八
二卷孝宗一朝凡二十七卷先是不佞以諸夷之中無
如宋史煩猥不撰凡陋欲刪潤之以成一代之典而家
鮮藉書多假之南交游求李氏長編久之不可得金
陵焦澹圃太史寄是錄至鈔本也呂九如督學見而善
之遂校梓以傳有宋一代人主卜相之故宰臣謀國之
樂人之賢奸世之始亂具足矣茲不論不佞反覆是編
而深有嘆於學術之闕於相業者重矣宋氏三百年間
維時罕執趙呂當締物之初富韓佐嘉祐之盛趙忠簡
之匡贊思陵之於臨川君玉千載將大有為而周禮
矣獨怪裕陵之建說更張法制鑽竊元老意游駕周孔之
國朕即乘之建說更張法制鑽竊元老意游駕周孔之

上而術反出管商之下嗣以蔡卞陰賊草植因悖而蔡
 京假紹述熙豐以劫持上下遂至四海橫流二帝蒙塵
 嗚呼靖康之禍咎將誰執此其以學術之誤遂誤天
 者也六飛南狩檜為虜孽首純專門之學逮仇胃以傳
 道語言之勞遂竊大權芟除宗臣設禁偽學而上有變
 衣冠名他師者吁已甚矣侂胄既殲彌遠擅國理宗雖
 不御造尚尊而相思者也馴至似道以不學之浪子跋
 扈冥恣而宋社屋矣此又以學術之亡遂亡天下者也
 究觀宋氏一代之事而知宰相須用讀書人蓋宰相之
 以失正故太祖肇基即日宰相須用讀書人蓋宰相之
 佐萬幾不達於古今之大凡不諳於祖宗之成憲而冒
 焉秉國之鈞何遠猷之是經乎然學術未正則引經以
 傅其奸尤甚於茂學以駟其臆者此君實子直諸賢之
 所以為時傾輔而介甫元長諸人之禍國未已也學術
 之關於相業豈不重哉抑不獨學術也而文章亦關乎
 世運試讀太平慶曆之間訓詁典則猶得王言之體而
 蔡京王黼陳自強史燦達之徒每下一制輒數百言稷
 契皋夔曾未足擬甚至比命元龜之語有識寒心焉彼
 其相業又何如哉書成而脫誤既多無從質正讀者病

之督學公偏檢史傳相與商訂校既者僅十之五他如
 關之以俟善本然是善引證不妄編輯有倫即所
 文瀟公問金奇錦及朱勝非因居錄王次翁敘紀之類
 頗有詆訾諸賢者想當時有此議論亦不能盡廢也因
 併及之如此云天梁朱勸美序有宋一代於宰相之
 拜罷也皆有制詞蓋房漢策命唐宣麻故事故徐太常
 之錄宰輔編年也於制詞獨詳然一人之身矣斷頓異
 一君之命衣鉞互乖則制詞固亦有不足錄者且率先
 期錄院外廷莫知而代言者拘於演綸之體或過為希
 合或肆為肆命元龜有溢詞焉求如蘇氏草惠卿之切事既
 不多得而昆命元龜有溢詞焉求如蘇氏草惠卿之切事既
 異乎歷觀宋代命相較之往古異者有二而善者亦有
 焉以至於漢左右相皆相也御史大夫號亞相司農號計
 相從而推重耳而宋自李章之下有參知樞密名為執
 實則宰相分矣西樞本兵仍沿五代宣徽兩院亦號政
 府非軍務使他人主有命而宰相臣不蓋樞密則兵民又
 分矣然說漢而後求有正宰豈之名者而三省長官或
 虛而不拜或用為贈官多宗室之名者而三省長官或
 官名之確也前代詠歌大臣署樞密情之終不終此

方進唐之元載楊炎皆地居股肱身膏斧鑕而宋則終始優禮雖元龜巨奸僅投嶺海即侂肖之孫非出帝意此禮遇之美也兩漢雖有相臣而朝補所在乃大將軍耳宋則大權在握舒卷任意如韓魏公出守忠之轉文潞公誅告變之卒及張魏公之宣撫川陝生殺黜陟人主委心聽之此事權之重也然梁閱是編而竊嘆奸回之多幸而忠良之多不幸也趙韓王而後三入相者如呂文穆諸人率以名碩為時隆棟而蔡京窮凶亦四驕合聽宰臣極隆之體文潞公之平章唯事於重呂申公之平章不於同侪何人禮過二老止平章五字乎且韓王霸府舊僚功在締構固宜獨相十年其後申公諸賢多不過數年或踰年耳至蔡京則先後十有八年秦檜則先後十有九年而獨相者十有七年史彌遠獨相者二十四年皆醜正黨邪稔禍階厲乃司馬入朝會不數月李綱柄國僅六十餘日而趙忠簡趙忠定諸賢皆席不及暖而真身瘡鄉屬魂炎燄下截之下使人撫遺外而裂皆弔孤忠而灑涕何忠良之多不幸而奸回之多幸也果天意乎抑人事乎余誠難言其故矣

庫全書總目初元豐開司馬光復作百官公卿拜罷年

表十五卷其後曾鞏譚世勳蔡幼學李燾各有撰述而不無所闕略自明因摭拾舊事補其遺漏續作此書以宋世官制中書樞密為二府供宰輔之職故自平章事參知政事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同知簽書樞密院事皆若其名位而詳其除罷黜陟之由編年系日建隆成在嘉定乙亥大都本之通鑑長編繫年要錄丁未錄東都史略而又旁採他書以附益之本末賅具最為詳核又據宋朝大詔令玉堂制草備錄其鎖院制詞更有裨於文獻二百五十年間賢豪進退畢具是編於以考國政而備官箴亦可云諸君與故者矣溫州經籍志隨堂諸習掌故猶有乾道遺老之風此書援引宋代史籍若遺史日麻丁未錄拜罷錄諸書今並不傳亦藉是存其崖略李燾長編今本缺欽兩朝此錄所引尚有數條可補其缺誠有宋一代典故之淵藪也

東嘉教職世表

真江文徵

明美準撰自敘唐以前官制無考矣宋崇寧中郡縣始

學錄三年縣始置主學一人成淳元年選請則非朝

永嘉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 吏部

除也其嘗職是者今亦無得而稽焉元路學置教授一人有學正舉行學規有學錄糾不如規者縣學置教諭一人選請訓導二人元初未設科舉士人往往假校官為入仕之途雖非朝除亦榮選也國朝定制府學置教授一人訓導四人縣學置教諭一人訓導二人皆朝除今亦如治官例各為一表其有聲績者別為列傳嗚呼治教政之大者也父師之任也職是而稱德莫厚焉恩莫降焉其有未稱負涼德父師之名莫之與易矣可不哉

右職官

五禮新儀十五卷

宋史藝文志

宋張叔椿撰

大禮要略二卷

明史藝文志 千頃堂書目

明張孚敬撰時嘉靖六年

進大禮要略疏疏臣仰惟恭穆獻皇帝尊號廟祀典禮成備

前者翰林院侍講學士方獻夫集諸臣奏議禮部尚書席書為之纂要上請頒布矣皇上欲重其事復敕館閣儒臣纂為全書臣愚俾與有事不能無言焉竊以此禮之失非今日也自漢宋諸君失之矣此禮之爭非今日也自漢宋諸臣爭之矣皇上也改非改今日也改漢宋諸君也臣等之諍非諍今日也諍漢宋諸臣也是宜皇上也欲為全書以昭一代君臣之行也夫前之集議成於禮部猶從案牘之文有司之書也今之全書出於史館直從典則之體天子之書也何謂之書所以行於一時以曉凡愚不可遽廢也天子之書所以傳於萬世以著令典不可苟為也伏乞皇上嚴諭館閣開誠布公必放史書凡例以年月日為綱凡於大禮有關者每事必書每書必實至於諸臣奏議如禮者必采其精不如禮者亦存其槩備載聖斷以裁成之以見非天子不議禮其禮非臣下所得而竊之者也昔唐有開元禮宋有開禧禮所載多制度儀文而已曾有如今日嘉靖之禮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乎若但因仍案牘之文未免有失典則之體疑非美則愛愛則傳焉者也皇上所定之禮出於漢唐宗廟之上而所成之書肯出其下乎臣自建議以來屢展所知無敢自欺輒為要略誠有

不得已焉者也。謹用繕寫成編，裝為三部，一備覽，一付史館，一博采焉。自序大禮要略，撮大禮之要，而舉其略焉。因略可以致詳，無難矣。臣等敬伏讀聖諭，皇考恭穆獻皇帝御覽，已定世廟，臣等所議典禮，不可無一全書。又論大禮者，乃天子之禮書，册者乃一代君臣之行也。重其事，所以命官纂集，其曰命官，還用建禮之臣掌其文意。大哉皇言乎！一哉皇心乎！此誠明王、大孝為法萬世者也。昔孔子作春秋，必先明五霸之功罪，則事有統理。大春秋，魯一國史也。今大禮之書，為天子之禮，一君臣之行也。是宜聖心有在，而欲為全書也。臣等敬實為迂愚之儒，嘗從建議之後，每事必書，固將有待焉。者茲仰承德意，因或違於是，輯為要略，亦惟明夫統理而已。庶同志者於是有手會通，於是乎致詳其於大禮全書，未必無小補云。

乘輿冕服圖說一卷

明史藝文志

明張孚敬撰考古衣冠之制孚敬為注說

明史輿服志嘉靖八年論

擲臣張璠奏冕有華帶，今何不用。地對曰：按陳壽道禮書，古華帶大帶，皆謂之鞶。華帶以繫佩，鞶然後加。以大帶而笏，指於二帶之間。夫華帶前繫，鞶後繫，綬左右繫，佩自古冕弁恆用之。今惟不用華帶，以至前後佩服皆無所繫，遂附屬裳要之間，失古制矣。帝曰：冕服祀天地，享祖宗，若闕華帶，非齊明盛服之意。及觀會典載蔽膝用羅，上織火山龍三章，并大帶，緣用錦，皆與今所服不合。卿可并革帶，繫蔽膝，佩綬之。武詳考繪圖以進。頃空書曰：嘉靖八年，上諭大學士張璠謂古者上衣下裳，不相掩覆。今衣通掩其裳，且古裳如帷，授今止兩幅，均非禮制。命更定之。因分十二章衣裳，如帷授今止兩幅。考自古有虞及周以下之制，為說繪圖以進。

武弁服制圖說一卷。年頃堂書目作乘輿武弁服制圖。今從明史藝文志。嘉靖八年論，張孚敬撰親征冠服之制。明史輿服志。嘉靖八年論，類稱之祭，皆具武弁服。不曰不備璫對，周禮有章弁，謂以絳韋為弁，又以為衣裳。國朝視古損益，有皮弁之制。今武弁當如皮弁，而皮弁以黑紗，有武弁當以絳絨。符之隨其圖，以進帝報曰：覽圖有輝形，但無繫處，冠制

承嘉慶志 卷二十六 藝文 文部

古象上尖今皮弁則圓脰惟上銳取其輕利當如古制
又衣裳釋焉皆赤色何謂且佩綬俱無於祭用之可乎
總對自古服冕弁俱用革帶以繫綬後繫纓弁之
冠正繫於革帶耳如古制增革帶佩綬及圭千頃堂
書目上又謂冕凡乘輿親征有類造宜薦之祭當具載
武弁服合考古制繪
圖以進璫為之注說

玄端冠服圖說一卷

千頃堂書目 明史藝文志

明張孚敬撰燕居冠服之制 明史輿服志嘉靖七年更
服尙書元端深衣之文圖註以進帝為參定其制總乃采
禮書元端深衣之文圖註以進帝為參定其制總乃采
議總言古者冕服之外元端深衣其用最廣元端自天
子達於士國祭之命報也深衣自天子達於庶人聖賢
離中衣誠得帝王損益時中之道 千頃堂書目嘉靖
七年上製燕居冠服曰玄端弁
深衣帶履大學士張璫繪圖為說以進

保和冠服圖說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 千頃堂書目 明史藝文志

明張孚敬撰宗室冠服之制 明史輿服志嘉靖七年論
弁冠服更制忠靜冠服錫於右衽而宗室諸王制冠未
備今酌燕弁及忠靜冠之制復為式具圖命曰保和冠
中射及長史審理紀善教授伴讀俱用忠靜冠服其
圖說頒示諸王府如勅遵行 千頃堂書目御製保和
冠服圖一卷嘉靖七年光澤王奏請冠服之式上命
學士張璫以燕弁為準參考隆慶以賜宗室總為圖
以進 四庫全書總目是書作於嘉靖七年在璫未
名以前故仍題原名先是世宗命璫製燕弁冠服請
居所御又製忠靜冠服以錫有位會先澤王請
服式命以燕弁為準定為此圖而璫總為之說
旨及璫序其冠親王九徽世子八徽郡王七徽
身青緣前後方龍補綴用綵衣毛色帶用青
終履用阜緣結白鞞其鎮國將軍至奉國中
史至件讀咸從忠靜冠服以品官之制服之也
不預焉名曰保和言各得其分則和其冠圖



左右四面服圖為前後二面較三禮諸圖繪一而者為詳可為繪圖之式云

忠靜冠服圖說

明張學敬撰制闕臣張懋四言品官燕居之服未制施異之徒競為奇服以亂典章乞更法古元端簡易之制昭布天下使貴賤有等帝因復制忠靜圖頒禮部勅諭之口祖宗稽古定制品官朝祭之有等差比來衣服詭異上下無辨民志何由定朕已著為圖說如式製造禮部以圖說頒布天下奉行 溫州經籍志此書明史藝文志未著錄戴嘉靖七年詔云朕自撰圖說則似為世宗御定項堂書目載無名氏古今集論六十卷內有此書張總攷論對錄載文忠嘉靖七年三月初十日奏定進覽又載二月二十一日奏亦有伏乞於所藏內圖說少易數字仍容進覽裁定之語是忠靜冠服圖律出文忠手彙說所題當不誤刊本今雖未見謹據黃

目錄入以補 史志之闕

郊祀考議一卷 書志

明張學敬撰時嘉靖九年

祀天地後定合祭之禮恐上下之分陰陽之義未

心巨疑仰見皇上事天誠敬發於淵衷必有不能

者矣茲勤明問謀及卿士又仰見皇上博采公

之至也位嘗開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

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臣愚

導無嘉謀嘉猷入告皇上帝則入告爾

使斯嘉謀嘉猷入告皇上帝則入告爾

觀即嘉謀嘉猷入告皇上帝則入告爾

意陰謀唐虞三代典禮雖知禮者有非天

定聖祖為一代創業之主禮樂制度誠如聖

水嘉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文部



所錄考議一册進覽惟聖明垂察焉明史禮志
 以制禮作樂自任其更定之大者如分祀天地
 夕月於東西郊罷二祫罷配以及祈穀大雩
 師易至聖先師號皆能折衷於古一時將順之
 靖九年其存者若郊祀考議則張孚敬所進者
 學士張璠書稱禘禘祭天又曰益覃恩於上帝
 之異言也朱子謂祭之於壇謂之天祭上帝祭
 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亦非專祭上帝也
 禮分祭天地祗合祭一處亦非專祭上帝也
 明堂即廟也後又合祀於亦謂之大祀從周之
 二至分祀萬代不易之禮今大祀從周之意帝
 以為節節正實無謂也璠乃備述周禮及宋陳
 劉安世程頤所議分合異同以對曰言祀制已
 輕議會給事中夏言請舉禘禘禮帝以言者天
 南郊皇后親臨止郊適與所議郊祀相表裏因
 言陳刻錄上郊祀考議一册

正先師孔子祀典集議一卷

雍正通志引潘生堂書曰

明張孚敬撰祀典史職志嘉靖九年大學士張璠言先師
 路魯哲孔鯉乃顏魯公之子也其父魯公名季孫
 父從祀兩庶原聖賢之心豈安請於夫成殿後
 祀叔梁紇而顏路曾皙孔鯉之帝以爲然因言
 人尊天與尊親同今邊豆十二牲用之帝宜
 非正禮其諡號章服悉宜吹正總錄帝意用孔
 先聖先師不稱王祠字宜稱廟不稱殿祀宜用
 聖像宜毀不稱王祠字宜稱廟不稱殿祀宜用
 止稱先賢先儒其從祀宜各於其鄉后若王通
 羅休放遠環等六人宜各於其鄉后若王通歐陽修
 為議論詳正并令禮部集議

嘉科第年表

嘉科第年表
 嘉慶元年定官從祀帝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
 嘉慶二年定官從祀帝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

嘉慶元年定官從祀帝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
 嘉慶二年定官從祀帝命禮部會翰林諸臣議





而請場之弊無容焉因空言而獲實用視較實行而
 狃空名者固未始知其就優劣也知敷奏以言則唐虞
 法乎記曰或以德舉或以言揚其來舊矣漢左雄奏
 率孝廉者儒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蓋亦知空名之
 患用此以空請場之門也空言不給愈於空名矣乎
 若鄉舉在末為禮試請之發解第陪之解送南宮耳
 階之入仕也次第再試屢舉不第然後有推恩之
 與焉則又賜同進士出身謂之特奏名不復繫諸鄉舉
 矣元時亦然至我朝鄉舉始為人任之途然人才往往
 咸是而出則又一代之新制也夫既試之三場糊名易
 書公較閱之亦已密矣復令再試不已煩乎是固不若
 今制之為善也唐進士舊志僅載二人茲斷自宋始各
 以代敘為名表而因以感官綴焉其顯者者別人
 人物志續以我朝鄉舉各為名表一知進士之例

東嘉諸科年表

續文徵

明姜準撰自序宋以科舉取士有進士有諸科有特舉
 難時人語曰焚香取進士曠日待明經況其勉乎蓋進
 士詩賦策論經義雜文無一不備明經則惟帖書墨義

而已不通則殿舉之特重以其甚易也凡九經口五經
 日開元禮曰三史曰三禮曰三傳曰學究曰明法盡然
 而屢屆於試而收用則謂之特奏名至有因循不學
 是又有賢良方正經學優深詳嫻吏理三科元祐立經
 明行脩科景德天聖之際復置博通墳典明於體用舉
 舉能廉常矣雖富公諸賢亦陪此進豈能必其名實皆
 符哉故三代德行之選非至治之隆莫能行也然則陶
 鎔人物而網羅其材以幹濟一世之事我朝之制固
 則善矣惡在廣開伴途也

洲設條例一卷

十項堂書月作虛政條例

明主僉撰僉字中白瓚子官至工部郎中嘉靖己酉南

京工部營繕司主事憲安燕朝賓序四庫全書總目擬

工部營繕司員外郎明代自鎮江至九江沿江洲課皆
 隸南工部後以其有影響言占之弊復設官以董之明

右政書下軍政

書目考 慎江文徵

明姜準撰 自序 古人著書立言非徒文也蓋將窮理關
道是謂徒作典籍雖具厝用無裨弗貴焉吾鄉先正
明理學者莫盛於宋其發揮理學撰述成書亦莫盛
於兩京矣然而仰屋梁而不再銷於蟲鼠燬於兵燹
而兩行遠者恨昭裔之不再銷於蟲鼠燬於兵燹腐
風雨之侵陵棄遺於婦豎之剪裂名存實喪百僅二
始其然也夫告朔廢而羊存夫子猶欲藉存羊以復
禮別典章殘缺書目足徵有如後起之士循名求書因
書求理則涉獵荒蕪遠接精逸俛仰感興於風簷夜案
者未知其淺深也將謂羊非禮之存而書曰非道之
奇歟取舊志之渾列者析經子史彙彙而為四或傳其
故序或錄其制行或稽其撰輯類未品騰滅否庸綴諸
日之下其亡可考者缺之不敢証也嗚呼議道有人文
武不墜文獻稱足夏禮能言是編也自審於古之作者

示今傳後之志 庶幾無負矣

右目錄

資治通鑑約說 陳傅良薛公行狀

宋薛季宣撰

通鑑筆議 萬縣府志乾隆縣志

宋戴溪撰 溫州經籍志 岷隱為詹事奉景獻太子命講
文集成前集所引諸儒評點

有戴溪筆議益即此書也

兩漢博議十四卷 萬縣府志 西漢博議誤今從宋史藝
文志文獻通考讀書附志作二十卷

宋陳季雅撰 文獻通考 西漢文抄中興藝文志陳傳良
撰指稱精要薛正編誤博議陳季雅所撰

尤六

漢唐論斷

雍正通志

宋陳季雅撰

續通鑑論

水心文集

宋薛仲庚撰

溫州絕續志仲庚字子長永嘉人居瑞安

止齋集有答薛子長書云某衰俯何足與語今古而左右獨見推遜以所著南北之際義例為惠且下問其然否老矣交遊雕落願方得三益豈非天閱其窮以此厚幸之耶感激過望所論皆非南遷元魏無陵逼中原之暴而此意往往六鎮齊梁陳之暴興北齊之後斃向者亦嘗見此意往往不能發今幸筆力先明之胸中了然甚盛甚盛至於君臣譜系尤足考其細故不謂晚年見此奇特宜前輩所嘆也方合兒輩傳寫一本旦夕即納上左右議論誠淵源於正則要其流到又有過人者鄉間學問將趨於弊非時流之過必得溫厚密雅之言以駁其末則吾輩皆賴以免足下其人也顯言勉之扶此隆緒案所謂傷北之際義例蓋卽在續通鑑論之內又謂

子長議論淵源正則致水心集送薛子長詩有薛生靜而敏器宇絕幼愿能文乃天資脫穎酬始願之語則子長為水心門人無疑其議論奇特益得水心之傳者故止齋推之如此惜其書竟無傳也

習史管見

萬厯府志

宋胡子寶撰

通鑑新議

雍正通志乾隆府志乾隆縣志議作義

宋梅時舉撰萬厯府志時舉精於史學著通鑑新議剖

析精微多前賢所未發

右史評

宋史評

卷二十一

七

宋史評

卷二十一

七

七

永嘉縣志卷之二十七

藝文志四

子部

漢書有諸子兵書數術方技之略隋志合而敘之謂之子部凡十四種唐宋二史分十七類明史爲類十二今爲類十曰儒家曰兵家曰法家曰醫家曰術數曰藝術錄曰雜家曰類書曰釋家曰道家而雜家又自分子

云

編一卷

宋史藝文志編字今從西庫

全善錄

明蘇伯衡序在魏年十二三例簡辨之達

藝文

十部

於乾治之際尚論其所由來實出皇祐賢良王公景
 其盛稱公學術議論文章卓然過人伯衡私念公之
 本任不登於朝化不行於國而數百年之下言稽斯
 之源者屬之公焉必有為過人者矣自是會承嘉學
 大夫輒從問公道書皆以為高文大冊教落無存闕
 一二亦不多見伯衡未嘗不嘆惋久之茲過承嘉學
 公九世孫淵始得見其家藏舊志編若于首劉屯田
 以求用亦足以觀是書雖不能盡知公因文以求義
 乎則道不尊豈敢我哉使假之矣於戲慶曆之高妙
 至濂溪橫渠明道伊川諸子出而後復明又安得謂
 代文詞之若三歐陽永叔尹師魯梅聖俞蘇子美諸
 乎雖然楊子雲有言存則人亡則書而近世胡仲非天
 由斯文而知今聖賢之道由斯文而知之彼乎不相
 其苦而如其道焉則公之遺書何可以不傳也淵固
 刻以嘉惠來學不亦宜乎抑豈不以學術之在一家
 那不若公之天下也哉此君子之用心也伯衡既幸得

兒少儻素願又重淵克承家學無愧為人後忘其窮
 識於篇末而翹翹望焉洪武庚戌春新安汪循序上
 有起於世者其豪傑之士矣乎道之在天未嘗亡而
 自於於世者不能墜是故西人而覺者易先民而知者
 託於人者不能墜是故西人而覺者易先民而知者
 難於退之著原道而謂此死而後復之近如承嘉先哲
 然見其所以傳者道力求而後復之近如承嘉先哲
 不過因文以命之理入道務復之近如承嘉先哲
 六見天人以命之理入道務復之近如承嘉先哲
 山者不謂之豪傑之士可乎景山舉進士以所類者
 合選與其徒講明理學所著僅存者此編尤復闕畧
 次司教清源諸葛文敏參諸王氏講錄中手自校畧
 示予予謂自孟軻氏之說不傳儒者之言大勢凡
 在戰國之時秦漢之間若孫吳蘇張范蔡荀列之
 李氏貴顯班下至嚴安徐樂之輩不求知道養德
 其內惟務購辭術能以競乎外君子羞之然猶皆
 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也再變而至宋玉相如王
 揚雄之流則一以浮華為尚及隋唐愈衰愈下徒
 望青而無實矣三變而唐韓愈氏宋歐陽氏先後相



號於一世儒者宗之其言不為無見但未免以文章
 道裂為兩物卒不能復乎古也五星聚奎文運天作
 漢者出達圖齊書關發幽秘即斯人日用常行之際
 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上接洙泗下啟伊洛者孟氏之
 後一人而已景山前此而起無所觀望倚藉而能不以
 進代儒宗之所習者為師趙然心領神會於千載之上
 言皆治國修身之要見匪扣盤捫燭之為如斯人者豈
 易得哉其言曰孟子以來道學不明吾欲述堯舜之道
 論文武之治程程在門無高弟不能使其說行於當時復
 為是言哉所恨在門無高弟不能使其說行於當時復
 厚於程朱之書遂不顯於後世而後嗣之賢者又不知
 珍守其說於家卒致舛訛晦幾失其真撫卷之餘豈
 勝感嘆循顧何人而足為輕重哉竊祿是邦表章乃職
 敢不取不竭此心敬序諸首錄以傳而不自知其為
 固陋也弘治乙未國朝金洪銓序宋王氏景山先生
 永嘉人也登進士不樂仕進隱居東山之麓聚徒講學
 卓然為際邦道學開山祖其著作僅存馬志編一書私
 心嚮往今始得而讀之也先生旁搜遠紹以斯道為己
 任其致力也以復性為宗以立誠為要躬行實踐歸於
 心得故能舉天人性命之旨剖析精微如道家常用

事也先生當洙泗既遠伊洛未起塵緒茫茫江河日下
 夫豈樂自辱其說而為是編耶抑有不得已於言者耶
 蓋自道學失傳而人心之害至於鉅劫而莫之救也或
 以衣食亂其心或以利害擾其念擾擾於內寤寐不能
 休至嚮明之物接我心復為擾擾者引之而去無所主持
 據是為性之所近嗚呼性分中惡有如是之擾擾者為
 哉亦見其惑矣是學術之憂即世道之憂也先生有云
 前人尚中夜息於幽室之中我心之清非者邇矣孝弟
 忠信生於此時較之孟子雞鳴平旦之說實相為表裏
 又云君子處則其心安出則其道尊無他不欺而已矣
 儒者莫要於不欺其心耳不自欺其心必不忍欺其君
 父欺其百姓一誠所積物相感而化之然則思編之闡
 明道學關乎世道人心者豈淺鮮哉先生資警而養粹
 德先而道光使天假之年何難參伊洛諸君子之坐論
 者似不能庶幾然學者守其一二語可終身行之不盡
 先生不朽之業不具在是乎哉是編也竟諸藏書之家
 無有存者悲夫幸黃生之升偶得之農家服膺弗失却可
 訓童君蒸為精清俸重鐫以壽諸世其篤於嗜古有足
 尚者用是不辭固陋而為之跋乾隆一七年三月四日

張振夔選後余讀儒志編甄卒業始省智之於賢者
 聖人之於天道信乎其有命也當宋慶曆間伊洛未作
 吾輩有景山王先生生於僻壤而能心領神會於聖賢
 之學奮然以復性為宗雖所著僅遺一編其言明宗
 旨似不及伊洛之與從然其論學無過焉之言論或無
 過迂之談論人無過刻之求固爾乎其言也惜乎短
 命與復聖向因喟然而思孟子之言以為智之於賢者
 或充實而示其輝聖之於天道或一聞而未達兩者皆
 有自然之功候不可以智力究竟而此身忽焉以逝豈
 非命哉其味待為禛學業傳誦是編最末章則有孟子
 以來道學不明吾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
 之路闢塗轍之門吾畏諸天者也吾何敢已哉其自負
 如是今童司訓錫本其末章乃莊周之為道而此缺焉
 不載是首尾未完備也又按金太守跋亦云是編覽諸
 藏書家無有存者黃茂才之升偶得之農家知其時自
 於覆紙之間久矣夫以先生之風慧其兼人之進取自
 翁冠發明經緯已歸於實踐自省使天假之年積其仰
 高鑽堅之力裕以暇存息養之功雖洞程張朱奚讓焉
 乃卒年三十二所著之書又闕畧失次自前明蘇伯衡
 諸葛文敏等先後訪諸王氏家茲參以譜牒猶脫畧若

是等今七百有餘歲欲尋墜緒之茫茫難已雖然學者
 但因今之所存求其昔之所為教果得其一二言以自
 課將終身行之尚有未盡亦何庸過求備也予竊怪夫
 世之干求仕進者其形質之堅強過先生遠甚幸而宦
 貴遂其欲且享高年至耄耋君子固以為有命然一旦
 溘然以歿易世之後鄉人無復與其姓而先生以弱
 隱之質力壯遂殞今七百餘載猶儼然在人耳目聞
 者豈非富貴壽考極其耳目鼻舌四肢之幸不遺百年
 銷滅無存若復性立誠一時縱眼於修短之命而性理
 之所潛孚默感者愈遠而彌芳如先生者宜乎君子不
 謂之命也願予猶殷殷然歎之者徒以吾願有先生其
 人當道學溥塞之時獨能倡為此編為周程張朱嚆矢
 而今願之獨者罕能聞知而與起焉此則予所為憾
 慨歎而不能自己者矣
 皇祐五年進士試歐陽文忠公在處州題水縣而
 退居郡城東山設塾授徒年僅三十二而卒其著作亦
 多遺後是編乃為講學之語舊無刊本據其原序乃明
 汪循知永嘉時始為蒐訪遺佚編成賦因當時有儒
 志先生之稱故題曰儒志編然考宋史藝文志儒志編
 古有王陽明編儒志一卷則非循之所輯或原本殘闕

為論訂而刻之則其書久湮復出真偽雖不可考然當時
 時遠洛之說猶未大盛講學者各尊所聞孫復號為名
 儒時尊重楊雄為模範司馬光三朝耆宿亦疑孟子而
 重揚雄開祖獨不涉以趨相與講明孔子之道雖其說
 輒轉流傳未必無所附益而風微人往越數百年官是
 士者猶為發拾其殘帙要必有所受之固異乎王述中
 說出於子孫之夸飾者矣循字進之所著有
 仁聖集今未見傳本惟此書尚行於世云

伊川先生語錄一卷程遺書本

宋劉安節編陳淵諫予官吉之丞豐簿沿徽至臨川見劉元承之子縣丞誠問其父所錄伊川先

生語蒙示以元承手編快讀歎仰因乞傳以歸建炎元年十月

程門問答錄世善堂藏書目錄

宋鮑若雨編永子伊洛淵源錄鮑商霖名若雨有答問數條及錄伊川語一卷今見文集遺書

温州經籍志此書明時尚存今則不復有傳本矣然伊
西文集載有答鮑若雨書并答問六條而臆氏所錄伊

川語一卷朱子亦收入二程遺書問答錄雖不可見想
 所載者亦不過如是耳此鄭漁仲所謂書名亡而實不
 亡者也

劉蒙規鑑十二卷萬縣府志乾隆府志鑑作戒

宋仰忻撰

草堂語錄手頌堂書目補遺金元藝文志並以為元人誤

宋張焯撰萬縣府志焯嘗撫占其行事斷以己意曰草

堂語錄人稱草堂先生

樞言五十篇水心文集

宋蔣行簡撰

白羊問答水心文集

不知撰人名氏記蔣行簡與郭雍問答之語也

內治詳覽長齋浪詩集

宋劉愈撰薛季宣劉進之行狀今皇帝即降詔書求直
如內治所不河綴著書曰內治詳覽以進陳自治之策
在清其源凡十數條皆切治道奏下三省看詳不報後
朝廷施行數事
大略與君論合

荀揚問答手頃堂書目作葉適荀揚問答外編宋史

宋葉適撰溫州志補又作外葉並說今從萬縣府志
葉六卷其書今存檢其篇第無所謂荀揚問答者疑諸
目或因其書敘水心撰述以蜀答外葉牽連並列遂誤
合為一書惟萬縣府志藝文門以荀揚問答著錄蓋得
其實今從之水心習學記言四十二論二子甚詳雖無
問答之語然其
大旨可見也

潛室陳先生木鐘集十一卷四庫全書總目千頃堂書月

溫州府學新刊本

宋陳埴撰自序志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

復今之不善問者徒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取其節目之
堅乃欲一斧而薪之不少徐徐以待其自解則匠石從
旁而竊笑之矣至其待人之問者或小叩之而大鳴或
大叩之而小鳴不待其再至而亟盡其餘聲或餘之未
盡而恣其人之更端焉然則是鐘也其必州鳩氏之所
棄者乎余非待問者顧諸友方持瓊氏之斧以運成風
之巧乃欲以空中之物隨醉焉其不矜然肆黷然壘者
幾希矣或曰空故能虛故能應榘木之竅穴而萬籟
出焉物固有然者矣余有感於斯言也取二物而命之
曰木鐘焉子幸有以問余余方以問子未之見也
以予
之未見而又欲刻之無乃益其繁耶顧予少時繙閱五
經及孔孟性理諸書凡諸篇之有發明經旨者必具列
其姓氏而潛室陳氏與焉予既已知有其人而亦與問

永嘉系志

其言矣但未知其言之具載於本錄集比者假守溫郡
躬祀諸儒乃知先生實郡人而其所遺木錄集猶有存
者郡有斯人而有斯集表而出之郡守事也郡守責也
矧斯集之不傳久矣後之學者如予之未見亦多矣刻
之於梓使皆得而見之者予心也體予心而刻之者端
安令高君賓也若賓者可謂知先生之題詞具在茲可
也至如斯集之命名則自有先生之題詞具在茲可
溫始逾年道洽政成百廢具興以溫多先哲若潛室陳
先生輩皆親炙程朱之門而上承孔孟之緒者乃歷考
其人作書院以崇祀之其有遺書逸稿一也先生所著
者必粹行以嘉惠後學若木錄集者其一也先生所著
不止是集於今可見者纔此編耳其言雖已散見於經
而板之失傳已久人幾不知有是書矣疾既訪而得之
乃以命賓俾重錄梓以廣其傳焉夫書以載道而不可
廢則書不可以不傳然固有不載於道者矣不載乎道
而茲集之為書根據六經羽翼傳註剖析微奧精入秋
毫於古聖賢所以立言垂訓之旨發之殆盡蓋真可謂
載道之器而天下之所不容無者然由宋而來三百年

於此卒無有能衍其傳以溥之於世豈亦有待於今日
乎賓也承乏是邦既得以敬拜先生於祠下又因吾侯
之教得先生之書而讀之幸亦大矣顧惟遺編中多訛
闕欲丐善本以考正而補完之者求索累月卒不可得
惟付之太息而已夫以先生之鄉流風餘韻在人未泯
而此集已無存者而況於四方於異日乎此而不傳則
自是而往抑又可矣然則侯之此舉豈小補哉嗚呼
此賓之所以踴躍用命不自計其力也時弘治辛酉夏
六月 國朝陳思孺序聖賢之垂教也博學繼以審問
切問先於近思在學記曰知不足能自反知困能自強
惟教學本有相長之幾故傳道解惑得於問乎是類勉
齋諸朱子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
委曲告之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蓋學者因問以求其
闕不精焉則試讀潛室先生木錄集而得之矣先生為
宗名儒嘗從朱子於武夷所見超卓紹定間適善湘建
明道書院辟主講席四方就學者數百人所著禹貢辨
洪範解王制章句等書皆未及觀而是集為前明東甌
守鄧公雅訪求遺稿刊於郡齋藏版已無復存同治癸
亥歲余來守是邦考獻徵文輒樂得先正遺書而讀之

而所見惟葉氏水心集王氏儒志編梅溪集數種風知
 是集已奉探入 四庫全書而先生桑梓之邦竟無一
 能追仰曩哲珍守遺編學術之不明趨嚮之失準深用
 感喟因承思補鑄是書會瑞安孫琴西觀察主講紫陽
 書院既從丁松生大令索得舊本郵寄示余且謂是集
 初錄賴有吉水鄧公今君亦籍隸豫章能為重謀劬
 自明迄今相望遙遙後先輝映亦佳話也余重牒之爰
 與中山院長孫渠田學士互相商榷即屬永嘉王復齋
 廣文專司校理篇幅字體悉仍舊版閱四月告成余維
 古今著述惟足以發明斯道者為可誦可法耳彼博洽
 者未精審擇專一者未集大成是集木末具舉體用兼
 賅卷帙無多而內聖外王之學佛且復詞少理暢語約
 事舉綱振條析冰解的破譬諸馬君論事無一言可損
 益者是非根據經史研窮理道其能於古聖賢立言垂
 訓之旨洞析微奧如此哉學者得是編而論討之不啻
 與先生一堂晤對辨難質疑由是觸類引伸旁參曲證
 誠如魏鶴山之言曰千載百年習澤踵履莫知其說者
 至是脫然若沈疴之聞大瘳而醒將錄不待呻吟然聲
 入心髓焉其斯為可誦可法之道非即為可傳不可廢
 之書耶抑余聞之東甌風號海濱鄒魯宋時理學尤盛

元明以來儒林文苑歷多傳人及茲發澤後表師承易
 失將欲鼓舞而振興之則既以是刻誌景仰前賢之深
 意即以是刻示引進後學之規模不又重有望於多士
 之能講肄服習胥以是書為圭臬之奉哉同治六年十
 月凡論語一卷孟子一卷周禮一卷春秋一卷近思
 錄一卷論語一卷孟子一卷周禮一卷春秋一卷近思
 雜問一卷史記一卷其說大學中庸列禮記之中蓋其時
 四書章句集註雖成猶私家之書未懸於國學之功令
 故仍從古本史論惟及漢唐則伊洛之傳不以史學為
 重偶然及之非專門地其體例皆先設問而答之故卷
 首自序語取禮善問者如攻堅木善待問者如撞鐘義
 名曰本鏡刊版久佚明弘治十四年溫州知府鄧澤始
 得舊本重刊自第五卷至十一卷皆題曰某卷下疑或
 各佚其上學卷而核其所列則善始二典詩始比與賦
 春秋始隱元年近思雜問始理氣史始漢書不似尚行
 前文惟周禮不始天官而始府史禮記不始曲禮而始
 三制似有所佚然府史之名先見於序官而王制亦禮
 說第三篇即從此說始亦無不可宋本既不可見姑闕
 所疑焉可矣 宋元學案通直陳潛室先生疏少師水

心後從文公學集其答門弟子之問者名之曰木鐘集其四端說即文公之答其所問者而轉以之答其弟子之間蓋能墨守師說者也溫州經籍志潘室先生為朱門高弟木鐘集皆與門人問答語大都闢述師說然其學頗淵博如禮樂厩算及漢唐制度莫不該貫文亦雅馴無語錄家鄙俚之語原曰凡十有一據卷九論問法引左傳正義語云已寫在六經總論中則書中篇目悉潘室所于定也

朱子語錄

羅正通志潘麻府志作傳次朱子語錄

宋葉味道編辛亥以後所聞池錄七八九十一凡五

卷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首

溫州經籍志致辛亥為紹熙五年時朱子方以知漳

州罷奉祠居建陽宋史本傳謂味道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僞學禁行味道對策無所避既下第復從熹於武夷山中即其時也

尊本錄

萬麻府志

元劉清撰

自省錄

千頃堂書目

明黃淮撰

陳敬宗文簡黃公墓誌銘承樂癸巳車駕再巡狩公留守時漢王潛蓄奪嫡之志忌公獨

深日夜窺伺闕陳疏言監國之過公遂不免一帶十年處困中惟口賦詩以自遣形於詩者無非引咎責躬之言名曰自省錄又即人情變態之機寓之於言名曰自省錄

養正蒙求

乾勝縣志萬麻府志

明梅頤撰頤字昌年號甦菴以明經薦任都昌主簿遷

夔州判

百序古者八歲教之以灋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所以涵養德性於幼稚之時

而下學上達之理無不在也及其長也自致知格物以至於修齊治平由家國以及於天下是以古之君子少而學之有素長而施之於是無不可者又推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之道舉不外乎是矣嗚呼今之人自蒙童

至於成人養之弗端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德行是故愈趨而愈下日躋日媮豈三光五嶽之氣不全而人心昧昧若是大雅亦從而不能昭昭邪抑耳塗目眩惟利之趨先王之遺道其不泯滅而無聞者幸矣天之未喪斯文也故廉洛關闢諸先生者出拯人心於覆亂之餘憫人文於將墜之日諄諄切切而所以於寰宇後學者惟恐不及此教之所以立而君臣父子能家喻戶曉又有昧於所學而不朝講暮習者不過如章後技之是攻篆籀末學之是尚朝講暮習者不過如此而於所謂天理人心之說幾不知為何事三綱五常之道又視為常談則望其如古之人自小學以進乎修齊治平以底乎參贊位育者吾知其不能也明矣頤賴先人之餘緒少而知學長無以成每於聖賢道德之格言與夫日用彝倫之至理益嘗竊與有聞焉積之於來粗識夫天理人欲之分公私義利之辨而於濂洛以日編次諸夫子及近代大儒箴銘贊訓之作繼之以君子之贊終焉益欲使人誦其名耳熟而心慕焉緒寫成卷率以四言為則兼有韻語庶用便於童習意者欲

其自僮幼時口誦斯文長而從先生長者求問其義則能知夫聖賢所以為學之方而尊德性道問學之事亦未必不從是而有得焉亦足以養正於蒙矣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又曰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敢竊取其義而名之曰養正蒙求云

嘉言善行錄二卷 鶴陽謝氏家集

明謝德瑀撰

正蒙述解 千頃堂書目 太極圖解一卷 雍正通志守

西銘解 唐言集 並見萬縣府志

明朱謚撰

理氣圖說 千頃堂書目

明葉挺撰

正教編一卷 國史經籍志百川書志千項堂書目

明王瓚撰百川書志明武宗朝兩京國子祭酒永嘉王

瓚讀五經及體行十一箴以示天下諸生案廣說郭續

百川學海並刻此書

王氏族約 千項堂書目

明王徽撰 知府洪曰寧浙之稱大家者惟浦江鄭氏益

為一家之訓而國脈民風係焉然民風之正以士風倡

之予歎不可復見矣今少參東洋王公推子民範之意

廣宗約首諸鄉邦以祀事聯族黨以族黨修理義以禮

皆約乎體要以循吾衷治諸人人而不可倦豈非重土

廷尊至庶顏氏猶以家訓維大節成社稷之勳今茲約

之行也其古宗法之遺與簡而易從曲而可則故不出

家而天下平者用此道也豈獨吾郡乎哉昔必不齊謂

孔子曰自予得五人而單父治張詠之守益州也亦因

張遠李皎輩之學行而一州之學者知勸今

予得王氏而民範有不行者哉予茲試矣

檢身集 乾隆府志

明王勳撰 乾隆府志勳弱冠卽有志聖賢精思力踐有

聲庠序錄先正格言及所自得者曰檢身集

用自鏡考

甌東私錄六卷 千項堂書目明史藝文志遜

明項喬撰 百序人情明於職人而暗於觀己故於人之

己有所作則必知而作者類能指其紕漏而正其非

妄知人之非我不猶我之非人乎語曰家有傲者

子金不自見之患也予質樸願知好學所至胸中

悟處必劄記之雖夜必與難不取諂不可易而不

遺古語無倫次亦無交錄或四載不暇自以為是

就正於有道者而名之曰私錄云其文錄政錄則已

之知舊行之省郡矣不敢言私也昔嘉靖三十一年
 子春正月歲生明承嘉項喬於廣之南雄公署
 稿嘉靖戊申梓於漳南上杭名曰廣東稿署凡四
 友張滄江純膏校正之辛亥續梓於東粵紫微
 册總名曰既康私錄則從化教諭傅陽明新靈教
 章與香山教諭張天敘各校之而張天敘規正
 三洲李都憲翰林修撰同年羅念菴俱已為之序
 子至南雄以示推官劉儂儂仕而優於學者請類
 得屬係聖學者為私錄政錄云予是之遂於篇章
 府匪私矣類為文錄政錄云予是之遂於篇章
 減分而為三似便觀覽惟私錄四書疑無章次序
 梓則二三子之責也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吉水
 先守洪先與甌東項君同登第數相覓於相國張公
 門閒論學際注視無酬語已而援南部以去故事
 司視南北有輕重規便者多方取援君故與相國連
 顧不一藉手此在告道出儀真疫癘大作親交無或過
 者君在分司為之館穀日坐榻上問安否蓋自是始知
 君每遇結綵輒問其行事事莫不噴噴論述如教養之古
 雲嶺隔然如山岳之重林卉鬱然如雷霆之迅伏蟄
 然益自信知君不謬而又因君推之以為利害不能回

者則其人必足以致遠而大愛可無疑也然身以憂
 前後臥田里且二十年雖欲面質所學竟不可得自
 西至辛亥凡兩見傾倒不能舍已而遺以私錄十册俾
 訂可否則見君之生平無問職之勞佚境之順逆
 經義以自輔而於心思所得出處所經與夫見聞所
 日有劄記以庶幾古人精思而力踐者既未嘗主
 為辭無所飾也據理以為成一家之言以勸眾說達
 接而亦可以知其為人所先至是徒抱過時之悲
 趨者猶未盡矣雖然自致知窮理之辨出而學日
 辯論益遠君於二者皆似是有鑒別且以為有先後
 為並進邪且以爲皆似是有鑒別且以為有先後
 行事之可誦述者得之天而非邪抑其利害不
 不止於足錄耶君嘗以少著述為諷是時亦復
 無語數年以來既有一日而釋卷無多識不
 建故盜無汎應不可一日而釋卷無多識不
 而固生蓋今而後乃能以身取益於君而又悔昔
 屬未能一言為君益也君二子文煥文蔚年少而賢
 足以繼志書來以是錄為問有厚望焉遂序其平生



復或謂錄中語激切近於憤世析理闡出同異統如
 一則謂之曰此賢者所同衆人弗識也君誠知存
 在進進不已安知終無損益時耶嘉靖壬子正
 州經籍志案顧東私錄十卷本台禱文及論學
 移公牘爲一編嘉靖辛亥刻於廣東明年又刻
 則推官劉儔別爲編次以論學文字爲私錄六
 文錄政錄今十卷明刻本瑞安項氏有之後刻
 手家有之而文錄政錄則並未見今兩存其目
 本隸別集而著劉編本於儒家從其實也臨東
 尚姚江又與聶豹羅洪先歐陽德諸人往還講
 錄持論大指多與陽明符合其謂朱子著述極
 物求放心尊德性頭腦去處却覺差異亦不滿
 然其論學劄記兼重問學與姚江未流入於狂
 異若謂陳白沙能蓋矯枉而不覺其言之過玉
 而遺卻良能蓋矯枉而不覺其言之過玉龍溪
 玄會言以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覺不聞是工夫
 明之言並發誠不遺餘力蓋學有心得非依草
 聲附和者也至其論周禮主命延播等冬官不
 論大學古本謂未見其是攷證不無稍偏然講
 經詰字宋元以來涂轍久異固未足爲甌東病矣

項氏家訓

錄本

明項喬撰自序家難而天下易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
 然必先其難而後可及其易予家居既立祠
 堂脩族譜仍作訓詔族人者以此然訓雖四十七條要
 皆推廣聖諭六句之意其有不共國有常刑吾族人不
 念家訓獨不念國法乎念哉母使我談之於難也哉雖
 然家不有本乎身脩而後家齊反身之吉言不物而行
 有恆者豈異人任之嗚呼人生不滿百年豈敢虛度天
 理萬古一日何代無人予子文煥請壽諸梓人給一編
 以便傳習庶幾勿替引之作訓序

普門張氏族約

錄本

張純撰

溫州經籍志張滄江所著族約舊府縣志載

分三日曰稱賢約則定擇族長族之年長者爲之
 獻通知古今行誼可則者爲之族正能執禮法不任
 意者爲之及立宗子諸事曰月立約則議立祠祀始
 以下及以族之賢者醮食之禮曰立春約則春祭之禮

節也項氏家訓後附錄二十六條則皆訓俗法語焉
菴日鈔所未載約中所定禮制大旨宗朱子家禮而
以大明集禮及永嘉鄉俗斟酌參定條理嚴整私錄所
載尤多精語商東識其後亦謂其援引故事切當人
云

大學衍義通略三十一卷 經義考西庫全書總目

明王諍撰 聊濬大學衍義補合為一編凡節略十卷補
署三十一卷間亦釋字證
義取便檢閱無所闕明

按痛編一卷 藏鈔本

明金昭撰 白序余生迂以拙動多詿咎即覺輒疾其
閱嘗取先正書讀之往往有然契余衷者嘆曰嗟乎是
誠古方書矣余疾日其有瘳哉因分類銓次痛為檢身
之一助謂其中瘳竅猶良醫按痛而砭也
竊此義以命編觀者幸毋以豹管見嗤云

省言 平山藏稿

明王應辰撰 王叔果海壇王公墓誌銘公蚤歲肆力詩
學大端歸指曰究而心
賞焉所著諸錄有省言

太極圖說 雍正通志

明王家春撰

正初編九卷 乾隆府志永嘉

明王欽豫撰 自序略曰愚始解章句日未踰論孟之書
子及稍識古文詞見有若佛者宜不容於辨邪說之
蓋歐陽文忠之論著皆力攻之益躍然而信曰佛之見
言非楊墨者聖人之徒誠深有所寓且多心識之蓋子
正色昌言卓然信守其是彼雖點亦誰能掩之今觀
無生談上求者盡吾黨聰明人也問有仲正論以排邪

說則莫不訝而詬之曰此不祥之人也嗟嗟習俗已成何能驟易雖復傲舌矯唇誰為信之無已莫若求之方策大抵豪傑之生必領扶輿之正氣各有綬然持正者或山之胸臆所發或見於行事所紀載使後之人得風簷展對閱見其慷慨嘯嗷雙眸炯炯豈非方策中誠有不得掩者哉自傅太史撰高識傳其書不傳近代羅氏困知記胡氏居業錄於儒佛邪正之分判若觀火愚也感懷往哲不能自已乃即就箇中所有粗為鈔集電勉數月致忘寢食妄希羽翼之功臣不亦過乎王起元厚略曰今天下之言可喜可怖可羨可矜者洋洋乎散見佛乘中澗而信焉者咸是也有高明者不能不疑之疑之誠是矣而一二仁恕君子又每持曉世之言為彼道護之曰佛善為宏闊高廣之言以誘人以愚觀之其所洋洋而言者未必佛之所本有未嘗儒之所本無夫佛言之而宏闊高廣者以儒言之反親切而不欺則惟盡之以然慶二端而已矣白尊理之氏好以理勝則恥陳微應懼或眩焉然降祥降效何代無之雖有戾人不能不感於其故也嗚呼正者其有憂患乎叔父蓋曰世方且樂言報應吾亦與之為報應然而應吾之所應報吾之所報與彼之云者大逕庭矣錄吾之所錄而觀

之則天之所任斯翊正之全力在焉耳嗟嗟哲人有言惟君相為能造命非其因之謂歟又曰一節之至可薄雲霄而動星象非其果之謂歟故歸本言行之指夙備前編茲更以証其不誣耳

靜觀齋心書乾隆府志

國朝陳光前撰

修齊粹言手彙 修齊贅言本

國朝陳星慶撰星慶字蕤圃諸生好談性理之學輯前言往行以自警曰修齊粹言其所自著曰修齊贅言臧俗 侯佛獨星慶家三世不延縉黃是書益不淪於習者

右儒家

平戎書萬縣府志

宋鮑極撰

校定風后握奇經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世善堂藏書目錄良齋浪語集本

宋薛季宣撰直齋書錄解題自晉馬隆三百八十四字

續圖二百十五字合標題七百字又有馬隆讚述多所

發明并寫陣圖於後馬隆本奇作機百序風后握奇經

圖三百十五字合標題七百九字以象本武經總要陣

法銓次傳著成章而存異文於下已繕寫可讀始走遊

新都魚復觀覽武侯八陣石圖發其文同先大易圖每

恨陣法未能詳究聞成都唐碁盤市雖章仇兼瓊經始

而多得武侯遺意擬其制道繩在間并交貫百工類處

技別為行識者曉知乍然人者至於蓋日迷不能去方

悟李衛公言古八陣龍虎地鳥之為旗法前古服章之

辨為并識之得握奇經讀之而八陣之勢判然矣前聞

袁隱君先生論六花陣法明於八陣握奇然後知其源

本從來六八之陣不同實方圓之數耳觸類而長奇正

庸有窮乎握奇經舊傳風后受之玄女用佐黃帝殺蚩

尤於涿鹿之野荒唐之說無所攷信漢志兵陰陽家書

有風后劉歆班固已言依託觀公孫丞相注釋則非所

謂書十三篇圖二卷者先秦典籍類皆口以傳授反復

其義未易以晚世浮薄譬也七略兵家四種軍禮司馬

法存者尚百五十五篇吳孫子八十二篇圖九卷齊孫

子八十九篇圖四卷白神農黃帝伊尹太公范蠡大夫

亡矣今獨孫子十三篇者為兵權謀之祖論形勢者本

握奇經權謀在人尚論焉用形勢紀綱軍政為天下者

尚取焉又隱不章可為慎歎舊文與密尚多錯綜微

辭傳寫不倫頗難誦言李筌繪為八陣既為不知而作

武經雖存寫本不無訛以傳說惟為武侯八陣石圖最為

有徵走得馬隆贊述多所發明遂為詮定其文并繪陣

圖於後編詳古人在存諸口訣之意不取妄疏條章合圖

費以窮經可以自得之矣溫州經籍志良齋所校握

奇經合無單行本惟浪語集第三十卷尚載其全映明

人漢魏叢書所刊者係從高鈔孫子略第一卷鈔出每

句下所注異同與良齋校語一一符合似孫宋慶元

間人嘗獻詩後錄解書為據據孫所識其人在良齋後

嘉泰二年

藝文子部

六

蓋卽竊良齋本爲己校而諱其所自故子略此經序竟不及良齋本也良齋校語精詳高本亦多所刪削世之欲見揮膏善本者當於浪語集求之耳

將鑑論斷十卷宋史藝文志續文獻通考並作歷代將鑑

西庫全書總目

宋戴溪撰西庫全書總目舊本題宋戴少望撰考沈光

書堂爲溪作然溪以流熙五年登第開禧中尙官資善

堂說書而此書自序題紹興辛酉爲高宗十一年下距

其登第之歲三十八年距開禧元年更六十五年溪不

應如是之老壽疑別一人其名偶與溪字同也是書採

輯古來善用兵者始於孫武終於郭崇韜凡九十三人

各以時代爲次每大抵多爲南渡後時事而發如第一

條覆論其所以然大抵終於恃強以亡吳蓋隱以比余

兵破沐之事第二條稱范蠡能復吳嘗爲春秋大夫稱

一則又隱微諸將恢復之心而耿弁一條實憲一條尤

三致意焉然大旨主於尙仁義賤權謀尊儒者抑武臣

至以能讀三略之書者始可以立功則又衣冠而屐焚

溺與南渡事勢迥乎不合矣此本爲宋麻沙版明武定

侯郭勛嘗重刻之前有正德十年達賓序題曰將鑑博

議與宋版不同考永樂大典已引爲將鑑博議則其來

久矣并觀瑣言太公六韜黃石公三略李衛公問對

皆僞書也宋戴少望作將鑑論斷乃極稱三略適於道

而適於用可以立功而保身且謂其中多知足戒貪之

宋戴溪撰

續文獻通考

子部

七

右兵家

無冤錄王氏

元王與撰與字與之號正菴儒志先生七世孫自序漢
 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無冤蓋獄
 重事也治獄固難斷獄尤難然獄之關於人命者推檢
 屍為至難毫釐之差生死攸繫苟定驗不明難善於治
 獄斷獄者亦未編洗冤錄趙逸齋又訂平冤錄吁冤而
 定驗之貽誤會編洗冤錄趙逸齋又訂平冤錄吁冤而
 至於洗至於平是猶鑿龍門以決彭湃固不若長江大
 河滔滔汨汨安流晝夜之無聲也欽惟皇朝慎於庶獄
 敬明方罰天下無冤民當不專美於漢予濫叨蒙饋遂以
 奇部試檢覆之難因觀洗冤平冤二錄互有損益遂以
 省部見降考試程式為持循之本參考異同必編類
 凡檢驗格例序於卷首遵而行之庶幾護之於始民自
 不冤俾目曰無冤錄若夫道以德齊以禮必有承流宣
 化御副聖天子無刑之期者是編亦奚以爲至
 大收元歲在戊申長至日自跋於儒志山舍

欽恤集王氏

元王與撰趙許岳序天以春生萬物肅之以秋聖人以
 必曰天討而四方可正其獄亦以爲天牧之事故五刑之用
 民敬逆天命以奉一篇無一言不歸之天者民天簡不聽
 其嚴天威呂刑民勿以訓民侯用非棄亦惟敬忌而已天
 其懋辭其考我民勿王之訓民侯用非棄亦惟敬忌而已天
 武王之命康叔穆王不敢鳴呼刑一城而不可變也本敬則
 有所不怨忌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矣彼若者天謂之不
 敬不忌則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矣彼若者天謂之不
 何哉然則主刑民之司命也而任擇非人可乎古昔盛
 時畫象而刑書刑統律令何人心世變之日趨日下也後
 世於是作刑書刑統律令何人心世變之日趨日下也後
 然法立而奸生刑統律令何人心世變之日趨日下也後
 以原情乃任情而弄法其害不可勝言矣烏識所謂法
 哉惟恤哀矜勿喜之言哉予來康嘉寓於泮水之東際
 有王與之著欽恤然一儒也義方之教銘誦不絕聲遺子
 就學焉而未知其明於刑也暇日出示一編名曰欽恤

藝文 尚 大

集而序之曰情有萬殊法有萬變獄貴得情刑慎過制
又曰善用刑者不移情就法有味其言咸印吾心顧子
一曰生讀書不讀律今老矣濫任簡季之責夜香對丹筆
躊躇欲窮乎天地之臨其上鬼神之在其左右朝夕相與
琢磨欲窮其過咸庶中正而未也今往何監於刑書
乎胥占察於其人非與之不足言也
延祐改元歲在甲寅暮春書於郡治

刑名通義

元王與撰 李仲謀序書曰宥過無大刑過無小與其殺
犯於有司富哉言乎直千萬世明刑者之龜鑑也唐虞
畫象鑄刑書其事雖殊孔孟者往民之羞稱申韓若能
已近世崇尚儒術其習談孔孟者往民之羞稱申韓若能
具於臨時甚可慨也今之為吏治者必以其議法律為宗然
於義之所取文之概也今之為吏治者必以其議法律為宗然
世之為吏治者惟務刻深而疎於法理遂取古今法律

之文徵諸經傳而研究其義畢然有得於其心公知大
夫事有疑難輒從召辨解其有補於吏治固自不少復
慮不能備以語人也遂集通例比類作無冤錄以明檢
覆之法式作欽恤錄以辨刑殺之情罪既老復作是編
名之曰刑名通義以補二集之遺缺其意若曰刑者所
以正其罪也議刑之際一有不當則死者不可復生重
者不可復減豈不存傷於為治之大體乎吾書之作將
以救為史者之失耳若子為救世之論則何敢竊取其
義焉余一日得君所為稿而觀之見其章分句釋擗古
證今無非發明好生之大德重倫紀而崇禮化忠厚測
始不可謂然兒於言外亦可謂之有補於孔孟之教者
即樂清縣尹澤及其子而觀也抑君由使入官致政承直
操守不衰行不扶杖於此已可見其為忠厚之報矣故
重為之起敬而序之至此已可見其為忠厚之報矣故
三年癸未書於永嘉郡學

右法家

易簡方一卷

宋史藝文志直
書錄解題

宋王碩撰碩字德膺直齋書錄解題增損方三十首咬
咀藥三十品市肆常貨團子藥十種以為倉卒應用之
備其書盛行於世

四時治要方一卷 謂善附志文淵閣書

宋屠鵬撰鵬字時舉其書專為時疾瘵痢吐瀉傷寒之
類雜病不與焉戴文端公溪為之跋

脾胃後論 千頃堂

明項昉撰 戴氏序者黃帝之論四時以養胃氣為之
之詳一部脈以得胃氣為之主蓋脾胃居乎人之中而
土配之自餘四臟則分居於上下而為木火金水也木
火金水資乎土土病則木火金水皆從而病矣是故天
之邪傷乎人之上地之邪傷乎人之下而中焉之受傷

則以水穀寒熱之邪人所自致者焉中而不傷有天
之邪日無自而入之則脾胃者豈不為百病之所始哉
脾胃為百病之始世醫不能辨之久矣至金李明之始
大明斯理著為脾胃論一書蓋傑然於當時者也然其
所言止及內傷之一事其他諸證則未暇以詳及永嘉
項君彥昌自早歲習醫得外父杜曉村之家傳後拜
明善韓先生於越上同父戴先生於金陵而又師事陳
白雲為最久遂以所聞於諸君子與平日之自得用之
而有微驗者作為脾胃後論若干言凡內外傷之有
於脾胃而為病者莫不條舉而縷述之仍以外傷之方
與夫臨時加減之法系於後信有以補東垣之未備而
衛生家可一覽而見矣彥昌與余交最厚因攜至海上
乞一言為彼引竊謂醫之為學自周令列之執技之流
而善儒罕言之世之醫此者不復深察遠索上求聖賢之意
以曉夫陰陽造化之會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迭
起而發明之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為西漢或徒讀
一家成說以為高而又不不能博極羣言采擇衆議以資
論治之權變甚有甚於前日之為醫者嗚呼是豈聖賢
遠而其為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為醫者

惠慈生民之本意哉。彥昌家故業儒而其所與遊者又告世之大儒先生。故其為醫自素難諸經而下無言之不習無埋之不窮。上既明夫陰陽造化之精微。下復究乎論治之權變。庶幾一掃二者之弊。而為醫家之大成矣。其為此論以三形古書為主。本以秦漢唐宋諸賢所論為羽翼。以古今各方為格法。正而不迂。奇而不僻。博而無餘。約而無闕。是殆識證之元龜。治病之指南也。與音律繪畫之事亦皆優。大閩輿為世所稱云。

醫原九靈山房集

明項昕撰

醫林析義三十卷

手彙本

國朝李啟河撰。啟河相溪人。號西坡。少習醫學。頗有心得。年逾古稀。著醫林析義三十卷。哀然巨編。症備七科。法

宗四子。歲貢朱景燎為之序。

養春堂脈法求是

醫門撮要十二卷

手彙本

國朝陳體芳撰。體芳號我蘭。星慶子。諸生研究素難。諸經以切脈為主。而參以方書。所採皆名論。尤能以醫濟人。貧者則餽之藥。而性不諧俗。有父風云。

右醫家

遁甲龍圖四卷

長齋漫語集

宋薛季宣撰

九原河圖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

是以帝出乎震。震東方之卦也。齊乎巽。巽東南也。相乎離。離南方之卦也。後乎坤。坤地也。說言乎兌。兌秋也。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參乎坎。坎北方之卦也。成言乎艮。艮東北之卦也。參大兩地。錯總以變八卦。

永嘉縣志

卷二

藝文

子部

三

邊當晷直日而三才六位歲時氣節具焉過甲者通也
 者也故有直符九星以幹九宮直使八門以周八卦
 奇者三才之象也六儀者六位之象也陰陽逆順推
 也天地加臨錯綜也黃帝之局千有八十乾九坤六
 用也太公之局七十有二月卦時訓之候也留侯四
 之局一十有八參兩成卦之變也聖人制局流遁以
 天地之機闡陰陽之理見鬼神之情狀而變諸其形
 示人以架範也上士得之可以命吉凶以明造化中
 則陰陽下士得之可以廢得意忘象顧若為之在天
 事業焉因終與之并廢得意忘象顧若為之在天數
 流所以得罪於通人之論也帝堯平秩四序存虞齊
 玉衡夏南巡祁寒北守豈無天道通乎人事而已漢
 成哀相靈不改高帝之時令葬卓之不順焉同歸於
 故曰非陰陽之罪也至於請師大道寫符避兵則繆矣
 明乎天地之性者不可罔以非類術家之論自有吉
 反戾非盡知畢議所能通者天人之際姑用其參無
 泥焉可也周公之制周禮雖如書方贊禘射天殺神祝
 詛祈禳術之甚膚淺者尚皆有取諸儒廢焉過矣世之
 言遁甲者多論於怪其書與術今願傳於星官卜祝之
 流兵家時或論焉薦紳先生益所不究走豈知天道然

觀其數真聖人之遺術也釋其方論去其誣泰
 幸甚成書四卷推原所自命曰遁甲龍圖云
 陰陽精義二十篇
 志萬曆通考國史經籍志卷正通

宋朱伯起撰
 為友景元材豪然鄭公愛伯起與景元

近道自有闕見及得意於簡編多以語伯起與景元

城南長順景元侍兄晨出料極花藥過伯起與景元

日夜拾芥原非燎地鱗而禱之曰羹芋如是足矣鄭公

不登禁從死景元老為選人亦死伯起失二公閉門

莫曉進遇之賤且憂如也嚙嗜地埋說山如啖齋浮海

尤許二象由是喜陰陽家余嘗怪蘇公子瞻居陽羨而

葬高山一身豈能應四方山川之求近時朱公元晦聽

者同通人大儒之常思也始陳公君舉欲為伯起序其
 書不果嗚呼伯起不惡俊儻然欲以此書自名識知
 審與余特載其師友源流用為善首宋元學案朱
 生伯起師鄭景元而與景元為友皆地埋學著書一
 十篇曰陰陽精義陳君舉欲為之序不果水心序之

風水辨一卷

千頃堂書目

明項喬撰

溫州經籍志

風水辨一篇見初刻願東私

北村談風

水者謂將不利於家子家婦家婦之家過於

驚恐故作

此辨後附論風水語錄三條陰陽論一篇其

書力闢堪輿

之說援經據古及履辨證足以鍼砭流俗

故同時講學

諸儒如唐順之羅洪先歐陽德黃佐等

深取之據

千頃堂書目當時蓋有單刻本

今未見傳

惟附編私錄者猶存於世云

地理折中二卷

愚文鈔

沈德潛錄

國朝楊孚古撰

沈德潛敘葬者藏也人子之葬其親所以

家人掌公墓

之兆域註公墓君墓也墓人夫享凡邦墓

之地域註

邦中之墓萬民所葬地也古者墓地同處分

其地使有區

域而墓大夫居其中之室以守之非如後

世人自求地

家自置守也其時稽疑者付之筮人卜人

而後世陰陽

拘忌之說不聞焉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

五月大夫三

月士踰月必如後世堪輿家言則七月至

踰月中安得遇善地並吉日也且葬孔子者係子貢之

仇而孔子萬世士祀遠而耀昌古來帝王陵寢蔑以過

之而子貢之徒未嘗徇陰陽拘忌以葬其師也至晉郭

璞始有葬經璞既著其必無舍善地以葬其親者而王

敦之亂禍不旋踵即其效可觀矣後世葬師又窳易其

書以偽亂真紛紛若述者多如牛毛眩惑是非皆以勸

腐動人而實以營己之利雖有孝子慈孫莫能大破其

邪說以求遂其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之初心吁可歎也

承嘉楊子學古若地理折中一書大義本郭氏葬經而

指其窳易之謬又折衷於司馬溫公朱子劉誠意伯諸

儒論說凡上下二卷其中溯水脈度地氣正其邪偽諸

法一歸儒者之言俾為子孫者誠信焉而勿之有悔誠

習俗之鍼砭也書出而授之學者傳之希也欲葬其

親者守先王之禮而又參考楊子上下諸篇庶無惑於

其先人者

乾坤至寶

子彙

國朝張道川撰道川字壽巖精堪輿術

水經

卷二十一

藝文

七

天文要訣 地理精蘊 知府高際盛贈序

國朝鄭廷杰撰廷杰進士汝楫兄

右術數

適情錄二十卷 明史藝文志千頃堂書目四庫全書總目

明林應龍撰 詞庫全書總目應龍字翔之嘗充禮部儒士是書成於嘉靖乙酉前八卷載日本僧

虛中所傳尖譜三百八十四圖第九卷以下為外篇補遺圖說則應龍所蒐輯也

棊史二卷 千頃堂書目明史藝文志

明林應龍撰

奕書則易 乾隆府志

明陳謙壽撰

海族譜 乾隆府志

明姜準撰

花史十卷 通學齋藏手刻本

明吳彥匡撰彥匡字子範萬厝辛卯舉人知龍南縣 花史

小引余夙有林園之興每遇修竹喬松草天花葉輒油然有會於心蚤登賢書時少年不解事芥視一第而才

勳數奇公車久困劬職一命庶幾為三徑之資復以賦性骯髒不慣逢時遂至罷斥垂櫛而歸幸先人所遺弊

廬足蔽風雨稍餘隙地可蒔花竹且曠土宜樹植凡屬筆棠桂之類皆不難致花時噴噴其下以此窮年勉畢

有遺花編一册係海虞蔣養菴所輯頗當余心稍嫌太畧因廣而備之得百十餘種定為神品妙品佳品能品

具品遠品復搜遺事及名人詩歌彙為一編借名花史以花有成敗人有賢不肖一花自為一類習之列傳之體

局有成敗人有賢不肖一花自為一類習之列傳之體

也書成芬為十卷每欲就梓而力不能姑什襲藏之篋
中以做昔人藏名山之意每晴窗雨几命勝小欲輒取
一冊翻覽而賦其篇章如對芳姿照艷質亦自陶然又
何必白畝之園崇臺廣榭雕畫盤日夕遊其中而
後為百花主人也蓋按五岳之圖者可以臥遊名山讀
九域之志者不必遠歷禹敷余荷花史意亦如此崇禎
己卯長至日葵衷道人吳彥臣題 四庫全書總目是
書蓋本常熟蔣養菴花編松江曹介人花品二書推而
廣之得百有餘種每一花為一類各加神品妙品佳品
能品具品逸品標目附以前人遺事及咏花詩歌大都
以意為之所品
第不必皆確也

貓苑 永嘉黃氏刊本

國朝黃漢撰

右藝術譜錄

習學記言序目五十卷

自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四庫全書總目宋史藝文志作四十五卷

遜學齋藏明秦四麟鈔本
符周氏藏明葉道毅鈔本
宋葉適撰 門人山陰孫之宏序習學記言序目者龍泉

名習學記言未有論述自金陵歸間研玩羣書更十六

寒暑成序目五十卷了宋既以先志編次論今越帥新

安汪公鉉本郡齋又囑之宏揭其大指於書首竊聞學

必待習而成因所習而記焉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也

夫去聖綿邈百家競起孰不曰道術有在於此獨先生

之書能稽合乎孔氏之本統者何也蓋學失其統久矣

漢唐諸儒皆推宗孟軻氏謂其能嗣孔子至本朝關洛

驟興始稱子思得之曾子孟軻本之孔子思是為孔門之

要傳近世張呂朱氏二子鉅益加探討名入秀士鮮

不從風而靡先生後出異識超曠不假梯級謂洙泗所

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
易象象仲尼親筆也十翼則訛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
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日參也魯以孟軻
能嗣孔子未為過也捨孔子而宗孟軻則於本統離矣
故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訖於五季以呂氏文
繼終焉其致道成德之要如滿欲飢食之切於日用也

指治攝亂之幾如刺喻中育之迷於起疾也推迹世道
之升降品且人材之短長皆若繩準而銖銖之前聖之
緒業可續後儒之浮論盡廢其切理會心冰消日朗無
異親造孔室之問深繹有宗廟百官之美富故曰稽合
乎孔氏之本統者也至於憂時慮國不捨食息思為康
濟常追恨唐初務廣地而兆夷狄內侵之禍中世廢廟
兵而縣官受養兵之患木朝承平未遑悛定矧以舊虜
垂亡邊方數警筆筆將絕遂為後總特祕而未傳嗚呼
誰能知先生之苦心哉然賈誼分封之策至武帝卒能
竟同姓之憂鳥重嗣欲殺節鎮之權我宋實用以弭五
代之禍舉天下之勢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而已先生之
書所望於後人者豈易量哉之宏之序是書固不容無
所表見於斯也嘉定十六年十月日新安汪綱序余
曩得林德叟所傳水心習學記言前後兩帙一自書詩
春秋三經歷代史記訖五代史大抵備史法之醇疵集
時政之得失所關於世道者甚大一自易禮語孟五經
諸子訖呂氏文鑑大抵究物理之顯微著文理之盛衰
所關於世教者尤切今孫偉夫攜至一本乃用諸經史
子前後排比次第聚為一書總五十卷發以序文論余
餞椒郡齋工未竟趙振文來具道水心著述前後與余

所得於德叟者同余嘗反攷細繹其故此亦彼合要皆
不為無意讀者幸有考焉德叟名居安瑞安人偉夫名
之宏餘姚人振文名汝鐸今居樂清皆水心高弟云癸
未良月望日明葉道誠序余好嗜與人立言之旨與
意見不欲從風而靡每有所思必推古人立言之旨與
其時世之訂降和會即孟子所云論世也癸卯之冬檢
水心中願為不入類流者矣然自孟子以下咸有疵責
不細推其所以然之故而發明之而務以我為是而古
人符受裁焉此宋人之大病也余非故為好異特欲推
崇古人以不負乎好學深思之言則存獲矣後之學者
能以我為然乎因有所感故誌於此百齋書錄解題
自六經諸史子以及文鑑皆有論說大抵務為新奇無
所蹈襲其文刻削精工而義理未得為純明正大也自
孔子之外古今百家隨其淺深咸有遺論無得免者而
獨於近世所傳子華子篤信推崇之以為真與孔子同
時可與六經並考而不悟其為偽也且既曰其書甚古
而文與今人相近則亦知之矣遠自七略下及隋唐國
史諸志李邕鄭誼家書皆未之有豈不足以及驗其非
古出於近世好事能文者之所為而反謂孟荀以來無

道之者蓋望而棄之也不亦惑乎四庫全書總目其
 書輯錄經史百代各為論述條列成編凡經子四卷諸
 子七卷史二卷十五卷文鑑四卷所論喜為新奇不所據
 拾陳語故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其文刻峭精工而義理
 未得為純明正大劉克莊為趙虛齋作註莊子序亦稱
 其講學析理多異先儒今觀其書如謂太極生兩儀等
 語為文淺義陋謂禮弓膚率於義理而譽縮於文詞謂
 孟子子產不知為政仲尼不為已甚語皆未當此類誠
 不免於駭俗然如論讀詩者尊兩舊文不得詩意盡去
 本序其失愈多言國語非左氏所作以及考子思生卒
 年月斥漢人言洪範五行災異之非皆能確有所見足
 與其雄辨之才相副至於論唐史諸條往往為宋事而
 發於治亂通變之原言之最悉其識尤未易及特當宋
 之末世方格守洛閩之言而適獨不免於同異故張孫
 等不瀾之耳宋元學家宗義案黃潛言葉正則推鄭
 景望周恭叔以達於程氏若與呂氏何斯自出至其根
 柢六經折衷諸子凡所論述無一合於呂氏其傳之久
 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勿與焉蓋五日本心為文士
 以余論之水心異識超曠不假梯級謂洙泗所講前世
 帝王之典籍類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象夫

子親筆也十翼則詭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
 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以孟子能嗣孔子
 未為過也舍孔子而宗孟子則於本統離矣其意欲廢
 後儒之浮論所言不無過高以言乎癡則有之若云其
 概無所聞則亦墮於浮論矣溫州經籍志案孫之宏
 叙謂自金陵歸闕研玩羣書更十六寒暑乃成則此五
 十卷者承心絕筆之書也水心論學在宋時自為一家
 不惟與洛闕異趨即於薛文憲陳文節平生所素與講
 習者亦不為苟同此書論辨縱橫說經則於繫辭禮記
 檀弓孔子問居中庸大學咸有遺議論史則不滿於史
 遷班固論文則不滿意於韓愈曾鞏其論苛前人不免
 太過然其論太極先後天及尚書論論大學無第簡則
 在講學家為不聒於象味者至於論史自戰國策史記
 迄唐書諸子自老子荀子迄兵家七書靡不該覽綜貫
 扶其義總其淹博尤非陋儒所敢望
 亦可以陳伯玉所論遠識其偏駁也

東谷所見一卷四庫全書總目下項堂書目宋史藝文志
 東谷
 賸筆

宋李之彥撰

四庫全書總目書中教導一條稱游湖海

白屋之類亦多則老妻師也書凡十三則皆憤世疾

俗詞怨以怒未載太行山賦語一條謂是非不必與世

諸子辨論

通志

宋戴栩撰

存愚錄

千頃堂書目作存愚集誤今從四庫全書總

明張純撰

王應辰序存愚者滄江張子之目錄也張子

旁通有所遠覽深識詞以記之積之既久遂盈細帙鏡

省繩法將於斯乎在爾院東頃先生一見是書亟稱之

曰是為不落言筌超然獨詣可傳也於是其二子遂刻

諸家塾以傳嗟乎學而求諸其心而已博者博此者也

約者約此者也聖賢之學求諸於一而無遺俗儒之學

求諸乎萬而不足此學之所以口離也今世稱學者靡

不淹貫究其旨趣勦說雷同能自得者或寡矣夫是之

謂書肆通張子之見則誠異是不汨精神以求諸聖外

合闕見而通諸心故其書之所言雖天文地理人事物

情莫不各臻至理擬議詮釋一不詭於聖人噫豈易得

哉由斯博約可以會夫一矣而書曰存愚尤見其毅然

而不自足克斯志也雖聖賢同歸可也嘉靖丙午冬日

必也濟乎義任口耳之未而雖辭翰語以爲工其學也

吾以為書肆其言也吾以為說鈴是尚奚取焉澹江先

生博物洽聞究心大業暇日讀書有會於心隨札記之

種而成帙開出以示果曰斯一得之愚存之以備致爾

果受讀而歎曰美哉辨而雅易而誠博而知服道之脩

而義之藏也是故發明聖真開示辨別教學宜矣綜述

抄讀書記並傳復奚喙耶果從弟叔本先生之館甥也
請付梓人是用序之以弁諸首簡嘉靖丙午孟冬
江採集遺書總錄前中論性學
史評兼及詩品後以雜說綴焉

右禠家一 禠學

經史補遺 千堂書書目宋 史藝文志補

宋蔣焘撰

贅語 記聞 並見東嘉 先哲錄

宋鄭伯熊撰 先哲錄鄭伯熊六經口義拾遺續語若干
卷皆究極本原達於事物記聞若干卷前

輩稽模及時人美惡 凡涉理道者畢載

松窗百說一卷 既元學經室外集 知不足齋叢書本

宋李季可撰 王十朋序余昔識李君於鄉里知其為博
學有識君子也別數年復遇之於臨安出

所撰松窗百說以見示事多而詞簡議論一出於正如
辨文工不傾商政諸葛孔明蓋臣道有若似孔子不以
貌倚不疑絕詞以抗眾魏武帝宣言以欺人韓退之不
服疏黃釋書誌妖妄仙家不壽考士自負為不幸皆大
有益於世教論天下兵謂上策莫如先自治賢矣哉牧以
杜牧曰教論天下兵謂上策莫如先自治賢矣哉牧以
一言之當見賢於宋今李君百說皆善又賢於牧一等
矣惜乎世未有知之者紹興丁丑五月葉謙序文至
於自得而直遂其意之所詣非自處甚固者不能始余
以職事造下府時見李公談古今論詩文意超然甚樂
有自視古人為無愧也余曰是殆自得而所處甚固者
及觀其松窗百說信然公之學不務進取故然其自
適文不迫時好故悠然而自放其辭辨其論詳使其更
閱賢智則必度越讀子古人實云余於李公亦云紹興
丁丑 靜居廣越讀子古人實云余於李公亦云紹興
幸無位其英略有所不能施設民設世而無所聞故託
言以見志李君季可松窗百說景也諸大略以採獲經傳
為文據止闕邪為意去非釋疑一歸諸理余與李君相
處諸古今治亂人物賢愚故事務務進兵家象藝莫不
纖微至當又仰服其行已無所不盡息贊之而不愧云

尹大在跋鄉里士陶治富鄭公司馬溫公邵康節諸
 鍾人之餘風大槩已與天下異松翁乃復傑出其說簡
 而盡簡而通洞見事情有補於世前賢未之及也大在
 辱在後進喜而欽之特授工以傳且少慰同首嵩洛之
 意云紹興戊寅國朝鮑廷博跋石松窗百說一卷南
 宋紹興間永嘉李季可撰檢為工公梅溪所賞以唐杜
 牧擬之同時諸賢又各題識其後行都尹大任以其有
 補世教為之梓行蓋亦一時顯人百家之緒論也然稽
 之志乘復不列其名訪之藏書家均不著於錄以故楮
 數十餘番沈蕪於靈簡敗篋中積六百年之久李前
 不絕於世非其卓論宏議自足以不朽大豈一佔畢
 之士所能為之力哉然續其陸緒益衍其傳後之學者
 固當任其責也願以傳鈔既久謬誤相承風葉滿庭掃
 除有待此在賢者或能諒之所惜出之稍晚未幾
 庫全書採錄俾藏之天庠垂示無窮不無珠遺滄海
 之慨爾嘉慶癸亥學經室外集松翁百說一卷披拾
 古今實事而各為論說凡百條王十朋極稱賞之謂其
 有益風教比於唐之杜牧紹興年間尹大任為之付梓
 致之志乘及各藏書家均未著錄書中直書所見以采
 摭經史為文據正排異為意同時如葉謙曾幾趙居廣

諸人均有題跋此從舊鈔影寫溫州經籍志此書每
 條皆有標目略涉考證亦備載瑣事餘則皆評論古人
 辨析事理議論尚為醇正季可事迹無攸王十朋序梅
 溪前後集亦不載掘卷末尹大任跋季可豈中原故家
 避亂南遷者乎然知不足齋本卷端題永嘉季可撰則又似非流寓者
 鑑誣錄府志

明劉翼撰字容直號古愚

靈雪編一卷 千頃堂書目

明張孚敬撰

樗散齋筆記 千頃堂書目

明王鶴撰

亦與堂漫錄 千頃堂書目

嘉慶二十七年 藝文子部

明項文煥撰喬長子也

游初子筆記三卷千頃堂書目

明張鳴鸞撰

東越筆記榜卷日鈔寫本

明張鳴鸞撰

溫州經籍志鳴鸞純之子也此書見周氏

其書奇論心

性然多涉禪宗如云一悟之後萬緣皆空

一空之時萬事皆實

諸幻盡滅覺心不動昭體獨立物

我皆如皆虛寂之譚

不若滄江存愚錄之醇篤也又案

東越筆記通志

及縣志經籍門皆未著錄惟府志載東

越手東注

一作筆記今以周鈔筆記覆之則張書自

名筆記手

東蒸別為一書今分別者錄而附訂之

獻晉錄通志

明王光經撰溫州經籍志王景濟獻晉錄書久不傳其

明王光經撰

書大旨及獻晉文義均不可攷惟府志備

東傳稱景濟嘗以刑部郎

郎刑山西諮疑辟二百二人

疑獻當為總錄中所紀

郡刑山西時事也然各目皆

作獻晉今亦未敢臆改

岐海瓊譚集十六卷永嘉張氏藏于橐

明姜準撰

溫州經籍志此書前後無敘跋專紀溫州一

海內南經既居海中郭璞注語也

所錄佚文舊事凡五

百餘條探掘頗為繁富其所引宋元古籍若永嘉譜之

類多今未見之書至於有明一代見聞既近擇述尤詳

惟喜譚神怪間涉猥俗文筆亦其

一疵其采自它

書者於出處或注或不體例亦為未純然當文獻散佚之餘得此一編以補亡較異就一郡而言亦可謂考證之淵

咫聞錄四卷雍正通志

續咫聞錄黃漢疏乘補

明邵建章撰建章字少文號育門永嘉諸生臨乘補所

子部

引凡二條皆監國時兵事

玉華子 樗菴日鈔寫本

明何堅撰堅字子固魯府審理 溫州經籍志玉華子二條見周懋龍所輯

樗菴日鈔寥寥兩葉疑非全帙其書雜論陰陽五行之理未臻精妙

松窗牛豹 青牛心印 慎江文徵

明梅應時撰 應時事蹟無考慎江文徵載一解集白敘云於身心神髓頗饒詮解疑亦揚明季心

波者

清華閣筆談 雍正題志

明項繼科撰

竹懶新著 施閏章鉅齋雜記

國朝周天錫撰 矩齋雜記傳奇荆欽記說詆孫汝權按汝友梅溪劾史浩入罪汝權懲惡之史氏切齒故入傳奇謬其事以汗之周天錫嘗辨其誣見竹懶新著

樗菴私紀 樗菴彙紀 並見花萼樓集

國朝周大錫撰

雙槐軒暇筆 龍乘補

國朝鄭汝楫撰汝楫嘉慶丙戌進士平原知縣

漱芳齋卮言四卷 自刊本

國朝金璋撰璋字左義涿州知州際會子其書雜論史事

詩文參以瑣記初止二卷後廣為四卷云 武林胡珵取

知幾纂史通劉繼撰文心雕龍二書為千古論史評藝之淵後人踵之遂分史評詩文諸兩門外隸史部集部

水滸系志卷二十七藝文子部

始於宋盛於明 國朝諸老亦各有著述漁洋山人撰
池北偶譚 蠶譚 蠶藝 其目凡八 曰史事 詩文 外更參
以填記 其例蓋仿 諸宋人 說部 非漁洋所創也 東坡金
左我先生 深於詩 學所著 翠微山房稿 醇而能肆 短
不失大家 使世有 漁洋其 人者 吾知其 參盤 效於
山前 當無愧色 又熟於 史傳 能貫 弗二 十四家 言自
偉論 是編上 卷為 史評 下卷 為詩 話其 間瑣 記逸 事參
以十之 三四 自題 曰 厄言 示謙 耳 窺 作者 之意 殆在 踵
王氏 之後 摩駁 駁駁 以 臻 大 劉 氏 之
闕 奧 歟 時 道 光 已 酉 中 秋 前 五 日

右 礫 家 二 礫 說

清適編

明項文蔚撰喬次子也

清通編 續集

明戴子魯撰 何白亭吾友戴子魯世居夏仙山中舊為
仙人夏元鼎修真處也子魯選勝為園因

山高下 礫置臺 謝古木 入雲 清池 貯月 儵然 霞外 之致
少與子 封仲氏 讀書 園中 博極 羣籍 間遇 清言 韻詩 韻
標超然 獨立 於物 表然後 可以 語經 世 俾 然 應 之 則 何 事
熾然 而我 靈府 泐然 不為 彼 醜 所 著 沛 然 應 之 則 何 事
不了 下此 則窮 於紛 華 汨 汨 忘 彼 長 夏 行 烈 日 中
陶物 生塵 胸臆 忘歎 絕然 爽若 披襟 長林 之下 蔭 茂 樹 滿 蹊
泉澗 冷風 窸窣 有 不 澆 然 爽 然 者 乎 然 則 吾 人 泉 石 烟 霞
之趣 何可 一日 不 談 也 今 子 魯 謝 選 北 行 當 攜 此 帳 俱
往長 安 輪蹄 喧攘 之會 東 華 輟 紅 塵 擲 天 又 無 拳
石 勺 水 以 沃 丙 燕 當 其 熱 時 子 魯 不 妨 人 授 一 繩 不 待
窺濛 濛 而 林 木 之 趣 宛 在 凡 案 大 足 消 其 興 認 塵 空 之
氣 則 了 魯 贈 人 之 寶 當
不啻 西 國 青 泥 珠 矣

玉石新編 慎江文類

蜀包厥初撰厥初字幼白

問古奇編 菴夢樓集

國朝周天錫撰溫州經籍志周樗菴問古奇編手彙一冊
宋以來評語金石不書畫之
語闕增舊賜無所攷證

問古私編 問古新編 問古支編 問古別編 問古
餘編 問古逸編並見花
粵樓集

國朝周天錫撰
樗菴日鈔一冊溫州經籍志

國朝周天錫編溫州經籍志樗菴日鈔手彙一冊皆集錄
今所存者王許昌大衍洞卦變馬騰心識源流圖
說句堅玉華子張鳴鶴東越筆記三許昌國史贊支覺
證道歌釋時蔚參禪警語清涼唐無著禪師傳馬一騰
阿彌陀經疏風無名氏永嘉合錄戴氏祭規蘇田戴氏
宗譜凡例張氏張氏族約凡十二種多罕觀之
快惟於各書原文闕有刪節首尾不全具耳

永嘉叢書花叢
樓集

國朝周天錫編

牛毛集 蠶尾集林大椿陳
春堤傳

國朝陳舜咨撰舜咨拔貢博採羣書雋語爲此集

右襟家三襟集
襟編

晉史屬辭三卷百齋書
錄解題

宋戴迅撰迅字簡之一字幾伸與兄述俱以文學稱直

齋書錄解題用蒙求體以類晉事元祐癸酉歲也溫州
經籍

公曾祖中散大夫延爲伯仲訂經史文辭大振中散
益簡之所積之體然其恩官終無可攷明文淵閣書目
載戴遜晉史屬辭一部 冊編則此書明時尙存述作

子部

遊形聲相
近而誤

經史事統正齋文集

宋潘朝卿撰

陳傅良承事郎潘公墓誌銘公學不佞為舉子業會撮古今為書號經史事統然試

有可輒不利子雷煥乾道壬辰進士遇慶典累封承事郎致仕

事物提綱萬曆府志

明劉南金撰

右類書

禪宗永嘉集一卷

崇文總目鄭樵通志新店書宋史藝文志釋傳燈注本釋鎮澄注本

唐釋子覺撰慶州刺史魏靜編次

魏靜敘開夫慧門廣關照絕色相之端覺

路遙登跡晦名言之表悲夫能仁示現應化無方開妙典於三乘暢真詮於八部所以發揮至蹟懸梵景於昏

衛光闢大猷泛禪波於欲浪是以金棺換耀玉毫收彩

孤標靈鷲之英獨負成麟之業者其唯大師歟大師俗

姓戴氏永嘉人也少挺生知學不加思幼則遊心三藏

長則通志大乘三業精勤備安禪觀境管俱寂定慧雙

融遂使塵靜昏衢波澄玄海心珠道種瑩七淨以交輝

戒月悲華取二空而列耀加復霜松潔操水月虛襟布

衣蔬食忘身為法懲傷識深心要首花鬘潔淨微言

靡謂始終抗節金石方凡同聖則不起滅定而秉護

表理契寰中曲已推人二吳頌學輻縳神階八表高

四儀名重當時道扇方親承接足恨未盡於方寸機

人風趨理窟靜往因薄親承接足恨未盡於方寸機

赴京畿自備已來幽明遠隔承懷玄眸稍驚忽喪金錫

欲海洪濤遍洗智機遺支尚存德音無聞遠增悽感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子部

當係傳集之誤通志以永嘉集與一
僧覺師釋宗集並收蓋誤分爲二書

永嘉和尚遊歌一卷通志釋

唐釋宗覺撰靈運注集適宿覺菴記玄覺師歌詩數十
章雖不與中國之道合余愛其發鈔疏之

煥自立語解深而易達淺不可測明悟勇決不累於生
死蓋人傑也浙江採集遺書總錄庚集證道歌一卷

釋宗琪注乃推闡禪理爲曹溪宗溫州經籍志案無
相大師證道歌藏本無注宋藝文志有僧原白注證道

歌一卷今
未見傳本

永嘉和尚語錄一卷世善堂藏
吉日錄

唐釋宗覺撰

一宿覺傳一卷崇文總目通志
宋史藝文志

唐釋宗覺撰楊億無相大師行狀溫州永嘉玄覺禪師
者永嘉人也姓戴氏仲歲出家徧探三藏

精天台止觀圖妙法門於西威儀中常其禪觀後因左

溪明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溪初到振錫推

旌繞祖三四匝口未沙門者其三下威儀八萬細行大

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唯

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唯

曰如是如是於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

臾告辭願曰返傾速乎師曰本自非勤豈有速耶祖曰

誰知非勤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祖

歎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策公乃留師翌日

下山迴過江學者稱善真覺大師著禪宗悟修圓旨

自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靜編而序之成十篇曰爲永嘉

集及證道歌一首並盛行於世溫州經籍志一宿覺

傳崇文總目鄭氏通志並不著撰人宋藝文志題釋宗
覺撰今未見傳本其書似無相平生事蹟
者或出傳法沙門所述不必果出無相手也

止觀義例 法華十妙不二門科節並見苑
正通志

吳越釋義叙撰

扶宗集五卷雍正通志

宋釋繼忠撰

輔贊記二卷 義例隨釋六卷並見乾隆府志

宋釋處元撰二書俱發明荆溪宗旨

宗記百篇永心文集又獻通考萬麻府志宗作宋誤

宋鮑楚撰楚字份甫號益用迪功郎歷靈德興化尉父

濬字清卿喜禪學而楚繼之古今宗說莫衍數百千卷

橫豎案上高下點勘曰某語墮某末圓所造詣人莫測

也見水心集葉適叙佛學田可至能自為宗其說蔓肆

此非佛之學然也中國之學為佛者然也佛學入中國其書其在學之者罔病其難而弗省也有胡僧教以盡

棄舊書不用即已為佛而已學之者又疑其誕而未從也獨可疎數人大喜決從之故流行至今嗚呼佛之果非已乎余不得而知也己之果為佛乎余不得而知也余所知者中國之人畔佛之學而自為學例佛之言而自為言皆自以為己即佛而甚者至以為過於佛也是中國人之罪非佛過也今夫儒者不然於佛之學不敢言曰異國之學也於佛之書不敢觀曰異國之書也彼夷術狄技絕之易爾不幸以吾中國之人為非佛之學以吾中國文字為非佛之書行於中國之人為非佛之學草野僑侮廣博茫昧儒者習不能知力不能救也則中國之人非佛非已過遂縱恣終於不返矣是不知為大惑歟余嘗問楚儒之強者曰儒者強於不返矣是不知為大也惟而已矣其為是宗者亦曰無道也悟而已矣余聞而愈悲夫不憤不啟不悱不發故曰亦可以弗畔矣今楚而遂畔之庸知非迷之太平雖然考之於其書則信矣

釋省初五門禪一卷雍正通志

永寧縣志

卷二十七

藝文

七

七

元釋省初撰

夢菴語錄稽古

明釋慧照撰舊志照作臨設

圓覺懺法 心經義語前見乾隆府志

明釋受紹撰

心識源流圖說博德日鈔寫本

明馬一騰撰白敘蓋有一物而總聖凡之關貫世出世來謂斥識心為生死本旨敘滅性為涅槃門遂依傍詔旨實以爲識外有世性外有識欲行識海以見性源此其意雖主於剿絕而顯顯顯顯之病實陰受之而不自知曉人無識心則頭其懸墮比於木石何能冥通應超六凡而躋四聖乎不知識此一點靈明就其爲萬法之體則曰性爲一身之主則曰心能分別一切則曰識

因有分別而繫焉則曰念馳焉則曰想翳焉則曰智猶度焉則曰意分別實无分別而假之以爲用則曰智猶之識尺之帛符之則爲巾箱之則爲結若因識心之變遂欲泯絕之不能出其體而得其用何異於見帛之結而別求巾之用也此依傍之過也永嘉云分別亦非意一語道破識性性識之機學人能就識心窮其源委則於作是作凡以至聖中之聖凡中之凡俱如幻師於種種幻事若作若止若諸變異且中止一所作之物耳不然名實未寤祈向自惑味四聖之真脚跟駭六凡之假面日何能出入生死以自利人乎余猶慮其細惑未除能人俱於瓶罍上打破陰魔區宇余猶慮其細惑未除能了性而不能了識能作聖而不能作凡先吾永嘉分別非意宗旨故重作圖說以誦說之若生死關頭悟之圖表則如耽源祿而傳之如仰山笑而焚之亦可慎勿輕示非人自取按圖之謂云天啟王成春二月何白馬居士堯鑄師諱一騰字信厚自號怡怡道人慧業交心僕稱第一早受戒於天台無盡法歸辨材絕世隨機說法前後所著心識源流圖說從上諸老未嘗指出門人林可任召入參林乃以今上保舉功令請師勉出及人郡門郡門人士以及海內諸名儒往往名曰益衆觀面酬

嘉慶二年 子部

機善巧接物若飲衢尊無不隨量滿足需次久之偶示
微疾遂上疏乞求還山卒於崇禎丁丑居世五十有八
溫州經籍志為僧摩心識源流圖說見別氏擣菴日
鈔凡為圖十曰識之源識之精識之粗識之轉識之結
識之變識之用識之返識之能識之盡圖後各增以說
其圖說與不可究詰說則旨禪宗虛寂之譚僧摩事蹟
府縣志無致明釋傳燈永嘉集注敘馬僧摩居士永嘉
之繼起者也意謂微余天台雲仍莫能盡大師止觀之
旨故不遠致書索余錄出其用意亦可謂之
勤矣蓋僧摩深耽禪悅故此書純關佛理也

釋乘 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撰

金剛經淺解

國朝陳遇春撰

右釋家

歸正議九卷 郡齋讀書志 文獻通考

宋林靈素撰駁佛書中非道家者

濟度金書目錄一卷 道藏本

宋林靈素撰 百雲齋道藏目錄詳注濟度金書目錄一
卷林靈素編 溫州經籍志案道藏目錄一
此書後載靈寶領教濟度金書三百二十卷皆符錄科
儀之類此其目也趙與昔寶選錄引取延億所作林靈
素傳云靈素被旨修道書改正諸家儀杖錄丹經
靈篇刪修注解濟度金書疑即所修諸家儀杖也

上清靈寶濟度大成全書四十卷 天一閣書目

宋林靈素撰周思得重脩此書道藏未收疑即濟度金

書之節本也

老子解一卷 蒲原府志

宋謝守灝撰

混元聖紀九卷

正齋文集作老子實錄水心文集作混元

太上混元實錄今從道藏目錄詳注

宋謝守灝撰

陳傳良老子實錄序懷定嘗為舉子知推

尊孔氏者尊老子於是為書若干卷自開闢以來凡老
子名迹變化及其遺事言散見於百家摭拾詮次無遺
謂之實錄嗚呼何其專且博也則誠有功於道者儒者
蓋仕即不得專志於書雖專志於書往往不暇崎嶇及
世次年月也或有暇及此又不敢不務差擇則拘於六
經而不得聘故吾夫子之道與天地相為無窮去人推
尊之顯未有如懷英此書者向使懷英幸卒莩業不去
為道士則此書將為孔氏作其有切何如哉雖然昔太
史公嘗作孔子世家蓋有志於此矣說者反曰夫子之
道與天地相為無窮且必與戰國若漢封君較久長者
則世家似不宜作孔子之子孫韓所逮聞作家語孔叢
子二三書儒者亦弗甚稱道至預羊楷矢鵠欲以誇大

聖人又或以語神怪不取也然則使懷英幸卒學不
去為道士將為書尊孔氏則庶以六經斷百氏必不得

於孔子也夫此亦足以嘆息於懷英其不幸而不得自託

序云懷英姓謝氏名守灝永嘉人余同舍生也種鑰

跋謝觀妙混元實錄云道家者流出於老氏而支分派

以拜章役鬼煉氣金丹為能此皆燕齊方士之餘去本

又遠矣觀妙不儒牛學道於皇甫清虛蓋知尊老子者

博極其傳蓄粹成編窮搜約取自號實錄且言凡十六

變之說事迹隱晦其餘聞見紀傳不載時代者不述與

夫放光見端示夢傳言靈驗等事非化身下降者亦不
復載庶幾傳世不誣然青羊白衛之靈迹瓊臺玉局之
奇祥此類尙多果皆實歟嘗謂公是先生之言曰蒼茫
六合外渺莽三皇初近既未必有遠亦非必無信如斯
言妄知共非實也葉適題謝道士混元皇帝實錄後
世儒固病老子之徒若大老氏今謝懷英此書於大尤
甚欲自使其徒尊誦之可爾懷英故為士人將以示其
為士者則可乎余觀司馬遷老子二百歲又以太史儋即老
隱而著書莫知所終言老子二子百歲又以太史儋即老

子又言老子子孫至漢有仕宦者蓋其隱顯不常變化
 難名自周以來記之矣何必道士也天地定位也人物
 定形也壽夭貴賤可約而推也愛惡若樂可狎而齊也
 此世論也人之為天地之為人也氣御形而謂之
 道者非世論也學者存之而已張守節太上混元實
 錄序道之立教先天地為之始而後天地不知其終也
 其始於太上世惟傳黃帝時號廣成子帝嘗往問道
 崑山後乃鑄鼎成丹而上升矣及考之傳記見之他書
 皆曰生於殷為周柱下史後轉為守藏史積八十餘年
 太史謂二百餘年時稱隱君子益曰聃孔子至周嘗問
 禮焉周衰去而之秦過函谷關關令尹喜候氣而迎之
 強為著書乃述道德上下篇以傳世云按氏族之書或
 謂周時李乾娶於益壽氏女嬰數生子耳字伯陽又謂
 李氏出高陽氏子庭堅為堯大理以官命氏為理氏其
 後李徵妻孳和氏逃罪於紂食木子得全遂改曰李又
 謂李靈飛得道妻尹氏生老子諱聃元字曜靈或曰伯
 陽或曰老萊子或曰太史儋其說非一若黃帝之先自
 三皇開闢之初已有之而和傳歷代應化神變勤百千
 劫而不息是實錄之作也其必有考焉夫神之無方可
 先後可有無其視千百載猶一息故不可以形測以跡

求也是故以不可言謂之道以無名觀天地之始以無
 欲觀其妙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以不爭不盜而
 使民無知無欲此周衰將以厚俗拯化以還乎素朴而
 已矣使當是時俗流化薄而復訓以有名有欲有為有
 言之道又焉知乎曲頡以全在所以直隳所以盈弊所
 以新也哉以是乃鎮之以無名之神不知孰為道孰為
 仁義則後古矣故其言行於秦虐之餘漢興以清靜濟
 之猶水之解炎也此先黃老而後六經也乎蓋以一時
 之尚而言之其謂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
 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良有以焉後之君天下者代師
 而用之見之其緒餘者祕之為天經洞錄發之為靈書
 隱訣修之於身可以登真躡景施之於人可以濟世利
 物是乃兼乎內聖外王之道焉若拘夫鴻生碩士之說
 一以莊列若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因緣之申釋
 兼名之流直有不可者也矧甚則以浮誕空寂病之乎
 然實錄之所紀載詳備若此豈得一出於私所尊大以
 取惑於世而能傳之久若是哉今皇上以天授仁聖
 自有寰宇首著道德上下篇是實錄以清靜之治矣吾道
 之幸孰有加焉洪武十五年設道錄司善山善君希鳴
 實職焉希鳴以道行誠篤日承寵光度越前代是豈非

元稹集卷之二十一 藝文 子部 三

有以贊清靜無為之化而然哉暇日考訂是錄壽梓以廣其傳閒屬欲其端顧某忝竊是懼豈容述其首然而神化玄通之道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於斯見矣讎為之序道藏目錄詳注混元聖紀卷一之九家觀復大師高士謝守灝編論太上老君乃道之宗祖三才之根本隨方設教歷切為師隱顯有無罔得而測如是垂世立教應現之迹昭昭然若日月其可無紀述乎高士謝君備考仙鑑總仙傳猶龍傳列仙譜傳編成八百二十章名曰混元聖紀

太上老君年譜要略道藏本

宋謝守灝撰道藏目錄詳注太上老君年譜要略永嘉通玄天師起以至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漢晉宋歷代為帝王師顯迹年譜要略紀

太上老君金書內序道藏本

宋謝守灝撰道藏目錄詳注太上老君金書內序與要略二篇同卷

太上混元老子史略三卷道藏本

宋謝守灝撰道藏目錄詳注太上混元老子史略三卷三皇師中三皇師下三皇師五帝師從開闢至虞舜開為師不絕經二百七十五萬八千四百餘年老君嘗命

宛委山之神玄夷使者受禹玉書編得治水之迹登位統天之道述絕斯篇也

陰符經講義四卷道藏本

宋夏元鼎撰道藏目錄詳注黃帝陰符經講義卷一之四共三卷雲峯散人夏元鼎宗馬撰言陰陽內外三關圖日月聖功圖奇器萬象圖三教圖一圖先

天後天圖上下鶴橋圖七十二候圖五行生滅圖各繫以說家漢志道家神仙家截然兩派陰符三百八十四字本李筌自撰而自注之筌性不言爐火則為道家之言而非神仙家言可知後人注筌之書乃不用筌之自注野語燕說始類擊空然參同契不言易煉搏亦以言易遂自為一家陰符經不言丹此書引以言丹亦遂自

為一家遺相傳授而不能廢故今於陰符一書錄六家
之注以存其初義復錄此書以備其旁支所謂從同同
也其餘彷彿此兩派者則不更錄焉二氏之書姑存崖略
而已不必一一窮其說也是書前有寶慶二年樓昉序
稱元鼎少從永嘉諸老遊好觀陰符未盡解後遇至人
於祝融峯頂若有所授者後取陰符讀之意斷句析援
筆立成若有神物陰來相助云云蓋方術家務神其說
往往如是也又有寶慶丙戌西元剛雲峯入藥鏡箋序
一篇及元鼎自記自序二篇寶慶丁亥王九萬後序一
篇俞璠席上稿談稱元鼎注陰符藥鏡悟真三書真西
山為之序與諸序所言悉合今未見其入藥鏡悟真篇
二注而此本已無德秀序殆傳寫佚之然德秀西山文
集亦不載其文則莫喻何故矣案俞氏所稱真西山序
蓋指悟真篇講義義跋也西山文集有其文此誤

悟真篇講義七卷

萬曆府志今從道藏目錄詳注于頃堂書目

宋夏元鼎撰

真德秀跋天台真人張平叔作悟真詩百餘篇行於世識者謂參同之後纔有此書

予聞中雖頗涉獵然未能識其妙處雲峯夏宗禹自東
嘉來遊幔亭示余所謂悟真講義章剖句析讀之使人

渙然無疑顧方掩謝實客不能從若從容咨叩以盡
其妙然聞君之為人材智磊落蓋嘗入山東幕府奉檄
走燕齊開功名之志銳甚年未五十遽欲捐棄軒冕從
安期羨門為海山汗漫遊其太倉計矣頃聞道家言
學仙至難唯大忠大孝不妄脩鍊而得其說妙荒忽
未易測知然使天上真有仙人必忠臣孝子為之非可
徒而致也今以君之材雖不求用世將有不吾賢者歟
為明時植立功業報國榮家忠孝兩盡然後從君身
夏黃公賦稿中邀商山無不可者又有陰符講
義諸書留茂潛樓場叔已為之序引故不復云

崔公入藥鏡解

千頃堂書目萬曆府志

宋夏元鼎撰

劉克莊跋夏元鼎悟真篇陰符經入藥鏡

祖龍及漢劉季至今在地下為某官其說以為英雄多
殺永不得倦余讀而深悲焉然傳記所述僅者多自俠
士劍客中來世言鍾離公亦故將堂度世輕舉方悅慨
烈丈夫之事非婉孌兒女子所能辦故余以真誥之言
推之天道惡殺好殺者遠天遠天者不祥李皓殺降終
身不候欲候不可況欲憑乎永嘉夏宗元鼎頃事賈制

皆遺世之學也深於道矣余獨問君向在兵間曾殺人
否非疑君之殺也懼害君之僂也君慙某事某事皆
談笑脫人於死者使世無仙則已有仙非君其誰為之
及與君抵掌論兵頗有武安君聞語是臺畔寇又欲盡
僂之而後已噫是猶有用世之心也詠者疑其合於兵
法而難於倦道矣惟余知君非果於遁世者方今三邊
宿師四鄰多壘國家物色豪傑引濟艱難君不得已出
而用世必不肯抗趙卒必不肯盡僂
山東人然後大藥可成三書可傳矣

金丹直指一卷

道藏本天閣書目

宋周無所撰

無所事蹟傳在縣志無考 道藏月錄詳注太各部夫字號金丹直指一卷永嘉周

無所法十六頌皆重玄密語 天一閣書目無所序云
余著金丹十六頌皆重玄密語 天一閣書目無所序云
學時與世異好紫道既切訪師益廣瀛船王真年遇赤
城林君自然以丹法授余又拉余往拜其師李真人片
言之間盡得金火返還之要余迺遍走叢林請益諸老
繼聞宗陽碧虛方先生得紫陽張真人之傳已酉仲春

挾直指訪之足始跨門心已相照益自信直指所言不妄

陰符經注

道德經注

雍正通志大德山房集作道德經合易解

明王嘉春撰

李維慎題王逸上修冊東嘉王涵虛道人絕意婚宦專精老易誠動心不滅照心

空而不疑住心行年七十有奇朱顏髮雙瞳炯然望
而知其為神仙中人余嘗謂其易特編道德經合易解
與之上下論議悉具生牛真白淮南鴻寶之訣太乙
遁甲之書九章所象之務太口素問之方靡不精詣

參同契注

悟真篇注

雜藝正論

正述志

明王嘉春撰

乾隆府志王涵虛潛心老易遍游五嶽崇

太極圖說易粹篇注參同契悟真篇陰符經雜教
王論道德經注板散逸永嘉令韓則愈補而梓之

右道家

永嘉縣志卷之二十八

藝文志五

集部上

宋元明上

班固有詩賦畧凡五種而未立集部之名其賦分為四
未審厥旨唐修隋書集區三種唐志仍之宋增文史為
類四明去楚詞仍為類三而與隋唐志又復不同今參
酌諸史定為四類曰別集曰總集曰文史曰詩餘楚詞
卽總集之權輿不復別出亦竊取明志之意也

隱齋堂集 乾隆府志
清作情誤

宋朱聳撰

合山游集

乾隆府志

宋朱聳撰

雍正通志萬縣府志

乾隆府志朱聳隱於

江北合山作合山游數千言有隱清堂集

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後集三卷

自嘉書錄解題文獻通考

重載周行已集十九卷

宋周行已撰

自嘉書錄解題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後集

七入太學有盛名

師事程伊川元祐六年進士為太學

博士以親老歸教授其鄉再入為館職復出作縣永嘉

也故鄉其本末所居謝池坊有浮沚書院四庫全書

總目浮沚集八卷後集三卷宋史藝文志載周行已集

已相抵牾萬縣志又稱行已集凡三十卷更參
錯不符考振孫之祖母即行已之第三女振孫所記當
必不誤宋史及温州志均傳譌也行已早從伊川程了
游傳其緒論實開永嘉學派之先則發為文章明白滄
實粹然為儒者之言罔有由也且行已之學雖出程氏
而與曾鞏黃庭堅晁說之秦觀李之儀左譽諸人皆相
倡和於蘇軾亦極傾倒絕不立洛蜀門戶之見故互濡
目染詩文亦皆翹雅有法尤講學家所難能矣集久失
傳今從水樂大與所傳蒐羅排比其得入
卷較之原編十幾得五尚足見其大凡也
周博士文集十卷 宋史藝文志宋元學案作
三十卷蓋合浮沚集計之

劉左史文集

五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作

宋劉安節撰

留元剛序元祐初安節為太學

博士周公起為郎給事中劉公也慶夫大不可不知

學學不可不知道世之目先臣行市人若其誰曰不知

學哉學而不知道文字章句之間聲音笑貌之末外浮而內不實言出而行不逮非學也假學以文姦師學以欺人者也是其自謀寵利與之俱汨爾爾禍得張之德安有所存者耶夷考三公之出處時有新學進而之他甘心猿默曾是師伊川為苟賤者鄙志完於講張旁出之時桂蔡京於熾勢方張之日不穆不訕何恃能爾講學之功大矣不然以位達以文名前後相望也而學者於三公則弱遺像而若式誦空言而則傲亦反其本而已矣

葉適題後按周博士集元豐時永嘉同游太學者將元中沈彬老劉元承劉元禮許少伊戴明仲趙彥昭張子充所謂不滿十人而皆經行修罔為四方學者敬服者也紹興末州始向周公及二劉公於學號三先生余觀自古堯舜舊都魯衛故國莫不因前代師友之教流風相接使其後生有所考信今永嘉徒以僻遠下州見聞最晚而尤人者乃能達志開道為之前豈非俊彥先學之士也哉然自餘年間縱言造論稍已墜失節吾儕幾陋不及識知者多矣幸其猶有存者豈可不為之對重玩繹之歟 四庫全書總目是集不知何人所編前有留元剛序標題雖稱劉左史集而其文始終以周乎劉安上與安節並稱謂之三先生又祇言其氣

節而無一字及文集莫之詳也其編次頗無法首以奏議次以表次以疏狀是矣而以功德疏入之疏狀則為失倫又以應酬諸啟冠墓銘之前又次以祭文青詞冠經義論策之前則顛倒尤甚終以漁樵問對其名與世傳邵子書同核其文亦皆相合不知何人編入集中案留元剛敘為二劉集合刻所稱周博士乃周行已非周孚也其末所附漁樵問對非安節撰蓋編集者誤入耳

劉給諫文集五卷

百濟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四庫全書總目並作劉給諫事集萬曆府志作劉元禮

文集三十卷宋史藝文志作四卷誤

宋劉安上撰

四庫全書總目據薛嘉言作安上行狀稱其有詩五百首制誥雜文三十卷篇帙頗

富然焦勳國史經籍志載劉安上集實止五卷與此本相合蓋兵燹之餘後人掇拾而成非其原本矣宋史藝文志作四卷則當由別本外譌以五為四耳

歸去來集

蕭志

宋戴述撰周行已戴明仲墓誌銘明仲中元符二年進士第調婺州東陽縣主簿州徙君監銀冶君以去辭弗獲因慨然賦歸去來詩十首以自見投檄而去

敬亭文集萬曆府志

宋鮑若雨撰

永嘉官題詩集千頃堂書目

宋仰祈撰

竹軒雜著十五卷直齋書錄解題國史經籍志兩庫全書總目存六卷遜學齋藏鈔本

宋林季仲撰國庫全書總目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季仲以趙鼎薦入朝奏疏沮和議得罪仲熊叔

豹季仲其弟也皆知名今案集中與趙僕射書有相公過聽引而置諸朝鹿鹿三年茂有報稱之語與趙鼎薦引之說合惟沮和議一疏已不見於集中其得罪貶謫之事遂略而弗顯集中又有祭德和弟察和弟諸文據

所云同祖所出兄弟八人者知其兄弟甚多而仲熊叔豹之名亦已不可復考然宋史趙鼎傳稱鼎之再相嘗奏言今清議所與如劉大本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是季仲在紹興中實負清流重望故集中劄子雖所存無幾而多力持正論深切時弊之言其趙鼎南遷以後所與簡牘數篇無不反覆慰藉詞意詩學交道之篤尤可槩見又庚溪詩話稱季仲頗喜為詩語佳而意新今觀所作雖邊幅稍狹已近江湖派而筆力挺拔其清傳亦可喜也集本十五卷世久失傳論宋代人物者或不能知其姓氏今從承樂大典中搜緝編綴為詩二卷文四卷用存其概且為略考本末附著於此俾不至無聞於後焉

張忠簡文集萬曆府志

宋張闡撰

薛右史遺編十卷良齋遺話

宋薛徽言撰平季仲書後先君右史遺編手澤策先兄將仕手鈔一策使事錄二策議和奏草

永嘉縣志卷二十一 藝文 策部 四 民國十四年刊

一卷遺表一篇哀成一編通行狀為十卷不夭幼失怙
 持初先君下世當秦相檜柩國伯父司封為君行狀雖
 善法不隱於事不敢加詳先兄集錄遺書懼為家族之
 禍如議和劄子請岳相飛書之類皆別資藏貯有待而
 出某不能知也又不幸先兄蚤世某罪大惡深徒知賢
 已錄之書不意尚多遺落旋歸自蜀始能編閱家書於
 棄紙中得前書于澤一策及議和奏草亦先君手
 澤書首已不可見雖號天自痛計無所及矣大懼先君
 之烈由我而墜於是會為一峽以使子孫之藏且待太
 史之求編諸墳典初君授南劍州司法光堯壽聖太上
 皇帝幸臨浦丞相趙公鼎以中司扈從君以書見丞相
 乃讀而懷之曰公以諫臣望鼎鼎何辭焉即席而言及
 於聖厚丞相成稱上在戎馬猶不廢讀資治通鑑君曰
 是固聖上美事然聞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信能監古今
 之治亂而行天下大幸丞相愕曰久矣鼎之不聞是言
 也留坐而語不知屢前其席明年丞相發書西府首薦
 君以國士登對論君子小人之事議建方鎖以安邊鄙
 皆略蒙施用時上春秋鼎盛詔未立君首陳大計頗
 見聞納同里婁公寅亮為監察御史聞而繼之其言尤
 勁大略謂本朝傳國十帝而大統三絕太祖有國而太

宗享之天意人心未必為是也上曰太祖舍其子而
 立其弟朕之所師也是故澤後之議不及於太宗諸孫
 寫其章而後太宗實根諸此君自以為言之不若婁也常
 鐵四百萬泛用君執奏前旨用是有湖南之行衡承阻
 鐵君雷上供漕粟賑濟全活巨億計盜賊以清王太尉
 相以偏將成欲知王不知舟楫問事上奏委陵邊塞時岳
 敗知君策君之在都司也獄有其人表飛可清湖湖後成
 之子有司當以夜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君駁之以為
 之孝養何存抵以逆逆者然之君一再言不從因不復
 堂與凡議論異己者皆斥去之君一再言不從因不復
 論秦不知其異故自趙丞相以下皆論秦一問上事君
 之行送者惟君與郎官二輩丞相欲論秦一問上事君
 以義止之丞相舉手而戲曰秦不復疑及侍從旅對榻
 徐應之曰未可量也秦問頗悅秦不復疑及侍從旅對榻
 於某厚焉之謀安敢不忠故秦不復疑及侍從旅對榻
 前若列其非是國頭疏秦曰偷笑固位於相君秘計則
 便然以虜賊臣辱君父海宗廟之大恥於心安呼與之

廷辨移暑因得疾以歸自作遺占猶誡茶計甚斥君常
 喜道精心省事約已便民二旬及上新奏首論及之舊
 事石史終有致事遺表恩澤秦因沮壞成法更為新制
 若之大節蓋如此其細務在他人為可稱於君為不
 足道者皆不復著嗚呼先君逝矣復孤子獨季宜在
 何修何事可以繼志承先惟收拾遺書裨補行狀之
 闕昭晰始終之節誰可以無媿抑嘗聞司馬文正之簡
 呂由庚曰子孫正當發輝前烈垂之不朽今日不錄申
 史院則先公事業遂泯矣又嘗聞李繁為泌家傳其
 問不無溢美後世既疑其妄先人之實事因併疑之子孫
 之愛先人政不當如此是則先人之志不可以不發事
 之詳略不可以一豪加也故某書此續諸行狀遺編之
 後俾後之觀者得以互見焉二書
 已詳則不復敘隆興元年正月

遺編別錄 長齋浪

宋薛徽言撰 子季宜敘孤某既次先君右史文筆集錄
 勤書及癸丑續記一策續記多記奏雜稿行草相問往
 往斤削塗竄不可盡識守字尋繹始頗可通去其複重

鈔其切要之語編諸書未嘗以為遺編別錄俟其它求
 而得將以備後錄云嗚呼先君之言亦少詳矣方其以
 道屈信於呂趙張秦數相之間其立朝誠節見諸事業
 者遺編行狀固已略舉至於先君出處承師友之際
 所以切磨麗澤相期於三代之道者別錄見焉多焉某
 罪逆至深先君遺書求不能盡先君不知續記之類其亡幾
 何悔不可追矣顧惟不敏奉先君之餘業孰兢兢栗栗惟
 恐失墜如臨絕壑而無憑依繼述之方知以遺書從事
 而已而今而後其能免夫後之子孫觀此先作無忘乃
 祖之烈以時次其家集毋若我之不孝焉負罪而書不
 悟速如之丹臆也

何逢原文集二十卷 梅翁後集

宋何逢原撰 王十朋何提刑墓誌銘公善屬文清峻迥
 尤長於詩 雖倉猝應用必自己出不剽竊前人語

管見集十卷 宋

宋陳鵬飛撰

羅浮集一卷

水心集輿地紀勝續文獻通考並作十卷

宋陳鵬飛撰

輿地紀勝廣南東路惠州府吏陳鵬飛撰十卷

鄭景望集三十卷

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國史經籍志

宋鄭伯熊撰

周必大跋鄭景望詩卷言道學者薄詞章近世則然景望龍圖閣直學士行見許儁宗

而其詩句乃練有晉唐名勝之遺風胸中所養亦可知矣自其云亡不特永嘉學者深惜之中外士大夫皆惜之而予以善友官僚尤惜之

鄭景望雜著

源亮龍川集

宋鄭伯熊撰

陳亮序尚書郎鄭公景望永嘉道德之望也朋友間有得其平時所與其徒考論古今之文見其議論宏博讀之窮日夜不厭又欲鋟木以與從事於科舉者共之余因語之曰公之行己以呂申

公范滂夫為法論事以賈誼陸贄為準而惓惓斯世若有爾憂則又學乎孔孟者是直其譚論之餘或昔然而今不盡然者毋乃反以累公乎其人曰苟足以移科舉臨試之交不根之論是某等之心而識者豈必以是而益求公哉余不能禁乃取今上卽位之初其所上陳丞相書以附於後余永康陳亮也

江湖集

宋元學案

宋吳松年撰松年字公叔表臣子也少年工於文時以

為有孫覲汪藻之風與王忠文鄭文肅艾軒東萊諸公

善

詩記雜著

良齋浪語集

宋劉愈撰

歸愚翁集二十六卷

言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宋史藝文志國史經籍志

不喜錄志

藝文

集部

同治二十四年補刻

宋鄭伯英撰 葉適序 余嘗歎章蔡氏擅事秦檜終成之
侯諛鄙淺成俗豈惟聖賢之常道隱民彝併喪矣於斯
時也上能以古人源流前輩出處終始執守慨焉力行
為後生率非瓌傑特起者乎吾永嘉二鄭公是已蓋其
長曰伯熊字景望季曰伯英字景元大鄭公陶陶少而
德成經為人師深厚惻隱無一指不本於仁義無一言
不關於廊廟而景元後健果決論事憤發思得其志則
必欲盡洗紹聖以來弊政復還祖宗之舊非隨時默默
苟為禱仕者也景望循道寂寞視退如進官至宗正少
卿而止初景元中進士第四人少卿喜而笑曰子一
日先我矣然既在秀州判官遂以親辭終其身二十餘
年不復任朝廷亦卒不徵用何者諸公貴人知其才大
氣剛中心畏之方以其自重不浪出無能害己為幸而
不暇以廢格科目摧折名士為己責故也豈不悲哉自
二鄭公後僑躡接踵而永嘉為多然皆冠事景元方其家
居得朋友通其有無並坐接席不知歲月遷改自謂如
華胥至樂故其講習見聞尤精而片辭半簡必獨出肺
腑不規做象作也夫孔翠鸞鳳於其華彩顧影自耀為
世珍惜是旣然矣若夫蛟龍之興雲雨則雷電皆至靈

靈百里豈區區然露小技術細巧而足哉余懼覽者未
察因次其本末如左 荆溪林下偶談永嘉鄭敷文大
儒也名伯熊字景望其弟名伯英字景元負氣尚義之
士也登甲科為第四名以母老不肯仕官奉岳祠養母
不出者二十年紹興末上中興急務書十篇極言秦檜
之罪文亦豪傑浩博諸公忌而畏之孝廟朝無人為提
拔景元亦不屑求用晚自號歸愚翁有歸愚集其婿蔡
行之誦聞為之銀版三山永嘉稱敷文為大鄭公景元
為小鄭公一時
英俊皆推尊之

良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三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千頃
堂書目宋藝文志補

遜學齋藏鈔本
同治壬申刊本

宋薛季宣撰 姪孫薛師旦序 窮道以來六十年間學士
大夫皆知宗薛常州得歲四十野為文雖富

而猶有未見為恨蓋祖常州得歲四十野為文雖富
而猶有未見為恨蓋祖常州得歲四十野為文雖富
書因祕不復敢填華文曹太傅持節東川嘗取奏劄及
簡牘等刊於蜀矣而亦憾不得其全書師旦自外府丞

出守臨汝至既數月事稍閒因令師石弟從其家發篋書詮次得三十有五卷而鏡諸持此獨篋中所存者耳遺軼尚多焉夫學之為道循本至末由粗入精必正心誠意而後可以治國平天下雖灑掃應對而道存焉未嘗可離為二也儒者不作眩高者驚於空無故言道而不及物循實者顧於名數故言物而不及道二者歧分則學不足以應世用而反為儒者累嗟乎古今常有之理孔孟非有二說顧在人宏而用之何如耳叔祖常州好學夙成高明積密於書無不讀必略短而取長於事無不悟必通今而據古每以口耳之習為學者之戒凡有得於殘篇斷簡必參驗訂審不至於理融不已也其立朝大節難進易退孜孜然惟以進賢報上出守荅雲抗論使淮與首正姦欺之罪而以忠實報上出守荅雲抗論蓋叔祖之學有根有葉有源有流本末精粗內外如一不變今不泥古措之事業無非實學實理也其古所謂儒者歟觀先生之文可以槩見矣寶慶二年八月安孫衣言敘南北宋間吾鄉學派元豐九先生昌之劉敷文薛右史廣之敷文之學出於胡文定公安國師法雖不同而生之傳右史之學出於胡文定公安國師法雖不同而

導原伊雒流派則一故其學類皆通經學古可施於世用承嘉經制之儒所以能綜經義治事之全者諸先生焉之導也敷文之學沒而無傳右史之學傳於其子長齋先生益稽覈攷索以求制作之原既綜道義究極微眇遂卓然自為一家其沒也止齋陳先生實傳其學其為先生行狀有曰公澹事惟謹宅心惟平其燕私坐必危然立必巖然其寡欲信於家推於鄉正直聞世而居無以逾衆人自六經之外歷代史天官地理兵刑農末至於隱書小說靡不披研採獲尤邃於占卦建井則鄉遂司馬之制務通於今止齋之言如此於序可不謂盛歟自止齋沒而先生之緒絕而弗續元明以來晦蝕益甚遺書雖流傳未絕儒者幾不能舉其凡目舊學衰息甚可痛也至我朝勃興文治之盛超邁前古於是姚江黃氏兩全氏脩定宋元兩朝學案始表章吾鄉學術列為五派而以先生及止齋為承嘉諸儒之宗然先生遺書存於世者自書古文訓外更無梓本故續學之士猶不能孳索綜貫以探經制之精先生之學明而未融此非儒者之不幸歟就嘉以來鉅儒輩出而性理經術各守其家法不相假借漢宋之間蓋斷斷如也某曩在京師與方聞之士論當時門戶之弊常以為欲綜漢

宋之長而通其區畛者莫如以永嘉之學嘗欲勿集鄉
先哲遺文廣為傳播以旨厥緒而未逮也既而東南大
亂承學之士日即於蕪而達官貴人有以武功起家
者遂奮其私臆之論以為勝俟流寇之禍本於姚江道
咸以來粵匪之亂由於乾嘉之經學鄉曲之上眩惑其
說莫知所適從今相摠合肥李公有憂之以為此邪誠
之說而荒蔑之原也思欲刊布儒先遺書以救其敝衣
言頃官江東賸贖之暇輒以先生遺集為請相國覽而
善之遂捐俸屬梓鄰亭觀察刊之金陵書局而以其版
歸衣言使浙中學士大夫得讀先生之遺集而世之有
志於永嘉之學者亦有所津逮則相國是舉也哲古今
學術升降之樞鑰豈徒吾鄉先哲之幸哉是集宋寶慶
間先生從孫師旦編定刊行於世明以來印本殆絕今
所據以校刊者錢唐丁大令丙所藏明鈔本及朱宗
丞學勤所藏舊鈔本也刊既成謹述先生學業傳授之
略與相國嘉惠來學之意以詔讀者同治壬申十二月
晚復與朱子呂祖謙等相往來多所商榷然朱子喜談
心性而季宣則兼重事功所見微異其後陳傅良葉適
等遞相祖述而永嘉之學遂別為一派蓋周行己開其

源而季宣導其流也其歷官所至調輯兵民興除利弊
皆灼有成績在講學之家可稱有體有用者矣平生著
善甚夥有古文周易古詩說書古文訓春秋指要論語
直解小學諸書自古文訓以外今多亡佚其中庸大學
解及考正據奇經則今尚載於集中蓋季宣學問最為
淹雅自六經諸史天官地理兵農樂律鄉遂可馬之法
以至於隱書小說名物象數之細靡不搜採研貫故其
持論明晰考古詳核不必依傍儒先餘緒而立說精確
卓然自成一家於詩則頗工七言極步應縱橫之致

許右府涉齋詩集三十卷

宋史藝文志國史經籍志千頃堂書目作二十卷四庫全書總

目存十八卷遜

涉齋課藁九卷

宋史藝文志

宋許及之撰

孫衣言跋許深甫涉齋集十八卷四庫

全書據永樂大典舊題許綸考定為及之
作援摺甚確而疑及之初名綸其後更名或步未及詳
今按集中有綸子以筠名察詩又有與盧次夔自學校
贈詩云盧之父有師法方訓長孫鑄而次夔近釋子屈
致教參孫發蒙繪繹皆從系房蓋以偏旁聯名則綸固

及之子也宋元人編輯文集往往但題某官某先生集而未及深考因以爲綸作而校脩四庫書者亦沿其誤耳四庫書目言宋藝文志涉齋集三十卷今據拾殘牘編爲焦竑經籍志許右府涉齋集三十卷今據拾殘牘編爲十八卷蓋視藝文志所載已佚其半然在南宋吾鄉諸先輩中傳詩之多亦無過於深父者矣四庫書目又言其爲詩辨香王安石氣體高亮遠過江湖詩派之刻畫瑣碎今按其所作七言古詩用意妙遠者幾非後人所能驟然領略其他占詩亦皆排鼻峭厲在南宋詩人中當爲健者不但超越江湖一派惟近體詩篇幅狹殊之深意則所謂下筆稍易者耳此集僅有四庫本今年予在京師居南橫街同年袁篋鵬學士所與翁叔平庶子同巷偶屬庶子覓鄉先生集庶子以此集見示蓋法時慨祭酒詩龕所藏四庫副本既命友人錄副復爲校勘所疑者仍以歸之庶子深父依附韓平原宋史所載頗爲可醜然頗記周密齊東野語言趙師罕許及之謂婿倪肖之事皆怨家誣之不足深言但倪肖盛時吾鄉諸正人如徐子宜陳正齋薛象先陳壽南輩皆遭貶斥而深父乃反擢官至知樞密院則附託實所不免意文

士急功近利亦如柳子厚之於王叔文特宋史言之太甚耳予以其爲鄉先生書甚喜得之而其詩用功之深尤有令予不能漠然者然則文字之託亦惡可已哉同治七年八月臨清舟中書

北征紀行詩集

東歐續集

宋許及之撰

溫州縉籍志此集蓋涉齋紹熙四年使金入三卷所載七言絕句此集內詩

合齋集十六卷

萬縣府志集上有文字今從直齋

宋王得撰

真德秀跋上祿通考國史經籍志

事案始以校文

西府掾微遷少司成又遷少蓬兼史

未幾周旋道山

翠玉閣公時年六十五六鬚眉皓白顏

公與留茂潛及

某在茂潛經六歲東之告謂當舉行舊

典照隸披入之

始快物論某亦深贊其言編嗎公存若

未合理道。願幸教我。公笑曰：「公俱盛年，不當顧持一
 切之論。時雖未盡，倍公意。固知必有謂也。其後獲觀過
 江諸賢議論，乃知國初權宜時出之政，姑以洗滌。汗
 習自中世後，寢不復行。故紹聖崇寧間，章蔡諸人不得
 借此以綱善類。然後知公精識遠慮，真有前輩風流而
 恨前著言之易也。因思更化初，方大治，樞臣支黨公獨
 懇懇以泰道包荒為言，蓋與前說指意略同。使公得位
 與時盡行，所志則其均調消息之功，必能深為國家元
 氣之助。奈何一斥不復，而苑隨之吁可嘆。已紹定已丑
 屏伏山樊，公之子倫以所刊家集來示，反復盡卷追憶
 道山之益遠，槍然久之。翻用筆於篇末，庶覽者不獨知公
 刑之益遠，槍然久之。翻用筆於篇末，庶覽者不獨知公
 守之文且，有以識公之志云。劉克莊跋義理至伊洛文
 極麗，拍天不，合齋之文，獨古濟平粹，不待窮巧極麗亦
 擅天下，自止齋水心一輩人，皆尊事之。猶袁郭之稱黃
 憲，稽阮之服山濤也。蓋其言議
 風旨有在於文字之外者矣。

王祕監集四卷

萬縣志集上並有詩
 字今從百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

宋王相撰 葉適王木叔詩序初木叔任二十餘年未嘗
 取以歸家人更請請不暇顧也其在天台與錢丞相象
 祖甚相厚至是適來守委一州聽所為素介無私昵語
 錢公尤嚴憚故雖當國不敢以驟用累之觀集中送錢
 郎中被召諸篇大意可見矣木叔不喜唐詩謂其格卑
 而氣弱近歲唐詩方盛行聞者皆以為疑夫爭妍鬪巧
 極外物之變態唐人所以長也反求於內不足以定其志
 之所止唐人所以短也
 木叔之評其可忽諸

易菴文集

續文獻通考

宋陳謙撰 葉適陳公藁誌遂初隆興乾道中新東備學
 特盛以名字擅海內數十人惟公才最高其

在易菴集
 文最勝

薛文鑑文集

羅正通志高縣志
 隆縣志並作文節公集

宋薛叔似撰 宋史本傳叔似似薛翼有稟二十卷萬
 州統譜作薛文節萬縣府志則云謚文節

改恭製所載文集亦無卷數

水心先生文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

書錄解題文獻通考

志無拾遺四庫全書總目作二十九卷遜學齋藏明正統
本刊 戊辰黎諒重編二十九卷本重刊黎編本乾隆乙亥温州

宋葉適撰

門人夫梁趙汝諧序備眾文各一家言者在

今並古日邁月超神心窮天地律刻動海嶽真然如登
明堂入清廟嚴冕崇麗余奏而玉應其光羅變化如驪
龍翔而慶雲隨也盛矣哉其於文乎粹矣哉其於道乎
蓋周典孔籍之奧不傳左册馬書之妙不續詩途韋張
騷降景宋華與質始判正與奇始分道失其統緒久矣
世遂以文為可玩之物爭慕趨之講馳以其力雖發以
其巧彰施以其色暢達以其才無不自托於文而道益
離矣豈能言易知言難數或者反之則曰吾亦有道焉
爾文奚為哉夫子不云乎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六藝非
萬世之文乎以詞為經以藻為緯文人之文也以事為

經以法為緯史氏之文也以理為經以言為緯聖哲之
文也本之聖哲而參之史先生之文也乃所謂大成也
欲植傑木必豐其根欲濶巨澤必濬其源文其澤木也
學其根源也學與文相為無窮也是果專在筆墨間乎
集起瀆熙壬寅更三期四十餘年中期運通塞人物散
聚政化隆替策慮安危往往發之於交讀之者可以感
撫矣故一用編年庶有考也昔歐陽公獨擅碑銘其於
世道稍長進退與其當時賢卿大夫功行以及閭巷山
巖樸儒幽士隱晦未光者皆述焉輔史而其意深矣此
先生之志也 明泰和王直序昔宋盛時以文章名家
有廬陵南豐眉山臨川數公者窮聖賢之奧究道德之
微故為文足以繼漢唐之盛天下皆師尊之與究道德之
作者尤眾葉水心先生其一也先生之學浩乎沛然蓋
無所不窺而才氣之卓越又足以發之然先生之心思
行造於當時而見之職業不但為文而已也觀其議論
謀猷本於民彝物則之常欲以正人心明天理至於求
賢審官訓兵理財一切施諸政事之聞可以隆國體濟
時艱然未至於大用而道不盛行今之所見惟其文而
已豈非可惜哉其論採葉一書有功於斯道甚大時稟
唱道等之說欲竄遂又公善人君子皆懼先生獨上

書天子論栗姦邪請加摧折以扶善類國家之本莫大
於是先生正直剛明嚴於善惡之辨如此今去已遠而
其言存是亦可以不朽矣章貢黎諒字公允蚤得先生
之文讀之固已起敬起慕然恨不得見其全及為處州
府推官乃先生鄉郡常行縣訪之士大夫得奏議記殺
等作八百餘篇手自雘校分爲二十九卷錄梓以傳而
屬直爲序於乎先生之文豈直所能知而亦豈待序而
傳哉念今之仕者於其分之所當爲上之人所督責猶
有不能盡其職而挂於吏議若非其所當急則怠廢可
知矣公允於此文非其所急也而知之深好之篤勤敏
足以有爲從容於政事之餘收輯而刊布之使前之諸
公有以繼後之爲士者有所視法而興起尙賢與善之
意厚矣是可靠也故爲序而道之景泰二年三月 章
貢黎諒序余幼時先君東臯處士以遺書一帙名曰策
場標準集授諒謂是書乃水心葉先生適在宋時所著
也其忠君愛國之誠藹然溢於言意之表惜乎前後亡
缺脫落有不可讀者嘗募求全集竟不可得及余領鄉
薦授官栢郡先生乃郡邑龍泉人也後徙居溫之瑞安
嘗因公事詣邑訪求遺本無有存者問或得一二篇或
數十篇歷八載始克備有曰文粹曰策學士文集曰水

書天子論栗姦邪請加摧折以扶善類國家之本莫大於是先生正直剛明嚴於善惡之辨如此今去已遠而其言存是亦可以不朽矣章貢黎諒字公允蚤得先生之文讀之固已起敬起慕然恨不得見其全及為處州府推官乃先生鄉郡常行縣訪之士大夫得奏議記殺等作八百餘篇手自雘校分爲二十九卷錄梓以傳而屬直爲序於乎先生之文豈直所能知而亦豈待序而傳哉念今之仕者於其分之所當爲上之人所督責猶有不能盡其職而挂於吏議若非其所當急則怠廢可知矣公允於此文非其所急也而知之深好之篤勤敏足以有爲從容於政事之餘收輯而刊布之使前之諸公有以繼後之爲士者有所視法而興起尙賢與善之意厚矣是可靠也故爲序而道之景泰二年三月 章貢黎諒序余幼時先君東臯處士以遺書一帙名曰策場標準集授諒謂是書乃水心葉先生適在宋時所著也其忠君愛國之誠藹然溢於言意之表惜乎前後亡缺脫落有不可讀者嘗募求全集竟不可得及余領鄉薦授官栢郡先生乃郡邑龍泉人也後徙居溫之瑞安嘗因公事詣邑訪求遺本無有存者問或得一二篇或數十篇歷八載始克備有曰文粹曰策學士文集曰水

心文集及余幼時所讀標準集者其總目有四惟標準
一集十七其七八公暇躬自謄錄其各集中所作劄狀
奏議記序詩銘并雜著成篇章者得八百餘篇編集彙
次分爲二十九卷其所著經傳子史雜爲後集總名曰
水心先生文集繙梓以永其傳與四方同志共覽焉集
中文字義脫落無可考者不敢僭補姑虛以待後之君子
而正之正統十三年戊辰 國朝 雷鉉臣余甲戌校士
至東甌乃得水心先生文集而讀之歎其峻潔醇雅足
爲學者程式惜缺十之二三蓋其後裔僅守此殘編也
久矣余屬郡學博士王君執玉愆忠意刊從武林藏書家
覓全本以補綴之越一年余再至則刻已竣披錄亦
審爰進學者而請之曰讀先生文非徒學其文也其學
爲有用之學而非無本而然探源於經訓沿流於史籍
而切難於師友近則陳止齋遠則朱文公往復辨精資
陶治焉以陳同甫之豪氣心折於文公與先生則先生
之本末可思矣其事功之大者在贊趙汝愚請嘉王代
光宗執喪而宗社獲安事出非常以一言爲國家定大
計惜乎不克竟其用也當先生爲太學博士時上疏論
林栗言朱子非是蓋義理素明而氣足以勝之故其發
爲文章不可磨滅如此其贈答碑版亦有登率應酬之

水心先生文集序 卷之八 藝文 集部 國子監

俾讀先生文又當知其大者也其後商竭方襄事無過前人光禱當思所遺武且是築流播遠邇聞風興起其裨益更易有涯哉乾隆乙亥年季秋 宋椿序葉水心先生文集趙氏郡齋讀書附志載二十八卷今所存二十九卷則明正統間章貢黎氏另為蒐輯編次以傳之者其拾遺別集是否彙而為一舊本失傳無從考正先生裔孫實之守其先集肄業東山書院黎本二十九卷又復佚去二三乾隆甲戌學使者副都御史密化雷公按部至臨填求先賢遺集從書院得之借其殘闕命教授王君翰玉於錢唐吳氏購得全書謀重梓焉郡之俊髦及葉氏後人感激然出貲相俛未克竣工教授因太守俞侯以請曰東山書院荷公樂育久每自解俸錢佐膏火有羨倘移為繕梓費用成厥功即令板藏院中俾諸生識有本之學發為文章不可磨滅庶幾一動足一厥口皆知於身心性命間的然求其向方而不致粹然入於不可知之域非特為交字楷模而已也一郡成人小子以是望公久矣余欣然從之曰是余之素志也夫書成巧余為序爰述重鑄之緣起以為多士勗若夫先生立朝之本末文章之根柢學使雷公言之矣余何辭焉

乾隆乙亥仲冬

水心先生別集十六卷

百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國史經籍志作十七卷誤通學齋藏鈔本

同治辛未新刊本

宋葉適撰

自敘謂熙乙巳余將自姑蘇入都私念明天

多非言之盡不能知非知之盡不能行也萬一由此備下列於朝恐或有所問實難彙編四十餘篇既而獲劉孝宗至光宗初又應詔條六事然無復詰難遂歸藏不出矣慶元巳未始得與疾六年不自分生死筆墨之道竊嘉泰甲子若稍蘇而未愈也取而讀之恍然不啻如隔世事嗟乎余既沈痼日若不勝先人之喪留即須滅百此書雖與一世之論絕異然其上考前世與後之變蓋乎今日利害之實求皆精立意見創為新說也惜其終有益於治道固猶比次而繫二疏於後他日以授案遂於十月日龍泉東廬百齋書錄解題水心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史部侍郎永嘉葉適正則撰准東本無拾遺編次亦不同外集若前九卷為制科

進卷後六卷號外蔡皆論時事末卷號後總專論買田
 贖兵一慈後黃氏日抄水心別集水心論治之書也別
 集後總又其救世之策也極論本朝兵以多而弱財以
 多而乏任法而不任人一事以上盡出專制而天下之
 勢至牽縮而不可為為之激烈憤痛開闔數言蓋能
 言之士莫之能向也然論治猶未善論已壞之證易而
 求必效之方難水心始論歷本朝先正大臣無一知
 治體而要其究極乃謂不能如秦之強始論必欲取幽
 燕守關塞然後可以立國而變其究極乃欲於東南一
 隅更裂兩淮江南荆湖而拔之入始論欲盡省養兵之
 費以寬民而要其究極乃欲買官田召民租佃如私家
 以贖兵食買官田果必效之方否耶世降俗漓法密文
 弊民之不可一日與官接猶羊之不可與虎羣也顧欲
 官買田而民能之耶今觀水心先以溫州一郡為準欲
 繞城三十里內買其田中計穀九萬八千一百一十
 五缸以養兵二千七百一十二人官吏卒掌之者七十
 六人辦官及保甲者催之者七十人作米者百二十人
 出納期會下至塗箕者掃之費無不會計曲盡水心自
 謂可以承免擾民矣然今世官取解而往往償正斛是
 溫州盡三十里所出不足以供租入之半也其奈何今

世籍官租之費石不下三數貫是既盡三十里所出又
 須別營錢以資納也其奈何今世吏卒催租鄰犬為盡
 徒虧官額以飽私囊是三十里倍錢納租之外又將不
 勝其橫擾且將官也其奈何月共立法之細亦多難久
 者如監官驛下月支錢二貫一貫果足以贖其養者乎
 催和甲頭歲支錢一貫一貫果足以贖其養者乎
 三十名無請給無請給而有其隙不約會所請監官
 之於到民如蚊蠶吮血苟有其隙不約會所請監官
 一員必且增監門必且增牙而必且以謀察於督江
 乞丐之群必且增監門必且增牙而必且以謀察於督江
 為能租官况於吏卒何可防數之一者必且增而十
 數之十者必且增而百况其私取何能預限官租之
 既借而吏卒之擾又煩正悉佃戶逃而追業上業主逃
 而追親屬不將繞城三十里地荒民散四境亦蕭然矣
 水心乃曰所行止傳城而數百里不預聞焉豈
 但患其利而不患其害者乎景定九年甲子

賢良進卷八卷

李滄葦藏書日硯經室外集作
 四卷德清陸氏傳穎堂藏鈔本

宋葉適撰

阮元碑經室外集卷八進卷四卷外寶文閣
 學士書泉齋藏宋人賢良進卷甚多如孫

深賢良進卷十卷錢公輔賢良進卷十卷均載郡齋讀
 書志而進書獨不存唯前明葉盛家竹堂善目經濟門
 有葉正則賢良進卷二册即此書也萬曆温州府志載
 水心文集之外有制科進卷九卷外臺六卷故黃震讀
 文集日抄於適正集外復著水心文集其篇目攝要與
 此卷聯台按宋史孝宗本紀淳熙十一年六月詔在內
 尚書侍郎兩省諫議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在
 外守臣監司不限科舉年分各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一人適此卷即於其時所進益適抱匡時之用故初
 年論者即以經世之說進且觀其上西府書及執政薦
 士書所舉陳傅良以下三十餘人如劉清之陸九淵章
 穎昌即以文體而論亦筆力橫寫足以振刷浮靡唯持論
 開有不純如陳振孫譏其所作習厚記言應詔百家而
 篤信子華子推榮之以為真黃震亦辨其行官田不能
 無實則踏處正復不免故朱子亦嘗移書與之辨論
 文體至日抄推尊別集以為論治之書極論天下之勢
 峯縮而不可為閭閻數萬言蓋能言之士莫能何也

水心文粹 策場標準集 黎諒水心文集敘

宋葉適撰 温州經籍志二書蓋皆宋時所行水心文選
 之以射利者又宋末麗水吳思齊有集陳亮葉適二家
 文選見宋景濂吳思齊傳季鎰葦藏書目亦載水心文
 鈔二本注云宋鈔今亦未見傳本 國朝治安方榮如
 別有水心文鈔一十卷餘姚盧文弨叙桐鄉葉良球為
 刻之有跋其書傳本
 甚繆今不著於錄

王誠叟文集 萬原府志

宋王紳撰

眠隱文集 萬原府志

宋戴溪撰

轉菴集一卷

宋潘樾撰

宋孫承澤撰

題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九 藝文 集 卷一百一十九

得古人深處舉進士不中第用父官按右職為閣門舍人
人莫能倚永嘉
言唐詩自標始

周會卿文集 詩集 萬麻

宋周學古撰 葉適序 周會卿詩本與潘德久齊稱盤桓
湖吟號不擇地故所至有聲會卿常閉門里巷不相識
弟謝池坊窟山宅水自成深致知者獨輩行舊人爾宗
夷遠余家什零落十數紙恨早失情收次不多
一軒之蘭芳香出林豈意然桃李能限斷黃

覆瓿集 水心

宋薛仲庚撰 葉適序 初薛子長從余貢院崇德愛其詩
對門出老翁賦續通鑿詩始駭然與之蓋神馬汗血尾
鬣不掉而行流無疆累名驗數百豈得望焉自魏晉
曹陸江左顏任唐陳李宋 秦晁張皆莫進也然亦有
疑而未忍言至錢塘仙林 出土無論則疑逾甚白爾

子長歲必一再過余闕
猶未忍言也及余往長
矣悲夫悲夫是余之罪
區區名第乃不與常人
若處女常糞食水飲欲
其心於見事太明量人
析微深刺論體案不聞
新其學長鋪廣引浩絕
逾雪霜渠不範其廉其
多矣又曹陸以下不能
山民集三卷 萬麻志作天民集竟齋書錄解題云獻通
考俱無集名今從東甌詩集影宋鈔永嘉四

見他友必為之慙歎息然
而可長死未忍言者終不言
夫或謂子長負絕世筆墨而
故多怒譏誠然哉子長自護
不掛絲髮奚取慕而以是動
盡而然歟雖然使讀者訥
智洞前燭後瞭至日月渠不
漢渠不起其辨規賢短聖皎
益於世固

本

宋徐照撰 溫州經籍志此本較嚴氏南宋羣賢小集所
刊芳蘭軒集多詩一百四十三首惟第三卷

樂志宋本尚有缺集又周密絕妙好詞選靈暉詞三
闕靈暉別無詞集疑亦編增樂府之後又承心文集徐
師庶廣行家集定價二百詩云徐照名齊賈浪仙未多
詩卷少人看惜錄錄貴不催買忽到難林要倍難據此

是靈暉詩集其家有單
刊本合則久無傳狀

芳蘭軒集 二卷 千頃堂書目宋史藝文志補並作詩五卷今從四庫全書總目顧脩南宋羣賢小集

本刊

宋徐照撰 四庫全書總目照與徐夔翁卷趙師秀號曰水滸四書自號曰山民故其集又曰山民

集陳振孫書錄解題獨稱照自號山民未知何據葉適作照墓誌稱其詩數百琢思尤奇皆橫絕嶽起冰懸雪

跨疲藹者變蹕慘慄肯肯吟嘯不能自已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耳所以排獎之者甚至照集原本

三卷此本應一卷不知何人所併又從遠查律韻得詩六首東區詩集得詩二首東區續集得詩一首併為補

遺附之
於後焉

徐璣集 二卷 直齋書錄解題又蘇通考影宋鈔永嘉四靈詩本

宋徐璣撰 溫州經籍志書錄解題載其集二卷余家所藏永嘉四靈詩本存上卷以後顧刻二卷

亭集得遺詩五十九篇又顧本有而此缺者三十九篇互相茵補共存詩一百六十三篇所佚蓋不多矣

泉山詩稿 一卷 東甌詩集厲器宋詩紀事並作泉山集今從宋史藝文志雍正通志禹縣府志別載

泉山集
三卷 吳

宋徐璣撰

二薇亭集 一卷 千頃堂書目宋史藝文志補並作詩四卷今從四庫全書總目南宋羣賢小集本

宋徐璣撰 四庫全書總目宋元詩會載璣官建安主簿龍游丞武當長泰令嘉定七年卒年五十九

而陳振孫書錄解題則曰其人者惟師秀嘗登科收官意謂三人皆未嘗出仕曹學佺亦謂二徐皆隱居不仕

今觀此卷中璣有遊宦歸來幾度春之句七言絕句又其贈趙師秀詩有遊宦歸來幾度春之句七言絕句又

有移官南浦一首則陳振孫所言偶然失考學佺又誤因之也書錄解題載璣集一卷與此本相符其名二薇

亭集則通考未載或亦偶遺也璣宋詩紀事載璣又

宋史藝文志補並作詩四卷

趙師秀集二卷

百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

宋趙師秀撰

天樂堂集一卷

百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

宋趙師秀撰

清苑齋詩集四卷

千頃堂書目宋史藝文志補並無集字四庫全書總目無詩字今從采元名家

詩集本有宋翠賢小集本一卷與四庫同

宋趙師秀撰

四庫全書總目其詩亦學晚唐然大抵多以錄字為變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師秀集二卷別本天樂堂集一卷今皆未見此本僅一卷而題曰清苑齋集未審為即大樂堂集之別名否厲鶚宋詩紀事稱秀有清苑齋集有天樂堂集分爲二種而所錄皆此集之詩則鶚亦未見天樂堂集矣

古書散佚闕所不知可也

瓜廬詩一卷

東既詩集作瓜廬集今從四庫全書總目五湖羣賢小集本

宋薛師石撰

通汝同人皆工詩非不盛也而西人者獨首稱豈非侯鯖爽口不若江不致之羹鄭聲悅耳不若遺音之瑟哉唐風不競派流江西此道蝕滅盡矣永嘉徐照翁卷徐幾趙師秀乃始以開元元和和作者自期治擇

洋鍊字字玉響雜之姚賈中人不能辨也水心先生源噴噴歎賞之於獨是西靈之名天下莫不聞而瓜廬詩薛景石每與聚吟秋主古淡融狹為廣夷鏤為素神悟意

謂四靈若為姚賈吾於陶謝章杜何如也夫古詩三百不迺比興然上靈下靈千於陶謝章杜何如也夫古詩三百

之而弗似矣四靈下靈千於陶謝章杜何如也夫古詩三百

生常則其步趨聲效揚揚以晚唐誇人此人所不知也

然則景石脫穎而出自成一家真知幾之士哉景石名

家子多讀書通入陣門之變乃心物外至忘形骸

廬舍昌湖西樓瓜廬榻榻情真氣和庶幾手有道者而年

老不人入陶謝章杜也情真氣和庶幾手有道者而年

五十一死矣死後人土無遠近爭致其詩其子弟手鈔

瓜廬詩一卷

不能給於是相與刻之嗚呼使景石健至今詩又止是
手嘉熙元年清明日趙希邁序青門隱趣也隱而虛
焉趣成矣景石怡簡情於蔡動續推正於千古聲調所
寄不假斧鑿世評其詩如陶彭澤梅都宮蓋人品同所
發者自不能異也諸兒既廣篇帙流播海內且各以功
名文字自見期昌翁詩景石亡猶生矣世固有瓊瑤之
音迭出源源之脈隨泯者生猶其七乎此予於瓜廬編
加敬而後之人乃以其人之賢與否而定去取之目則
垂後者蓋不特文字言語問也陶靖節之潔操絕俗杜
工部之忠恪愛君李太白白樂天皆先頌其人而後及
其詩若瓜廬耕鋤於會昌湖上隱然古君子融液羣書
於世味澹無所羨故於詩多肥遯之辭舒性情之正得
象外之趣酌繩尺之嚴想其人晉宋人也讀其詩止於
唐可乎交道寥落無所統盟拊卷重感嘉熙二年立夏
日 王汝謫余蚤游東嘉於瓜廬君投分最密是集所
錄次非暗語所及則書題所綴寄也掩卷倪仰遂成于
古悲哉然若最愛劉長卿詩余一日偶問姚賈如何則
曰某自愛此何論姚賈後十年復過之則手翻口誦一
以杜老為師矣且時時為余言詩惟恐其不空遠空易

到遠難及余酒然識其所謂今是集所編大槩趣極澹
意極元句法極精委霜松雪柏雖不以葩卉自命然虬
枝直上勢摩霄漢人不得仰而視也信矣其名家哉
余猶記其游雁山有半洞容干佛高峰共一雲石橋有
泉涌龍頻躍出靈鳥不來之句而是編乃編逸何邪暇
日更當從趙東閣評之曹幽題曰予讀四靈詩愛其
清而不枯淡而有意味及觀瓜廬詩則清而又清淡而益
淡始看若易而意味深長自成一客未入四靈隊也蓋
四靈詩雖擺脫塵滓然其或往或客未入四靈隊也蓋
純乎淡也若瓜廬則終身隱約不求人知其所為詩若
澹皆淡泊自有餘韻其分數又高矣此水心先生之所
稱賞而諸靈之所推遜而待以別席也瓜廬沒後其詩
始出而求者益衆平生所為詩不多其子峻輩始收其
僅得幾篇旋錄諸板以應好事者之求峻以明經進士
為常德郡博士亦喜吟哦工字畫雅
言父風而處異矣涪祐丙午夏五

蒲江詩彙 孫應時

宋盧祖皋撰 孫應時序 東嘉山田之姓年取進士第辭
藻逸發如水瀟山出見予於吳中不鄙定

交申之喜為樂府余曰不如詩之愈也申之即大肆其
力於詩居三年寄蕭江詩一編讀之郁然其春若時禽
之高下而眾芳之雜襲也麗然其秋若風雷之清高而
山川之寥廓也濶兮如幽人處士自足於塵垢之外儼
兮如王孫公子相命於禮樂之間也奇兮其思之深悠
兮其味之長也蓋申之天分自高而用心尤苦洞視古
今作者神交而力角之不愜其意不止非餘子碌碌新
有詩聲者比也申之猶以質於余余固未嘗工詩而何
以進申之於此哉雖然詩至於是足以正性勿以害性老
飲酒酒所以資人勿以病人詩所以足性勿以害性老
坡所謂可寓意不可留意者或曰子襲力進申之言於
詩今之言不疑於相戾乎曰惟申之知予可言而言子
慮弗

潛山集 浣州

宋裴錡撰 戴栩要南伯墓誌銘南伯名鐸君既卒有潛
山集若干卷孤歎所纂次也君詩用元祐律
雖繪組故事以就聲韻而高駟物表自為開闢不失情
性之正其他文倫紀條通物戒森列往往有益世教若

駢儷則君集中始大半割製揉合理義默貫然則君之
文無物細非苟應俗者此朋友所以悲君生五十二年
而湮泊以死也

浣川集十八卷 千頃堂書目 國史經籍志 萬曆府志 作載

本鈔

宋戴栩撰 四庫全書總目 浣川蓋其罷官後所自號因
撰編次釐為十卷 栩與徐照徐幾翁卷趙紫芝等同里
故其詩派去四靈為近然其命詞琢句多以鏤刻為工
與四靈之專主清瘦者氣格稍殊至其文章法度則本
為葉適之弟子一一守其師傳故研鍊生澀與水心集
尤為 酷似

漁屋集 江州

宋劉植撰 植字成道安上會孫 漁屋集 蘇軾成道號
漁屋 蘇軾仲止嘗為作漁

屋詩見雲泉詩其集宋以來久無傳帙承樂大典本江
湖後集有詩二十四首王成容薛瓜廣舉誌數永嘉之
作唐詩者成道亦其一今存詩雖不
多而清詞雋語猶足見四靈詩派

周子靜集萬曆府志

宋周端朝撰

潛室文集萬曆府志

宋陳埴撰

東閣吟藁江湖南後集本雍正通志萬曆府志

宋趙汝回撰萬姓統譜趙汝回名重一時苦吟興致高

廬墓銘以東閣為四靈派然其作瓜廬雲泉兩詩敘

於四靈願致不滿江湖後集所錄詩凡三十一篇其古
詩九篇奇警清逸非復晚唐格調
亦足徵其非專學四靈詩者也

盧柳南小簡一卷百川書志通學齋藏本

宋盧方春撰四庫全書總目萃公小簡六卷不著編輯
者名氏前有成化乙未徐傳序稱序蘇文

忠方秩崖越精曠盧柳南孫仲益五先生之所著溫

州經籍志盧柳南小簡七十二卷皆瑣屑應書簡語多淺俗

齊宋元間書肆所編刻也後又附二十六首據原注本
蓋宋元間書肆所編刻也後又附二十六首據原注本

開治堂集七十二卷萬曆府志亦曰居業集

宋戴仔撰

柳塘集萬曆府志

宋潘希白撰萬姓統譜潘希白蚤學詩於趙汝回既而

文會齋
疏感集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雜著

李宗禹雜稿萬曆府志

宋李君錫撰

雲泉詩一卷西庫全書總目注

宋薛嵎撰趙汝回序近世論詩有選體有唐體崑之晚

足道也而江西所以力勝少猶濶之旨獨選體近古然無律詩故與詩最著世之病惠詩者謂其擬近不過景物無一及理此大不然詩有不托物而理未自出於物之外古人句在此而意在彼今觀三百篇大抵鳥獸草木之間不可以是譬也而人之於詩其心術之邪正志趣之高下氣澤之厚薄隨其所作無不呈露如少陵之詩而得其為忠太白之詩而得其為豪郊島之詩寒苦而其器必隘韋白之詩經藉而其情必遠自然而然非因想而生見者昔坡公論六家書謂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昨昨側媚之態非獨作字為然雜文皆然也故作詩貴識體尤在養性不養性則無本不識體則無法永嘉自四靈為唐詩一時水心首見賞異四人

之體畧同而道暉紫芝其山林閨閣之氣各不能揜雲泉薛君仲止以詩名於時本用唐體而物與理稱更成一家其大蕭散之際自有繩尺始而色其貌若生久而旨其味益洽恬靜不求本於天性未易以矯揉學者雖其詩未足以盡其人然必有是詩讀者當自得於言語之外云滄庵己酉五月日溫州細籍志雲泉詩凡詩二百七十餘篇其詩派出於四靈然在同時諸家獨為後出故于松臺瓜廬墓誌未舉其名今集中所有詩多與宋飲冰劉荆山趙東閣潘濂東諸人酬酢並永嘉勝流也

耕樂集萬曆府志

宋薛嵎撰

清澗小稿萬曆府志

宋薛嵎撰

北山稿萬曆府志北山源集

藝文 集韻

宋王壘撰

峴窗浪語江湖後集

宋盛烈撰盛烈事蹟舊府縣志無致惟江湖後集載其詩十六首為永嘉人

飲冰集十四卷東賦詩集作飲冰詩集萬姓統譜宋慶之撰有數百篇清新閒遠得風雅之趣

宋宋慶之撰萬姓統譜宋慶之學廣聞多文辭典

石室文集續文獻通考

宋林一龍撰

人齋存稿寓麻

宋胡一桂撰

和樵集東賦詩集

宋謝雋伯撰東國詩集雋伯字長文永嘉鶴陽人號階山

薛象峰詩集二卷元史藝文志作薛漢詩宗海集今從潘是仁宋

朱薛漢撰元詩選魯子輩誌其墓稱其有法而慎慈不矜非雅交

存稿寓麻

元宋眉年撰

天隱集續文獻通考

元繆圭一撰

寄情齋千頃堂書目元詩選三集元史藝文志作寄情集流中通志乾隆府縣志並作寄亭集

元陳秀民撰通志藝文志秀民字為嘉與人非也寄情齋與千

來久無著錄然元詩選三集宋其詩三十九首又似從原集選錄者元天壤圖尚存傳本也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集部

三五

獨叟集（雍正）

元曹睿撰列朝詩集卷字新民壯

茶齋齋集（雍正）

元高守奎撰

石渠集（十項堂書目）

元張天英撰元詩選天英遊浙西多居吳下與玉山生

其放肆為詩章尤善古樂府皆

素軒集一卷（元史藝文志）

元鄭洪撰靜志居詩話鮮君舉詩一卷曹侍郎古林藏

水向卷稱元貞二年正月同餘杭盛元臣三衢鄭君舉

有永嘉鄭洪君舉之作見鶴林

寫懷存稿（元貞堂）

元劉清撰

潘正卿文集（傳麻府志）

元潘養頤撰

竹齋小稿（元貞堂書目）

明項斯撰善音律所著有竹齋小稿

栗齋集（元貞堂書目）

明林溫撰其詩藻麗而平嚴築溫雅之人其詩自然從

刻之人其詩崎嶇而不平嚴築溫雅之人其詩自然從

容而超乎事物之表如斯者蓋不能盡數之也嗚呼風
 運流形而興化運行於上河嶽融峙而物變滋植於下
 千態萬狀沈冥發舒皆一氣貫通使然必有類摶絕特
 之資而濟以該博宏偉之學察乎古今天人之變而通
 其洪纖動植之情然後足以憑藉是氣之靈彼局乎一
 才滯乎一藝雖欲捷騁橫鶩以進於前人之前而愈却
 培之而愈低幾何不墮於鄙陋之歸此濂於伯恭之詩
 不能無感焉伯恭博極羣經而尤長於春秋嘗應書鄉
 闈實冠多士伯恭年始二十餘一日名動海內自時厥
 後學益加脩遂擢至正甲午進士第聯佐省憲二府正
 色有言百士畏懼時出奇計勇三逆駟如烹狐兔則其
 所養之充是氣浩然弗挽弗屈故其發於詩也沈鬱頓
 挫渾厚超越大雅奏而黃鐘獨鳴也武庫閱而五兵森
 列也洪濤怒張而魚龍出沒也一展卷踴呈珍獻異可
 歎可愕精神為之震眩雖前所謂聲因於氣皆隨其人
 而著形者豈非然耶豈非然耶世之學詩者衆矣不知
 氣充言雄之旨往往局於蟲魚草木之微求工於一聯
 隻字間真若蒼蠅之聲出於蛭蝟之竅而已詩云乎哉
 永嘉舊傳四靈詩識趣凡近而音調卑促近代或以為
 清新者竟競摹倣之濼每謂人曰談江南學子者此詩

也聞者且疑而且信焉今吾伯恭之詩出一洗習俗之
 陋信知豪傑之士自有其人也故敢執筆直題於首簡
 世有知言者
 必深自取焉

夷齋集 千頃堂
 書目

明林常撰常字伯庸溫弟兄弟俱以詩名仕本府教授

菜邁集 千頃堂
 書目

明余堯臣撰 列朝詩集余左司堯臣早以文學著客居
 署曰菜邁已而入吳居北郭與高啟張翥為北郭十友
 即所謂十才子也吳亡之後與楊基徐賁同被徵謫濠
 洪武二年放
 還授新鄭丞

玉雪臺集 千頃堂
 書目

明王份撰份字介質事跡無考

壺山行雲集

千頃堂書目雍正通志萬縣府志

明劉南金撰

蓮塘集

千頃堂書目雍正通志萬縣府志

明王翕撰

翕自撰蓮塘年二十執詩經登蒼巖先生蔣公文質之門棄去科舉文取歷代史及唐宋諸大家文讀之與鄉中諸老高公應文陳公叔晉孔公正夫陳公子上相與切磋所著文彙四十卷詩彙十卷見瑞安王氏錄本案齋舊志作淵誤

靜菴集八卷

程敏政明文衡

明黃性撰

揚士奇黃公神道碑銘公字思恭自幼穎悟讀書必尋究大義十五解長老試所業命賦

新竹大見賞異聞居潛心藏籍喜為詩不事雕琢以理勝

雪溪集

千頃堂書目

明陳敏撰敏字允政居枏溪洪武丁卯舉人仕至山西

行太僕寺少卿見黃介菴集

雲菴詩集

黃介菴集

明徐懷玉撰懷玉字文玉洪武庚午舉人仕至建寧府

訓導

梅窗稿

黃介菴集

明金原祺撰原祺名祺以字行洪武癸酉舉人官教授

陸純善

愚莊集一卷

千頃堂書目國史經籍志

明潘文奎撰

萬寧通志潘文奎字景瞻宣德初由左春坊司直郎陞府儒學

藝文

卷

其文章詞翰為當時所重修國史
七采文衡際福建布政司參議

竹菴集黃介菴集

明吳亨撰

自怡集黃介菴集

明陳銓撰黃淮恩菴處士陳公墓誌銘銓守叔權恩菴其叔號也從時鳴張先生學涉獵經史尤精

算數法墓年欲脫畧塵累築別墅於泰
清鄉放情泉石閒遇有所得形諸歌詠

黃文簡公介菴集十五卷

四庫全書總目作十一卷今從刻本翰林院儲明樂本選學齋

藏影明寫本
前缺四卷

明黃淮撰溫州經籍志黃文簡介菴集首三卷為選直稿皆求樂間在都作卷三至七缺卷八至十

三為歸田稿皆宣德六年乞休後作卷十四至十五為
入獄稿則宣德壬子文簡父性卒賜葬請闕謝時作至

永樂十二年文簡以淮
十年其間所作詩詞則
至高照許繫獄

省愆集二卷明史藝文志

明黃淮撰自敘惟我太

感典內外編參預機要

樂已丑車駕巡行北京

二三輔臣承朝命俾侍

兢惕不遑夙夜誓竭

故處事非方有不副上

當被顯辭乃後蒙恩

也在獄踰十年德艾之

心者一皆形於詩甲辰

得賦詞曲合若干篇

忘也嗚呼先儒論詩以

社甫柳子厚劉禹錫諸

之餘至今贈炙人且

圖禁且嚴且不類編

手不綴筆札日不接賓客之

舊學日益耗落氣愈昏越愈神志愈窮而辭愈澁
 可憊也然而篇什所載道報之私或願望皆嘆以與盛
 盛美或懷恩德闕以致報之私或願望皆嘆以與盛
 不河廢也是用藏之巾可以貽了孫仲賢者知予處困
 之大畧工拙云乎哉是半九月朔日介菴料士黃維序
 於往集至於一再蓋慶於痛定思痛不能不太息流涕
 靈黃淮左春坊左諭事定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
 讀黃淮左春坊左諭事定忠右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
 守事重命付房玄翰汝等宜識朕此意敬共無怠臣
 皆拜稽受命其後凡下與書論朕必四臣與聞時仁
 宗皇帝在東宮所以禮遇四臣甚厚而支庶有歸京邸
 之過又結髮近助於兩難上聖明終不免或然為宮臣
 者皆標標晚龍散兒聖難雖四臣不免或然為宮臣
 惟淮一踏十年蓋鄒孟氏所謂莫之致而至於君予何容心哉亦反求諸己耳此省愆之所

以著志也嗟乎四臣者今塞黃二公及予幸尚在去險
 即勇皆二聖之賜而古一人安不忘危之戒君子反躬修
 省之誠在吾徒不可一日而忽之也故謹書於集後以
 歸黃公亦以自儆云耳宣德癸丑四月月溫州經籍志
 此集皆文簡永樂十二年以漢王高煦譖繫獄十年獄
 中所作詩文上卷為頌二首及四言五言七言古詩長
 短句五言律詩下卷為頌七言律詩五言六言七言
 絕句而以詞二十四闕附焉陳徽宗作墓誌述此集止
 云詩蓋最舉其多者耳

掛笏軒集 千頃堂 書且

明劉觀撰

劉編修文集 黃介 卷集

明劉現撰 黃淮後序右 詩文集尾若千卷余友劉君聯

與京闈交 紳所撰也 朝紳卒之又明年其伯氏朝繼來

中時賢清 安致論徐君 叔鉉蓋朝紳相繼八邑舉為弟

予與年均而志同氣合前情篤朝夕聚處未嘗違離披
 經閱史交相問難必求至當每一文之成轉相傳誦是
 是非非其道其質切磋商唐之益固不少矣開於燈窗
 論及出處大節朝紳昌言曰他日定遊四方苟得同官
 同事誠為至幸蓋不敢必也水鏡如鏡由鄉貢除教職
 余亦竊禱於朝遂想朝紳之言慨然歎洪武庚辰春
 策賜天下士子余亦充朝紳之官朝紳對策合格除翰林
 編修余亦以是年轉翰林侍書獲遂時若之願然所恨
 者叔錄生已物故不得與此樂耳余不自揆竊與朝紳
 相期以遠大事業孰謂朝紳嬰疾而歸遂成永訣今所
 存者徒託空言而已良可悲夫雖然人生世間窮通壽
 夭各有定分沒而無間雖壽何益沒而不朽雖天亦壽
 顏淵非不夭也百世之下五尺童子皆知亞聖賈誼非
 不夭也雖詞大篇照曠千古讀者莫不敬慕蓋顏以德
 行稱賈以文章著所存雖有不同而其播遺芳揚合譽
 於後世者未始有異也朝紳天資純篤操履端乃德之
 所蘊罔厚矣乃父貢也先生嘗為郡學訓導粹於理而
 長於文斯循循雅饒克紹文業父子兄弟自相師友
 朝紳積之久資之深發之能禦嗚呼朝紳之德行文章
 成器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禦嗚呼朝紳之德行文章

兼優而並美若此何患泯滅無聞乎昔歐陽公序其友
 蘇子美之文曰斯文金玉也其見遺於當時必有瑕而
 寶之於後者若吾朝紳之文章徒金玉云乎哉然其功
 業未著齋志以沒是乃天之所命非人所為亦復何憾
 九原如有知必
 以余言為然

雲露集 千頃堂書目 江文徵

明劉現撰 百序聖人之言本諸道者也故六經傳之萬
 說之譏不免焉然則後世徒廢精神於筆墨闕者無益
 也此集不可作也以吾之得於心也必慎而弗矜其形
 於辭也若疏而不塞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乎有一言
 之幾於道亦君子之所不棄也故書以竣之 温州經
 籍志 李鼎坤知菴集書劉受發所銷報國錄後謂雲露
 集為編修見觀與楊文貞士奇金文靖幼孜共哀梓盡
 削去蘇移之作
 蓋已非全棄

觀齋集 千頃堂書目

江文徵撰 卷二十八

明劉觀撰觀字顯叟事跡無致疑劉編修現昆弟行也

葉攬集 乾隆府志

明曹介撰介字子直洪武十監察御史善詩文亦見瑞

安志

樛菴集 乾隆府志

明潘繼撰繼字民止洪武歲貢官至檢討

蘇菴集 千頃堂書目 蘇州府志 作蘇昌年集

明梅國撰國詩存錄詩二十首蓋曾近堂猶見其書

也

槐陰集 千頃堂書目 慎江文徵

明王毓撰 金原神序詩考志之所發也故曰詩言志志

之人其辭抑隱逸之人其辭適曠達之人其辭峻皆所

以據其志也永嘉之俗昔稱鄒魯比染胡元邁習華宗

巨族率上氣勢豪快觀行誼交學左甚惟處士王尹成

氏拔於流俗讀書學古樂與賢士君子游好標榷古今

人物得失尤善於詩歌不爭險澁不求奇巧權心所適

矢口成章而與致高遠可謂能遠達之得矣即其存

稿自題曰槐陰集屬予序予託交於處士穆其行狀義

疏謂能用人意何儻軒翥素以豪傑自命而著作翻翻

情瀾湧發又能寫其隱居之樂信為一世之高士也已

槐陰名集于之業其精與魏而俱胡哉處上名號號然

元嘉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三

名集翁託意微遠樹德發福開先有自斌斌藝文又其
緒餘焉爾矣湯志案案鳳舉作家傳稱想雲翁善詩
賦列者有槐陰集蛙鳴鼓吹尚書章恭毅公序之梓齋
家集與時為賦吹當即叔果書後所云樂府二十六闕之
集名也與果得舊本重刻即附刻槐陰集
之後後故疑為蛙鳴鼓吹之錄不別得自今從之

節菴詩集西原志

明王宏撰

籍軒詩集西原志

明王鑑撰雜詩代事蹟並無致

燕石稿千頃堂書目萬曆志

明方祖安撰祖安永樂辛卯舉人任刑科給事中

藏山名世集千頃堂書目乾隆府志

明方以正撰

錦舟集千頃堂書目

明戴時雨撰時雨字伯時號錦舟由舉人任崇仁訓導

陳光言集千頃堂書目

明陳聳撰聳字光言進士授知縣

遜志集千頃堂書目

明林補撰

畏庵集十卷明史藝文志周旋文集今從四庫全書總目千頃堂書目國史總編志雍正通志並作

卷成化壬寅劉遜刊本樂清劉遜序故蘭松侍講兼春坊左庶子承

明周旋撰嘉周先生處著文若千卷詩若干卷廷對策

一卷建言時事一卷今大尹安成劉侯遜將編錄成集
 命工錢梓以傳於後又命先生之子府學生纓來求予
 序於乎文豈易言哉又言之精者所以足言詩又文之
 精者所以言志皆所謂載道之美刺斯為知道之言而
 以闢世教之勸懲係風俗之美刺斯為知道之言而
 法於天下後世者也易言春秋禮樂之文國風雅頌之
 詩論孟唐學之書其非聖賢心智神明妙契斷道故發
 而為言若天經地義經久以道鳴者也至屈宋之騷
 天地四時日月相為悠久以道鳴者也至屈宋之騷
 賈誼之策遷固彪班左張揚之賦蘇陶謝李杜
 元白歐蘇曾黃虞揚范攄諸公之詩韓柳歐蘇王曾陳
 胡姚袁程馬劉蘇宋方諸公之文及他諸作之顯者不
 能盡舉蓋皆大家名公文章正宗之於天下後世皆寓
 乎道而鳴者譬如卓乎不可及也若夫闢闢伊洛周
 程溫邵張朱諸君子遠繼魯鄒洙泗之絕統直與孔曾
 思孟性理之學相為表裏以道鳴於天下後世又非漢
 唐諸儒文章之比文豈易言哉天下四方之善為詩文
 者多矣若吾溫郡有王景山周行己劉安節宋之才許
 景衡葉味道章仕堯史伯瞻諸先生皆得伊洛之學以

道而為諸文賦述張輝張闡陳鵬飛王十朋徐履木待
 問薛叔似蔡幼學葉適以至李孝光孔克表黃淮諸先
 生皆得學術之醇以詩文而本乎道若今繼黃之後則
 周旋先生矣先生守中規自少遊柳序篇志於學登名
 瀾閣甲榜禮部廷對第一益得手道而發為文者初授
 翰林修撰陞侍講兼左春坊左庶子侍從宮廷出入禁
 掖或承詔出使或承恩省祭以及宴會優送遊觀贈別
 皆形之咏歌製為序記等文悉皆典雅開談適情造與
 如行雲流水不假雕琢而足以膾炙人口若式後學蓋
 皆出乎道而無愧乎前輩者知道之言也故為之序成
 花玉寅春二月無愧乎前輩者知道之言也故為之序成
 明書經登正統元進士第一累官左春坊左庶子中規
 覽百家鏡志史業尤工於詩文詞賦類成四十餘卷辭
 理純雅不事浮誇自題曰畏菴集蓋畏菴其別號也景
 泰初極言時政多所建明既而以疾卒於官天下人皆
 以舊說未隆而所存未盡施於當時惜先生也成化庚
 子繼奉命來宮得閱是集玩辭探志喜為實深將欲拔
 行然以其不出觀書求免魚魯之謬而弗敢全錄也聞
 因抽其不謬者類為十卷請少宗伯致政樂靖章公序
 其首復工錄梓以傳於世餘還謄乃子意之以俟後來

將復有為之校正而全錄者嗚呼是集先生德言之所寓也德言既傳於後世則其所存者由此亦嗚乎可盡施矣彼爵位之在天在人者不隆於當時亦奚足為先生惜哉借題於水簡以為有識者道云後二年癸卯秋七月丁酉周應期後序先太史畏菴公集原錄四十七卷前命尹安成劉公簡而刻矣飲三存一鄉先生章恭毅公為敘其首凡大人之奏對宮陛之獻納親友之贈貽觀覽之哦咏具在矣應期為兒時侍先大夫嘗口授贈章秀才詩私心津津竊竊往焉稍長從家嚴學日課有暇輒命讀公廷對及時務諸策沈思三復若有所得然於他什概未遑也己未之役徼公靈幸售南宮奉使歸者乃始開兩拂盡捧公全集細讀之大率以立誠豫修詞之本主敬盡聖學之源義憤激發於時危昌言必中於事竅榘榘乎質有其章而非藻繪聲輦輓為貴者手澤繼然涉降不遠矣惟是篇章善勸認鴻乙而多疑錢梓弟工辨豕魚而悉對是用親為錄較授之副墨購良梓再刻焉凡卷秩序次悉依其舊不能訪求遺佚有所增益祇整葺其斷佚而已嗚呼右軍墨妙用開習承之書必簡詩工大放少陵之咏應期謫陞深用慙焉願吾誌吾父垂訓之盛心尤當引伸於無窮者烏可無述敬

書之末簡以

志不忘耳

過庭集

鄒維達觀樓集

明周順德撰順德號恕菴旌弟博洽能詩

尙志翁稿

千頃堂書目

明葉挺撰

萬山稿

千頃堂書目

明謝暹撰暹由舉人官教諭

定菴集

千頃堂書目

明林顛撰顛天順歲貢官教諭

效顰集

千頃堂書目

天寧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七

明王鑿撰鑿菴志作由字乘璠號夢竹官陰陽正術

鑑湖集萬曆府志

明黃鑿撰鑿字藕圭號鑑湖事蹟無攷益文簡從孫也

菊泉稿萬曆府志

明徐守臣撰守臣由舉人任學正

芝山稿千頃堂書目

明黃祿撰祿號芝山任學正

松月軒集萬曆府志

明黃鍾撰

甌濱集千頃堂書目

明王瓚撰

游江心寺詩一卷千頃堂書目

明王瓚撰

太師張文忠公集十九卷萬曆府志作羅山文集今從明

目作十八卷誤張氏判文集六卷本道

明張孚敬撰凡十有一初末音重辭章即翰院諸公不

可無辭章而立身行己輔世長民自有本末世武初能

丞相不設用翰院史館備顧問或為嚴閣學士歲久積

資游登三孤入座一切章奏出其擬旨於是閣臣權若

真相而相非翰院不得入文非翰院不得論矣世宗踐

計從不數年入閣位首揆官少師三四出入生而尊寵

文有以也

文有以也

文有以也

天地之精蘊至是煥發昌熾故號文公去周千餘年而
 世宗朝自郊丘宗廟文祖文考先聖先賢親耕親蠶造
 士取士大者兵戎祭祀小者冠服前式革今之陋行古
 之道比迹成周而幸自茲贊之公之所為文也後其
 集燦然具矣嘗考識文之義所云經天緯地治班制
 二者惟世宗足以當之公實咸有一德至今言者謂相
 不宜專用餘雖院不宜專識文必以公為臣鶴焉然
 識文諸臣其名雖同實則有差取於勤學好問者一
 三十許人敏而好學者四十許人忠信接禮者六人施
 而中禮者一人若家戶所有耳惟劉文成為脩治班制
 王文節徐文貞為遺德博聞最稱優異以公相業與新
 建僅取勤學好問何也公遺文奏議十九他著作不及
 十一所專精用力文之大者豈難盡小技所可繫較短
 長哉繼公而興閣臣有江陵與公姓同諱文忠同相少
 主同銳意任事同公得君誠專為眾所側目陸既不安
 身後七十餘年名乃愈彰其以危身奉上稱忠與江陵
 又同江陵沒而通禍益追奪家見籍近日商止相公始
 行其遺文為之序而後進亦有訟言其功者人情薄公
 論晦較嘉靖時懸殊要之兩文忠易地則皆然也余友
 周君繼昌分部東廡表章先哲行公全集屬植序植三

復之公所為文其援引討論審諦今古也其是非利害
 究徹終始也其敷陳委悉辭指顯見也其反覆辨難意
 氣勃發也其拘執堅定怨謗不避也非辭章家可同日
 語即謚文之義於公殊覺未盡信管中窺豹才見一
 斑安能以序為公重耶致為慕感歎之私云爾 溫陵
 邱應和序張文忠公富肅皇帝朝以言禮稱上意六年
 而首端揆遇合甚奇恩寵甚渥猷猷爛然去今七十餘
 載孫太守君始輯其遺文類而錄之初論對錄列宸章
 睿藻於前附公條答於後一論一對如相廣載次奏對
 錄則自上首疏封事不復列聖諭矣并及其平日應酬
 贈送序記諸篇今總為一書敷奏之文仍前奏對而稍
 增補詩與文特始加詳有奉勅撰者有恭和御製者詳
 洋纒縵靡不備載概公生平撰著盡在是矣屬不佞敘
 之不後莊誦論奏二錄諸所序公備矣或以公為言
 總驟貴或以為非盡詳言禮貴或奇其投合之易或稱
 其不避是非之難或以公為能不失相之柄又或著其
 序中直後公當日事耳請言其文維章繪句隸辭驚說
 者經生之文也離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遠天地無窮而三考天子之文也天子之文不與臣下

同宰相之交不與經生同而公之所爲文又不與他相
同凡公所遺達之事非朝家恒有之事也故公所撰著
之文非文章家恒有之文也自古名卿鴻儒負經綸述
作之才立朝之章疏名山之副藏鉅篇短裁集而成賦
皆謂之文然儒者博極羣書迨秦擬漢字宋苞唐網羅
雖富組織雖工不過勦成一家斷以不朽自命非必盡
關乎朝廷國家之談子大夫竭忠據國感時憤事如費
太傅之策異太常之論應官公之議蘇文忠之策略策
別能於廢謨國是有裨或以係奏或以進呈第出於臣
下一時之意見未必上心之所欲詢其言或用或不
或聽或不聽皆積日積月思慮預擬而成之而後以劾之
上非能取奏於咄嗟俄頃聞上驟聞而下猝應也夫主
臣相親召見面議上世有之至勤天子之筆札連章累
牘反覆論對御書之下逮議論之上陳輒爵字別號而
不名自古及今未之嘗聞惟公之身履之亦惟公集中
見之他文章家曾有足言公初登用於正德之季時年
已五十矣肅皇帝以茂齡薛藩邸入登寶位繼嗣繼統
之議未定新主尙少舊臣時思往往執刊定之成禮以
膠父子兄弟之轍主心不能無孤公雖新進宿學老成
能據禮援經以與之衡而關三事大夫之口天子詢之

自是遂復用公爰立之命出於帝資外不繇廷臣之推
內不緣中涓之口爲中興置相第一盛事故凡上欲有
所爲而未就或有所疑而未決輒下手札非時遣小黃
門齎以問公立索回奏而公援筆隨應如議農蠶謠郊
祀日月議禮器樂舞先師廟號之類事無鉅細制無豐
約必俟公商確而後定而公遂發壽其所爲文如此也
仲尼序列古帝王不以文章與虞夏殷周之聖人而歸
之如天之堯盛稱其文爲煥豈他聖人盡皆無文哉君
猶天也君之文乃天之文也堯之文思開天闢地教授
人時其君咨命其臣陳謨而其大者乃在於禪受揖讓
之交通父子君臣之轉局而不失父子君臣之正局成
黜華之協首開島古文明之初故仲尼煥而天之肅皇
帝以天之文爲文公以肅皇帝之文爲文大位公若禪
受不以世及拘也溫旨諄若都俞不以簾陛隔也國統
以正系統以明治隆而化洽禮備而樂和天地官而百
官序此文之至也夫惟有三者之興然後有名世之從
能議非常之禮而煥未有之文漢文帝新自代天周絳
侯爲相重厚少文問之錢穀刑獄不能置對安知文章
洛陽生通達國體文能應之而年少喜事不中機宜卒
莫能移謙讓不遠之志其言後亦卒履直三再世而後

行此猶經生之文耳天子嗣統依稀代來好興三代禮樂不與謙讓者媿公追達遠過洛陽而遭時邁會勝之功名著於當身文采表於後世真所謂宰相之文哉如其證今邇故按藻摘辭則文家之贖技耳非所以益公也萬塚乙卯季春劉康社後序張文忠公舊有論對錄巖臺楚揚公選刻之為奏對稿公詩文稿至多未久梓真勅建貞義書院中曩烏夷內江燬於兵燹矣公孫太守公出入中外苦心措拾得其餘贖釐為十一卷附之奏議而公集稱全於是社也受讀卒業歎曰嗚呼大塊之截河嶽太極之載大塊皆氣爲之也劫堂消腐芥舟已膠氣不屬矣故士起壘畝卒受朝寄或授之百室之聚而眩瞽震掉不知所以裁之或遂肩宇宙補天地如其所素習然氣之纖巨異也公東南數千里孤生華顛帖括富大禮議起與公異論者或按泰山之重以壓公耶公且多糜碎耳摧而不折挺而愈伸不自知危也比其結主知當爰立數載之間穹極貴屈旃履之尊講布衣之好時師時友俯在廷之昔宿而据其上不自知崇也清累代腹肢之盡收先朝割授之柄百廢振百利興令巖瀛海宇熙然整然還高皇帝絮法之源敬皇帝乘阜之盛不自知功也位震主功蓋世而靡卓錘之

士把握之珍足用遺子孫者而不自知高也蓋公魁壘俊傑之氣浩然獨秉受之天者正矣率其心所謂是理所謂可奮然孤往不沮不疑而又將之以深識證之以與學故其措之辭者凡禮樂兵刑國是朝典他人窮年濡首而不自偏工獨詣而不至者公猝語之旁該之其洞窻達繁如強敏家督而諱其家之有無多寡也其應機合節如人舉其手爲其身而痒搔痛拊所向如意也乃其詞氣自達精懇腕有餘力舌有餘津尤宋人所稱玩其辭致足折衝萬里者公浩然之氣一吐於此其推證萃咳結契一人無前之助焉救時之相者矣獨嘗謂公之俊往偉傑善斷大事躬身貞潔不爲私區似寇萊公而其不恃府府細行逆物議亦如之論事之文稍異詳辯似李伯紀然萊公不學少文不足自表見於後伯紀文似公矣而所選非雄主齋其志於千載之下必之材品兼有兩公其遇合雖後則十萊公而百伯紀也公文正大蒼容視之奏議善備之政詩抗勁宏亮得杜陵之鬚骨幹嶮然大約偉誕自立不爲譏詞僞體語人耳目雖非公之所自足重與後來之所以重公然公魁壘傑之氣不與其身符而與其文留者此其神精語笑之姿矣或乃謂公前之議純人主親親之心爲易

合後之功受人主特達之知為易建是又大諺不然夫
 昭聖執數十年母后之重手累大賞授之六尺之孤佐
 之論者又先代善蔡之臣益廷高名之士公能必幼主
 之奮然敢行其志乎能無紆意授受之恩而少屈莫解
 之念乎能無懷內莫解而猶需壯益明習而後仲其獨
 乎御稍需公之身不己血異論者之吻乎而謂公逆探
 其必勝而取其捷得也夫君猶天也和風震霆其來莫
 測驗之為仇為罪轉之為良為嚴不朝愛時斯夕碎暖
 簪哉自非公之率心任理獨往不疑而其無私之氣正
 大之詞傾九重之心而使信而能無言不酬有為必
 效也故公之品為必不磨之品公之文為必傳之業噫
 當斯時也而有如公之人讀公之書處公之地其猶庶
 幾也夫萬曆戊午中秋日孫汝紀奏疏跋先太師奏
 齋在日已刻傳布海內矣歲久遠滅屢欲重梓以力
 未進也頃讀臺弱水楊公按部東臨乃索全豪手自校
 選極其精覈釐為十卷附以雜文二卷邑侯寧宇莊公
 力有制題題曰張文忠公奏對稿其中如郊廡議復
 於論對錄內選出先太師建議後奉答御札論配享從
 祀樂服詣禮刻之在前及孔子配典議不錄全章僅未
 便觀覽耳汝紀載附論對錄及未刻稿內有關於國家大

體者增補之仍附先太師遺疏及先大夫緘御札謝
 典請改葬詳疏於後又文稿跋先太師所撰禮記章
 句及諸文稿俱未授梓舊藏於溪勅建貞義書院之
 御書樓先大夫弱冠之官尚實以左右諫臣獲譴權相
 左遷一日肅皇帝特問張少師子安在遂得量移太僕
 南北驅馳之暇因先以禮記章句付梓諸文稿未及校
 刻越嘉靖戊午樓燬於候稿亦燬燼庚申之歲先大夫
 亦棄養官邸至萬曆癸未汝紀繼任京師於諸公署碑
 記既諸刻中錄得奉勅謝恩諸撰道子告侍養歸里命
 子姪國瑞輩編於親族中求索卜餘年僅得九十餘篇
 蓋先太師生平深於經學故其所論著皆軍國大議宗
 社至計足以扶植綱常而維挽世道至若藻悅辭華之
 文非所屑也故亦不甚存錄然汝紀竊思先世手澤日
 就散逸乃不辭編采之勤聊備全集云尚麻戊午仲春
 朔一閱庫全書總目是集凡奏疏八卷詩藁四卷續藁
 禮之詞不惟議與亂王禮而且議郊祀禮孔廟禮不惟
 撰明倫大典而且撰禮記章句自謂有明一主持禮教
 之人其間所論未必皆無一當然穿鑿附會以違就時
 局者比比然也 溫州經籍志張文忠集奏議自大禮

諸疏外若救張延壽議大同兵變請疏皆關涉當時大政足與史傳互證也系是集別有齋孫一慎刊本即以全集內文稿六卷錄出單刊後附施經全旨三十三章乃以駢儷之文彙括詩經篇名者其真偽益不可攷

張文忠詩集三卷

國史經籍志作文忠集明史藝文志作張學敬詩集雍正通志乾隆縣志並作

羅峯集乾隆府志作羅峯集今從十頃堂書口

明張孚敬撰

我天一閣書口載羅山詩彙三卷不著撰人各氏疑即此書今張文忠集所編詩彙

較多一卷又有續一卷皆汝紀等所增輯又梁章鉅浪跡續談載羅山全集內羅峯詩存八卷不知何人編本不復分著

羅山全集一百二十卷

梁章鉅浪跡續談

明張孚敬撰

浪跡續談余家有靈峰山策書日中載羅山全集一百二十卷明永嘉張孚敬撰其

子目列禮記章句八卷周禮注疏十二卷儀禮注疏五卷壁經講章五卷律訓解六卷寶輪樓和御製詩四卷

羅峯文存八卷羅峯詩存八卷奏疏八卷諭對錄二十五卷貞義書院雜著數十卷及至温州訪之無一存者

杜詩訓解二卷

本集浪跡續談作六卷

明張孚敬撰

進杜詩訓解疏以竊謂古詩自三百篇以

而甫之尤精者惟七言律詩臣昔年於書院中嘗因註家多失其意不自揣畧為訓解近托梓刻以便抄贖

茲敢裝潢成冊進或備萬幾之暇垂覽自序杜少陵詩代標詩史而後三百篇者也註家引證多妄釋意非

淺則驚其本旨遠矣夫少陵為詩句中蘊字字中蘊意其引用故事翻騰點化故士介甫嘗謂緒密思深觀者

苟不能臻其間與未易識其妙處矧言信矣思竊於是詩詠詠誦端精以審察然後乃見其立言之意雖抑揚

發變態無常而句字字自有躍如者在也敢取七言近體以訓解之蓋有不得為少陵解者學青肯因

而加詳焉則全詩其庶幾乎再識是編元張伯成注誤傳為作生虞氏夫生於千載之下而欲得作者之

志於千百載之上不亦難哉惟讀此書者有曰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愚覺習釋遺書遂六兩之能者觀焉則又不

如益
制也

寶綸樓和御製詩四卷浪陽續談

明張亨敬撰

雪坡集半山

明葉幼學撰明史選舉志嘉靖中永嘉儒士葉幼學以

薦授翰林院待詔手叔果序雪坡葉先生博學好古隱居授徒用薦辟起家為翰林院待詔

以纂修功首侍書尋引年乞歸其遭遇誠奇矣余與先生同里隔年聞先生名私心嚮慕之顧未獲揖几杖

聆管教也頃就先生季子思舜得先生所著傳堂訓義及詩文存稿讀之則憬然與思口先生所造詣所編負

慨奇有若茲者其遭遇豈偶然哉蓋先生邃於經學旁通百家究極精微而歸於實際故其發為詩文力追作

者如布帛菽粟咀之有味服之無散賤物理而闡世風

其大者論之兄稱贊之歎焉見出處之經焉見交際

之格焉見規箴之切焉見經濟之畧焉見素履之貞焉
文與道俱學由心得非徒藻繪為工勦襲為富漫焉隨
世而誇詡者矣幸焉明經制稱博雅曠遭積古之樂不
負求志之學庶幾古君子之流亞歟余三復遺編垂有
感於先生始終之際而欲致夫名實之
核漫綴鄙言庶幾後世有知予雲者

九斗山人集千頃堂書目

明葉聰撰

南京抱勝集既乘補乾隆府志無南京二字

明葉聰撰

日鈔集既乘補

明葉聰撰

文江集千頃堂書目

明上激撰門人吉水羅洪先編
項高書後文江集者喬
 子賜苑生令文江時所作也先生舉業足以早發甲科
 而晚方登第詞章足以言儲翰苑而出令外邑其才行
 足以穩步大衢而其時為舅氏張羅山在內閣且先生
 嚴毅端非似負氣岸又疾惡過嚴不相加厚者類以其
 天銜曹公祭酒似藉藉翁得之者喬不暇別論姑以其
 命文江微之志集者嗾觀之其為政能錘強擊暴而更
 畏民體能制劇賊繁而風清弊絕能篤好古道而不妨
 時務能節舉廢墜而不盡民財能不逞聲色而無玷名
 節能不怠科督而不緩國征能不逞聲色而無玷名
 得盡其辭說三歲之閱卒多嗚琴談道以度白日故其
 漫與巧思所至逸發不覺其文之成集者如此聞讀
 二詩詞清雅逸似絕無纖毫煙火塵埃之氣想之若
 仙風道骨者嗚呼此其大豈可使久在人下者哉桂兒
 山閣老識其賢薦而進之而羅翁素知所畏敬亦樂與
 相親及其入朝於羅翁商惟國事言不易發必中機
 宜而多有詞和夾正之力人不之知先生亦不以示人
 也喬與羅翁猶子今令東鄉張純者俱從先生游獨知
 先生有益於羅山而功名才行一時或反為羅山勢位

所蔽蓋是則可慨耳然先生素有希聖之志又得與陽
 明高弟徐公曰仁朱公守忠蔡公希顏高公汝白應公
 邢升及與于定齋許杞山諸公素相友善切磨宜其矧
 諸中而彪諸外自有不可掩之寶也先生同年陳沙冠張
 公惟靜極見器重於先生先生勉盡取先生諸作欲梓之以
 常寄聲其子太學生王叔懋盡取先生諸作欲梓之以
 傳而屢索不獲喬過文江恐此集亦或易於埋沒也因
 取其板至廣東欲載之以歸時掌吉水縣節撫劉先生
 脩已亦珍重人物而雅好詩文者謂先生遺愛在人者
 日深不若留之使吏民永見甘棠也因刷百餘本而還
 之姑書此於卷末以見先生文之有本也如此若文之
 品格與觀文而有得與否則達夫兄已道之矣予豈能
 復贊一辭哉達夫乃先生陽屋所取士亦足以見先生
 其目云 温州經籍志是集蓋祭酒令吉水時所作其
 書未見傳本今鶴山集所存文在吉水永作者居其半詩
 賦多不著年月然可攷者亦十餘首蓋其子叔懋編錄
 此冊已
 全取入矣

鶴山詩文二卷

千頃堂書目東坡詩集作鶴山集承
 王氏家藏鈔本遺學齋藏傳鈔本

明王激撰 鵲州張時徽守鶴山先生者永嘉王子揚氏
 騁驚林傲晚字內學士先生已心下之矣正德丁卯
 發解有司已乃五細春官衆咸異之嘉靖癸未始舉進
 士諸閣部元僚以至後髦新進咸動色相慶曰王生其
 遇乎時余甫弱冠未有聞也一日公騎馬過之曰子知
 所以來乎激平生無親交若殿近夫未守忠許台仲高
 汝白應邦升則所嘗與出肺勝者也自餘益指不多屈
 矣今舉中望見吾子非碌碌者特求定交耳余遂謝不
 取常白是數相過從冀所求至而恤其私即雷陳不啻
 也而公乃出令吉水謂余曰余仕且有祿而子有妻困
 奈何則為貸金於潘亨甫氏以佐炊賃又盡捐衣服器
 用界之曰為不足君所非以相罔也余守南禮曹數
 以尺墮相勞苦且曰潘金已償可無念也乃公以治行
 高等擢天官郎欲引與俱北余固謝非願輒復推轂為
 江西提學副使余恃盛年勳氣就於舉職頗多所批繩
 遂以為妬者所中皇恐待罪公曰無傷也奏黃鐘者無
 緩節馳千里者無安行亦行子之志而已余鱣而復
 奮期以不負知己而公遂不蘇矣嗚呼罕生逝而國子
 悲鍾期死而牙絃絕余復何心能不悲乎昔宣尼疾無

稱於沒世獲叔謨三立為不朽公之偉義曠度既不得
 長生範世而玄言謬撰猶往往流於人間輯而傳之非
 吾後死者之責哉不然又何無乎石交也乃茲得遺稿
 於令子叔懋披讀久之蓋存者半而佚者半夫公方為
 白衣而所與游者非尊貴人則海內名流也此其風概
 豈易哉嘗其解褐涉塵處要豈其不宜而謂有因緣於
 寵戚其然乎觀公詩文以萬物為芻狗以生為幻化
 以富貴為半籠以山林為樂園彼岸先登縮塵不染視
 彼媿媿名利猴腐鼠以驕鳳工瓶痔而多車者何如哉
 公嘗自言曰鶴山之勝煙霞在戶松栢流蔭於尊前鶯
 燕弄聲於几上繁花雜卉四時不歇游斯息斯可以忘
 老每下第歸則倒屣中金買鶴揚州以歸蒼頭報至乃
 翁未之見也輒曰吾兒又載鶴來乎故自號白鶴山人
 因題其集曰王鶴山集云詩凡若干篇文若干篇要之
 遺物陳方舒旨通意非刻腎雖賜與隨墨長雄者比也
 賢者當自得之公山選部郎轉右通政終國子祭酒

瑞峯集 千頃堂書目卷四

明葉式撰 溫州經籍志 經籍志有葉石編
 峯稿一卷石式書經說即瑞峯集也

甌東私錄十卷

瑞安項氏藏明刊本

明項香撰

自叙夫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固學者不能

見其或滅換字樣棘日聲牙使人不能句或談天雕龍

弄花說鳥於義理無所當或于篇一律惟依樣而書胡

盧或一篇一套惟專事輪轅之飾則又不敢以為是也

書曰詩言志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故凡有撰述惟求達

而必錄之則以內有一二得意處亦或可謂兒曹焉耳

初在滄南上杭已刻過半今續刻於五羊官署篇章多

寡不倫卷帙先後互異如雜著一篇則尤散帶而于金

者總其目三百六十三條難以釘成一卷即欲以類相

從分爲上下則舊刻業已成矣故不得已分爲內外篇

其外篇附之八卷家訓之後以八卷篇數頗少與諸卷

不同乃附之非以其中事理真有內外之別也且所著

旋傳旋善原無倫次甚不常予心若類附而改梓之則

在兒曹而已初刻窗友張滄江純校正於蘇常聯艇之

時續刻校正於張君天敘傳君陽明林君章三教諭而

張君天敘規正處良多不直魚魯亥之更定而已此

皆不可以不書者因并記其原於錄後云嘉靖辛亥秋

七月甌海王衷序恒言不出戶而知天下者非載籍

奚以哉蓋道以經明事由史著子書昌而道始折釋官

顯而事交疑是故太玄假易以成體中說準經以遺辭

於道弗尊而未時也然時好蓋淺而僭謫深矣後世乃

有援佛以脂儒者詎不出於疊屋下耶氏國語司馬

傳志固世史之良也而浮存謬略之類已不啻唐宋諸

夫文章乃匡濟之器藩臬爲鼎鉉之階而德義則極人倫之表也其運樞開泰樹鴻伐於海宇卽吾人不爲徒學爾嘉靖辛亥臘月溫州經籍志甌東私錄初刻本十卷第一卷至三卷爲詩文第四卷至八卷爲雜著筆記第九卷十卷爲歷官公牘慈甌東爲福建按察僉事時刻文集四冊於漳州題曰甌東彙略後遷廣東參政又於廣州補刻成十卷乃彙爲此本後又別刻私錄六卷於南雄則專編講學之語其詩文別爲文錄公牘別爲政錄今惟私錄六卷尙有流傳文錄政錄則並未見

甌東文錄

千頃堂書目

明項喬撰

樗散稿

千頃堂書目東甌詩存稿作集

明王湖撰

元峯集

千頃堂書目

明林謙撰謙正德歲貢官府經歷千頃堂書目誤作陳

謙

永嘉縣志卷之二十九

藝文志六

集部中 別集下 明下 國朝

思問集 紀遇集千頃堂書目

明張純撰

東鄉集一冊國朝私錄千頃堂書目

明張純撰

項喬序東鄉集者予友滄江張純氏令東鄉時所集文稿也東鄉新設邑小事繁民窮易

為盜官其土者雖能吏口不暇給張子以六事治其獲上乃有餘方及翰墨如此可不謂難得耶初正德癸酉

子與張子及玄谷周子感借邑之諸生二百餘輩進試於提學徐公蕃徐已擢予三人温庠矣時教諭張先生

邦毅持請改入永嘉縣庠既而予以已卯周以乙酉張以戊子相繼發科人遂稱教諭真有鑑衡者願子實地

視二子願後而登科登第禮二子獨先周不祿張亦不
 第甲科子幸獨擢職任予文未僧人而周子之文階似
 左傳若今集張子之文不礙於煩障則又酷似庖丁解
 牛遇大窾御而游刃自有餘地者要皆發自情性因緣
 職守闕繫理法而不為徒作者予愧矣子由東海入觀滬
 西子由東海參議將副憲河南而張子乃以任邸王人
 迨於蘇聯舟賦詩至淮安分袂未幾子乃以任邸王人
 驛坐詔獄死且不測張傍徨逸逐觸景傷情如集中過
 天津有感京邑遠望徐州感懷七首實皆為子發也張
 以予子交言室其女手錄一册教之子適又由河南陞
 東廣參政抵家披對前作不覺涕泣沾衣深幸天王之
 聖明乃復得見此集也因令予子梓之且以見張子之
 饒為束縛令而不為徒作有如此者雖然抑有本也張
 子羅山閣老愛姪也羅老炙手可熱之時渠無獻子之
 家不少作風波於今世宜冰炭槩不入其胸中雖然割
 雞於牛刀游情於翰墨也因循序之見張子非獨能文
 之士云

鶴泉集八卷 文瑞樓書目千頃堂 書月永嘉王氏錄本

明王健撰 孫昭序 今之學士大夫曷嘗不貴夫吐辭潤

本君子無取焉若夫剽竊前人之糟粕以自矜飾究其
 胸中空空然無所得則又其最下者耳吾友鶴泉王子雅
 工文辭與至即懸軌苦思終日不出戶雖其寒暑不廢
 其為儀制時薦紳中爭邀致其著作至不能辭避自是
 雖有不廢蓋其性固有所不厭也然卒以是知名為海
 內聞人雖然鶴泉豈徒為文人者哉今其文集載集中
 篇各異其人各殊贈總其大旨率不詭於聖人曾與予
 辨論良知往復至再時時持出新見其於陽明先生之
 學多所發明其作為詩歌音節灑亮渾然成一家言進
 之徐迪功何大復之場當不多讓詩曰維其有之是以
 似之若鶴泉者謂之遠本者非耶今其亡之七年子每
 悼念之不置數數形於夢寐今刪次其總序為八卷焉
 方伯蔡山鄭君刻之或歸其本於乃嗣禎祜二子二子
 泣再拜曰辱先生不尊於先人甚大惠也非先人意將
 若之何予曰唯唯否否第藏之家豈以識予不忘之愧
 仍以備史乘續書顯亮濟之絕學者采焉時嘉靖丙辰
 冬十一月 孫昭序 藝文 集部 二 國子監

然嘉靖丙辰余受官之梁道謁侍御斗城孫公而見鶴泉王先生之集感而歎者久之曰嗟乎志士哉夫事未有不竟其志者也故曰志燕而燕志越而越自余嘗時從先夫人留都已聞宗伯臨濱翁有命子其季即鶴泉子也后六年則鶴泉子果以易學冠畿甸士又上年試春官對大廷咸上第而余未學亦獲知連為同年小友時從適家大人經譚六藝揚推今古上下周秦漢魏江左李唐之際間詰王子所安乃王子則默愛好梁人空同先生之撰每為余言史遷比甫而下最高者空同子空同乎今之遷甫也其意律律然嚮慕範圍之然鶴泉子故清澗日疲精於揣摩步趨之間靡間寒暑晝夜其為人潔廉好修期為無訾人土無賢愚雅俗及汲與交歡一時被容接者或稱鶴泉子當今金玉追琢若子也以故名日益起身亦日益瘁無何竟感羸疾以卒余竊嗟傷之夫士絕甘忍苦內支柴榻怵心焦思壹志墳典豈不欲附離青雲圖足藝文之園壺施不朽哉而今轉弱之間影滅響絕不亦痛乎如鶴泉子崛起海濱不安一語澹然思企中州之豪酒其述造溫醇整潔矩矱自命亦既入室空同胥如其志矣今沒則未有表著傳述之者也余念欲振之而未有所路蓋後七年而直侍

御公按梁集卒刻於梁敘傳之者又梁人賢豪擢紳也斯殆亦有神感哉令逝者有知吾知其地下得遊空同相樂矣雖然鶴泉子非獨文也觀其與侍御公書交相勗以良知之學將師陽明迺象山之業夫雕蟲篆刻又假之年克見其止則庶幾哉大入之業夫雕蟲篆刻又曷足稱於聖儒之門哉尋其言以求其志斯重可悲也已蓋冠州心許帶千金於邱墓巨卿寤感駐丹旒於素車死生之際可以觀人矣斯集之刻也以教故存友與厲世風不其邵乎因卒業三歎而為之序二谷山人撰也予何忍讀之而武予友光祿少卿鶴泉王子為莫逆交自少有文名每與予論古文辭鑿鑿乎以史漢為的若詩則惟宗盛唐徐非所論古文辭鑿鑿乎以史漢為的何大復康對山徐迪功藪子之外一不入目惜乎天靳之年宋見其止而所遺僅若斯亦可以傳矣予同年侍御斗城孫子為刻諸洛中予愧心藏焉而未暇者若天賦龍龜藉傾動一時即雖酸鹹異視者固不一見醉心樂有薰淪則又論世者之所共屬也君子曰斯文也其有德之言乎予學國學阮公特選之鄉賢聞者謂遂以風世乃其伯子工部郎中白君則尤仰德素高

藝文 梁部

詩若文萃可傳人稱為二難其二子嘉福嘉祐又皆純
 純雅勤敏而能文考祥者謂文定公之有後人皆北
 海真虎負於座右尚謂蔡中郎之不亡矧珠玉纍纍出
 自胸臆者乎秋聲瑟瑟夜光落落展卷瓦生為之潛然
 出涕者久之嘉靖己未秋八月國朝孫錫鳴跋右鶴
 泉遺集一册永嘉王健偉純著案孫錫鳴跋右鶴
 八卷乃待御按察時所刻今佚不見茲從張小巖假得
 承賜玉氏家譜中錄出奏疏三首論一首表一首記贈
 序二十四首跋一首傳一首碑銘五首行狀一首祭文
 十首詩九十八首不過三卷之數蓋謂牒所疎勢不能
 多而且編排失次誤脫魯魚紛紛滿目然其文皆典則
 溫潤不為浮靡詭僻之詞古詩宗法選體近律亦可與
 七子抗行雖所傳不多亦足以知金鼎之味矣至論學
 恪守姚江而不至潰決志稱為金玉君子非溢美也故
 亟錄其辭而藏之時同治
 壬申十月跋於隱泉草堂

應制錄

千頃堂書目

明王健撰

靜修子集

張文忠集

明張遜志撰父守敬教吾見遜志弗祿命也生奉勅命
 聞人君己編傳矣茲惟家庭紀聞內職上以選如續廣
 儲嗣令公明本矣請公即於是日夜齋心忽命子姪輩
 具香燭冠服束帶露禱於天遂寫疏上奏大紀聞所錄
 雖非一事以選如續廣儲嗣為極大今日聖天子嗣續
 蕃衍兩本永固誠
 吾見所心願也

鳴玉集一卷

天一閣書目千頃堂書目無卷數

明張遜業撰松陽徐夢易校并序

使鄂集

歐江集二卷千頃堂書目

雙溪遜業撰侯一元歐江臺表君力學自少則為初唐

詩六朝文賦懷素行草威醜似

自貴軒豪 乾隆府志

明項文煥撰 歸有光項思堯文集敘永嘉項思堯與余
 堯懷奇未試而志於古之文其為書可傳誦也蓋今世
 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為古人之學而苟得一妄
 庸人為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
 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誘傷蚘蝨
 大樹可笑不自量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迫
 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蚘蝨撼之可悲也
 無乃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以倡道之歟思堯之文固
 無俟於余言顧今之為思堯者少而知思堯者尤少余
 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
 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於吾文章之事
 而為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於己兩者
 皆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於吾所自得也方且追古
 自得也已知之過於人之所知其為自得也方且追古
 人於數千載之上太古之聲何期於折楊皇芻之一笑
 吾與思堯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
 果以為然其造於古也必遠矣

驚鴻集 乾隆府志

明項文煥撰 按二谷山人近彙追和項為齋曲池草堂
 詩六首末章下注云君有驚鴻集蓋為齋
 文煥 號也

二鴈山人集 于頃堂

明康從理撰 從理任俠能詩與曹子念為死友子念刻

其遺詩 侯一元序二鴈山人集者詩人康君之

弟秀昭所雖知其長者未知其詩也 已君北遊盡友當

所稱舉火家貧持爨者是也 若之遊離多公卿隆

乎而其貧乃如彼不棄其守 也所傾蓋朝膠漆賓館有

為君多之而君乃以疾卒年五十八矣 友與甚病者

... 卷之二十一 ...

將承君於千載會有吳中曹君者詩人巨擘也正來求君後之僅數日乃哀哭君而遂刪定其詩為若干卷總若干首而君之外兄少尹王君者亦詩人也相與戮力君不朽之詩高者乃優入盛唐闕域下者亦復出流輩是日君之詩高者乃優入盛唐闕域下者亦復出流輩大率其自為言也乃常合其為人言也常離三百篇漢魏皆自為言者也六朝侈靡則為人之欲豔之也唐以取士去無不為詩而詩亦多為律者則以人之富貴之也蓋兩者參半焉而工拙始分矣君生於休明其取士以經義不以詩而君乃癖詩無利之望以詩費人人輻輳身故君之於詩也猶饑渴之於飲食也快意當前其就不為工而工亦安取人憐哉然則詩之本君得之矣則宜其絕眾流而濟於岸也夫所謂承君於千載者非名耶名儒者不近雖二氏之學亦無名欲顧君子之所以能相敵天壤者獨心焉耳故讀君之詩則知君因窮之心與盡君子斷金如蘭之心是為序萬尋辛巳孟秋

胡應麟詩數康裕卿詩尤長近體七言律閱壯家麗翩翩布衣之輝為人爽朗俠烈片言可寄苑生兩珊瑚

皆醋重之今尤不易得也 溫州經籍志曹子念名昌先一字以新太倉人王世貞甥著有快然閣集十卷見明詩綜及千頃堂書目其所刊裕卿詩今未見傳本

半山藏菜二十卷

明史藝文志

明王叔果撰 弟坤序余同年廣東觀察王公德數稱從少唐之白香山無以異者余竊嚮往之數獲縉文云已而西華先生沒其子登國使君先齋遺使函先生詩文集二十卷屬余序余再拜稽首而誦之雖第進士軒冕生婚者不奉故其發為詩歌文章之什雖第進士軒冕仕路而其心固已冷然遊於丹山綠水紫芝瑤草之間古所謂物外可馬是也其所首可考見者牛山賦賦之所賦登即其中所酬醴處故其珥筆抽毫所嚮燦然曼金石掉雲霞鏗黃鐘鳴太呂令人讀之若將入少室終南之宮而爽角星綺季相為揖讓其間他雜著上下二卷尤為卓犖倘儻可謂稱石蓬島之遂而與世之辭象浮埃杳不相及嗟乎茲因富與日月俱遠傳之無幾者

已取之矣夫美物必有神焉司之物忌完取忌多人之
 爭也人之情也孤庸之子憤其獨立爭之且暮之問於
 數者偶取一焉而流頓歲年對刻筋力精已耗矣遲及
 其餘故欲嘗易兒而取於天者實寡開敏賢智之士饒
 者則高遠先之矣且世開敏之士多世族焉出也富貴
 所自高遠先之矣且世開敏之士多世族焉出也富貴
 天之寵賦既已飽此又使彼焉生人之情曷有已乎與
 者忘少取者志多不識人以贏而蓄鬼神以餘所得滋
 多其損也滋甚夫貴官顯爵殊功偉伐高才能文章名
 譽驚絕皆造物之忌也有道者之所不兼取也博物多
 才美詞華剝削今古又文章之忌也作者之所不出也
 蘇子瞻云揚雄好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說夫揚氏之
 學亦復不淺矣露文白意淺而猶未免為人所窺請才
 自負奇制不肯捨置千載而下猶未免為人所窺請才
 勝而不能降學博而不能測斯亦多取之報也耶大夫
 王君烈其尊人西華先生生於集於衙齋余得以觀焉所
 為詩若文大要性靈發之嚴於矩尺絕無虛華蕩肆之
 悲非代之爭工於形似者初先生投案篋中曰吾無意

於文何以示人夫古之論文非能為之工乃不能不為
 於工而命州之銘先生也亦曰幾不盡祕乃有文言深
 於先生之意可以知文矣先生連代為貴人其學登
 第四十年居官僅八歲退而老於半山故所讀書處蔬
 食布衣吟誦不廢若諸生先生之取於世蓋多所不盡
 之思也郡大夫為廉吏一介不取王氏之長此物此志
 爾眾之論先生也以行以文余之論先生也以意夫意
 有所不盡取者君子之行以文余之論先生也以意夫意
 光蘊於先中憲公潛心嗜學不以寢食廢林居長年日
 惟研析經傳旁及諸史籍端札記類以赫羅積之累帙
 矣所為詩若文出於胸臆紀遇授彙篋中未集也孤聞
 請錄公曰方今作者如林藻潔吟於海內吾無意於文
 何以示人哉孺子且休矣精令假我歲月得於山中理
 故業或稍次而藏之可也卒未得聞而公謝世孤
 發遺篋視之然不能讀既而賦然思曰前彙存者多補
 綴日且脫落久之能無逸乎深以懼乃手鈔得賦二首
 凡二百四十卷公家食時嘗編不為類文二首次以類合之
 聚精遊神於茲山也集成將歸之山中藏室因題曰半
 山藏彙夫章公之經傳於玄成楊氏之學世於長孺孤

蹇淺寡味愧紹家聞感竹素之存而抱蓼莪之憾何忍於校錄哉惟公學行不詭先民藉手是編以之丐言於名家庶以識美

西行集二卷 千頃堂書目一作 斗城集

明孫昭撰

編著集 千頃堂書目

明黃一鵬撰一鵬字文振號南華處士鍾子嘉靖庚子

舉人武靈令 侯一元序編著集若十卷南華黃子之所

吾郡已通用明經擢第為令江西以儒飾吏詩故不廢

也頃之謝事歸益昌其詩又雅好奕則口與其里之詩

人少鶴起從鼓篋擢桂牽絲解龜名與寶馳桴答景隨

人之以詩翰來請者踵相接黃子翻之無倦色其為人

穎而實其屬意專樞而綿密其為詩也類其為人六義

駢列綺語閒發意在詞先不為虛綴余嘗評其詩如入

岐嶽之墟所見皆蠶絲玉粒又如陟崑丘遊其圃步步

蹠實而希世之實往往而有云乎威儀棣棣不可選

黃子願不獲其謙俾差擇之詩不云乎威儀棣棣不可選

也辭謝不獲其謙俾差擇之詩不云乎威儀棣棣不可選

益徵夫道術之一也夫不能無思思不能無言詩則

來士慮以詩賦妨工常輟不為而於詩者即往荒於

舉業蓋二業相誦久矣至黃子而兼為之然黃子卒不

廢其明經擢第為交而致堦焉矣今劇也類以薄牒辨

治否耳何暇及詩而黃子居官時嘯咏習繩屐山之

氣愈於志黃子內則灌園樹藝外則應事酬物暇則飲

博歌呼是其於詩也宜不暇而亦不廢其多且精適如

門草思者有不逮也而黃子亦不廢其多且精適如

之何哉誠以其實也譬之水焉惟其有是源也故流而

引之則為泉流之則為川止之則為沼濶之則為澤疏而

也人之自裂之詩之亡也人自亡之而詩道自若也是故

千頃堂書目

觀於黃子之詩者觀其實焉可也。天錫跋已丑之
 春鄰人有以殘書數種來易穀者而先生諸卷在焉蓋
 鈔本也。已從饒瑄中得先生編者集方知有刻本云。今
 九月先生之聞孫卓知余來輯鄉先哲之遺逸者乃以
 先生藏棄見示蓋與余曩所得鈔本原一帙而兩分之
 第不知何緣散失耳。卷中字法端楷塗乙改竄者再先
 輩用心精細如此。因以歸之簡編如昨。手澤猶新。璧合
 珠聯。似有神物擁護者。黃氏子孫永寶哉。辛丑十月
 王介園存豪二十卷。志作玉介園彙今從永嘉王氏錄本
 明王叔杲撰。門人李化龍序。詩緣情之物也。三百篇尙
 於陶章則以其情之所至。異耳。彭澤不為五斗折腰。飄
 然引去。蘇州鮮食寡欲。所至焚香掃地而坐。二公者並
 有糠粃世塵芥視六合之致。即今抽黃對白之士與之
 求一言之幾於二公。曷可得也。以觀於今之作者。吾師
 陽谷王公其庶幾乎。公自幼時舉於鄉。卽刻意詞賦。不
 上南宮。既久之乃成進士。為夏官郎。二千石。歷外臺。參
 行省。一日致其仕而去。嗚呼。於水石花竹之間。意外臺參

也。余少為諸生。以舉子業從公。天雄郡齋見其一日之
 問。三時酬應。三時燕閒。每坐晚香堂中。時菊蕩竹。肅傲
 其旁。或引三五童冠。授經講業。一咏一觴。蕭然自遠。以
 為常。既遷去不久。竟挂冠歸。由是觀之。公之用情。固自
 加常人一等矣。今觀其詩。長言短韻。殊其體行。役林居
 殊其時。乃清曠開適。脫然於埃壒之外。洩道要而抒性
 真。比於彭澤蘇州。有過之無不及也。語曰。詩可以觀。不
 其信與。雖然。二公獨韻。致勝耳。功業無聞焉。公守吾部
 於吳。於開治兵。參藩所至。有聲藉甚。士林大業。未竟人
 尚惜之。於今。偷祥林。牽行年八十。猶有嬰兒之色。且三
 立。德之所為。不朽大矣。公有所不致。望者何。論陶韋乃益知
 其詩。并集之。題曰。玉介園存豪。同門魏懋忠氏屬。余校
 刻。輒為識其大都。如此。庶幾後之覽者。得以論其世云。
 焉。麻已亥春。仲門人魏定貞序。陽谷先生庚午辛未
 歲。求若曰。玉介園存豪。則先生自命云。先生庚午辛未
 間。守吾郡。其治行如漢。夏二千石。載在口碑。今廿餘年
 矣。復獲讀先生存豪。其詩。遠而邀。古而雅。泉石花
 木。居其大半。即懷鄉。聯文。篇亦。飄。灑。乎。招。隱。之。高。致。

崇德之舞訓也其為文則尤根據體要雖離淵移徽之作固不真切正大使人讀之忘倦謂可比美歐蘇以視
 俊華而闕學者霄壤矣夫先生治行在郡行誼在鄉而
 詩文復如此三不存不全得之手貞兄弟從先生久即
 智不足以知先生亦不至阿其所好因序而傳之
 序余弱齡好吟甫弱冠與兄姪輩讀書山中故多山
 之佳時方治經生業惟為景適與不暇求主也及壯游
 金陵與一時作者相與吟賦始稍稍屬意核彙中惟金
 諸作猶可觀既繼任籍宰邑治郡口與俗吏對則又悉
 置去矣開於游覽答贈輒復一作續數十年所存詩文
 彙錄數帙治兵吳中時置書室中甲午除夕值同祿
 余恐貽笑大方收之儲置書室中甲午除夕值同祿
 倉皇不及持出悉付燬一僕少掌書記開以所草詩
 彙蓄之家潤檢得之兒輩復纂寫成帙僅存十之二三
 彙余守魏博時與南樂魏氏諸昆投文字知今長君中
 亦撫善勝以所刻詩草并仲子詩見寄且索余遺彙曰
 子雲太玄可覆能付侯苞否余重遠中丞雅意命兒輩錄
 寄覽之僅可覆覆想以萬麻丙申秋日書子光美書
 後先參知公為諸生時偕伯叔西華公讀書大羅山中
 討論之暇不廢咏歌洞壑探奇垣篋迭奏稍稍累成卷

及成進士歷敏仕路者若干年而撰結日積始令吳中
 入為武部郎出守魏博所至興學羣俊彥而躬課其藝
 文公餘則與客吟嘯忘其身之在官也及治兵三吳時
 廣穰旁午公左右籌畫綽有游刃時拉高勝之士品泉
 關芳命鵬探韻江左俯為美談無何以議樽事連當路
 意遂飄然投傳歸公素志山水日惟徜徉華蓋陽湖間
 擊胡與二三知契攬勝賦詩餘二十稔懷況不減疇昔
 蓋公夙抱經濟器恒不勝其高蹈神爽之趣而意旨所
 屬率本之自得而歸之費用故於文辭不事菁藻乃當
 代宗匠亦或許為一家言萬歲歲不肖孤美懼其久而
 逸也乃次為集詩以歲滿文曰敘曰記曰傳曰尺牘曰
 志銘誄辭曰雜著類凡知干卷往乞弇山王先先生為之
 序因請公欲銀之公笑曰是予做帚無足當作者盍已
 諸尋不戒盡付煨燼越六年公春秋八十有閱矣不肖
 復從掌記檢收遺稿得十之四五復請於公公首領曰
 無已則付之梓人以藏家塾可耳輯未成而公邁疾捐
 館賓客於平痛忍言哉痛忍言哉孤稚魯寡疎無足以
 光融先德書不云乎厥父為嚴子乃弗肯播是則孤之
 罪也用是大懼乃於萬曆二十九年辛丑秋日書
 飲源敬書諸友萬曆二十九年辛丑秋日書

芸窗雜著 東甌詩存

明朱玉撰玉宇必聘嘉靖乙卯舉人太平令

賓陽彙 乾隆府志

明朱體信撰

宜陽四六 東越手東千頃堂書目

明張鳴鸞撰

鉤元集 東甌詩存乾隆府志鈞作鈞誤

明張鳴鶴撰鳴鶴字仲皋純伸子嘉靖例貢任淇縣丞

棠城彙 乾隆府志

明朱廷謚撰

青山集 東甌詩存

明婁恪撰嘉靖歲貢太倉州訓導

簡淡集 乾隆府志

明王應辰撰

止情集三卷 千頃堂書目

明王應辰撰 乾隆府志 中純逸王貢士所著止情集古樸雅素但邊幅稍窄諸名詩家甚重之

門庭蕭寂有名士風

浦東集 千頃堂書目

明王一夔撰 雍正通志 嘉慶

歸田彙 見聞錄著 二谷山遊覽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 彙錄

明戴賞撰

方樓葉棠于賢堂書目

明虞世賜撰

撫松集于賢堂書目

明王領撰

古山集藍隆府志

明陳珙撰

紫芝館集東臨詩在

明劉懋功撰

矯勁有氣

慎江詩類邵少文曰劉懋功字忠父恥列武弁寄棕藝苑才願老蒼古體歌行

雁池集 雲山集乾隆府志

明洪孝先撰

操舟彙一卷東臨詩在彙作集今從天一閣書目

明洪孝先撰樵園曹昌先校

甲乙彙東臨詩在

明洪孝先撰

李維楨洪從周詩序不佞初舉進士劉張文忠已為少保方有登等之寵而獨水嘉

山人洪從周自文忠官太史時相善分庭抗禮饒狂奴故態其時四明余兩仲沈肩吾兩人皆太史與從周出

和嚴重之而不佞以肩吾同館故得從從周遊從周出

老亦山人負意氣安學士其稱其詩不佞遊從周出從周稍稔裕卿兄弟山入莫敢雁行古何從周遊從周出

仲拜相至一品復授死十餘年肩吾亦拜相不佞為外

吏二十餘年不調行年五十始衰而從周猶無志世門
人郝仲與令承嘉屬問從周勳定而從周里人後進方
子謙何無咎隱山人者又以仲與得交不佞談從周狀
具悉從周故善詩其書畫復有聲潤筆賣賦金日多家
具日饒而齒最長故時五侯七貴之交宰木都拱而少
年輩不能如從周事從周盡禮從周嚙嚙不自得願屬
子謙寄聲不佞為序其詩曰不幸而先朝露後世讀李
君傲者即洪生列傳也意良可悲已不佞既恨往者不
能與從周論詩而從周自還山所著詩益鮮少然其集
中於文思父子三致意為文忠歎而門生故吏竄姓名
絕往來甚有以章聲價而崎嶇所為度越時流不佞
顯庸未艾不佞以言為重此從周之所為度越時流也
者乃以淡澹微荷不佞固宜從周詩大氏自見其志不
其不合於少年進固宜從周詩大氏自見其志不佞
盡與今人古人合而不佞生乎所見布衣嗣履之士以
詩重緝紳閣退而筆耕舌繼累千金產子孫修其業而
息之而身且幾大幸受享無替如從周者罕矣因為敘
而傳于謙歸之使後之人綴詩以知其人蓋所重在彼
不在此也案李本靈所作從周詩序未著集名不知
即據考彙錄否也東圃詩存藏黃一鳴有讀洪霍山甲

乙稟有贈詩是霍山詩集又
有甲乙稟之目今據補錄

太玉洞齋近草十卷
千頃堂書目作太玉洞
齋彙今從大泌山房集

明王光蘊撰

雁山集一卷
永嘉王
氏錄本

明王光美撰
武陵龍脰橋山紀遊序
永嘉山水率多名
與白鹿社諸子訂游王謝稚而鴈山則稱最勝云不佞將

已借何生游其奇且出所為託不佞曰鄉丙戌歲業
山之為奇及借劉生忠父何生無咎梁生進父游而益
奇季中之所為文若詩也夫天下之物有與目遇者有
與神遇者神與目兩相遇而遇始奇始吾讀季中支母
論氣吞雲物字挾翔霞而其拓落蒼蒼若冕給禱如所
稱天隨龍湫變鸞五老及石梁巖峯諸詞恍若置之凡
靡而歲既遊迨大杖策携蘿篋竟虛巖巖且則所應接不暇
者悉為王生灑灑毫緒問樵翁始益接圖選勝若左券
然命酒誦季中詩如片月千峯雲萬壑初際醉冰玉

半灑落蒼烟諸語令人神飛卒難為和詎不稱奇哉昔
 李供奉登太華謂懷不攜謝眺驚入句搔首問青天乃
 吾得季中文字若詩以佐勝遊神與日過且與神遇奇矣
 奇矣嗚呼山水名勝遊者不知何幾而能操觚染翰為
 山靈運者十不一二觀焉乃若肆力詞章耽情丘壑右
 軍康樂並削竹東嘉而暫不於此中一訖跡焉則山靈
 之不對也今鴈山得王生以張大其勝王生得鴈山以
 合則其華此又兩相遇哉益奇其矣予游亦有紀與劉
 何二生各得詩若干亦以是游為生平一
 奇玉牛則其喘矣也時萬厯己丑秋日

湖上草一卷 乾隆 縣志

明王光美撰 何白序 余友季中王君刊落游閑綺綺之
 名士哉先夫參公治別業於陽湖湖光晶森雲物蕩瀟
 季中暇則刺艇蒹蒲船逗於湖波沙嶼之際左摩彝鼎
 右披圖畫焚香煮茗儼然天外望者礙之趙孟堅米元
 章書畫勛目吸其靈爽蔥蒨之氣發為觚翰合音赴節
 若抽繡孟諸人視思雋響也其取境傳情清輝映發又
 如瓊華子岡朝水淪漪與月上下濯濯挹人清沁膚骨

余弱冠交季中時余豪於酒藉以銷其坎壈佹僚酒酣
 耳熱仰天鳥烏矢口放歌繼繼累數十百不得休季中
 亟規余曰子所不足非才也大而無當往而不反所謂
 犀龍不用不如腹糲玉卮壘折靈寶康瓠子盍抑之以
 嚴於法乎蓋其著論若此余故心折其論每被酒又復
 任洋跳盪行意自若也今駸駸齒過壯精銷識進每
 季中湖上詩未嘗不覺我形穢悔其少作比卜一壓浩
 蒲山中去陽湖僅隔一衣帶時時以琴酒相過從靈爽
 幽勝竊與季中共之倡余和女或可從事於季中嗚呼
 之規庶幾若我進自附右丞取信來世不議季中為我
 僕一指否季中篇什尚多
 茲湖上其一云萬厯壬寅

松鶴齋草一卷 嘉王兵錄本

明王光美撰 吳光翰序 王丁季中闢燕息之齋於居第
 之右方緇帙牙籤聯牀充棟幾與鄰堦埒

齋畔古松數株白鶴雙境寂越嶼嶺於松陰鶴跡問意
 巖卷而呻吟焉雋則徒倚荒廢盤桓於松鶴齋草持以

治如也王子雅善詩凡若干卷題曰松鶴齋草持以
 藏余且屬余序其端序曰心雅靈機窮為聲詩夫聲從

永嘉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 集韻

古

竅生有特而無待者也
不觀之松與鶴乎夫松亭亭秀
挺偃鬱扶疎大風撼之則波濤小風和之則笙竽夫鶴
俛而飲啄翾翾而舞引吭長鳴振林木而徹寥廓茲二
物非善聲者哉其籟應乎天其響因乎性因應乍息響
籟俱無吾知其然夫詩亦若是矣茲集長歌短咏大言
小言雖釋禪不同大都和平雅發於天倪往來若霜
自得之趣而清曠絕俗瀟灑不羣洽然戛然之韻若霜
晨月夕寒松老鶴互答於空谷九皋之閒豈二者為之
助耶夫王氏世多聞人先參知陽谷先生尤達於著作
趨庭之訓王子之所得深矣由斯以譚其學方益進其
於詩也蓋未止也

友聲草一卷 乾隆縣志永

明王光美撰 居隆序夫山響丁丁奇幽情於伐木谷馨
纏綿九地范張款款之懷沉至路隔山陵望白雲而停
思月窮烟水觀落月以興悲異域傷離蘇李之詩並駕
馳躡借別元白之詠同聲友聲卓者王季中與吳翁晉
唱和之什也季中臨郡異材天藻發鵬山之秀翁晉吳

舫齋草一卷 永嘉王

興俊物文滿匯茗水之源高齋下榻同夢草於西堂勝
地盍簪數揚船於北渚登吹臺而懷古恍聽子晉之笙
躡太玉而采真結想容城之室池上觀荷披香風而颯
爽湖頭泛月坐空水以澄澹或臨言齋閣流連桂醑蘭
膏或隨喜名藍徒倚松寮竹院願成篇競競才情於七
步唯唯得句騁捷給於八又季中則格律森和煦之以
清曠翁晉則聲華灑亮濟之以沈雄妙矣同心之調如
奏塤篪居然傲手之若無分主客勳石崖巖則山靈爭
寶沈碑水底則川后知珍者矣季中家有湖山之勝臺
榭甲於寰中胸藏瑰瑋之奇氣能標於物外余也十年
夢寐記 願保白駒之咏再磨黃鳥之詩

明王光美撰 邵建章序季中王君刻所為詩若干篇舫
齋草其也乃屬敘於不佞不佞為足言

詩窮第請曰夫齋矣以舫稱也季中君之言曰吾晨起
窺扁而墟據梧而吟環堵咫尺渺然有江湖萬里之想
焉故句欄綺疏六執非雲嵐巖巖之適華棧藻井夫孰
非烟汀雲嶺之觀時乎翠燕交舞則楹烏彩鷁之沈浮

也時乎庭觀相和則菱歌蓮唱之在答也俯檻猶之推
 蓬步屨擬於攀欄吾視地猶水視齋猶舫吾以寄若趣
 聊以名吾詩余聞之渠軒而作自有是哉茲始所謂陸
 沈者耶不然何波及其居也徐取其詩讀之觸境而發
 會意而宣峨峨洋洋豈形象之所能拘而方隅之所能
 困哉蓋亭中君胸次瀟灑氣度軒爽世席豐腴時多暇
 藉故其為詩盡洗去牢騷抑塞之態令聆之者齒欲笑
 而眉欲舒鏡氣平而機心息夫固擊壤之逸響而滄浪
 之餘韻也且其寄跡於齋而寓言於舫庶幾哉而
 游玄同之宇已或渴竺乾氏以山河大地盡屬泡影君
 豈習聞其說耶若然則齋舫一微塵是草亦絳障耳余
 曰唯唯不否君不滯於齋不滯於舫而亦不滯於詩故
 其言曰吾以寄吾趣聊以名吾詩而已即如來旨則蓮
 花貝葉之藏彼何獨不盡廢耶吾固知是草之當存也

白鹿社草一卷

嘉隆縣志承遊燕草一卷王氏趨庭草一卷

卷二十一

明王光美撰

赤城草一卷

永嘉縣志承錄本

明王光美撰

吳與稼序今春三月予過永嘉為姨

所謂赤城草者見示蓋遊天台鴈蕩兩山詩也兩山瑰
 奇秀異其雄於震旦天台僅有與公一賦而鴈蕩絕
 然即康樂樂好奇當其出守永嘉我山窮盡雖石門綠
 小勝皆見諸標詠獨不能竟兩山之勝收之履底置之
 筆端他又何說今季中一遊而兼兩山且皆自詩一何
 奇也大都季中之詩才清而思幽格正而調雅居然不
 失嗣川家法而閒得微章之致且性就泉石無游閉氣
 故其生平為詩無所不工而於登臨乃有獨致大名由
 與名士兩相符者也士非搜奇探勝無以消其胸中嶽
 奇磊塊之氣山非奇篇偉辭無以寫其林壑洞壑奇詭
 拔異之狀今城中崇乏名山乃氣蒙霧翳於荒榛斷葦
 為樵青牧豎所踐履不得勝似一品口亦豈乏名士
 塵心未冥才難利祿酬感則憂臨眺則短不然亦能嘆
 於飛觥騰爵而王為蟻賦挑奇調謔之語求其深情獨
 往盡拱山靈之祜而山靈亦不惜拱其祜以界其口吻
 如季中之於天台也

獨有北征草季中亦取諸觀第游於酒人雖多悲晚懷
慨蕭蕭鳥水之致而先世累仕多通好勢不能盡謝纓
弁車塵飄瞥目精尚翳視季中之寓詠山水油
然自足是余有幾多矣余將焚茲草矣萬曆甲辰
偶然彙溫州經籍志

明王繼明撰自敘余初學時文不能工幸明一第輒芻
於外上餘年更置筆硯弟事迨壬辰丙申壘漕二人
故前後讀禮家另幾七年緣吾鄉寡紳文上偶有就
予索贈言者則操筆一作或亦為長續為奠辭為禱說
大都率意而談不蹈繩尺不務藻綴每奏成一篇其
或存或毀不復省己亥夏奉命守姑孰東裝戒行於
篋中見存彙心餘篇汗漫殘缺觀於收拾乃擇其稍
者得十之四五念係一時神情所注不能舍遂載入行
李暇時出與博戲生共覽戲生因請曰斯彙工弗工
雲弗致言然析理揆事頗多中窳且直抒胸臆無少
護區移之態觀斯彙亦足以見志矣盍付之剞劂諸
同志以資商確不亦可乎余始弗許既而笑謂曰當世
作者握珠抱璞固不乏人然災木覆瓿亦不少矣苟可

用以就正吾奚必藏拙於是仍汰其無當事理者十之
三四僅得如千百首梓焉以其偶然作之偶然存之而偶
然粹之也題曰偶然彙

鍾吾集 荆溪集 千頃堂書目

明陳鳴鳳撰東甌詩存陳鳴鳳號觀淇嘉靖歲貢授荆
溪教授

雲屏樓詩 千頃堂書目

明邵偉撰東甌詩存邵偉字必明萬曆丙子舉人任金
鄉教諭

識齋文集 千頃堂書目

明劉康祉撰康祉字以言

水滸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詩

劉幼安集 乾隆

明劉康祖撰康祖字幼安

松臺山房集 于國堂

明張天麟撰

王太僕集 乾隆 太僕王公當為王太僕集

明王瑞梅撰 李光春序 天士之能振當時垂後世者莫

有深沈貞毅之守臨事有燭照之應變之能此蓋氣運之

所鍾豈特一鄉一國之光已哉 吾應代之能此蓋氣運之

業文章若鴻志接睡最後而明而王公以越於之前聖於

宋者若德志先生倡理學於 落之先從祀聖廟與天

壤不微遺傳而上柱國諡聖 著登明洪武三年進上

亦以理學著公生為 樹公諡 之子世修令德當

粹之始霞附公已有厥祥取名 瑞梅負英姿為秀才時

輒以天下自任天啟甲子舉於 鄉明年成進士初授江

南蘇州司李吳為十四都首最 難理賦重役煩奸富者

躬其徭賦於平民貴戚家之監 奴押客素為民病俗奸

訟請張不可究詰公至有要津 弟不徒如法治之由是

勢豪咸懾服會存潛兌之役部 使鹽稅籍手於公以觀

成公廉 下酒卒得厲里民里民不致權濫必歲

省無名費三高由是酒里皆感 廉酒院勒其法於石以

水為台 吳與 卒數萬脫市 大譁當事者難之公匹

馬往諭遂散去由是才略遠振 潛操撫各院皆委重焉

司李雖專刑名而錢穀諸務無 不精其稽核有重續及

他郡疑難事悉屬之案 蠲集公 廢無留行且於 瀛 決 暇

輒謀士披其尤如 蔣 蔡 時 敏 歸 啟 先 宋 學 洙 丁 邦 分 關

取士如 張 士 楚 陶 開 虞 張 來 華 廷 獻 一 時 名 彥 多 出 其

門理吳五載 臺 剡 數 十 薦 為 總 者 銜 投 劾 歸 吳 之 人 攀

轅 號 泣 如 失 依 劫 去 恩 祠 未 久 而 朝 廷 聞 其 賢 起 公 理

河 際 公 一 以 理 吳 者 理 讓 則 年 擢 水 部 尋 調 武 選 上 疏

陳 集 民 心 任 賢 長 幼 政 事 懸 灼 才 練 營 伍 修 屯 田 厲 中

兵 嚴 紀 律 儲 為 崇 上 著 等 十 一 事 轉 職 方 部 凡 關 塞

之 堅 取 上 馬 之 強 變 弱 之 能 否 皆 與 籌 謀 計 以 資 大

司馬之政一有所建明至崇禎十年楚地告急以公
 備兵郎襄時張獻忠猖獗公募兵繕餉誓必殲賊賊屯
 藏城乞撫公力言於理院熊文燦謂撫之權惟我操則
 可不宣委其權於賊以撫思我豈可以撫自愚所
 言皆洞中機宜慮慮以公境撫局公譏然曰非饒撫實
 濟撫也方今楚備左良玉能辦賊而南漳賈一選光化
 周士鳳合之而防而防而防而防而防而防而防而防
 以饒撫之變賊而防而防而防而防而防而防而防而防
 盡助襄指賊賊民安所容將何以善其後熊不從公預
 恐事機一失遂至為張乃復疎從征歸農解散三策又
 不從公嬰足曰天下事可知矣適公以太夫人訃徒既
 歸中途輿上兩院隨倦倦調慰賊逼處心腹急宜隄防
 嗟嗟常事者不能從公於共事之日尚肯從公於謝事
 之後哉公歸未半載而忠叛矣耶襄破矣全楚危矣
 公之言不幸而應矣唐明皇早能從張曲江之說奚至
 有天寶之亂哉公居廬不忘國步甲申蜀變金陵擢立
 以公晉憲一楚擬推楚節帥云力辭授開寺少卿及唐
 魯一藩立召以原官課浙東事湖公以此時遑問事別
 惟盡我涓埃效西山木石耳迨明亡丁亥孟春上元日
 公生辰先期囑家人治酒集親朋整冠裳望闕拜畢辭

家廟舉觴酬諸賓已而入內命二嗣君款客少頃不出
 亟排闥進公顏色如生益已解所佩尺組自盡矣公二
 子俱負才名長家琦飲泣苦楚問無何而卒次家琛放
 浪屏跡以詩詞著卒齋志以歿今讀公茲集其所以籌
 策國之大計慮變於幾先之論乎識之至深而濟之以
 才全之以節也然則後世必有史官書之者非區區此
 序之所能悉也夫

巡襄存牘 集 旬 蒐

明王瑞梅 李象坤序 嗟夫予讀王太僕巡襄存牘不

使人地相值 弭患淡災 宜矣乃故弗遂 其用扼拳糾軌
 若倖以深其悲憤 癡憂之志亦獨何哉 後之人手其遺
 編幾致憾於造物 之不仁而委之於氣 數乃其當口
 亂之才之志亦昭 然可指則其人原不 虛生也生當未
 造所以見其才者 不過如是耳武侯不 以綿竹之借替
 蹶鼎之自我而論 信誠不以崖山之 沈憐宋室之及躬
 而滅管諸欲購而 燦燦長庚當霜而 榮梅芳偏以甚其孤
 貧酸洲之概於兩 大開綺筵盛已公 以崇禎丙子歸振

李象坤序 嗟夫予讀王太僕巡襄存牘不
 禁廢書三嘆也 天降喪亂 固降戡亂之才
 禁廢書三嘆也 天降喪亂 固降戡亂之才
 禁廢書三嘆也 天降喪亂 固降戡亂之才

曹出領荆襄兵備時獻賊方創於左鎮奔殺城乞撫當
 事主其議公獨陳賊應剿與可剿狀逸滇兵八千駐襄
 號生力軍公趣戰甚力弗聽公曰今撫之易耳顧渠於
 諸賊中推最黠無創而附人猶之飢鷹斷非帶縱聞物
 失此不剿後必有欲對不可得者毋謂某言之晚語急
 至噴指以請幸不聽乃條解散從征歸農三款議析其
 卒練鄉屯嚴保甲晝夜巡防蓋逆知獻之必變未幾奉
 太夫人諱歸不數月刑戮告厥矣夫城中大勢北則關
 隴南則襄樊其扼要如人之頸脅晉之滅吳也浮漢江
 而下德祐幼主亦失襄樊前國覆公以獻之就撫於襄
 其登之則天以獻授我也否則且以襄資獻故旁皇激
 烈大聲疾呼詳譬曲喻而總無裨於輿圖卒之獻陷荆
 襄而聞亦控關隴天降二孽於南北之二阨而明之鐘
 簾移矣嗟乎誰實為之乎公之殉大節炳若星嶽而襄
 中力排撫獻一事僅見於遺聞編中因從嗣君繙其遺
 蹟稍加詮次以語諸後與日讀是編者豈僅想像
 公執持之槩而湘南一段信史亦差備於此矣

尋樂齋集東陳詩存

明周文穎撰

二東小草

千頃堂書目已載隆府志草作彙

明周應期撰

留垣草

乾隆府志雍正通志作留垣草

明陳堯言撰

溫州經籍志陳參議留垣草乾隆府志名

臣傳又作焚餘草疑留垣草與留省焚餘本係一書記載偶異耳然通志經籍門亦以留省焚餘及留垣諫草並收合始仍之

東寧剝言一卷續草一卷

千頃堂書目

明趙士楨撰

潛蓬集

乾隆府志

明項守祖撰守祖字叔定

曼衍集 乾隆府志

明項守祖撰

季輿棠 乾隆府志

明項敬祖撰季輿其字喬孫為齋子善詩賦詳何白所

為傳

山居棠 湯志

明姚虛煥撰虛煥字龍文 乾隆府志誤

溫州經籍志姚龍文亦何丹邱詩友汲古堂集有詩姚龍文詩下注云龍文為壽監侯西席是龍文嘗為張鶴

客

歌宜室集 汲古堂續集

明柯榮撰 何白序余少孤露年十六七輒能操筆為詩必歸之茂情茂情暮看有絕世之姿天慧成時里中

諸子集為詩疏茂情間出一篇奇語輒驚人余每為之心折退然自廢余既自傷七聽輒失職徒託詩酒洗塵

以自蒙適足取譏流俗乃為書規切以抵茂情若謂居今之世不從制科肄業即屈宋淵美之才冀以逢世難

矣以君之才亦將託討酒以為豪耶且母氏在堂願非祿養無以佐太夫人歡茂情慨然悟即下帷草精時義

而義輒工每試冠多士時大梁劉公以待鄉史出守東甌雅好士引君為上賓政暇則賦詩為樂嗣晉江陳公

龍禮尤異教請入部命命二子北而受經時為太夫人具甘隲君日有餘晷以十五課經義十二修古文辭

部使者度郡守相有撰帙必得君言而後精善君屢赴殊節輒罷歸今日貢澤宮駁駁及矣乃衰其前後所

著詩若支將授鳳氏函以示余曰昔人有言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使我不就他窮年作老博士庸詎

知不與子齊軫並驅角逐中原以割千祿之聲乎義規

我我能受子之規而不能警子之過今所就止是子幸
為我片之子卒業樂府渾質精道一邈漢魏間記時事
綜以古爵居然太上風謠古選清栗倩蔚出入黃初亦
嶽之際純如也歌行近體豪蕩奔放高華巨麗絕句騷
翩風致置之青蓮未易甲乙古賦則滿陸之亞雜者取
材既博擣藻特精固已包括眾美力追作者之奧余精
日銷亡所著不逮茂情遠甚則退然自廢如故也頃今
上陽門撰雋超格用人君抱素蘊入對大廷則金馬石
渠之列若取諸晉公孫弘以晚歲遇主而身都卿相
劍石在力方壯持梁齒與茲其時哉若然則余請得為
鄒長倩幸奇書以為君規竊附古人窮交之誼君將
無覓粟而餽餉故人耶茂情為騷然遂錄其語為引

維寶堂集 子頌堂書目東

明邵建章撰 何自序 余弱冠稱詩竊自幸與吾友邵少
十年少交奪於功令者十三余奪於旅食者亦十三閱
晤輒函索所為詩一再誦未嘗不氣索歸發吾篋直上
荒耳已又待其勝氣思一當置帖往往得自奪以濟其
爨是則少交夾持之力居多少交少具異質於書無不

讀聲詩之道尤人元解跡其所撰結五言古選匠神建
安游矚之什時時隴入顏謝七言歌行若飲馬長城脫
雙虹歌送余之榆林鴻門蒼麗悲壯杜拾遺岑嘉州兼
長矣諸體各臻妙境尤令人莫可竊測顧少文久困諸
少交詩了不可得余屢過少文龍泉太阿貫斗燭天世
稱茂先誰耶安能必俟異代子雲少文則迥然弗屑也
李太史本窻偶見牛石齋彙編為序其端而傳之少文
絕不以示人蓋其韜耀不被如此茲少文兩甥某私以
授梓題曰維寶堂集諸詩具在當知余語不佞矣 蜀
康祉 少文詩在吾友邵少文奇雅特立人也顏然人
中沈思遐想口角噉嚼一縷欲絕與人不相交接之前
非神契所向雖華騰人猶不以接也然無刻鵠怒張之
氣一與神投擬臂履高經史仙佛之旨風聲山木之趣
洞然靈融振落吻齒不後期艾艾鬚眉襟袂皆餘潤
猶矣矣其於詩也亦爾少文成諸生即嚴諸生胸中萬
卷書情踏怪洽悉歸之於詩矣古本選律本唐不謂少
文不棄於是而采漁入之於賦出之於詩必賦事必極韻
必諸精綺圓潤直至調馴如正下海中雖非漢渤動搖

天倪神龍并搖三山之海怒而春林朝弄秋月孤懸林
 為一聲水面發起粒挑縹綺香桂覆觀聽無主兀傲
 元氣中可勿謂人開境乎故恆謂少文詩絕選六家選
 唐詩无咎不謂然也以少文五七言古有直追選體者
 唐人不能籠也夫合符千古正以其大者耳一二近
 何足以判合圭璋其光咎首肯少文亦意廢矣噫少夫
 特立人也今其年踰遠夫尚成之日無幾而五十年來
 提鯁之士無不感神交席接者然少文不步趨偕之也
 其前者競為屈下婁江之重儔傳寫八代三唐之似而
 不自卹其性靈少文詩在其中偷笑感歎舉體皆真不
 為乾啼濕哭錯足偽體今也盡背入代三唐之知即真
 合者亦諱避之而亦談筆譽援臂以趨少文詩在其中
 絲諧肉叶芳蘭竟體漢官威儀見者喜以泣矣昔景山
 大雅奢於建安而儉於景龍時變前持者不變故爾少
 文大雅正如是乎千秋之後有築臺以
 蒐明詩者必少文卓然自為一家詩

笙鶴軒詩集

東隱詩存

明王至言撰至言字昭文光瀘子萬厯副榜

笙鶴軒雜著

大泌山房集

明王至言撰

季維楨序永嘉王氏闕闕冠雲霄而優者

不合作然脈墨士流猶可庶幾至於襍著則學識過人
 遠矣其論人事惜季札不踐兄弟繼立之約病下和獻
 玉璫進辱身寺人孟子為詩自名不欲使人受疑似
 禍免少伯為有道之士惟陰後誤翻通邪謀殺厲下已
 降卒愛陰報以反誅平律侯為救時相末可盡非直信
 侯不能知同舍耶失定交信友之道諸葛孔明獨以關
 壯繆與呂蒙相持不為後繼又失於馬謖姜維蓋按據
 事理不隨人口吻軒軒其論學術則以老子與吾儒相
 出入特其憤世疾俗詞或有過而以韓之刑名蘇張
 之脾閭與養生服食家所附會者先老子初指論王文
 成良知之說本於孟子識其體而時養息存虛明寂照
 吾夜如內外兩忘是以括攝老之元釋之覺而超乎
 淫樂常樂化形而偶之七士不必議辨名存秋裏數非
 名而何是騰世之術也至其戒忌崇謙美許武之友兄
 弟穆伯起以清白史貽子孫范希文義田蘇子瞻還宅
 乃其家法世德固符古人所賦譽殆非一日謂桑滿僑

藝文集

鐵硯志上當知是謂韓昌黎原本六經創以己意扶衰濟弱有功於文事為大是則昭文所自道而其學識遠過人有由然矣其自敘曰古之君子得志則以其所行者紀載之不得志則以其所徵行者著明之夫昭文年與志俱未艾苟有用我執是以往耳易之潛龍曰君子學以聚之曰可見之行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然而天下文明在焉昭文昂哉潛見可無論已

論草一卷 鳳乘補

明王至言撰湯睡菴序 溫州經籍志王昭文笙鶴軒獮著據李本密敘蓋皆論古之文

鳳乘補所載論草疑即獲著之一種今並散佚

之梁山房集 東隱詩存

明劉思祖撰思祖字長孫江西參將 溫州經籍志案何丹邱汲古堂集有

送劉長孫都岡之官南呂詩又有送劉長孫將軍守備 三江序稱長孫為劉將軍恒山先生子髫年有異質口

說誦萬言既勝冠襲爵服世官藻思閎瞻綽有父風洎從事主翁篆則衛事效主芻粟則漕事效當事薦剡屢上遂擢楚三江守備則長孫益詩人而為武官者亦劉揮使懋功之流亞也

大若山房詩彙 東隱詩存

明金錫敦撰錫敦字師厚 溫州經籍志金錫敦事跡並無所見東隱詩存錄其詩有

送項懋德副使之廣西送劉以古 蘇部北上同劉長孫舟窗江心寺時將抵錢唐請作首為萬麻天發問人也

據橋齋集 乾隆府志

明周一奎撰

半隱齋集 少南詩草 乾隆府志

明陳謙詩撰

覆韻集 東隱詩存

明林宗志撰宗志字學海萬厯歲貢處州教授

周才甫詩集溫州經籍志

明周文美撰文美字才甫號雁川臨中紀逸康裕鄉同時布衣有張昂洪孝

先周才甫俱以詩名俱有集

拙遲集 合岳齋集湯志

明黃國信撰國信字道元嘗瑄修萬厯府志乾隆府志作黃信誤

豫章寓齋朱氏

明朱良勳撰良勳歲貢廷試授楚王府紀善改桃源教

諭案選舉志作良勳誤

珍川詩草 青松亭集朱氏

明朱勝撰勝字公謹十二游岸嘉靖乙未拔貢

萃山集東甌詩存乾隆縣志萃作萃

明陳應聘撰

無聲弦詩集東甌詩存

明陳立政撰立政字廷益天啟丁卯舉人

饑驅草慎江文徵

明張中美撰中美字汝闇事跡無考陳立政序饑之一字乃彼蒼從膏梁

時夢外特簡以旌吾輩者非其人不可待得即得之弗能守也古來善饑者指不勝屈乃若桑牖遂樞并日而食披裘帶索拾穗未克以至絕甌禁寒食之烟燭拜聞元日之戶要皆獨立孤往仰副天心後人不悟去之惟恐不速豈知饑者有竹性有器量又有學問足當此數語惟陶處士一人而已吾友張汝闇兄讀其乞食詩饑

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躍然撫筆以為千秋同志遂取
 以名其近詩夫汝閣非饑者也而能為饑荷鏗沼圃抱
 饑灌園悠然有山氣夕佳飛鳥與還之意素與同社董
 虞雲為貧賤交及虞雲守濱州馳書見招謂昔我之饑
 君也同非我莫有饑君之饑者也汝閣節節欣然就道余壯其行
 君莫有饑我之饑者非也汝閣節節欣然就道余壯其行
 作長句以送之非也汝閣節節欣然就道余壯其行
 也以近所聞太山之傍日脯人肝千里一望青烟斷炊
 白骨撐野此何世界而裹埃嚼風遠人鳩鵲之國抵渤
 海未匝月太守以設糜給饑者觸穢染病遂不治百緒
 孔結上官之機如星下走之呼如蚊如蚋能治百緒
 勞獨碎左支右吾又復崇祀荒原歸櫬險道嗟乎虞雲
 饑渤海之饑雖為若放猶祀也汝閣饑虞雲之饑以視
 古素車白馬之誼殆將過焉余愧之余愧之蓋惟其篤
 摯堅忍其骨性然疏遠曠爽其氣昂然而優閒鎮定其
 學問又然非汝閣何敢為饑所壓饑亦不屑驅之矣若
 夫生平癖嗜山水雙屐所經幾半寰宇著有蔽席軒游
 草何无咎先生壘加稱賞為敘次其簡首甚詳茲余所
 贅論特其自題饑壘一什試觀贈會諸篇泊哭亡友與
 秦臺放歌字字血濺使饑玉炊金人讀之不解正使饑

藜含饑人讀之亦復不解安得起柴桑先生為誦才華
 不隱世之句殷勤投我汝閣於以昌大其詩名券天心
 俾海內同饑者有所恃以無恐也哉

蔽席軒游草 慎江文徵 乾隆 府志無游字

明張中美撰

南詢橐 乾隆 府志

明馬一騰撰

隨緣集 千頃堂 書目

明周宗璧撰宗璧崇禎癸酉舉人工部主事

鍾山詩集 墨隱齋集二十卷 朱氏 譜

明朱道魁撰道魁號墨隱齋

劉孝廉集

乾隆府志

文餘

鎮江文徵

明劉士焜撰 自序劉生自言其詩曰此吾文之餘也而其才矣而又寡之既東其才矣而又不能不肆之如劉生者得已乎哉袁近所作五七言諸體為一帙名之曰文餘而以小賦數首及他有韻之文附焉

梅花墅集

劉菴集選

明劉宗重撰 乾隆府志題劉彝伯乃其字也

季象坤序 梅花墅者

予友劉受韜嗣君彝伯哀其詩若文而顏之也受韜君造深經術僅一舉於鄉化去有梅花如我我如梅之句彝伯以遜鼎年青其矜不堪賈哈緣頰奉母氏屏居荒村梅塢中於是有所製予讀之冷香寒玉毫不稜稜桃豔李色洵詭梅弗肖也花鄉一記掩前人醉睡兩篇海棠至昌州而香號海棠香國花事如許那得不以鄉名吾老是鄉矣不更覓中山千日酒栩栩作華胥遊也然彝伯年甫弱冠和陶諸詩似太早悟憶予友受韜君時

偶手錄五柳先生洎登十傳君呵斥謂不祥今則宜然矣彝伯早悟前于十年然實非彝伯應有予向往在十

年前今始同彝伯嗜冰雪梅花招折腰令而揖之噫嘻安得起受韜君於芙蓉城一訊梅花真消息哉

鄒公亮詩集

乾隆府志

明鄒寅撰

乾隆府志寅能詩善奕易自樓中丞謫永嘉與之所夕倡和

安攘三策

乾隆府志

明孫林撰

越吟草

波古堂續集

明孫林撰

何自序吾黨孫太室先生弱齡治科業負備

之令人人自廢屢試省棘輒報罷聞有先鄉者咸以前讀去華為媿為之扼腕不自得乃先生益發憤於五經外盡繙異書逸典靡所不淹給融為古文賦沈雄備則凌轢三唐而軼晉魏踰壯賓於玉庭流覽上都登高甲

古感事與懷 發於詩及謁選人司鐸於越先生道然
 曰昔于長上會稽探禹穴或謂得遊之助而況余奄有
 大越環百里內長川大谷皆效靈吾凡席之下盍有不
 足吾所耶及之越郡諸名士橫經談藝暇共相計宛委
 石匱金簡玉書之藏閉尋吼山蕩亭諸勝皆被之詞章
 縱金巖石與千巖萬壑競秀爭奇庚午之後以學使者
 薦人闡格於博上寘乙榜以先生東箭之勁可測七札
 而貫重鎔乃竟絀於魯縞使歐冶神物不賞於風胡夷
 先絕代不登於霽屨豈非千古之慨哉夫古者攬俊之
 門闢蒐賢之塗廣士不以一技名比衡以科且士不緣
 斯而登即才可揆天法必程古固無可而托足也然先
 生神凝氣足頓轡騷雅之場為日既久使之得時而駕
 雍容侍從之班類仰論思之地高文大冊淹不腐毫飛
 檄勅銘捷可磨盾豈不足以懋徽昌明之代而乃淹於
 掌故僻沈下寮空不重可惜耶昔君家明復教授泰山
 而相國富公范公交薦於朝詩雖緹縈緝遂極師儒之選
 茲當聖主有文宰執翹材之日盍無泣血相明獨
 任其責者乎余姑序其大都且幾幾以埃之耳

辛對草二卷 花萼樓集 辛從永嘉 王氏錄 木 遊學齋藏鈔本

明王季彪撰至彪字文虎號積石崇禎選貢南平令

錫序積石先生所作詩若干卷名曰玄對誌志越余既
 竟讀則拜手序曰詩曷為宗唐也曰宗其體也唐以詩
 賦選士舉天下之瞻才異智鏤明劇賢於其中如非之
 赴的木之就繩上而朝廟宮庭之什下而遊塞閭閻之
 吟音必諳旬必鍊體格必峻整詞旨必明粵匪是非詩
 也舍是弗學也宋元母論宏正問信陽其柳樹驪壇赤
 幟嗣而七子代典畫葩振藻號稱極盛自竟陵出持論
 幽深孤峭之調時流靡然從之詩以大變近虞山持論
 則又矧其高楊冕弁劉宋推為渾融博大卑鄙以下為
 不足道華亭又起而非之豈非時屢易而短續自奪世
 運遷而高曾彌重乎先生之詩前後一準於唐而靈心
 巧手獨出鏤鞫清遠似錢萼似章拙寫情景似摩詰
 至瞻懷宗國悼歎家國又與杜陵天寶諸作同其沈痛
 蓋思致盡而詩之能事亦於是盡矣議者以攬頹既多
 翻態亦費問有字句之累猶也先生曠才續學富厚無所
 以片羽要不足為先生病也先生曠才續學富厚無所
 櫻塵至無所雜備仰天光湛然自得寄興遙而托志遠
 在區區詞章之末足測其蘊哉西園之役先生已得

集部

復失乃風塵際倒垂四十年迄以詩豪海內造物若厄
之而實昌之固在此不在彼也 溫州經籍志王文虎
為西華副使賜谷參政族孫明季遯跡不仕齋志而終
詩多黍離麥秀秀之感雖選詞屬語不事雕琢而古直悲
涼自足規
其志節也

西爽齋集 續集 汲古堂

明鄭可貞撰 何自序昔揚子雲稱相如賦神化所至不
願非過薄千秋凌蝶百代綜覈名物未易遊其藩也夫
以太白天才神逸猶假林棲十稔下帷覃精而後橫絕
當代今人軼事吾伊夕希撰結翼授唾餘剽剽何輒
豈然欲據藝苑之席徒滋自欺而已鄭君可貞石隱陽
湖之上閉戶讀書垂三十年銜漱琴籍旁攻六書久之
腹笥既與意象益融發為詩文標勝擲奇深請獨創未
嘗以 諸寄人籬廡下故文成一家詩具眾體類精鍊
新警意情幽元當其運思沈擊兀若拘株以雪車冰柱
為清寒以月颺天心為神巧風期清暢高操幽貞乃與
季與項君輝騰騰志避衡對宇余家亦僅隔數十百武

余每相過可貞必先澆濁醪次擷菜甲和與箕踞長泉
間藉言竟日僊僊乎世外之致余每笑曰此事事可傳
九高士逸民第世乏良史如蘇宗士安輩耳可貞尤耐
居貧環堵晏如美藜節糗若終身焉比以金吾鄭次公
聘書三至次公為左司馬昆巖公仲子也淵博善辭介
風與可貞有車笠之盟可貞強起一應之類行以所著
題曰西爽齋榮命余曰昔臨淄有言後世誰復相知定
吾文者子盍為我序其大都余曰往太白初至長安賀
知章一見絕嘆以論仙人呼之一口名滿天下君其請
俟今之賀監余言無足以為重君也雖然余曩有成言
矣乃追論
列於首簡

硯北草 東賦 詩在

明王欽彝撰欽彝字予性號纂翁諸生

一笑集 東韻 詩在

明王欽彝撰欽彝字與謙號海野處士欽彝之弟也

垣園詩集

乾隆府志

明黃宗揚撰

一解集

慎江文徵

明梅應時撰

自序余為是集蓋歷三四時乃成云客問曰是奚名余方持蟹引滿漫答曰一解一解者陶學士語曰陶聞見盛故詳問余愧陶故亦詳言也昔余不有松窗半豹青牛心印諸篇乎於身心神髓頗饒詮解今老矣茲集也祇足供燕閒之餘暇銷暑敵睡譬彼飫珍錯者不廢蓼莪云爾豈非所謂一解不如一解者耶而偶名之而確中之遂書為敘案以下諸人時代並不可攷

壺山詩藁

東甌詩存

明林懋功撰懋功字若凱

抱膝閒吟

東甌詩存乾隆府志作姜應采抱雪閒吟誤

明姜應果撰應果字叔毅

率真集

滬陽志案

明林會撰

漫游草

乾隆府志

明陳伯彭撰

敵帚集

乾隆府志

明王應元撰

震軒集

花亭樓集乾隆府志作詩集

金陵游草

花亭樓集

國朝梅調元撰

調元字贊臣永嘉五子之首

合山詩集

花亭樓集康熙詩存作雪卷詩集

永壽縣志

藝文

集部

三

國朝林古春撰古春字梅生永嘉五子之一周天錫林梅生墓誌永嘉

以詩名者天啟初則陳子建侯張子明止梅子贊臣余

同時則林子梅生王子篤蕃李子穎少林子弱仙家弟

焯如而贊臣梅生為最贊臣體備三唐而一以清真出

之華而不靡婉而不置學者推正始焉則繼贊臣而建

騷壇旗鼓者其梅生乎梅生之詩醇雅秀整堅古沈鬱

稱名廣而用物宏取資平而原本厚其研深說慮朝誦

夕吟蓋五十年於茲宜其韻叶

宮商步中繩矩無毫髮遺恨也

花間集乾隆府志

國朝林占春撰

蓮塘詩彙乾隆府志

國朝邵古帆撰古帆佚其名温州經籍志東國詩存載胡

詩徐泉村集亦有秋夜同古帆物先素心諸

公翠微院分韻詩古帆蓋明末國初人

吹蘭集乾隆府志

國朝陳光前撰

致遠軒集東國詩存

國朝包文慎撰

南雁山人集十一卷謝天培先祖墓

國朝謝包京撰

列仙咏乾隆縣志

國朝謝包京撰

星聚堂集東國詩存

國朝陳邦紀撰

水滸系志

卷二十一

樂部

薄游詩豪花萼樓集

國朝趙紹鼎撰周天錫趙雲汾墓誌銘君歿方子廷芬哭之觸君雅慕古文詩歌文宗韓柳詩彷彿

長吉玉川所撰著不自珍惜廷芬從其敝箴中輯之而薄游詩豪百十首竟不存

澹齋居集乾隆府志

國朝王乾亨撰

岳心堂集乾隆府志

國朝王爾椒撰爾椒字篤蕃號添生昌祚子永嘉五子之

塘上草乾隆府志

國朝張采齊撰采齊字天根與上爾椒同時

冰壺閣草乾隆府志

國朝林健撰健字子強號弱仙永嘉五子之一

湖上草花萼樓集

國朝林健撰周天錫林弱仙墓誌銘君世居永嘉巾子湖九歲能讀書十六入郡庠二十食廩鎮聲名

晚游

春草詩集乾隆府志乾隆縣志作

國朝楊兆岳撰兆岳字鍾五順治間人

關園文彙

國朝楊兆岳撰

泉村集選一卷東甌詩存作泉村集乾隆府志作泉村詩集今從康熙乙丑刊本

永新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

集部

三

國朝徐凝撰弟曰久序家丞子兄少聰悟生而知學六經
 卓然自得好乘高節軒翥營目意無可
 能自關其門戶精神心腕既恣其頽仰
 險轉放之致鱗於山川日星雷雨草木鳥獸之變激昂
 頓挫發而為言崢嶸歷落不可名狀
 豪傑益堅煨破釜於敗屋之間甘惡衣食造次不移其
 守惜乎末果其志而天奪之壽余思古今人傑遇與不
 遇有數存焉擬其所存得與少陵長吉輩頽頽上下或
 不磨滅故向兄之廢廢中出其生平所著商榷計以一
 而付之梓使後世知吾家有抱道苦節能詩得風人之
 旨者如此即兄不遇而遇也康烈乙丑仲冬朔日書於
 一涉園中季象坤序予嘗與馬子懋寵論詩謂不當
 僅作七律即七律矣亦不當僅平庸穩貼彷彿於五
 夜漏聲否則盧玉川月蝕詩不應登唐人之席懋寵
 詩予言今讀徐子幼發詩益快然於衷也徐子家奇貧
 遇極艱屢遷絕世姿作醜川原濬起懷中揣所著詩而
 約其婦於背宛轉伏匿山谷中婦竟困躓以病徯香機
 玉雁符令憾乃益罄其悲憤於詩以故篇中奇詭恣肆
 長吉鬼青蓮仙合併而出讀者舌咋矣夫詩盛於唐耳

非唐可概詩也奉高曾遭矩矱於高廷禮請人遂若舍
 唐無詩舍七律無唐幾令得天獨厚者類顧而就束縛
 稍駟則詞以中晚誦以宋元吾願亟取唐大家全集
 之藥之正不必遠舉漢魏騷選三百篇矣子持此說要
 以人各有才既注於詩則當盡其才於詩不當復有所
 愆令詩與才各餘一分際千載以還肯盡其才者必
 將出吾之上則文士之峯頂弗登噫嘻非周徐二子誰
 與歸肯康熙戊申重陽前一日
 多著作以家貧乏嗣散佚不可勝紀所有者僅
 得一百五十篇名泉村集雄博研鍊體極蒼老

竹居集花夢樓集東韻詩

國朝王詠撰詠字川子至孝子也
 周天錫題詞川子幸神

丞一種清新秀逸之氣
 人世離離臍
 賦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也
 言是矣猶非其至

聞吟集東韻詩

宋嘉熙詩集卷之十一

國朝曾鳳翔撰鳳翔字梧生號篤倫子傲季子諸生

益齋存彙乾隆府志

國朝翁應春撰

論癡符乾隆府志誤作蚩冷符今據頴氏家訓正之

國朝翁應春撰乾隆府志翁應春宋詩人靈符之後博學能文尤長於詩詞著 蚩冷符諸體咸備為

劫火煨燼僅餘益齋存彙與靈舒西巖集彙刻一編王思任為之序

瓶山遺彙花萼樓集乾隆府志作子韻子集

國朝李世瑞撰周天錫李文五墓誌銘文五好學善談論雅負意氣多怪少可 唐王王闕手疏于餘

言指斥時事擬伏湖上之聞徽靈陷則頓足自不可為矣遽取原彙燒之歸而放情篇什順治戊戌貢京師著

有嶽山遺彙李靈侯序而傳之

花萼樓集

東歐詩存作花萼樓詩彙今從避學齋藏鈔本

國朝周天錫撰陸圻序

李象坤序陸草者予友穆菴廬墓時筆也博菴至性過人侍中丞

公里居十九年中丞堅小樓之節博菴菴幹旋門內外事備極艱瘁及奉中丞諱哀毀骨立廬墓三年悲酸辛楚

一其精靈神智於先公松楸間或登歷荒祠廢墓與村毗野神記晉唐舊蹟感愴係之故其詩幽適悲憤讀之

嗟夫詩蓋難言哉夫詩三百篇具在皆忠臣孝子思婦勞人之作故宣尼筆之為經繼此則湘蘭沅芷忠不忘

君焉故曰詩人曰騷客尊所祖也邇之作者何如乎既不根抵忠孝以植其至性而情之所發震蕩流溢風雲

月露之篇金勒玉人之句止多一綺語障耳故詩無定質也亦無定品也廟必敬墓必哀情傳之也方成瑰貞

感壁境寓焉也轉菴他集天才奔放濤驚浪駛不可方物而茲編獨不然余於此益加珍敬羨楊菴之為完人

也嗟乎慈烏夜啼白兔晝馴今將即古矣諷蓼莪之詩猶援琴之禮猶若三嘆也夫原熙丙午冬呂映雪書於

淡草而不禁掩卷三嘆也夫原熙丙午冬呂映雪書於

西青之
劉菴

半隱齋集

東隱詩存乾隆府縣志並作稟

國朝周天鏡撰天鏡號非臺

甕城草

乾隆府志

國朝王演撰演壽康熙選貢奉化教諭

白石草

乾隆府志

國朝王演撰

羅浮紀勝

花書樓集乾隆府志作林翰先羅浮紀勝詩集

國朝林必登撰

周天錫書後昔人謂羅陽園亭與廢規天

耳搗辭拔藻雲鬱霞蒸即無問當年玉宇金庭朱樓碧沼也山川有盡唯文章為不朽讀翰仙蕊編益信

懷瑜集

東隱詩存

國朝鄭應曾撰應曾字孝先號亦魯康熙歲貢

僅餘稟

乾隆府志

國朝鄭應曾撰

南筇初集續集

乾隆府志東隱詩存南筇集

國朝林兆斗撰

乾隆府志兆斗制義及古文詞無不淹博精貫著作甚富崑山徐健菴序其詩謂不

在大麻下菘工書翰有三絕之稱

謝坦齋集

永嘉謝氏藏鈔本

國朝謝天壇撰

孫衣言先生名天壇字亦潛永嘉人康熙庚辰進士官終河南杞合陽武令包京

之孫也郡志猶史傳稱天壇為文如行云流水前不言其有坦齋集包京兩履山人集及天壇子立與可自怡

永嘉縣志

卷二十九

藝文 集部

三

集郡志經籍皆著錄亦無坦齋集子頃以蒐採獮先輩
書徐君蔭生從其友張君處得此本凡詩古文及令祀
時官牘文字都為一帙未有事實一篇載其在杞政績
而邑人去思碑附焉集中文多近俗詩亦未為深詣而
沖和真樸處乃有似元次山白樂天者志所謂行雲流
水殆指其詩而言然予觀去思碑所稱先是治杞者
箕斂則有私派征糧則有重耗供官則有行戶行市則
有襍稅詞訟則有請託糧額則有欺隱公愀然曰民瘼
矣我不忍踵此以自肥也用是一切禁絕而志亦稱其
丁外艱歸卒門下士至不遠數千里來祭然則先生豈
欲以詩文名者哉碑又言其祖兩雁以名進士宰陽武
多惠政邑人為立祠五柳集其後復入河南名宦祠而
今郡志兩雁顧列義行傳不言其率陽武事則志乘之
所遺者多矣兩雁集自怡集今皆未得見僅於徐君得
見此本亦殘蓋損矣因為擇其雅潔可誦者別為一編
錄而存之先生詩文雖非其至而福孫先後繼為循吏
有惠澤於民如此則其文字不尤可寶貴也哉此本題
曰謝坦齋集而去思碑言先生號尋齋皆郡志所未載
也同治丁卯二月
月城南寓廬

蒿菴集 乾隆府志

國朝張晉岳撰晉岳康熙歲貢乾隆府志題張牧友乃其
字也

留燕襍咏續咏 乾隆府志

國朝陳王綬撰 堯言曾孫也

小品 周綸柯

國朝李朝賢撰 周綸序 攷之鯉魚徑尺非無捨去之思鰓

於齊臣焉以作絲道苦辛於越女去天三百或阻攀援
細地一雙難通姓氏金膏翠羽委蛇咳唾之前和璧隨
珠錦落誤詞之下斯皆供人感悼觀彼躊躇者也首愚
李氏產自東甌聞於南國小時了了邈矣終童晚歲便
便歸然魯殿繁花開樹張華劍理之箋嬌鳥啼春窺令
閨情之賦詔宜承明早願相娶貞望之盟豈其曲逆長

質不異龍蛇之怨問因好事輒著新篇本號多才還辨
傲帶固是名高且下品重雲閣孫綽之賦擲金聲張融
之文成玉海未足均茲美麗譬此芳蕤乃系出龍門傳
為模楷鏡添鶴髮無用歡娛聊暇日以登樓遠呼朋而
命駕吹臺近市邱遲得應曲之材孤嶼橫江謝客有懷
新之語幸從千嶂來步九峯無恙故人歡然握手幾年
別賦慰甚加餐僕潦倒風塵遲回泥滓孤蘆伏處身將
隱矣焉文蒲柳何衰悲哉秋之為氣李氏盡繙盡帙頓
發芸編目炫七襄似入錦官之驛神清五宅如來雲母
之丹別示外篇宜同玉碎集成小品總類珠聯暇則揮
塵而談居然理勝驢或據梧以聽正自情移何止叔度
當前人消鄙吝詞宗在座語軌遙深而已哉譬之南威
西子自愛新妝碧玉綠珠真成薄命庶令遺朱剩
粉猶艷稱於天涯隙景餘暉尚偷照於人世云爾

仙山集

國朝黃朝珪撰朝珪芑若子乾隆府志題黃信侯乃其字

也 周天錫詩殆難言哉嘉隆之季單取聲詞而或嘗
其冀竟陵代起端或幽峭而或病其纖近虞山論出

則遠推國初之渾融正大斥慶麻於不道太倉又非之
迨今未有定也詩殆難言哉夫古詩昉自魏晉近體備
自 唐倘流連與會必拾餘句竊膏濡以自潤摹擬者
固失矣若鈎隱索渺淪入鬼怪妖蛇又豈性情之正乎
信侯黃子之為詩也其音神以和其節秀以達軌而不
膠鮮而不窳辟彼朱絃疏越綽有餘閑又如塵尾玄詞
都無俗響絲其持已者貴故外不得而奪之取物者宏
故中不得而隘之也異哉黃子深乎詩矣黃子負異姿
讀書慕古作制舉業名噪膠庠問鳳彩鸞章羽儀當世
行且敬鹿鳴而廣天保此特其鳴矣耳雖然尤異焉也
爾先生為詩壇宗匠為流傳學士家奉為矩矱爾若
若浪有兩翁長篇短什揆藻揚葩即黃子之風若父若
叔也珠聯玉綴聚自一門家乘國書修為盛事余序仙
山集因及其貽燕之福承墳篋之遺和用志嚮往又以
知黃子之沈心厚力卓乎成一家
言而非隨風會之片降為遷流也

燕吟 吳吟 粵吟 颺吟 張氏藏鈔本

國朝張元彪撰

哀思百鳥吟 永嘉張氏

國朝張元彪撰 孫衣言跋張虎文父子詩集後松濤閣詩

五種永嘉張元彪虎文著 師園詩二冊不分卷數則虎

序跋而正宰詩錢唐袁簡齋為之論定 皆有推許語蓋

虎文父子當時因以能詩名者矣 予考郡志循吏傳言

亦未著錄始脩志時正宰集尚來出 歐張雲聖序稱虎

文詩假途漢魏接迹漢唐誠為過譽 獨西莊言以性靈

勝則近之矣而神韻集子亦恨其詞勝 於意蓋於詩皆

未為請極然循吏傳稱元彪父式雷素 多病湯藥必躬

賦詩勵志國風為災元彪請發倉廩 及軍需銀以賑府

持不可元彪奮曰必待報可而後賑 則我民轉溝壑矣

專擅之咎某在之不以累公即賑如法 所活數萬人尋

以身老乞歸父臥病不解衣帶者彌月 父卒哀毀成膈

疾然則虎文固孝子而良吏也嗚呼天 下文學之士務

自繪飾為名聲及其施之事為往往顛 倒錯亂而無足

觀前汨沒於貨利以自喪其守者皆是 也至於門內之

行求其誠篤而無憾蓋益少矣如虎文 之行有本末又

何必以文重而其文顧不愈重哉張氏 永嘉望族而虎

文世居郡城松臺里郡選舉志有康熙 壬午舉人張式

嘗為國子助教亦能詩有師齋為從兄 而虎文為雍正已酉

今不可見矣虎文於師齋為從兄而虎 文為雍正已酉

拔貢子正宰剛貢正寓拔貢蓋百年以 來永嘉人士

雪齋詩外集 東歐詩存

國朝蔡宏勳撰

修明居士集 府志

國朝何應溥撰 應溥字天如

存誠齋集 府志

國朝王之揮撰 案以下三人籍貫未詳疑邑人也姑存俟攷

不孤齋集 乾隆府志

國朝永公堯撰

酣叫集 乾隆府志

國朝陳日堯撰

自怡集 陳國詩在

國朝王灃孫撰 灃孫字長雲詠子

磨玷齋集 東國詩在

國朝梅占魁撰 占魁字亦九號溪菴諸生

梧桐集 乾隆府志

國朝謝鳳才撰 鳳才字聖遷 乾隆府學歲貢家貧好學工

詩文

芝軒逸草十二卷 寫本

國朝王崇勳撰 崇勳號心一 永場人 雍乾間廩貢

東村遺藁 東國詩在

國朝朱鏡物撰 鏡物字鑑凡 乾隆歲貢

延綠堂遊仙詩選 國乘補乾隆縣志 作延祿堂詩集

國朝朱鏡物撰 王執玉序 陳遇春 東國刻在 東村先主素

七絕句一百餘首讀之 清空一氣皆天籟也

梧野山歌一卷 寫本

國朝蔡家挺撰杭世駿為之序家挺字穎峯號梧野宏勳

孫能詩善書畫

依綠園詩草東隱詩存

國朝曾儒璋撰儒璋字玉西號瓊圃官刑部郎中甲戌出

任興泉丞道不數月而卒晉鏞家瓊圃吟草序詩者發

異古之以詩傳者雖工拙雜陳大率視此故情苟不固乎俗皆能有以通其意而自鳴以詩而說者輒以為詩有別陽陋矣余詞族兄瓊圃向以處於遠不獲熟悉其情戊戌夏得見於京邸倒屣相迎下榻對晤語如也今且十數年矣所以得諸悱惻者既真而遞觀諸倫常政事交游聞者亦深且悉未嘗不歎夫入聰明志畧師其意而為之所謂繩削不煩而自合者蓋其胸次固獨乎遠也而於詩何有耶公退之暇嘗試與擊鉢立韻初不必刻意求工而天機所到雖宗工哲匠不多讓焉余苦不工詩而天假之以窮行將愁其心賜勞其意緒俾得

以一青瓊發之而瓊圃輒自以其邇年吟草屬鄙言以序之嘻詩亦何足以見瓊圃亦何事以詩見今天子親簡羣工特以觀風宣化之任任瓊圃瓊圃誠篤其性情以答揚盛朝文治之隆不必在經帳提衡方天下四方知盛朝文治之隆不必在經帳提衡之職憲府廉明之嬉遊與夫野夫游女之沐浴膏澤歌之絃誦童叟之嬉遊與夫野夫游女之沐浴膏澤歌勤苦凡所以和其聲而使之共鳴國家之盛者彬彬乎皆瓊圃吟草也瓊圃何必詩雖然詩發於情者也昔人誦老圃秋容之句知魏公曉節即此見焉余復瓊圃詩余亦有以知其行也謀所以贈之言者因綴以為序人光也故於其行也謀所以贈之言者因綴以為序

國朝張元觀撰

柿園詩草一冊永嘉張氏藏鈔本

國朝張正寧撰正寧字元彪子乾隆癸酉府學副貢

春暉吟社詩草

國朝谷廷桂撰廷桂號文舟乾隆舉人所為制藝名各文

舟豪

夾鏡亭詩草 東甌詩存甌乘補草作集

國朝馬世俊撰金姓序世俊字挺秀貢生

清輝齋藏彙 東甌詩存

國朝王涵撰涵字南承號龍川乾隆歲貢

自怡集 乾隆府志

國朝謝立撰立字與可天植子詩翰亦韶秀任白水令

橘園集 東甌詩存

國朝潘青元撰青元字越胤

稻園襍咏 東甌詩存

國朝陳之恕撰之恕字道源邑廩生

絳雲亭集 孤嶼志

國朝陳之聖撰

隨意消遣集 甌乘補

國朝曾立勳撰立勳字銀川號丹橘

喚濤詩草 東甌詩存

國朝周京齡撰京齡字靜山邑廩生

柏園詩彙 甌乘補

國朝高溥撰溥嘉慶元年丙辰歲貢浦江訓導

硯丁存彙一冊寫本

國朝張大鏞撰大鏞字廣聞號硯丁嘉慶時諸生城南虞

帥里人

南海集一冊手寫本

國朝黃本中撰本中號覺菴嘉慶戊辰以五品服充 冊

封琉球宣詔官詩多言異域風土亦奇觀也

茶話軒詩集二卷樂清董氏刊本

國朝陳舜咨撰舜咨號春堤嘉慶辛酉拔貢門人林啟亭

一知已可以不恨士之樂有知已也如此然古來才人
著作多湮沒失傳是其平生豈盡無知己哉然則知之

於當時固不如傳之於後世也吾師陳春堤先生少負
雋才未冠籍於屏名重一時秋闈屢殿壯歲膺拔萃科
遂以明經老當時如阮芸臺劉信芳兩宗師秦小峴朱
滄淵李石農三觀察莫不歎賞其詩文李公知之尤深
羅致幕中凡謨著必屬商訂陳泉溟南孝之偕行主賓
相視莫逆雖牛奇章之於樊川范石湖之於放翁不是
過也越數年隄懷桑梓假裝東歸偕二三老友徜徉松
臺華蓋間旣而渡江而北講學吾樂梅溪金龍兩書院
東望雁蕩西攬玉虹而簫臺丹霞諸山羅列几案顧而
樂之有終焉之志日與門下士把酒賦詩翛然自得人
或以抱才不遇惜之坦如也先生工書畫善古文尤長
於詩沈酣古籍擷其精華平生懷人感事牢騷不平之
概皆於詩發之晚年手寫茶話軒詩文定彙授其培董
茂才融疇福疇好學能文其配陳壽人亦讀書知大義
能與保守遺編競競不致廢墜節衣約食為割鴈資雖
道疾聯臂時猶以此諱託福疇疇年福疇校詩集竟釐
為兩卷先授之祥余思才如先生以得知己如李公為
之延譽宜可以趨步本天和聲以鳴國家之盛而竟
至終老歸下僅為此數卷遺篋鼠竊烟銷塵滅將不可復問
為之哀幸更數十年輝煌鼠竊烟銷塵滅將不可復問

矣昔昌黎詩文類李南紀而傳蔡中郎遺書亦由其女
 文姬誦述以顯於世福疇惓惓於婦翁遺集雖風鶴詭
 言未嘗中解視南紀之從容編輯為尤難而陳孺人繫
 念先集臨沒不忘方之文姬何多讓焉余既喜先生詩
 之得傳又念東甌多文學士其聞才如先生而不得知
 己得知己而終不遇者往往而有安得為之戚友者盡
 如福疇之用心蒐訪其著述次第刊行俾友人靈奇光
 怪之氣而不至湮沒而不彰此非後死者之責耶濡筆
 及此為之惘然敢以誌吾郡之
 有心文獻者咸豐丙辰三月

果園詩鈔五卷

寫本

國朝項維仁撰維仁號果園

巖霞山房詩存三卷

潘氏刊本

國朝潘燠撰燠號石城歲貢正黃旗官學教習歷署襄垣

平魯繁峙石樓知縣

研經堂文集

刊本

國朝周衣德撰衣德原名灝字瀉農嘉慶舉人道光己亥

自刊其駢儷之文為此集

五棣一研齋詩鈔六卷

永嘉潘氏刊本

國朝潘宗耀撰

仁和胡敬亭承嘉當閩浙之要衝控山海

奇屢樓虛氣而罪霞龍漱噴濺以垂絛此詩項也其俗
 則邑居隱賦海錯駢著方空機絛之勤茹蘆菜凍之巧
 柑金色以勝采茶珠顆而滋腴此詩材也吾友虹橋少
 長是邦延擢名勝以譙與學之博綜境與材之全故其
 詩能疏瀹性靈屏除繁飾適以舉能邑宰需次河壩挽
 乘飛芻懸邪許以盈耳垂虹隱身工隄給以關心與夫
 壽滋桃花秋風魏子雅空沈馬民且為魚懶雁戶之流
 離禱餘波之安帖莫不即所嚮見著為篇章夫人當問
 適之時得交游之助相與談新稿送趨雅襍者世多
 有之若乃宗瀾遠其周根轉庫其樓修德裝其懷昏聩

接乎目則亦徒懸在柳謂此何堪欲明清城委諸不眠
 矣而虹橋鏘英聲於金石盪逸氣為雲烟綉錄來睡
 壺擊碎檀賈讓之偉譽處安仁之未僚借鄭俠之畫圖
 成潘閻之題賦竟先後其各異材彼此而兼收康更可
 為故吾猶是若此者豈非謝巖陶宅夙契者深吳謹越
 陸舊音無改風俗葆其醇茂山川蘊其遠幽是用聽鼓
 應官雖承等縣之徽餐霞鼓石無媿草堂之靈也乎道
 光辛卯仲秋 青田端木國瑚序天地間有無之數在
 我目能視日能識矣乎目不能長規期寓之人之目口
 不能長諷期寓之入之口古今人重襲之病不知其何
 以然者矣天地不以爲有無而我無於其間墜露飄
 風忽焉同迹芳塵委疊誰與扇之虹橋少有僑目長於
 言情讀書既富共志斐然不肯以側辭自見雖以余爲
 谷音之賞而亦難見其篇及乎筮仕江淮職在執掌壯
 季墨綬時大可爲而顧息影長陔處乎不競豈其中
 不自得者耶聞其徽悉之晨濟得喪一死生而獨憶春
 陰之作登諸篇而後已嘻異矣昔莊周夢爲蝴蝶栩栩
 然寤也俄而覺遠邈然周也周耶蝴蝶耶是夢是覺何
 知其非春陰也耶齊得喪一死生文字之不相忘古今
 至人一迹以相有無於天地亦可哀夫其神弟小涓致

其詩若干曰爲點定序之余用以數江橋之遊而與今
 之日視口誦寓作者之痛而已道先了亥秋杪 周衣
 德序夫張皇簿領樹作吏之準繩發抒性靈尙緣情之
 體製拘拘且論解不相妨然而柳惲行洲風流絕唱蔡
 公野渡鸞舉豪清雖誦訟紛紜而詩筒答響職專填委
 而文墨芬流則以花紅玉白之章寫其目送手揮之趣
 詎非雅人之深致榜澤之別才乎此吾友虹橋之詩所
 由著也夫其生稟岐嶷少耽吟咏登高作賦已裕大夫
 之材遇物能名時增爾雅之注每當陶舟濠月謝屐穿
 雲覓句鷗邊注思騁背盪滄波於眼底收鷗壑於胸中
 則有觀海游山諸作及其登拔萃科舉孝廉選歸顯乎
 步金門狝玉堂有日矣乃輒紅屐躡水頻回靈蓋之
 舍徒居長安之米何索燕市之酒人易散社鶩之秋與
 頗多被鬼揶揄祗是送人作郡爲他作嫁幾見進士爲
 官未嘗不玉碎唾壺銅破殘缺則有輩下應酬諸作無
 何坵上僑居河壩試吏勉襄疏濬之策躬履胥之勤
 下里桃花年年春汎一方藝于歲歲秋風民何爲而免
 望戶何備而聚雁頭如蓬葆悟蘆花夢分浮生勝似滄湯
 子願君對白雪則煤花寄友於是存坵上淮浦桃濱諸

集泊乎白下，蜚聲丹徒，承乏簽行，流水牘判，清風印牀。啟而芝泥，香語庭間，而草色靜，但有恢恢之刃，不景赫赫之名，何其卓哉！獨是拓落半生，浮沈苦海，攝官三月，芟舍甘棠，單父有掣肘之書，臯蘇無醫勞之藥，一病不起，絕筆春陰，吁其悲矣！於是江干一集，夫玉離九折者，遭遇之奇也。十辟萬灌者，鑄冶之力也。山水之契，雖執掌不以喪其真，竹柏之懷，雖脂膏不以易其性。以故裁為花骨，雜以仙心，豈必三百而傲五陵，千首而輕萬戶哉？德頻年歎，遊感彼川流，暇日尋思，迷夢寐，慨親朋之凋喪，半是陳人，舉屬對之清新，喜存舊作，相聯花夢，令弟既撰其遺文，自顧榛蕪，弁言聊酬乎素諾，雅芬六集，仿玉筠筮，仕之編藉，感九泉正法，度賞心之作，自序余幼喜吟咏，自筮仕南河，後檢存舊作，得詩四百五，百首，已卯歲以憂歸，里值隣人不戒於火，舊所鈔錄，無一字有者，頻年奔走大江南北，塵俗殆甚，惟以性之所樂，公暇仍不廢此，事二十年所積，得詩二百首，因附以舊藁，中所謂記憶者，四五十首，並零聯斷句，可續而成者，亦將及五十首，綜計得詩四百餘首，余家世居臨之，豈陽里先高祖於軒前植楝五本，因目五楝名軒，續先君子徙居城南，僅攜先世一研，自隨，因不忘舊事，遂合併

其詞為五楝一研之齋，茲取目自名其集云。余時道光丙戌四月，中瀚虹橋潘宗耀自識。弟宗瀾跋右五楝一研齋詩六卷，先兄虹橋先生遺藁也。先生曾於宦遊江左之日，手錄成編，至丙戌冬，疾革時，特命家人扶坐，爇白握管書春陰一詩附之，卷末其結習不忘如此。丁亥夏，瀾奉藁質之，端木鶴田先生，藉為酌定，繼又承胡書農先生益以弁言，數年來屢思梓存，乃力有未及。今秋以試事寓省，始行劍關，兩閱月，而歲事噫，自今而後，先生詩可無虞，散逸矣。回憶檢韻，滌埃敲磬，吳下事猶在日，而音塵渺不可追，披讀一過，不禁潸灑，橫集也。爰和淚濡墨，畧陳顛末，以志令原之痛，時道光壬辰秋杪。

嘯軒小草

補

國朝祝聖源

國朝祝聖源，撰宗李義山楊鐵崖三雅有奇致。

國餘小草

補

國朝季撰樂撰觀樂號壽山初名鎮海，詳華文漪所為傳。

小東山草堂文鈔 卷一 承嘉張氏刊本

國朝張泰青撰 侯官林則徐序 文章之有騷格猶詩之有
若屈平宋玉李斯鄒陽枚乘司馬相如王褒之屬環采
奇藻固已由質而趨於華嗣是而體成於東矣流
於魏晉極盛於六朝三唐至宋乃一變而格稍卑矣偏
解之士高語起衰往往薄駢文為俗不知少陵不廢江
河之說蓋指四傑言之而昌黎作滕王閣記亦謂名
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此杜韓於文章流別所得者深
故其持論宏通若此非若後之人斤斤於駢散體貌問
也夫駢散者文之外焉者耳語其精微則必本之以靈
心運之以真氣幹之以風骨而修之以雅詞用能沈博
絕麗淵懿茂美斤遠凡近與古交殊途同歸而區區抽
嗜古鑿奇出其素蘊發為詞章駢四儻六窮如極妙於
排比巖積之中能加以疏宕之氣望之抽黃媿白為能事
致淵然以清意不為辭掩蓋非僅以抽黃媿白為能事
者乃後飲然不自足而所以所業見質且屬為序序何足
以益孟平哉顧聞先輩之健於此事者其持論皆謂與

古文相表裏孟平深 淵色古 高格宏 惟上可以潤
六朝三唐為一爐之冶 色古 高格宏 惟上可以潤
如詩之有古今體皆出於心 擇要為可傳而已此一編
也非即大輅之推輪增冰之積水乎 道光元年春正月
薄庾徐原其文體異條共 辭合軌分途彥和所請奇偶
適變不勞經營者也 李唐以下離析迥甚青終論本無
翠綴脛伋侈弱軛因破 誘此則鄭曲雜謬謬謬律之
足稱八代衰弱軛因破 誘此則鄭曲雜謬謬謬律之
窳穢醜女效施并憎巧 笑之容悲矣孟平先生枕藉藝
文顧嫺駢元瑜之鬻采 臺閣孟公之垂英簡翰德橫
之擅能頌讚蔡葵之致 美序篇靡不規青儷白裁霞
雲鬱若崑崙誇飾如 匏竹扶級銜以超乘 騰輿徐而
使覽者眩豔夸飾如 匏竹扶級銜以超乘 騰輿徐而
美辭麗於黼黻文章 今於孟平信之數慕有
揆華媚許揚修之定 文竊比元晏之數慕有
乘陸引聊志傾誠云 爾道光五年元中節
補棟帖視齋詩卷二 寫

補棟帖視齋詩卷二 寫 卷一 承嘉張氏刊本

國朝潘宗淵撰宗淵字少淵宗耀弟道光乙酉拔貢

介軒文集十八卷 詩鈔十卷 文鈔八卷 永嘉張氏刊本

國朝張振夔撰 孫衣言序 同治丙寅衣言在杭州既為磨所為介軒文集見寄求為之序予為訂定其可否因詳論其辭義之美以示鄉之後進且曰由先生之所作而深求之則可以漸致於古人而無難予豈欺鄉之人哉蓋予於先生之文盡心焉爾矣昔宋之南渡吾永嘉諸先生之學嘗極盛矣而以文章尤美者曰水心葉氏止齋陳氏止齋之學最深於經而其發為文章則子長永叔之流也水心之學最深於史而其發為文章則賈生蘇氏之流也水心之書今猶具存吾鄉之人能讀其書者鮮矣讀其書而能知其意尤鮮矣至於由止齋而知其可以為子長永叔之流蓋鄉曲之士習於所見驟語之豈可人人而語之哉蓋鄉曲之士習於所見驟語之以子長永叔賈生蘇氏未免畏其難也引之以近時作者如先生之為文則猶未免畏其難也引之以近時作者如先生之為文則

必有奮起追之者矣夫文章之妙具於人心則其精深變化之故皆可以學而能也遠望數百載以前而以為不可幾及幸而同生鄉里之間則又以其近而忽之是亦不學而已矣故予於先生之文尤盡心焉而後申其說以為水心之序使鄉人知讀先生之書而進而不已即可以為諸儒之盛亦即可以為子長永叔賈生蘇氏也則永嘉諸儒之盛其將復見於今乎是在勉之而已先生淡於榮利生平獨嗜讀書故所著之精如此其歷官行義已具於錄幽之文者茲不具書庚午七月 洪坤巖永嘉張先生與書因太鶴先生書庚午七月 洪坤巖以女歸我仲兒咸先生亦以長女妻地曩校刊太鶴詩集有疑義輒以就道先生題獎勵之今先生歸道山又數年妻弟碩謀刊道集攜先生所著介軒詩鈔十卷見示坤受而讀之竊謂先生詩固足與太鶴相伯仲而樸茂醇正尤自負其為人皆里孫琴西方伯亦謂先生古體詩直追韓杜可決其必傳趨付梓以問世坤向既刻太鶴集以成仲兒之志豈漠視先生詩而無以慰妻弟願耶創闢之費夫何敢辭獨念先君子既以兩先生為益友亦冀即毀數語美藉得具緒餘是自立也而坤以下駟之材遂無涉就兩先生既不久居人世杳杳儀型

追思若夢欲再晤其警效徒於遺編曠墨之中想像萬
一而坤亦忽忽殆將老矣茲適僅以校訂之役附名簡
末自幸數實自惠爾
同治庚午夏五月

梧竹山房存彙

家刊

國朝陳遇春撰

歸安錢福元序歲丁酉余寓食東甌與同

生蓋與子山為姻而交最厚乃得見鏡陳先
而不為矯廉高潔而不為孤介余深佩焉然未嘗見其
為文成秋余供職京邸子山乃郵寄先生之文而屬
余為之序余惟文無定則惟真者傳今試進優人而陳
忻愉之狀寫愁苦之音罕有動其心者而觀赤子之笑
啼視行人之歌泣鮮不情為之移無他真不真之辨也
先生諱於鄉之文獻好善孜孜如將弗及其餘飾蠻序之
觀瞻纂前賢之一其性之清且醇也其整肅嚴毅一其品
比僕屬微至一其指事類情明白曉暢一其才之踐履諸
練而無所窮也其神與古會夷然曠然一其心之澹泊
恬率而無所滯也未嘗以難繪為工馳騁為健而世之

務雕繪事馳騁者卒未有以過豈非文之真者不求以
文傳而文自傳哉徐讀書少又習為舉子業未嘗
肆力於古人之文鮮不附類逐響侈談此事今讀先
生之文謂然如接仁人之字矜矜矜矜矜矜矜矜矜矜
之堂儀容悉敏以知真性情之足以感人而秉彝攸好
之良初不以才識之優絀而有異也爰不辭固陋而為
之序并以見子山之傾倒於先生者
其拙重為不虛云道光十九年春

溪山吟草一卷

家刊

國朝陳遇春撰

雁山游草一卷

家刊

國朝陳遇春撰

自序雁山於天下為南戒起唐一行開山

工莫奇於此但僻處海濱人跡罕到雖有奇而秘不可
見其中一壑一石一巖一洞一橋一水狀不可指數無
在不奇雁山既奇且秘其奇者不至非好奇之至者
不能盡至一日遊焉見其奇一月遊焉見其奇數月游

馬而愈見其奇雖好奇者競至且不能盡也嘻真所謂
奇矣哉永嘉山水若孤嶼華蓋松臺飛霞回鶴大若緣
嶂山梅雨潭諸奇勝附郡易至皆未有奇如雁山者余
不才以郡內得至之山不能盡其奇所至筆墨不能狀
徒為山靈所竊笑也然願以告人之未至
者故錄詩若干首為談雁山者勸駕云爾

東川存豪一冊寫本

國朝顏泗源撰泗源號東川邑諸生

翠微山房詩豪八卷刊本

國朝金璋撰歸安錢福元序往余客東廡即耳金君左峩
取今年春余同年王君紅花詞名最噪願弗獲見心常
此金君左峩之詩也左峩性穎悟讀書日數行下幼隨
在涿州矢志下帷寒暑罔間屢試南北開輒不售後適
以林泉自娛絕意進取嘗憶司馬子長語游天下名由
大川東至泰岱南登雁蕩俱極天下之奇境所至輒發
諸詩晚年息影蓬門鄉後進質疑問難者踵相接口講

指畫無不當其意而去故其名益為鄉里重今讀其詩
其抒寫性情指陳名教則見其纏綿悱惻之懷焉其時
為往事獨樹偉詞則見其上下千古之識焉若其數游
歷之壯觀敘懷人之雅志則又見其見聞之廣氣韻之
篤焉然則左峩固不僅以紅花名也雖然一物不知焉
者所恥君子之於學也無所苟而已大學之教造於天
下國家而必始於致知格物又況詩之為道將以備太
史輶軒之採其風俗之信流習尚之奢儉實於是乎在
左峩隨處也習知紅花之為名因為稽其時勢其地証
其播種之宜取材之法亦足為一方之掌故而又以其
儒者稽古無倫一名一物皆當實事求是且其平日博
問強識不憚精詳知與世之法活有得遂飾耳目者異
矣村于美所謂讀破萬卷下筆有神其此之謂與故謂
左峩不僅以紅花名可也即謂以紅花名亦何不可也
爰為之序并以資世之讀左

怡園同懷吟草刊本

國朝曾佩雲喬雲撰

...

招嘯吟 晉氏手 棠本

國朝曾希輅撰希輅字石湘道光乙酉自序

金石聲齋詩存一卷 曾氏 刊本

國朝曾賢撰賢號希堂又號竹史工詩善書

太玉山館今體鈔一卷 曾氏 刊本

國朝曾元琳撰 孫鏞鳴跋永嘉之曾為吾郡望族其先嘗如黨歲時聚會醵咏鼓吹與服雍容開雅甚都恍然承平故態也獨子璘曼琴兩君皆窮而工詩子璘天資神悟博極羣書其為詩學李太白黃山谷瀟汪洋恣肆披手瀉尺之外高才逸氣傲睨一世詩愈富而境愈窮年裁逾五十而死死且無子曼琴則誠篤溫克言笑不苟詩不多作而性情真至如其為人舉道光乙酉拔萃亦無所遺老而授徒於怡隔兩君既歿其從父竹史先生檢得遺詩屬余兄琴西選定之子璘之詩幾五六千首

猶有散佚未見者其富如此余兄痛為刪存倘得三四百首近體居十之九曼琴詩既不多又不盡留彙故僅有存者然亦足以傳曼琴矣竹翁將謀錢版而遽下世哲嗣秋暉復集贊合刻之而以其尊人所遺殘著數首附焉竹翁留意文獻凡吾郡之善詩書畫者雖殘縑斷簡皆藏弄唯謹況其為一家之集哉秋闈善承先志尤可敬也子璘負詩名甚感余恨不及與之游而曼琴當咸豐三四年間與余相聚於怡隔最久深服其踐履篤實勤學好善無媿於古之賢者詩尚不足為曼琴重也竹翁父子開余亦雅修紀羣之好故樂斯刻之成為題數語於卷端然而俯仰昔游不能無宿草之感矣同治庚午六月

雪風草堂詩草一卷 曾氏 刊本

國朝曾壇撰 曾良儀跋子璘曼琴為同祖兄弟於余則同高祖兄弟也二人皆工詩而子璘所作尤富

子璘既死無子先子急檢其遺詩以歸分年為集蓋子璘所手編也合古今體詩凡五六千首曼琴之詩不盡自留彙蒐子亦於其卒後搜訪得之故為數不多咸豐己未季秋璘安孫琴西先生僑寓城南先子晨夕過從

遂出兩入詩請刪定將謀付梓而先子棄不孝去矣良
儀懼吾宗文獻凋落而且無以成先人之志也邀集同
志合贊鳩工刻既成以先子所遺襟作數首附於後摩
挲手澤兼懷昔日花樹之游不覺淚潸潸下矣庚午夏
日

卧雲軒吟草十八卷

手稿本

國朝沈式琳撰式琳號璞人歲貢

知足知不足軒詩存三卷

刊本

國朝潘銘憲撰

寶雲草堂詩集三卷

手稿本

國朝黃漢撰

寄鷗館詩彙一卷

手稿本

國朝張應庚撰

聽秋樓詩草一冊

手稿本

國朝陳星慶撰

吟香山房詩彙

國朝梅銓撰銓字子衡號鑿亭歲貢王書肄經堂學教有

文名

厚田詩彙一冊

國朝朱步輝撰步輝字超之號厚田諸生柘溪人

隨陸讀書廬存彙

手稿本

國朝陳承隨撰承隨號堯人進士舉貢

松風館詩鈔

手彙本

國朝孟錦城撰錦城號劍秋王玉爲之序

玉芝山館詩鈔一册

手彙本

國朝陳燧撰

雁遊三百篇 芸墨樓詩文集

採訪冊

國朝朱德華撰德華號愚谷永嘉場人廩生天資高邁博

通經史書法真草俱工作詩古文詞援筆立成受知於

秦小峴觀察晚年徧遊雁蕩得五七言絕句七律詩各

百首名曰雁遊三百篇詩文集甚富惜遭兵燹無存矣

紅豆山房吟藁

採訪冊

國朝張澹撰澹號鵝塘布衣其祖父俱以武職顯澹工詩

善小楷其紅豆山房吟藁被燬無存間有斷句云野廟

有牆皆畫馬官亭無柳不藏雅又溪雲乍起捲楊柳山

雨欲來啼鷓鴣饒有風致

羅浮山館吟藁

採訪冊

國朝林增錦撰增錦號小竹園學生工詩善畫尤通音律

嘗與曾小石周養梅諸詩人結爲鍼鵝山館詩社後家

中落猶日夜吟咏不輟意多散佚社友家間有之

小石詩鈔六卷補編一卷

曾氏刊本

國朝曾謙撰謙字小石廣東人謙字小石廣東人先後登兩

朝朝曾謙撰謙字小石廣東人謙字小石廣東人先後登兩

三

林亭池沼之勝所謂怡園也余每蒞郡未嘗不携題直
 入相與賞花觀魚為樂小石無恙為遊園之趣而猶
 劇從少時學為小詩輒麗雅可誦斯亦雅弄古金石法書
 名畫文籍頗富小石尤善觀書卒夜論內亦賦讀費
 余自與西歸出其所為無題詩十首端陽坐雨感賦
 四首見示情詞悽愴余深得其深得風騷之旨而又
 當壯盛之歲富文吏之妓而乃鬱伊善感侘僚無
 乃非進德養福之方蓋小石天性脆擊時速感遺弟
 喪怙恃早失同氣又妾年四十膝下孑然僅一女家事
 頃委漫無管省先世豐法之規日見侵削門戶冷
 人情籌竹隨之是以身世之感自端茫浩變集與寄所
 至遂不自知其哀怨之極嗚呼歲暮孤獨在曾筆力奔
 歷那越縱寓吳門者一年山川登覽奇勝在曾筆力奔
 赴詩愈工而境愈窮歸不四三年遂齋志以廢又無
 子吁可憐已小石素強健過余性好善樂施予於三族
 尤有恩自其先世已然此於法當得大年美報而竟如
 此尤不可解也然使小石齟齬於純綉之中富厚佚樂
 終其身亦不過數十寒暑奄然與草木同腐耳孰若使
 之更涉憂患困無所之乃益勤心於文字以求自見於
 後古賢人嗚呼往往出此今雖起小石而問之亦必不

樂以此易彼也足可無恨於古小石也已今其女夫葉
 蓉樓將刻其遺詩屬余編定之刻既成請序於余并以
 小石葬則告余將謀為銘幽之文以授其家人而事
 不可得詳乃為撮其平生大畧及我兩人游好之舊序
 諸簡端用誌余哀且使後世之有以知我小石也同治
 庚午十一月葉璋跋曾小石先生余弟珠之婦翁也
 先生卒後遺書散亡殆盡余弟從故策卓得先生詩草
 數帙持歸時曾君秋嶠方謀刻其族人手麻曼拜兩君
 詩余謂先生之詩過此不刻久且先墜是吾弟之責也
 乃請於孫渠田學上選定之編為六卷余又續得數十
 首增入為補遺一卷又以鍼黹詩補唱和之詩附焉合
 之凡八卷昔謝師厚為女擇對見黃山谷詩異之曰得
 婿如是足矣山谷因求之遂從受句法卒為詩名家吾
 弟既刻先生之詩尤望其能為山谷也則先生有知其
 心不爽慰耶
 庚午季冬

二十四梅花菴詩存

國朝張慶生撰慶生號青石永壽高原人例貢生善書工

詩詞屢薦不售

敬業詩集 珍溪禊寮

國朝朱邦澧撰邦澧號蘭汀柵溪人附貢生好善勤學愛業於周滿農授贈詩章有悵望扶輪思大雅締交傾蓋喜吾徒之句年八十卒

味諫軒吟草一冊 手藁本

國朝陸勳溥撰勳溥字博泉虞貢生候選訓導

素心人存藁 手藁本

國朝陳體方撰

詩附

熊丸集一卷 自刊本

國朝女士陳瑞輝撰瑞輝號蕉窗張曾妻泰青母

萼緣華窗遺吟 一冊晉氏刊本

國朝女士馬如佩撰如佩號玉珊曾賢妻聰慧有婦德年二十七卒谷廷桂爲之序

留香閣詩集一冊 手藁本

國朝女士張鳳蕙撰鳳蕙號香筠拔貢生應照妹適泰順

生員潘福綸 福綸號小易有詩名僑寓郡城衆是書人存者不錄張氏才媛也年逾四十破格錄之

永嘉縣志卷之三十

藝文志六

集部下 總集 文史 詩餘 僧詩附

二戴集 蔣麻府志

宋戴述戴迅同撰

韓柳釋音 橫浦集

宋陳一鶚撰

桂籍堂唱和集一卷 宋史藝文志

宋何絃編 輿地紀勝福建路興化軍有桂籍堂考何文伯以慶元二年知興化軍嘗新桂籍堂故有

唱和集之輯 宋志桂籍二字誤今據紀勝考正之

播芳集 永心

宋葉適編 自序昔人謂蘓明允不工於詩歐陽永叔不蘓子瞻詩如詩秦小游詩如詞此數公者皆以文字顯名於世而人猶得以非之信矣作文之難也夫作又之難固本於人才之不能純美然亦在夫纂集者之不能去取決擇兼收備載所以致議者之紛紛也向使略所短而取所長則數公之文當不容議矣近世文學視古為最盛而議論於今猶未平良金玉自有定價豈曰懼天下之議而使之無傳哉若曰聚天下之文必備載而無遺則泛然而無統若曰各因其人而為之去取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尤不可以例論於是取近世名公之文擇其意趣之高遠詞藻之佳麗者而集之名之曰播芳命工刊墨以廣其傳蓋將使天下後世皆得以翫賞而不容瑕疵云

四靈詩選 許紫融

宋葉適編 許紫融 藍田種種玉簪林片片香然玉不擇則不純香不簡則不妙水心所以選四靈詩

也選非不多文伯猶以為落復有加焉嗚呼斯五百篇出自天成歸於神識多而不濫玉之純香之妙者歟芸居不私寶刊遺天下後世學者愛之重之

永嘉四靈詩四卷 通學齋藏影宋鈔本

宋徐照徐夔同撰 何焯影宋鈔本跋四靈詩絳雲樓所自得其半亦宋刻善本今歸毛氏取去裝工藻生不知何人影鈔者亦不易得後人勿以非全書遂忽視之康熙辛巳

衆妙集一卷 讀書附志四庫全書總目宋史

宋趙師秀編 海虞毛晉跋紫芝與徐夔徐照翁卷號宋末四靈葉正則稱其同能為唐詩者紫芝

雖獨登科官亦不顯肆力吟事欲返開元元和之盛其所選衆妙集不遜元續章穀諸家余向見之未得內子秋抄寒山趙處均愈續此書與馮定遠見寄云是嘉興屠用明託余刻者予狂喜爛且因憶放翁句云名酒過

於求趙璧異書渾似借荆州用明與余未識而乃不惜
 荆州之借真藝林同志亦公心也
 諸君中不肯示人者相去何如耶余向蒙唐人選唐詩
 甚為海內士所快賞復欲梓宋元人選唐詩以續之茲
 集其嚆矢云讀書附志趙師秀編沈佺期盧象王維
 孟浩然錢起周賀于武陵李頻秦系劉長卿李嘉祐楊
 巨源劉得仁朱慶餘雍陶郎士元崔塗皇甫曾皇甫冉
 包佶司空曙耿緯嚴維李端韓翃戴叔倫盧綸祖詠綦
 毋潛方干靈一無可護國貫休岑參張衆甫張繼南史周
 朴張蠙張祐李季諒許渾張佐馬戴張循之張繼章入
 元李益張喬呂溫于鵠崔顥項斯崔峒包何竇常趙嘏
 薛能劉威鄭谷韓偓羅隱李羣玉皮日休杜荀鶴張籍
 任藩劉商楊發處默戎昱于良史王灣林寬劉禹錫王
 貞白七十六人之作西車全書總目是集錄唐五代五
 七言律詩起沈佺期訖王貞白共七十六人不甚詳次
 先後五言居十之九七言僅十之一師秀之詩大抵沿
 溯武功一派意境頗狹而是集乃以風度流麗為宗多
 近中唐之格馮氏才調集凡例謂其惟取名句殆不盡
 然陳振孫書錄解題不載其名此本明季出自嘉興屠
 用開家寒山趙靈均以授常熟馮班班寄毛晉刊之始

傳於世其書晚出故談藝家罕論及之然其去取之間
 確有法度不似明人所依託疑當時偶爾選錄自供吟
 咏非有意勒為一編故前後無序跋亦未刊版行世惟
 傳其詩法者轉相繕寫幸留於後耳觀其有近體而無
 占體多五言而少七言確為四靈門徑與其全集可以
 互相印證明未作偽之人斷不能細意磨合如是也
 温州經籍志與妙集所錄詩凡七十六家二百二十八
 篇毛氏刻本序次與讀書附志所載同據汲古閣珍藏
 祕本書目其底本係影宋版精鈔則是書宋時本有刊
 版文淵閣書目亦有唐衆妙集一部一册四庫提要謂
 當時隨意選錄未刊
 版行世蓋未然也

一妙集一卷附讀書

宋趙師秀編讀書附志趙師秀選賈島姚合詩也
 無姚賈此集又專選姚賈而不及他作蓋衆妙集所選
 詩惟劉長卿多至二十二首其餘諸家皆不及十首姚
 賈二家所錄獨多故別為
 卷幙不與衆妙同編也

雙玉集萬縣府志

宋薛嵎宋慶之同撰趙汝回編歐乘補趙幾道集薛雲泉及宋飲冰詩合為雙

玉集見薛氏譜

謝庭遺藁萬縣府志

元謝儁伯謝凝謝夢符同撰凝時代無攷

詩賦錄一卷浙江采集遺書總錄

明張亨敬編

貞義書院集千頃堂書目

明張亨敬編

慈烏集一卷鶴陽謝氏家集

明謝德瑀編皆時人贈詩以表其孝

表則二册歐東私錄

明項喬編百序初表則二册予竄下不次集之以便私

之合肥潘尹怒日是可梓也予初不以為信然戊戌夏

六月奔母喪歸時潘子在鳳陽遣使追弔於丹陽之許

謂予前表業已刊矣予詫曰原本未及被正不貽笑大

方耶王寅起復補河間廬二守周子允偶以是見寄出

示諸生諸生又爭錄之遂躬校正捐俸梓之用為諸生

發身之一助焉耳若立德立功立言之君子於此固不

所不脛臂也按私錄中又有舉業詳說蓋於明時場

屋所行經義表判賦論之類皆為論其體製又有義則

乃專選經義者今不錄其目附識於此

賢哲遺思錄歐東私錄

明葉嘉慶撰

正喬序瑞峰葉太史言鄉賢哲也既沒十有六年乃震器邑庠生嘉慶子餘哀時

藝文 集部

長國二十四年精刻

賢哲迫思先生者為文卷以志哀慕而囑予為序先生
 長子十年而同在諸生予尋先生愛最賦識先生最真
 也不容以不文辭然必知先生之所以賢哲而後知賢
 哲之所以思先生也先生端懿謙謹年十六師有志聖
 賢之學而識其大者事厥考太學生斗山翁及母劉氏
 以純孝稱未第時凡稟膳及生徒束脩惟供養無私畜
 既而占大魁授翰林編脩貤封父母進脩撰以例出憲
 南臺督月分常俸以備甘旨丁二艱終制不就內寢不
 與外宴於外事伯兄程如事師坐立不少踰禮產業惟
 所處分季弟謀未室鬻產為之締姻凡父母喪事宅兆
 諸費悉出於己從嫂志在守節而貧乏不能存堂弟貧
 而隸恐絕嗣由為存恤全其名而完其室然皆誠心為
 之不市名譽其厚於父母兄弟有如此者夫堯舜之道
 孝弟而已先生既識其大者矣故以之守身不囑託不
 受無名之讒死至無以為殮以之居官則抑奔競禁勞
 擾平反冤獄雖老法家無出其右者以之錫類則三典
 文衡所取多行脩蒙傑如今方伯林公雲同其尤著者
 其居鄉後輩會講如彭子時望黃子一鵬項子攪郡生
 化之皆駸駸然嚮用於天下矣而予與周子感張子純
 籍先生誘掖之功亦居多焉而先生之大道昭矣若夫

胸中富於經史文章自成一家翰墨逼近鍾王者先生
 餘事耳先生身若不勝衣素不能周旋人事當時與先
 生往還者類或諱其簡而疑其迂矣今先生蓋棺已久
 而賢哲或以詩歌或以詞賦或以手札或以奠文又莫
 不仰先生如北斗而欲起先生於九原略無間然者先
 生何以得此於人哉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遠之天
 下也孝弟之念於天下所同然則先生先得之則其聲氣
 所感宜有千里而丕應隔世而相求者况身親見之者
 乎令子思親集此而表章之可謂孝弟也已雖然此孝
 弟之文也由先生之誠心行先生之直道率諸弟同心
 同德以揚名於後世孝弟之實也此亦賢哲之所願於
 先生諸子者予因序而頌之諸子次嘉兆次嘉善又次
 彬彬然明著衣冠毛已

陳氏傳芳集 雍正通志 乾隆府志 並無
 陳氏二字今從乾隆縣志

明陳詔陳鳴鳳同編萬厯時陳紹賢續紹賢字丙賢歲

貢益府教授

十二家唐詩二十四卷雍正通志乾隆府縣志並作盛唐

閩書日通學齋藏明黃璋刊本

明張遜業編天閣書且十二家唐詩明嘉靖壬子永

王楊盧駱六朝之習為天賦之才實一代聲律之發

嗣自是文選益昌乃有陳柱沈宋倡於前王孟高岑繼

於後當時指為德貞觀為初唐元實貞元為盛唐元和

開成之末曰晚唐則十二家者又唐之可法者歟爰重

梓之溫州籍志集唐二家詩卷首題永嘉張遜

業披江都黃璋子篤刊行其鏤刻煩瑣精緻凡王勃楊

炯盧照鄰駱賓王沈佺期宋之問陳伯玉杜審言王摩

詰孟浩然高常侍岑嘉州集各二卷自孟杜岑三家外

餘九家皆并編之不陸詩也通志經籍門引焦氏經

籍志作盛唐十二家詩四十七卷府縣志並同攷焦志

所載盛唐十二家詩並未著何人編輯且此編惟王孟

高岑四家為盛唐其王楊盧駱沈宋陳杜八家均繫初

唐文苑亦不宜槩冠以盛唐之目焦志所載蓋別為一

書通志妄為牽合殊誤今依范日啟題十二家唐詩不

復區分初盛庶得其寶焉

慎江文徵六十一卷永嘉張氏藏手槧本

國朝周天錫編百敘以鄉人輯先哲文該而當者難也陵

迂焉弗應即止於耳目所及直寄焉耳雖寄而手與眼

不能借而古今人之書遂為吾一人之書乎哉其為一

人之書也必其奢取之不禁奢舍之不禁然未嘗蓋

焚滂六合魚鳥罔遁繫矢扣舟僅獲鱗鳧勢使然也雖

瀛天地無盡文章亦無盡吾道其功於道者進其功於

千世者與一世者時齊吾意而不懼其遺時腐吾意而

勿參以欺瞞瞍目迷騷鼠腹果分真偽然又何猜焉夫

著書立說存乎其人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非僅文也惟

後之讀文而後錫也為此可以無罪於前無罪於後

經籍志馬樞卷慎江文徵所據宋元明三朝温州鄉先

華文凡六十卷而慎江文徵自序則作七十卷然手

槧首尾完具其文與總日所列門類亦一一符合並無

缺佚疑初聚寫定後因其編卷稍大欲展為七十卷然未及重錄故仍為六十一卷也至此集所錄文各體皆備獨無傳狀碑志諸作則當為別人慎江獻徵故此書不復綴錄非其缺略也

慎江文逸

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編官序余既輯文徵七十卷以余蕪兩冀一與全集彫耗聞見他集者命曰文逸明捐捐自好也吉光片羽足占德輝燕臺朽骨猶憐神駿卸勞弗恤也然余之為此更驚矣家鮮藏書每向人句閱而煤敗楮敗者十之三焉烏帝虎者十之五則撫拾之難屈首受舉子業既乏通材至窮學日購又不得一二語不啻寸珠尺之難及稔姓氏如逢故交偶得一語不啻寸珠尺璧則去舍之難其者好思不來窮鬼相搏研墨吮筆率棄去疾走弗顧者再而風雨疾病不與焉則記載之難余之因難而難已已而復捐捐不自釋者又五閱歲矣况平烽火頻驚舊聞放失江河既逝老成透迤嗚呼此所為愈難也與

續慎江文逸

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編

慎江文類

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編

慎江詩逸

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編

自敘蓋聞寶鼎芝房之什繡黻休明响嘯宛委之章鼓吹風雅故白雲元露太史未進其詞華黍由庚工警僅存其目詩之有逸所自來矣夫洪鐘與小缶殊音伐鼓與叩匏異節或傳貴紙或謂獲韻或被管絃或沈脉望然而古音參越知為密瑟緝三寶色迷離望若夏璜周鼎惟精靈夙注以不容減者謀篇斯麗儼朝鸞以不可亡者發響呼之或出如見其人獨而或聲將無有似是帶刻心錄且題討冥搜綴集藜殘同貽譏於注編網羅放失覽托志於遺忘聊付雲藍敬云月旦

續慎江詩逸

二續慎江詩逸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編自序詩以著代也代著而其人之詩見焉有唐之世初盛之時昌以華中晚之詩唯以促音與時違氣固世變厥有由矣玉步既更駱雅未墜卽吾鄉言之一時策名縮綬搏風乘雲似宦鼓豫揚休宣隆賜盛也而傷今弔古之吟憂讒畏譏之什視淪草莽槁泉石者不啻過之夫白馬賓王乃緬懷於殷士故宮禾黍始悼歎夫周京雲霞鬱鬱思山川灑泣人所應爾我亦同然爰自甲申以後得若干人另爲一集雖風雅不殊音微如故而攬時觀世抑將有感於此也

慎江詩類六卷瑞安氏藏手稿本

國朝周天錫編溫州經籍志周懋寵慎江詩類六卷始宋六篇皆涉溫州文獻者末卷附詩餘七篇賦一篇其所采詩明代居十之八宋元兩朝詩所錄頗少

問古文編 問古詩編 列朝詩史 前朝詩史

殊方文娛 慎江禪藻 宋元禪藻並見花萼樓集

國朝周天錫編

甌江詩選花萼樓集

國朝林占春編

鶴陽家集乾隆府志

國朝謝夢覽編乾隆縣志

東甌詩存四十五卷補遺一卷國氏刊本

國朝曾確編自序東甌詩集一書前明蔡廷玉趙十忠兩云備矣顧至今編指三百餘年賦既無存書亦罕觀雖

國初鄉先生尚大錫輯有慎江詩逸初續集未經刊刻

永嘉縣志 卷之二十一 藝文 策部 八 民國二十四年補刻

亦復就煙吉賦人之詩不幾泯滅無傳哉嘗觀郡邑志
 載歷朝以詩學名世者不下數百家求其殘篇斷簡僅
 存什一於千百遲之又久豈惟詩亡而其人亦并亡矣
 心竊憂之思欲編羅放失以繼前脩而轉恐耳目有所
 未聞也聞瑞安余君國光志存風雅而於詩集輯有成
 書丙午至瑞急請余君出所藏卷帙以示披讀之下實
 獲我心惜詩家不多篇什簡略似未足以盡賦詩之大
 觀乃歸而檢家中舊錄先輩遺藁并赴會垣搜覓書林
 復廣諮良友於鹿城則有陳君翼詩徐君淮於樂成則
 有趙君翼照於橫陽則有陳君觀海於羅陽則有葉君
 惟挺協力採訪歷四寒暑向鴻篇蠹册積案盈箱矣然
 後取余君手鈔參酌增訂善萃成集再就正於高陽任
 君大文暨同邑程君浩既鑒定釐為四十六卷名曰詩
 存以為存詩也可以為存人也且存之云者別於選
 之謂也若以為賦詩實存於此則又不然寡聞淺見遺
 漏良多雅承諸同人良集之力慮其久而散佚也因
 勉捐資毀板焉遲憶曩者蔡氏之書成於成化年趙氏
 之書成於宏治年其間相去未遠按踵授梓前人留心
 於文獻何其勤也後之有心人復起而續軌之禱其所
 未備匡其所不逮是又予之所厚望也夫乾隆五十有

五年歲次庚戌二月花朝
 識於依緣園之服膺軒

凌雲社菊影酬唱

歐乘

國朝高溥編 願乘補高溥泉溥列菊置燈懸紙取影隨意
 同人賞影唱和成吟一時知名士如程養齋浩趙灌松
 貽瑄趙秀山廷松胡小山森桂周竹仙嵩觀邵月波南
 金高楚帆雲筆朗天中模張印浦大川朱白華汝南俱
 與其會者其詩曰凌雲社菊影酬唱邵月波為之序此
 乾隆戊戌秋事也嘉慶己巳
 處士陳雨谷汝塚集而刻之

古樂府類選

國朝周衣德編

國朝文錄十八卷補遺一卷

陳氏刊本

國朝陳遇春編

麟慶序曰月星辰天文也山川草木地文
 也大有文而無義和讀較之命則天道不

水滸縣志

卷之三十六

藝文

輿部

顯地有文而無豎亥算步之才則地理不著是則天地
 之文發以人文而人之文禮樂刑政忠孝節義亦必借
 人以傳世知文以人傳人以文傳而不知人與文之所
 以並傳則又有以傳其文以傳其人不知人在也余知鏡
 帆廣文之名久矣憶昔隨宦東甌先大夫政餘課士中
 山每手鏡帆之文以詔示曰此能讀書制行者也此能
 見義必為者也自是心誌不忘今年春鏡帆邦寄所輯
 賦括文錄見示並索序於余余不敏未冠通籍已三十
 載官遊皖豫楚終歲靡勞不克仰副庭訓彈心淬志
 以專所學不亦對鏡帆而滋愧乎今閱所錄搜奇攷異
 發微闡幽合賦括兩郡之大綜宋元明三代之遠僅得
 文十五卷補遺一卷殆顧亭林先主所謂少而盛者耶
 且鏡帆秉錄所至見義必為百廢具舉又以其餘力表
 章前賢垂型後學發其蘊於禮樂政刑徵其行於忠孝
 節義其事在支其義在人其志在因人以存文即文以
 求人固非徒以文入自命而僅視古人為文入者也至
 鏡帆自若梧竹山房存彙計文二十四首余亦受而讀
 之激鬱纏綿淵澹渾脫意在濟世而不自炫耀宜其享
 大年隆後起為彼都人士之所景仰也夫道光十八年
 歲次戊戌秋日 自序 道光癸巳春新城少宗伯陳公

頃上奉命督學兩浙四月間按試梧郡適遇春攝訓擇
 山晉謁之餘呈所輯東甌文存皆鄉先生之能文而不
 遇者公閱之喜甚迨試陸州即寄示弁言並示乾隆年
 間陸州有鮑學博選青溪先正詩集序命春推其意而
 為之為發微闡幽之舉夫甌括居浙東僻壤累代以來
 遭兵燹水火之災其文之散佚也久矣甌之文獻始於
 唐而盛於宋元明括之文獻始於宋而盛於元明特是
 著作雖多湮沒不少無如上下數百年間斷簡殘編人
 又不收拾以致稀而文稀矣公歷舉甌括先正下詢即
 以採訪奉命存追念先世止齋先生與王梅溪葉水心
 諸先生尚有全集他如龔深父季元衡周恭叔薛士龍
 篇已同吉光片羽至鄭景望錢熙載賈如規諸先生竟
 一無所見可慨已然必求其全而彙集非旦夕可期即
 前明諸名宿亦屬寥寥奚怪宋元之遠而難稽也春適
 等若下篇合諸藝季屬辭之文共五百餘首分十五册
 付諸梨棗後之讀是編者庶知其地并知其出
 處也第甌之始於唐而盛於宋元明原不止此數人即
 括之始於宋而盛於元明亦不止此數人且兩都志乘
 所載之文集皆其人綴往而書與之俱往更僕不能悉

數焉是以公垂念殷殷不獨制藝發明聖賢義蘊樂與
諸生講解而古文亦所以載道尤望學相磨礪彙集成
苦使後生小子皆循循以古人為法度則士習文風從
此蒸蒸日上也春才學疏淺不過就己之聞見仰副
提唱之盛懷若廣搜遠引無抱遺珠之嘆則謝不敏焉
敬以俟博學君子道光甲午十月 案鏡帆別有東歐
文存八册續編二册皆 國朝温州人舉業之文有學
政杜諤陳用光敘綴編有自敘今不錄其目附識於此

郵籤倡和集

國朝陳遇春編

歐雅十六卷

林大椿陳春堤
小傳又顧乘補

國朝陳舜咨編以東歐詩存原選甚濫手為刪定易其名

曰歐雅

右總集

文說雍正
通志

宋林應龍撰

雅詞補義雍正
通志

宋林應龍撰

論學軌範續文獻通考萬曆府
志作論語軌範談

元繆圭一撰

東坡文談錄一卷四庫全書總目晉
洛學海類編本

元陳秀民編四庫全書總目秀民字庶子四明人其編

見又秀民既別有東坡詩話錄則此編又濫及於詩焉

著錄曹德圃學海類編始刻之卷首題元四明陳秀民

撰秀民實永嘉人後居嘉興此云四明蓋曹氏誤題四

庫提嬰亦未收正也其書凡六十條並逐錄舊文全無
攷證時代先後亦漫無義例與東坡詩話蓋一手偽作
也

東坡詩話三卷 四庫全書總目 學海類編木

元陳秀民編 四庫全書總目 蘇詩者哀為此書其排纂後
先駢不以本詩之事類為次第又不以原書之年代為
次第殊無體例又秀民既元人而書中乃引西湖遊覽
志一條是書為明田汝成作秀民何自見之
曹溶學海類編喜造偽書此類亦可疑者也

詩法拾英一卷 讀書敏求記 天一閣書目

明孫昭撰并序

旨茗齋詩話 丁頊堂 書目

明王應辰撰

右文史

蒲江詞一卷 雍正通志作蒲江集乾隆府縣志詞並作集

宋盧祖皋撰 毛晉汲古閣祖皋字申之自號蒲江居士承

晚唐體徐照字道暉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

字紫芝稱爲四靈與中之倡和莫能伯仲其詩集不

傳黃叔陽謂其樂府甚工字字可入律呂浙人皆唱之

中興集中幾盡採錄或病其偶句太多未足驚目余喜

其柳色津頭波綠桃花渡口啼紅較之秦七鸞喙花

紅滿燕尾點波綠纖不恆鮮秀耶又玉簫吹未徹窻影

梅花月無語只低眉閣拈雙蕩枝直可步趨南唐柳花
夢回難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矣至如江雁影梅花
瘦花片無聲簾外雨云云善古樂府佳句也惟蒲江
詞一卷僅僅二十有五闋耳 四庫全書總目 祖皋爲
機鐘之錫學有淵源嘗與永嘉四靈以詩相倡和貴耳
集 其小詞纖雅口韻江集然不言卷數多少不可攷

省德詞一卷 百川書志 藝文 集部

明黃淮撰 案省憲詞陳敬宗黃文簡墓誌未載而明傳

載疑即由集內析出著錄非真有單行刊本也然

明志及黃日並相沿著錄今姑存之用備攷覈

雪菴詩餘 雪作雷誤

右詩餘

國朝林古春撰

晉光上人詩一卷 宋史藝文志

唐釋晉光撰 通志崇文總目宋史藝文志重見

竹林集十卷 通志崇文總目宋史藝文志重見

宋釋本先撰 崇文總目作本宣誤雍正通志本先所符

成而寂如書奉其所著竹林集十卷詩闕上進詔藏秘閣

釋懷賢文集五卷 淮海集

宋釋懷賢撰 秦州通禪師行狀師操行卓越又多才

其自少至老出處之迹篇號釋耄典記以自見云

雲林酬唱 薛暉雲泉詩歐乘補作雲林唱和詩

宋釋本無編錄其與薛匡倡和之詩也 溫州經籍志案薛仲止雲泉詩

本無師與槐逕翁交遊二十年矣古人謂百篇詩盡和

一煮酒須分余於二公亦云槐逕既歿本無編其往來

嘉詩氏譜薛匡著雲林唱和詩與雲泉詩所載雲林酬

唱合故據補其本無僧舊府縣志不載當亦溫之詩

傲寒集二卷 東廡詩存

明釋靈基撰靈基字慧目住瑞安雲頂院

村居以後詩三卷既乘補東甌詩在作村居詩

國朝釋彬遠撰

小若巖集十卷阮元兩浙輶軒錄

國朝釋超藉撰字肩光號閱菴

鋤餘草花萼樓集

國朝釋超藉撰周天錫引蓋予讀漢劉章傳異之得四句獨未盡行酒太后前拔劍誅呂歌耕田立

苗欲耘非種去更於何處覓安禪偶閱眉光鋤餘草悠然有會遂書以歸之

深雪草堂集乾隆府志

國朝釋霽崙撰

羅峰集乾隆府志

國朝釋素心撰

耕餘集東甌詩在

國朝釋宗相撰宗相字卓仁邑張氏子住際溪

山居詩全浙詩話

國朝僧益撰

兩花堂詩草刊本

國朝僧無言撰無言號素庵

右僧詩附

永嘉縣志卷之三十一

藝文志七

歷史藝文但存書目不錄詩文者多不勝錄也地志則不然或釐數卷附志以行或別一編與志並出一則錄其要一則致其詳用意不同其藉徵文以爲徵獻則一而已矣舊志詩文三卷外內不分頗嫌襍糅今用臧學標太平志例分爲二編文外編爲類八曰制誥曰書簡曰贈序曰序跋曰傳狀曰祭文曰雜記曰奏議跋曰傳狀曰祭文曰雜記曰雜文文內編爲類九曰奏議曰論著曰書簡曰贈序曰序跋曰傳狀曰祭文曰雜記曰雜文詩亦分爲二編前以御製冠外編之首閩秀方外附

內編之末皆以時代先後為次雖限於篇幅採摭不多遺漏不免然大要可觀矣

文外編

制誥

宋

給事中劉安上除徽猷閣待制知壽州制忠惠集

朕垂意四方恤隱錄寡用勤施於遠民感使得職惟朕左右近臣審喻朕志其能底綏有眾具官某率履自躬克有常德昔爾代言昭播告於庶邦匪難自口施乃政事矧茲近服若予邦甸惟爾心誠辟罔有內外其尚豈弟擾民永綏朕

何伯謹太學博士制胡銓澹庵集

具官某立師惟一卷之書昔聞其語博士中三科之選今豈無人爾學有淵源行有矩矱實諸尚庶允謂當仁師嚴道尊端在表儀之正教行俗美矧觀長育之能

林叔豹除江東運判劉一止菴溪集

敕具官某使者之任寄朕耳目號稱外臺維持紀綱以肅所部若御史執法日臨其前姦欺屏息莫敢孽身則雖四方出里之遠朕可以無憂矣况於邇乎爾文學志行自昔古人攬轡滯清不待多訓轉輸之責邦計是資爾尚勉之江吳壤遠朕聽不遠將於是觀政焉可

吳表臣兼侍講菴溪集

敕朕承祖宗之臨訓緝金華之絕業爰開經幄燕見近臣紬繹至言考質疑義庶幾講習之樂與子大夫共之爾具官某行如古人學探聖域論議相與實獲我心是用臨爾勸讀之官益廣若爾律和舉行於事爾其懋哉可

救具官某浙河以西與為輔滿湖河以東救女為名郡
視邦選侯委任惟均爾少為舉首聲振東南從吾春官徧
愿察案念授閣之既久命起家而作致引嫌自列易地為
宜是行也非惟不使汝遠去畿甸苟盡心焉課最易聞公
論自此而定則朕之
眷汝人無闕矣

太常少卿薛叔似秘書監

攻媿集

較具官某朕以州府為重選才甚嚴信宿之間既得逢吉
為之貳又俾叔似長之所謂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
人為拔其尤十論翕然朕亦自樂於得賢也爾聞學淵博
論議明辯結知悉皇擇在諫省有古諍臣之風遠乘輅車
歸貳容辜物望無不宗之既授以太史氏之職復使正此
久虛之位表儀雋游儒者之至策也雍容養望以俟冀擢

浙西提刑葉適吏部員外郎

攻媿集

救具官某郎選在今為甚重雖朝列名流必著外庸而後
授今得人物之英為之則又培重矣爾博極羣書洞視千
古文章之發追配作者頃由册府試以郡寄臨事知變就
罪使節以寵之天官名曹實為星省之冠是不於爾而誰

屬簡要清通

爾其兼之

大理少卿許及之權禮部侍郎

攻媿集

救廷尉天下之平治居卿列宗伯春官之貳俾人從班是
日異恩實由親擢具官某才兼數器識綜九流蚤以多文
之德務為有用之學方彈冠之伊始已馳騁而不凡禁園
拾遺得直諫官之譽藩方作牧有古良將之風比因奉最
之歸俾遠明刑之任惟慶霽既行之後當郊禋再舉之時
儀曹久虛禮典誰屬釋爾牛反之重參予制作之司有功
過下張之贊朕所知者虞舜命夷夔
之事汝則兼之益勉告猶斯為禱

夔路運判陳謙湖北提刑

攻媿集

救具官某爾以君子儒為湖北常平使者蠶絲振振省民
驚振船粟而往哺之爾之職也因攝憲臺併在責就設
方崎嶇以撫定朕聞而嘉之可謂不辭難者矣乃酌師
之言始擬慶門之役茲庸命汝持刑本道以慰民望以獎
爾勞其思永圖靖
此一方不汝忘也

大宋縣志

藝文

三

侍御史張叔椿權吏部侍郎

集 攻媿

敕朕祗膺丕緒董正具僚六部之分莫如選部之為重小
宰之事宜應冢宰之兼行轅而風憲之嚴司裁銓衡之舊
具官某性資凝粹論議正平夔承嘉之儒風蚤收科級守
文呂之家法流擢鄉評再策名於朝行幾問津於禁路進
班相吏君舉必書攝事天官吏姦無蔽自擢居於橫榻久
肅正於南臺當予御圖三日之初俾爾正位貳卿之列規
模素定要須理拔之盡公藻鑿益明無
使賢愚之同端副茲隆委成爾備名

吏部郎官葉適國子司業

集 攻媿

敕具官某國家萃天下英才而置之學選於衆而為之師
經術由此而明人物由此而出豈細故哉朕御圖之初思
欲作新學者耳目求當今第一流素為天下士所推服者
以正鄙席宜莫如汝矧茲郎潛資望俱稱故用之不疑傳
不云乎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大則人
鳴叩之以小則小鳴惟汝足以當此哉

朝議大夫試右諫議大夫張叔椿封永嘉縣開國男食邑

三百戶

陳傅良止齋文集

接朕新詞服口有事於合宮競競焉懼不閑於禮而無以
其官某以海內之英紳有譽處方平居時恟恟唯謀而侃
然正色一臺之上言人所難肆予初政爰貳冢宰爰長諫
垣僉曰汝語也實相予祀克輯上儀徽之
土田第循故事方圖爾躬嗣有寵數可

知窻國府本待問除煥章閣待制

集 止齋

敕朕方隆孝治瞻言慈辰昔者所進今誰在乎將第其功
而何舊學越在外服也具官某蚤以藹筆簡在烈祖曉而
勸講卷於上皇胡然江湖在尊歲月一時輩行迭為三事
而猶紆宣域之紐乎自魁多士及班從官於今守宣事久
論定而又遭歲不淑克究爾心活瘠起瘵閭郡見德聯覽
奏益嘉賢勞效對西清我有異數一朝酬之誰曰不可

朝奉郎湖北提刑陳謙收捕猛寇有勞除宣煥章閣

止齋文集

敕具官某有以書生而可以即戎是不謂之長才歟爾某嘗有位於朝矣介在下僚無以著見試之劇部談笑而理越持湖節遂克孺寇誠得如教士輩萬物吐氣非爾之謂乎寓直延閣姑以勸功實諾周行誰口不可

秘書監兼實錄院檢討官薛叔似除權戶部侍郎止齋文集

敕朕欲省賦甚而用不足蓋嘗歎息安得執古以御今之士與之共國拜計乎而澤下究也具官某習於六經之道而明當世之務自薦紳先生下逮漸進稱爾不容口也屬茲銜命萬里來歸率帶蔬食行乎蠻貊厥甚嘉之曾未復命擢貳民曹夫從班豈所以償勞乎可使治賦孔門之學何以利國孟子不對於斯二者兼行不恃此朕之所圖於汝也尙其懋哉

大理寺丞林思齊除大理正止齋文集

敕具官某本朝聖科目而有以奕世父子一門伯仲赫然聯翩指聲名於場屋若爾者豈不足貴乎而何州縣淹恤亟稱賢勞岳牧論薦始有朝蹟也淑問獻囚士論惟允俾為禮官自丞而正鴻漸之序嗣有懋官可

國子司業葉適除太府卿淮東總領止齋文集

敕具官某昔者仲尼考定六藝至大學之卒章歸於義利易道深矣亦曰大地大德次及於理財也今宿師數十萬以天下之財贍之不領於大農之經費而居此官者不知此說是不重為吾民病乎官廷臣論諫者欲得賢士大夫使之久任以加惠吾民病乎官廷臣論諫者欲得賢士大夫臣首以爾適應選擇轅從司成晉長外府以儒術總戎餉助於此矣行爾所學奚必多訓可

太學博士葉味道除秘書郎仍兼崇政殿說書制洪咨夔平齋文集

賴具官某斯文在天地間前乎管百世之既在後乎論百世之方來非諸儒誰屬爾自經明行修都儒林之望詩所謂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者也列在書冊據經訂古以沃朕心具有師法朕甚嘉之由博士進丞中祕仍懋金華之業蓋將與其中而肆其外用恩賜

大理寺丞鄧伯謙差知常德府提舉常德澧辰沅靖州兵

馬制平齋文集

較其官某武陵枕重湖帶五溪民夷錯處牧御易必熟
知德意者往綏之爾厚而不浮莊而不撓正於廷尉惻然
惟恐一民之冤德意蓋熟知矣出布藩條旁制四郡奉法
循理以康又民夷俗亦將聞風而帖服本正則末治也朕
方以責實課吏爾求為
可知嗣對光華之渥可

葉適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制張守愚陵集

朕細懷兩夏式重陪京維昔秣陵有孫仲謀劉元德之論
在於今江左與漢河內唐東都之地均惟時保釐必在俊
傑具官葉某天才英邁神慮安闊學廣問多務縉先民之
緒任重道遠不斲近俗之名嘉絕注之不盈趣延登而入
侍而志計懇到裨益宏多殊議論之折衷實獻納之攸賴
朕惟蔡春之在外然念石頭之形勢實為江左之重輕爰陞
惜爾身之班允副居留之望噫覽神州之風景勿謂無人撫
次對之班允副居留之望噫覽神州之風景勿謂無人撫

地險之山川亦足用武其往
敷於聲教以恩威於封疆可

賜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

修撰兼太子左庶子戴溪辭免除太子詹事日下供職恩

命不允詔真德秀西川文集

救其悉朕深惟萬世之本莫重元良博選一時之英俾司
輔導若時詹省實庶實筵必擇其人欲使聞仁義道德之
委必顧其職庶幾居處出入之親以鄉風號鴻儒首參
鶴禁縹緲歲時之久養成德性之尊與其贊貳司戎尚共
簿書之責孰若優游端尹日惟經講之陳用正厥名尚輕
所付當勉承朕志慨慕前修毋徒守於一謙庶益裨於三
善所歸
宜不允

賜朝散大夫試太子詹事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

秘書監戴溪辭免該恩是太子受恩推恩特轉一官恩命

不允詔 西山文集

教具悉曰吾元子之在資善也鄉以當世儒先橫挾左右蓋於火燃泉達之始已有日漸月積之功越既升儲極應宮柔迪之以正心誠意之學勉之以居仁由義之道從容成增秩亦維其常例必揭謙阻我成命所辭宜不允

賜朝議大夫權工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兼

太子詹事戴溪乞許納祿或畀祠祿不允詔 西山文集

敕具悉昔唐白居易以直道不容於時故年甫六十九辭官傳之秋而歸林焉清名高行後世所慕望而不可及也雖然居易則誠賢矣苟時君能挽而留之用其言以顯其身使居易無勇退之名而唐室獲任賢之福豈不尤可尚邪今卿以自傳之年而數七瀾樂之請豈非聞其風而興起者乎夫年未至而告歸在鄉因為高致知賢而不盡用天下其謂朕何勉從其請宜不允 識者窺朝廷也所請宜不允

賜華文閣學士兼太子詹事戴溪辭免以皇太子講毛詩

終篇特與轉行一官恩命不允詔 西山文集

敕具悉朕惟求多聞乃有獲賈哲王永世之規不學詩無以言蓋聖門教子之禮肆時端上像翼元良必先六義之陳以裨三善之懿卿心傳洵學陋毛韓其於從容編誦之閒居多涵泳性情之益既終厥誠宜獎爾勞其亟佩於寵光尚益盛於輔導所辭宜不允

明

諭祭國子監祭酒王激父封右通政王鉅文 王氏譜

惟爾資性溫純行履方潔邱壘晦跡鄉里稱賢善錫厥躬慶鐘令子肅聲甲第落懸筆墜義方足徵褒章博錫允惟壽考久享安樂茲以合終大復何恨爰推子績賜祭爾靈仍命有司為營葬域九原不昧尚克啟承

張季敬謚法 張氏譜

秩以命加階極三公之貴名由行著詞嚴一字之褒雖稽古以推恩每因人勸示寵事關激勸義篤始終故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張孚敬性資敏明才猷宏遠蚤登鄉薦繼擢甲科適于嗣統之初首舉尊親之典乃能據經執禮抗論危言力匡大孝之成誓竭匪躬之節留都拔用翰苑起遷詩佐本兵遂參內閣顧盡心以體國每隨事而納忠倚界方隆沈疴遽抱辭祭既久哀訃輒聞念茲元輔之勞宜有追崇之典茲特贈太師謚文忠於戲物躬盡瘁嘉臣職之克修顯忠錫名庶朕心之少慰幽靈如在寵命用承嘉靖十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贈僕少王德誥命

王氏譜

事君致身臣之職也乃若致政之臣則無官守而能捍患捐軀者朕甚憫焉褒善勸忠之典可不隆哉爾廣東按察司僉事王德才資果毅志操廉明爰自登名延對休郡有聲比陟諫垣值胡入擾畿甸爾時抗疏忠讜屢陳遂命券與齊魯簡閱惟精既而握憲東粵肅法節戎所居可紀乃以鯁直忤時而歸蠶茲島夷戕兩邑望侶率義旅入援危城禦寇勢孤竟遭奇禍朕用嘉悼特贈爾為太僕寺少卿兼錫爾諡鳴呼死天下之至難而成仁取義聖賢所重惟

爾圖難效死雖未遂其壯猷而勁節英風允可傳之信史欽予旌獎寵爾忠魂嘉靖三十七年七月十四日

贈僕丞王沛誥命

王氏譜

士無民社之寄而有死事之勤其志壯矣國家愍其死而褒之以勸忠也爾益府良醫王沛出自官族卓有義聞云當束髮之年即抱請纓之志值島夷猖獗民罔益居其在嘉郡受禍尤烈爾乃鼓衆修力保障一方躬率義兵屢挫劇敵詎意寇掩我之不備力遂屈於莫支兵刃交集膏塗草莽志雖未酬而忠則已盡視彼臨難為前却者遠矣朕用嘉悼特贈爾為太僕寺丞加之祿蔭鳴呼能以衛社稷之心效死封疆之力在分閫授鉞者猶難也請一介之士能之于國有葬章空獨爾斬抑使士伍奮於戎行尚歆殊渥永慰忠魂嘉靖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書簡

朱

朱子答薛士龍集朱子

永嘉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二文外編七信

長國二十四年

熹竊伏窮山講服盛名之日久矣去年邂逅林澤之歸自宣城又能道餘論一二皆成已成物之人致區區益願承教於前願以憂患之餘屏迹田里而執事名聞方昭德業方起隱顯異趣私竊揣料未容遠遂鄙懷則亦悵然太息而已茲者林擴之來乃知榮膺容眷出試輔藩宣布之初譽處休洽深以為慰又蒙不鄙遠斯書翰所以教告甚悉擴之及以所聞相與推說皆平生所深欲聞者感幸之至不容於心然而三復來教則有喜愚不敢當者二焉請陳其說而左右者察之蓋自少思鈍事不能及人願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謙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積積累分寸隨擊以幸其粗知理義之實不為小人之編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儻然大懼日力之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其進而求得也執事乃不知此而反以講道教人之事期之此熹之所不敢當者也至於聖賢出處之義則亦略聞之矣願以材智淺劣自知甚明而又學無所成不堪酬酢故自十數年來日益摧縮不敢復有當世之念雖昨

來奉親之日急於甘旨之奉猶不敢自疆其所不足以犯世患矧今孤露餘生形神凋喪懶廢無用益甚於前誠不忍復為影纒結綬之計以重不孝之罪是以杜門空山甘忍窮寂以遂區區之志而庶幾或寡過焉執事又不知此而反以行道濟時之事責之此熹之所以不敢當者二也感服至意無以為謝敢布腹心伏惟加憐察焉繼此儻未斤絕何冀有以警誨之使不迷於人德之途則執事之賜厚矣它非所敢望也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溼廢亦已久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之後學者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正名有實亡而人才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今得賢太守身為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竊嘗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蓋不出乎章句誦說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論核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濇濇輕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疑之敢因垂問之及而請質焉因風見教及此幸甚又聞慶曆間嘗取湖學規制行之大學不知當時所版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尚有可攷者得命書吏錄以見賜則又幸甚相望之遠無由造前請益所欲言者何善萬端遙想郡齋之閒伏紙不勝引領

答葉正則集

水滸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 文外編 書信 元 國子監 補刻

向來相見之日甚淺而荷相與之意甚深中間寓舍並坐
 移晷觀左右之意若欲有所言者而竟噤不能出口前
 後書疏往來雖復少見鋒穎而亦未能彼此傾倒以求實
 是之歸但見上子傳誦所著書及答問書尺類多籠罩包
 藏之語不唯他人所不解意者左右亦自未能曉然於心
 而無所疑也世衰道微以學為誇士下相徇識見議論日
 益卑下彼既不足言矣而吾黨之為學者又皆草率苟簡
 未曾略識道理規模工夫次第便以已見博量湊合撰出
 一般說話高自標置下視古人及考其實則全是含糊影
 響之言不敢分明道著實處竊料其心豈無所疑只是已
 作如此聲勢不可復謂有所不知遂不免一向自矜強作
 辯且要如此觀便須有人識破未論他人只自家方寸如何
 只今日旁觀便須有人識破未論他人只自家方寸如何
 得安穩耶如來書所謂在荆州無事看得佛書乃知世外
 環奇之說本不能與治道相亂所以參雜辨爭亦是讀得
 不深考爾此殊可駭不謂正則乃作如此語話也中間得
 君舉書亦探以講究切為不然此蓋無他只是自家不
 會見得透頭端的不容有毫釐之差處故作此見耳欲得
 會面相與劇談庶幾彼此盡情吐露尋一箇是處大家講
 究到底大開眼看觀大開口說話分明去取直截剖判不

須得如此遮前掩後似說不說做三日新婦子模樣不亦
 快哉孟子自許雖行霸王之事而不動其心究其根原乃
 只在識破說淫邪遁四種病處今之學者不唯不能識此
 而其所做家計策窟乃反在此四種病中便欲將此見識
 判斷古今議論聖賢豈不誤哉相望千里死亡無日因書
 聊復一言不審明者以為如何然勿示人恐又起鬧無益
 而有損也

答包定之集朱子

近聞永嘉有回祿之災高居不卒驚恐否講習家庭得助
 從事於孝恭友弟之實非行思坐誦空言之比也然操索
 涵泳又不可廢不審所讀何書更能溫習論語并觀孟子
 尚書之橋反復諷誦於明白易曉處直截理會為佳切忌
 穿鑿屈曲纏繞也陳國錄徐太丞諸公會相見否亦頗得
 同本相與切磋否此間今年朋友往來不定講學殊無頭
 緒甚思定之用意精密不易
 得也千萬勉旃以慰遠懷

答陳器之集朱子

元嘉志 卷三十一 六 高居不卒驚恐否講習家庭得助

元亨 卷三十一
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閒乃萬化之機轉此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黃幹復葉味道書 勉齋

翰象象如昨衰晚日味初以事簡為幸忽值大旱不遑密處所幸方旱之初便積得米以為後日之地以是其憂稍竟但事變之來不可預料亦不容安枕也老來但覺來日無多亟上丐祠之請不蒙聽從然亦可以為歲終再請之地也語錄事承見論然亦有一說且如語錄中所載與四書不同者便徑削去則朱先生所集程先生語錄胡為兩說不同而亦皆采取耶天下義理正未可如此看也雖朱先生不敢以自安而學者乃欲率然如此何耶朱先生一部論語宜到死自今觀之亦覺有未安處且如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是也然後君子也朱先生云故惟成德者能之則是君子然後不愠以悅樂兩句例之則須是如程子之說方為穩當敏於事而慎於言朱先生云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此用中庸

有餘不敢盡之語然所謂慎者非以其有餘而慎之也慎字本無不敢盡之意事難行故當勉言易肆故當慎耳人而無信一章其何以行之哉何以之以便當用其何以觀所不遇且有志道者未能據德據德者未能依仁之病道者實古今塞天地人所共由志者存之而不志德則行道而有得於身隨其所當依之而不違二者皆入所不可離此立道由此行故當依之而不違二者皆入所不可離又豈可以其與四書不合而削之乎義理無窮正可懼不可執一說而遂以為安也似此數處皆是近日見諸君子讀論語而得之今既刊削如此亦無可奈何但乞存語底本見示併求新改本更一觀耳序文讀之全不成言語而此大十餘日欲修改去竟以事奪又以暑熱不可言且久專人送去諸事已見李丈書中 翰時以鄙見所疑奉質今觀所答頗似未安蓋了口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紛紛也聖賢子言萬語雖似不同而其意約處未嘗或異今只隨句解析而不見其統會之一則恐於吾日用之間參前倚衡未必有所見也不但文義之不通而且道之在天下 體 與而已體則一本用則與焉 本者天

命之性萬殊者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人德之教化所以語大莫能載
 惟其小德之川流所以語小莫能破是萬物統體一太極此性無不在也
 此天下無性外之物也一物各只一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
 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只是一樣故但存此心而萬事萬物之
 盡乎道體之細自性觀之萬物只是此心而萬事萬物之
 各是一樣惟其各是一樣故須窮理致知而萬事萬物之
 無不具備惟其各是一樣故須窮理致知而萬事萬物之
 理方始貫通以此推之聖賢言語更相發明只是一義豈
 不自博而反約哉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於民之下又豈
 有父子之類而君臣也此等物便有此當然之則如耳聰
 目明手舉足重而仁臣忠父慈子孝之類是也然此當
 之則固無物不體而此理之妙實根於人性之本然惟
 之生各稟此有常之性所以應事接物皆好此美德而不
 容已也所謂美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
 者即指上文有則而言也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
 加一故字於有則是之禮義威儀之則亦此意也若不知此
 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亦此意也若不知此
 看以文理明順則謂之同者鶴突而無別謂之異者支離

而不通矣翰嘗謂此四句便該括了中庸大學論語孟子
 許多說話非大聖人不能言也自有天地以來如人心道
 心四句及此四句者是大德小德亦只是此意秉彝便是大
 好詩句讀過也且如大德小德亦只是此意秉彝便是大
 言德便未是知是德之說失之合無別語兒徒復之語今承
 大抵以各員太極為性無不在之語并中庸尊德性道
 統更以各員太極為性無不在之語并中庸尊德性道
 物以各員太極為性無不在之語并中庸尊德性道
 注觀之不知如何如前日鄙見亦覺未安統德性道
 太極則兼體用舉如前日鄙見亦覺未安統德性道
 禮底太極則兼體用舉如前日鄙見亦覺未安統德性道
 畢竟體性謂道是全體語小底是行用是語大德而能
 是體性謂道是全體語小底是行用是語大德而能
 深是體性謂道是全體語小底是行用是語大德而能
 善德之見教幸甚

此九成與承嘉何舍人

卷三十一 一 孝文 文外編 言簡 二 孝文 二十四年補刻



仙甲聖學盛行元承元禮少伊諸公表見於朝廷而
叔元忠之流力行於太學渡江以來此學尤著精
深入陳泗堂虛中其至矣哉某叨守於茲幸亦云
賦既行此學似不遠前日更望舍人與諸君子鼓
區區之願 使不忘

周必大與鄭景望吏部書

某向來常恨無路款教今使節言旋雖獲一再瞻望又義
不暇曲窮從者凡所欲言十未布 正爾耿耿伏辱
教喜承經旨台候動止萬福程氏書嘗收數本而未
是之備者最後經說尤所願見拜賜感幸深矣大凡深
學必能合乎內外之道近世士人稍通其說則謂施
者便與聖賢合自信太早而不知他日未免害道所
部及飲夫二三公推所蘊以覺來者於抑揚去取間使
非深淺皆有所別自然儒效日白於世某所望門下莫
於此此外惟為國保手會身舉教授
告再三致意時所儆儆不敢不勉也

陸九淵與戴少望

象山文集

某銓曹報罷歸已及秋侍親粗適無足道者向辱下問諒
詩時竭愚心等以為可語益用不敢不自盡於左右別既
經時兄亦涉愆千里而歸婆女宿留龍窟病與凡航川
輿陸者無往而前非進學之地來示謂向意為學而新功殊
未蒙有以見教者何耶起居食息雖醉接對氣容貌顏
色之尚當有日明且充之功如木之日茂如川之日增乃
為高學古人之多形容詠嘆者固皆吾分內然賦陷
湖之未免則亦安得不課其進難如顏子夫子猶口未見
其止易知易從者實有視其進難如顏子夫子猶口未見
然哉如中庸大學論語諸書不可不讀之時發見若火之始
告教則賦陷湖之餘則心之存者時時發見若火之始
泉之始達苟充養之功不繼而作明午流乍室始
淵其淵浩浩其天者何時而可復明在重道遠
亦足望敢布胸臆少見切益之誠且以求教

時與王祕監書

再拜上狀判院本叔輝契兄庚子之春實與兄別
事凡幾變矣然僕尚心敬兄自以與於他人雖歲
運書問之絕猶取如日在紫芝閣之側不知兄
亦亦不忘否耶憶難遂安時書 寓青苑末嘗達耶去



嘉慶志 卷三十一 藝文外編書簡 百四十四



微之來能言近況甚喜尋問大臣汲引出於至公遂
列士無閒言益以為喜忽奉惠翰相勞勸為喜復如
比秋翔騰揚伏惟襟韻清冽台候萬福某守愚安分
昔時髮白目昏老境侵矣受縣最劇雖力支吾幸不
民而為代者所招新使君非素知以也留未得去
與事或未可知所恃者民言象論之無他耳到都
何涼下嵩珍重不宣前年冬杪自吳得歸過都
聞當悉此意不謂兄久亦不容於朝幸非指僕為
其實所以奉累多矣能不追悔否也抑適有專城
似適足為礙高情遠度何所不為言此職發一笑
月極暑未秋已涼而連日狂風橫雨不無傷稼下
彼土何如澄江地近而望不輕然最少事易治號
仁人臨之但為之彈災故祥使歲功順成善有所
不社門奉親不致訴窮於人奇諭令白雪則未能往
日無資又非身行不可也兄以為何如懷抱千萬臨

辨谷薛八卿象先書
舒文靖類彙

某去歲到新安便道合求見然求名之地賢而將謂
我有說心為是而止要未能釋然也奉常居九卿之長真
國家養才地當今善類屬望如象先者蓋寡學有以稱斯
責新安學舍今漸整頓有數後生亦可教但自號學方淺
陋年俾潛素不相識忽送至薦書知過譽之賜非所稱也
當今求舉狀者例以薦賢為辭如某鄙陋名宇素不入諸
公耳未必不以我為宛轉某年老已不作升
進夢願兄愛我以德於利祿境母真念可也

陳耆卿上水心先生書

集貧窗

十月五日進功郎處州青田縣主簿陳耆卿謹齋沐裁書
再拜獻於崇福符制侍郎先生閣下耆卿聞道之在人猶
日月之光也人有晦有明而木始有滋滅也何也晦明者日
晦與明百千萬變不能損益乎日月之一毫道之有晦明
非道也亦道之光也庸人之於道猶行者之於日月也行
者一息不見日月則其目矣庸人一日不見道則其心
心矣詩書易春秋孔子發源之書也其所謂仁防於易之
元其所謂誠防於易之无妄自所謂直防於易之夫婦防於詩
之二南其所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功於書之堯典其

所謂羞桓文而黜管晏助於春秋之尊王經禮者也四書
藝之以爲穀者也經楚葉也四書讓之以爲醜者也茹穀
而思種子之功酌醪而思麴蘖之美此所以爲善飲食者
也今六合之士張儀然其無所之者指先生之門以爲戶
牖拾先生之咳唾以爲八珍大饗也者卿起山林中不敢
自絕於斯道竊窺先生之學千載一朝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之道賴以勿替虛吸太極膠鰲三光駕風鞭霆幹
乾轉坤聞所著述有曰習學記者天下學子爭飾論之期
與古聖賢同一不朽而者卿則
未也今日之來惟提耳以告焉

許景衡與丁剛巽書

橫塘集

某向數以先丈葬地事問左右而誠意不至辨論不精不
蒙留聽然亦以爲剛巽必以某言質諸識者則改卜必矣
近左經臣見過云剛巽襄奉已有日抵用舊地不識誠然
否凡世俗所謂地理陰陽禍福之說無所考據者皆不足
論今特論其有考據吾徒所當守者孔子曰卜其宅兆而
安厝之卜者卜其地之美惡也地之美惡雖不可一概言
然地之美者不過土肉深厚無砂石無水泉不近溝澮陂
澤故無卑濕之虞不近道路市井故無意外之患地之惡

者不遠土肉淺薄有水泉近溝澮陂澤故不能無卑濕之
虞近道路市井故不能無意外之患故凡人子之葬其親
慎之重之不敢臆決而聖人亦教之以爲必卜焉然後葬
也故地之美者葬之則死者安地之惡者葬之則死者不
安死於此矣生者其有不死者乎死於此矣生者其獨
能安乎此非禍福之說而理有如此者今夫夫人子之養
親必使之居處之安然後甘旨定省不失其所謂養苟居
處之不安則爲人子者能泰然自安乎古之人事死如事
生未聞獨詳於未死而輒畧於已死也今先丈葬地倚巖
而穴巖腹泉出泊泊不休春夏尤甚壙底皆狼石此地之
美者耶地之惡者耶且聖人所以教人卜者以汰吾人之
疑也若耳目所聞見思慮所能及則利害較然矣倘何疑
哉竊聞剛巽將濬溝填旁以却水害某以謂就然矣倘何疑
而壙有石亦不可葬何者石能生水害某以謂就然矣倘何疑
先潤濱江倚山之礎往來水出今雖能去家上可見之水
實未能去壙中不可見之水也水出今雖能去家上可見之
其害大又况可見之害未必不可見者其害小不可見者
理耶或者曰剛巽開此地其費不貲業已成是未幾易
也某以爲不然尋常地其費不貲業已成是未幾易
謂剛巽兄弟之賢獨惜此費乎又三剛巽必用此地無他

亦欲亭祀便耳是又不然卜地葬親以為萬世之安此人
子本心也若夫異時享祀之便否特其末耳豈有舍其本
而徒徇其末哉使君家子孫果賢耶雖千里亦能致享使
君家子孫不賢耶雖近與不近也孟子曰養生者不廷以
不賢不當計其墳墓近與不近也孟子曰養生者不廷以
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是知二牲之養不如其不美一
地雖能斥世俗也今無故舉先丈神柩置之有善不美之
剛與不取也然此地不可葬凡剛與親戚朋友舉知之然
未聞有應也然此言以止剛與者豈以剛與為不足語哉誠
以不可止而不止也某以為剛與平昔最疏通不蔽或者
有未喻耳故敢盡言之實觀剛與幡然而即吉卜也若剛
異又不聽健決不回則亦未如之何矣竊計剛與他日親
見水害則必追咎親識朋友無能盡言者則某之言雖不
蒙見聽於今日亦庶幾見思於他日也

王十朋與法臺張閣後集

法臺鄉丈茂對新揚檢勅臺憲神相忠嘉台候萬福某日
者伏審光膺寵命喜至於躍念欲即修賀書竊謂大賢進

用不止於此日矣殊擢故少遲之非敢自外於門下也仰
惟聖君求治甚切不為無事吾鄉一二先達致身臺諫當
得言之秋必能明且張瞻以感於論某所以遲遲而賀者
用姑有以待焉政乞上體眷隆展盡底蘊以結主知指日大
望維桑與梓亦被餘榮

陳傅良與鄭景翠少卿文集

拜達誨席六七載百無一進獨幸於毗陵從百九兄游半
年平生氣息為之遲緩推挽之賜每敢廢忘中淵託子之
命仰見盛德簡在宸衷可為天下資簿書之勞非所以瀾
儒者此來被下傳聞但此愚見偶合故未敢深喜也百九
兄屢不應書蓋期望不猶然況違尊若子又從縣口請祠為
禮率直如聞朝論願已猶然況違尊若子又從縣口請祠為
願得此消息馳報于萬詳審勿使易求難去甚善甚望尚
併酒僕及家易贊劉大著下為事者竟不療海內賢者相
繼彫喪令人喪氣張待講方結主知忽刺達郡邑博士亦
悼亡暫告未幾復入年來所得師友亦次第散如此劇

用無慘職罷還家了親事益遠得御倘憐其不自棄而終
 教之時賜尺紙略去少褻之辭直下砭針則千里猶膝下
 也拜遠詢色忽復旬歲中閱兩辱垂教一具報後許
 薄報書亦嘗略布淺瀕以求是正領合嗣書缺然不至左
 右為之歎然建盜附閱又嘗以大賢推轂不荷之意為請
 始言輕無效許簿亦不從事蓋世間羞辱一事非敢以為學力
 自是人資頭顱不從事蓋世間羞辱一事非敢以為學力
 也見性之論敢不從事蓋世間羞辱一事非敢以為學力
 則學力亦至矣猶以為行與孔子異然則士之往可謂甚重
 得其力亦至矣猶以為行與孔子異然則士之往可謂甚重
 書他存以警策毋惜類示何時和繫臨紙惘惘

答薛子長三止齋文集

日欲報所說教以泛便未果方此歉作承命重為不敏某
 哀何何足與語今古而左右獨見推遜以所著南北之際
 義例為惠且下問其然否老矣交游寥落願方得三益豈
 非天開其窮以此厚幸之耶感激過望所論皆非南遷元
 魏無陵道中原之暴而其亡以六鎮齊梁陳之暴興且齊
 之後幾向者亦嘗兄此意往往不能發今得筆力先明之

胸中了然甚盛甚盛至於君臣譜系尤足考其細故不謂

聯年見此奇特宜前輩所嘆也方令兒輩傳寫一本旦夕

即宗簡遞示吳門書誠淵源於正則要其所到又有過人者

未問將趨於弊非時流之過必得澁厚爾雅之言以殿其

數月流連酒盞閒欲課下其人也不願言勉之扶此墜緒

已及門矣護塞盛意為借書送竟不就晨興指毫而來使

笑相先之學臨事立我為自全之計此自昔儒者通患而

國朝風流持論嚴正消息盈虛尤不厭意老兄以為然否

便昏澹無復貪書之念昨偶將雙不厭意老兄以為然否

往論方閣南道恨則諸史佳然已此事當盡付左右諸人

逮司馬通鑑大率欲補左氏蓋不可廢自荀彧二紀以來下

紀世書傳類不編年則其闕事辭勢必至得此遺彼

意來書所請實事本末往在也然區區所冀深探書外之

知有所擇遂成東都之業及其季年雖豪傑之士散為吳
魏之從季季於漢獨南陽數人當時必有實以致之而豈
可以書盡哉何常并合共講一二新詩見
奇疾讀降嘆建安以來迺今見此作也

明

王慎中與項國東文選

僕所遣人還自三山得奉書甚慰友道人時正與洪君
語喪其不及不意及也而公於治行匆匆之際夜教詳至
如此終身無遠次之情誼之殷又以前定而不知者固此
教終身無遠次之情誼之殷又以前定而不知者固此也來
孔氏之言其所以及於彼老之得失雖未得其精要而當
一於此而不出於彼老之得失雖未得其精要而當也公
書本非為老氏發故亦不必答也惟所以論為文者其義
雖正而於誠不為達也文之為道同博取而論為文者其
以取之者雖博而未嘗不為道也文之為道同博取而論為
雖曲而其義有申則曲而不為雜南人周任之言每舉於
孔子以孔子之聖豈不足以為言而於前人之言時

有舉焉所舉雖前人之言而其意則吾之所欲言者矣龍
子公明謙之言往往疊見於孟子而陽虎之暴其言亦有
可發者老氏之賢固加於周任公明儀龍子而南人之
陋所以為學孔子者之為文者也今稱述必在乎經援引
此則古先王如書生科舉之文者豈不為正而豈可以為
文而亦豈可以謂之知道者哉有甚似而實非有公之明何
正合非獨文然凡人之事業功行皆若此矣非公之明何
以語此義則序已付黃生入梓矣先此呈覽俟於此亦自
謂不為苟言者公得無又以其雜出於莊周而病之耶有
以見教毋惜使
風千萬之望

郁山上張羅峯書府志

閣下以勅建寶綸樓大治第宅廣基地強市買不已夫居
第博子孫閣下今移易幾何家市垣畢餘矣雅意猶未足
殆非所以善後且閣下居朝常喜稱伊傅周召之為相獨
奈何所以處家者處出蕭何李抗下也山亦知聖天子方
嚮用閣下還朝日月而不職在太守便葛市野
服何所不同豈驅赤子億浮榮設地決不再廣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文外編

七

贈序

唐

司空圖送草書僧歸吳越全唐

僧荒之俗尤惡伎於文墨者華民流寓而至則遽發其囊
焚棄札牘之累以快既自容矣又仇沮繼至者若不勝其
怨噫是華言夷心而又甚之者矣洎天下將亂則雖吾卑
其風亦變果信荒之流名亦多矣倘或未化亦其益孤不
能自振苟聞志是吾伎則必躍而游之矧睡門而勤請者
耶晉光僧生於東越雖幼落於佛而學無不至故逸跡遊
勤之外亦恣為詩以導江湖沈鬱之氣是佛首而儒足
業者也雖孟荀復生豈拒之哉今繫名內殿且為歸榮足
以光於遠矣永嘉西岑康樂勝游之最
是行也為我以論詩一篇題於絕壁

宋

汪應辰送鮑以道序 文定集

子游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有地百里固古人之所不敢苟
也永嘉鮑以道強學博聞樂善不倦而疾惡如恐不至既
貧而不憫部使者聞之使攝臨海縣而以道為貧者哉
昔者黃魯有問政於山陽徐仲車徐仲車曰為政之務慮
不厭熟則寡過時僚佐則事舉魯直報之曰大雅之為人
遠矣立參於前半倚於衡何日忘之鳴呼應辰編此言久
矣以告以道以道曰君子自慮熟寡過則誠所未樂正子為政
困優為之大夫君子自慮熟寡過則誠所未樂正子為政
孟子所以不寐也夫仲車之言簡而直魯直以一代交豪
而服膺之若此者誠有味其言也惟以道於未至者求所
以至於之於所優為者不怠焉然後知立參於前坐倚於
衡何日忘之者不徒一時言之耳臨海之民倘有望哉
明

黃至善南康府通判陳季高贈行詩序 陳氏譜

江西國家西南之大藩所轄十有二郡而南康最居下游
地當衝要上而闕越貢賦之入與夫京師之往來者莫不
一而於焉都三縣戶僅三萬餘頃戶計之不及大都五之
一而上下之所供承往來之所酬應其力役之征視他郡
承善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文外編贈序 三

為倍劇故莅是郡者必以善撫馭為職也洪武三十年秋
 新東承嘉陳侯來倅是郡周慎簡重為吏民所敬畏而尤
 愛養斯民且好殺納文享之上一時咸誦侯之德焉今秋
 已二載秩滿例報將行郡守林公率僚屬紳士相與餞於
 舟次謂不可忽然也俾皆賦詩以贈而屬予為之序夫通
 判之別憲也秦罷侯置守大郡置丞以爲副漢因秦例為
 別駕至宋始設通判凡知府事並須丞亦重善書方許行下
 其贊替可否雖長吏有不能移其責任亦重矣予謂登職
 乃藉民之官受國家民社之寄而以愛養斯民為任者也
 執賞罰之權以統馭之無可受之德以及下也庶民之奔
 趨不患無可畏之威而患無可愛之德以及下也庶民之奔
 所望弟之心行惠養撫字之政則官無墮事之憂民有得
 不服則巷而議腹而誹者有之矣我侯佐政三年上無赫
 赫之政下無嗟歎之聲貴而僚屬莫不曰侯敦慎人也微
 而士民莫不曰侯慈惠人也若侯可謂難能者矣今也朝
 天有期春風鼓棹羣公之篇律呂皆宣官商迭奏予
 不善於文而不敢重違郡守之命故不辭而為之序

何文淵送山西阮參政之任序

凡人才不猷之美器量之宏者隨其所用而無不可孔子所
 謂君子不器是也永嘉阮公以禮天性和易學問博洽由
 水樂王辰進士擢廣東監察御史其在職也扶植善長摧
 折奸隱凡所巡歷之地人罔不稱其賢能清良吏部尙書
 憲公四川人未嘗輕許可往年於京畿考察官吏賢否視
 為設旆指置咸當人心乃稱善不已遂擇蜀四川憲副
 以遺惠鄉人臨事則裁度期以食暴能去者不可勝計
 厲之色及其臨事則裁度期以食暴能去者不可勝計
 時余任風紀出巡四川凡官吏以貪暴能去者不可勝計
 獨公與今禮部侍郎陳公以官最稱公真無孤於公擇任
 之意哉越數年余出守永嘉詢訪民風耆老數與余言阮
 公家食時資業甚富出仕之後田土大半易錢以供官費
 而妻孥不免於饑寒所居之室不蔽風雨余甚嘆異比又
 聞公自四川滿考來京屬官有饋飲食路費者公正色却
 之饋者曰公昔在任則不取以貨利賈今公去任奉此將
 以饒德公曰公昔在任則不取以貨利賈今公去任奉此將
 人之是官昧於正己者存計積聚貲財增置田園營建居
 室以道子孫深為馬服計積聚貲財增置田園營建居
 俸祿乎民之膏血乎視公之荷操介然能無顏乎廷臣議
 公遷擢次第余亦與論列或謂公宜為憲使亦有具欽選

轉公參政以候遷擢而公遂有山西之往或言公才德俱
美官任六卿乃復出補外藩於常情不能無不平之施公
而宮內之於內固求盡職官之於外亦求盡職使在外能稱
求無愧所職也然今聖皇御極致我圖治選用老臣置諸
左右若公者豈久於外任乎公行矣吾知山西郡邑無不
景仰焉

劉球送周脩謨還鄉祭祖序

南溪文集

皇朝策士迄今二十科而兩浙學者與大魁之擢自四明
之張信後有今永嘉周君中規其人焉中規之擢魁也又
當聖天子收元之初年則其出也豈偶然哉蓋必有以鍾
夫浙東最秀之氣而開夫天地極盛之運也不然何以生
當其地出當其時賦士大夫於此豈得不以潤色大猷培
植名教為吾斯文光者屬望之哉今年春君同考禮部會
試以勤於事致疾因欲解職而去余數以士大夫之所屬
望者勉留之未幾而疾日瘳雖欲去而義有不得去者矣
於是以前朝廷嘗推恩榮其二親而燎黃之典尚缺脩舉乃
乞歸展即隴果得請而行其同榜之士徵余文為之祝余

以其所生之地與所出之時而揆之因有以知君將得以
大行其志大收其名而大成其事業於斯時矣雖然君亦
不可不增乎其能篤乎其行以待之焉夫騏驎之駒空冀
北之羣而出適遇燕人干金之購以得售而登天閑人莫
不矚目其鳴和鑾駕大輅馳騁乎清道之閒矣然而終老槽
櫪之下卒不得追望屬車之後塵者何耶調習未全而蹄
齧之性尚虧其循良之德也君其登天閑之駒矣未可致
力於仁義潛心於詩書以盡調習之功焉其何患乎不中
於自進以選而居六飛之列哉幸勉焉

謝鐸通政經歷徐君贈行詩序

挑溪淨稿

成化庚子春二月天官卿以吏比奏補中外官乃取太學
諸生與諸進士比諸途進者繁短長而參用之永嘉徐君
宗德褒然出諸生之右遂拜南京通政經歷於是一州縣以
薦是太學十有六年初君之請選天官也願得一州縣以
自領曰吾不得於進士將得於民吾敢以是為勞人者哉
既而日不果得則又曰吾願如是而不可得則命也吾何
擇乎觀夫今之所謂仕宦者外而尊盈內而卑此人之情
而亦輕重自然之勢也况遠政天子喉舌而其屬視部寺

臺省不為甚卑者乎君之志益以為居其職則思任其事
 與其逸者身以負於職執若勞吾心以不負於民是以
 為彼不為此也夫豈擇所利以自安者哉或者曰君先
 事與今天官卿同事先朝為知已其知君也蓋深用而
 違其材也審矣而何以其志為哉予曰不然以夫子而
 漆離開仕非不知開也及其開對以未信又從而說之
 不若開自知之為至也然則知人之道其難乎於乎誠使
 今之上有知若年方壯誠以有餘之力而益求於學以
 矣雖然若年方壯誠以有餘之力而益求於學以充之
 他日出而為方岳為郡太守以從事於民求學則亦何
 幾連舉於鄉者哉君始與張君尚美彭君口口讀書後
 而屬子為之序子亦知君者也因不敢讓而述其意以
 之君以為何如哉 案宗德名鑰成化乙酉舉人見選舉
 王世貞送張有功尚寶在遷淮運序 人彙 山
 上既采永嘉公言追尊先皇帝后已遂相永嘉公先是中
 貴人監諸征鎮於列踞撫帥右得從下教令屬郡邑屬郡
 邑備備迎恐謹而又多從惡少子弟靡縣官帑即代滿藁
 靡不巍然高也居恒流土私入即三尺無奈我何而公既

相緣天子意乘閒餘所以害狀悉請一切罷報可中貴人
 最近幸者曰司禮固屬視閣臣自公拒絕不復敢希請公
 亦絕不以殊禮日之此輩固且夕指屈待後也非上仁聖
 及公謝苞苴內行整焉觀與首服哉公子姓鮮乞恩
 澤而公上殊念之 日召其子有功惟而警也授中書
 舍人公沒進舍人為尚寶承又數年大黜陟尚書以下丞
 乃奪階判處事矣上非忘永嘉公也豈奏廢元水竟耶夫
 亦司柄者何異乃為中貴人甘心矣蓋有功能詩詩奇屈
 其坐客而何好治具浮白長夜飲此其去狀然即扶先人
 遺脂車乘雞走狗為侯長安中者又何如也且上以尚
 寶事簡於秩號清貴故多錄相臣後使優游食餘勛爾
 必取吏職裁之而孽之罪何有以有辭於逝者永嘉公相
 歲上人之他相取充位而歿僅以有辭於逝者永嘉公相
 其鄉富人貸息依酒費爾召伯之詩蔽芾甘棠勿剪勿
 爰其人至惜其植永嘉公丙未寒又何屑屑陞維有也
 且謂有田使酒難近如禮夫有非誠能使其志未竟
 氣開一仕路風耳去所聞何大懸殊哉而足時諸樂有
 功去者難子永嘉公誠名卿然借上逆折昔朝士士氣奪
 至今寃哉此又未究公也當言禮時諸君子得公肯已之

藝文文外編贈序

耶攻公者合不堅不足以求勝故堅合而求勝公幸勝矣
不決不廷以久故決以水仲勝且詔儀廷設非自公相始
也今外地自守令下洎試峻卒戎不復見貂而需者翼虎
者少其安枕朝士洋洋過殿慮中賞獨不覩二正朝事
之見亦謬為恭敬亡他於乎誰力耶彼獨不覩二正朝事
爾當疏上執政為有功臣於然謀具可壺樽生不固遂謝口
清近鮮困心衡慮罪狀誠有師茲則何可壺樽生不固遂謝口
功亦識慮過人遠夫士君子能為司農為軍興也予茲何
為勢必繼取而倍計知有必不為國儵曠盡其積然茲
非尚寶優游地也稍緩稽不當吏得執簿書繩之亦誰為
若志且惜矣有以廊永嘉公之志夫內外崇抑予則何
氏曠其家聲其有以廊永嘉公之志夫內外崇抑予則何
焉較

序跋

宋

樓鑰書仰孝子行實後集 攻媿

先生孝行出於至誠本不求人之知清朝官之以風厲天
下而後先生之名顯永嘉名臣輩起為浙河東西冠嘉遜
故潛德幽光然必或有繼先生者第其深處巖谷不求聲稱
部使者於朝廷使此邦之風義益
高而先生之名不孤不亦可乎

真德秀跋永嘉劉君誌銘 西山

劉君躬行於家而人化於里無利之誘而為善者勸無罰
之驅而為不善者恥非有過人之德不能以儒者而不知兵
以匹士而窮巷者世無周賓興唐時舉士不能奉命然
卒以布衣死窮巷者世無周賓興唐時舉士不能奉命然
織為文章若往往往坐窮以死獨劉君乎然君之為此亦以
子察之終身宜若我知者然下達天乎天之知我
不既厚乎學者深味斯言然後識先聖不怨不尤之指
陳傅良跋史丞相祭諸葛夢叟文 丘齋

夢叟言貌退然不自表出聲蹟不著丞相乃獨得之何哉
丞相門生故吏滿天下不聞有得此於丞相者夢叟願
見得之又何哉丞相之取人也異於今夢叟之
取於人也尤異於今矣不竟其逢令人隕涕

元

陳高陳太常飛白書跋不繫舟

天台鮑君錫藏為行樞密分院斷事官蒞溫郡大得民心
威行惠流信義著其居官大抵以廉為本於是太常陳
君穎達作飛白書廉者鮑叔四字以始之昭其實也予每
觀夫天下之人莫不知廉為可貴也然而鮮有能以廉自
守者蓋入有血氣之性則不能無欲也然欲則不能以廉
為利之所動不能不為利之所動則智以之而昏正以之
而邪公以之而私以曲為直以是為非雖有聰明之極威
斷之至未有能行善政而服民心矣此鮑叔之為善所以
能而古今之論史治者必以是為尚也鮑叔輔桓公所以
於齊國嘗與管仲賈分財不較以廉見稱載之而史照耀
千載今君復能踵美前人其勳業必將有徵於斯云
而樂道之他日太史氏書其勳業必將有徵於斯云

明

楊士奇題黃母劉傳後東里文集

晉屠岸賈之殺趙朔也將併殺其遺孤朔客公孫杵臼程
嬰謀曰立孤與死孰難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遂其難
者於嬰而自殺夫立孤豈不尤難乎哉蓋趙見觀於仲
承嘉黃母劉氏保孤事豈不尤難乎哉蓋趙見觀於仲
亂臣而黃見綱於家賊夫倉猝莫夜變起房帷之內雖勇
智士或不足禦况弱女婦乎劉之志所謂可與日月爭光
非耶劉沒今六十年曾孫淮榮府龍命追贈劉一品之貴
殆大所以報劉與司馬子長著趙客事炳炳無窮於天地
間平仲今代子長也將劉之事
暴白後世豈有窮哉豈有窮哉

謝鏗重脩永嘉縣志序桃溪

溫在兩浙為名郡永嘉又溫之巨邑也蓋自宋以來僑頌
薦紳項背相望人益顯而地益勝幾三五百年於茲矣邑
舊有志歲久殘缺日來者無所與續邦人病焉公治戊午
新安汪侯循來宰是邑既明年政通人和乃取舊志而參

永嘉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 外編 忠貞 三

酌之總之為十六卷既成以書介予所親章秀才立械來
請予序予與侯有斯文之雅不得以不能辭惟古者邦國
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邦國各自為志所以
紀一紀一天下之事若晉楚之職方氏是也我朝雖所掌無恆
以紀一天下之事若晉楚之職方氏是也我朝雖所掌無恆
職而紀一天下之事若晉楚之職方氏是也我朝雖所掌無恆
固在志采略之天下作之朝廷亦各有志則猶古之遺制也
灌省而州郡以至於邑夫一邑之勢蓋於乎概則其志不
為體而詳所可略者於此不而略昔所不詳者於此不
在矣然則志夫志不特紀已往之迹亦所以垂將來者之
不詳哉夫志不特紀已往之迹亦所以垂將來者之
蓋於建置沿革可以見世代之紛更於山賦物產可以見
世變之升降於人材風俗可以見世道之汚隆於詩文政
績可以見世運之興衰於是而觀其善以爲法視其不善
者以爲戒則凡生長是邦與夫臨其地者皆一舉目可
以得之矣亦奚以他求哉此注侯作志之意亦或古者小
史之遺意也因推而序之不識以爲何如

題松塢卷後

右松塢卷序記詩賦贊若干百作者凡若干人溯自今
正統己未凡五更元朔幾六十年矣誦而讀之以想見其
入若章恭毅之風節劉文安之問學李考功之靜退皆歷
歷如前日事是固斯卷之所持以重者乎予聞松塢公
每讀史至奸臣賊子處必掩卷唾罵乃已於乎九原可作
又盍知公無於此而掩卷者予生晚不及識公尚幸友
公之孫故冬官侍郎世顯因識公之子今縣學生彥良
良以是卷示予因題而歸之觀者尚論其世無徒曰黃氏
子孫文獻之
美觀也哉

侯一元英橋王氏族譜序

英橋王氏者吾溫士族之冠也西華王君與其子春元以
族之獻茂族之文積歲之閱遂成巨帙余得而觀之本支
榮如善行瞻列王氏之世所可譜其仁也或曰何也曰不
王若固仁人哉斯帙也乃所以譜其仁也或曰何也曰不
見詩誦屈膝思節夫仁未有不一體之者蓋王氏之
先自萬十一府君則一人爾一傳而後分流伯至於十
二谷出

世則四百九十八人衣冠麟萃仲亦數百數十人甲第海臻
而始之固一人也譬之木焉合抱千歲人而為一人者譜之
謂也故尊祖則必敬宗敬宗則必收族其有善也曰吾之
善也其存委積蓋積而不然而非者則亦吾之不善也曰
吾之遂其生也而故仁而非親至於祖也則雖一墮糧一
惟其體之急故口自仁率親至於祖也則雖一墮糧一髮而
身也猶寧也非以其本末源流相為貫乎故范文正有義
田上君亦助於人者亦不貲矣范公至於其宅為蘇郡學宮
則君與弟賜谷君亦各鼎治郡邑講堂庫千全而不惜其
於人如此也又况其族之人哉然則蘇氏所云不慶不弔
錢氏所云操颯滿中者吾知其必不然且駭駭乎仲之
足衣食而乘車者矣而謂是譜也非仁之方乎哉蓋王氏
世多積累之仁皆余所不及見也余所見者東庄公之醇
德饒山公之遠學東華君之忠節炳炳一門即君之父諸
父若弟也其方進而未艾者又有君兄弟若從父竹巖公
若子姓景瑞李宜用晦諸進士繩繩乎象賢而繼世其以
左提右挈勸力于晏范兩公之仁也蓋有量哉故一體之

仁莫近於族而大之則為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故伊尹思
一夫之溝壑禹稷憂一民之饑溺皆是物也而先儒亦既
有譜之者矣則西銘是也是故心乎親之心者孝子也心
乎天之心者仁人也余不敏請遂以序君之譜以為諸方
進而未艾者之一助云

國朝

李象坤林侍宸傳記序

集知庵

帝王後志神僊龍幸方士幾幾乎失天下類以秦皇漢武
並稱二君實皆蓋世姿視區區宇內不足竟其雄心遂遠
而求諸遠瀛弱水併吞六諸侯遣兩將軍橫行絕塞與訪
求神僊同旨也宜和庸主耳龍翰墨古器嗜花石樂
臺苑如富貴家韻子弟而寵幸林茂昌位壓兩府史稱每
建大齋醮靈素升尚正坐帝設斝其側其徒秩郎大夫十
等游殿閣美衣玉食幾二萬人何為者耶乃信日亦無禪
云亭游浮海者之豪舉僅改天下官觀建壇授錄已耳
即其好神僊者了不易廟主規模而靖康之禍坤諸習方
俱再傳而及旨哉帝王自有萬世不易之經稟經常習方

使丹砂定以裂軀靈壇定以屋社輕信黷輕重信禍重千
輪一輟也然靈素當日亦祇以術對付庸主不迷徐福
藥大五利諸人之荒誕奔走羣望驟天而下而釋騷之次亦
不聞進烹鉛煉汞房中嬖孽之術而稽首元祐黨碑遭巨
怒嗾逐奉身勇退即其受嗾為建議遷都亦似預識有北
轅之魯者素即非真仙自是哲幾之士予故列而論之以
國史郡乘為正傳他譏為外傳其條載諸書者輯
為遺事統名曰林侍宸傳記夫豈曰傳其人哉

齊召南重刻葉文定公水心集序

文寶綸堂

葉文定公立朝本末具詳宋史儒林傳迹其奏辨姦邪之
誣朱子尤稱之其集有諸賢舊序所以美公者甚備余尙
何以片公集哉惟足文章盛衰具關氣運而亦有不隨氣
運者飛乎其能自樹立不可不知也六經而外周未百
家雜出幾乎螢火與日月爭光然各有師承自為一子其
而之不同乃如其心亦有欲云筆無不達後世能言之士
或求敢撰其鋒此亦氣運衰而文章不弱之明證歟文章
與氣運並盛惟漢氏西京為得其全耳東京下迨六朝至
唐元和復盛宋有歐王曾蘇諸子其盛亦埒漢唐至南渡
則又衰矣各家文集雖多尤長泛濫求其克嗣東都者誰

乎六朝以綺麗失元氣南宋以平行之英華其衰一也東
顧當浙閩之會山川奇秀蔚為人文自周許劉戴北得伊
洛之傳薛鄭二公大振經學與梅溪鼎立傳之陳止齋以
文章名天下葉文定公別又得止齋之傳而學問適之今
水心集具在矣對論策昌明駁後有實冕餘風諸體樹本
經術指陳利弊碑誌晦潔不為浮夸能於氣運就衰時卓
然樹立可稱廬陵臨川南豐眉山後八其傳世久遠宜
也嗚呼公生平抱負豈但以著作顯名邪即著作之精者
若周易述禮春秋通說習學記言荀揚問答名臣事錄其
書既皆不傳粗者若制科進卷外稿別集亦不得片紙隻
字則此集幸存其亦為千百中之
一耳因公支孫某請遂跋其後

為治之要得民心而已得民心之隱為之補其偏救其弊

而己然不周知其風俗民隱無由得也不悉其地之山川
政之沿革風俗無由知也詳焉建國撰前漢書祖之土而
辨其邦國都鄙職方氏加詳焉建國撰前漢書祖之土而
地志後世郡邑有心實權與於此國家強乎二百餘載
網羅散失文獻獨章如大清一統志及各省志而外雖

山陬僻縣莫不勒有成書時加脩輯同文之治與古為昭
 矣車之日依上紀元之次歲青藜恭膺簡命祖學淵江下
 探訪莫有以周知其風俗而民之隱或不致格於上聞蓋
 使較者雖無治民之責而探其樸登之輶軒固其職也因
 於隆二十之暇檢閱地方官吏領呈志書而承嘉縣志則自
 者溯於薄書其於考風問俗未暇計及歲為懋然者久之
 去秋以憂去官途不靖僑寓杭州今秋邑紳陳訓導承
 喧苦來以前湯署令脩輶而讀之體例之嚴密二十卷奇閱
 并屬為裁敘文青藜受而讀之體例之嚴密二十卷奇閱
 美矣備矣是以周知風俗矣然吾尤有進焉溫郡東濱大
 海而流於強悍而不知禮其地為入閩孔道賈人交集海船
 紛如其人又允雜而易為奸方今文治日昭武備稍懈於
 強悍之國先難之區而不易為奸方今文治日昭武備稍懈於
 木作是即周知風俗之區而不易為奸方今文治日昭武備稍懈於
 為治也足終未能補其偏也故并書之以報陳君
 官吏云

慶廉重脩永嘉縣志序

縣之有志猶古之有史也或以道政事或以鏡得失舉凡
 山川物產風土人情之載在簡編者莫不別類分門釐然
 可考自年溼代遠則訂乏人遂闕文獻無徵棗梨殘闕考
 古者猶有燬焉永嘉為溫郡附郭自邑人物輻輳冠蓋連
 雲東接天台西通括蒼有魚鹽之利擅海岱之奇張茂恭
 忠蓋堪嘉王叔早守官不戚杜門謝客業司業自號專家
 卯奉命監司東甌徬任之始精見承邑志書年久失脩
 公餘之暇循釋冉一其中字句漫漶辭意脫畧每與都人
 士相晉接時以修輯志書為第一要務查承邑舊志自
 乾隆二十六年開職官之富紀文藝之可增與夫忠孝節義
 之歷歷可數者亟待表著而闡揚之余不敏有志未逮閱
 數年邑中有紳董陳承瞻項雲新者執贄請謁首倡議
 爰集同邑張應瑞葉慶慶等設局捐貲延師探訪先之以
 條日繼之以文辭不執己見不遷衆論雖未能博覽旁搜未
 舊聞而闡新知亦聊以寓古史之說言記勳條分縷晰意

正詞嚴其有關於風俗人心之大者正非淺鮮書成陳君
命子宗鼈來省晉謁得窺全豹並囑余畧敘簡端以示後
承勿替也有以夫是為序

俞樹風重脩永嘉縣志序

前明萬曆時王季宣撰温州府志曾入四庫全書著錄
掌故不無更置風土人情遞為盛衰予初奉天子命
分巡是邦慨志乘之闕佚思有以哀葺而續修之值海疆
多事未果丙辰冬邑紳陳廣文承項茂才震新以前署
永嘉令湯君所葺縣志稿來請序於予予方謂郡志之歷
久未修而於縣志願先視之為快也暇而讀之見其參綜
舊志斟酌損益大畧具備而於藝文一門採輯尤詳由是
睡而或之以求其體例之精詳博蒐約舉俾東國之士數
典勿忘得以往觀感而興起焉嘗不美哉獨念士大夫當簿
書鞅掌往往於觀感之餘亟亟於斯而後未校其去推
湯君於理繁治劇之餘亟亟於斯而後未校其去推
之如方輿形勝之記郡國利病之書其拾遺補闕有待於
後來之纂述者又不知凡幾矣永嘉晉大監中立郡隋開

皇九年改為縣其地東距海西控山外扼七閩之衝內與
台括相錯疆域之廣輪吏治之興替與夫學校賦役兵制
鹽法諸大政源流沿革隨時更易官斯土者固當考鏡前
賢參衡時勢以施為實政至於地靈人傑賢哲代興景山
儒志之編實開理學之先聲南渡以後名儒起猶未校於
南小鄉魯之風何其盛也前明之世人才繼起猶未校於
迄於今流風餘韻不勝俯仰之感豈山川之鍾毓有間歟
抑遺文零落鄉先生之典型無所取法而然耶審是則斯
志之所闕為不小也予願與邑之人講求討論舉垂成之
志而畢其緒并取夫百年來未修之郡志統而輯之使皆
燦然明備然後牛新進咸知其桑梓之前徽未墜而觀
摩倣法爭自濯磨守土之吏亦得監成憲而率舊章以贊
成我 聖朝一道同風之治是誠予之厚望也夫先是
湯令在縉雲嘗輯邑志十八卷刊行茲又纂是編書雖未
成其勞未可沒也分任其事者陳廣
文項茂才亦預有力焉例得其書

王景澄重脩永嘉縣志序

永嘉一屬附温州城發諸行籍晉大監中立永嘉郡至隋
開皇九年改為縣後因之道光丙午科予奉命副典浙

江鄉試事竣即回京供職雖聞永嘉山水之勝末由至也
 今上嗣統之六年丙辰秋七月蒙恩簡放杭州遺缺
 旋奉文 奏補斯土始得覽其山川之形勢其地前引
 蒼秀連雁宕東濱海嶠南達閩疆水陸交衝亦浙東要地
 也適邑紳陳君承喻以縣志請敘且曰是書自乾隆二十
 六年經天台齊少宗伯暨錢唐汪徵君修纂後閱百餘年
 其間應紀之事數與缺如意甚歉然思欲重脩舊籍有志而
 未逮也司焉湯君前宰永嘉時於公餘採輯佚聞攷訂成
 編時曾借眾紳共膺襄校之役其書未及刊行而湯君遽
 升任以去今繼將是書稍次付制厥氏用垂久遠并願議
 信參諸今以合宜雖邑乘也而史之體裁寓焉其有關於
 風教匪淺鮮也夫地靈亦由人傑律稽誌內所載名臣理
 學孝子偉弟與夫忠義材能之士垂範當時流聲裔世先
 正典聖炳靈接武夙有小鄒魯之稱邑之人物彬彬蔚起
 矣至其方域所屈控山負海帆檣出沒商旅輻輳井廬蒼
 萃各方維處風氣不齊俗所辨頭東一都會殆信然歟若
 夫宜民善俗之道維持調護之才此雖一隅亦關大局官
 斯土者實與有責焉予不敏為縣人僉稱為有道者也於是
 之也陳君丁於文篤於行邑之人僉稱為有道者也於是

書尤見拳拳之意洵善承湯君之志者雖然縣志備矣而
 府志亦宜續修僅能補加蒐輯更足以徵一郡近日之文
 歸其書而並叙其緣起如此爰

孫鏘鳴書潘太守墓碑後

余始與少城游方應童子試年皆未冠而少城風姿玉立
 翩翩任公子也其後兩人南北分馳遂不復相見然聞其
 宦粵有能名今葉陳君所為墓碑則所益皆巖疆值風塵
 瀕洞之日若無兵無糧之地獨能保境衛民勇而善戰屢
 摧勦寇何壯也而於魯從迷民田遂入官及尚賈加稅
 之令力抗上官意堅不行又何其為政知大體有風力也
 年僅五十未竟其施惜哉余觀中興以來以戰功取節鉞
 膺顯爵者何限君既有其才矣而竟止此何也吾郡之潘
 氏自南宋代有聞人而君之高祖虞菴公當耿之亂温州
 總兵祖宏勳有異志殺兵備道陳公丹赤及永嘉縣馬公
 子逸姿出攝之案偽紳會資性者索之急以計拒得免逸
 姿後亦為大官然則君之先德厚矣而君我溫
 人未有能言之者遂并書之以俾後之有聞

傳狀

宋

陳均宋故朝請大夫直煥章閣主管冲佑觀永嘉開國男

少卿戴公行狀 水滸上田 戴氏族譜

曾祖諱廷斌林氏祖諱昂俱贈光祿大夫工部尚書華文
關學士妣何氏父溪上公戴氏諱楠字敬忠故闕徙也世
母林氏封齊國太夫人公戴氏諱楠字敬忠故闕徙也世
習為儒為永右姓公文端承子天大才穎拔博覽傳記世
本朝舊典文端愛其稱悟凡春秋大旨當世要務必劍詔
之故公尚兄深卓官尤能翼順承一武不離左右丁齊
國太夫人憂文端官監學謀治喪東下公甫一十四泣請
曰兒責也昇以歸道途純理一如成人放里器異焉文端
守澄江獲拜文定郎公於座上文定與語大奇之呼為小
友既長負其才氣頗穎場屋志未遂以文端恩補承務郎
公本以春秋擅世學暨銓則以易平明入棘闈長卷濡墨
掃而執日未晚已出儕輩或病其不涉思議然卒中高

等監龍山稅課額久矯連敗數致公至損常程十之五居
無何盡贏其舊局務整雅挾策永夕焉丞相虛京尹稔公
才嫩入幕案牘山委一閱即領其會落紙數千言附以經
義播流華下富陽吏欲藉以行法公曰以仁錢輕重而籍民
價安所措手足乎白尹釋之閩府服公仁勇有言天下無不
生母不安其室宗司下府詰治公曰先儒有言天下無不
是底之超母不安其室宗司下府詰治公曰先儒有言天下無不
感切之超母不安其室宗司下府詰治公曰先儒有言天下無不
治廟堂特以異公引詞役訟居其半公勸諸都結義役舊
例戶役必籍於官史爾紛視之抽劍連背故事里正莫知為
有死無愛公削其官在官之翁然聽順醫訟之風陶為友陸
役於無愛公削其官在官之翁然聽順醫訟之風陶為友陸
民碑紀之距今三十一餘都守之弗變因有疾公親為友陸
時平章喬公持憲節下縣括官田以廩囚公念括田擾眾
割圭租火奇賤之記以詔後喬公大喜列其事於朝有挾
吞刀吐火奇賤之記以詔後喬公大喜列其事於朝有挾
浮費徹薪之水心先生記焉秩滿道都謁大參薛公迎
勞曰人心越欲惡不齊宜與之政以無異碑某所領敬
差建康府諸年糧料院朝庭念西餉務殷以公敏徹省事

劉兼本軍幹辦公事時季公峻督饒傾聽公亦不負其
 長處盡無不允愜口再馬一軍三萬天子幼陳華蓋所以嚴
 陞對詞言其故我孝宗皇帝銳志規恢繼屯建康實為風
 天拱壯帝居也我之新自開禧挑邊人籍弗補會屢旨招
 卷關河電掃雲朔之總屬廉得其說蓋招刺有二日效
 項莫或應命頃濫既程等仗復有相試弓弩之法軍兵專
 用二口軍兵效用既程等仗復有相試弓弩之法軍兵專
 程等仗無拍試弓弩之法夫技藝工於人可招刺之艱
 短得於天不可企而至今畧技藝乞招刺之際寬其等仗
 挾奇賈勇之士終無自穎見也欲乞招刺之際寬其等仗
 嚴其技能則魏之授擊楚之劍客漢之材官職張爭樂應
 券可以坐足額之五日除太府寺丞告未下差知高郵軍
 許公國制置山陽徽兩淮已喉其將劉慶福義許以叛中
 時逆全已棄高郵道山陽已喉其將劉慶福義許以叛中
 外大怨公念高郵道山陽已喉其將劉慶福義許以叛中
 復旅三守牌慮勿給况赴敵乎緝在城了壯將數千使
 翼官軍以守弟子不能賊者賦之粟俾無憂公日登牌使
 以大義俱願效死又慮賊抵城突下邑延諸縣豪傑使伍

其鄉井各堡要地於是厚賞格以戮姦細嚴保社以備竊
 發遠斥堠以偵賊人之動息廣諮納以盡軍政之利病部
 伍整密火鼓精明五里之城際若一敵國矣先是本軍有
 聽征役全逆黨數千忽軼郡境公呼其總首戒之日兵法
 利在守險北城池地名口樊長限介水所謂車不得方
 軌是也宜以死爭勿使得逞賊軍進與賊遇乘險薄之賊
 徒大敗斬首數千級餘悉驅賊軍於軍聲人振兩淮諸郡
 聞之氣勇百倍所過剽劫民不震恐於抵書讚公知兵稱為真
 儒時山陽遺兵所過剽劫民不震恐於抵書讚公知兵稱為真
 相挺為變是夕匿書告新津謀叛或請公怖之以兵公曰
 得千餘人一夕匿書告新津謀叛或請公怖之以兵公曰
 若屬失次而潰吾一粟不貸於朝那資糧活之何負答屬
 而叛畧備從疑入其旅開以禍福皆羅拜改聽微公壓之
 以辭幾至激變初公聞山陽之警也曰高郵梁之藪全
 欲入寇必藉免程為名一時大風盡晦吏排堂扉白山陽
 須築十萬持牒手甄公徐曰吾籌之久矣朝廷寄樁御庾
 當請於朝可否一惟君命使絕始紆訖用是報其請遂塞
 北軍頭目丁文信者因劉發福之亂與逆黨折矢為誓驅
 其校三千斬關而南直趨天長公策文信與降虜劉全俱

寨維揚是必劫劉全以叛遣吏捕之實胡其動息夜驅報
城諭之文信不文信兵博城下門已閉帥遣路鈴趙拱
一城免喋血盡拜公賜時朝延為危詞獲脫帥移書重謝
喻公謂逆全後焉狼心詭宜弛備以逆全上表自効欲行
其地其煉業象養北軍元氣既存客邪為崇今日膏膏不
補之疾也山陽淮東房翰也七為北軍大軍僅十之一
貽淮東軍也九為北軍大軍僅十之一環滁兩淮腹心
也四為北軍大軍僅十之一舉全淮數千里絕長補短大
抵為北軍樂穴此有識所為社稷寒心也今制閩之兵喪
其主帥獸駭四出若乘此機移其銀糧令招一軍虎視
地用塞賊衝內勢既完外侮自息此今日之急務也其二
日我誓祖皇帝懲唐世尾大之患收藩鎮兵柄處之京師
名曰禁旅二百年間征不庭高中國未有舍是而他求者
也紹興講解秦檜始列諸大將兵江上隆其名謂之御前
全淮東兩全藉是兵以為儲爪牙藝祖禁旅奴僕命之
徒給廩隸而已秦檜不知舊典後人又復仍因本末倒持
有識慨嘆乞詔兩淮州郡檢覈禁旅之籍關則填補少則

趨廟軍以益之足其廩給口無窮赤之憂礪以刺擊作其
拳勇之氣可以壯全淮聲勢復祖宗舊規此轉弱就強補
虧為全之上策其二曰昔張浚經理全淮謂無為為兩淮
根本高郵為漕束根本今山陽既焚為盜困若復跡往轅
建其後憑臣督見若徒建高郵選武而謀者屬以山陽
保其後不勞遺鐵反劍魄類志屏藩之選武而謀者屬以
事任不勞遺鐵反劍魄類志屏藩之選武而謀者屬以
議便兵乃自為守備清竟形勢獨西門控引大長地虛而
募客也媽材簡工內為洞扉外為打關上臺三樓翼以二
王公自適記焉朝廷取公邊勞除拊率淮東茶鹽事到任
謂之貫在數存實亡謂之應在公嘆曰鹽本所以贍亭戶
虛穀半之是固上而賊下也於是博設費塞漏卮補二十
餘萬其盡職不欺如建滂海有淵地遠而阻義民黃後者
聚黨煮鹽其上時出剽掠公程憲苦之部使者慮或弛變
莫敢錮治公呼為神聖籍宗其姓者以計剿之餘黨怖散
卒虛其地臺始有世語文端為憲倉使在公茂楚作暨公
建臺題識遠鞠錄石續焉六峯諸常平鹽羨萃為一司常

平振民命鹽筴紆民力不相稽而卒相須也即之故府紹
興初元歲入以石計者二百萬乾道倍之淳熙頓四之一
嘉症奉旨以乾道為程今五百餘萬矣優假丁戶時與母
錢矜哀口民寬其厲等不以給者戾民是又國家使命本意
部使者奉命之仁也蓋公理鹽筴以優丁戶寬厲禁為本
故詞以激後如此然所記賢父子謹為之人說其異云踰
年除戶部郎官總領西錢糧公往嘗任總屬洞知財賦
株穴晨典據案吏班其側某處粟可支幾何某處錢可賦
幾何某騎未領者幾何某辛未傳者幾何懸計逆籌不遺
主撮老吏際立唯唯受成而退數年間士皆宿飽無有後
襲時相語部司謂前後職餉不侵科降戴某一人而已就
任陞大府少卿先是軍糧幫支吏暗錫刻公遇打請密綽
一二至度下親自量濫勺有虧必易以法姦弊痛革又
因傍舍鬱攸幾微軍裁置效士三百以警不虞諫今賴之
時逆全縱卒旁午江左結筏東下公慮其造舟窺海因獻
計謂今內郡邊圉防淮固急防海尤急兩淮城可守兵可
戰長江可為限固吾內郡城不如淮之堅兩淮城不如淮之
維日備淮首海弗問深恐由東狗鼠轉料角出大洋構吾
不備誠腹心之大患也得之道途逆全多捐重資計吾工
匠陞魚取竹打造戰艦斧聲不絕邇者復市木江右蔽川

而下窺吾堂與胎禍甚深失今不圖嗟臆無及江闕有正
有副足備風寒然下流威合止及平江轉而之南傍海州
郡無地湖闊雖四門有松海制置威望不赫無以肅遠承
乞準江間事例析沿海州郡為一北州郡則置之使近南
州郡則置副使若常山之蛇水程郵籤首尾相接如此則
上極襄漢中抵淮壖下達泗海處宿兵在在設備泰出
四維長城萬里矣惟廊廡留神公究心簡事四閱歲籌得
恒與之疾前後五稔作疏辭上恩愷勞除直煥章閣主營
紹興府鴻禧觀吉詞有曰茲力巧於投閑用愷勞於久任
又口岷臨春容式燕鄉粉之樂公樂堂扁曰燕樂以後上
賜公初在總所與江閣樹鑿至是劾公擅借合肥椿楨鐫
知婺州蔽省以憾格不行公自是官情銷薄再食神估之
祿羨猶里門自號城南園叟無一紉迷廟堂者七年滄
海江蘇州夏封永嘉開國男乙巳十月己酉日葬公永嘉
二長炳從事郎監嘉興府海鹽縣戶部當湖犒賞酒庫次
俸將仕郎前公十年卒孫男景將仕郎公性夷平乏岸谷

與人交能發盡言入或加諸我一時仇然憤激隨時冰釋
 開有與公崖異至嶮狹相值或虞酬復公坦如也家居雖
 盛怒不施一筆有負公財物卒置不問內行尤謹自謂牀
 第間事可以語人鄰藏數萬卷裝皮嚴好好事借覽欣然
 與之庚子旱涸遺俗暴露捐慈雲吉地聚瘞其上原道
 者職之至今不替時羅波翔公出粟減價以糶貧甚者特
 賑之閭井密受其賜始或謂公孫子未夜榻八尺焉用
 以鄰曲地且厚酬其直對街小圃僅通幾經公復亭其閒
 為投老翫之厚地親故或謂公孫子未夜榻八尺焉用
 是公笑而不答既成則舉其半昇河洲弟遺書言子若孫
 承勿分異亦毋得妄岐彼是庶全斗粟共春之愛人益
 公義云買田為廩凡族人之官燕背及嫁奩葬樹取具焉
 在宜與也每日愛詞既而問日或嘗公銳始怠終公曰吾
 始祈民情無壅爾然人下勝一朝之忿遽聲於公或鄰井
 論解或憤氣消平則已無及還之宿昔須其血氣之定也
 聞者嘆服雨等吏白弛房背公判一且請益公曰祈寒艱
 食故弛種稔益之未嘗再放已霽則止庶主客俱得其平
 若不即天時預放五日或爾旬是謹道十非均平之
 吏語塞或語公居官當廣耳目宜置大門外以求民瘼公
 曰吾為吏之他長惟欲境內伸足舒睡而已脫如君言是

磁告許非所以暨吾民也宜典傍縣有佃官苟數十頃既
 長子孫其上仇家賄之權門州縣合巡尉格捕業十聚
 梁以君公曰吾為吏以民為家法感額以行不仁何以
 面先君地下力請於郡郡亦君子也感公言緩其期民得
 為計以自免山陽之擾有游士計其上之子謀不軌持其
 紙累字為證吏欲株連之公曰是必有需不獲乘解燈下
 誘之耳一謂果服坐告者郡內稱神明公見力獨利後民
 類如此始公分司料院閱籍故續得於雨漬風裂之餘
 漫無後先自勘整凡都督宣撫官論諸與之建置強勇武
 鋒雄邊軍分之離合成都與元綱馬歲額之多寡下遠諸
 軍報刺揀汰教閱之法俸給賞資性轉之例明分件列為
 門五十卷一十五題口建監諸軍糧料類編雖公總餉虎
 善大抵出此識者謂足以佐中興經濟補太史闕遺今其
 編病其煩舛欲刪正成書未遂而卒又以益國周公譜
 仙陽美事未翔實宜與訪故老別具諸今板置縣齋文
 端左綱湖有論諸答問朱文公一見擊節嘆為近道所至
 必刊以傳且詳先友許君復道相與請切許君負特操時
 有辨拂公亦俯心聽應人謂正得論語之義云至於建隆
 以來縛與儀儀渡江而後放遺躡殘燈榻支檣縱談

元勇魁元
聽之者如發金匱石室之扁折旋鸞閣鳳掖之署惜其生
生官驚外武之日多暮年病退賓對之日少故公不獲盡
暴所長而人亦不盡知公也悲
大方公守高沙也均獲下錄

明

張宇初金野菴傳

集 曉泉

金蓬頭永嘉人也名志陽號野菴因蓬首中作一髻世呼
蓬頭云生故姓家鄉并德之幼果敢有大志不羈甫長知
募道棄世慮遂師全真李月溪月溪白紫清徒也一見器
之命游燕趙齊楚求正焉及參先德李真常益有省行經
袁州遇守城校尉甄軍子狀貌偉素日不與世接夜宿神
祠聞蓬頭異而師之既久語益有得時紫山鄒廷佐慕道
建長春觀禮之未幾命其徒劉志元典觀事乃游武夷龍
虎二山時龍虎主先天觀者傅師正館於蓬萊菴菴據微
君聖井貌姑諸峯之會蓬頭攀陟崖壑侶鹿豕藉雲霧視
以為常閒夜坐盤石蛇虎值於前輒愕而遁去因得夷曠
地命其徒李全正趙真純築大瑞菴於峯頂時四方聞其
道著無遠近有疾患輒叩之以所供果服之無不驗由是

禮者日集嘗天早叩龍井召龍出請龍出聽諭時漸小隄
入袖中乃警以得龍騰奮入水木頃天雨元統癸酉復隱
武夷山居紫清之止止菴湖東元帥李太平聞而禮之謂
口命藏則君治心清則慮寡李益敬歎及叛賊李志甫寇
漳州國朝以其地同知吳公知寇道命為先鋒平之其子
仲良願師事之不許隨果夷滅眾神服或倦請謁者衆謀
藥死之即預知命徒繫獄地中果服出之今名吐丹井云
至元正月一日命董桂心齋世稱桂心子坐解於廬山旋
聞之於國月十日命徒書寫坐逝越十三日面頰若栗肢
體溫軟猶生其徒塗於菴側之古梅下生前至元丙子五
月四日高弟則勞術素鄉處常李世表殷破補方方壺皆
以道法聞世云苦芴了曰古之烈大義士必苦行潔身以
成其志故其視割肌膚摧筋力若所固然是以其卓絕特
立足以垂示下軌若金蓬頭是也然欲立名於世且必是
而後可况其起脈幻化者哉求能若此而於
道無成焉未有也昔能是者代亦幾人哉

蘇伯衡黃母劉傳

文 集

黃母諱文淑姓劉氏溫之永嘉人宋宣和辛丑其先名士
英者為州學教授能出策募兵身擊寇方燧而全其城靖

康丙午通判太原軍府事金人犯太原死之封忠齋侯詔
 立廟鄉郡額曰忠烈在今明倫坊學宮之東於劉為八世
 祖父某早亡母林喪明寡居劉以弟不慧身任養母保抱
 扶掖懇懇焉及歸黃氏時歸院濯補綴衣裳遺篋候問
 繼於途識與不識稱其孝如出一口黃氏永嘉族名族閩
 閩與劉氏相望劉夫曰松陽縣儒學教諭道應發父獨
 州明正書院山長南一南一父修職部適道適道父朝奉
 大夫恭甫而距紹興二年進士御史檢法官竅實七世云
 劉為黃氏婦善事舅姑姑張性嚴毅家人輩鮮得其歡心
 劉委曲奉承食上立身不微不愆晨昏禮久益恭姑愛之
 猶女歸應發八年無子乃為聘姊生子通通生五日而所
 生母死劉鞠育使長大通年十二應發卒時劉三十有六
 歲南一尙無恙然耄矣私念通非劉產而恐劉有他志也
 憂見於面劉揣知其情垂泣曰夫在日妻且猶望通終身
 而瀾之遂謹須夫亡乎有刻不一心黃氏養老人而守遺
 孤者有如此自是孝慈愈篤南一乃喜過望越二年南一
 亦卒劉居喪哀感其治喪無違禮營贖信與以葬舉夫之
 樞合窆焉日夜攻絲哀資通從鄉先生陳公潛學進士業
 通亦自知砥礪明蔡氏書一日挾書行且讀不覺墮井中
 出得狂易疾劉謂其豈久生者不亟娶黃氏宗祀將自吾

世斬乃為之聘屠氏之女生子性前此應發以通未成童
 乞養梯之子劉中孫為子雖乞養予劉恩之不啻如通授
 以室矣中孫見通狂易私心甚喜自意通且暮死即其家
 賃當奄有而不意屠氏生男也性生中孫殊歎歎勃然露
 刃入厨內賊之類劉奮當其鋒得不死刃下却保不義中
 孫相與執送官實於法後九年通果死狂易劉第荒與性
 屏而中孫諸宗百端偵伺陵襲之末幾海上盜又起兵與
 繼以饑饉科徭繁苛劉幸苦友吝門戶終無怨意又未
 嘗廢農時節祀享與夫媿媿間饒間慶而禮人益以為
 難能與性居二十二年為今洪武元年秋得疾且革執性
 手曰我為汝家婦不幸寡居二世短命保汝父子壽無
 逆雖中雖不致不盡死力然一弱婦人耳安敢自意無
 他萬一有不測我死有餘罪今天幸得見汝成立有婦有
 子我以下見余願矣雖然恩兩世孤雛先緒不絕如我
 而逝年七十有九今性以雅飭稱於鄉君子謂性之賢劉
 之教

王世貞張文廟公傳

藝文文外編傳狀

長卷二十一

公稱之永嘉人貌魁傑有大志二十四而舉於鄉數上禮部不利歸而喪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峰書院人或謂公去諸生何幾而書院為公笑曰諸生不當書監司守相閉母能難之矣遂為諸生祭酒益又二十二年而中禮部試時天子方南巡狩其明年世宗皇帝即位始臨軒策進士至得第二甲繇事大理時上以與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后者久之不決公乃上書大畧言上既以與世子入繼武宗皇帝統非繼武宗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考宗考宗自有子奈何舍獻帝弗考而考孝宗使獻帝行子而無了上有父而無父哉時上心是之而迫於輔臣禮官議報聞公亦去為南京刑部主事乃議議尊孝宗曰皇帝考獻帝曰本生父而公復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孝宗法得稱皇帝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公等疏亦具知公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謂之矣然天子益已心動而方公獻夫霍公韜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天子用以遠往輔臣禮官曰凡三詔始定召公與桂公起拜翰林院學士公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聞而益侃侃自發舒其所適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

府詹事為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其學士侍經筵如故公數與尚書持論邊事即執政策邊事欲屈其尚書公復為尚書持之至抗疏辨上輒伸其指然欲者遂欲崇獻帝入太廟公力議其不可乃已御史錄按山海濱所逮張寅以為即故妖人李福達也而侯勳為居間徇反劾勳侯勳詔下三法司獄成上御疑三法司黨徇史而傾侯勳以屬公與桂公方公反其獄公遂能都察院賜二品服金帶遂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仍領都察院賜敕諭約束中外御史所以褒獎殊至賜玉帶公念以書生片言當人主意非久取相位想有所報効大要也尋賜銀詔二一曰忠良貞一曰繼德紹謬得密疏言事明年加太子太保公以上承有太子官不當設乃改授少保上享太廟回公候道左獻日屬之賦詩以賜曰予喜而天眷齊資作邦珍賜玉帶及蟒服上既以尊崇獻帝帝前錄前後諸臣議而取與於公書成名之曰明倫大典進公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子四代諱官一子是時賜文襄公一清居首授以才愛上知然不能如公深而上所密問公月以十數時稱公別號及子時桂公亦入輔名龍伯當公亞所言事不能無相左以故稍

不平為惡語交關上前揚公得因是以聞公詔暫歸俟用
而相公入而揚公為雷公所論遂矣上怒揚公甚欲置詔獄
建公力寬解得免上嘗諭公曰天下首地而事皆中貴
人專之何得也揚公宗室一人留守使公言高帝以親王
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涉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是乃
數數言中貴人聚橫狀上為悉裁革鎮守監倉市舶之類
後先皆盡公所疏審為嚴專委任惜人才求民隱諸條上
嘉納之是時上日事經筵講求聖學作教一箴及宋儒五
箴註皆發之公天下欣頌望太平而公又自言薦起上以
明聖道作為任事取公城定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尋壇於
東面為親日夕月正先師號易像而主帝后行耕蠶禮皆
其人者公初名聰字秉用至是以上嫌名請上為易名字
敬字茂恭手書賜之居第成以獻皇帝書舍春堂及金幣
羊酒賀而所讀書姚溪山中者書院下有司為新之賜名
曰貞義其堂額曰抱忠時夏文愷公亦以言禮貴蠲當上
意於公不能盡合而會雷震午門西序有言公橫者乃乞
休比行上賜公服牙笏以禮意歸無何召復位進兼太子
太師再乞休再召進少師時昭聖皇太后於上有推立恩
而上所生章聖皇太后日重昭聖猶以故事裁之不為下

上不釋而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者早倖構
燕中所謂為多不法既微知上指恐喘甚而燕中少年亡賴
蜂起爭持脅其金帛毋算後稍不能馴乃上變言其沮
陷聖道乃因上後宮有宅慶以延齡請上益怒遂欲坐延
齡反族貧家公固以為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
可夫延齡財虞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具對如初乃論延
齡殺人不非屬秋盡常論公復與其僚方公上疏謂昭聖太
后春秋高帝在天下之靈上志謂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
何今愛死國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廷和耶廷和者初持考
敬皇帝親也上遂為重諾欲以陽止公公持不已乃下詔
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公與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公為相
勝以明天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而其初濬州盜陳州賊
捕賊卿大同殺殺其將公益自信賜到臨清卻永為大時
以必得賊為上而所慮頗不任能賊掠虜以重儲儲其黨
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冥公以撫之說進而公稱屈矣公
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天與之成疾乞歸上謂公胡忍
舍朕耶得無以言故也色幸寫之謂夏公也公抗辨不置

然自是乞歸益力而上益厚公至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鬚和藥者吾手調亦庶幾焉其專精神加飭自愛以輔朕為忠之大公感泣疾益甚以死誓歸上知公不可奪乃許致仕歲給八騾月奉米八石所以優崇禮加於它相公歸之明年上使錦衣緹騎視公疾且促還朝公強起至處州疾作歸河起至金華疾復作歸蓋又三年而卒春秋六十有五上時幸承天聞訃為哀慟下書褒揚甚至贈太師諡文忠有子四人長即遜志遜巨太學生前公歿仲遜業尚寶丞李遜庸中書舍人俱有文學世其家而皆蚤逝不及大用時人借之公在公車最久而其成進士僅六載而拜相天子之所以禮信之者自明興無兩焉凡所創革典制雖上自信以天啟而得之公者深矣公博洽典籍所撰對班班可據其所以合非偶然也天下追於議禮而曰非公者十之九忌公貴而制之者十之九久而稱公是非公者半歿而思之者更十九矣當公歿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飾而絲多假貸於人以食嗚呼此不可以觀公哉故因其孫汝純之請而為之傳公為號蠶峰所為名書院者也最後上呼之羅山因更稱羅山贊曰公相而中涓之勢繼至於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其志於朝而黔首得安寢千里者誰力也夫禮失而求之心而已矣後主所是為

命未有恃也考而不已則宗宗則入太廟入太廟則有祀公在難乎其免矣王子曰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材皆磊磊以自見者哉

李維楨王憲副家傳

大泌山房集

憲副王公名叔果字育德浙永嘉人也其先鄉人晉居山陰唐徙黃巖宋徙永嘉六傳為通政鉅生澈累官左參議年四十餘南生公公有異質七歲能為構語儀度屹如成人初受詩已從父官京師盧翰林受禮經徐文貞公試第一補郡諸生薦於鄉上春官罷歸與弟參政陽德及侯子講業山中生徒羣集一以公為師參議公建宗祠輯世譜公佐其筭因著王氏宗約施行至今已入南雍程文恭為祭酒歐陽文莊為大常公游其門稱高第弟子既成進士上書省父文尋卒服除久之始授職方主事督西內公死焉公喟然曰吾宗家海濱先人有餘貲願治堡以完輟計借為植堡成寇環視無如之何也又三年以職方員外郎為會試同考官進士十九人多為名公卿已遷郎中

視師薊鎮疏請材官功罪裁昌平提督皆如議大司馬楊
 襄毅屬修京營志已進武選郎中修武選條例著為令凡
 選數功次所由不失黍稷左右莫窺其隙有以寶王介五
 百金行賂者序之襄毅倚重焉兩京督府勲臣若執金吾
 若諸方鎮總帥藩公所聘錄人不敢干以私滿兩考出為
 湖廣參議分部承天德安景恭王封國王則人虎而冠公以嚴見
 守山文吏上德安景恭王封國王則人虎而冠公以嚴見
 憚省部策賦諸王園陵費數千金成饑捐俸及贖錢食流
 民全法無算初監司以上謁辭顯無虛日郵傳煩費公
 援中兩京祖陵例為限制官不廢業民不病供卒用其
 言踰年遷庶東按察副使乞休不得督臣疏宜改學憲而
 公遂歸矣柱門不交外事徧治其家祠先隴族有爭聽於
 宗不煩有司設義塾訓羣子弟置田以給孤嫠若貧不能
 葬者旁遺姻鄰修學宮築隱捍海為石門時著洩置義家
 歲所掩骼蕪計有司嚴肅公或就問民疾苦若修海塘復
 里役減漁稅必贊行之初治堡斥橫塘故居於外等徙郡
 墨池已作室學中居之先世祠墓各弗忍違也蚤歲讀書
 半山稍闕亭亭海詩其間蔬食布衣終身無媵侍不君相論
 算不問家人產而惟嗜書至老諷誦如諸生與子弟相論
 難有會心者筆記之輯紫陽晚年與象山論合者為錄明

其非禪又言王文成指心之良知為聖欲學者惺惺不昧
 以通乎晝夜而知紫陽象山推尊性善求放心之說性善
 故知良不放向歸善李驥舉咸雖共言其學先識本體而
 旌麻城耿定向歸善李驥舉咸雖共言其學先識本體而
 主勿自欺以惇倫躬行為實際母潘恭人卒京師輿歸哭
 踊足為辨喪父亦如之每時祭及上冢悲號如始喪感動
 觀者為之流涕事仲公友愛特至公不獨齋色而仲公時
 盛絲竹延客夜飲於一鴛一詠耐人意各自得也貌不勝
 衣而神于讀書暇焚香默坐年七十有三感牌疾越旬日
 生諸子曰人生夢也予幾醒矣問以安否不答惟曰願天
 曰余為諸生時及見公癯而短髮視之息若在踵扣之
 如洪鐘嘗行縣倉治縣香史為姦利若市魁盜數武斷鄉
 曲者一邑肅然時海內方崇尚講學純盜虛名耳推公
 見諸行事深切著明登第垂四十年立朝才凡歲所至見
 思鄉人戶視想豆之嘗膏座右曰拙於用世將以施之家
 厚於人莫若求諸己又曰為天下惜財不必藏於已為
 天下任事無空過其身信然議公于光蘊尹益都一介不
 取諸人有翰沒藏念襟累吏民歲已久
 出囊中裝結竟其專不忝為公子矣

祭文 附哀辭

宋

周秘祭薛常州先生

浪語

天之不佑斯文耶如公之道學而施不昌天之未欲平治耶如公之宏才而用不彰議論之醇操履之剛根六經而貫百氏闢微言而蹈大方破千載利慾之謬妄掃諸儒章句之披猖蓋書無不述事無不練貫一話一言皆絕人意表橫簞別駢窮極幽眇而究其旨歸貫之以一初無相去之尋常施之政事見之文章真所謂不見其短又烏知其所長者也斯人也而不及中壽福善禍淫之道奈何乎蒼蒼嗚呼公之聲名海內所尊然形之於外者不苟徇乎衰俗之見蘊之於中者人亦莫究其所存故不知者以為徒剛而已爾而不知者亦能稱其直諫而多聞知公之深不過幾人言之則大面似夸矣尚何言哉相向而哭失聲者蓋嘗登公之門者也卮酒之奠相與悼善類之不幸一哀而出涕又向止為薛使君而已耶

趙汝諧祭薛常州先生

浪語

朝請郎直祕閣知温州軍州事趙汝諧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常州知府寺正薛公之墓夫尚德實扶教勸俗去人下車蓋汲汲汲汲而不敢後也惟公幼孤自立有志當世學木六經貫穿百氏贊猷制幕行峻守端試合巖邑識先倚完有府薦賢前旒錫對滄海邦阻礙杖節補外振業再領州麾遽作安王心載欣進秩歸才高論崇為時所忌景慕風規官箴有常阻拜公墓歸心與刑寓誠樽俎樓鑰祭鄭龍圖伯熊

或媿

嗚呼和氣生物本無偏頗惟公之生得之者多德量淵濶而不見其涯疾性質玉粹而不勞於琢磨其形於文也渾然天成而上軋於周漢其進於道也怡然理順而深探於雄興與之游如春風之中登其門如入泰山之阿是非至則河海容不顯其逝進退至則有哀而不傷之意發於中節茲又皆其所以為和者外庸既積物望深重是當羽儀天朝登進法從薦然論思而格君心輔贊彌縫而

死生之用何皇天之不憚忽爾極之奠安仰絕識之超詣豈
折矧為公之伯仲者耶某等登門最久涉學昏時極衣
而請益或執經而折衷聞公之亡相與嗟痛喪不得束芻
奠以寓哀徒向風而一慟非

祭周通判去非

嗚呼直夫而謂止於斯乎始雖同登各天一隅余分郡符
君方爰居聞至僊室退公之餘講易談元為之躊躇論
世故發蒙發愚再任嚆南備歷崎嶇代答一書由盡鏹錄
倘不忘遠當有取諸前幸劇邑赫然有警遇事不苟動有
規撫憂患靈心篤志弗渝渴然自憂求方於余謂當長已
乃終弗除抱負不見有銜不祛曾足半刺僅得緝魚近傳
短續周姓言孤啓緘恍然乃君遺書死生大矣何其舒徐
揮翰寄別其言穆如數五十五尚明堪輿明月清風猶能
自娛通乎晝夜晏然不殊嗚呼直夫而又何憾乎下交私
情驚遠歎戲對客三誦淚與之俱淨光東麓遙望故廬矢
哀以詞奠
之生芻

祭薛寺正

攻媿

惟公學博而知約行高而不孤政嚴而無苛論正而不迂
求之海內未見其比意者天牛斯人其必將迴狂瀾於干
載之絕學建功名於萬里之亨途纔小試而奪之蒼蒼者
又何其忍乎公之守吳余在故廬我來剖符公歸里居固
嘗服高風於踐履之舊聽宏論於警教之餘方將日親直
諒多聞之益盡讀箇中未見之書曾不見於幾日驚死生
之頓殊寓哀情於短章灑淚於生芻嗚呼

周必大同年祭何誠甫司業文

省齋

維年月日具位周某等謹以清醑蔬食之奠致祭於故司
業何公誠甫年兄之靈嗚呼士之毀譽莫嚴於月旦之評
莫切於師儒之識况永嘉風號上鄉而太學又公議所自
出邪今公由少至老一邦之人推為君子長者及官成均
上皆心悅誠服初未嘗較規矩之厚豈易測哉然而位纔
如此則其學問之富極委之厚豈易測哉然而位纔止於
六品不可謂之滿能寄無踰於耳順不可謂之稱德此皆
紳鄉間所以資咨涕洟為國惜賢而不能自釋也兄吾徒

託同年同朝之契而相與綢繆
款密者乎夙觴雖微情則何極

陳亮祭鄭景望龍圖文

嗚呼丙午之夕我將哭吾亡友於金華耳銜冤籲天謂天
不問癸卯之朝誰尸死生黑頭如麻獨我良朋哀哀不寐
躑躅而行為此邈近恍若銘旌問其前驅來自建寧嗚呼
噫嘻得非吾鄭先生之靈耶縱此月之繼丁負版之人孰
曰無父弟曰無兄嗚呼噫嘻天不可以欲使士有遺種而
躬行之無愧而事變之適與八十壽母有不順之歎窮乏
得妙旨又幾何時而能以道自鳴耶已矣置之事固難
師儒轉導之官舉天下皆以為莫宜於公而公亦庶幾出
其去國之不較符有志之英及舉手之小異已多言之足
抑道之興廢不可以人事為憑耶已矣無可言者去年之
夏舉酒以相屬旅舍依然不知今日之晴風瀟瀟冥冥
冥也變故相懸道旁亦驚未有已時臨風瀟瀟冥冥

祭鄭景元提幹文

龍川文集

嗚呼奇才異能世資以為用則何患於無路高科顯第人
資以自達則何患於無時兄弟不可施手其相輝則何向
倚朋友蔚乎其相扶則何志不可施手其相輝則何向
間又安得合四者而有之壽論六十非人命之難期於其
三紀非世道之難移如兄之止於此亦理之未易推昔吾
以兄為白鐵得非同病而後知廟論亦察其不可憲屬且
先其至微後發先至為驗馬之良諭亦察其不可憲屬且
兄為憫然何擇於斯亦既至此安於已而我曰焉得以身
白私人之職分豈容或虧天不我與甘之若飴存命不承
空問崇卑不登坡壘安涉崔嵬身在我日吾將何辭凡念
尚欲於中即首仲眉一歸之天何以我為往來應酬各存
據實此論未終葉兄疑旬月之何寂無一詞棘寺建我
方墮危機手染親兄累卵之危兄必策免我詞棘寺建我
之同望之則非世遠嗚呼兄之文章有源有委兄之議論
我亦漠然甘與之行事有張有弛兄之文章有源有委兄之
有網有紀兄之行事有張有弛兄之文章有源有委兄之
不竭有本如足道德在命此外何事昔者難兄既知之矣

永嘉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 文外編 祭文

枯木死灰去死甯幾人固活物日出事起強勉而行不偏
不以人為貴教之中自有樂地死生禍福不阿不避天地之性
異時有離倫拔萃求異於人則匪人類振古如茲始乎為士
我存時以天長地久而久盈避之淚

祭王木叔文

嗚呼父子之恩浸身莫酬四民孰貴上兮好修昔公有子
讀書是謀亦既得社惟友之求堯夫子復共仕吾州少望
正別又拔其尤我亦登堂則比英游公居其間意好緇繆
亦有片旨共此拍浮賓主上下一笑夷猶謂彼茅容少見
未周退與婦言有此客不非子能賢實父之由十五年間
參差去醫進登王朝或死以休或擢巍科或官選賦我獨
窮甚豺狼是投賢子何為逆風撐舟公亦賦之一病不瘳
嗟于哀哉逝者如流死生異道窮達不侔孰為此者蒼天
悠悠未而已時靈有定髮積者厚矣令子之收都文伯奠以享諸幽

明

李維楨祭王左史房集

東顧為越名郡而王為郡名族如西華先生之清貞端亮
賜谷先生之膚敏慈惠伯仲年德俱邵生而為鄉祭酒設
而相豆於醫宗蓋極盛難乎其繼矣公為西華先生家習
貴介公子甫弱冠登賢能書然而容貌若愚言若不出口
不侮也蓋都邑俗惡訟者株連數十百人累年不解公中
心惻憫不忍欺有積通三千餘金取諸蒙代償余嘗部嶺北
民不怨郡令以善終殊鮮惟公治行高公忠信之美優游
國郡郡仗事故簡其地達官長者輩出公忠信之美優游
之法浹洽士大夫為人之心余過窺國始暗公徵公治狀
與誦盈耳公借計四十年之手未嘗一日廢書幸以乙科就
常調除嚴邑令盤根錯節迎刃而解此不當徵拜臺省耶
而德戴守郡庶幾秩滿為真守不者亦入為曹郎而復左
官曳裾王門令學不數日而待母夫人含殮再晤余武林無
幾微見顏面歸不數日而待母夫人含殮再晤余武林無
政危捐館舍通國志之竊聞公有愛弟棣遭寇劫驟得耗

藝文外編祭文

傷心短氣病不踰日逝矣脊骨在厥兄弟急難古人死忠
 死孝而公死弟琳之先季徽之請代徽之書靈而卒王
 氏於公四兄矣夫文行不愧其先爵祿無負其官仁讓化
 於家信義孚於鄉宦游所至萬戶尸祝二子孝友今日如
 公兄弟諸孫繩武異日如公父子天之報善
 豈真難識公靈在天其垂裕後昆無斃哉

祭王參知房集

自公之伯氏西華公與先大夫同舉進士講世好也而不
 佞隆慶初亦忝以進士觀政司馬署中公時方為郎又居
 比隣以通家子兄公結忘年之契甚驩無何公出守魏不
 相問問者垂二十年而會公修承嘉學諸生以記介友
 朱光祿為請不佞臥山中無以應比官大梁再得書皆白
 公先施之而最後門人郝給事為承嘉令延公姓之外孫
 方生為塾師則歲與公書疏往返勤矣舊年冬承乏領越
 之役亟馳使問公敬居與少年弱健其治家類黃願川未
 鹽煩碎而時作字及因方生示我矯矯神下前月公書
 來言偶病浹辰遂勿藥而不佞不善攝生行年五十有
 始為瘧鬼所陵摩頂放踵無所不受害生死不卒者半月
 甫蘇怪公何渠能却病乃爾頃之方生云公卒坐前病沒

四不佞病諱以聞耳公春時欲入武林見訪不佞生平慕
 二鴈勝冀可假他事迂道從公杖屨快其宿願而訖詣空
 言矣公一子二孫子為大官丞以侍養不謁選人繼室陳
 夫人事公甚謹兩孫大者推擇就省試次補博士弟子員
 羔鴈充庭冠蓋咽問公布席行觴終日自拜不倦人為
 占歲可無恙何慶弔之相尋也公兩為合吳一為守魏後
 以觀察按吳四郡久在所戶視之歸田時凡有大工作公
 身先為倡而其鉅者築承嘉場堡胎千百年安自少迨老
 雖耳不廢絲竹而實不近內噉生果餅餌不輟不為患人
 以為百歲可無恙何感應之相謬也今天下士風薄惡兒
 童項領成輻呂鉅而舞車上蠶食園奪其同儕束賦一郡
 賴公有所矜式向後當不能然橫跋橫民上好下甚島寇
 狼子野心殆不可測即有事不敢望公為馬伏波趙營平
 就而問計無踰老臣今將安取衷哉不佞所為致勳於公
 世自五十年休戚相關之私情也若夫功在闕闕於建畏
 畢生禱祭酒卒祀馨宗以三品之爵歛五福之晴青箱烏
 衣世濟其美於公
 足矣復何悲焉

袁栢林彥粟哀辭清容集

道家言黜聰明去健羨形神始定是果為得道耶古者上
 壽百二十歲竊不死之說者則曰脩之益真其道彌親壽
 而無德與名君子恥之故脩短有命遺壽焉猶可言也名
 德不至其斯盡腐滅又安所取哉古之人若是有象矣承
 嘉林寬宇彥粟形癯而器溫其於學也汲汲然逐日以補
 有不足焉則力探簡冊以自證其為又必達於理而始精
 於詞謂詞者載理之具也理不足焉詞雖精無益也深思
 以求之旁取傳記之說則絕傳會據宗統原以會於一復
 懼其未盡是也則祕重自念將周游四方闕疑廣問目擊
 而心領焉噫若可謂勤也矣道散於九流百家彌綸者至
 矣其弊有不勝言者汎濫俚雜尸坐矜目漸入於無聞之
 傳余嘗察彥粟知其心有深憂者焉余始見於姑蘇氣和
 以謙再見於京師慨然不舉則凡吾徒在官者誠有罪矣彥
 髮有司者之過遺逸不舉則凡吾徒在官者誠有罪矣彥
 栗志不在是推彥粟之志在問學為之而不克就若是者
 是直有命矣悲夫延祐六年三月卒於京師年口十有口
 其弟宇友謹哭曰吾必奉喪歸姑蘇姑蘇吾先人所藏遂
 為之辭以申其哀焉辭曰氣清明兮受元陽德邇中兮閱

以章學太古兮儼九皇播絜精兮瓊圃芳力未具兮志則
 專一羣羣兮濟巨川慨不進兮道遠遠白晝速兮陰風旋
 數寶紀兮吾何憇路孔脩兮神獨還靈旒翻兮
 木葉別儼夫人兮在空山玉蕊冠兮紫佩蘭

雜記

唐

楊光赤石樓隱雜記全唐文

混茫既分乾坤成列形下曰器積而為山泊禹別九州漢
 遠百越此山則維揚東顧之地巖峩傑出發地干尋峭削
 凌空壁懸四而其乃陰陽偏顧造化有清呀開石門路通
 極頂天生厚土蔭以森羅地廣百家人勝千象天下靈蹟
 此乃禱奇泊平開元之末袁晁作叛起於天台攻陷當州
 逃亡無數惟此一鄉人戶數百餘家而登此樓以逃其難
 乃有兵戈百象來繞其山飛矢鸞弮豈能侵動既難攻擊
 莫不相守經旬其恃乃智士而獲原計以米餉系投於岩
 下羣盜割之自相謂曰若項積穀尚多我守難以待
 其乏乎遂共奔去而攻他疆其後便乃清平下戈不擾人

忘往難無復再游運轉年移迄今爲古其樓近代居人皆
懼有神聖居止及乾符五年趙言奔衝之時不敢登此迥
避以至中和二年屢被洞寇侵逼焚却鄉閭兼遂昌數縣
軍馬頻來憑陵老幼惶惶於深窺乃有耆父河間郡俞
強邀伴攀緣登此樓頂芟夷繁木以創草菴巧立層樓而
通行路遂召鄉鄰老幼共此逃形寢寐安然狂兵攻守無
路侵陵是年五月當州中軍屯營州郭居人投軍聚仇誓
相害村野遭掠近遠逃亡不可勝數此之一鄉而有武都
都司承恩年當少俊英傑冠時鄉內欽依泉皆推戴蒙兵
馬司命差部管數百餘士占護家鄉各藏財泉於藪岩共
置軍部於老竹外都畏懼不敢來侵戶口完全耕稼無失
於是太守張公朝望崇重遠降分符撫恤安邦便蒙康泰
當今巴境未安去憂侵擾且居岩頂有百餘家並是鄉內
英俊賢明交宿共棲幽境何異神仙予因游觀奉命爲記
時唐中和二年壬寅十一月初八日

宋

張九成靜勝齋記 橫浦文集

同年友永嘉陳開祖紹興癸酉二月十八日遺予書凡數
紙其一曰近闢書室深可數丈左右圖史相羊其中且
之曰靜勝蓋欲居閑守靜以勝事物之紛紜也至於人是
人非人富人貴人樂人辱人皆無足以動其心者予其爲我
記之予曰物之不可勝也久矣與其勝物不若自勝自勝
如何思慮積亂血氣壅滯動者莫覺而靜者見之見之則
惡之矣惡之則若居焚溺中思有以脫去而弗得也惡之
又惡之乃常顏子克己之說乃得會子三省之說乃入子
思之獨之說使非人心不萌邪氣不入而皇極之義孔門之
學於斯著焉若大人之念彼我兩忘天下之能事畢矣自勝
被之心彼無勝我之意伊川之學四十年矣其於斯理履踐
其大矣乎開祖用意遠遺於予豈取夫子使漆雕開仕
久矣今乃以勝物之意說遠遺於予亦飽經而熟議矣故敢
與夫語子路浮海之幾乎老矣亦飽經而熟議矣故敢
不揆以所見爲說因書以
遺之如其不然願以見教

楊萬里竹所記 誠齋文集

永嘉吳公叔同曠簡道望之皎然如雪山荷空落月滿屋
梁也飄然如瓊田之鶴河閣之鸞鳳也蕭然如颯風騎氣

此篇係志 卷二十一 藝文 外編 雜記

飲沅壑而游江漫也予頃識之湘中一見定交脫帽痛飲
說詩論文俗士往往或疑其異或信其真公叔不知也今
年四月予來為邑於新吳公叔賓贊洪府相見談湘事予
益老且病矣折腰走階下非其好也公叔復呼酒以盥濯
予之泥塗塵沙夜過半月在漏戶荷風颯然從東湖之東
度水而至公叔與予皆大醉矣公叔起曰吾有竹所子盍
為吾記之予曰奚而名也公叔曰子不聞夫王子猷事也
問主人徑造竹所乎予曰記之易耳雖然此非公叔事也
乃揚子事也楊子將為子猷之徑造矣但未知今之主人
與昔之主人何如耳公叔大笑曰王戊宏不知云乎元規若
來吾便為申還第乾道
庚寅十一月四日記

文林建社稷壇齋居記

志府

社稷必有壇壝必齋而居寧瀛之有壇舊矣而齋居
不備豈禮也哉舊常以壇近太平寺凡祭之先一日闔府
長貳俱致齋僧房以為常而僧之餘於輿阜有少不給者
輒能遺長官怒而齋之心惡在宏治戊午夏四月予來守

濕秋八月有事社稷仍宿於寺是夜大雨漏下四鼓率僚
屬以下至壇所尚一星餘而僕馬雜沓用淖中呼謀之聲
驚傳前後余雖在肩輿心恒惻惻又惡能齋以格神明也
耶北而欲建於以齋謀諸佐其間不協從爰聚財募工即壇
若廳制焉東西有序以居幕職外復建屋若干楹以居教
官有庭有廚有房而從人與人無不得其寢處矣肇工於
八月十五日訖工於十二月十七日用貨若干為工二千
有奇皆資於民而於十二月十七日無事之民以故費不經祭
藏勞不傷民力而事神處人之心得少盡焉夫祀國之大
事而齋者咸召神明之幾故禮曰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
者異居而持而思而齋焉居常則不能持不持則罔思罔
思則不能誠是無神矣雖不祭可也矣徒擾民為哉祭統
曰賢者之祭必以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無所不
備之謂備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今以長民者濫食僧
解而使人勞攘奔馳乃給言曰齋宿誠與禮俱忘矣謂之
備可乎謂之盡己順道可乎不能事神又何以使民茲室
之建豈徒曰適體口饅口而已寺有告壇田使僧來守者
聽之僧亦知慮其後也

李東陽永嘉縣學奎光閣記 懷麓堂集

溫之永嘉學有奎光閣弘治以前未建也蓋自東晉建學以來至南宋而其制始備其地負華蓋山勝蓋一郡歷代之人才弗絕國朝科目特盛而興替亦不常正德紀元丙寅姑蘇王若獻臣來知縣事查學之始見孔子廟大成殿後不數武有容成道院怪而問焉有能道永嘉故學若院北實儒宮舊地於是徙道院於真華觀之南復地若武院之西北亦久為某據閣新命之政亦欣然來歸又復地若干武山若干丈殿之北西又買地若干畝以足之地既廟政亦復翠欲即院址背山面殿為峻閣以為藏書之所如古所謂經閣者顧財力方細猶豫久不決縣人好義者皆相與成之為重簷飛甍畫棟疏牖下軼塵坐上薄香漢超出雲雨俯視江海盡一郡之勝積書數千卷成乃標以今名講誦博聞見非徒為登臨眺望之具也閣既成是取諸列宿所謂文章之府者也傳不云乎聖人之道昭如日星六經者道之精華也夫道根乎人心貫乎倫理見諸民生日用之間天下之所見固然莫殊也乃或蔽於外誘之私則有不能知若於是有復初之學焉有復禮之力

焉有復性之功焉然學必須於博文文之大者莫六經若士之所當尊而習焉者也天下之物有失然後有復茲地在外者且可以言復矣不慎以守之能保其終勿失乎物之氏者鄰居而襍處非惟不相為謀抑或有誘而去之者聖人之徒繼末能距而攘之而忍為其所誘耶今游斯學者於六經乎取之由誦讀講說之時名譽著於無窮者蓋自昔成文而自今其未艾且益盛也皆肯拜曰敢不於吾侯之言是圖又相與議曰侯之功有不敢忘者且其仕以名進士其為監察御史執法盡職謫遠方未職以薦拔今官其所為政多可稱述非茲事止也是惡可以不記乃具書京師請於予於禮部之試得王君知其賢久矣故為之記

李維禎温州府儒學記 大泌山房集

溫於浙稱雄郡有學舊矣歲久就圯里人參知王陽德公歸而更新之殿廡門堂齋閣廊舍式廓煥闢門之前衡樹屏九斗雨江如築帶拱也先是學翼方山有浮圖高人雲表形家目為文筆應風鼓之公俱里人締造計後

先賢出公者踰千金學日增勝士絃誦日增眾起家中外
 蔚為時彥者繼踵相與歸功公而博士弟子員林生良棟
 如干人不遠三千里走使請記其事某謝不能越十年門
 人郝君敬宰永嘉復申其請不得復辭乃為記曰古之教
 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凡七十而致任老其鄉
 里者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餘子年十五始入小學年十
 八始入大學平明父師坐右塾少師坐左塾餘子畢出然
 後皆歸夕亦如之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蓋父
 師少師者第為童子師而已於大學師無與也推此禮不
 明而後世士大夫居者廣集生徒以師道自任名其室
 曰書院所在而有則以孔子徒三千人褒然者七十人自
 解所謂三千七十計其生平及門受業之凡耳非羣之一
 室而聚之一時也洙泗杏壇孔子家在焉士就而考德問
 業非創為室以並於塾序序學之制也孔子四教文行忠
 信弟子聞科德行政事言語文學語上語下因材而為何
 嘗守一說為高論而今之教者舍下學而言上達鄙博文
 而崇約禮甚乃陰取二氏之教者以附吾道而上之喜新索
 怪者靡然從之夫列聖所表章六經諸史國典朝章與其
 功令程式咸正陶缺而弁髦棄之度闕置之何也王公登
 仕敏應南北畿輔政譽平宣既得謝歸訓子弟睦宗族仁

鄉黨遍國人愛而敬之周禮鄉大夫有德者為鄉老公非
 其人即假令公別築室而召士士孰不思附青雲而公第
 繕治孔子廟庭樂事勤功若曰國家所以儲養士自有地
 也教士誦法孔子自有道也士求之有餘師耳孔子進則
 欲一變魯退則欲裁魯士成章者眷眷父母之邦沒而後
 已王公於鄉國周意良厚宛然孔氏家法足役也不自尚
 其事可以見尊王之義焉無好為人師可以見希聖之學
 焉夫仕宦取厚祿盛宮室田園聲色狗馬自奉而泰越鄉
 人休戚抑或崇尚佛老高大其居香火於奔走即好施令
 窮乏德我而於學校教化無所裨益以公今日之舉為猶
 賢乎是淺之乎知公矣故特拙
 原其大致以諗夫願學孔子者
 繩武堂記 大泌山房集

下武之雅曰承言孝思昭哉肅服昭茲來詐純其祖武夫
 非孝思何能繩武雅之稱肅武者省燿原相陰陽觀流泉
 取厲殿止其理則歌言公雖薄物細故悉數不憚其煩豈不
 立應門早門則歌言公雖薄物細故悉數不憚其煩豈不
 以先人締造殫竭心力所當繼思無忘世守無替者哉
 之金石絲竹奏之宮廟朝廷傳之京輿以代耳提面命蓋

孝思所寄而繩武中一重事也永嘉王氏為烏衣後為其在
本朝自封通政公以下綴綬相禪文行濟美與國同久
封公卜居橫塘左大江右大羅三川前雁嶺石後鎮以傳
其子參議司成二公嘉靖乙未參議曾分爲左右門其
堂而其子憲副參政兩公與憲副公弟避島居其堂
事公三人實生於斯嘉靖乙未憲副公弟避島居其堂
居郡城界錄事公以橫塘宅歲久圯剝繕修若新其堂
以繩武余籍年誼而成世講知其稱名之有以也亦以詩
徵之周公吊二叔之不成作棠棣之雅者眷於兄弟和樂
且孺而孔子以為父母其順乎其後據斯干南山之勝爲
竹苞松茂之居嘉其似續妣祖而視其兄弟相好乃能盛
處致讓羅多男之祥益祖父鹿子孫一入耳而不能以孝
相尤故參商異域分崩離析等天性於路人惟不能兄弟
思繩武之故至此王氏之有是堂也參議公而後爲兄弟
者四世或分或合而兄弟無間言自仁率親自義幸祖雖
數十人如一身百許年如一日在彼在此不即不離祖父
有靈見兄弟倍怡無改昔口盥不居歆乎此繩武之孝思
因堂而繼彰非因堂而始有也王氏子孫之盛匪直地靈
良由人和余原明堂之意而願居是堂者益昌厥後書云
惟孝友於兄弟友而後能孝孝思而後能繩武無二道也

是用爲記以詔爲人子
孫兄弟者有所矜式焉

國朝

李琬西射堂記

府志

東甌郡署之西偏有射圃焉中有堂三楹夾以兩廡創自
何年志無可考康熙十六年三碑王公命亡重建之額其
堂曰有覺而記之蓋取於有覺德行之義屈指於今八十
有餘年矣余於丁丑夏奉簡命來守是邦環顧周視見
其四壁徒立椽瓦傾圯思欲葺而新之以案牘蟬集未暇
及也年來芳風上雨木朽難支乃因陋就簡稍易其舊制
去其兩廡葺障前後洞然爲相囊橐工庀材片餘落成
署其名曰西射蓋以仍謝公之舊名而於公餘之暇得與
賓僚日縱項發弓燥手秉角遂於此則康樂遺風庶幾不
泯嚴射之爲義載在禮經而孫武子之論射亦曰志正體
直夫心正則氣平身直則體肅本此以持身則德行立推
此以治世則禮樂興登斯堂者誠能以正直之心爲不則
事上接下臨民聽政百務紛披審約而發將必有操券而
命中者彼夫饗園中公罔之表序點場解諸語與小雅所

載發的祈爵之詩大率弗越斯義矣夫射固各釋已之志也予因孫子之論而有感於居官立政之義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倘不等諸博舍而嗣而尊之於此哦抑抑誦賓筵希風謝客是又所望於釋志之賢也

秦瀛掛峰亭圖記

自處州涸溪經石門灘温溪諸水以達於甌江而温州郡城適當其衝睨壯麗為一都會郡城諸山海壇郭公華蓋翠微之勝雲繞霓霓而回鷗山在郡城之西亦適當江之衝山故有亭明成化間築見於郡志今久廢山之麓為廣濟廟以祀宋監開神姓林氏諱三益温之瑞安人也乾隆五十年郡人張國彪等願請當事擴而新之爰即其地增置臺榭池館壘山石玲瓏巖刻而其巔有所謂掛峰亭者俯瞰瓊江而掛彩華嚴諸降若相拱揖狀時余同年吳橋方君林方為郡守取以名之遂為城西名勝歲癸丑冬余以分巡莅温閱四月借權郡丞山左焦君汝甸謁廣濟廟登斯亭翌日漲國彪等繪圖以進將付剞劂而請余為之記余惟登臨山水騷人墨客者之事也士大夫官於其地勤勞政事直有所不暇及者然政貴養民必先自養其心得所養則優游寬裕施之於政者無不平而登高眺遠俯察仰觀足以抒其鬱伊導其悅豫於政事亦不為無助漸東山水既甲於天下又適當國家承平百數十其暇從容講游憑欄四望撫城郭之壯麗眺山海之浩渺當益思休養生息所以致此盛者而非僅供一時眺覽之娛已也至於亭之左右雙桂有堂七賢有石濯纓有亭鑑池清滌石梁綿亘皆見於圖不局增詳也而廟之顛末已見於前觀察元和沈君樹聲所為記不復贅云是為記

吳鍾駿温州府學尊經閣祀字和經師記
郡縣學之有尊經閣禮也以尊經之地奉經師之祀稱也由經師而推及制字之祖宜也順也崇祀典於郡學鼎新之後又時也禮時焉大稱次之順次之宜次之一舉而衆善具焉矣秀水余丈岱峯之任臨安教諭也嘗創建尊經閣於漢唐以來傳經諸儒二府奉行如列遷温州教授適重月仲丁際適致祀白於大府故有文昌神像因於神像左修郡學落成次及尊經閣故有文昌神像因於神像左右祀翁氏沮氏為字祖二一先儒為經師所以敬教勸學也所以崇德報功也咸豐二年三月予校士東甌畢登閣展謁岱峯以予之樂觀厥成也請為文記之謹按易曰

藝文文苑編雜記
民國十四年補刻

古者包犧氏始作八卦明乎包犧以前未有文字也又曰黃帝堯舜氏作易結繩以書契明乎書契之興肇自黃帝帝之史官舍頡見鳥獸蹏迹之迹初造書契百官以又萬品以察而議者妄援繆書謂為倉帝在伏羲前舍經信緯繆感茲甚也峯生其稱曰黃帝史官其識偉矣六經播於秦火經籍道喪漢除校書之律罔羅遺失羣儒蔚起傳授遺經翰氏康伯詩則次毛公亨禮則小戴氏聖孔氏穎達賈氏公彥春秋傳則何氏休杜氏預徐氏彥楊氏士勛論孟則何氏晏趙氏岷孫氏爽爾雅孝經則郭氏璞邢氏壽參以大戴禮記春秋外傳則大戴氏德盧氏辨韋氏昭至如河間獻王表章羣經許氏慎辯正六書陸氏德明作諸音義凡二十有一人皆有功於經是宜特祀其不及伏氏孔氏鄭氏者已從祀於廟庭也禮曰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長樂劉彝以為民賴其法功在萬世故祀以爲報夫一名一物有利於民老者後世猶且俎豆之不忘知王者宣教明化之所資聖賢微言大義之所寄其事如日用飲食之不可離其言如帝帛菽粟之不可缺乃賴其法而乏其報曾不得比於先齊先魯奉春秋之饗祀其毋乃

非道遠報本與夫敬學尊師之義乎是禮也創議於謝山全氏而岱峯參酌行之吾甚喜岱峯之能尊所聞而得見諸行事也台猶借岱峯之克踐所聞而僅行於一方也苟舉是法而通行之則世之褻字忘祖蔑經倍師者皆將觀感焉而知愧也夫咸豐王子

羅以智甌江文昌閣合祀字祖經師記

咸豐初元侍峯金文耀教授甌江適重修尊經閣落成閣上舊奉文昌神火議於閣之東西側增祀黃帝史官倉氏胡汛氏誦及歷代先儒二十有一人守而經師合而祠之蓋曠典也先是丈在臨安任適全謝山先生議擬祀經師於尊經閣會命習為記詳叙之茲復屬智記其事學校之祀文昌神於前代明法治開禮部尙書周洪謨等請罷而未與文昌之議既無所據唐時第稱文昌官祠後人實之以梓潼神愈無功在養則祀於社有功于教則祀於學倉耳稽之於禮有古矣諸經師闕於社有功于教則祀於學倉聖之制文字其說古矣諸經師闕於社有功于教則祀於學倉之州歷於天地互古為諸經師闕於社有功于教則祀於學倉暨皆有祀焉食之原猶且不為其本况乎字祖經師明

明有功在教當祀而不祀則前之議禮者之闕矣且有待於後人討論而修明之文今日乃舉千古未行之曠典累時必有相其議而頌行於天下垂為令典者矣振興文教美備無遺豈僅如文昌之祀重科名而干福祿歟是亦也

雜文

元

虞集大若巖廣福靈真宮銘

學古錄

臨江道士顯立仁記大若巖曰大若巖者在溫州永嘉縣北百八十里道書所書赤水山福地者也其山周迴五十里巖高十七丈深百四十尺廣倍之石環中虛容光東啟居者如在屋室大抵世言洞穴多在幽閭險絕必旁行仄入莫窮其所至箒火捫索乃頗有窟以爲奇未有若之明爽者也有石臺高數丈當其前若門屏然其北有東西兩溪合流道巖下雖爲龍潭而南出至縣其西溪相傳有赤水時出飲者養壽今山下多老人百十歲而赤水不常

有也沿溪皆奇石稍可以物象名者若香爐石笋屏霞蓮花之屬凡數十處其不可名者至多也溪之源有兩瀑布皆垂百尺一曰谷際一曰傳巖尤奔怒者也晉永嘉中有傅隱逸子貞白者隱此洞其弟子朱孺子見白犬走拘杞齋下怪之掘得根若犬者食之身輕登石臺仙去故名其臺曰飛昇臺而拘杞至今豐茂異常產來游者皆掘於此故又名真諦窟又嘗煉丹留巖中夜晴時或望見光濕熒然云是丹光也唐時人聞以小旱疾禱輒輒成通七年恩王府參軍知永嘉監崔元德始請於朝為立祠度道清殿巖中賜名廣福靈真宮巖中風雨不及至今若新成者又有兩殿五祠鐘樓皆在巖中道館廊廡在巖外慶元中道士婁口王希範知宮事皆修治之入國朝用溫州道錄兼領故其徒散理別業宮廢不治大德四年曹淵龍始專志之出私錢募人上其山以資宮中之用作齋堂錫得田數十畝益以己之私產悉以資宮中之用作齋堂治凡屋之當治者凡廿年而宮亭儼然天子下璽書護之傳以其徒相傳勿敢有易焉龍巖安人其先累世仕故宋多至清顯故家州喪乃從黃冠歸至是兩被恩命提點宮

事蓋佳土也其記如此淵龍嘗言曰上巖後山近一里得
最高處木石深雄樵者至此每聞鐘磬聲相感不敢動而
去淵龍數至其處無所聞然尤奇勝也崇仁虞集曰此子
之元應也為著銘曰巖中虛容作室門出震雷離日承闕
端鎮鉅石朱陶君去百年赤水隱原木葛綿綿普端龍修
其宮學仙翁百靈受命斥物怪非有道者勿敢至矧敢壞
勒以吾銘

戴良陳文昭監丞像贊九靈山房集

侯以文儒施政海隅人孰似之曰召曰杜為母為父侯實
以之蓋於治民去其敗羣餘悉予之彼或其訛我戈是荷
四國倚之一忤強藩十載海山時竟使之朝嘉乃績好爵
屢錫卒莫起之圖像如生觀厥所行誰不避之後有董筆
詢名考實尚其紀之

項彥章像贊九靈山房集

傳彼項君侃侃恂恂實聰而謔實藝而文方躡履霜靈羽
忠異仁復飲水上池以神異問厲濁為清化秋作春是扶

是拯欲人如身既存心於利物仍抗志而出塵其應世也
恭祥鸞之隱見其置身也在尺蠖之屈伸俾彼項君為世
人令

劉賡永嘉陳氏世德碑府志

延祐收元之明年冬十一月皇帝御嘉禧殿制贈銀青榮
祿大夫祕書監護軍諡安惠大父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上
護軍諡恭僖並追封承嘉郡夫人考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
溫國公諡康順母楊氏封溫國太夫人從宣政之請也
永嘉縣不十里有泉曰虎跑陳氏填判所在故世為溫州
人安惠公諱景彥幼穎悟知讀書一目數行俱下名重緒
紳間問道始無虛日里社浮沈未嘗一日數行俱下名重緒
恭信公諱春資賢直殊不樂進取存乃父風人或勸之仕
則應曰卿自用卿法吾將行志耳遂子孫以安不亦可
學高才勳為有用之學頃刻數言言下筆皆有理致中
向馬權太常寺丞會王師渡江而罷宋賢社歲丙辰官中

住大學率同舍生上書言丁大全削籍安置夫全敗即召
還丞相其對宜中素中貴官號封爵極其褒崇宋亡擁
左丞相其世以宜中貴官號封爵極其褒崇宋亡擁
王泛海遠廣州其名遺使旁求不獲乃已康順公亦
於難世皇聞其名遺使旁求不獲乃已康順公亦
歲薨實至元十三年也孫至京師近侍以聞及入見
政公甫十歲同其弟嘉孫至京師近侍以聞及入見
愛其骨相異於常童有詔給事裕皇且命撫養之風
會實權與於此若類何密院依佛乘然默訪庭闈無
法號革真吃刺思以秘院依佛乘然默訪庭闈無
諸番譯語在帝師左右一院依佛乘然默訪庭闈無
費而己宣政公有至性躡飯依佛乘然默訪庭闈無
用其極二十年之久孺慕益切或傳在順州輒以金幣
馬遣之迎侍而歸里會其文人咸作歌詩備記其事
宜中堯所就侍太夫人還蘭溪太夫人父淨戒也至
祐開凡五降聖書大夫宣政延慶會福三院使爾奉
守加銀青光祿大夫宣政延慶會福三院使爾奉
送帝師吃刺思入幹節兄相嘉思八舍利建塔撒吉
大作佛事而還司徒公逮事五朝隆福興聖兩皇太后

帝師至仁厚澤恩同獲情殫力竭誠圖報萬一乃因母夫
人故業卜於蘭溪州初起佛寺極土木之麗上為國家祈
天永命僧眾祝嚴之所仍置帝師像於別殿復以大德
大詔書同賜祝嚴之所仍置帝師像於別殿復以大德
常任其務法名謹敦幹節兒實住持之封贈制下亦既
黃矣尚念菟爾諸孤無所肖似母氏生還兒姊遠至
三事不失舊家故物率從大變得之匪刻之金石則曷
修寵光昭前人以俟百世之下介翰林學士宋中奉季叔
懇以世德碑為言嗚呼惟忠可以事君惟孝可以事親
大集議南宮子實與焉以銘第之書亦嘗行其制故知
謚公家世為詳因所願也銘曰陳氏之先永嘉著姓
萬然與物無競惟安惠公早知讀書肥趣居貞始終不
久恭信有父之風秉心素端向事雖遠躬不義重邱山
了位繼命殞氣維伯氏願恤為康順甘葬魚腹康順
等禮樂是司方將大用世變風移康順甘葬魚腹康順
常禮樂是司方將大用世變風移康順甘葬魚腹康順
岡火炎燄分玉不司統來南諫孤童子護侍裕皇聖考
旨惟願國師與之割股頭角斷然僧門獨步聖皇聖考
後滿塵樂極生不慈養言念早氏益切孺慕訪求百

卷之三十一 藝文文外編雜文 長

至聖期榮遇將五十年壽昌得母我雖爭之功則倍矣母也生還謂可終養花誥恩榮遠爾云喪衣衣繡裳上及祖禩森列三槐部國光啟致身為忠竭力為孝天道開幽無德不報鳳蕩之山象泉之水源遠流長百世是祀延祐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建

明

蘇伯衡殿撰王公畫像贊並序 下仲文集

公姓王氏其先浮光人自浮光徙閩自閩徙溫至公九世矣公宋皇祐賢良儒志先生六世孫也諱益大字居安累舉進士不合於有司開慶中獻平戎十二策擢國史編校歷三省樞密院主事書門下省錄事判太醫院主管崇道觀丞相陳宜中薦長右文殿脩撰德祐失國執節不仕以壽終於家其子與仕元以樂清縣尹致仕推恩贈公承直郎同知瑞安州事江蘇提舉陳先生旅實銘公墓額則太常博士卿先生貫象馬伯衡獲從樂清君之孫淵瞻拜遺像而誦銘文謹摭其槩而述贊曰有卓其識有壯其猷志欲吞乎戎狄乘爰獻於冕旒無適不宜無試不效章交

薦於廣堂位履踐乎華要宋鼎既移拂袖來歸酌東海以樂飲慕西山之採薇生氣惇然遺像斯在雖去今已邈悠可想見其風采

金寶翰墨林七更有序 程敏政明文衡

翰墨林者永嘉謝君廷循圖書之府也君以和粹謹飭被春遇得美名於縉紳間藉其性嗜清玩畜之頗富善名其齋曰米家船少傳東里楊先生士奇易以今名而記之予乃為作七更補其新以進於道意劣辭庸顧古之作者未免有捧心之請要之發乎情止乎禮義庶幾而不至者也得絕境於焉造遙滌濯煩襟以永今新聞永嘉主人有翰墨之林曳杖不行若履空谷足音楚然主人出遠不言心喻於地匪穹於岑無松之盛非柏之森駘羅圖書錯置琴於几萬籟上占古今文房百物編手可尋少安無騷陳三昔於足蹠凡正席焚沈燕蕙緩宮急羽高卑以序規適洋洋無不如意長消短借齋窗翫五曲丸引繩纏可繼先生口美矣談太古之管也然鍾期既亡伯牙絕響第

元壽集元 卷二十一 五 蘇文外編雜文 元壽集元 卷二十一 五

遂之耳未能得其愉快毋勞爾為也主人曰唐虞至聖子
 不得與託物設教啟其聾瞶以局必方象地之則以道必
 正神明其德有白有黑曰陰與陽互陳錯舉雲漢其章防
 危補弊料敵審已頁不可道勝不可恃兩維相值乃見勁
 敵龍蛇成陣虎豹堅壁雖曰小數有至理焉無所用心為
 之亦賢先生曰君子不操勝心毋作機事此孤由處士所
 以鄙之也願聞其他士人曰書契初成鳥跡茫昧科蚪再
 變乃有分隸斯邈之下鍾王軼出唐臨晉帖如蹈一律狂
 僧類史草聖又神蘇黃米蔡各自絕倫真跡開存初刻成
 在點畫使轉折旋向背明淨凡日玩心醉誠一快也先
 生曰儒者於書固最近事然一好者亦能喪志吾未暇馬
 主人曰五色作續華白姚姬後世因之畫史由始晉唐以
 降好尚遙起顧吳荆關董郭王李人神造妙區別前第耽
 嗜成癖千金莫以芳播清流貴動丹屐適情游藝動合玄
 理宣和纂錄寶鑑有史似不可少也先生曰君子寓意於
 物而不可留意於物此先賢所以悲其沉也敢請大之主
 人曰陶寫性靈妙在得句物情入境動合天趣橫擬之精
 鬼賦之至書或忘食宵曰失寐窮極神工思苦愈異神驚
 聲微吐蕙趨靡麗太僕日亡安得擊壤以反渾龐主人曰

經緯天地輻輳後先用與政通體隨時遷秦漢雄深齊梁
 飄微韓公倡唐衰弊特起歐蘇曾王鳴宋之盛及今賴之
 知幾由正今之作秀出如雲昭回河漢炳耀星辰鈞天
 合奏鸞鳳和鳴山輝玉綵淵耀珠呈走將微其芳潤咀其
 菁英宿寐於茲林之下不知歲月之虛盈也若是何先
 生曰近之矣而猶未也文以載道匪惟辭工上師聖人吾
 將子從士人撫然曰命之矣聖人之言世謂之經囊括宇
 宙含照生靈未暇細論畧陳其名易簡陰陽造化以明書
 言政事治功乃成賦發懲創詩本性情紅序不和禮樂自
 與春秋發勸王法權衡學庸論孟規矩準繩猶如菽粟在
 帛之征一息不繆長不得生浮文勝質奚利後行走將膏
 吾卓林吾馬由伊洛以溯洙泗而履吾夫子之庭不知其
 不可也先生離席而立降階頓首請先
 奉經旁蔡居後以翰墨林為道淵藪
 侯一元奉慶相府一品潘老夫人入裘序二谷山
 夫為人妻之道為人臣之道一而已矣其要在易之坤聖
 人一言以蔽之口無成而代有終旨哉乎使有國有家者
 而舉知此也則安得有與國家家之事又安得而無咎
 嗣靈長之福是故昔八推衍之曰妻之美善猶月星之明

夫為人妻之道為人臣之道一而已矣其要在易之坤聖
 人一言以蔽之口無成而代有終旨哉乎使有國有家者
 而舉知此也則安得有與國家家之事又安得而無咎
 嗣靈長之福是故昔八推衍之曰妻之美善猶月星之明

本之乎曰者也故其近於日則不明是無成之義也惟臣
 亦然夫古之為人臣孰如周公諸葛武侯哉周公當武王
 時默默也及負展而後禮樂備於天下諸葛自以不能止
 主上之東不如考直也及受遺而後風雲蒸於海內古之
 為妻者孰如馬鄧宜仁哉其在上前愉愉略如長孫之在
 貞觀也及受遺而後黃裳之德四布於天下夫臣在君側
 妻在夫側則無事可見及其受託於先君也則培植其子
 孫昌大其家國亦相與陰陽之以引長於無窮嗚呼孰知
 其始之無成者乃所以為有終也哉故天而欲承人之國
 也必賂之以勞謙盡瘁之臣天而欲承人之家也必賂之
 以貞淑不戴之女此武王之十人所以必及於邑姜而夫
 當世宗肅皇帝時君臣魚水始終無二其所建賢禮樂備
 於天下而公天性鯁直剛腸嫉惡中開宦藏至於三已四
 召恩童子時嘗得望見公於留都特達磊落人也及計偕
 見公京師則以天下為己任者也夫一時附離公者孰不
 穹爵高賞哉而公乃無以遺其子孫蓋本朝相業謙直剛
 正未有盛於公者愚時雖知有潘夫人之賢為橋景盦
 族鶴山太守公女孫也一朝入京作配上公上至手教降
 問亦可謂希世之榮矣而夫人靖莊自守殊不外聞余徒

獲交其伯仲季三君伯之恂恂雖不壽實有隱功於國仲
 之矯矯友于其季而文章節冠一時則余既傳之矣嗟
 乎斯非夫人之教歟三君既逝則夫人又鞠其孫亦三人
 於是乃分三人以兩三君蓋太師公既沒而後潘夫人之
 勤緝緒服膺聖訓思先君節表緝如秦齊禮西王種種之善
 始聞然而盡章於國也吁可不謂天下之賢母哉於是夫
 人則時時上疏為諸孫乞恩於上蓋太師公雖沒而有夫
 功於國且余聞兩閣之絲綸自先朝則機之司禮監久
 矣至於太師公復歸而十三省之內鎮守亦至公而厲屏
 復掃除之役撤在旁之患專喉舌之寄紿天下之擾其誰
 之力哉而太師公平生多仇少與當柄之人或合或睽則
 夫人之請亦或有時而觸開罷然卒能縻主恩昌門祥子
 以及子孫以及孫太師公沒已四五十年而相門燹燹
 煥常若有太師公存者則夫人之功也三孫長仲憲君仕
 光祿次仲理君仕中府次仲正君入國子以夫人之壽於
 是年十二月四日而擯八奏也乃相次來歸奉觴於堂下
 而太師公之從孫衣冠者五人實來謂元曰子吾姻也當
 有言以侑我鸞哇乎余何言哉今潘夫人之躬身節終專
 其精神即不西皇壽萬劫同當樂只逾上壽使太師公之
 功德慶澤出茲四五十年以究於無窮也豈可涯哉元不

元嘉縣志 卷三十一
後政掄揚之以爲世之爲臣而妻
者劉萬歷十一年癸未十一月
國朝

李象坤郭偃庵募齋引剡庵集

郭景純以青烏家言城吾郡數千年宥不入斗此當與東
甌王敬鬼年一百六十壽其民而民壽同尸視百世者也
庵在海壇巔卽字曰郭偃不知何年易爲浮屠氏然吾聞
此碑譯口乞十乞法於佛乞施於衆爲能合檀護之資以
華其居崇其奉承其傳故名山僧占將毋亦偃空王之方
爲之維護否則此斗大地耳兀聳城巒何難廢以立馬耶
僧淨修旣華此庵復騰版設鉢接引十方繕笠而權寅
食乃謀以今秋刈獲之候多所蓄儲此曷可也予嘗度甌
嶺覓東甌王護冢拳大杜蜂不可得而東山之麓十尋廟
貌卽又奪獄廟而祀之者也嗟夫存其名而已存其名而
又借力空王則所稱不可思議也不然
則花洲箭溼且穢艘葉之何尤乎越絕

永嘉縣志卷之三十一

永嘉縣志卷三十二

藝文志八

文內編

奏議

宋

周行已論察朋比壅隔劄子歷代奏議

臣竊謂人臣之私莫大於朋比而天下之患莫古之人君所以操獨斷而任賢使能廣羣聽而蓋防此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總攬權綱嚴丙既已無事矣臣愚過慮竊意萬機之繁久勤宵旰其要者在於察股肱之任必出於公使無朋比之患



元嘉興末 卷三十一
日之官咸竭其忠使無壅隔之患如此則職事何細而不聞不待悉煩聖慮而天下之理自勝區區蟻蟻之誠

論戒飭守令監司奉行詔令劄子

臣久居田里僻在海濱竊見陛下每降手詔幽遐欣爭聽至於咸泣皆知聖主愛民之深然而四方遠州縣官吏之衆豈能悉如詔旨奉行不違開者命使監司使者歲行舉時須檢察違戾丁監訓飭矣而積詭習弛不肖之吏尚多廢格臣愚欲望陛下宸慮更定守令監使之選使承流而責以布宣增置御史之員使分剖而察其勤惰如是則上澤必行下情無壅遠近同仁臻極治矣

劉安上論蔡密

劉給諫文集

臣近累論前給事中蔡密罪惡顯著伏蒙聖慈開納罷密職任俾領宮祠然猶帶提舉叨綴從班士論喧然未以為允臣職當糾彈官思報稱不敢默然臣竊惟延閣之職本以旌龍才學文行之士珥宮之任本以優假勤勞王家建

立事功之人密市井賈販之徒未嘗學問字多不識每上章疏取笑縉紳則何嘗有學交結豪民以規厚利下求進用形於簡牘無異於登龍斷而鑽穴隙者則何嘗有行起自布衣躡蹻禁途從容瑣闥伴官寵祿則何嘗有功臣以謂延閣華資真小補惟以道家吐納為說則何嘗有功臣以感未厭何可得也況密妄自尊大上輕君父待立曠日不參之罪莫大於此義難寬貸若尚留京師臣恐招權怙勢宜留神詳察者也伏望睿斷降出前後章奏證密之罪以協公議

碑費劄子

南宋文鏡

臣之勢猶一身病在四支不足憂病在心腹為可死於上坤載震於下水旱不時兵戎相雜此四支之費及於無功而藏困於允食賦斂仍敷人民怨收之病地適者國澤中否禍亂頻承二聖六宮遠兩而地逾於異域生靈瘡痍迄今未瘳斯病也夫不入承大統海內之民悲喜若更生無



文鏡

以他... 存絲... 祖宗... 以來... 除煩... 解澆... 輕徭... 薄賦... 廟養
 年深... 心腹... 也然... 國以... 結其... 心爾... 臣以... 是知... 天下... 之病
 不在... 心腹... 也然... 國以... 結其... 心爾... 臣以... 是知... 天下... 之病
 亦怨... 心腹... 也然... 國以... 結其... 心爾... 臣以... 是知... 天下... 之病
 鎔鑄... 心腹... 也然... 國以... 結其... 心爾... 臣以... 是知... 天下... 之病
 日削... 心腹... 也然... 國以... 結其... 心爾... 臣以... 是知... 天下... 之病
 太初... 心腹... 也然... 國以... 結其... 心爾... 臣以... 是知... 天下... 之病
 二上... 心腹... 也然... 國以... 結其... 心爾... 臣以... 是知... 天下... 之病
 戊辰... 心腹... 也然... 國以... 結其... 心爾... 臣以... 是知... 天下... 之病
 切鑿... 心腹... 也然... 國以... 結其... 心爾... 臣以... 是知... 天下... 之病
 江南... 心腹... 也然... 國以... 結其... 心爾... 臣以... 是知... 天下... 之病
 厚賞... 心腹... 也然... 國以... 結其... 心爾... 臣以... 是知... 天下... 之病
 者每... 心腹... 也然... 國以... 結其... 心爾... 臣以... 是知... 天下... 之病
 功斬... 心腹... 也然... 國以... 結其... 心爾... 臣以... 是知... 天下... 之病
 待立... 心腹... 也然... 國以... 結其... 心爾... 臣以... 是知... 天下... 之病
 萬軍... 心腹... 也然... 國以... 結其... 心爾... 臣以... 是知... 天下... 之病
 庶即... 心腹... 也然... 國以... 結其... 心爾... 臣以... 是知... 天下... 之病
 在門... 心腹... 也然... 國以... 結其... 心爾... 臣以... 是知... 天下... 之病
 蚤圖... 心腹... 也然... 國以... 結其... 心爾... 臣以... 是知... 天下... 之病

張闡條闕政劄子

比年災異... 數見... 春温... 台颶... 風埃... 熾舍... 以萬... 計二... 浙飛... 蝗
 蕪野... 今歲... 夏秋... 雨淫... 水溢... 米值... 翔湧... 太陽... 薄蝕... 星緯... 復
 當思... 應以... 實不... 以文... 乃者... 言路... 輕易... 出令... 不謹... 君子... 未
 小人... 未退... 給札... 紱弊... 政而... 無所... 更革... 臧否... 監司... 守令... 而
 所升... 則蜀... 道連... 歲出... 如柳... 凋瘵... 已甚... 陛下... 方馳... 騁健... 馬日... 引
 然遠... 則蜀... 道連... 歲出... 如柳... 凋瘵... 已甚... 陛下... 方馳... 騁健... 馬日... 引
 張子... 野心... 之人... 周旋... 禁禁... 節
 垂象... 安得... 不再... 三示... 警耶

論罷荆襄屯田

今日荆襄屯田之害... 以其... 耕田... 之民... 而謀... 之游...
 不足... 而強... 之百... 姓於... 是百... 姓舍... 已熟... 田而... 耕官...
 數百里... 微呼... 以百... 姓於... 是百... 姓舍... 已熟... 田而... 耕官...
 驟然... 罷之... 誠是... 也然... 自去... 歲以... 來置... 耕牛... 牧
 累費... 已十... 餘萬... 一旦... 舉而... 棄之... 則荆... 襄之... 田非...
 比見... 兩淮... 歸正... 之民... 動以... 萬計... 官不... 能續... 入
 使中... 原之... 民聞... 之若... 朝庭... 有以... 處我... 率皆...



時魏闢既廣取其餘
以輸官實為兩便

弭災禦盜劄子宋

和議以來歲有聘幣民不堪命臣願臨
國可乎歸正人時有遺選之命怨聲聞道
使金人得以甘心可乎州縣吏職卑地遠
編籍臣願陛下嚴職吏之誅可乎
夫之澤例為文其臣願陛下申詔令之
次第行之則足以動天地召和氣夫

薛季宣議徒流從軍劄子 奏議

臣聞牧馬者在鞭其後隄羊者去其亂羣也
不遠先上制徒流之法所以折服其心也
繩其悍戾困之居作所以折服其心也
於善而除俗之惡也近自軍法之壞此
知不得與善人齒於是留則縛其頭先
理屑販習以為常向之所以繩其悍戾
復見為民之告莫甚於此竊見大軍招
給賞例物其費不貲強刺良民不勝其

徒流以上非勇悍則奸賊也收之於軍則使貪使詐
可得而用漢世募弛刑徒徙塞下周世宗收天下奸
命以備禁旅治以軍法皆有成效臣謂先王徒役之
於亦藉此其意也律以繩之師役以折服之
功不復混於民伍而為善人蠹鞭其後去亂羣
乎願詔天下州軍凡罪至配流年五十五歲
無疾願從軍者並送大軍收管情輕者特免刺
得將不營數千人無非悍戾之夫比之招刺
矣軍收其用民去其頭善有所遷人除其害
亦當令
善計也

奏事劄子

臣聞人主之為天下莫大於天下不可得而
皆不可得而欺則欲無不遂為無不成自昔
其所欲為非不甚盛也美然卒有翻覆之噬
耳夫欺者之情狀天下皆知之而人主獨不
主不欲察之而於發之耶近者為之地則
之堅大者為之助則小者有彰露之緩其察

永嘉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 文內編奏議



乎守令之所臨治不過一郡一邑之閒且家巨俗敢於欺侮而不懼者特有胥吏為之不為欺何以有徒竊富貴之望而罪之根本則下彼其何候辭色之正窺見意向之密機閣逢其後焉退人才不於有所肆黜之時而游揚中傷於平居氣談已歸於囊橐者之際雖人主自以為出於獨斷而意從而察之耶功曰氣竊無我收骨鯁乘軟熟而已且可以利來可以便器有見而不敢言或言而不啟盡皆軟熟之人也骨鯁之士惟居申賦賦不能與世推移急危存亡之秋乃可望以仗節死義平時軟熟自為身謀而欲望以急難非所謂也借使宰朝之士無非軟熟之人其為墨墨天矣於人主何利焉若乃骨鯁之士多以好名疑之夫名舉事進言果出於為君上為社稷也然後可以得名不然將誹謗隨之矣故在臣子自為學問之計不可存好名之心人主為社稷計惟恐不得好名之士人人皆好名畏義

則人主所欲為者無不濟矣故欲絕天下之欺詐在於收骨鯁不能復入何以鑒擇其是非乎骨鯁之言非無其難於受之也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此漢之謀臣所以事英畧大度之上而使屈羣策之用者其難此齊威之霸其機不在乎阿諛墨大夫之誅賞而繫於後者之刑毀譽不公則刑賞不行勦者殆無以禁之也陛下下靜觀而然察之倘有

論聽言劄子

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此聽言之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眾或以激詞或以政之各求自售而其為說皆有以交飾之其持此而意彼辯言至於亂正端言欲以自解劉向所謂一月感移心意不可勝數蓋謂此也然則孰從而察則其言為必可行之言質之正理而不然採之公論

卷三十一 藝文之內編 奏議



不然則其言為妄言擊易所謂翹枝游屈孟子所謂誠
正人乾坤所以知險知阻者舍簡易何以哉雖然言無
不以金與之賢者至亦以于金與之則愚者莫不
亦聽之不加以罪焉人何憚不為哉周今日以某人之
明也聽之明日有諂諛者亦聽之不加以誅焉人何憚不
為邪所惑唐史所謂引祭臨孔顏相問於前而以眾寡
勝負豈不甚可慮哉陛下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中心無
而守至正凡臣下之進言一經於前無不洞見然優游
容未免過當故用舍進退或至凝滯二十餘年之開治
不撥國勢不尊其端蓋由於此伏願陛下廓離炤之明
乾剛之斷審言者之專理
一揆之公論則宗社幸甚

殿劄子

臣前月十四日奏對伏蒙聖慈褒答天語從容且於執中
用中之說明白詳盡仰見陛下天縱生知有非臣下所能

親測萬一夫曰執中曰建中曰建用皇極此也
王相傳之要旨為治之大原也人君而不知此則用
惡孰為之機予奪去取孰為之衡本亂而末治內暗
明知未之前間然既曰知之矣而復不能行其所知
貢賦必征三苗而後見堯舜用中之實必官德賞
弱攻必伐三苗而後見堯舜用中之實必官德賞
中攻必伐三苗而後見堯舜用中之實必官德賞
其用之不差也武王建中之實其執言其執之不
焉已耳至理雖具於心而功業不著於世詩書所稱
謂之實矣思氏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
故其喜樂也必沛然如雨露而天下皆舒其怒也
然此如雷而天下皆肅約已量物即此而舒是也
中此而實也參天地贊化育即此而量物是也
猶不究賦豈有得其理而無其功者乎
尹曰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臣不勝拳拳



葉適議治勢疏

欲治天下而不見其勢天下不可治矣昔之論治者以爲三代之時其君各有所尚夏之忠商之質周之循而無窮而或曰曰弱之矣在於惠也則以威強之失在於濫而無所勸若反之不至於玩而於刑故賞不至於濫而無所勸若反之不至於玩而其意以爲治天下之勢無出於此矣夫一器也而爲焉故三代之非忠實交之尚而周秦無強弱之失治姑舍是乎古之人君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勢雖高祖薄治效有淺深而要以其所爲而莫或在己不在物不在物則天下之勢雖高祖薄治效有淺深而要以其所爲而莫或在己不在物資以經綸天下之民至於賓餞日月扶序寒暑而爲木之類不能逃於運化之外此皆上世之所未有而自爲者也及其後世天下之勢在物而不在己故其鋒至至也湯然而其後世天下之勢在物而不在己故其鋒至

夫也不能止而隨之以亡夫不能以一身爲天下之勢

用區區之刑賞以就天下之勢而求安其身者臣未見蓋天下之勢有在於外戚者矣呂霍上官非不可而王氏卒以亡漢有在於權臣者矣漢之曹氏魏人而至於江南之齊梁皆親見其篡奪之禍呼士卒命而天下之勢無不在焉若夫五胡之亂西晉之興此其特起於公卿子弟里巷書生游談聚論沈湎淫而已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十世嗚呼勢在天下而身求容焉猶濠反側而不能以自定其或在於宦於上乎或舉威福之柄以盡寄之者此甚可嘆也周末五代之衰皆以列校之卑易置人主如反掌而缺者二百餘年英武之君忠智之臣圖爲收而身者一朝夕然皆在把撫之內何其速也此

510

葉文 葉內編表疏

七

而何以相治智者則不能自謀勇者豈不能自衛
而天下何以畏一人貴而天下何以慕而刑當生
以吾能為之而足以制天下者雖然為高飛於雲
魚深游於濶淵之下而皆不免有鼎俎之憂天下之
以奔走後先維附聯絡而不敢自棄者誠以勢之所
故夫勢者天下之至神也合則治離則亂強則盛弛
長績則存絕則亡獨嘗考之載籍自有天地以來其合
弛絕續之變凡幾見矣知其勢而以一身為之此治
也

兵部郎官朱熹狀

臣聞告君之言必以實非其實者為欺臣竊見近日朱熹
兵部郎官未供職聞而侍郎林栗急劾去之士論怪駭
測其故蓋熹素有文學行誼居官所至有績因王准深
之遂不敢仕惟既罷去陛下趣熹入對屏為郎官無不
侍慶忽為栗誣奏使去衆議洵洵不平臣始疑之以為得
外熹果有罪外人不知而栗獨得其實耶暨栗奏文傳布
外而近臣雖賤而疎然臣子之大義一也烏有栗以不實

之罪欺罔君父而臣忍不以其實陳於陛下乎栗言熹只
欲回就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肯赴部供職臣聞熹既受
除郎省劄疾發動不回江西提刑司接人其時朝士皆共
是栗謂熹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司不肯赴部供職非其實也
言熹不合管郎官歷印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武
門上殿奏事并編調宰執臺諫即乘輿入部供職既
難兼郎官印記難以棄擲在外慮有失其命實
從臣為御史不能率屬致其僂蹙有違君命實
有印記無所歸者不免令囚人吏抱守終夕
臣聞熹未對之前脚疾已作當對之時偶然
之後與宰執對之前脚疾已作當對之時偶然
止乞給假供職適會歇泊旬休未及將上所有
而扶曳供職其可受乎熹已中省給假矣雖
其言也栗又言熹本無學術徒藉張截程頤
者學所至輒為門生十數百為戰國之態
無以治世之法則亂臣之首也臣聞朝廷公
子私欲於下自古而然使熹無學術何用

熹文文內編奏狀



學術其相與往之者非欲強自標目乃所以
 國象計也今陳以請生不得從蓋講學為
 非治世之法宜禁絕之此又非其貴也果又
 名器館學寺監久次當遷即官者只令兼權
 不與矣而為乃衡於部官而以其部處
 以嘉之故移計衡於部官而以其部處
 薄矣而為乃衡於部官而以其部處
 除即其事久矣韓學寺監雖久次而未嘗
 不可兼權豈得謂之當遷耶官裁差除之
 衡用嘉嘉何德焉是又果急於評嘉之罪
 其文肉而不自顧其官之非實也果又言
 紀綱既除兵部在臣合有統攝乞將嘉新
 且停罷臣聞唐以左右丞進退郎官矣本
 然惟臺諫彈劾有停斥之請給舍繳駁有
 六誦寺監舉劾其屬必曰乞行避微其未
 重臺綱而尊國體也今臺諫微劾百官之
 望風劫之且兼用給舍臺諫微劾百官之
 制紀綱勿末參先自亂之是職制之說非
 獨朱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善良率有指名

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忽創道學之目
 和之若道學之名歸之賢士大夫有稍務
 守鈞距以避此彰善黜惡封植人才以為
 德此於陛下彰善黜惡封植人才以為
 其損不細矣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
 陳賈鄭丙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
 一而固未嘗害第恐自此說以道學為大罪
 可防而早辨也臣去冬蒙恩面論一大事
 今一邱官去留何至澆澆徒瀾宸聽哉
 栗兌後敢去留何至澆澆徒瀾宸聽哉
 之所絕欺罔於既無惟其近惟其資無
 實推抑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
 以慰公言國家之本孰大於此
 戴昉奏事劄子 奏議

臣惟陛下英明冠古聖德緝熙凡在列之臣無
 學為言所謂講學者中庸大學其首也臣不佞以



之所講羣臣之所對未免寔流於虛文臣請擬其
 用者言之臣聞中庸之學自謹獨入大學之學自致
 中而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
 獨而得之謂之入中雖中智無不知夫能謹於喜怒哀樂
 常惟於不睹不聞者謹之則誠意所積流通無間
 臨朝者神非不嚴恪恭己南面非不粹淵然退而
 多矣誓御使令嚴密者獲進巧詐者見容燕飲之
 動之少輕宮庭隱微一有過差皆足干陰陽之大
 星象遠度陰雨彌旬蠱與為珍設價騰踴疢瘡游
 日繁陛下反之於躬真足以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
 之學可驗也大學曰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
 底於至善即自其致知而得之天下事物無窮莫
 理其本末有倫先後有序惟事不絕於日用之間
 通類自當今陛下精一之談不絕於日用之間
 於前然尊所聞行所知者鮮矣處事用人明辨是
 幾幾令所出朝吏而夕變陰險所加倏而忽賢
 旌一或失宜皆足以召天下之變海內者詭言迭
 聞起某事未作而人疑其無成某人未用而人疑其
 陛下反之於躬真足以明明德而新民乎然後致知之

可驗也臣願陛下取二書而觀之不以廣博泛說為能
 以切問近思為貴守之以誠養之以敬講學之功始
 補矣且中庸大學一理也中庸之九綱即大學所
 平天下者也大學之五教即中庸之莫見乎隱
 微者也書二而理一惟當使此誠此敬無一息
 齊德宗出官女屏達玩好濫青將上授兵相謂
 矣吾德宗出官女屏達玩好濫青將上授兵相謂
 莫有甚於肅代陛下其病思一坐以推誠為無益
 制馭強藩論者謂非隆獨非此察之使言而民莫不
 矚後一勳藩論者謂非隆獨非此察之使言而民莫不
 命日承烈陛下於此加省焉知善則得之不善則
 慕此學之篤又禮察此學之詳臣申復其端不以此
 明其實不以為狂瞽之言罪當萬死惟陛下裁幸
 而末敢編舉也狂瞽之言罪當萬死惟陛下裁幸

學邊劄子

臣請言天下之大虛今殘廢不足慮矣近而可慮者
 也遠而可慮者聖人也惟旬之孽第道名未彰而

永嘉縣志



露我之耕牛則情客以致之我之戰馬則昂價以勞
 之材木則資以爲舟筏之具朝廷力計糧而爲之儲
 以應其需稍拂其意則起而殺官焚城郭暴虐不
 聚爲之蕩然一得其善言則置而不問夫朝廷不
 激變誠大體也臣撥之爭宜自可並行而不悖
 而誅之爲恩言以存其終始申勅制閩常爲之備
 慎而曲不在我矣動則有所忌憚動而欲爲不悖
 並准泗橫亘數千里度其勢未過郡縣其丁壯
 假託名字游魂竊息不然則所過郡縣其丁壯
 爲前鋒耳若是者當精問謀以伺之不可聽其自
 也然臣謂二者實所當慮而先爲之不可聽其自
 則必有措慮之地矣陛下所恃爲攻戰者非吾兵
 爲保障者非吾民乎今日三衙達於屯駐將帥皆
 借貸之責償差使之賞賚餘與夫材力出衆者往
 券動以善籍甚者家之賞賚餘與夫材力出衆者往
 百計以善籍甚者家之賞賚餘與夫材力出衆者往
 朝而茗酒勸賦之重輸則怨矣自內郡達於沿邊州縣
 朝廷雖給本費以巨萬計反席卷而滅之而陛下之民

矣兵怨民怨陛下不得而知所恃以爲耳目者風憲之職
 而已聞有背公徇私竊弄威柄尺牘所馳轅門鈴閣無日
 無之其營求囑託如神校之陞補掾屬之辟薦主將州郡
 或惠文宗有言去河北賊積且曲爲之地矣奚肯爲陛下言
 於可慮天下才甚

鹽法抑配之害劄子

鹽道梗虞鹽益出於江湖南北之境司局之賣
 之鈔額頓增比年以來越界有禁鹽之滯者
 不備進鈔戶多致除重以銀價倍蓰網解迫促鹽司
 不加多日納之錢銀不加少鈔戶頭身蕩產不足
 其納兩浴門強張刻日責償前欠未消後數踵至
 其納兩浴門強張刻日責償前欠未消後數踵至
 其納兩浴門強張刻日責償前欠未消後數踵至
 其納兩浴門強張刻日責償前欠未消後數踵至



文內編奏議



謂之害為言樊端紛如未易頓革
司痛行禁哉實去民間之害也

似道劄子

若將挾北透渡已踰兩月上而三宮下而萬
一死謝天地等孫虎臣退師又二十日不發
二日忽報自為一決之語既而報為海上迎駕
其平日自詭知兵識忽於二月二十八日早
有非獨德所可測識忽於二月二十八日早
吏歸乃言似道於二臣聞之血淚迸流欲死無
窟身而去莫知所之臣聞之血淚迸流欲死無
何時適富國臣起道進薦之力臣每見其出於
之恩不可謂非似道進薦之力臣每見其出於
未嘗不隨事納規才彈力乏莫能救正稔禍今
道似道既已喪師又不能為睿宗道之力爭罪
之先知今居執政又望聖慈將臣諫竄以謝天下
至其自劾以聞欲望聖慈將臣諫竄以謝天下

張季敬止典禮疏

臣竊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
養伏惟皇上應天順人嗣登大寶即勅議追尊與已
正其號奉迎聖母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有不能
改稱也茲者朝議謂皇上與獻大皇帝為皇考皇
獻大皇帝為皇考皇考皇考皇考皇考皇考皇考皇
後者為之然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漢王故事謂為
重者為之然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漢王故事謂為
之心矣此有言者遂謂高者為當論臣固未敢以膠柱鼓瑟而
通於時黨同伐異而不當於禮臣固未敢以膠柱鼓瑟而
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臣聞立清朝發憤痛心不得夫
皇上帝明辨其人緣人情以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
已矣統聖人緣人情以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
明是非也夫漢子皆謂有為皇宗乃定親疎決嫌疑別異
人後帝也敬宗十有七年比於崩列而廷臣遵祖訓奉遺
詔迎取皇人繼大統豈非以天下者願宗之天下天下

之天下也臣伏讀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夫
 也宗與獻王兄也次屬及則皇親弟也天子與高皇帝
 親相授受者故遺詔直曰與獻王長子倫當立初未
 嘗明著為孝宗後比宗德預立為嗣養之宮中者其公
 較然不為矣或與獻王尚嗣位今日不無弟亦無後兄之
 可與也假使與獻王尚嗣位今日不無弟亦無後兄之
 夫與獻王尚嗣位今日不無弟亦無後兄之
 母與獻王尚嗣位今日不無弟亦無後兄之
 長子與獻王尚嗣位今日不無弟亦無後兄之
 人後與獻王尚嗣位今日不無弟亦無後兄之
 尊崇其親則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謂嗣孝宗以自絕
 而不可絕為親則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謂嗣孝宗以自絕
 承昭帝之後則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謂嗣孝宗以自絕
 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謂古嘗有稱高祖之子則謂高祖
 不得謂之義殊不為之特敬是時向未綽入奉大統則當
 人後之者此有為之私非經常之典也概論乎故曰禮矣
 時為大順次之不時不順則非人情矣非人情則非禮矣

臣竊取謂今日之禮宜別為與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
 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與獻王不失其為父
 聖母不失其為母矣夫古人必各本於父而無二議禮者
 亦惟體之於心而已今者不稽古禮之大經而泥末世之
 故事不遵祖宗之明訓而率曹魏之舊章此臣之所未
 者矣雖然非天子之稱號一定不可復易且將使天下後世
 以朝議為禮之當稱號一定不可復易且將使天下後世
 之人皆知以利為利而自遺其父母疑非永言孝思
 維則之謂也臣竊惟此禮乃天經地義萬代宜也書曰有
 言道於女心必求諸道有言也於女志必求諸道夫逆
 心之言疑於忠而求諸道也於女志必求諸道也於女志必
 皆非道也臣愚豈敢導不孝惟聖明體察而裁決焉
 敢昧於自獻以誤君於不孝惟聖明體察而裁決焉

廟議疏

伏惟皇上以大孝之心議尊親之典初因廷臣執論聚訟
 四年史詔三編蓋漢宋以來之君所不決之疑至皇上決
 之所未成之禮至皇上成之真可謂千古之疑至皇上決
 之法者也是以新詔傳言愚民不慮益禮必如此然後合

卷二十二 藝文內編 奏議 四

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也茲光祿寺署丞何淵安肆
浮言破壞成禮稱獻皇帝為所自出之帝請立世室列祀
太廟此何言也至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別為典獻王
立廟京師又曰別立廟不于正統此非臣一人之議天
下萬世之公議也今何淵以獻皇帝為所自出之帝比之
今之德祖請立世室比之周文王武王之威暨下駭四海之
明中正諒已察之茲言也上于九廟之威暨下駭四海之
人心臣敢不為皇上言之昔漢哀帝追尊父定陶共王為
共皇帝立於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是為干紀亂統
人到於今非之今何淵請入獻皇帝主於太廟不知序於
武宗皇帝之上是為干統無疑武宗之統傳之
武宗皇帝於武宗之上是為干統無疑武宗之統傳之
此何言也如謂太廟不可無漢宣帝祠昭帝後昭為
宣之叔祖史自孫營別立廟未聞有漢宣帝祠昭帝後昭為
名必當實不可強為也如謂獻皇帝正統之禮於獻皇帝
皇上以及聖子神孫於太廟當奉以正統之禮於獻皇帝
廟當奉以私親之禮尊尊親親並行不悖者也先儒謂孝
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為而不為與不得為而為之均
為不孝皇上追尊獻皇帝別立廟者禮之得為者也此臣

所以味死勸皇上為之也入獻皇帝主於太廟者禮之不
得為者也此臣所以味死勸皇上不為之也夫成禮則難
壞禮則易伏乞皇上念此禮大成原出聖裁
惟由人奪奈何忽一日遽為小人所破壞耶

又議孔子祀典疏

竊惟先師孔子有功德於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
其祀非尚未有未安者不可不正正臣謹采今昔諸臣所議上
請聖明垂覽仍行禮部通行集議一洗前代相沿之陋永
為百世可師之典臣無任願望之至一蠶號臣謹按漢
平帝元年初追諡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至唐開元追諡為
文宣王宋真宗加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加大成至聖文宣
王宋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諱之子貢以為非禮至平帝時
始封謚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取譽遂其奸謀也國
初大學士吳沈孔子封王辯曰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
者不可不察也且以道諡夫子為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
不得位沒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之號也
夫子人臣也生非王而死而諡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
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正乎于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王稱者黜經之筆削

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淫名天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士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就之哉嗟夫有德必有位理之常也有與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為聖人榮乎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今封之而不可呀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呀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呀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呀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呀

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為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味之以為狂矣吁此所以行數百年之久而未敢議其非者彼之不取議其非者必曰我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己也若吾之不敢議其非者必曰我畏聖人也畏罪於聖人而已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為元元皇帝尊太公為武成王則追謚孔子以來歷魏晉隋唐各闕然者地夫自漢時始初追謚孔子以來歷魏晉隋唐各有加封然釋奠於學校止稱先聖豈可尊以開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為萬世成式乎且宣之一字於謚法為輕當時不過以配武成之號豈足以贊孔子大聖人乎且歷世帝王所以尊孔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以當萬代帝王之祀由是而前祭酒邱濬王皆未為當豈若稱先聖先師之合禮乎又前祭酒邱濬論曰後世尊崇孔子始夫漢平帝之世是時政出王莽姦偽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交好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愛也必矣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豈一言一行之善而可以節患立謚也哉然則不加謚號將何以稱曰千古之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為

為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又曰夫自漢平帝追
 謚孔子為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為宣父又謂為宣尼至
 開元又加文與宣為謚然文之為言謚法有所謂經緯天
 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
 幾矣若夫宣之為言謚法之美者不澁聖善同聞而已豈
 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況禹未加聖人是謚之前而止
 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之數人者固先有
 此謚矣夫天生聖人為萬世道德之稱汗下之見何足為吾聖
 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稱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
 人之輕重哉又曰自古謚號必加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
 語者成之言出於尚書大成之全譬喻孔子成者樂之
 終也孟子以樂之始乘聖符之全譬喻孔子成者樂之
 夷伊尹柳下惠之詩之任之和而時出之蓋假設之辭非
 真實之德也加此二字於至聖文宣至之固於聖德無
 所增益也一者服以衣之宋真宗祥符間加先聖冕服
 出王者袞冕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宋徽宗崇寧間始詔用
 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世宗大定開大成殿聖像冠十二
 冕十二旒袞服九章金世宗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
 設主祭可也及按洪武年間新創南京大學止用神主不

設塑像今國子監有塑像者不過因前元之舊不忍毀壞
 以此觀之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實因前元之舊非聖朝之
 制邱濬論曰臣按聖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
 有也三代以前神皆以土無有所謂聖像也彼異教用
 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為像云觀唐李
 元璣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燹有言北
 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因非中上為主以祀
 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化其道而為之郡異縣殊不一
 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
 亦豈其生感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夫
 初洪武十四年旨建太學聖祖毅然之見千古之非自夫
 子以下像不上給祀以神主數百年禮教乃革嗚呼盛哉
 大國學廟貌非但以冕旒之尊而臨之乎天子視學實於
 是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之乎天子視學實於
 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
 或當代之臣子君斥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
 分之乖舛而觀瞻之不准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
 安哉或者若謂既已博士為之奪之以為聖賢一旦毀之
 以為泥滓似不恭竊觀聖祖設聖像於城隍聖像用其
 土泥壁以繪雲白獸在令甲可考也刻所塑者特具人形

耳豈真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毛不類
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肖似尚非其人
況工人隨意信手而為之者哉臣惟文廟之在南者固
已行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周元人之舊正統中重修
廟學惜無以此上聞者倘有以聞未必不從今天下郡邑
悉於勞民無俟改革惟國學乃天子臨視之所乞如聖祖
之制以革千古之陋教如儒臣宋訥所云者誠千萬世儒
道之幸此其一也一選豆樂舞臣謹按唐開元間詔祀
先聖樂用官縣舞用六佾宋徽宗大觀間賜禮器一副內
選十器全豆十蓋國初成化十三年用禮部尚書周宏謨
議詔增六佾舞為八佾加選豆為十二前祭酒章懋論曰
按國學之祭舊有十選豆八故增為十二蓋豆蓋厚以天
子之禮也郡縣之祭惟八選豆八豆今增二焉止為十選
豆而已而通行天下謂之十二選豆其說未明行禮者尚
詳審之又夏寅白選豆八佾增為十二六佾增為八佾臣當
論奏以為十二選豆八佾唯太學可行此皇上所自祭也
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僭矣蓋天子之禮所以
用於太廟郊天古之諸侯唯祀宋王者之後得用先代禮
樂雖周公有大功魯用天子禮樂孔子亦不欲觀以其僭
也況於今各府可用天子禮樂乎臣竊惟夏寅之論所以

矯當時之失其曰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誠然矣
推孔子敬天之心八佾十二選豆之禮肯安然享之而
於天乎至魯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誠不欲觀之矣然推孔
子尊君之心八佾十二選豆又肯安然享之而於天子
乎則享臣謹按自唐以前先聖先師廟公南向孔子東
向坐至開元開始正孔子南向之位顏回唐貞觀間詔祀
孔子自唐以來相傳以孔子配享則進曾子父點乃在庶下從
於廟堂上其後并顏子配享則進曾子父點乃在庶下從
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
先父食正謂此也又姚選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
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于子思前
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
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也孫知四子已道讓于冥冥中不能
一日安其身於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點經於庭其失在
於崇子而抑父夫為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
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為訓又燕秦曰宜別設一室
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膝曾子顏子孫氏角食
西向春秋二祀當朱季魯獻之詩以尚德尊者為分尊
行禮於齊國之前其說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

而教民孝矣又謝錚奏云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明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能父食奈何仍詭襲故以顏曾思三子配享堂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履倒置有是理哉為今之計莫若別於闕里立廟祀叔紇而配以顏路曾曾仲孔鯉諸賢如先儒熊去非之論庶幾各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又前學士程啟政奏曰自唐宗以來顏子曾子思孟子配享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子思孟子之父孔鯉皆坐堂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所以為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於冥冥中必有不安於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為祀國公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祀啟聖王以祀國公顏無繇萊國公會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朱之父大中大夫封承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於麗澤之中傳以自代而又使二

子從遊朱子之父韋齋先生追諡獻靖公朱松臨歿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於閩其應官行已俱有稱述臣乞將承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敬矣一從祀臣謹按程敏政奏曰唐開元三十一年始以左邱明等二十二從祀程敏政曰唐開元三十一年始以議者無識拘於舊註就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可否而釐正於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瞞之召為秘書郎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汙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象醜備於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筓坐於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冀全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錯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耶不修小節專附會圖讖以致譽顯益在道亂政之人

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註易傳祖老莊而范甯追究
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於桀紂何休註風角等書班
之於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疏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
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武於朝及子
賓客為盜係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慚先
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為賊吏子為賊徒可為世鑒王肅
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肅為世臣
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敗及母邱儉文欽起兵
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己乃其過
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節益無可
稱如守襄陽則數魏遺洛中費要給人曰懼其為害耳非
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所瘦之讖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
不廉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
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
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之於春
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於儀禮后
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火之後惟
易以下筮僅存而遺經非此九人則幾手熄矣此九人所
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
傳者耳況其書行於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

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
氏又向取於漢魏以來駁雜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
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
人而使之苟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身心未必
有補而考其奸詭淫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甘於效尤之
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
於鄭眾盧植鄭元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
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者得預從
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
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禳爵罷祀鄭眾盧植鄭元服
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籍后蒼在漢初說禮數萬言然不
復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邱明等一體從祀則僞儒免
欺世之名賢者受崇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曰孔子弟
子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子
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
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遺媛林放申振三人先儒謂後
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棧從
祀申棧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廡重復無
永嘉系云 卷之三十一 藝文四編 奏議 戶部 學堂 勸

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察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翬賊而孔子稱環為夫子決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根中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根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察秦冉顏何環林放五人既無載於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環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外於禮也又曰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揚雄進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楊雄賈相伯仲而況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並黜况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如董仲舒唐儒莫如韓愈而尚有多大約以為儒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儒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云耳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遠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

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餘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則通固豪傑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為缺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為缺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為少著述而不得比於濂洛云耳臣亦請斷以程朱之說程子曰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於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於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為自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後也乃不得與張邵並居於宣聖之廟其為闕典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環為首若以為環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益與環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於教於學者死則為樂廟祭於鄉先考之禮則祭於社若通瑗兩人師道百世如新得如封爵使與衡同祀於學官最得禮意謝錫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鄉放淫以承孟氏不懷南顧所環繼往開來者道南矣實衡

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之闡誠
 足以及衛吾道而不預從祀之列臣竊或焉又若臨川鄧公
 吳澄著述雖不為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於清祐貞
 舉於咸淳受宋恩者如彼其榮忘君親而不恥肯人謂其專務
 聖賢之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
 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無惑况二人者皆太
 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不釋四書及易詩傳
 曰嘗讀宋史有蔡元定者史曰朱熹則元定之書又曰元
 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參訂啟蒙一書則元定之書又曰元
 定生平學問皆與元定參訂啟蒙一書則元定之書又曰元
 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然則後朱熹而生者於朱熹皆
 受罔極之恩惟元定獨為有功於朱熹死而後朱熹皆
 志可知也史復考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
 範解大綱詳說等篇昔我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新書
 固已擢錄其於範數雖入其子沈之極數而真德秀又謂
 何自哉觀其命沈之言宜演吾皇極數而真德秀又謂
 範數西山獨心得之沈之受於元定蓋不由師傳而自得
 之也可知矣先王制祀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敬
 勤斯道而竄死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敬

政所奏率多正論可採宏治初曾奉孝宗實錄云鐸議吳澄不
 例會官議率為且格不行及按孝宗實錄云鐸議吳澄不
 當從祀尚書傅瀚力諫謂凡祭有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可
 見方議其非邪瀚竟引禮所謂凡祭有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可
 又謂率由舊章蓋於成憲所謂凡祭有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可
 所謂率由舊章蓋於成憲所謂凡祭有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可
 之大節畧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鐸意亦在瀚不悟此
 之以澄欺官廟非特私其鄉人而鐸意亦在瀚不悟此
 則唯濁鄉里之私而不可議然則鐸時奏雖正道統之依係及
 據為善言成憲再不可議然則鐸時奏雖正道統之依係及
 當時安石豈無廟命而配享哉特其命雖正道統之依係及
 實由臣下阿私所執也此豈橫私意於胸中者所能與哉
 臣詳杜華之議蔡元定宜此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公論
 按有明修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公論
 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者以配孟氏
 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後得韓愈者以配孟氏
 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為愈而後得韓愈者以配孟氏

元史卷一百一十一 禮志 三十一 文內編委議

韓愈也夫韓愈既已

從祀歐陽豈可闕哉

進大禮要略疏 張文忠

臣仰惟恭穆獻皇帝垂慈訓禮部尚書席書為之纂要上
 請頒布矣皇上欲重其事復勅館閣儒臣纂為全書臣愚
 謂與有事不能無言焉竊以此禮之失非今日也自漢宋諸
 君與之矣此禮之爭非今日也自漢宋諸君也臣等之靜非
 諸君改之矣此禮之爭非今日也自漢宋諸君也臣等之靜
 也爭漢宋諸君也臣等之靜非今日也自漢宋諸君也臣等之
 之行也夫前之集議成於禮部猶從案牘之文有司之書
 也今之全書出於一時以曉凡愚不可遠廢也天子之書也
 之書所以行於一時以曉凡愚不可遠廢也天子之書也
 以傳於萬世以著令典不可苟為也伏乞皇上嚴諭館閣
 開誠布公必徵史書凡例以年為日為綱凡於大禮有精
 者每事必書每書必實至於諸臣奏議如禮者必采其精
 不知禮者亦存其概備載聖斷以裁成之以見非天子不
 議禮其權非臣下所得而竊之者也有如今日嘉靖之禮經
 開寶禮所載多制度儀文而已曾有如今日嘉靖之禮經

論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乎若但因其案牘之文

未免有失典則之體疑非美則愛愛則傳焉者也皇上所

定之禮出於漢唐宋之無敢自欺輒為要略誠有不得已焉

建也謹用繕寫成編大書成有分毫未備特命纂修傳之萬

者疏也謹用繕寫成編大書成有分毫未備特命纂修傳之萬

又承召入文華殿而論大書成有分毫未備特命纂修傳之萬

伏承召入文華殿而論大書成有分毫未備特命纂修傳之萬

世用聖心纂修命也臣等乞三長思無一得夙夜不遑懼無以

彰聖孝答明命也臣等乞三長思無一得夙夜不遑懼無以

上乞聖裁已奉欽依送付史館以備纂述欽此然此百九條

一人聞見而已竊謂新禮之為書也精如奉迎皇及諸臣所

之法取之不可不廣擇之不可不精如奉迎皇及諸臣所

初辭焉府寢恭車駕發安陸等儀皆奉迎皇及諸臣所

知也又如皇上年內閣大臣所禮儀其節次御批及諸臣所

詞召對之語皆有成兩宮無所禮儀其節次御批及諸臣所

錄也臣等五年至德要道真傳之內如皇上年內閣大臣所

用代抄卷裝滿成部再乞聖裁候命下之日於凡所宜咨

問諸臣各給一部以所知既每月開如例詳送赴史

承嘉慶通 卷三十一 三

館以商采擇庶乎集
衆見以成全善矣

王健題覆進樂律疏

竊惟聖王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其治辨者其禮明其功大
者其樂備故禮樂者所以整齊上下諧和民物采天地之
情適鬼神之神也首命儒臣修大明集禮而樂附焉其見於聖
諭有曰治天下之道禮樂二者而已若不通於禮而不通於聖
樂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也樂行而後治化醇一此以見聖
智獨高超然遠覽觀昭曠之道察化理之原其所以昭示
將來何盛哉夫昔人謂禮樂百年而後興識者尚竊遲之
以為不忠不恕之論況今聖代重熙累洽垂二百年則夫
禮樂之典其不在茲乎惟我皇上紹統御極執中葆和德
澤洋溢施乎外延及羣生治功隆赫倫制全盡祀天地
禮日月禮走農享宗廟鬼然煥然斯已昭一代之大典垂
百世之宏規而廟樂猶有未備者則經之不傳而教之不
崇所謂心違者求知而無師知之者欲教而無徒故興之
為尤難也蓋嘗莊誦御製圉丘樂章仰窺聖心之於樂有

神會焉數年以來德化涵育風聲感召一二臣工稍稍能
言其義嘗有奏請稽古樂以裨盛典者矣又存請復古樂
以裨聖政者矣然和音之樂猶以武行也列有分屬者以定舞也
前因進古樂鑿蹄音高樂調等書即所撰述較為詳密看
得其所書生黃鍾術有補解者以取聲也大司樂六變八變
九變有推明者以和音也文武行列有分屬者以定舞也
蕭管鐘鐃之屬有圖考者以正器也刻廟之樂做諸周官
朝之樂做諸虞宮之樂兼做虞周而用之皆虞經諸周官
貫穿載籍法有得於往古論不說於前賢庶幾能用心
之勤而聞誅之教矣但中間大報一節欲移於冬至後九
日使緣是改厥則置閏交節將至於他期不改厥則享祀
受質不容以失序均之未見其可而其亦或有泥而未
融偏而難舉蓋以樂之義既為難知而氣之候亦未易考
固不得以二之誤而并廢之也所據前項奏進等書請
下太常寺等衙門取其宜於世者選能歌舞童幼肄習
每季終赴本衙門試以別勤惰仍委照前教習使之益殫
心力益宏職業則所以考定中聲章宣和氣
當更有進於此者而禮樂並隆此其會也

王德乞簡輔臣廣錄用疏

文淵閣書

臣惟自古帝王致治之盛必資於輔弼之臣而咨詢博采
 當慎於任用之始故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必求臯陶伊
 傅周召以為成於六卿則焉其致治之隆有以參天地亘
 垂教萬世咸取則焉其致治之隆有以參天地亘古今立極
 官始責成於六卿則焉其致治之隆有以參天地亘古今立極
 閣建我皇上軫念政本益重輔臣簡擇之命屢委重於聖
 慮州深思得真才以奉旨會推來着臣仰見皇上憂勤傷
 題為內閣欽入辦事奉旨會推來着臣仰見皇上憂勤傷
 屬之心用賢圖治之急是副席之求乎文選用之精為君
 者也願安得命世之佐以副席之求乎文選用之精為君
 之當正惟其時政之愚衷少備采納惟夫君者天地之用
 宗子大臣者宗子之家相陰陽賴之以成若其職任誠隆其
 師法四裔觀之以行履忠貞以盡其德器識宏博以充其
 材朝野具瞻以隆其望然後足以當其任而無媿乃若外
 言飾貌而迂疎不適於用強學博辨而執拘不通於時以
 飾廉隅而中藏貪詐以濟其私陰懷蕩毒而妨賢而病國
 保其祿此天下之大患也有一於此皆足以妨賢而病國
 夫而巳使非辨之於未用之先而悔之於既用之後以致

上孤聖明下叢羣議雖詭斥有加而傷敗已著竟亦何益
 於朝廷之萬一哉但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幾微疑似之間
 誠有不容於不慎者臣嘗考宋儒朱熹有言曰天地之間
 有自然之理凡陽剛必剛陰柔必柔柔必剛剛必柔必
 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凡其
 光明正大疎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磊磊落落
 無纖介可疑者必君子也使其依河漢混回互隱伏糾結
 如蛇蝎頭頭細如蟻也如鬼蜮狐鼠如盜賊詭譎之徒
 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此固舍之極則而觀人之法也
 簡擇輔弼之方亦豈有踰於此哉惟我皇上稽察而慎用
 之耳昔唐肅宗用楊綰為相一時大臣整樂驕從率皆減
 撤併項轉移中外翕然宋英宗相司馬光而遼人戒飭邊
 吏慎勿生事開警遠人畏其於足致效况我皇上之證也
 夫二君皆中才之主慎用人畏其於足致效况我皇上之證也
 有為之君憂勤惕厲之心用賢圖治之急如我皇上之證也
 以慮其求者乎此臣所以厚皇之虞周之際百揆庶幾
 聞于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可成昔虞周之際百揆庶幾
 治化必賢才彙征而後可成昔虞周之際百揆庶幾
 忠良先清之治俾皇上帝上植漢之化三紀於茲宜乎人才
 雍熙永清之治俾皇上帝上植漢之化三紀於茲宜乎人才

輩出比隆前代頃者每遇延臣貞缺輒慮得人之難豈生
才有古今之異哉良以進用之途未廣而遺佚之賢尚多
固有志節足以表世而嘉遜自肥才識足以底績而論議
未及或以一青之微而遂捐其終身之用或以東隅之失
而難收其桑榆之功又豈捐其終身之用或以東隅之失
也哉臣願皇上俯念機務重地簡自聖表敷求正人以充
任用仍乞勅下吏部將年薦舉遺佚人材公論兵借者
盡數疏名上請特賜超擢或遇缺填補輔臣不得擅其
奪銓曹不得專其意兄臺諫不得私其親識無使庸流下
品得以乘機濫進如有推舉不公徇情徇私者容臣遵例
糾劾務求允協則股肱惟人而朝無佞位功過並
使而野無遺賢隆古之盛有道之長可坐而致矣

王良心請修德業光大孝疏

竊聞孝也者治天下之至德要道人君宰制六合統理萬
幾任大責重而化理之原莫先於孝古帝王以孝治天下
始於宮闈而風行海宇者用是道也我皇上冲齡嗣位六
載於茲敬事兩宮孝養彌篤撫綏百姓仁澤覃敷天下熙
熙然享太平盛治之福有由然矣頃者皇上嘉禮告成荷
蒙聖母慈諭勸勉皇上修德保身復勅元輔張居正納誨

輔德又戒諭夫人婢子及太監馮保等調護輔導薄海內
外咸舉手加額曰聖母之愛皇上也至故訓皇上也切洋
宣什史館皇上則垂訓戒母之真心必欲服膺不懈而尤
以左右匡輔之益難虞帝大孝易以加焉臣竊慶遇逢休
躍無已夫復何言但臣待罪諫垣當先事獻納况恭睹
慈旨諄復皆臣子所欲言而未敢言者陛下大婚肇舉方且
以道御情復臣承諭訓臣安能無言以揚聖謨而贊成陛下
之大孝哉臣人至誠論臣思遠慮曰向學聖謨而贊成陛下
老臣口戒匪人至於慎起息節飲食尤深致意孟軻氏有
言曰誠不為事親事君之身也誠不為守身之身也誠不
皇曰誠不為事親事君之身也誠不為守身之身也誠不
不務於近習而惟賢人君子之未成志之未定而慙於
者皇化之計意至殷也故好學之未成志之未定而慙於
未建皇上之官心咨訪始終優禮庶幾任賢勿二而治
功所以明一體之義臺諫諸臣則劾之耳目也言事而
容之所以作敢言之風民困不可謂不恤矣然東南水災
邊陲地震呻吟憔悴之民可置之度外而莫之省憂邪

用不可謂不節矣然賞賜饋餉費用不肯當公私困竭之時可以任其濫觴而莫之裁抑邪自宮闈以至外庭其事不可以校舉而惟以聖母之訓念茲在茲則心存寅畏而思皆合宜遇燕居則思抑節不以隱微而或忽遇老成則思優禮不以人近而或疎橫經問道雖終日而忘倦恭默思治雖日昃而不怠存之念慮不忘聖母之愛思措之施行儼乎綸音之告誡則德業日新上為天心之所眷下為民心之所歸祿位名壽之全其承保之矣臣又聞古聖王之親也常朝者三而問衣問膳必安而後色喜今聖母雖還本官其心必有不能一日釋者臣願皇上定常朝之儀不曠益伸孝子之情燕閒之暇聖母亦得以從容諷諭而皇上之日進無疆永有所賴所以慰二祖列聖在天之靈為國家永久之計端在是矣

葉承遇定國是疏

臣聞帝王之道在知人而知人之道在進賢退不肖然衆言淆亂必折衷於聖而後國是可用其中此舜智之所以大也聰以大智稱矣惟執兩端而用其中此舜智之所以大也恭惟我皇上英明天縱獨攬朝綱撤孽蔽之私去多門之

弊直不世出之主也頃因御史譚耀論胡執禮孫應蔭等事片下吏部覆議此皇上好問好察之智也及部議既覆奉聖旨孫應蔭起用不出故意遷延明遠前旨胡執禮行也大舜之智何以加之哉臣竊觀此部議初止於孫應蔭吉而排公議乎臣聞鄂驛去後任備准致仕科臣難進易退事奉聖旨徐學謨等事奉聖旨張維新論慈禁與工器具難起論留臺具臣等事奉聖旨張維新論慈禁與工器具難起用著冠帶閑往科臣張維新論慈禁與工器具難起事奉聖旨劉志伊著致仕俱吏部知道欽此天語森嚴聞者悚慄下之吏部所共知也揚魏獨不聞乎乃於徐學謨稱其老練熟汝遠稱其古樸張仕佩稱其剛直劉志伊稱其清謹且日之所為老成正大而歎其去為可惜推楊龜之論勅也科臣之論勅也從公議耳楊龜稱其賢而惜其去果可見也如稱其賢也則誤事如熊汝達皇上賢而惜其去如劉志伊皇上知之巍獨不聞乎是非混淆賢否倒置附公是矣如惜其去也則朝廷愛惜人才凡大臣家居

撫按薦舉遇缺推補不忍終棄之也魏獨不知乎乍為可
 去乍為可留非國體矣冢宰以天名官天道至大至正者
 也皇上奉若天道尤至大至正者也皇上乘至公以納科
 臣之論列揚窺任私意以薦已遂之邪臣過加標榜為後
 政計時弊明肯所不取也而指其正大老成所見已與皇
 上異矣皇上一天也所見既與天異其可稱天官之職乎
 場巍生平履歷素有才望儒紳之所敬仰但今晚節未踏
 一生患得患失之心不免固寵附權遂有徇私減公之舉
 且如堂考選官此祖制也一徇囑託至以曳白得官雖選
 耶爭之而不聽裁革預首此新例也一徇史請頂首盡復
 其舊雖明旨在前而不忘此其用心似非純臣之道所宜
 罷斥以警官邪者也參照吏部尚書楊巍謹始怠終色厲
 內在計在附權抑明旨而不顧意欲陷直排公議而不畏
 以請託而壞堂考之嚴規徇私情而復頂首之積弊既失
 鑑衡之體難總銓選之司伏乞陛下獨奮乾剛亟施夫決
 將魏即賜罷斥庶百官之表率可端朝
 廷之壅蔽自撤其於聖治裨益多矣

劉康祚覆邵康節錄後疏

竊惟夫子之道至宋而大明而崇儒之典至我明而大備
 故自夫子以下顏曾思孟以及程朱皆得垂珪結綬延及
 子孫非惟崇道實報功也道同而功異者何以其初經翼
 傳多所發明探往聖之心源接後起之趨步也即造詣並
 深而著述稍儉者其親親亦稍奮矣故邵雍而為邵氏錄
 載當時未之及此按巨擘於程朱而發端於周邵二子部
 後之講也蓋儒之道大暢於程朱而發端於周邵二子部
 者周張之並時而二程之長友其學由春秋而入易由理
 以該數而極其精微於皇極經世之書蓋河洛圖書之所
 不該而存矣此其詣於諸儒為獨精而功於諸儒為尤烈
 者也第其世遠年長已經三朝願金元之兵戈懼諸儒之
 未確五百餘載之滄海而明道先生行合按巨擘於程朱而
 之惑而先儒受其類之記合無行合按巨擘於程朱而功於
 真正其視邵雍探賾之學與上諸徐講推恩又其行細核果
 法彼此無殊今也崇道無功此與而彼也則君予之澤未
 長而承學之意不登合無行合與西河廣按巨擘於程朱而
 真正其視邵雍探賾之學與上諸徐講推恩又其行細核果
 議則首出大明之昌期有表章真儒之盛典似先朝者留

以待而人心益感以奮
錫登建標慶瀛鼓舞矣

周應期諫遣監臣疏

臣巡察宣大荒地回津準撫臣馮元勳揭為疆事敗壞已
極民信潰散可虞懇乞聖明急收監臣新命以成大美以
杜危機事內備職已破大原路隘安直趨固關漸逼靈輔
正宜急收人心併力固守忽奉上傳有十總監一時並進
之舉百姓皇皇駭愕臣欲閉門徒業而遁賊帥未至已有
奔竄之形矣等因臣披讀未竟不覺椎心嘆曰誰司封疆
而令聖主焦勞一至此乎年來賊梳兵飽魚駭獸奔中外
至山永劬遵宜大等處臣深仁厚澤與皇上之惕勵憂勤耳
戶聞宮府主輒驚而走一時而造十監臣地方作何支持
即諸監臣陛下選擇而使不致全事而長隨把牌磨牙吮
血嗟此殘黎能叩天閭而訴之乎津撫所謂皇皇駭愕閉
門從業誠哉其言之也臣嘗謂國家建親藩欲其屏翰
王宗乃閭閻估感於外致失民心名號建親藩欲其屏翰
臣反借護藩為功名念之氣短今總監監之遺其逆籌
橫梁未必過於督撫鎮諸臣徒合猴冠虎翼魚肉小民猝

有不虞委而去之誰為登陴捍敵者哉伏乞陛下俯採芻
蕘立賜撤回端以援勦責督撫以固圍責道臣以省刑寬
徵收拾人心責有司內地既安外寇自不能犯否則倣上
年例分遣察辦諸臣督察守緝勇諸事如有蒙帥一體
坐罪亦可釋皇上宵旰之憂矣若增設監臣恐賊未至而
地方習習多事未見其可也明者察未然況最顯者哉臣
輿官本無言責但祀人亦知憂天隨
元勳之後補贖憑請伏祈乾斷施行

陳堯言條奏切務疏

臣海濱窮儒備員使署馳驅四牡者七年於茲恭遇皇上
具大聖人之資慕古帝王之略除奸誅惡顯忠遂良宏開
湯網開闢虞門一時鬱結頓舒四海歡聲不抵臣猥蒙皇
上拔置耳目之司濫充留垣之寄自願淺劣愧無報效惟
夙夜傷厲品格要於自立不敢毫有依附議歸於持平
不敢毫有偏設庶仰答皇上簡拔之恩於萬一也謹摘取
切務開列備聖明之採擇焉一日定聖志昔宋儒程顥有
言曰君道莫大乎誓志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而
其要在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伏睹皇上御
極以來聲色不動化行若神凡一言一行無不上答天心

聖文內編奏議

下扶人意由聖志先定於中而左者不得關其口臣下不
 得贊一詞也然難是志也奮始固守此志永無淪如官方
 保於逸豫之後難於澄清吏治之貪殘也志必期於振刷
 之清難也志必期於澄清吏治之貪殘也志必期於振刷
 邊餉之淨實也志必期於澄清吏治之貪殘也志必期於振刷
 軫恤皇上以此勵精於上而羣工敢不竭蹶於下會見司
 餉而餉足練兵而兵精察吏而吏肅治民而民安如此而
 庶績不熙治平不奏臣不信也一日隆泰交輔大臣焚香
 立傳說作相置諸左右命之曰朝夕兩詢以輔台德是君
 相之精不可一日離也我皇上加意輔弼大臣焚香
 天全瓶探等一段精誠鎮密慶資旁求金甌覆名不是過
 矣既謹擇而得其人當倚任而責其功臣願皇上仰法宣
 宗之召諭楊士奇等邊防民情財用兵刑諸大政章於
 御初講學之暇凡人才邊防民情財用兵刑諸大政章於
 所需商榷傳宣未盡詳妥者時召密勿諸臣下賜清問德
 得持品德量亦俱在皇上制鑒中庶不負遴選慎重也
 之才品德量亦俱在皇上制鑒中庶不負遴選慎重也
 一口惜人才夫天生才原不擇地立賢本自無方而方隅
 一游何足定人之生才原不擇地立賢本自無方而方隅
 下之士株連竄僇任其摧殘喪敗深可惜也今業奉旨會

議其品行無疵表與論者自將需次環彈冠被斥者
 生缺先補而次以及招雪諸臣以防壅滯若推敵不
 敢事猶遺臣以爲除真正職私狼藉罪狀多端者餘當復
 其冠帶還其官命以補遺亦設舞人材之一端也一日
 庶聖恩浩蕩廣被羣賢亦設舞人材之一端也一日
 爲夫朝廷設官分職各御極以爲來從小臣工盡修職業自
 能止替之風真堪繼美頃者因羣喙爭鳴流求賢若渴且
 任意濫離皇上以議論復之言官紹明祖宗建官遺意且
 臣亦各醇修其職矣乃爾復有思乘機以售其奸期今日
 借題榨魏者即前日借題楊左者之故智也願皇上垂
 奮斷察其被抑受誣確有証據者嚴懲以儆其餘至若
 口狂瀆其立請張絕無影響者嚴懲以儆其餘至若
 杜而康平立請張絕無影響者嚴懲以儆其餘至若
 即守職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自權奸既縲以盡民財而
 耗國帑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自權奸既縲以盡民財而
 復竊賞以作旆蟒玉下被於蹕後冠裳濫及於匠役完食
 錫衣之傳陞文思院太醫計今業奉旨清查兩節照依原
 額徹庶清法則一年所省太倉粟米金錢當不下鉅萬至

若事例濫開恩頁選頁白丁亦得坐買於是朝游市井
暮籍明經者不但名器弁髦抑且名教決裂臣以為當杜
此例不得復聞有目恩選等頁名色賄授正印等官者查
其來歷盡為鴟鵂無令久玷官譜為民蠹賊也以上條款
平因循無奇肯因聖明德意所及而臣推廣其說俾諸臣力
洗因循之習共圖明作之效其於聖治維新之始未必無
小補矣

張大麟劾岷藩疏

臣備員寶慶於崇禎九年內因巨寇竊發犄角臨藍荷蒙
簡命撫道相機撫剿又蒙欽差翰林臣馬世奇捧到勅諭
致書宗藩岷國主親親仁民恩義兼至正以邊方不肖有
司不能宣奉皇上綏懷德意故尊陟國主統轄一方一切
利病得與糾察無非患此元蓋誠重之誠念之也不意
有岷府偽官糾察無全不仰體皇上慈愛挑激藩王假傳令
旨擅用龍牌收罪犯以為爪牙受民詞以恣剝削凡五屬
內有爭龍牌收罪者借端投獻較量家產搜刮半進方免有
先起院道控訴者被告避罪即收本報復非行有司註銷
即行長史守備勾攝攫金滿志方免以致有家者破家無

財者禁斃始至害及一州隨後徧及郡縣道路以目冤抑
不伸岷國主寬洪度量但深居宴樂不察賢愚概行收用
以致奸邪得以乘機虐害最烈者如達制則廣收無賴假長
吳從哲假校尉蕭凌雲等擅受民詞借牌每石秋米加徵
尤其尋常替襲藩王仍食全祿挾州私派每石秋米加徵
三片五合不由院司道府受封請護衛部額不許私入王
土兵二百餘名收養開定逃宗幹等同選技百人入王
城放炮操演兵糧不許奏請強州私派餉銀四千石棍徒
黃雲試投戲男婦因加守備職銜管操佔鄉約所為衙門
警立旗幟二千金以石城妄奏令旨下鄉擅殺良民無數
搶掠民財二千金以石城妄奏令旨下鄉擅殺良民無數
王之禮鑽營差遣管砌一兩派一千五百餘丈入遷孫十四楊
益等每遞派相見銀五兩派一千五百餘丈入遷孫十四楊
分每目點不到者罰銀一錢不堪運石班軍民夫累死無數
折銀三錢業經二載剝削不堪運石班軍民夫累死無數
如借人命擅啟害民則有宗女王姐給死閹宦王進忠
抄洗黃永裳之家財真在曹夢蛟之監責如借端打馬受
害則有如乘國如墓道下鄉拆毀陽宅陰墳強捉周問軒
之投入為僕如以人命為草菅則有如童生嚴中觀燈之

立斃國門販木商人莫大猷莫老五之四名梟首其餘細
 微小事不敢妄責天聽似此天高法遠臣等法不能行務
 忤其意禍便不測臣職在監司專轄一方誠恐地方不安
 民心變亂不但民心不得安有負皇上仁民之恩且慮親
 藩不得安有辜維城之託倘官狼狡肉何足食耶伏乞勅
 下本省撫按諸臣會同楚府將偽官狼狡肉何足食耶伏乞
 救民水火自固藩封字長
 諭格仰祈聖慈鑒察施行

王瑞梅請飭吏治疏

自古有國家者靡不以收拾民心為要務故民為邦本
 固邦寧年來虜寇交橫骨即血海即此鋒鏑之遺黎無異
 巢幕之燕子皇上慈仁天棧念切痲恨不即起溝中而
 奠之祚席然君門邃密堂廉之外疇能令呻吟無人耳而
 疾疇守乎則宜播皇上帝之德意而無所撫按與監司乃
 嚴課守令之殿最而所習焉而不察下飲竊其如何部一
 會漸降吏治日非上習焉而不察下飲竊其如何部一
 糧也正供足矣而此此外有火耗羨餘滴珠帶貼等名色一
 詞訟也重則戍配輕則杖笞足矣而此外有徵求科條之所不
 修梵宮修公廟等名色斯不亦額外徵求科條之所不

者乎而未已也餉兵最急有一兵即有一兵之餉乃兵額
 日減餉無存留給發動愈七八月兵鼓譟矣即以兵額
 喝士民富者貸于金數百金下亦數千金初猶以借為名
 後則以借而不返為計矣此民開千萬之借數又皆官
 一府千萬之溢數也竟銷歸何處乎不可解也猶未已也
 銀鍊一而歸州縣同時而差提回有自日苞苴一事而官
 暮金何畏笑罵從他合者矣甚之有自日苞苴一事而官
 何辜而堪此乎從他合者矣甚之有自日苞苴一事而官
 染腥穢即幸脫刀鋒察總未易彈述夫今日士宇強半已
 賄育千方猶悉無能起白骨而兩之若大之何以貪暴令也
 况時勢窮迫至今已極而道路光景亦大之何以貪暴令也
 之毒藥既然兵將之助虐而然震借憫懸感靡購故初
 聞賊虜之淫劫猶威切而屬心今則聊慰藉曰總不
 免耳初見賊虜之淫劫猶威切而屬心今則聊慰藉曰總不
 日計無復之耳嗟乎民心而豈甘有飲泣今則聊慰藉曰總不
 心計無復之耳嗟乎民心而豈甘有飲泣今則聊慰藉曰總不
 事之怨虜何也皇上孤百執事之恥虜老廢又不如公孤百
 恥虜怨虜何也皇上孤百執事之恥虜老廢又不如公孤百
 國之髮指毗裂者以其怒而後敵愾之勇鼎鑊不能合通

合通國之痛心疾首者以為恥而後愧憤之激湯火不敢
辨誰謂民之病心而可仇后無常南胡北粵者乎蓋愚民蚩蚩
何知仁義嚮其利為禮義我報國之念常有生之樂又安
能驅之有死鬪之心於禮義者兩都秦晉之間金湯重襲而
門迎後者民倒戈也難堪如故盤詰戒嚴而開謀暗藏嚮
導恐後者民倒戈也難堪如故盤詰戒嚴而開謀暗藏嚮
皇上帝下命非實能表正窳屬者弗濫監司催科雖急盜以
弗濫守令非實能表正窳屬者弗濫監司催科雖急盜以
有餘不盡者留之民問律例雖懸聊以借一警百者仁行
法外其大耗羨餘罰贖差提等弊嚴行禁革撫按諸臣即
而百姓安則眾志有成無非吾國可固矣衝煩郡邑車馬聯
一應交際宴飲之儀無非民困可固矣衝煩郡邑車馬聯
馬狂等焦勞今日何日羌笳迭奏豈是徵歌設席之時胡
明鑿照非留髡送客之會所當并為禁止者也伏乞聖
施行

緩出關急安民疏

臣前閱邸報見皇上有巡關之旨隨於本月十七日具
張捷伐之威先審制勝之具等事奉聖旨云云不勝欣躍
今復傳皇上仍移蹕邵訂前進南顧又不勝駭愕也夫今
日三關告警賊虜之困我者非止一路此即多方綢繆注
以全副之精神猶恐以蟻穴成尋丈之潰而奈何惟黃
虜遂不俾倉卒出關也猛虎在前誰不思搏之為快然必
先固我門戶集鎗戟于若而人弓弩手若而人而後羣
而搏之虎乃就斃虎之弊困於我象力之能制非困於我
有制之之心也此亦事理之較著者也然而皇上之急於
出關者蓋以恢復要圖須大雪恥豈僅偏安亦安能鬱鬱
久居此泥從汀帶出南顧有萬元吉揚延麟之兵矣進
楚有伺騰蛟之兵矣而滇旅之勤王粵餉之輸輓又將
集於關下乘勢待時亦惟生所不能窺其梗概然臣竊意
上所謂兵與餉者不過僅據章奏之報聞耳亦何嘗實稽
其兵已在營司即惟我之馳使餉已在官可即給我之度
支乎借果有之而道路盤桓勤餉數千百里皇上能使之
如鳥集鳥飛兔與焉逝漸然止於庭乎如其不然皇上
出無可中止之地而勢又不能一蹴至時而從陸時而在
關之不能安於關也而勢又不能一蹴至時而從陸時而在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二 藝文四 奏議 臣謹言

合陸荆棘風濤之間能保無驚蹕而觸舟者即幸道路無
虞矣而江右楚豫久罹寇躡能保無極日權恭炊烟不該
之虞乎則待衛之衆必有嘆一飽之無時者滄沱麥飯燕
萁豆粥誰爲皇上馮異者乎此固道路之變事也而以言
於今日則亦其常也以此而思出關於計便乎不便乎臣
謂八閩土厚民豐爲皇上擁戴之始亦皇上發祥地也且
聯閩者浙也浙東諸郡其積首臣服者不必言矣即江上
方國安等之勁兵鄴邊謙等之義旅皆爲皇上矢報仇之
力者今第轉餉以濟其匱乏皆吾臂指之使也且江右兩
粵與閩繡錯而雲貴諸省脈絡相聯亦豈孤懸海畔四
方呼應絕不相關者臣願皇上弗以天下眇八閩於彈丸
即從閩中算天下之全局大家豈起精神懸境英材慎嚴
賞罰司計者議餉司兵者議兵議將務使選一將成一將
之功練一兵得一兵之用毋令徭名有將而對壘無將
餉有兵而荷戈無兵則簡而漸精積而愈足進一處樹一
處之威聲至一郡復一郡之威聲於今日已足既顧之大
驅除土宇不全復乎蓋國勢至今日已足既顧之大須
鳩工庀材日計之不足者積以月月計之不足者積以歲
經營量度漸次撐持庶獲寧宇若不審工師物力一意速
成則塗飾徒勞根柢何處不至傾圮不止者圖未獲而喪

已成竊爲皇上痛惜之矣臣亦何知國事而義激於衷語
無倫次伏祈俯鑒愚懇從長計議八閩幸甚天下幸甚

論著

宋

蔣元中經不可使易知論

聖人未生六經未作道安在乎日斯道也不以無經而亡
聖人既生六經既作道安在乎日斯道也不以有經而存
是知聖人之作經也蓋非專爲道設爲求道者設也後世
之人所以深究聖人之經者非以其經之難知也聖人之
難知也非聖人之難知也道之難知也蓋聖人之道在我
而與天下共之故賢者所蘊著爲六經至於說天也說事
也說體也說理也說志也燦然靡所不載了當詳復彌數
萬言而聖人之心幾無蘊矣嗚呼聖人之心待後世之人
知之也然而後世之人每以爲不易知者何哉抑經真不
可使易知耶抑道統於聖人而衆人未易知耶抑使天下
後世必深思而後得耶抑故爲淵澗隱晦之辭以俟後世
之人使常若不可知耶曰非也言出於道至深至遠非聖

人故為難知也。豈如間巷俚語聞聲而知意也。聖人之異於衆人也。智愚相半也。宜乎聖人昭昭愚者昧昧。是則人以為難知者。非聖人有以使之也。如足則揚子之言。是耶非耶。孔子嘗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似聖人任術以治天下。愚曰不然。聖人之心，豈不欲人知哉。直以民之愚不可使知之耳。推是說以驗之，雖不欲人知，或問曰：必若斯言，則是聖人之道，豈與天下共之不可得六經何濟於世。而斯民何望於聖人哉。若雖之論，非以經為不可知也。特不可俄而知耳。後世如有知者，觀之則思過半矣。如有愚而等者，聞得其師治得其要，業備於勤而亦未始有不知者也。其有終身不與知者，是皆自暴自棄也。非聖人待知者未盡也。然則經之道，其要安在。曰：經載道也。道在心也。我之心與聖人之心類也。以心明經者，逸而有獲。以經明經者，勞而無得。學者不可不知也。三代以上士以心明經，故經明而為君子；三代以下士以經明經，故經明而為書生。事業未足以副之也。是非真知經者也。何則。聞道雖寓於意言，而非即此可知也。止求於意言之間，則解頤折角之上，皆可升堂入室矣。則漢儒之陋也。譬如說諸者不善琴，視勢者不善奕，工律呂者未深於樂，讀兵書

者未嫻於武業，底於成識，造於精，不可以迹學也。百工小伎，皆以心得而究於經乎。必有以心通，不可以言喻者矣。或曰：迨非言喻，六經何為。曰：將使學者由其所言，逆其所不言者，也不言之旨，非反身而求之，無得也。是以古之明經，觀其言而明於身，反其本而復於心。及夫身久而安矣，心定而明矣，苟於一經之中，有一言之悟，則六經之義，粲然明矣。漢儒不然，於此而不明於彼，徇於末而不知其本。皓髮箋註之間，以求聖人之道，是猶觀後人之影而不知其誠，其面也。噫！讀易而知爻象，誦詩而不知風雅，儒之所不能也。至於觀易而忘象，善詩而不說漢儒之所不能也。故學者以爲難知也。嗚呼！道之不明久矣。士之溺於書生之學，亦久矣。然出於吾心者，固常在也。苟惟反身而求之，得於意言之表者，經之明其庶乎。

陳謙治體論

為大者不居於其細，而事之非甚遠者，君子不任已。以從之也。今夫千金之家，必不肯為負販之所。為詩書之後，雖甚，實終不取諸先世之區。籍無者所傷者大也。大位者衰之鏡也。名者孽之根也。搢二者可制於上，誦焉而尊確焉。

而公上芒崖府閩焉而不露是以無所於窺而無所於爭
 如操其柄而發用之擬焉與民相貸於尋常彼習其勢
 之輕也則誰不欲如上下之所為不顧區區之小利而深防乎
 憚而不發嗚呼計天下者豈不慮區區之募民入粟以授爵
 廉隅之際者以此昔是錯之為漢謀也募民入粟以一舉而
 免罪大上之獲利以佐國也下之脫禍而法也儒之舉論
 二利從至便也而誠者每曰不可長也而壞之逆指其弊則
 大抵迂闊而無切實然使稍知禮者視天下無遠慮狗一
 盜不食而死無靈寶貿然以自愚也禮者視天下無遠慮狗一
 切而忘大體也程酒者先牛所禁也反拗焉崇奎驚之招
 盛醜醜之設白苦大都之中列娼優具帳纒耀市人而反
 之醜醜之設白苦大都之中列娼優具帳纒耀市人而反
 誘焉門巷之子僧賈商俠輕剽以逐什一之利輩流所不
 商然曰利之也豈惟是哉牒數萬以髡天下絲粟之入耳
 與異端耗生齒不飽也楮數寸以權有無歲月之智遇以
 姦民驅極不顧也夫伐冰之家不與民爭利而詭遇以
 獲禽善御者所羞為至朝廷獨安為之散其細而忘其
 大愚恐天下之競且爭也一二年僅有寢者以今用度而
 欲盡革是甚難也然今之言治者動皆欲堯舜其君至反

華且所為中才以下有不敢刮目焉然則去其太甚亦當
 柄者之所宜講者也蘇子曰使管仲而愚人地則可管子
 為之寒心哉

葉適兵總論一

今事之最大而當極論之論之得其要而當先施行者一
 財也二兵也雖然財之所為大事者言兵者充塞爛漫
 已其舉措為廢興之法無先於此世之言兵者充塞爛漫
 可聞而不可聽可聽而不可行者無他焉言古者簡易徑
 省無兵之患而有兵之利然不可行於今者繁密重帶兵之患而
 無兵之利然古者簡易徑省無兵之患而有兵之利然不可行於今者繁密重帶兵之患而
 不善而利折然古者簡易徑省無兵之患而有兵之利然不可行於今者繁密重帶兵之患而
 擇利言以定取捨則此非真擇利害以定取捨者誠使真
 今日之兵其有患而無利曉然庸人皆能言之豈可不亟
 圖而亟變乎蓋管慮之三代之兵乘兩漢之制國管仲之
 內政隋唐之府衛此古人之美名也自府衛變為召募召
 募之法壞而邊兵始重於美名也自府衛變為召募召
 而人主聚兵以自將為名竭天下之力以養之及人主不

兵論者

能自用而柄任已不專於諸將矣則四顧茫然無所統一
 於是內則當憂其自為變而外不足所以制患至於有莫大
 之名不制是又不知其時之所當變此不可以言智也姑試言
 屯兵之常制以合今日之事有因其地練其兵有宿衛兵有大將
 食而周徵舉也宿衛兵者因都邑所近之民教成而番上
 與募士雜國廩其半而全其養也郡守兵者屯兵郡之悉用募
 士而教其精銳全養之而已州郡守兵者屯兵郡之悉用募
 之而不以州郡之力養之也故兵制各行而兵力不聚然
 後有百萬之兵而不困於財矣故進則能戰退則能守而
 不受侮於夷狄今也一之使成軍也州郡守兵者屯兵郡之悉用募
 昔有舊人而今募以補之禁兵也四者皆募而竭國力而不足
 消盡而今募其人而供其衣食則困而衰矣之侵侮無時而可禁也
 養之徒知募而力則已困而衰矣之侵侮無時而可禁也
 守百人跳梁而一方震動而夷狄之侵侮無時而可禁也
 臣願陛下審慮定計以分四者之兵而變今之法
 不過二年法行制定財不足為大憂而兵可用矣

兵論二

自唐至德以後節度專地以抗上令喜怒叛服在於晷刻
 而藩鎮之禍當時以為大論矣然國撥於將猶可言也未
 久而將人皆知之將擢於兵則不知也夫撥於將猶可言也未
 度固已為士卒所直磨末尤甚而五代撥於將猶可言也未
 主之典廢皆幸為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聽命而不敢
 較而論者特以為其憂在於藩鎮豈不疎哉太祖既稱收
 節度兵而後太祖統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亂威
 服海內者太祖統兵使極少治兵使極嚴所以平一亂威
 不考本末不察事勢志昔且士卒奮呼專上無禮之患而
 反以爲大祖所以立國者其要在兵而於大梁無形勢
 之險其險以兵夫都於大梁因周漢之舊而於大梁無形勢
 都之也其險以兵夫都於大梁因周漢之舊而於大梁無形勢
 世也其險以兵夫都於大梁因周漢之舊而於大梁無形勢
 道也其險以兵夫都於大梁因周漢之舊而於大梁無形勢
 名也其險以兵夫都於大梁因周漢之舊而於大梁無形勢
 制而然日廣供饒之日增蓋端兵宿衛以後契丹橫不可
 而後天下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為

者矣而上下方揚揚然以為得計為之治文書治財賦盡
 用衰世哀刻之術取於民以嗜之而猶不足及其不可用
 也則又說之僥首以事驕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也
 故王安不欲為神宗講所以銷兵之術知兵之十萬陰欲以
 猶不悟籍兵之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為兵於是虛
 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為兵於是虛
 耗之形足前天下之勢愈弱矣元祿廢罷保甲使臣以為
 太福設階級之法什傷不足則以知者實錄所載蓋當時
 百餘年無禍亂王安石則信不足者實錄所載蓋當時
 議論之本原也雖然王安石則信不足者實錄所載蓋當時
 安石者豈能知之哉至於紹聖以後則又甚矣保甲復治
 正兵自若內外俱耗名實並弱大觀政和中保甲之數至
 六十七萬二法皆弊名實並弱大觀政和中保甲之數至
 徽甲荷戈平民相疑化為盜賊幹離不始於兵纒萬餘長
 勤王之莫有敵者倉卒遣人召白徒以勤王兵纒萬餘長
 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人於本朝者也而議者猶口恃
 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因而不可改向增而不可損是厚誣
 太祖而重誤國家也加以四屯駐之兵又昔所未有以數
 信祖宗之財用於四總領之巨壑而州郡又各以廂禁兵

陳季雅論政權

自困侵削民力至於空盡問其外禦則曰請和不懈問其
 內備則曰倉卒可慮統制統領總轄路鈴將兵之官充滿
 天下坐糜厚祿而兵未嘗有一日之用方今國未見有難
 治之弊敵未見有難破之驗徒以自困於兵浸淫重滯不
 能輕利其去一口患而得一州之患其二口州郡壅滯不
 弓手之患去一患而得一州之患其二口州郡壅滯不
 方之兵患去一患而得一州之患其二口州郡壅滯不
 無不可者陛下果決於此豈有久而不強惟所用之
 政權不可一日不在朝廷不在朝廷則在臺閣不在臺閣
 則在宮闈在朝廷則治在臺閣則亂在宮闈則亡國家之
 興亡治亂皆木諸此田疇招徠賓客薦進人才起家則至
 二千石在當時固不免專權之失使武帝以勤所起家則至
 其人則選權歸之一己然聰明有所不逮則耳目不能遠
 其威權之權歸之一己然聰明有所不逮則耳目不能遠
 寄鏡之官及尚書之屬自嚴助幸則薦朱買臣在左右
 侍御之人衛青幸則薦主父偃嚴助幸則薦朱買臣在左右
 意幸則薦司馬相如與其假借左右執若與宰相之也
 人抵天下之市制之在始政權最不可不移一移之後所

失當愈下是故元成以後政歸闕覽而宰相之權愈輕未必不自武帝始也

論厚斂

自古為國將厚斂以取民必以嚴刑峻法為先所以然者蓋衣食生民之命賦斂繁多怨讟將興物論將騰若非法以鉗天下之口使之俛首喪氣於下則法無緣可行武帝之興外事四夷內與工役財用不繼始取文景賦斂之法一切變易增加初來未理會財賦只於刑法上加功進張湯杜周之屬為廷尉作兒知故縱監臨部主廢格祖誅之後桑宏羊孔僅之徒得自自姓皆畏法鉗口而不敢議不與桑宏羊孔僅之作傳却於食貨志言之如所謂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則其意可知矣

戴仔郊社說

郊以祀天神社以祭地祇兆於四郊皆所以祀天而社則在國中自諸侯公卿至士庶人皆得祭祀而非天子不可

以祀天此尊天親地之義也宗廟之禮以享人鬼不當用於郊社無所稽特起於王莽光武之用議而咸於康成之以生說無所稽特起於王莽光武之用議而咸於康成之鬼之讀識夫郊為祀天神之盛禮周則祭馨而文王醜之此以稷配之禘為享人以稷上祭以文王主祭則不可郊社之禮皆壇而不可祀天於郊則可又祀於明堂則不可郊社之禮皆壇而不可祀天於郊有宮室祀上帝於明堂與合祭天地均為不經蓋由後世尊孝經與禮記之詩序故承其偽而弗察也

天說辨

易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不出乎一陰一陽而已在天者謂之陰陽在地者謂之柔剛在人者謂之仁義剛柔仁義乃陰陽之殊名夫以氣覆故謂之陰陽地以形載故謂之柔剛人以此心運故謂之仁義氣有盛衰形有消息陽進則生君子陰用則生小人或為錫福以播以藝或為斧斤以斲以伐然後天地之道日新而無窮焉故有君子而禍于其時也有人而亨得其時也然天地之道生長者其常而設伐者其不得已也

元嘉集卷之三十一 戴仔郊社說 三

明

王欽豫三教辨

三教之治傳久矣必欲以臆見苦排之予哂也顧異流倡
 之而弗察則亦已矣夫而乃真男子亦從而和之予更哂也和
 不之破其說以藥之且夫所謂教者何哉原天之謂教完
 人之謂教又必其孤行無耦而後可以為教然立為三者夫
 矣可以謂教者必有其釋而後教也手彼且肆然立為三者夫
 亦一以儒為釋有釋有道而李耳釋迦又與孔子同時耳夫
 教可謂教者必有其釋而後教也手彼且肆然立為三者夫
 後大可以謂教者必有其釋而後教也手彼且肆然立為三者夫
 道而謂教者必有其釋而後教也手彼且肆然立為三者夫
 天而謂教者必有其釋而後教也手彼且肆然立為三者夫
 述與夫年尼之始誰可憲章而弟炫然用私術以煽天下
 其言曰操彼道而登彼岸持光亦無可撲滅然而立異天
 之見空我之方猶之紫色蛙聲而顧並聖道而三之吾不
 信也夫入亦有言學仙不成魔高千丈道之為教固已荒

唐無當矣而况佛者夷狄之教乎聞嘗問之儒者之道為
 布帛為菽粟而人需之仙則山人佛則佛人今天下丈人
 男子各誇自立此無他皆由沿三教之名而不窮三教之
 當然無所怪此非類而不知也雖然使儒自孔子一
 本未可夷而等於是氏乎哉吾意夫大有孔子儒即一
 將天而完人應無不氏乎哉吾意夫大有孔子儒即一
 原開奈何既儒於不務以粹太虛之天奈何弭其於門
 以思直道之人誠不可議李耳釋迦忽比高於庖犧諸
 人能無顏印否也然則三教之稱也孰始之口非古也殆
 魏晉以後之末者遺之也何之教以明也孰始之口非古也殆
 索有漢史何所諱而不言乎此教之名果有之當金人入
 雁行以攀附焉據鼎足而相持首儒而次釋姑且始焉託
 名先釋而後道固居其上而相持首儒而次釋姑且始焉託
 夫學於傳不微於古無驗而後來妄立之名強說生
 民未有之聖不知其何所信而執之乎由是觀之誠不可
 謂老氏釋迦之罪也然則以今之率而好之舉而尊之也
 豈不可并偽而抹之僅以二教誇炫天下而理之不容沒
 能勢不可其心而張去瞻顧而不致為則道理之不容沒

也八試窮三教之根源而并求三教之稱之所自起當必
煥然霧釋夫將自晒不暇又何暇為異之翼乎此古今羽
翼道真者涕洟道之而不醒而
吾不得已以談笑道之者與

周旋梅花賦

互古百今之世運
四時迭轉厥始惟存為四德之元首體造化之至仁少昊
司令句萌馭辰於是羣卉甲拆發舒寅津敷榮苗秀鬪美
呈新輝綠葱蒨而可悅冶紅穠麗以豐勻雖萬千之品彙
咸承恩於化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舞
之塵一國如狂而玩賞九衢羅綺以續紛是玩物而縱逸
皆逐妄而迷真倏忽顧景祀融繡輝南薰爽垲萬類華滋
時則有梅榴萱草蘭蕙荷葵繁錦雲之御麗舍金萼之歲
粧濂溪羨香遠益清之可愛人液誇豈如解語之尤奇
陰隙過兔走鳥飛青黃稅駕流火西馳光景瞬息蓐收屆
期商金用事玉露凝珠聲動歐陽之賦情關宋玉之悲羣
芳穠落衆木離披時則有木蓮錦綵之賦情關宋玉之悲羣
白雉擢鄒林之一枝雖暫榮風霜之際詎能耐久而待時
若乃權歸顧頊令屬元英天地閉塞冰雪嚴凝舞六花之

玉屑堅三尺之凌冰萬物收觀山骨峻嶒魚潛不躍鳥焚
無聲藍關之馬不進緜橋之詩未成金帳淺斟今酒懷放
浪玉堂淪若兮詩骨伶俜視嚮日之妖豔洵不己浩然
喪情時有廣文先生博通物理越乃信步林壑從容杖屨
太息口草木無情有若摩挲之大夫叩洪澳之君莫不偃
蹇輪囷樵悴所以訪祖摩挲之大夫叩洪澳之君莫不偃
曲嚼視清溪之濱忽覺萬玉炫目幽巖龔人芳姿挺手冰
雪勁氣超乎松筠乘寒推少陵之豪邁暗香疎影仰和靖
臘萬卉讓春晴吳繁華推少陵之豪邁暗香疎影仰和靖
之清新矚六為偶霜娥作隣翠禽偷眼而欲下粉蝶斷魂
而莫親出則金馬玉堂以真大用處則竹籬茅舍以粉蝶斷魂
良工而摹寫能光華而逼真此則特見其隱之晦而未視
其用之伸至若篇鳴玉塞笛弄江城奏吟風韻暫輟佳實
墜而瀾庭舞蝶起而無力喚魚鱗兮不腥風韻暫輟佳實
告成耳浦雨肥分借重因之而止渴傅巖叶夢兮商鼎藉
之於美說由之而大用操從此而爭興夫如是得非使
婿於一時者不可以並而後矣旋即草堂假寐而息游焉若
予品評者乎先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賦
有一人玉骨冰肌嗚咽露之凝滋五銖之衣香氣旖旎趨

走坐隅揖而言曰僕乃羅浮隱逸峽嶺情癡立高標而自
適屬素志而不移惟貞惟白不磷不緇自水曹之既往幸
和靖之見知寂寂千古賞音甚稀何今日之邂逅蒙眷念
而不遺極情品詠尤賞林扉於茲序謝願致一辭先先生胸
盤錦繡六橋之詩馬俾唐宋之品藥成一改之瑰琦繼廣平之
賦續六橋之詩馬俾唐宋之品藥成一改之瑰琦繼廣平之
賦飄而往杳然無聞惟覺風露爽異香郁芬嗟此平
生之奇遇焉可自托為不文遂操觚執翰勉為效顰

書簡

宋

周行己權樂清上韓守書浮社

竊惟人子莫不欲孝於其父人臣莫不願忠於其君而其
勢有得行有不得行者何哉蓋子之於父親也近也故其
為孝也莫不得其所願是以古之君子在畎畝而不忘居江湖
而有未必獲其所以樂其道不若親見其君之為堯舜著空言不
若行事之深切著明此所以伊尹幡然仲尼遑遑馬遷留

滯而嘆息也某生五十一年而秩未離乎九品仕二十七
載而官僅書乎四考其於賢能可謂至卑矣其去堂陛可
謂至遠矣然而願忠之心豈不亦欲與夫朝夕左右侍從
之臣同効其尺寸哉獨以其分有所局而其勢不得通雖
有吾身親見之志與夫著於行事之實將何所施乎所以
乃幸以攝事小邑獲預南而長興懷於魏闕孰吾知者今
官人職顧豈敢望哉年衰志闕無所可為獨欲終老海濱
卒其區區之願鯽鷓之巢一枝而足僂鼠之腹勺水已盈
自度智不能過一邑一曹得與役屬以勤學上官卑而志
同職小而下忠一在右侍從之臣承命於上趨走服役之臣
效力於下而忠一在右侍從之臣承命於上趨走服役之臣
也某昔者薦名嘗出先德之門而益往之初於今太守為
同僚之分以足資緣因得自列觀高明憐其故家之舊
物而采其願忠之誠心不憚一舉子之勤以置於
一枝獲息之地他日補報未必在衆人之後也

林季仲答林英伯書

某悚息俗賦中人澆憤如醉發所慮書得巖井之語曠然
復醒并德之地易以喻世豈不致其言自古以固存不

水亭錄

藝文文編書簡

卷

可遷也學佛者多云百骸俱破壞此物鎮長靈豈有見於
 是乎古人之學用心至到蚤夜浚治必有甘冽之泉可為
 人食而後已浚治而不及泉猶為棄井耳英伯試思今日
 之學浚治之功若何自僕觀之初未下惟一履也退之秋懷
 詩汲古恨短經古若人歲月不虛度也時惟秋矣我中於塞
 慮兀兀坐木杙中與匠者較短量長朝以及暮曾中於塞
 亦憐而教之否知非久入城跋足以埃更願慎餘暑自愛
 薛季宣答葉適書

某問之務博學者必自約樂教人者必自修執事通百氏
 諸子之書可以為博矣為師而學不厭又知所謂約矣
 難於塗說不以某之不肖惠然肯願投以尺書望我以急
 王梅翁以學問以諸葛士許以雁行而肩隨某雖至愚
 自知其悉未能為己何以善為人未克自明於何物若武
 鄉則吾豈敢王梅翁之方正願若作之冲養是皆吾黨之
 望願學焉而未名其又何以孫泰山張橫渠初以遊客于
 而得此也范文正公鎮陝右孫泰山張橫渠初以遊客于
 之公能資以讀書告之名教之樂二先生類以有立卒為

天下大儒范公得位時任大非吾事也名教之樂願與執
 事同之執事秀發妙齡多識通於古明於陳為邦將
 賢不恥下問一曰千里吾當也約焉及於顏氏所以邦將
 無著鞭之太蚤而某庸敢當也約焉及於顏氏所以邦將
 仲尼之門執事方以教人敢請從事於此若夫夏時商輅
 周冕之邦國舞之代損益孔子後戰不以軍容人國有本未
 躡等之學難矣乎言志而賢無等問陳而稱姐巨為學自
 有次第仲尼豈欺我哉欲執事先之軍旅為無失與人事
 之姑舍是也抑某久嘗問之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夫不容
 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立敬養之不立夫不容
 奚病焉脩道教人執事其從容於是矣執事有不親之奉日
 虞甘旨之弗給不抵人而抵我其望於我者甚厚且深
 某方空腹而遊獨行鳴鶴不足相為軒軒以孤之來之意
 甚恐姑謝所聞於博約之說者復之手
 將命執事之不我棄庶幾能諒之手

葉適與戴少望書

奉別忽已三改月意望磨磨日來伏惟起居佳勝十日前
 及陳傅良過於黃巖說疑下決以此月初三日行天下求

宋孝宗皇帝 卷三十一 藝文文編 三

世外之道欲抵書已無及徒益張恨昨日里人來知尚因
循未果行始在韓丈時屢聞少望此言心謂戲耳不識誠
有之少望天下奇才於今世不過數人造物者所庶惜奈
何以小得喪一不當意遂為此等絕世自好蒼莽不可知
之事驚驚怪怪切計諸公已有為少望留行者若猶未也
則願進其愿往時度惟忠學內外再法東坡先生謂之日
子神清而骨寒其神可以仙其寒亦可以死惟忠學之每
幾乎成物輒有以害之則嘆曰吾真坐寒而死矣今為足
下言不可出之故不但寒耳舌之至人未有聞也未有行
也必被筋骨極痛神昏眼花甚至侮蛟龍得鋒鏑竟其死
而不知倦然猶有不聞問之而不行者吾料足下是數者
皆不能盡平時探求美便斥棄酸醜辱夫人賢兄佳俊故
曲徇其所欲耳步行至十里外足弱不能前而反非舟車
不能越鄉將遂舍之而去道里甚遠荆襄江淮土俗嗜好
不同東浙即不幸一日有饑寒勞苦之閒風雨霧露之氣
從爾乘之疾病且作旁無親黨藥物不至則為之奈何無
乃賊其所愛之身失天寶之意廢於賢母兄之望乎想
少望一讀至此可以遂釋前念也列仙者必用心於寂寞
為學於無為已而道充其中大發乎外是以旦暮於吳越
之區飛翔乎秦漢之郊縱意所如無留焉者足下猶未能

充也遂肆然發之攫取其名而不思其難恐力窮氣盡則
必有俟之者焉故為少望計當杜門端居眉坐深念時用
參同契九篇之書者氏道德言以增益其所未定道引關
節屏爾思慮以遠去少年之習高人長者當襲武而至矣
僕善讀柳子厚文獨愛其序送婁圖南極有使世之君
子詳其道以從異學勞而無成者可以自鏡正惟不勞而
成固與龜蟠木石無以異耳願足下深思惟忠之事而反
復子厚之意救世俗之失正諸子之非明聖人之經是所
明於少望者鄙言可聽不可忽歲行盡矣寒苦惟厚自愛

項喬五上張羅峯閣老

喬薄命自貽疏遠瞻戀山斗不在懸懸日讀辭歸兩疏出
於尋常意見之外衆皆駭而疑之喬謂老先生不以寵利
居成功之意懷之久矣爾以大同之變遲滯至今耳若得
請焉固老先生素志也衆莫不嘆老先生為甚矣竊懼
公所求有也然竟不俞允焉天下幸甚喬輩幸甚矣竊懼
老先生得君之專義詞休戚惟純心用賢終始無間如昔

者救張鶴齡救郭宗皋馮恩等事多方行之使伊傅周召
之心口達於天下天下方恐老先生不自首立朝翊贊天
子區區進退之節又不足道矣特
愛輒布狂悖伏惟採納朝野幸甚

與張鳳江司丞

書云世疎之家鮮克由禮又云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吾弟
獨能幡然以學問為事此於國為忠臣於家為孝子至難
得至難得者也豈老先生忠貞之報上通於天而天神所
感也耶敢服敬服然學問須先識頭腦用功方有得效處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
衆理而應萬事者為心之不可放也故學文以求之凡一
時一念少違乎天理即是放非必般樂怠傲之謂也必無
時無念不在乎天理方是學非止讀書一端也然其下手
功用卻在喜怒哀樂之中節中庸所以發道學之傳而首
示之的好惡之大學自誠意以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
倦於好惡之不辟皆自古聖賢大學問也如此是謂致
中和天地可位萬物可育而學問有全功矣此至簡至易
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豈敢以為未能而遂已乎幸

吾弟有志於此願相
與共勉之其毋怠

王瑞梅上戴治院書

入賊求撫自去年麻黃之關已持此議嗣後說屢變而計
屢遷問樂不可方物舊繼渡河而南賊已攻下穀城復藉
狡賊矣滇將許名臣捧憲檄招撫其述賊乞撫之詞不曰
解散歸農而口願帶馬兵七千步降者矣而此更欲厲兵
百騎意欲何為豈與在剿賊無非欲捐此大營壘使進
可以攻退不失為守勿致困我戎索耳是則口言降也而
未肯降且先樹一城郭之外而亦猶畏我兵之安插何地
以爲賊猶得拒之而誰仇之恐稍有不如意射擊之開紛
紛矣將誰拒之而不可知者矣以過計之今惟有意射擊
策始且未即交鋒而先盜陳鑑甲亦既奮揚威武而始徐
議生全相地受敵之處兵以獲之相敵盤據之處兵以威
之以填兵之一千守光緒以一千五百合郭繼裕之五百
也而以填兵之一千五百合郭繼裕之五百為二千分守

承嘉系志 卷三十一 藝文文編 卷三十一 藝文文編

西南兩關固襄城之門戶此外滇旅三千七百餘人台臺
 選馬揚戈直薄毅城之五六里外與賊營相望亦羽日
 誠有憐禍之心我姑待以不死爾急解與凡樓掠之
 難民不問男女少壯給以照身盡歸并牧甲補輸吾庫馬
 匹輸吾庫爾賊祇留士馬少許約以十百極多不過三
 其置諸曠野而耕鑿惟命其執鞭弭鬪索糶以禦奸暴亦
 唯命三日為期悉囚首領門撫不撫兩言決耳若猶是量多
 較少今日請地明日請官是不過誘我以避旦夕之誅愚
 我以恣焚掠之計又或重賂以餌我之叛兵愚民獻饋陳
 芻需飽而騰焉耳我則舊大兵一鼓而殲之以薄殺城之
 兵為主軍擄巢拔幟而南漳存賈一選之兵光化有用士
 鳳之兵台臺標下之火器手弓箭手亦桓桓如林併西面
 分防之兵視賊所向皆可整架歸併環遠合擊何憂賊之
 不為釜魚勝哉蓋示之以必殺而彼乃怖死而貪生予
 所以殺中之生而彼乃心折而不貳是言剿者非欺撫局正
 所以濟撫局也况將為剿賊之官以曉剿者專言撫却不
 令人疑亦令人玩此在滇將不自知人盡知之矣故願台
 臺急嚴軍令以剿為撫勿以撫廢剿用命賞於祖不用命

戮於社令嚴則將肅將肅則兵強兵強則
 我制賊不為賊所制是今日之第一義也
 上理按兩院書

張獻忠乞撫一事已入閱月蒙各臺所以安撫之者亦真
 知盡能索不遺餘力矣而獻忠軍前調度者有不可測者蓋獻
 忠奉明旨赦罪立功理臺調其兵因千而進止未決猶曰
 無自贖之寇安籍未定也則隨為之度地以居之量田以
 初撫之寇安籍未定也則隨為之度地以居之量田以
 萬畝處界山湖地處皆播種而獻忠不聚糧而食地荒田
 賦田而耕斯其志固不在農矣遠巡至五六時奉治十
 七賦田而耕斯其志固不在農矣遠巡至五六時奉治十
 勉日矣乃口然心未必資糧督以監軍道斯固忠報效
 之書門半也而凡有淹沒四功之說且日有缺降關防不
 請錄門半也而凡有淹沒四功之說且日有缺降關防不
 八錄門半也而凡有淹沒四功之說且日有缺降關防不
 所屬每府量給銀二萬一萬一千之兵如無糧則於湖廣
 屬也不知賦忘采何心而發此言了大兵之食糧為從征
 水嘉縣志



也調之不赴曾足裝甲便戎之樂可空願朝廷數十萬之
 金錢乎若不願為要挾之藉今日差馬兵手持日中
 不市動輒數萬嗷嗷以爲聞迫今秋糧嗟此兵虎噬之遺
 黎蟪蛄之刺移安有能給亦無此法不應則彼之不
 能安乎恐不安更有德心職能生夫德忠以從死得生之
 罪人荷朝延不更宜我目斂而降德心日汰而滅精成而
 奮則予之地是宜驛而不自爲則撫局所不觀厥成而
 察其在舉動似報爲我而不自爲則撫局所不觀厥成而
 道在夜思維西圖善後第撫心至此已極撫法至此更窮
 惟仰侍台臺中識遠融揆情度勢何已極撫法至此更窮
 議撫者不受撫之想而地方亦不受撫之累善爲消
 弭無滋潰快則職所不勝延頸跼踵而望之者心使
 張孚敬妻潘氏與李斗江督學論從祀書錄本
 伏聞督學公釐正鄉賢之祀議者竊其意旨似屬少師未
 亡之入悲悼震悚莫知所以推督學公賢者也受命以來

凡所建置率先風化乃其痛誅少師宜有指摘妄反覆思
 維生平之過誠或有之然未見可爲名教所絕仰惟左右
 之權實存名公而中素負正氣不隨俗上下輒敢憑其孤
 憤或以詩存秋而下中素負正氣不隨俗上下輒敢憑其孤
 德或以文章或以勳烈其行亦或寡矣史册所書或以道
 有不足於文者或以勳烈其行亦或寡矣史册所書或以道
 其爲名矣然儒者進而其短蔽其所長則後世之知故曰
 朔時望拜於前而後世之諸聖人之廟使冠裳之士難乎
 而嘆慕信非有出於人者不可然廟庭而上配聖人而俎
 豆者幾人其庶幾聖人者四子而已其學聖人而不失其
 正賢庶幾乎四子者濂洛數公而已其學聖人而不失其
 之賢庶幾乎四子者濂洛數公而已其學聖人而不失其
 其正者又不知其何如也而左邱明胡安國毛萇而一言之
 王通韓愈者流至於今皆列之祀典不廢豈非以一言之
 中乎道者是亦聖人之徒歟况夫羣一鄉之賢而祀之者
 其初於古鄉先聖人之徒歟况夫羣一鄉之賢而祀之者
 其所以示勸於後世者非口小補而已使貴以中庸爲懼
 而扶其繼微之厚則廟庭之祀足矣而亦已甚矣少師可祀
 之列過矣而奚有於廟祀其望人也亦已甚矣少師可祀

藝文文內編音德

之行在人耳曰者不可勝紀姑撮其章章言之初自藩封人正立
 莫大於禮禮莫大於父子之親先皇帝初自藩封人正立
 統言禮之初即能於定陶濮園故事或謂當考孝宗而少師
 釋言禮之初即能於定陶濮園故事或謂當考孝宗而少師
 而臺諫司諫略不願談牢不可破而少師一見人植說衆怒
 如焚刑戮在前略不願談牢不可破而少師一見人植說衆怒
 明也徵少師則名不正言不順三綱淪而九法斁矣可謂
 有震世之功雖使師丹可謂光復生無所復容其喙今若
 以此為少師則審皇號論止當與論定已久而莫保徒者
 宗今一代之禮定於一人蓋精之論定已久而莫保徒者
 猶復不已吾不知其何心也方其進少師之初命莫保徒者
 以綱常所繫發然而與此豈有特進少師之念賴先帝明
 聖用其言而顯其身避再始不得已受之耳而議者
 警其干途自為秀才避再始不得已受之耳而議者
 為裁抑富庶總核名實而議者屏絕兼任直率不肯極見人
 卑抑以從時好而議者屏絕兼任直率不肯極見人
 辭必如此言則全身避害為賢持危為險者否矣素餐伴
 食為得而肩勞冒怨者失矣柔首曲躬為上而挺身直行

者下矣此非所以風天下者也况夫先師之祀古今之所
 謂承祀而襲陋者也自少師始正之其有功於斯道甚
 大鎮守之設天下之所請疾首而痛心者也有功於斯道甚
 除色故其功莫不慄慄畏懼無敢踰此南畿之師則前此借
 體為急必嚴擯殺之誅審如是朝議俱主安少師獨以國
 矣他如草草威之封入仕之則後此南畿之師則前此借
 俸若此之績雖以故學且不免朝名相莫盛於楊公文貞其
 次莫如李公文達二公相不免朝名相莫盛於楊公文貞其
 顏少師以言禮得君未嘗不為時所仰多將順而寡其
 持己見百折以言禮得君未嘗不為時所仰多將順而寡其
 公奪情起復為羅倫所廢猶不位而少師一聞人言輒
 自引避可謂難進易退明哲保身位而少師一聞人言輒
 盛或然不能無議少師明哲保身位而少師一聞人言輒
 李肅然身安其職子孫不免稱賞在位九年大自司鏡
 竊一勵精之效而少師相之功亦豈可少哉南海息公獨
 方其同朝不爭之未嘗不為少師之歎師之歎師之歎師之歎

藝文文內編書簡

孤紀其後事繼悉備至即此可以為公論之亦幟矣獨以
言禮之臣多懼憲署不幸遭值大獄或貶或斥至數十人
皆當少師之時人見其影未察其形似不為無過自引言
之皆禮者既以不明天性之親及其理屈辭窮不測議獄者
欲恃匹夫之私象鼓勝其君使之從己故聖怒不測議獄者
徇己之私至陷無辜十餘而不恤其得罪也又豈獨先帝
之過哉今若以春秋之義責備少師有君若此不能死爭
以寬雷達之怨可也若以此歸罪少師則豈可哉况鄒公
守益呂公柳豐公熙徐公寬十有餘人或宥或復皆藉論
解御史馬錄者死譴成亦出少師載在奏章可覆視也則
少師亦豈坐視而不救者耶議者徒見聖政更新因逆其
意以為先朝所用概宜得罪而不知廟堂諸公方奉遺詔
行事休休斷斷初非故有變更二三元老又皆先帝遺臣
而開元之政故與天寶不同後之論者皆不當以楊李之
奸并沒姚宋由此言之少師之祀未見可議也昔司馬光
沒蓋嘗追削仇諡至小夫孺子皆知公之為盛德也則少師
其是非之實至於今終必有能復之者願督學公賢者也
之祀雖或以暫廢於今終必有能復之者願督學公賢者也
出不足以及此意者公生也晚未足以知少師而今之世
又未必無為誣善之辭者故不免投杼而起嗟夫特未有

以少師之終始語公者耳誠有以語之安知其艱然而怒
者不翻然而喜耶是以不諱孤陋冒為是言執事治平之
續方今第一其作而任天下之重有日矣國是所在固將
日月之識者願以此占公之他日惟公其垂意焉萬曆丙午

贈序

宋

葉適贈薛子長集水心

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為文不能闢教事雖工無
益也篤行而不合於大義雖高無益也立志而不存於憂
世雖仁無益也今世之上日知學矣夫知學未也知學之
難可也知學之難猶未也知學之所蔽可也薛子長往燕
湖將行出此紙請書
於余婉無以答之

明

黃淮送孔審理還永嘉迎母就養詩序

永嘉三年秋八月既望伊府審理正孔君光壽得告還承
 嘉迎其母安人就養於京師造余言別余冀之曰世之人
 孰不欲竭力以養其親然弗克遂其志者蓋多有之貧賤
 而無外慮幸得以朝夕承顏其於衣服飲食或不能給亦
 不足以外為養貴而日富承顏其於衣服飲食或不能給亦
 壯念王事靡盬北山嘆從事獨賢心雖無窮而力有所弗
 逮也光霽王門可謂富貴尤幸聖天子在上五緯順度天
 擢也宗正承休仰德崇尚禮教以令其下而審理之職恬
 然無所事由是得請於朝以伸其孝情樂莫大焉孔君聞
 余言慙然喜動於色既而復慨然嘆曰公廷受賜於上
 固為侈矣奈何先人蚤世祿弗逮養風木之悲曷其有極
 余又釋之曰父母俱存人子至情然脩短係乎分定非人
 力所能為也雖然祿以奉其口體孝之小者也立身行道
 以延其命譽之孝之大者也光霽迎母而來益思勵厥志慎
 厥躬俾業日以廣位日以崇移其孝以為忠將見推恩之
 命頒自九重不惟榮慈親於桑榆之景亦足以慰先人之
 九泉之中矣尚何歉焉孔君拜余言而去余與交游之士

送翰林庶吉士王道歸省詩序

追餞於都門離觴既舉各賦詩以送之謂余有同
 郡之舊授以首簡遂次第其說階序於羣玉之右

承樂七年春二月朔翰林庶吉士王道謁告歸省其父母
 凡與游者咸賦詩以餞屬余為序道自少穎悟賢父母憐
 其有受教之資遣入邑庠為弟子員道亦自知砥礪窮日
 夜讀書未嘗厭倦以故學業茂長蚤有令聞歲癸未發解
 為多士冠及對策大廷登名甲科會皇上大興文教思得
 全才以恢宏治道禮獻太平乃選拔進士之類脫者得二
 十有八人以象周天列宿俾居館閣茲復得告還歸
 其德器道藝在選列宿俾居館閣茲復得告還歸
 故里升堂獻壽舞如綉之衣展承顏之樂鄉里故舊走
 盈門其榮幸又何如哉諸君子錢別之作繡多頌美固其
 宜也或曰道際文明之運遭非常之遇月給廩祿日食大
 官而薄書期會之勞不煩乎志慮敵外喧囂之事不涉於
 耳乃汲汲然以鄉井為念乎余曰不然士之所學忠孝
 而已孝者百行之原忠之所由立也苟何精為太學生處
 率一歸韓愈為之者傳並稱其賢道之二載年蓬蓬白

水法系示
 卷三十一
 藝文四編
 詩序

養不可得苟不時歸觀者以慰其懷不惟於蕃有所愧誠非聖天子以孝治天下之意也問者唯唯而返遂書以為送序

送徐中行還永嘉分教郡學詩序

余故友之子徐參中行方學績文謹言慎行芳聲茂著人無聞言郡學教授前檢計潘先生以訓導席久虛薦中行講選天官近制試訓導於奉天門外輝內勅大臣及翰林風憲給事中在之期得真才以淑後進中行試在優等既銓授鄉命之播紳張席為賓有執爵而言曰中行以逢掖之士奉朝命義冠束帶歸鄉邦分舉比侑郡文學坐明倫堂橫經講道亦榮矣哉或曰中行起自鄉之齊民一旦處師席之崇諸生有年相若分相行起自鄉之齊民一旦處師俯心磬折以就班列執弟子之職容或有與訂交者使之庸材之有所不免也中與率多親故子弟狎恩恃愛以白逞者怨不可溢尤不可也夫天下之說近於驕後之說近於隘驕固不可存焉故曰禮達而分定易於上下澤履則曰君

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况師者尤禮之所重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中行所受之職朝廷之所授也中行以所深斥自郡諸生之教也燕明逆其師燕辟廢其學名教以燕朋燕辟自居而潘先生也潘非私於中行者况夫舉中行之補久虛之席教授而舉之也潘守公賢而且明政教兼舉而不遺其於學與論而舉之也太守公賢而且明政教兼億不信又豈可以區區最湏料於意外者乎雖然中行亦當善於自處以區區最湏料於意外者乎雖然中行金石可以孚豚魚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中行酒跪而進曰先生至教參也敢不為夜承之席者亦皆以吾言為然遂率諸生至教參也敢不為夜承之席者亦皆名公賦詩以張之鄉之善賦者序列於後云

周旋送王廷賢先生致仕序

永嘉王廷賢先生致仕序 始則本諸皇祐賢良士儒志先生儒志雷其賦笑之學講道於明訓義之前粹然一出於正其後絕而合乎聖人之心

故當時人物之盛道術之懿政先天下淑其淵源蓋存所
自綿延至於國朝尚私淑之與有聞者往往編修劉公
獨善易學究極精蘊蓋能以穎悟之資謹厚之行無愧乎
精微之學者也王先先生以穎悟之資謹厚之行無愧乎
學往深造自得樂中乙榜分教厚之從遊者劉公雲集
先生以是為指引凡為王氏之徒者莫不其學也豈惟
明之其彬乎假科日而行之者亦不少矣既而先生
以病在告十餘年易陵正統戊午先生甚於餓渴之慕飲
食則先生之教人豈易及哉統先生亦不少矣既而先生
官改職中牢中車為易陵正統戊午先生甚於餓渴之慕飲
數年處頽相欣喜為得師賀比至莫不委先生以名久矣聞
所造就觀未嘗廢溫習約其理於心者不啻焉昔日故其
有起遷之榮乃以年滿七十宜為盛而尤盛於吾鄉吾尊賢
為仕而優老於家者於今為盛而尤盛於吾鄉吾尊賢
幅巾衰然而少保公以三達尊為之表率歲時燕集深衣
人之道鄉之後進得指引焉而無忝者將見元豐慶元諸
敬信焉先生此歸有足與焉而無忝者將見元豐慶元諸

老不得專美於前
矣先生其行哉

王激敦義卷序

余友兄曰山潘君亨甫少遊學校有聲負意氣結髮試場
屋謂功名可以攫取龍潭藉不能在人下勇於赴義有
悲歌感憤之風既累舉不售乃慨然曰吾生不能為伯儼
人君子強學耳東流富貴何為哉遂棄去携貲浮江淮至
燕趙京師結交天下之英施予不倦見落魄男子皆濟之
久之望分少絕甘時弗怠然桑與之歡也同年友豐
食扣禮見且異之因余撫其平生余曰潘君繩趨尺步拘
拘守扶引之節無以踰人然吾與同庠序赴省試必共載
知其於人無貳誠素易知重然諾可緩急其居家父母安
以順昆弟樂以和里之貧者德其施惟埋飛走之惡少欽
而弗肆故笑傲嘲哂不可前却其義子揚君子也褒善而
存禮曰亨甫其丈夫哉篤篤和友也而致義為惠疾惡為
有本父母神臨之守貞弗渝動不廢也夫何難方沈誤之足
四德鬼神臨之守貞弗渝動不廢也夫何難方沈誤之足

云吾嘗聞之善無不達之理上有制命之權大造大君實
非民物窮通用舍其誰能常之惟壯夫志士不二三其德
成令名以求多福在我而已雖天地君相又何能陶鑄我
為閭人多矣潘之志節廢然在吾目中也亭途在前行將
蹈之攸往必利科第不暇論矣亭甫曰謹拜
吾命遂請余叙其事而存禮乃為之作傳云

芙蓉亭後序

嘉靖丙申冬十一月既望王子偉立以其先公少宗伯既
濱先生芙蓉亭卷示予予愛而讀之既先生任官願未與
其瑞應之詳大都具備無所事予言也獨念往昔先生所
以處予之詳後所以信先生者有世風而人莫之知今先
生下世矣若後隱而弗言則先後進之風而人莫之知今先
傳之而信於後耶先生富文學敦行誼雅量容物恥言人
過方其脫穎郡庠時子輒從諸生後然亦頗能自信不隨
時前却先生知郡庠非卒乾沒無聞者心獨許然勿輕語人
及先生為史官余方偕計至京師其所以遇余者猶其在
郡庠也嗣是余淪落江湖者十餘載先生由祭酒遷少宗
伯余始以甲第為郎令吉水先生饒余別墅語以吏事之
難而令職之不易稱余奉以周旋勉共朝夕幸勿得罪於

百姓余補天官屬累遷納言改師國學先生皆不及見矣
余與先生同里間所居僅違一牛鳴耳獨以受命狷隘恥
為援上不能早暮請益緣是贊毀交至先生視余不遠遠
亦不加親至推賢當世人物則不遂余棄蓋疏而不遠遠
而不武簡而成章者矣故口有關於世風而人莫之知也
大抵古先進於後學之上心欲相成而不明於優借或微
抑之使其奮而自達後生之於名進則過望其推挽而急
欲取名是以先或虛受忌才之名而後進多無相之難
行雖剗公東坡亦未幾免至形之於詩章文字相知之難
有如此余與先生殆無是矣先生二子某皆彬彬有文
學如馮修謹各自成章或游於貴顯而籠罩臨懼畏避不
阿之迹未嘗不著於人人謂先生有後而芙蓉瑞應遠而
未泯也

王健送少川宋先生之任鳳陽序

昔在王晨之歲少川子偕健遊白下暇日少川子聞友人
稱中都之勝謀之曰東連三吳南引荆楚通江淮接中原
則鐵龍而嘆曰斯三鍾山川之靈然天地之利蓋所謂與
龍之地也哉祖之攸興其茲應哉周賦漢沛不足而稱矣

嘗欲渡大江循天長得一縱觀而未果也乃今歲戊戌領
 選王曹竟往合其地云於是少川子行健從鄉大夫士祖
 於郊因述以告則僉謂之曰先生尚憶向者之懷乎夫以
 遂僕其才而中得家其治善乎為地擇人也乃先生亦
 謂吾為才焉未幾能也謂吾為賞願吾未暇及也且吾聞
 陽之地多勳與之族其人舞文選食且聚於官諸凡若此
 懼夫地之或効大人而人且負於地也夫彼此異時羈
 殊勢故願諸君子幸而教我俾無辱於事乃若所云豈
 心哉則人亦罔或不報春高子口鄭重學校勤待士之
 則眾將向風思軒侯子曰黜奢崇儉薄其征歛則民財
 晏晏趙子口惟明惟斷所得已者法毋散之於農則遊
 簡東華王子口左右犯一正以法毋散之於農則遊
 為非芳洲袁子仁山曾子曰奪其所利散之於農則遊
 遠矣言既健進曰夫葉子之言本也高子之言機也侯子
 之言經也趙子之言德也王子之言本也高子之言機也
 法也故化莫大於敦本風莫速於運棧治莫切於反經教
 莫先於感德糾莫密於立威懲莫要於布法之六言者出

治之良模而溢官之正軌也先生率而行之主上之以誠
 而無怠焉將中都日治而譽命日達矣薄書既理琴音載
 希登萬歲之山覽潼沱之水所以酬靈山川托情杖履宜
 必有以復我也何謂無暇哉少川喜曰敬聞教矣舉手稱
 謝升車而去

項喬送夏生洪夫序

歐東子曰昔人有言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
 為臣必忠夫君親之恩至大矣而忠孝之道或未盡者受
 斯言也予益有取於鶴軒夏子矣鶴軒名松字洪夫永嘉
 城中人初與予遊於真州一飯一舉手之德而己其後
 視予父子兄弟如姻婭有過家之好焉丁酉秋予守廬于
 文煥應試往制闈而夏子以盤石齋從事遊來愛深厚
 於期待直欲一箭而多揚也未幾則復然不忍別文煥曰
 可援匄也文煥固請乃以母氏語之長兄而借之至廬至則
 子方病喘促而取之曰是行固不可辭也為予益險知其平
 行事在遠水陸萬餘里無不歷子長者予益險知其平生

能以忠信篤敬爲行己之要而長於料理及其才能也方
朝儀稍就次子曰爾可以從事矣輒撫然曰初意適云爾
母氏將古稀矣春寒秋熱老健何所於賴得終養焉雖不
惜一命無難憂也予嘉樂其志因啟之曰盤江險惡亦孝
子所不忍涉也改納府從事以事府之賢大夫可乎曰非
初意也予謂夫大當壯歲貴有樹立而已夫何意必之有
况出則不爲公人而奉母其奚辭焉夏子遂勉從予言以行
是蓋不負故知而篤信之者由是而事府之賢大夫其肯
不仰德懷刑失其身而辱其親乎由是而登一命於仕籍
其又肯受直息事不思進迹以竭涸埃乎然則雖謂夏子
爲孝子忠臣亦可也近世搢紳士大夫戀官爵如卽且甘
帶若不知其母有倚閭之望也守寵利如后王若公若不
念其身非出於空乘而薄功厚享以失君臣之義必不然
矣夏子其庶幾夙夜以永終斯譽也已

別林汝懋秀才

林生德芳從予游有年矣絕口不談貧困二字蓋嘗用力
於自守者可以爲難矣然聖賢以位爲大寶以富貴爲得

志非固樂乎貧也娶之樂不改於貧焉耳林生之父雪崖
兄鄉之善人也其祖母孀居五十年將藉之以榮壽而竟
弗祿今林生之母孀居又十餘年矣立身揚名以光顯存
沒豈異人任耶林生之妻鄭氏不忘乃父貧賤之交而必
歸林生真賢女也荆釵布衣無怨言者若干年真賢婦
也然所望以終身者豈一儒巾耶嗚呼男兒須讀五車書
非爲高貴謀也然富貴必從勤苦得之不得雖曰有命
而勤與不勤則在林生而已林生其能不苦心讀書以修
身克宗也哉

序跋

宋

周行已跋薛唐卿秦璽文

李斯象世傳爲第一學者莫不愛之吾每見
唾而卻走者何哉謂宋人善成其器之過也
資亦示若樂紉之忘之甚也而二三臣孽其
又有惡焉者乎是舊志詩書以爲口是者或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志

序跋



以古胡亥者乎是嘗教其君嚴督責而資恣睢
區珍藏之者豈不欲傳百世
以爲監激吁是何以監也

陳謙蘭亭跋

蘭亭跋
近世論蘭亭敘感事與懷太悲蕭統所不致與
情忘憂相去遠甚此似未識二人面目斜川詩
趣固當別論若逸少論議於晉人最爲根據
源謝安石會稽王書可見舉世元學方盛惟
生齊彭殤之言願獨以陳迹爲感慨死生爲可
三正此先王立人紀之大防也若夫遺情於
情表晉以之淪胥矣尙忍問之哉東坡反蘭亭意
賦其詞飄飄高遠終近蒙鞋之氣象與
元學不相似逸少此文必有能辨之者

張叔椿沈忠敏公龜溪集序
張金吾愛日
精廬藏書志
叔椿少時聞龜溪先生以文鳴當世及長從擢紳
又間以直道結主知以盛名諸人望由是歷霜臺

兼翰苑兩總天官進參機務再秉事樞宗論宏議鴻文大
冊天下傳而誦之謂盧楊燕許復出矣叔椿每得一篇等
而藏之如獲至寶每以不及全見斯文爲恨治熙紀號之
三禩參政姚公以天子大臣來守泉越數月政清訟簡出
龜溪所爲文十二卷命叔椿爲之序正玩味不能釋手留
月餘始克歸其書又俾爲之敘喜附名不朽有榮耀焉
乃不辭而承公命嘗觀皇朝宏茂載在史冊後世歎
忠公繼登揆路冰清玉潤黜榮茂載在史冊後世歎
流布之益昭述作之名德相繼先後輝映又集其文而
至知振密院事紹興七年六月薨於位若平生出處之大
方別有給事劉公一止狀其行事爲詳茲不復列四年三
日

陳元粹錢文子補漢兵志序

氏校刊

漢兵志承嘉白石先生往爲大補校時所著予少小執經
從師曾討論因從師集之大有初藝祖開基次第割
削五代僧儒收其精兵聚於京師天下訖平而已紫之兵
不可復散遂定都於京以備漕運始倚兵以固國而不及



天下之形勢嘗自曠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固已逆
 知後世以兵為病也然當時徒見兵繁而精不知其後兵
 繁而不可復用蓋自太宗既平太原欲遂取幽燕而不克
 自是歲有契丹之擾澶淵之役僅能罷兵為和而西夏之
 叛終莫得其實要領尋至永樂之極為中原之變所在戰
 卒望風奔潰訖未聞一戰之捷江以來稍自振刷和議
 既成尋復廢弛數十年來天下無事衣履編賞不可少殺
 生息長養而貧將焉得以致容其好故老弱而法弛則悍
 籍者難戢安坐無事則驟驟則難容其好故老弱而法弛
 則難制生息繁而衣給有限則貧賤則思亂而法弛則悍
 日稀不嫻臨陣決戰之術則怯則棄甲曳兵而走今自
 京師禁衛江上諸屯諸州南塞邊上戍守往往以百萬為
 額而未嘗可用也夫以天下之承平之半而養百萬無
 用之卒凡令天下嗷嗷行一切之術網羅天下之遺利以
 竭生民之力而楮幣茶鹽之法日益滋壞皆為此也抑可
 久而不知變乎於此先無常役之費則與今日老弱虛
 制也謹按漢制調民有限無常役之費則與今日老弱虛
 籍者異有事檄召事已罷歸無聚食之費則與今日老弱
 力以養兵者異衣齋自備無供億之勞則與今日春秋衣
 賜不時邀賞者異近地調發無遠征之勞不立素將無擁

兵專制之虞都試課殿最無驕蹇難用之患故自漢文以
 來與民休息經常不耗則減租弛山澤導至太倉之粟
 陳陳相因都內之錢買朽而不可校皆不養兵之效也誠
 使稍取漢制斟酌力可裕其裁猶指諸掌夫亦何憚而不
 年閭閻國力可紓民力可裕其裁猶指諸掌夫亦何憚而不
 為嗟夫先生乃老矣方力疾焉志愈矣願每以予講肄滋
 以書策蘊石自娛將終身焉其素相期待者遠矣然予
 久警策蘊石自娛將終身焉其素相期待者遠矣然予
 亦偃蹇半世安於靜退未嘗附位而思豈敢輒言兵事而
 先生憂國之心與所著書要不可不與有成志於斯世者
 之也雖然其事大體重書要不可不與有成志於斯世者
 聽其條目次第固非一端初先生更欲編次漢書果蓋漢
 尺籍伍符金鼓旗幟及凡兵閭調度別為一書未果蓋漢
 兵最近古其規模尤精密而史闕其文姑採羣書先誌
 其大節而其繼悉未盡載此書也先生名文子字文先
 世居樂邑白石山下因自號曰白石山人云嘉定甲戌
 葉適世友堂詩跋後孫應時集

雪齋孫不朋枯餘繼繼湖上安貧樂道終身不願仕有古
 人之節三子應時應時皆以文學知名兄弟相愛并

衣草食薄厚必均應時官止節武軍通判應符之子祖祐
敬踐祖德崇緝先志嘉定甲戌為新室名曰世友合饌同
室相承不替將請余記
之然此詩已略具矣

許及之節孝先生語錄跋

徐節孝集

右節孝先生語一卷得之番陽洪公紫微手鈔舊以東坡
先生志林語冠於首因以呂氏童蒙訓語附於後采之臨
汝郡庠嘉禾已采先生文集錄錄雖燕閑咳唾餘一話一
言是為後學警策如云治身以誠為本先生所得於安定
辨公者蓋終其身而無愧至極論諸葛武侯之平生與汲
直之素立又先生所忻慕而自處者用否雖異君子謂其
志則同其因讀貨殖傳而悟為文之法若有異者考
其說以簡易渾成為主學者毋以異求之乾道己丑

元

薛元德玉海後序

王應麟

鴻蒙既判六經載道歷代諸儒著述辨析至宋而道復大
明事類之書亦至宋而益廣廣其述者厚齋先生為最焉

先生由詞科播登秘府讀天下之書而識於一心以一心
之所識而著述玉海之一書極大地萬物與夫古今禮樂
制度咸備於此秘藏於家道今自存餘載至元丁丑歲
東官閣都元帥資德公知是書而發其秘俾鈔梓以廣其
傳是時經歷賈君亨都學取君采羅列來贊賓慕俱篤意
斯文以是書為己任盡心協力克成厥功而元德實奉
董其事閱二載而刊始完嗟夫是書也昔為王氏家藏之
書今則為天下之書矣以先生於天下其惠後學也豈小
而著於一書全復以是書而行於天下其惠後學也豈小
補哉若夫論著書之旨委已見於序文愚不復贅姑記刊
是書歲月之始未於卷後庶俟後學之士知
李世安伊洛淵源後敘
元正本伊
洛淵源錄

昔孔子繼述羣聖之道至孟子而愈明孟子之後至二程
夫子希克紹其緒程子之學得於周子而益闡之當時師
友之益可追洙泗諸子之遺漢儒之所敢望及考亭朱子出
及能集厥大成而折衷之蓋伊洛淵源一書凡周程張邵
見於其中如五經之經天百川之有源委其有功於世教
永嘉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志內編序跋

大矣夫參蘇公伯簡項在鄂省錢梓武昌郡庠及蒞浙省
又命刊於吳學會郡守蕭侯仁甫煥長獲獨步丁成之克
相其成所以惠後學益廣矣公之自敘有曰龍本於聖賢
脩己之學而不溺於詞章記誦之習能明於聖賢治人之
方則不謀於權謀功利之說至哉言乎夫脩己者道之立
始人者道之行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為師者亦此道也
外此而詞章
記誦權謀功利其於道也遠矣公之是書必欲求聖賢脩
己治人之實而不為虛文其於國家培植樹基本敦厚風俗
之意又切矣學者能是書而進之其可不知公之用心者
哉世安泰教於茲故不撓而儒
附於序末云至正九年己丑

明

黃淮書學箴後許謙白雲

元史取學衡足以輔教傳後者著儒學傳而金華許謙居
其一焉謙守益之世稱白雲先生受學於何郡金履祥履
祥學於何基基學於黃幹幹則朱子入室弟子也傳授之
正厥有源委故當時登門者以禹榮幸東平王君麟踰齊

魯涉江淮遠來從先生遊及暮謁告歸省先生懼其荒而
業也手書所著學箴以勉之而大要以存心為本時先生
之教人者如此史之所稱信不誣矣既而王君以鄉貢進
士典教昌平其所以淑諸人者又豈出手先生規矩之外
哉惜余不及見之嗣子延齡與余同官翰林出此卷求題
卯二月望日右春坊大學士
兼翰林侍讀永嘉黃淮書

恭題宣廟賜謝環詩後

宣宗皇帝御極十年海宇安戎夷賓服內外臣僚各脩
厥職機務有程斯多暇後時游心於篇翰雲章奎畫冠絕
古今廷臣交賜光華煌赫勸忠慎誠篤篤在聖心宣德
自儒流兼習繪事人侍其側墨賦詩頌賜昭異顯也又與
丑重陽日御筵之次親瀾翰墨賦詩頌賜昭異顯也又與
年宮殿上賓廷循披閱繪章血淚流以臣推簡員先期
且乃有同里之好出以見不獨惟臣之事君獲展犬馬之力
斯乃職分之當然先皇心同天地細大不遺遇有片善
嘉獎諭至於再三重則與天搗擗恩衣被雲漢之昭回餘輝
古莫倫廷循身逢盛世得拜殊恩衣被雲漢之昭回餘輝

文獻通考卷三百一十二 藝文四編序跋

覃及於子孫其榮幸可謂至矣向其益據忠薰致力圖報
於今日庶幾祿位之隆承承無替也嗚呼鼎湖日遠弓劍
莫從臣惟幸獲拜觀宸翰恍若仰瞻龍馭陟降於三光之
表追思感敬泣然流涕熏沐濡毫識於末簡不勝兢惕屏
營之至

李階張慕本輓詩序

張氏

張為邑之鉅族也有口慕本先生者又為張門中鉅人也
與治甲子秋以疾卒計聞無遠近無疎戚無貴賤大小凡
了與先生接者莫不嘯吁慟泣至有聲而為詩者可千百計
之愛憎死後之欣戚也階嘗博觀一世之人矣有聞其無
人隨波上下於世無所重輕於人無所損益者其死則為
人所玩視之若草芥木偶漠然而不加意焉有勢焰薰人
猶獵自殖不恤多人之怨仇者其死則為人所幸視之若
者其死則為人所賦視之若禽蟲臭腐道傍過者掩鼻而
唾焉求其若先生為諸士大夫哀輓者幾何人也於乎死生
亦人矣彼有玩而輕者而笑厭而唾者豈人情耶蓋有以

致之者矣先生器局峻整多才善幹擴先業裕後謀足為
時輩知度者不可縷舉與世之無所輕重損益者相十百
矣輪與濟人繕理河梁井路雖重費不惜與世之漁獵取
怨者相千萬矣重倫理篤恩義慮父子兄弟宗族各有可
稱者在人耳目與世之傷敗風俗者相億兆矣故其沒也
有諸士夫之哀輓若見明珠之沈良玉之毀則然痛心而
浩嘆焉昔秦之三良將臨穴時人願百身以贖之發於乘
輿好德之良心也是則今日諸士夫之詩不容已而階之
序亦不

王應辰張頤江哀輓小序

昔者魯哀公嘗誦尼父柳下惠之率門人欲誄之其妻曰
將誄夫子之德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而壹其節曰
惠此諒之所謂始而後世輓章之作其功諸諒之意乎賢
之斯哀之而諒之而輓之弗能已也符丞頤江張先生相
國文忠公仲子也不幸賢而蚤世年三十有六嗚呼哀哉
其嗣汝紀迺哀諸名公哀輓詞予請序予素善頤江君知
君莫如予向忍言之尚忍言之難予聞君之計哭之慟有
詩二章繼予上京師原君之沒既餘一歲并其堂履其陳

為之泣下而需襟閒會緒紳諸鉅公及四方名士則莫不
嗒嗒稱道而君之賢而痛惜之類有同於予者此哀輓
之所錄也嗒乎嗒乎嗒乎嗒乎嗒乎嗒乎嗒乎嗒乎嗒乎嗒乎
學稱能不恃門第降下驕盈足世祿鮮克由禮即有讀書問
節燥憫欲有為世幾希乎守道而不貳者其賢又何如也
是則張君已矣其人幾希乎守道而不貳者其賢又何如也
後世之公論日定人無問識不識其詠而思之者日益眾
夫是編也其諸所謂長歌之哀非歎記日朋友之三載矣墓
草而不哭焉斯言殆未盡然既江君就真宅又三載矣墓
木則云樹矣子嘗從羅山道上行引領而望思之但見素
月生深林中離布彩若弄延陵劍影俄而悲風蕭颯有
聲又若遊門子之鼓琴聽之不覺其夢而淒傷也嗚呼
既江君余若之何能無爾思耶繼此而承言者吾知其弗
能已矣

王叔果三檜堂卷跋

我王氏三傳為樂善翁翁子熊雲公性至孝嘗購三檜為
翁壽因以名堂少保黃文簡公訪熊雲公之子自足公為

詩倡咏諸指紳各有作容直劉君叙述詳矣時衰次成卷
載又遺失頃族子進士繼明得之黃田林氏家屬族子元
列祖雅尚文行取重名流亦藝斐然擅工為之斂容而吞
錄之藏於家塾二百年故所謂美而彰也讀已令兒輩
物其尚賸愛於弗替云

彭江泉遺稿序

半山

江泉彭先生歿上三紀乃先生
出以示予讀之慨然曰先生
乃偉壘止此謂散逸稱抑志
先生男能起家授學永壽
匪未試則起家授學永壽
也晚嘗仰風飲參士論而其
宜期而外檢飭惟恐一置其
終日其深衷殆未易測焉夫
賞既為珍味先牛篇什不多
得與其行符美而傳可必也
諸先生有子則志業所味竟
彭江泉遺稿序

彭江泉遺稿序

卷三十一

二

彭江泉遺稿序

三

王叔杲書陽湖三記後王介開

蓋嘉靖壬寅歲予方為諸生愛陽湖山水之勝旋購得之
稍稍芟榛蕪樹花竹建亭榭浚陂塘而勝漸增後出仕中
外垂十五年每憶故山景物形之夢寐輒巧與山王公鹿
門茅公並為予記之大記畧備而丁丑歲予獲謝吳兵政
以歸湖山如昨而手植已拱矣是時已絕意世路念河清
之難期樹榆景之可惜益大始之隱者所或品題末雅
者第復故者肆新或置弗當則徙作他所或品題末雅
則易以別名比之譬昔為勝大信復請於翁山公得後記
而始詳矣顧前記中多不合然不合者人山公得後記
湖山大概未嘗少異矧二公文章大家片言足使園林增
勝予故所存之大司馬公味公行部海上過而樂之為雜
詠十首嗣索和於翁山公公以不廉戲我要乳柑三百顆
為報後海內同輩題詠者漸多積以成
帙予盡梓之以紀茲聖一時之遇云

國朝

劉士焜李盦侯因名集序李家坤

觀人詩者觀其所感而已荒臺弔古馬首懷人謂之一無
所感可也吾黨砥礪所在以惜聰明惜歲月惜交遊為急
務粹爾侶酬之作亦當如諧如誓如箴如銘盦為勞歌毋
為齊遺以此不媿風雅其可耳不然騷壇之客多於澤蒲
也壬午問月十日識於因名集之左方

周天錫李盦侯祭花齋集序

天下之得抒吾胃臆者惟文章而已世人動稱摹古於文
則漢於詩則唐毋論摹必不似即摹而似亦豈得為吾之
文吾之詩乎哉予友盦侯博學工文章而品騷今古與予
同一日出詩文若干卷俾予序予為善論曰盦侯詩不
摹唐而興端托緒落紙皆馨賦物懷人法情獨妙何在非
唐文不盡摹漢而矯願怒步徑欲已開琢冰跨虹色非
設何存非漢若夫倫理所伸無斂不聚山冰所值無險不
翻此及盦侯發筆墨於性情吐煙雲於意氣未可以文章
繫也或曰盦侯古詩逾律五言古遠穢行古氣詞碑傳誥
序託大篇識小品予不復辨夫鍊而較寸而合是未可知
侯者也即區區以詩文知盦侯者不在此也
之故序之以見盦侯所處在彼不在此也

永嘉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志

序

宋

薛嘉言通議大夫劉公行狀

劉集

公諱安上字元禮姓劉氏系出彭城世為永嘉人曾祖延
 貴祖登父去非以公貴累贈正議大夫公少端重有成
 風祖父持所鍾愛尤專勤嗜學講習忘寢食既長俱以文行稱
 碩席相友愛尤專勤嗜學講習忘寢食既長俱以文行稱
 公除冠首鄉薦復聯名游太學並為上舍生選預魁選聲
 稱籍甚號二劉一時賢士向慕爭與之交赴省闈別試第
 二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丙科解褐調杭州錢塘尉公雖
 履清時輝映湖山人謂真仙尉身律下每被檄所部雖
 庖厨必自辦以行秋毫不以市於民所憩惟亭傳僧寺否
 則芟舍露坐食息自如見者咨美之受代留圭租縣厚為
 後人肩請豎還過之雖久客寓甚勿問也公以名列陸沈
 下僚怡然無忤色究心職事有捕獲功未嘗自列曰幸人
 之死而已取賞吾弗忍為雖同列以是被遷不以介意卒
 用薦者升處州籍雲縣合除登州州學教授時三舍法初

行揮師儒國學尤極其選遷博士學行德器尤為後進所
 尊仰差考試貢士舉院故事考官各進策問取進止上皇
 雅重公文親筆選用以車駕幸學恩循儒林郎後改官德
 郎大觀元年除提舉浙西學事陸道儒既而詳論事
 合旨既退上皇顧近城稱某蘊藉有推多以為公持法
 深薦之留為監察御史朝延有所推多以為公持法
 尤審而更根於誠恕吏不怨斡議明允多所平反因悅
 服無恨意十於一遷服中侍御史常曰偷安患失尤非言
 官所宜故居處蘇芻服用之御史常曰偷安患失尤非言
 奉議郎明年因八寶恩轉承議郎取兵朝夕十二月磨勘
 服公沈厚諱密凡風聞事皆反覆論究或遣親人參驗得
 實乃始詳審矣屬時相摑政籍弄威福四眉送之曰劉某
 事可謂詳審矣屬時相摑政籍弄威福四眉送之曰劉某
 向海內風聲與蟻結根據朝廷無敢不從者公獨挺
 然不肯阿附極言其罪抗草不報乃與石公弼率同列
 論之不阿附極言其罪抗草不報乃與石公弼率同列
 能言至辭論人主前安詳不長無所畏如公性純孝未冠
 三年八月遷諫大夫逾月丁太孺人憂公性純孝未冠
 正議公節世推位薦被奉事太孺人憂公性純孝未冠

嘉善縣志 卷三十一 傳狀

至禁從榮侍版輿與苑與温清奉甘肅供笑樂始終如一
 至是毀瘠幾滅性卜葬盡禮極哀榮於之奉廬於墓側手
 松檟蔬食終喪御不不忍去公生於里以爲有終身之憂
 亡官游往來經行其處必凝望泣下人召先是兄舍人由
 慕焉政和元年冬服闋以中書舍人召先是兄舍人由
 官登對王音官問公安否及寓止何地既朝見入對上皇
 面諭以某日詢訪及簡記識擢之意二年用元圭恩轉
 奉郎諭以某日詢訪及簡記識擢之意二年用元圭恩轉
 請外甚力九月除中書舍人其制知壽州四年以上舍
 差官撰號老互罷提舉亳州明道宮復以磨勘轉朝散
 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五年除知壽州七年磨
 轉朝請郎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六年除知壽州
 羅額數頗來督程甚嚴公以抑酬多民國論乞蠲減弗
 則去以非上賞願不爲例又部使者往往專事乞蠲減
 恩寵非驟者旨幸賞或遣使臣權州計置督以支錢應
 舟車事公初不與之辨但按法移文同報往復閱時淹
 使臣苦之遂迺引去自是無來者遂免無名之費調發
 獲民陰受其賜焉尤不喜答辱人少年或半法公察知
 家了負可教則命其父夏楚於庭責使就傅其務教化
 風俗蓋有古循吏風治婺州凡三年鎮撫惠養百姓德之

里人過其境詢及遺愛則人人以手加額至今稱頌八年
 移知邢州時祖母徐氏無恙年逾九十奉之甚謹初遇恩
 嘉其意優詔封以祖母未命遂避不敢嘗奏乞同授徐上皇
 高其刑去親庭從之封仁壽縣太守養宣和元年六月得請
 提舉建州武夷山冲佑觀九月丁太孺人徐氏憂公以介
 孫承重遂終恩禮有加鄉閭榮之一年服闋除知壽春府
 累表辭免不克四年磨勘轉郎奉大夫進封開國伯加食
 邑二百戶壽公舊治民德思不忘比再至老釋欣迎挾
 遠冠者屬路府於淮西爲大器屯兵萬餘密邇京師每歲
 上供十萬石應付畿內軍糧亦稱是雖遇凶歉祖則
 放免始盡而稅額不少減前此官吏復加槩量及羨餘
 幸苟免民重困流後者衆公至莫日奈何創下以逃責耶
 凡諸司額外泛拋一切不應以撫綏寬緩爲事濳臣預
 專調奏乞較定一路官吏遂以數考被劾降官復以椿發
 禮廉欠再被劾秩以去終不自辨也六年除知壽州年
 請宮祠從之提舉南京鴻慶宮靖康元年恩再轉朝請
 轉加食邑二百戶尋復朝奉大夫朝散大夫以疾乞致仕
 永嘉縣志

議大夫命有司量助喪事卜以十一月壬寅葬於永嘉縣
建牙鄉玉清觀後山公藏度粹凝宗工鉅儒見者莫不許
以遠器自為樹以學官薦者十餘人守帥豐公稷嘗推
獎禮謙集則分韻賦詩講論文義延留彌日不以僚屬待
也大觀初令侍從各薦所知右丞徐公處仁以公應詔其
為當路知遇如此素堅正辭退未嘗苟進取部使者或欲
糜公致門下奇聲知舊無使致詞公薄其為人終不諱之
尤不喜竿牘為教官登州或勸貽書時貴丐東南便親者
公謝不顧也既閉居里間當軸皆其知舊或請致賀答曰
吾平時不遇書今遽賀之得無疑我有求耶於時俗持祿
養交率顧望迎合以規進取公深鄙之為御史多所彈劾
務存大體振綱紀不為計直取名凡論列章疏退輒削橐
雖家人子弟無待見之故其奏議人少知者嘗語人曰在
言路久仇怨殆滿目矣然吾職風憲獨安所避顧在我本
無心耳出典三郡凡所設施不務表暴示以好惡而人自
化御下寬簡不苛吏卒服役之餘咸許自便然嚴重叵測
莫敢慢也或乃為投合以求當公意終不可入殆所謂易
事難悅者動準繩檢進止有常度而遇事裁決咸中理解
所至有惠政在婺市田以給浮橋費民使之刻石紀德其
守壽春屬比郡歲饑流民鬪屬公為區處舍止什器資養

畢具至者如歸屢丐常平賑濟勿許則倒廩散之曰民困
且死奈何坐視不加倘獲罪吾當之其有病者以私財為
致醫藥為糜以食之不幸死則給棺槨卜爽塏收葬之民
賴以全活不勝計恩及境外矣蓋其志在為民凡所與為
必欲其利及久而所濟廣者蓋如此與人言如恐傷之待
僚屬未嘗失色然剛正不可以犯尤嫉惡吏壽春屬令有
賂當塗致書營教公不答卒使引疾解印綬去諸邑為之
疎動始公先達為侍從前少等吳公敏故右丞許公景衡
未顯公藏其遠到舉以自代二公繼登宰輔時論隱然服
公知人胸中似蘇而謙恭於語必拱手自名雖晏處
遇人無遺小大貴賤至胥吏婦媵於臨事則斷之以義於
私室家人不見情容和裕右體至於臨事則斷之以義於
嗜好淡然略無珍玩財物陳繪畫土雖身處富貴自奉簡
薄殆有布衣所難者慈孝友弟蓋其天性宗族內外四百
口服公之化閨門雍睦無間言溫良謙遜有萬石君家風
位待從二十年所得恩澤以先弟姪季弟安仁以太碩人
所鍾愛過之尤厚憐其困曠場屋首以大禮恩奏補其後
早卒諸孤幼穉撫養加意不置已子既長為舉婚嫁躬與
日者往來田谷開小地營葬訖事喜長曰吾今而後無復

他念矣既疾無甚苦謂家人曰吾其止此乎臨終之夕猶
誦西漢且命區處焉翌日親明燕燕之會既就枕覺風眩
起坐命藥繼至而亡其好學意理高明令終死生之際不
惑也如此嗚呼母宋氏素贈太碩人娶張氏朝奉大夫親
賢宅博士時敏之女封碩人生一子男二人長曰謙承務郎
前蔡州監稅充有家次曰誥女一人歸修職郎林待問孫
男三人尚幼公早與兄舍人從當世先生長者遊深得中
庸大學指歸故能以其所學發為政事致身侍從當巨姦
朋邪傾亂朝政持一介孤忠力排抵之僅以獲免後雖歷
位禁闈俄值斯人復進用事勢熾然度不能抗因懇丐
外補自是十有六年終老於外雖仇怨銜之骨欲搜抉
痛楚冀以中傷而卒不能避同官祠優游卒歲慮之泰然
亦無愠色卷懷豁時不肯為赫赫名真若畏人知者故其
進退始終大節而逆推夫所以用未盡彼暴露御者抑公
蓋其蘊蓄浩浩淵淵用之誠有法尤三五言晚更平淡渾然
之所晒也耶公為文典重有法尤三五言晚更平淡渾然
大所晒也耶公為文典重有法尤三五言晚更平淡渾然
居南郭治第築圃有詩五百篇制雜文三十卷藏於家上
無數暇日杜門觀書味道養生或攜杖課園丁畦蔬蒔果
以自娛嬉當其心閒意適雖田夫野老亦欲與之對非所

以雖位顯爵尊扣關弗見也故識者論公平生出處以方
唐退傅白至其夷曠淡泊無聲色之娛詩文雅正不為纖
豔誇華之語則又未可以優劣論也公於嘉言為父執行
世中表端舊且同里知公為詩然公潛德隱行所不能窺
者蓋多姑實錄所聞
少備採擇之萬
薛石史行狀 浪語

君諱微言字德老世為永嘉人曾祖元禮祖庠皆不仕父
強立少登科禮部侍郎鄰邑若其季也少孤警穎先令人即
聲清正怡退終全陵幕官若其季也少孤警穎先令人即
世時方在強練比成章先中奉捐館舍獨與諸兄講學識
慮已過人既長能言力學刻苦窮晝夜非懈遂博通經
再舉登建炎二年進士第解褐授南劍州司法倉車駕幸
永嘉君以書謁中司趙公趙公大稱賞以
國士其之誠移蹕會稽趙公趙公大稱賞以
政及君舟小人為言頗合旨改左承奉郭亮樞密院計
議官踰年前用事者復嘗與君以誠正待之銜密院計
骨欲中傷之終弗能也紹興二年以誠正待之銜密院計
御史宣諭湖南併明爽雖筮仕去久而直節若素宦飽於

更練者既臨遣數奏詳明入境布宣德意揭示教條檢覆
 委寧司察違吳且請岳飛級定湖南及鄰境給韓京營
 田免全州桂陽西節制乞選岳守與潭鼎液肯制幺賊論
 柳道永桂陽西節制乞選岳守與潭鼎液肯制幺賊論
 時邇荒羅貴命州縣量城市遠鄉道里朝暮可及者自
 及遠區處賑糶由是羅價頓半濟惠甚溥成戴上賜不
 遐遺也且請有留漕司上供錢斛賑濟邇道桂陽三州罷
 營繕等費為本路憲司所供守道不羣全俸劉延年前
 倅越伯牛統制官吳錫等朝廷皆召用初抵茶陵縣處
 有以平人為劫盜者片言折之密知官吏皆賞之免立
 吏痛治為直之人稱神明論漕臣措昔州縣日納移用等
 錢苛歛且縱吏門下姦賊請繩治又按發知桂陽及永邵
 三守常規令等不法而陽合等安發按發知桂陽及永邵
 獄以論澤師非其人又其間發檄稍多行之且尤者不
 梓貴意既還權發遣典國軍而它使皆進摧識者為不
 七何以比部郎官召後處平江及春還應安一時事宜人
 以行方倉卒進發先點蹕平江及春還應安一時事宜人
 情敵勢知無不警望竊若改兵部又改吏部左選遷右
 司改左同檢正中書門下諸房文宇遷起居舍人首以申

嚴歐陽修王贊所請令賜對臣僚少留殿門候記注官出
 面錄聖語及親奉德音事美之金使至許還徽宗梓宮及
 並備錄閣報記注官士論和日無遜索有識詢深以為慮
 母后河南地時無故請和日無遜索有識詢深以為慮
 朝上智知不可呵無以拒之君位端劫朝夕憂粹直前
 奏及侍從同對辯論尤切因感疾不忘國事以紹興九年
 正月壬辰卒諫始在告疾後上聞為之悼惜有旨贈帛百匹
 與遺表恩澤娶胡氏累封安人賢淑和鳴侍湯藥尤謹遂
 染疾後若十三日亦卒君什雖晚而早達鏡意功名君相
 眷注方澤人皆指日待其遷也而竟止此莫不傷惜之為
 流涕云生子男二人長季隨次而宣女四人越明年九月
 皇帝即葬初君以布衣上山之原君天性忠鯁獻替甚多
 賞曰巡幸初財用日官吏凡六事既仕於朝勢日邊防日刑
 宣立為皇嗣勸大臣和協濟功乞宰相不親細務又撫人
 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五事紹興元年詔
 以星變訪綱失乃上言所當憂者三曰國本未立曰
 後倖未去曰國論未定且曰憂其所以憂而忘其所當

歐陽修

王贊

臣僚少留殿門候記注官出

面錄聖語及親奉德音事美之

深憂此父大可憂者也其言皆切中時宜初聞徽宗諱上銜卹哀痛時議軍國事遽欲遵用以日易月除喪君議終制成上之美議者躐之開府岳紳方以議論不合軍請終喪廬山君遺書為陳太義勸論張幡然感動即時帥荆南方召兩方有補於時多此類兄歿與君尤友等窵安以盡其誼似非偶然者將葬季隨哀錄遺稟請狀其生平行實將求立言之君子為之表志以示不朽云

薛季官陳益之父行狀

浪語

公之子謙初以文章試太學聲名籍甚某主敦宗南院道甫田過故人者作到公取問後生之賢某以謙對劉言之賢者皆以其父夙前教授温州時謙以諸生講肄州學夙賞其質明敏為痛裁抑以成其材退常憚然於中不覺謙覺之也其父即知夙為有意珠磨其子夙心知其賢人雖未嘗識其面某曰君得之矣君所知於陳公者教一事公之細行有足賢者某嘗謂其人矣然於鄉公者教雖雅知其名非身察知其賢不輕言也嘗與公會望甘色溫然和粹聽其言語簡而誠慈意非常俗之士聞也始知其為鄉里推重之有以能教其子以立門戶

道之報然某之迎家而歸會公將葬謙與兄某某弟某某共哀公行將求名士而銘之屬某敘次其文某辭不得謝為直書其事焉公諱敦化字某其先家福唐五季亂徙橫陽又遷承嘉鵬飛里世以輕財嗜義德施於鄉公生九年罹方臘變鄉之平居為不善者羣不逞殲屠之而共其保公以全十五丁父艱二弟皆幼公奉母夫人經理之非親嘗不進遭喪廬墓左哀慕至老不衰兄弟相友子見二毛不忍析異公性夷曠不立城府與人接無纖芥自大單婦三尺童子一皆詞情溫厚有以慰釋其心家急難餘以修治橋梁平夷道路無留者凶歲人多病發私願平價出之賑貸單貧致不飽鄉間信服其雖多不之官府得公一言即時解散屬很為是益希至今稱其均一金人過淮旬又請公治鄉兵時諸鄉甲

不顯天其或者遂將倭大其門而公不平見之也以乾道
二年五月六日卒享年五十五有鄉人於公之疾日未幾
豚祠神禱謝死之日咨嗟相顧有為之流涕者烏乎公何
以得此邪公常自言不能利澤於世遺愛一鄉足矣以匹
夫而澤送鄉里賢矣哉子男五人女一人卜以歲
三月某日葬公於郡西岑之原列其行事如右

葉適宋故中散大夫提舉武夷山沖佑觀張公行狀 水心

公姓張氏諱季擲字延卿温州府永嘉人幼入太學用
簡公恩試吏部第一監臨安府糧料院遷勅令所刪定官
司農寺丞兼權倉部郎官煥工部皇子鎮明州選為司馬
上而諭曰卿輔魏王當如端明教朕也公拜謝會有異議
者徙知湖州潮沐韓文公道化俗矜厲自喜公傲古以便
今用刑甚簡崇雅黜陋士民愛服提刑行部貴倨甚候迎
累日不至公賦詩稱遠地井蛙尊以請之提刑怒深文勃
公引詩自辨上笑曰守臣不應罵監司耶竟罷起知南
劍猶坐前說不行知沈州瑤人屢入城邑關通博買無忌
至濫惡抵負而睡毗警劫之禍移於平民謂之準把公按
舊法重禁越界來往者有至市則令都巡防監視訖事各
還剽奪衰止公言都巡防與瑤相持最苦請三歲一補官

以責盡力土城纔四里高十二尺如女垣爾且用板屋風
漂雨淫非所謂設險也請發磚石備樓櫓以期永久又特
起貢院數延後進為言科甲可高而向於學者滋多矣於
是白總領以下皆薦得光州自朝公自以離郎署二十年
故人無在者力請外茂深阻恍惚隔塵世山如繡屏畫卷
巖里一合水糾緣隨山方折流轉大聲出雷霆細聲中琴
瑟蓋江南名山水不能及而上人以為梅林沙高存著老
幼處也公上言異日欲遷鄒沙高久矣決遷之易守禦使
儲積人心既固可以牽制可以進攻此五利也請以城壁
事付臣既而與商延昌兩易濠州濠人占地無頃畝之限
為後至日拊不較也暨因成而爭訟林起州縣往往有所
左石公獨中分之官私厭服以公斷為法初公至郡謀報
虜生所大清官且趨子舍遠近安之亡者復還就知和州
為動但遺承局趣取屢儲倉他郡徒改椿積立號名惟公
公之在光濠朝旨建死必善善焉馬事藝補之光有司焉
置於米如命更校時官職拜其下其能實事不具文
公祠雜草為庭除歲時和官職拜其下其能實事不具文
而名義兼舉多此類左粵喚地望塵關遺盜之要無不預
藜火藥傳鑑石麟左粵喚地望塵關遺盜之要無不預

講然時論既將遠討而疑公為平世守邊者故秩公以
佑觀使自請而去公亦倦游不復求仕凡續祿再三焉嘉
泰四年閏二月二十二日卒年七十八自文林郎積官
然散大夫封國承嘉獎其日卒年七十八自文林郎積官
中散大夫封國承嘉獎其日卒年七十八自文林郎積官
人潘氏封國承嘉獎其日卒年七十八自文林郎積官
曰燭儒林郎新監行在點檢贖軍激賞酒庫所耀場日
從事郎燭儒林郎新監行在點檢贖軍激賞酒庫所耀場日
郎女二人其婿曰官將仕郎日均日堪日塘日坊日境日
錄參葉春孫男曰坦登仕郎日均日堪日塘日坊日境日
官之曰增曰堦曰堦曰堦曰堦曰堦曰堦曰堦曰堦曰堦
坡曰許嫁進士周保之餘幼也公志慮精密前後謀議數
十次許嫁進士周保之餘幼也公志慮精密前後謀議數
盤量常欲今歲出剩多去歲商稅增額必以一年最高比
較彼安從得皆出於民耳又言民納錢免役而不得免
今姑令見役保對長免當界役錢可也此可謂知憂民矣
又請內外官奏對須指陳急務不許泛引閑慢人言陛下
無恃江為險必守淮而後能守江修城增戍所以守淮也

或曰增戍難在錢糧移江置諸淮爾何難且州郡不政合
教甚無謂虜今日打獵明日巡綽率用千餘騎豈慮警動
我耶此又壯論異於人也始忠簡相斥之晚翊
孝宗終不肯取報政公耳目陶染故雖列省寺無顧戀意
連擠於外視後出捷起騰上無恨望心惟以家門素業為
事二子既登第諸孫尤切書室縱橫與同語起休沐不
使踰戶限余每從公見其勤止有常節得言語之
味樂而無荒未嘗不敬下風也嘉定四年九月
明

黃淮陳母汪氏傳

陳母汪氏者永嘉沙城名家女也幼習姆訓貞順若夙成
年廿九歸同里陳廣陳望族饒於資穀役屢以信兄童當承
二兄計見屬執從坐緊逮者至廣他適庚後所汪氏時年三
十有二聞計始欲無生顧子辰方三歲義不可不有乃忍
死自誓以圖報後於九泉居亡何童慶等皆先後遂行以
死所遺者汪氏或學子耳行時又謂童慶等皆先後遂行以
竟莫知質之向人以其賦說顯矣弗聽繼而除而豪若未際
永嘉縣志卷之三十一

陵梅仰配以流亡遺負俾代典冀奪其志汪氏仰大泣曰
未亡人何面目與人較曲直於是舉所遺服飾以輸官輪
不足加以榜掠艱苦萬狀而志操愈堅陵儼者亦未如之
何頻年繼以饑饉汪氏左支右吾暇則紡績紉紵率至夜
成人比長漸次圍復家日以裕汪氏始自砥礪甫十歲屹如
者雖在顛沛中而辨益處今齒近八旬童顏鶴髮而辰須
皆存禮法至老弗懈後先天之佑善方盛未艾也辰念母
氏勞亦猶白諸孫以安其居時率諸子女稱觴上壽莫不階
下母亦怡然自慶詩以敬慎戒厥子女鄉里有識莫不嘆
美曰是誠無愧為母者矣遂稱爲陳母云史氏曰易序卦
於頤墜乎范史云端渙散極矣匪藉汪氏節以振之不幾
令女年未及三十守節靡渝旌復以爲世勸惜乎汪氏年
與令相左弗獲光膺顯命此私著之傳所以作也庚年少
有室未久挺然一代兄就死尤人之
所難節義萃於一門何其盛哉

項喬袁芳洲傳

錄

東

袁子名遷字宗喬永嘉舊族也世居黃嶼洲中及宗喬
華浸郁不干利勢是洲之芳日聞於外吾郡縉紳遂以芳
洲呼之一日讀范文正公傳至不得爲良相則願爲良醫
乃喟然嘆曰宰相之職能使匹夫匹婦不納之溝中醫
守之良能使疲瘵殘疾不陷於天札吾業有在矣吾無以
薦而與子同旅矣是究心焉嘉靖己亥予舉進士宗喬應
涉二經墨步二王之舉不四三年以持旨授御醫其部有學
起場十不步一朝之縉紳亦皆以芳洲呼之宗喬業乃益
廣者乃益著彼固淡如也曠夕談及洲中趣味則口津
然尋常嘆今古隱者往而不返必錄視軒冕仕者則不
立必固視邱壑二若皆非也嗚呼若宗喬者其人蓋可傳
矣因爲傳云贊曰謂子芳洲耶語其語則蕭然物外若
關開矣謂子爲非芳洲耶語其語則蕭然物外若世廟之
足嬰熟焉者然則子殆有識者耶不以蕭然物外若世廟
志不以富貴而易草野之心者也謂子爲芳洲先生非耶
金昭張仁山丈人傳

金昭張仁山丈人傳

張氏

嘉靖丙午仁山丈人廩食舉舍計及禮竟夫意極所經
世之變將以貢次上春官試八月望日實縱十六是夜未

央月華麗空嶽靈不翳河光搖碧秋臺坐分家為奉親羞
者之燕憐甚修焉涼風徐來陰雲四起雷電皆至潦霖若
傾萬籟怒號人無益字既而海日昇紅颺收雨息厥明天
靈問里老稚舉疾首感頌相告以文人泣焉捐賓馳計鄉
校自師長士下逮庖程隸人莫不悲咽咨嗟至有掩泣涕
下余時偕桑梓之彥大比省闈辭場不淡日驚聞丈人考
終凡在比諸生與都人士皆傾蓋飭躬砥行身不占一命澤
嗟至有掩泣涕下夫陋巷青衿飭躬砥行身不占一命澤
不下一民而存順下夫陋巷青衿飭躬砥行身不占一命澤
遐屆至誠潛孚不尤大彰明較著矣乎丈人若此則自占
木共矣夫其孤神嘉靖同門友孫明德氏所手次事狀泣示
余為傳夫明德嘉靖名御史雅志澄清嘗兩衙天憲代巡
朔方中州廣歷所加世皆循為國是丈人有默焉耳矣無
假余增之高耶第余於丈人誼有勿之有默焉耳矣無
人卓有識鑿不謂非知已也始得余卜氏諸生問謂必為時
余雖無似不可謂非知已也始得余卜氏諸生問謂必為時
而丈人實親以四始六義授王先生且仲鄰與余同日為
教官弟子一解后即燈火筆硯相簇礪一畝之宮麗澤
息遊則以周官遺模遡關瞻麟趾之意藝林載質則以商
人逸響會高山流水之音雖遇合不偶無能強而同然久

要以不負所學則猶且暮也是皆勿之有默焉耳矣者按
狀丈人諱燮字伯柔號仁山前諱鐵字伯鏞憲副五溪萬
公祝學命更今名其先閩人一世祖慎菴府君諱敬者始
遷永嘉華蓋鄉携仁山陰滄湖里別號所以識也父強顯
公諱增母王氏生丈人宏治庚戌十二月丁卯兒時部穎
特不凡羈貫失恃孝養厥考且耕且讀貧無儲書惟家藏
右詩文一帙誦記歲餘掩卷不註一字時太師張文忠公
末第築精廬瑤溪山中集同志究觀古今篇籍於諸從子
最愛丈人首以詩傳之入圍溫采敦厚之旨公方註釋戴
氏禮杜工部詩輒令采釋故典還證意義多所發明公瑚
連之丞夜不相離去事見公所撰窮源記中六年二十餘為
郡庠弟子員又明年補廩廩生入試鄉闈六陪貢選未嘗
少萌覬覦之心郡之大姓欽慕其操儀嚴毅爭迎為弟子
模範以己所身成己也狗情欲而忘生其謂父母於己
而何見後學有趨焉者吸引之如骨肉疑則竭己以釋之
急則彈方以周之其源乎方其待不家食也思以志養而
謀人必忠詎無所淵源乎方其待不家食也思以志養而
親不待每遊終身之憂必編藏修不宿筆門生寶之士故今
他事太師既亡揆益斂錫藏修不宿筆門生寶之士故今

承諸系

卷二十一

藝文志卷二十一

狀

少師存齋徐公為督學使者澗淵與得丈人篤學進前
 贊之曰士人析理不精鮮不盡於聲利以程門高弟猶有
 蔡人樹靜禮記之言亦嘗持勅校藝不為文辭於獨於
 大司馬之經與其曰宗正大成近小在學宮浩氣有闕處名
 人申之繼與其曰宗正大成近小在學宮浩氣有闕處名
 歸盈氣不露象忠持信重義輕財誠有所試矣太師謝病
 之乏困者而擣振之丈人謂曰祠始遂祖皎而合族焉考
 德問業悉所疾苦冠昏喪祭期於得禮者可不煩告詔睦
 嫻任恤期於成親者可不隔形影是時曲直期於得情者
 可不勞南面太師欣然足之而朝廷思養老臣之資盡為
 張氏學南風試斌乎還小鄒魯者伊誰之力耶誠假丈人
 友禮讓之風斌斌乎還小鄒魯者伊誰之力耶誠假丈人
 以位則蘇明允族譜亭錢公輔義田記蘇子瞻之敦教化
 勸親睦諸篇將不為紙上陳言矣得觀於張氏宗祠益信
 全子日余讀子思子道無親常與善人及究鄉二子采薇
 若伯夷顏淵事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及究鄉二子采薇
 西山屢空陋巷儻所謂道無親常與善人及究鄉二子采薇
 政是亦為政孟稱大人居仁由義體用已全是雖事功無
 所效軒冕無所榮德成言立丈人可不朽矣復况天地之

道浸造物者忌多取一言之幾乎道天之所以與我者夫
 豈偶然哉周人之詩白施於孫子又曰克昌厥后丈人昌
 不克身將詔孫子無蒿不通無否不喜勿恤其孚於食有
 社後之視今猶今視古奕世多口豈無以余為知言者哉
 國朝

王錫瑄孝子張慎五傳張氏

孝子者何蓋嘗薦於鄉而訓於庠者也然則曷不鄉貢之
 司訓之而必曰孝子孝子云者從其質也從所重也孝子
 名師其字必公徽別號慎五其先自闢之赤岸徙於華蓋鄉
 普門里六傳而少師諡文忠字敬始大顯少師兄子曰鄰
 中書舍人承明任大理評事諱學士封布政使養睿有
 二丈夫子長曰天麟以歲貢任連江縣知縣次即巡撫雲
 南師晉兵部侍郎天麟則孝子之也孝子幼而明慧整
 師也司馬公如三都兩京一再過即成誦踰年試之猶十得
 五也司馬公如三都兩京一再過即成誦踰年試之猶十得
 如成人舞象補弟員弱冠儀於席遇試輒高第而戲
 奇每人闈恒錄則而遜司馬公敬歷中外輒攜孝子俱嘗
 念遠離二尊人膝下繫寢食思則遣使代侍奉二尊人左

天壽縣志 卷十一 二 禮文 內編 傳狀

右承歡問視溫清無閒一如司馬公所為病者外而用
 旋三黨傾肝膽重然諾急人之急如呻已痛而不自功矩
 正規完舊法度士可馬公用是得悉心王事不敢以騁馳
 告勤勞靡匪徒終於滇計聞孝子以不獲親含舉身投地
 幾不斃生徒走千里足斃呼號絕而復甦行道咸為
 感涕扶輿歸里獨居苦次足斃呼號絕而復甦行道咸為
 在堂不取以長號戚老人心每哀至擁衰堵泣淚簌簌下
 沾衣袂不取以長號戚老人心每哀至擁衰堵泣淚簌簌下
 若拱壁司馬公故廉於官而行裝數篋悉對真一室數載
 不忍啓母夫人欲厚其弱女而行裝數篋悉對真一室數載
 以所遺篋子之始終不忍視數喪相繼賓從盡散孝子每
 獨攜草笠履與友不忍視數喪相繼賓從盡散孝子每
 驚蓬以售囊事成禮至是而家益落矣性狷潔雖貧未嘗
 以贖換當事當多司馬公門生故吏相與填膺懼司馬
 避諸公以此逾益重之甲申之變孝子悲憤填膺懼司馬
 公行業渾滅蘭足走關京具疏開當亡時上夙知司馬非
 賜論祭葬蔭一子入監仍命官孝子孝子以藉父于榮非
 其志再疏固辭得報可歸居久之循次貢於鄉又十五年
 授縣司訓杜門讀書課諸子以孝謹聞出從一小僮布
 衣儒素人周知為貴公子者既而陵谷遷變縉紳之家橫

遭凶閔而孝子之門屢如以中無可欲者耳烽燧方熈
 譖散佚先後相承十餘世其系次皆漫滅紊亂無以萃
 而類族於是偶集宗黨之俊彥晨夕編摩而身總其成蓋
 以孝子之曾王父及王父皆從事於修譜而王父以司馬
 公計未卒業而止至是始克終之然稿未脫而孝子已疾
 疾且革猶前諸子諄諄以卹睦宗族之事為勸其尊祖敬
 宗雖易簣不志有如此孝子卒於已未之三月春秋六十
 有九晚年好吟詠不示人獨與老友趙紹鼎翁肩春相
 酬和有詩集若干卷藏於家雅善臨池書法通真司馬公
 子大人廣建雲鷺瀚生漢生默生皆以詩書世其業云

祭文

宋

劉安節祭王正翁文

左史文集

嗟嗟正翁而逝然耶其錢之曰公仕矣且去鄉昔公之赴
 官臨川也予往江心孤嶼與錢之曰公仕矣且去鄉昔公之赴
 有私事未集者予不敏願實方為公曰君仕矣又何求
 然吾他日願願未可於是公愛我為我語之予曰

唯唯公既就道余惟命匠治公室是勤室且成公亦代有
日予因蚤夜望公之歸以盜其居也而乃沒於中道也耶
其託我以居居成而不得寢處之也嗚呼哀哉是月也公
之子將以公之柩葬於西岑之原故悼公之不復見也敬
侍以親往以薄奠祭公於新居之正
寢惟公有知其為斯文以審我哀

劉安上謁先考正議墓文給諫文集

賴祖考休此鵲聯引師遠遺松楸迄今七年天福我家先
妣傾喪日月不居奄今卒哭號天叩地哀痛周極苟延殘
息扶護歸葬未即死誠不
敢不麻見墓下嗚呼哀哉

林季仲祭察和弟文雜著

嗚呼吾弟其信然耶其不然耶其信然耶旬日以來書問
連綿取而視之墨猶未乾其不然耶何勘得遠來必非謬
以傳也嗚呼吾弟何辜於天何豐其才而壽其年忠氣陵
厲橫鶩孤翥瞬息下里不俟著鞭磨以歲月之悠久資以
師友之淵源置諸古人中未知孰後而孰先也嗚呼已矣
吾復何言八十之親華髮垂顛汝為季子尤所愛憐赴官

江左期此承顏日夕望汝來至膝前那知禍變起於轉首
之閒耶嗚呼凡今之人誰無弟昆惟成與汝自幼多艱險
匪萬狀辛勤一官僅立門戶少免饑寒方飛折翼半涉失
誰同文藝之討論誰陪杖履於歲晚誰對燈火於夜闌嗚
呼吞聲飲泣含悲茹酸流音訊以苟日月強笑語以奉晨
昏吾親之寬亦汝之安也吾已慝怒於朝言旋故園謀爾
嗣於宗族歸爾骨於山樊至於弱婦幼女責我當專繼蓋
先於朝露有仲兄之尚存汝可以無恨
於九泉也嗚呼痛哉嗚呼冤哉尙饗

薛季宣堂祭四二叔母文集

嗚呼古之至人蓋有坐脫而亡者吾聞其語矣豈若吾
身親見之哉惟靈稟德之和清揚有婉指而夫氏幾大吞
門鞠育道孤母儀可則宗姻媿躋八無開言方為女宗以
式諸婦胡為不淑弃之如遺抑凡晝夜死生天數冥合將
行留自在與造物俱邪吾不能知有見其繭緒者矣近世
男子盡心於仕命道德之說始終一是不為物闕者誰與
茲靈之亡罔存不亡者
在陳哀一貧家有常儀

薛高祭士龍弟

附錄

嗚呼士龍克配天地人謂伊何存誠之至嗚呼士龍克紹周孔人謂伊何傳道之統卓然自立匪求已知貌聽言訥恬不進博學有守遇事敢為凡此四語廷臣薦辭一遇君相草木知名吾家之瑞天下之英規模宏遠粗見二文文章事業乃其餘事一歲三遷驟至五馬殊不驕人一安問我真情寓詩尚觀顯用行其所學為世指南覺所未釋我至疑分雖吾弟道實我師參別游宦寤心馳未致乞歸待次雖慰拳拳應酬百口未暇盤旋如何輕信不於天比喪兄母復悼惠連懼此劇禍我心傷悲一動靜如將見之生平復事宛類叔父有子可託以先宗祖嗚呼士龍眾方仰德溢然朝露孰不嘆惜嗚呼士龍我病方瘳來告斯文仰德溢然朝露孰不嘆惜嗚呼士龍我病方瘳慟哭流雨

葉適祭鄧景望龍圖文集

水心

嗚呼鄧公官雖不為賤而未得要地以建明年雖不為天而遽委慈親以先卒在物理而不然抱此疑兮安詰一人

為善福及彝倫至其大者國命攸存豈善人之撰多致神祐之靡專自死自生或壽或夭惟其所遭莫適控告嗚呼哀哉慙觀近歲賢者受侮剛者見忌上下之交不然而有厚薄意有同異疎者受侮剛者見忌上下之交不然而有之存一契哇實王之誤斥難復登於衮佩而公順正靜密不夷曠粹沖不違其心不謀其利如公者可以樂天壽之望而不及庶幾中庸此愚不肖謂如公者可以樂天壽之望而待萬物之會通區區之心冀其德業之愈熾年壽之日隆宜百齡而巳曾一病以殞終嗚呼哀哉某之於公長幼分殊登門晚矣承教則疎自問公喪晝宵夜吁茫茫長空懺不可呼死生一訣公其享歟

戴樹仙都祭薛瓜廬文集

嗚呼笑睨浮雲守宦物蛻哭視滄海誦友道替水心往矣我師者諱子又繼之我友日稀凡我友朋敬而仕游念子我處修春蒂秋側聞被纒赤城之望題句巾山任蕃報縮示我新集逸書環球我念子鏡世英與僑語與留聽書無停臆于載之精盡遺其蘊繼尺瀾修世錫匪期子皓首復返卒歲人曰子收我者別非并願就歸蔚其有輝歟驚

饑容甚督而臘飯不備合飲水齋嗚呼子竟偃去豈以疾逝詩傳雞林字照四裔家有令兒競爽齊芳華締未完肯歆滄悅陳辭式鑿此心

明

黃淮祭叔舅良齋先生文集

猗歟吾舅尚友占人德崇行確學富識真振宏綱以啓迪手後進揚茂實以敷暢乎詩文其得麗也燦若蜀機之錦其變化也澹兮存空之雲淵宜薦郊廟而宣金石闔皇猷而贊經綸乃憂深而思遠盜竄步而遠巡始小試於片泮而贊處於衡門寬衣緩帶泰然以自樂疏食水飲不知其為貧勞利輕兮鵠毛氣誼重兮千鈞猥愚蒙之弱質每善誘之循循致有寸進獲廁朝紳感徒銘於肺腑恩莫報於消塵自擬仁者之必壽誠瞻晚節之松筠詎意天不憐遺遂使鄉邦儒彥咸慨嘆而悲辛公喪未久賢配繼絕沒踰一紀二子沈淪彼福善之理茫乎不可測撮亦莫究其所因憶在詞林公計來聞尋以非才累歲適屯以常切於追慕徒南望而傷神幸蒙恩以昭雪荷龍卷之維新茲以疾

而賜還展宿好於宗姻仰慈顏之莫覩兮痛五內之崩裂感渭陽之遠邈兮洒涕淚而沾巾依松楸兮奠尊聊薄致兮願垂鑒兮斯文如

王健祭陳翁文集

嗚呼陳翁若翁者豈非占稱一鄉善士者哉往里居每從士友談故鄉長老之德則今日陳翁訊之曰翁和敬以處人無少乖謬之色自束髮迄今種種矣而持之勿衰文曰翁行必如其言言無妄發日每見人窮乏輒隨所有亟濟之無問多寡健聞嘗私竊羨嘆以爲翁誠有如是操履也使出而補于仕籍者則庶幾哉翻與名卿大夫匹流矣乃盛蓬蓽終身不肯苟祿徇世此其所見殆未易以輕議也且夫大寫無親惟善是親不於厥身於其子孫乃吾親翁子伯揆氏起家從王之奉翁訓以周旋凡夫顯官不顯見矣而天造之說不可徵哉昔聞之日植善如植樹樹有根儲善如儲水水有源陳翁善無惑乎翁子若將放而赴海引而西也嗚呼翁胡不少留以觀厥大成者而

遠溢焉耶夫人生既有所始大化忽以推移則數雖有限善則無窮翁又何憾哉於是伯揆問計即日血泣南奔健與諸親友者明祭潔禮相率而哭奠於郊嗚呼陳翁惟翁有鑑幸乘風惠享之

項喬祭羅山張文忠公文

錄

惟公勲業滿朝廷雖有編年夏某不待贊也然嘗推本而論之有赤心報國之忠有龍咆虎嘯之威有風過雲馳之捷剛有一介不取之節有龍咆虎嘯之威有風過雲馳之捷君子恃之以無恐小人憚之而魄奪嗚呼某何幸與公累世通家得侍公門下也耶方某之計情而筆任也公於力學而取其志於觀業而取其文於談薄無求而欲舉其節故藉庇出身而公獨鍾愛焉初欲選為吉士次欲舉為史部次欲改為御史某皆以不能其官而辭謝不也就其後改官於翰林也則以某作蔡醫官送行文獨冒時忌乃不與然而必波及之而不公雖寒門不能退讓或取震怒人皆以為忘公薰赫之勢而時劾片曝之棕公之初召也某進敬以下賢布公人自不忍操戈之說公之再召也某進敬以下賢猶戒傲虐之說公之既召而還鄉也某進無地起樓臺下

堂拜縣令油油然當齒於宗黨之說公之三召也某又進包荒用賢始終無間之說中人以上讀之或為吐舌公相見輒謝所言皆中子病皆爽予喪毫髮不芥蒂也公之於某可謂有殊遇矣嗚呼人或疑公不待士以某例之公何嘗不待士哉人或疑公不聽言以某例之公何嘗不聽言哉若公四召之後已在疾病之中緣是居鄉一節雖或不能盡合於古然而微瑕何足以掩連城之璧功業在朝廷者天下想之如渴饑恨不能復起公於九泉也公可謂不負此生者矣公之避業痛先志之未繼慨然知講學好修而惟日不足是公之明神實發之亦天報忠良之後而陰哺其衷也某受公之恩若此其厚近公之居若此其甚也敢不中死事孤以夜奠蓋棺論已定茲將就墓掖同歸於善以慰公於幽也耶公可以瞑目無憾矣尚饗

王叔景祭給諫東華弟

存稿

往余丁未歲在京師聞中始盜事蓋與弟危已而真盜既得滑人戴弟為建生詞余曾讀其碑文及魏人往往道其事今越二十餘年而余守大名得射魏廟狷追念時昔不能不慨然流涕也余與弟生同庚髮未燥同

與嬉游同習句讀同在庠序弟志氣超邁甫弱冠舉進士
為東昌理又理茲郡召入省中才武為時相所嫉出之猶
表竟以竹當路棄歸即起兵捍寇卒以戰死余言之猶
心裂也其生前之不偶非特親知骨肉痛惜之固海內之
士所共惜也今在東昌則列在名宦在滑則有專祠在故
鄉則有教建祠守贈官錄蔭長子舉於鄉次子以錦衣世
襲文武並茂其身後之所享非特親知骨肉榮之亦海內
之士所共榮也同視往事權貴固已灰滅無影而弟之英
爽奕奕如在乃知天之親施未盡爽而善之未始不可為
也余守是邦當不負弟素所屬望弟靈有知尚冀期我於
有終也

祭伯兄西華翁

嗚呼吾伯兄年踰稀壽完福考終誠可以無遺恨矣弟追
念曠昔獨日傷心盜能不肝摧而腸裂耶惟吾考妣早歲
就學弟惰兄勤藉以督課先公攜宦母夫入棄捐京邸莞
夫成室姜被猶同世情兄弟就有如吾弟與兄者哉已而

相繼登科屢同計偕北路馳驅南雍肄業又無日不與兄
相追隨也庚戌之春先公望耄弟侍兄行爰登甲第得差
榮歸先公棄養除服之後猶躊躇山四五年勉弟脩舊
緒以圖載奮而弟則絕意進取矣兄官夏省入典春科
校文寄弟謂桑榆可收強弟就試弟感兄言出叨一第時
兄移鎮荆西持憲嶺表商然卷懷自慰世情兄弟違者十
餘年然與兄者哉頻仍未嘗不以名行相砥礪世情兄弟
違者十餘年然與兄者哉頻仍未嘗不以名行相砥礪世情
歸於白首金緹早謝林壑類營與三四月冠蓋新翔壺
鶴登眺鄉里修談以爲盛享而兄則病矣然而歲時之
嘗族眺鄉里修談以爲盛享而兄則病矣然而歲時之
病而稍廢也第勤勞兄飲食之漸減然猶幸精神之未衰
謂服而稍廢也第勤勞兄飲食之漸減然猶幸精神之未衰
言哉兄純德懿行可久延重期弟難彈述願鄉邦失其典
後生失其楷範弟欲質疑難如往時耶嗚呼百年有盡五
再得哉追念曠昔未能不肝摧而腸裂耶惟吾考妣早歲
福無虧諸子嚮往未遑弟藉會昌熾可待蓋棺事畢卜兆允
臧兄九泉可以瞑目弟藉以無遺憾矣謹告哀惟鑒鑒

祭文 祭文 祭文

王叔果祭季父寺丞公藏稿

嗚呼叔父習足以料事揆變而禍隨於不測義足以保鄉
 庇族而身限於非命仁足以恤窮調震而不獲耄耋終以
 食報於天此皆理之不可信而景悼所不忍言惟叔父
 英資天植正直無偏處勢若退見義必前以其慶而躬手
 甘旨遂樂志而畢乎終宗祠敦舉族約凡以滿信而脩睦
 十餘年迨我先公等建宗祠敦舉族約凡以滿信而脩睦
 者責類叔父以馬旋豈夷肆亂毒疇海孺叔父倡義糾旅
 威武布宜壯猷義贖老誦爛堅往歲夏帥戰歿黃侯陣殲
 衆皆悼惜而叔父獨羨其賢謂丈夫生世能以身殉國何
 必於首領之全又嘗忿官軍之畏縮致賊勢之蔓延謂使
 我乘麾仗鉞必能殄滅羣醜廓清瘴烟果謂兵凶戰危未
 可易語而叔父顯以為不然嗚呼宜意平昔所推論者遽
 以身蹈之一逝而不可援身無民社之寄職非將帥之權
 徒以義氣感奮蔽扞間里而竟厄於連適此果之所號呼
 痛憤直欲叫閻而離冤鄉人哀慟如喪所天且將謀尸祝
 請國典圖不朽於萬年嗚呼有生同盡芳馨永傳英烈之
 翰奚所依賴而仰瞻果情關骨肉痛切潺湲薄陳姓徂敬

薦誠蠲維英靈之有赫恍渺降於几筵

祭中丞竹巖叔父

士君子之立於世也進則思澤天下退則思表一鄉使非
 出處有道亦惡能身際其全維我叔父孝友質直純於天
 性淵闊博朗邃於精研而鴻猷遠矜於南埋輪發驥危
 甲科而試鍾邑晉臺憲而肅官聯代狩滇南注於廟廟
 之譽或司廷尉獄疏牽制之偏忠誠風采簡注於廟廟
 者卓矣而稱賢嗣膺節鉞器府傳呈釋躬西焚之屬奔
 節爭先請以紳臣違廷功罪未雪遂引疏而歸田率真敦
 朴師表於鄉族推誠學息軫援夫顛連乃若山雲水月倘
 祥靴咏借賓朋以卒歲望之為禱而如仙故詢者舊者
 歸公之復相卜壽慶者祈衛武之齊年胡天弗愁倏爾歸
 盡而元化之厚於賢哲者或未盡然要緊叔父終始之際
 令多全節有聲於出處借老昌名焉慶於美傳而不朽之
 論則炳史冊而光山川果科第名昭同榜而與叔父者本
 同朝羣林處而馬旋生平地礎測德仰藉於叔父者本
 以言宣感念今昔真若石火之與電想期而音容想像已
 夫勝割而滄溪芳艤告詩敬薦几筵惟英爽之不昧瞻渺

降於
在前

國朝

張振夔祭秦觀察已明府暨吳呂兩先生文

文介軒

在昔神君風和恩結亦有通儒義而為缺是皆有功於民
 庸試宜說莊長官穀流毒最烈當其不除吏肆簞發何為
 莊長奴隸之列維富是充士農無別官來進科日供餽
 累有奸盜口馳劫獄吏皆謹呼莊長喫啣奉金上觴乃脫
 幾何時惟言若沈沈觀察惟我觀察明如月嗟我子民
 莊長而激一切士還讀書農則耕墾前三十年吳君勇勃
 欲除未幾能傷哉逝沒今若之除何其諧協若呂若吳孰巧
 既輸家無鬻爵不放空封苛派門閭宮釋四隣吏絕媒孽
 配食招提無得禪悅以佛慈悲若合符節惟官我我惟士
 子候民病利寔相頤頤知茲乾元樓遊更送來者千秋

期生眼纈有酒而時有罇而凸陟降在
 庭神其昭哲福我壽我永永清泮尚享

雜記

宋

薛季宣克齋前記

浪語

克齋之故名曰損損齊損私之齋也仲尼稱克己復禮
 為仁老氏謂為道損一人雖不同言理不異今夫人之生
 也酒虛而無體曰命通一而無方曰性命不易也性不
 也物其故有也道亦其故有也耳目為聞見奪心志為利
 欲移然後私意萌公義隱迷或失道貴者為常其故有
 亡於是為小人伍往而不返則將與飛走俱日遠於人遂
 不可求諸人域收心正性故聖人責為今人病之切身孰
 不務其去習非害性之為人患不切於病乎人知病而
 不知非聖人於是非害性之為人患不切於病乎人知病而
 明一以貫之道師表乎世尼展臨之不悟天下號名大
 愚猶之水然清明於其本也埃塵之去惡以復性固存定
 而澄之則為清明於其本也埃塵之去惡以復性固存定

讓於聖人哉皆知弗為者非他私奪之也走生二十有三
 年矣日聞道於聖人之書然臨事輒失其情益知勝私之
 不可不務是以致之大易取損卦以名書堂曰損齋以為
 居處期將齋心室欲反本歸仁日革非心庶乎盡於此生
 也損益盛衰之始敢即之銘之

克齋後記

始走以損名齋記其命之之意既三祀矣友生有至自錢
 湖者道其所聞曰上方作室禁省謂之損齋竊嘗睹齋記
 堯文詢之於人良是也小臣翼而微曰聖人與我同慮哉
 夫誠足喜哉禮賤雖人所共名而天壤一號不可也假
 者存而毋害亦不能躬居也思有以君為道而實之哉
 尚知所以自解曰天道人所共爾君臣之學自有辨又何疑
 仍故名而白求名而克己復禮之目仲尼告以非禮勿視
 焉於是則記以名而克己復禮之目仲尼告以非禮勿視
 以續前志曰子問克己復禮之目仲尼告以非禮勿視
 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仁者人也仁之道謂不
 無之可哉惟以物遷是以去仁而不省聖人戒慎乎所不

睹恐懼乎所不聞動容周旋中禮不違於終食之間物何
 自遷是以仁決乎四體夫如是乃盡人之道顏子之所以
 拳拳服膺而毋失自致其體而微者也學者以顏子為準
 繩於此豈可不務走細人也固不可以希聖然知人者人
 之道則吾之道也吾雖失道將可自絕於人克己歸仁何
 敢緩也顧走之失有不若人者八焉聞道而未之能行一
 不若人也放心而未之能制二不若人也處己而未之能
 盡三不若人也多言而未之能法四不若人也樂善而未
 之能擇五不若人也愛物而未之能容六不若人也居世
 而未之能處七不若人也任私而未之能去八不若人也
 凡所謂不若人者皆性天之所無有從欲而得反身而求
 之能善有一於此不可謂仁况有其入乎弗亟去之無以
 為人矣及今能以禮自克幸性而知道哉或庶幾乎可也
 為詩銘之以自警云穹以地天灝灝無垠惟道參之粹焉
 者人人安其仁則惟聖神往而不反曷為其身循道而
 行無事於勤出入惟時乃疑乎真勒之銘詩請法先民
 葉適敬亭後記

集水心

初鮑商霖有屋於雁池河南張思誠命曰敬亭且謂之由
 此名聞天下百餘年亭廢歸薛氏子舒按舊基復作亭刻

記其上程氏論學者必以敬為始故思叔曰敬則實實則
虛虛則無事矣以余所聞學有本始如物始生無不慙長
焉不可強立也孔子教顏子克己復禮為仁請問其目曰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曰問雖不
敏請事斯語矣是則復禮者學之始也教曾子曰安上治
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
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是則敬者德之
成也學必始於復禮故治其非禮者而後能後禮復而後
能敬所敬者寡而悅者衆矣則謂之無事焉可也未能復
禮而遽責以敬內則不悅於己外則不悅於人議行之則
近愚明行之則近偽愚與偽雖則何為曰禮之不復是身
無此教之失非孔氏本旨也然則何為曰禮之不復是身
固非禮之聚爾耳目百體瞿瞿然擇其合于禮者斯就之
故其視聽言動必以禮當孔子時禮尚全完勤苦用力皆
有餘日可見也後世雖禮闕不具然是身之非禮者固常
在爾出於已加於人小則紛錯積大則欄擻充斥蓋若
白黑一二之不可掩其政怒乎故非禮則不以視聽言動
而耳目百體瞿瞿然擇其不合乎禮者期去之書去之夜
去之旦忘之夕忘之誠使非禮之毫髮皆盡則所存雖邱
山焉始無往而不中禮也是之謂禮復禮復而敬立矣非

強之也因以補思叔之遺為
敬亭後記嘉定四年八月

戴初江山勝概樓記

浣川集

謝康樂守永嘉垂七百年郡人始即城北門為樓以康樂
泛中川涉孤嶼歷覽倦乎江濤因取北亭弋別之詩借樓
以表之然晉之永嘉屬險海合三郡戶不滿二萬今較以
一縣何楚信從計其當時荒涼寂寞翳為草莽之區與今
之樓閣派列闔閭隊分者迥不侔矣以故市聲喧闐徹于
夜晨鐘未歇人與鳥鵲偕起樓跨大遠自南城北直永寧橋
最為權富俗以雙門目之而三行登車也獨郡有大醮會
守與賓為別席更衣之地酒三行登車也獨郡有大醮會
治往往快里陌觀瞻而已其在斯樓也或曠扁弗駭帷帶
復張會未觀江山之面而詎能識康樂之心哉四明史公
以奎嶺月輝瀟宣我邦嘗按圖牒登樓而玩之病其庫廩
不敷且頽棟落楹燼沒而瓦漂曉日江山信美而誰與頌
之乃屬舊址乃鳩新材兩廡秀翼三翼鴻開周以欄楯臨
以吳窓白際界其前瞻羅浮接其右張斗山四衛送為崖
鬼大江橫以東下勢激去而徘徊見夫雲霞出沒景與往
來寺塔映手林壑縹緲船濤乎帆鏡於是江山之勝與言力

文淵閣藏書
卷三十二
藝文文淵閣藏書
民國二十二年

不約而諧矣勝曰江山勝概以與眾共之而德康樂詩於
屏間然則康樂始獨愛是樓之名而不專其名今同享江
山之實而得全其實公與康樂神契於七八百年之上非
所謂善學康樂者歟雖然昔人論江山之勝者以險特壯
以德持險而觀之勝之也郡城之十而隅居其五蓋屏蔽大
者而觀之勝之也郡城之十而隅居其五蓋屏蔽大
江便於守禦自郭山掛海壇然後達於三隅延袤十八里
承平既久墮地日增公嘗曲慮密籌計丈尺度土功將請
於朝節節費以補之可謂得險之政矣雙門本唐名後
易為望京郡後復外而翼中高車大蓋填巷塞途冠裳履
服士隸忘別故公每欲辨名分崇禮節而民狃於故習未
遽革也惟舉善而教使之見義而心服聞過而意消則人
和之效又在於設險之先者茲不亦政德之兩全歟夫合
內外具本末公之為是郡也允協於古道則江山之勝備
吾觀眺者暇日從公而登之可援筆而賦矣

明

黃淮持敬齋記 介菴

庚戌秋予疾作不出門庭逾半載里人林心靜來候袖出
持敬齋卷拜於榻下求記因憊無聊未有以復也嘉平之
旦疾少閒泛舟往省先隴經紀善金公宅繼棹進謁會履
素趙先生未嘗往也擇族入曰某者為之鄉導陸既窮當
季父憐其未嘗往也擇族入曰某者為之鄉導陸既窮當
涉大溪私人備其未嘗往也擇族入曰某者為之鄉導陸既窮當
無虞族私人備其未嘗往也擇族入曰某者為之鄉導陸既窮當
之曰然可以復心靜矣蓋履素之竟涉無虞者敬慎之至
也族人之半涉隱作者怠忽之所招也敬與怠相反吉凶
亦以類應丹書曰慎勝忘者吉怠勝敬者滅與怠相反吉凶
下之類應丹書曰慎勝忘者吉怠勝敬者滅與怠相反吉凶
已哉喻之以小取其易見也心靜自童非喪明不能事而
遂從替者張所請學以人之生年日月支干生克推測禍
福壽夭率多徵驗後又得解陳光言廨舍鄰比光言籌
澄課誦心靜從旁竊聽默識心解開言廨舍鄰比光言籌
然喜惕然驚思曰是某之所當勉也自是刻意持循不敢
放失仍求善書者大書持敬於齋居以示不忘嗚呼心
靜可謂知要矣日黎韓公所識言於齋居以示不忘嗚呼心
殆庶幾者歟予竊稱夫世之耳聰目明博然自以為丈夫

率於持敬漫不加省趨逐便利以濟己私往往僥事危身
若半涉殫者故著是記俾知所戒且以勗心靜無怠厥
志云

輔仁軒記

梅溪山水之會曰嶺頭著姓潘叔軒氏世居焉吾友紀善
命之曰輔仁蓋取魯論之語最其慎於交友也夫友道之
不振也久矣世之取人多喜佞諛而惡篤規隨波逐流胥
及溺者恬然無悔聖人深為此懼法諸拳拳直指以示人
又列三益三損之目使人知所向背而無咎以其一陽始
在於易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復之則來無咎又與上六相
生同類漸進也此之匪人以其既在陰位而與此蓋聖人
應也近君子遠小人則吉遠君子近小人則凶交為植
進陽退陰之徵意聖遠言淫末世滋偽至或以交為植
堂脅肩詔笑酬其為害也孰甚焉及豈止於隨波逐流而
嚙非徒無益而其為害也孰甚焉及豈止於隨波逐流而
已乎叔軒端厚傲憤承文獻之故習廣耳目於見聞而又
得梅溪與之講論其於取友信不苟合切磋之益宜其日

新前月盛又何待余言哉雖然交友誠得君子矣又必堅
如金石不可乍合乍離泛如塗人之相視者昔晏平仲
以善交久而敬見稱焉其於輔仁之義盡亦知所謹歟
宗烈實梅窗之高弟其於輔仁之義盡亦知所謹歟
張孚敬奉敕撰敬一亭碑志

洪惟我皇上受天眷命嗣承大統稽古帝王之學以復古
御製雖堯舜何以加諸五年丙戌夏六月嘗因觀書有得
謂也一者純乎理而無雜之謂也又曰惟敬是持惟一是
協所以盡為天之子之職庶不忝厥厥親由是九族親
之黎民懷之為凡百八十八言大哉皇言一哉皇心
真得堯舜傳心之要法者也明年丁亥冬十二月又因講
大學衍義有及宋儒范浚心箴乃并程子視聽言動四箴
復親為註釋以人心惟敬為主眾欲之攻多自視聽言動
入而人君一身所關為尤重焉聖訓諄復皆義理精微之
極所以發明敬之一道益大備矣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
作之師仰惟皇上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輔仁軒記
所請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輔仁軒記
碑於翰林院并下京國子監南北直隸十三省府州縣學

咸合摹刻俾天下十服膺聖訓有所興起制曰可殺名敬
 一亭工部乃拓院後地建亭勒碑於中五箴并節奉聖諭
 其六碑分勒左右勢極崇麗實一代盛制也御製有詩以
 紀其事亭肇工於戊子春三月訖工於八月輔導與侍從
 諸臣咸樂教育宴會以落成之臣等敬載歌聖德伏承御
 製詩重示訓戒且大查在宴諸臣并程工官屬有差想至
 渥也九年庚寅秋七月掌院事學士顧鼎臣請勅輔臣撰
 文刻記載臣等敬言大聖人制作如天地高厚日月昭
 明非臣下所能贊一辭者上命內閣首臣撰文臣復自揣
 卑陋謬承寵命具臣而已又恐乎敢伏惟君者長人者也
 師者教人者也記曰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
 為君三代以來克盡君師之責者臣仰惟皇上見之矣對
 揚光訓紀載歲月實臣子所宜自幸敢固以卑陋辭昔孔
 子贊堯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臣敢以是頌焉雖然古之君臣有交相戒飭之道皇上祖
 述堯舜傳心敬一性之德也臣子實有愛莫助之者也惟
 久於其道則天下化成也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又曰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臣又敢以是禱焉

奉勅書無逸殿石壁府志

惟十祀春三月帝祀帝稷成皇帝率卿士肇禮爰命治地
 播穀樹稼於是作無逸殿書周書無逸作幽風序書七月
 詩曰予敬謹拜稽首詩曰惟茲盛典宜有華製上禱光至
 出請乃曰朕皇考嘗作農家忙律宜大奉書於殿朕願
 風亭有詩共書之亭仍命轉臣各著言焉臣愚庸辭勿
 勝命上重命臣進解先皇帝尊製臣伏讀見敬天勤民焉
 見對時育物焉嗚呼先皇帝雖處藩服實憂以天下樂以
 天下者也臣又伏讀皇上誥農家忙說述取七月無逸之
 旨著明先皇帝睿製精微福致憂樂之大皆繼述至孝所
 發也孟柯氏曰愛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
 也先皇帝施於孫子皇上承天命信有徵矣臣謹竊詳
 無逸之旨不出於張恭寅畏之一言呂祖謙曰原則謹重
 恭則墮下實則肅莊畏則兢業合兩言之則極而已矣昔
 武王銘於籒曰隨天之時以地之則敬祀皇天敬以天時
 皇上取無逸之義以銘於殿也奉書先皇帝睿製愛敬
 之至也天愛之斯弗忘敬之斯盡其道焉且嗚呼休哉
 奉勅書幽風亭石壁

關風亭成皇上取御題關風圖詩命書之臣等敬謹拜稽
 首颺言曰嗚呼惟皇存心天下憂思孔艱匪徒言之實先
 時之者也臣竊維七月之詩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
 難故述其先公風化之所由以教之也臣仰惟我聖祖高
 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
 示訓侍臣曰朕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
 以及於朕今嗣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也又曰富貴
 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長深宮惟見富貴
 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覽觀
 庶有警也臣稽首並誦皇上題關風圖詩真得聖祖傳心
 之要而又多所周公言外之意誠所謂不諫亦入聖之德
 也宗祔有言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
 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
 下下以忠事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
 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臣竊惟
 乃西曆小邦也其風俗之厚如此卒卒戒周大一統之盛
 為有道之長我皇上嗣此丕基而尤深體禩考艱難之思
 神功聖化萬世無疆矣詩曰嗚呼哀哀王繼序思不忘又曰
 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臣
 仰於皇上日切願望焉

王激游巽山記

鶴山集

出城南五里許為巽山按國土在巽古之地故山以巽名
 羣峯峻削巋然具巖草蓋林薄水澗有游觀之具也正德
 丁丑為郡守陸公雅治之二年官無殷政長端物軌廢與
 陸舉無所事事百姓奉期出租稅而已春三月公因諸生
 之請修平棧別構屋數楹設暇則勝其上而暇人多一游
 地矣仲秋望日羣載酒以修勝會激亦盪廁凡杖之後苦
 屢布襪滌然獨登石徑逶迤下俯精澗稚松種壑緣壑不
 絕履豐涉虛繁荆藿足由旁麓四五繞始達峯頂既而羣
 公酒酣繼觀寥廓亂山怪石喬木奇嶮如馳如湧如立如
 拱如奮而怒如長而蒸江遠則激河激鳥歸落霞滿川波
 光如絳較唱漁歌杳然空濛巖壑之外薄暮雲收烟滅明
 月在天俯俯然雅懷似出塵却因思游觀雖一時假聚暫合
 之樂然亦有數存焉我朝御宇百餘年來皇天示警以固
 盈虛之運中外多事四方顛驚政寇官煩民憂吏垢咄咄
 之民需酒守臣之擇民不蕪林不伐黍禾鮮可以伏臘
 食飽則渙平而嬉無所置懼斗城九山之靈亦得與羣公
 相忘於形骸之外乃知游觀亭構無幾於天下之治亂前
 天下之治亂常於游觀亭構之修廢焉易之雖然茲察存

國士不知幾千百載矣。蘇稱韓刺之所沒，狐狸風鬼之所
 啤，雅兒救豎亦未嘗息。息歸歎於其上，今而渺然得接冠
 劍儀衛之樂而復有巖冠長佩，山衣道服，不可物色之人
 周旋，尊組以助高致，是知山林邱壑無干於世，亦俟數遇
 而後顯。然則天下之英雄豪傑，因伏於草莽，山澤之間者
 其遇不遇，未可遽為前却也。激重有感於茲，為作遊巽山
 記。

來雨亭記

正德丙子少府孫公以進士試政東，顧清望世家，協於人
 士，登用未艾，而山林邱壑之懷，時出塵表。因舍外多竹，遂
 謀構亭隙地，以送遐賞。於時踰月不雨，矣公懷利器而新
 發於剗，剗水吹毛，無所用刃。第念時屈而有借雨之憂，於
 亭若無所事事者，既竣功，甘雨大潤，亭遂以來雨名。秋八
 月望，差羣公貳守司，駕以落其成。門遂置遠巷，永竹曜借
 影參差，夕陽滿地，微風動而環，刺鳴。明月來而金玉，碎舉
 酒相屬，形釋氣融，微不肖昔嘗讀書郡齋，羣公有昌歌羊
 索不可致，詰之好故，亦得與宴斯亭。且併以記，辱醉歸就
 寢，夢一羽士古貌長，颯氣爽，神清長，揖而言曰：上客知余

乎余先世居嶺谷，黃帝時因俗倫，薦理八風而天下大治。
 厥後族類散處，瀟湘淇園而江南尤盛。凡天下之清修孤
 潔，虛心獨操，砥志行礪，廉隅者，比德焉。少府神氣清遠，年
 方英妙，余故早暮斯亭，以求臭味。屬余而雨，名無乃謬
 時余為斯亭作清事者多矣，今不屬余而雨，名無乃謬
 迷於名實，手言方竟，有一神人憑虛而下，顧然長黠，然黑
 僚有儻無如來，如往，振髯奮怒，口咄咄此君何所言之妄
 也。堯時十日並出，湯時大旱七年，載余友豐隆，使君萍號大
 亭之邀，余以蘇民病，自是山林川澤之利，非余不饒。少府作
 此君亦無類，姑不為信宿，太初宮未返，國民遂不堪命。
 名之君意，則將亦此也。况少府以千里駿足，暫羈國土，他日
 此君何所言之妄也。况少府以千里駿足，暫羈國土，他日
 大拜參朝，政余，主默然，長久曰：謹拜昌言，余真一節之
 君也。願明餘澤，以終其天年。考有一士自稱玉虛太史公
 大判曰：昔田文論相，與起說相，如回車靡，願今人功不
 相當，而少府之亭，不可無是也。君之能，願今人功不
 少也。耶。少府之亭，不可無是也。君之能，願今人功不
 既。唐以少府之亭，不可無是也。君之能，願今人功不

王健瑞峯先生祠堂記 鶴泉文集

昔在嘉靖壬辰瑞峯先生卒之二年泮校諸生以先生學
 行請於督學退齋林公犬參蘇原吳公蓋以祀鄉賢祠云
 後十五年丁未林公復來掌兩漸藩事而林公者先生校
 於南宮時首薦主也公獨深念曰嗟乎古鄉先生沒而祭
 於祠禮也若瑞峯先生者則海內之望非一鄉之賢也豈
 不可以禮也若瑞峯先生者則海內之望非一鄉之賢也豈
 君曰此吾守郡之責也何致不勉以委郡守竹墩吳君吳
 東南隅既鳩工聚材英而祠原堂告成堂凡三楹前為門
 加崇增飾蓋經營僅數月而祠堂之正位則先生之像
 如堂之數兩序傍翼綵以周垣而堂之大夫士以及諸儒老
 弱咸奔走瞻馮欣悅焉若起先生於九泉而復按其警教
 也吳守以祠成不可無記乃遣使告鶴泉生王健曰子其
 記之有供麗壯之石將刻以示來者此固藩伯林公之意
 而某奉之以周旋者健曰往健為童時先文定公稱鄉
 曰吾取之法於吾鄉其惟陳濱公乎一時受慕之勤者莫加
 焉而健之稍有知識也先生以世義故又辱與獎進故健

於先生之沒愧欲一効其區區之忱而未能也乃今得以
 執筆為役顧豈非大幸歟蓋健嘗竊聞我朝儒者之學皇
 祖也培列聖崇積在宣正間公卿大夫器局節行卓爾不
 厚也而擢文樞理董不真無忝乎夏商之忠質西漢之醇
 詞宗談理者證印靈識妙解斯亦極一代之盛已及其流
 之弊也先生於諸公之後思欲挽淪風變末習直以無長
 無不辭也先生於諸公之後思欲挽淪風變末習直以無長
 箴以究其志故於先生有世道之慮者為之嗜呼太息而不
 能已然以健於先生有世道之慮者為之嗜呼太息而不
 之詞論不詭於考亭而為師心自用之學至於進立朝
 堂退處族里則取諸范文正之廣文至參以越清獻之精
 嚴即其所樹立信能繼體先哲垂範後人矣若夫若而謂先
 生之道未光於世豈其然哉豈其然哉夫務名勝者久之
 及吾親章恭毅公專祠者亦未如河東薛文清激水章文懿
 拱茲祠乃與此雖國家理學有聞之後者先生也應懋焉
 良矣而健則曰繼國家理學有聞之後者先生也應懋焉
 崇德尚賢以教化者退齋公也竹墩公也考鄉評勇於從

義其得治平之先務者乎是則可書也先生名某字某瑞
 峯其別號世為永嘉儒族以書經魁禮閣選翰林庶吉士
 為編修修撰以是出補廣東按察副使其言行政事多可
 傳法其載銘志家傳茲不著著其大都尤關世教者俾歲
 時展祀之餘人共賞焉以仰先生於世世復系之送迎神
 辭三章列於左第 曰華蓋峯兮岌其千尋象浦水兮復清
 以沈標正氣兮寫道心光霽霽兮捧節節承余懷兮高深
 吾登此山顛兮下流於江灣公何為兮不我以臨日渺
 渺兮慈望鼓墳墳兮繁音右一 公之來兮何方擁奎壁
 兮煥天章先清風兮驅路後雲錦兮低昂華采衣兮既潔
 溪毛薦兮芬芳紛兮程兮進拜蟻蟻兮未央右二 回風
 發兮吹參差望星光兮爛九達靈保樂兮送將歸焱遠舉
 兮雲際載文旃兮委蛇俟而至今忽而
 馳覽山川兮延好 心儘儘兮勞思右三

王叔臬平介園記畧

存稿 玉介園

先夫大厓翁自鄉徙居郡城之黑池坊南環清渠束包華
 蓋山山之麓有太玉祠天適吾容成子瑜真所予購隙地
 為園介在太玉之西因名玉介園廣十畝許故多植橘嘉
 靖乙未予即園剪闢榛莽改葺垣除築軒而華蓋峯署曰

挹華軒後逼委巷市舍翬雜復漸購益園之左隅友人東
 園徑君雅嗜花卉尤善種菊予因以園屬之於園垣之西
 周徧植松竹槐柳預除營布明年辛酉予偕計北去入仕
 途丁卯以使事過家復理舊業稍稍就緒隨復北去嗣守
 魏博備兵三吳先後凡入載丁丑幸謝政歸都前所植竹
 松花卉蔚然成陰矣滋培則藉程君力也乃亟命工肆力
 營葺起自蔽廬之門前夾叢槐引道未向於垣河關門以
 入叢石為曲徑長數十丈旁結落籬蒼翠交加日中常如
 暝蔽名園雲徑側列海巖又設石列坐覆以蒲團由徑
 折而東過中編竹為小門入櫺園署曰景園取蘇長公
 橙黃掃綠句也門內結雙檜為亭通小徑兩旁引澗卉為
 籬夾以梧松林如蓋振步而上為爽然臺後有方池山
 泉澄湛禽金鯉魚數百尾登臺以望則海上遠山四出而
 附郭海壇諸山擁翠屏列於園之後楠栢松桂秀色相接
 憑閣眺爽然如御風矣出最景園而東為小門墻四週之
 中多植竹數百竿雜以嘉樹芳蔭交覆而編竹闕其四
 旁森娟幽雅炎暑不到亭中曰蒼雪塢亭後復闢小門入
 紫蘭館館中晉幽蘭數十盤脩茂殊甚而東開闢為館後
 有靜室憑臨小池蓄荷花色色百餘尾空園壁多古石今
 家書畫器玩山館折荷兩有亭北堂海壇山左右樹竹交

蔭署曰華麓山房庭前縮山築為屏屏後橫列石塢植各色牡丹數十本稍西旋入小門多編寶珠茶夾徑為籬中植古檜蟠結三星亭面之挹華軒則直其中也茲軒東向去華蓋峰二百步奇而舉目可挹嵐光靄翠常侵几帶開蓋園中之最勝也軒側有兩古槐夾立夏時垂蔭蔽壇軒後為石塢泉流置太湖英德錄川諸奇石覆以栝松又植奇花若玉蘭海棠紫雲白牡丹白芍右側徑為門東望華峰雲陰種百餘樹四時花不歇白軒右側徑為門東望華峰雲陰種夔署曰翠雲亭折而南為堂堂前歲植菊數百本森秀盈除花時雲錦爛然集賓明宴賞署曰餐英館北為樓樓東面楠園松徑紆青遠山浮翠引眺華山紺宇巍峩松露開至是盡收園中之勝而初陽從海東升光潤翠叢中朝景尤麗因署曰青旭樓下為室中置古書圖畫為偃息所樓側有池為管子石軍墨池蓋守郡時嘗為池作書故址猶存志所稱墨池坊以此也今重闢而軒其上環以珠欄題為石室洗硯處池軒之後有拙房十餘楹為應澗及賓從信宿所左側有小門仍入圍雲徑登若雪場塢東重門而出有徑百餘步夾植桂柏循此登華蓋山曰通華徑折而南有門翼然榜曰太玉洞天由門陟嶺有泉出石鏡閣亭其上曰蒙泉亭嶺折而東數十步又折而北有泉涓涓出

石龍口甚甘冽足供一方之汲雖旱不竭志 一清泉憩倅馬公亭其前曰清泉亭其下為東甌王廟宏偉壯麗與帝居埒又為王謝祠以右律康樂二賢治郡流聲合祀焉嶺又折而南百武望東嶽級而上為資福寺宋林靈素為真故址也華蓋為郡圭山屹立屏展寺門正據其勝俯視城中官廨民居萬井鱗次街渠縱布左帶長江右環諸溪四山列繞數十重登眺間令人應接不暇真一方佳觀也榜曰江山勝覽寺久廢予既葺東園結茲山為勝因命僧重構願增壯麗左峙有隙地為灌莽所翳余爰夷之得平地數畝許而南築小堂由迴廊而入周以矮垣正值巽山塔盡收郡城遠近東南諸景榜曰華陽淨宇寺之右故通巔予移嶺稍北十餘丈闢其地為樓五楹俯臨江流如在足下江心寺中浮海面雙塔刺天雲帆來往四顧若圖畫其勝不減吳山西湖而松竹交翠確與區不見閩閩榜曰凌翠樓寺後有僧舍舊址稍夷之結上方菴九楹可為禪定所出樓連沙門折而北有徑繞樓外垣之下古木叢覆其蔭茂甚徑穿蔭而上凡數折涉華蓋山顛為亭曰冠華郭外之江山川原望中可盡盤旋而下指視玉介園綠陰環接林麓則若陸步歸矣昔謝安石居有泉山所至葉耶象之予居華山志願東山山八自家食至入任寤寐

於茲園之培植布置率預於數十年前之萌乃今亭臺池館次第幸成而華蓋上下諸景亦煥然易觀其惠於茲山者豈一旦夕手足力哉園密邇居室望華蓋山如家山朝昏風雨予嘗憩其中借昆弟朋友讌笑幸歲是娛晚景而樂天倫咸屬於茲園也非得命世作者告於草堂之靈何以託於不朽謹述梗略以請云

國朝

周天錫重建狀元坊記

花萼樓集

正統改元之年天子親策士於廷而次之其第一人則吾家畏庵公也公居松臺之東於宅里相望地樹之棹黃公養正爲書狀元坊蓋名筆云時旣久傾仄顛實不可復治家大夫倡議將新之已卯之春忽拜山左之命王事孔亟議遂不果時錫下第歸自武林家大夫於栢蒼道中告錫曰余此行別無所私唯先太史之坊業有成議不可以止其傳余語石室公俾首事小子毋辭勞毋適怨毋傷和勉矣余且行錫踈蹠受命越三宿歸不抵舍趨告叔祖石室公公慨然曰唯然余責也隨商之諸叔祖伯叔兄弟議僉同傳單贖金庀林鳩工筮吉興事式如舊制而更宏做約

賈白金五十兩有奇以己卯十月始事庚辰十月落成里中黃白爭望而譁咸慶坊之復新而太史後人不寂寂也是役也捐金以倡不欲以義舉自予者家大夫也協成決計者石室公及諸長老也昕夕董役者仲父明也贊未議効奔走始終恪事者錫與仲弟鏡從弟鍾也抑籍有聞焉喪巷公值英廟北狩力主迎駕之議繼纏數千言具關國體雖言不見用而氣節表表溢僅以文章見哉乃公之生平不著於史卽煌煌諫草亦埋沒於寒澤碧霧中家大夫每以後亡達人先嚴寂寞爲恨何重開燁燁爲也錫侍家大夫側讀公之書誦公之詩懼公之故蹟且廢爲瓦礫是用敬承嚴命隱諸長老後勉效楛鼎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乎然計斯費不過數十金家大夫非吝於財者而必合衆力成之夢以家大夫而不欲專斯舉卽後之不敬書以報家大夫命并以告後之同志者崇禎十三年十一月四日

先中丞公墓碑記

萬曆庚申先公上葬先嶽人於瞿溪之西與而康其左俟理碧者嗣而竟備二十載於墓石堅未寤也甲申之變歸

以一室十九年不出戶嘗曰吾亡國之臣異日勿用石
諸物但立一石書舊官階足矣與熙甲辰夏先公棄養維
時拮据襄事深枯力匱於茲石猶未達也及今壬戌去甲
辰又十九年矣時序不停宰木日拱矣恐一旦先濫朝露
貧罪逾深於是與諸子潛等經始之離墓次百武許遷治
命饒鴻文焉先公清節偉績彪炳野園無藉此區區而
菁林叢密道里紆遠不有表識即無以肅觀瞻而垂久遠
况美墻陟降又後人所斯朝斯夕者故碑不其厚秩亦猶
屬而磨琢未工者先公忠厚立訓戒勿用人寵上物故
也幸彼也樵牧過而流連衿佩行而景仰往烈先猷藉是
益顯而不孝孤得以草土餘生幸成厥事幸矣幸矣凡我
子孫瞻先德之崇高冀後人之效佑謹身節用敦本務實
能無貽羞於祖父則茲碑之立豈止山水增華直與天壤
同久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其敬戒於茲哉碑高七
尺九寸闊三尺六寸或高二尺四寸立於是歲
冬十一月十五日記於癸亥春二月十九日

雜文

宋

周行已代郭守修城隍廟文

浮社

神無不在為物之宗在無不報示必有本城隍之神人民
於斯倉廩於斯祭藏於斯甲兵於斯刑獄於斯冒亦大矣
報亦厚矣故祀典有載德音所及祠宇之徽智將誰教因
民之暇卜日之吉易壞以完增墾而嚴以舍神止神之臨
矣歲時祀之民之祀矣
惟吏之職以是來告

劉安上耘齋銘

地不在廣方寸實同惟情為田耕獲乃功昔者效官耘人
之苗今也退休自耘其口急伊何夢與藎崇復莠不生
嘉穀乃豐固我靈根存我夜食太和保合蒸為美瑞不然
哉燕荆棘之地非天爾殊爾則自羨茲之座隅免蹈之戾
弗克念茲
小人之歸

溉堂銘

凡物之生雨露是資彼空者天人則培之曰歲大旱一溉
何益溉而不竭危不為力後枯之澤為夜斯得伊予早衰

外齋中乾宣無靈液白濁其源哲人夜真吐納為最警如
我錄斯堂訂子之迷
欲戒厥功戒之在虧

明

劉觀郡學新建靈星門頌

學有廟廟有靈星門昔矣按靈星者東方龍星左角也二
星為天關其間大門其內天應故王者之門曰靈星也温
郡學廟建於元廷祐甲寅道今歷歲既久棟宇雖頽而廟
貌尚可瞻仰靈星門在風日之下隱隱幾毀今朽腐而將
圯者亦有年矣永樂丙戌秋七月之望郡判歐陽公偕僚
屬來謁慨然以為廢門知是非所以通神靈而瞻示四方
也爰命匠氏以舊廢三星廟闢石柱六拜置於南越二十
六日癸丑乃鳩工樹焉永嘉黃尹率其民雲集奮力不浹
辰而三門儼然屹立矣學校人士莫不鼓舞忻忭咸謂數
百年不刊之工一旦建立若易易然者謂非聖人左右之
靈郡縣作興之力不可也吾黨出入是門其敢忘所自哉
因拜手而作頌曰於昭聖王有嚴廟像靈星之門上應天

象神靈往來君子出入數勿宮牆烏可拾級惟聖有教動
由規矩大闢儒關來者不拒六經道遠異論喧嘩聖猶砥
柱鎮彼奔頽高明他列足以擎天來瞻來仰希聖希賢昔
焉朽木不可以雕今易六石相和翹翹育材儲英上佐天
子柱石棟梁斯爾多士伊誰之功郡縣是方僉讓不居
口惟聖德聖德所被豈惟是門於千萬年有赫斯文
周旋四戒 族語

有序 父畏 言四戒寄回黏諸堂屏中壁以

戒男彘 景泰三年四月二十日書於北京寓齋

第一戒 戒被債勿苟利官商公門毋或輕忽凡百親朋惟篤

情義 暇向往來冠婚喪祭若有他煩切莫干預豈保汝身

亦全 善美 第二戒 戒汝閉門守己勤儉治家成財實起外

里 涵養 日新 成六器 第三戒 汝毋甘自棄靜坐小齋

讀書 寫字 節比 沈確 遠彼 博識 待客 留賓 隨宜 指置 勿向
奢華 大物 過廢 毋近 小人 必親 君子 第四戒 汝相債之
專任 平汝 心勿 驕汝 志恃 勢貪 多劫 奪何 異視 禮早 翰守
法術 禮小 忿必 懲大 占自
至庶 稱人 名俯 仰無 愧

王瓚國子監東壁銘

維時國師嚆日曷為皇有成命朝有成規天下產才資於善教早夜從事孰為之要學日成均堂日明倫允知允蹈以復性真復知禮藝匪止講訟彼爾彌通派在日用燦理果明厥文自工懸科核拔付占其中斯豈首務既明則指我迷途登我大路我思古人學必有師傳道授業解釋羣疑解魯之後伊闕獨盛萬古之準萬物之鏡世變浸下師不知求忘不趨木失源徇流質質碌碌率味攸往坦義日飽利欲日長昏商諸生悉志時用游歌橋門既廣既衆齋舍以居節操以食謂汝為賢歲時有錫鑑焉爾長兢惕靡庶達材成德具昂克勝豪傑之士無待自奮况茲展采雖思必盡萌廷育女欲以疎女條約督女欲以淑女懋哉懋哉務體諸身上優格君下優澤民毋懈以弛毋荒以逸執敏執勤分陰是借請習精到議局自閑言行飭修官祿自來時幸之地怡化攸出詎曰潤文斷致其寶人極斯立或訣訓切載僂肫朕我心體之為貴

西壁銘

唐虞迄周既重師道春秋之世洙泗有造文章易見性命難闡循循善誘各惟其人載諸六經形諸言論道術淵微靡復餘蘊後賢迭與是嗣是程充拓光大有如考亭日誦其書必玩其意凡厥所言罔非吾事澄神端慮寢食勿忘時復繹習其進无彊維賢可希維聖可學一之為要豈必該博博則勿精奚博之貴既精既博亦恐非易百工衆藝猶師是宗則茲無道配天同工泰主國教得賢則重今斯濟養刻期登用勉爾諸生慎勿自卑體立用著功深效隨嗟予何長遵古從享適主考亭上溯洙泗聖朝右文爾極表章皇勅有補賜書在堂屹屹正道煜煜成矩探討服行惟恐與友有虧璧雍有濟真經門外夕雪座上春風自虛則登自信則至學無止法誰仕靡廢

項喬瞻雲祝壽圖請文狀

賦東

家父歿封南膳部主事諡封職方員外郎鶴山先生壯心直行酷類古人九族失親父事祖母以孝聞不善括產而志形物外臨無隔夕備治膳明誦達旦遇知已不辭不休於經與子史天文卜筮星命等書悉能涉獵而尤曉於素問難經之義起作回生不責報訓書業舉子二十七舉於鄉三十七舉進士入宦兩京出守三郡待憲僕禁竊時已

二十年未嘗冷眼眉越鄉人或族黨以官事求平者不暇
 察其情僞一屈膝鳴號即匍匐不能忍然非利而為之也
 嘗謂喬曰聖賢所存惟天理所行惟義勢利不足道也爾
 祖門帖有曰聖賢傳須如勉天理人心不可無凡事直
 須求理順所為不可道天高比義理之言也爾祖母王氏
 爾母誥封太宜人婁氏雖婦人而窮然大公絕無妬忌我
 母守節無間言爾母善病血彌留聞猪聲猶力祈禱此
 非暗合理義者耶爾其夙夜勉之以毋愧先生之德若三
 事不修而五過是送送極品祗為不才吾不爾願也喬用
 是略知所嚮待云前此三二年屢奉外致以終養焉父曰
 用之則行待舍而職可也其不當貶恩於爾祖耶今歲仲
 春二日壽慶八旬矣初擬入賀聖壽頃途歸省又以兵備
 漳南不得行茲將瓜及矣回首故園咫尺千里真不可頃
 刻解於心者敬繪晴雲祝壽圖求諸大人先生華髮之作
 駢歸以當蟠樹之歡以布茂瀾之惜庶吾父展玩可以永
 日子孫傳之其聲容藉以不朽也言贊台嚴敬賜提筆惟
 序惟龍維玉喬不勝仰望感激之至

張純五誠

越有女桑氏年十六而寡誓不改節高垣矚別內外童子
 不得見室旁有美男子聲音相悅掘地而通焉詰旦蓬鬢
 垢而哭泣不絕皆曰楚之貞姬也邑令上其事未報女桑
 氏固則姓矣凡曰余思苦而腹疾也求醫診之曰男女不實
 死宮鶴聞於天令名可以倖取哉該一余讀書瑤山下或
 自是巔有白人有洞焉於五月五日祀則不登樵必墜死每聞
 詞斥聲余曰有是哉五月五日祀則不登樵必墜死每聞
 而一而二而百也僕上俄下復合為一舍人不敢指口虎
 豹棲止暮夜何之洞君遊也余曰有是哉五月五日祀則不
 跡焉益舉族而求其亡羊也詩人曰人之為言苟亦無然
 易曰見豕負塗截鬼一車誠二吳人客於楚八年而歸道
 宿於山舍見其友曰是必奇禍蓋為爾下結為夫婦也夫
 嗜其妻逃焉其友曰是必奇禍蓋為爾下結為夫婦也夫
 聽其妻逃焉其友曰是必奇禍蓋為爾下結為夫婦也夫
 謝其交而歸其妻曰是必奇禍蓋為爾下結為夫婦也夫
 人盡交而歸其妻曰是必奇禍蓋為爾下結為夫婦也夫
 余兄業商出建胡商窮百粵珠翠運機手足不停先余而
 余兄業商出建胡商窮百粵珠翠運機手足不停先余而

藝文文編總文

死九十年二弟後不能辨奸不能眩雅好文辭日事筆硯
利害是非瑣瑣不倦先余而死百有十年余長而思妻子
日咨遂不室爐風雨霧雪言蔽其樗朝陽明月抱犢于子
起臥無常黃精為糧曰春與夏花明草叢落葉飛鴻乃知
秋冬爰不至我樂不期終言訖而去嘯於長松翁蓋有道
者也余也結髮記誦遠適盛年窮通好醜其中乃遷元髯
種本如石不妍斯言誠四鄉有學究陰為不善妻于子
如命唯唯出而訓小兒則與而冠衣裳楚楚顏色如神子
效之無責也兄輩信之聲言舉止悉夫人所云矣學究覺
焉愧而去嗜色厲而內荏警之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故曰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
善為人者能自治者也
王叔果左箴志

維皇降衷昭哉有赫罔念為狂彼昏斯忒心逸日休曰惟
作德爾懈於修眾作以則勉茲身心風夜警惻毋為誇張
毋事矯飾毋惑後言毋行胸臆犯無怒藏施無德色語無
夸毗行無伎刻慎之渺微起居食息大推溫溫小心抑抑

卓彼先民
允矣我武

右箴

物與无妄帝命罔私中孚起信聖訓昭垂為詭為譎民慝
日滋高明鬼瞰屋漏爾知隱衷有密疇曰可欺一言失實
人謂無稽一行詐偽人蓄羣疑寸心不檢生平以虧人固
爾貳汝亦悔之相維君子信以自持幽無神責明無人訾
肫肫是師
賢聖是師

四戒箴

荒耽沈湎昔戒濫觴晏安衽席耽毒靡常崇賄賈怨搆忿
胎殃孰藏孰積孰斂焉強折較是忽如鼎沸揚終以背溺
如決斯流孰哲人炯鑒微畏靡忘珍湯葆粹齊聖自將屏彼
錄之鏡揚
操我平康
迪我平康

西箴箴

西箴箴
西箴箴
西箴箴

禮義廉恥稟於天 姦紀綱自行是為回維立身行己權衡
以之爵可壓視志 不可揣生可蹤棄操不可驟進退辭受
憂悔罔知安常蹈 變檢鏡靡渝相彼汚穢穢濁所遺淵澄
嶽峻高潔攸推人 靈百物名節是支正誼明道釋之我思
庶以修賢
無忝男兒

通政溪橋翁像贊

於乎此我先大夫之遺容也昔也侍於燕喜今也瞻於陟
降而俯慕切於吾衷瀚色表其慈煦粹容符其謙冲生膺
備福榮哀後於錫典後升廟食美報昭夫元功卓
哉明德之遠哉矣慶澤之隆其惠我嗣續無窮

張遜業釋誣

嘉靖己未承欽命市馬大梁爰憩茲署見輪奐甫新已
蕪穢弗治竊訝之或對以既落多崇繼者之臨日將就圯
予口有是哉人之好為誣也始於自誣而卒誣人誣人不
已至於誣鬼何居凡我有位受命於天實神之主民之望
也神弗禦災捍患則變置之鬼神何狀也敢恣胸臆妄禱
福耶陰不侵陽邪不好正妖不勝德古之經也鬼將休我

如之何休之夫木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上必自鬼也而下
斯鬼無乃位上者或讀於貨愆於刑內自疚曰我有鬼責
矣冥報曷迨人心疾則氣餒餒則神惰天君矣寧寧痲
皇皇亦影於聲眩無於有是心鬼也其下緣舊習心厭鎮
懾砂磔請張燭說羣喧吠聲上誠鬼也勿信徒乘之為奸佯
上眩於心以誣其下終而誣於心以誣其上上下下交誣
宰耶不獨守道之人無知耶哉依為一車信夫嗚呼鬼誠有
知耶不獨守道之人無知耶哉依為一車信夫嗚呼鬼誠有
耳奚崇之為始予聞誣言嘗嚼於司土曰果有無辜銜冤
而莫雪者乎有厥是命而無知者乎有則託諸寐言以
告我竟諶句無聞退適公餘吟弄風月獨處佳景乃喟然
嘆曰人何好誣至此也茲地非值予不幾為廢署乎左右
亦口人何好誣至此也茲地非值予不幾為廢署乎左右
是誠誣也昔狄梁公毀淫祠至今頌之矣正足勝邪
也遠觀氣辜蕭真諸公論議以信諾後余曰嗟乎誠是在風
曰是司責大問疾生為無穢易傾萬金之宇是珍是借又
非良有司責大問疾生為無穢易傾萬金之宇是珍是借又
復善於處曰大地之遠志明矣

能為崇節速予仇毋替
感冥頑以作明神之羞

周應期書像自贊 周氏族譜

爾貌何癯齒表何惡爾志何迂爾行何拘爾官玉十年既
不能動動名以施光於竹帛又不能奮升斗以分潤於鄉
問悔攬肘之無當於用矣子才焉一編之與俱而一瓢之
是娛嗚呼世與爾而相違兮蓋早哉爾影於黃墟徒留此
而因者豈不誠天壤之腐需歟

王瑞梅論張獻忠檄

諭西營遊擊張獻忠凡人生天地間不論富貴貧賤都要
思想一箇結果日子爾等從前恣意妄行誤墮坑塹一且
改筮易輟涕泣輸誠是天憫爾堪化爾暴明明討箇好結
果矣今各上臺仰體皇上好生之心委曲開論亦既著明
今復據教城上民所請界山湖地二處令自沙移營暫
行安插以候明旨真天覆地載之恩也前論爾解散隨營
授厘三款皆議極之要務爾宜急急遵照舉行而本道為
爾等計之三款之中應又以解散為第一義蓋爾營號稱

數萬固多號雖亦有老稚亦有婦流在未撫之先或以此
輩逐隊連羣可壯聲勢抑且隨地掠取易給養給今爾為
良民矣既已釋劍棄刀亦何須誇強擁眾既已不侵不暴
史安得積粟餘金人眾則日用難給而自
禍嚴為約束而自約束不到之處即全局因而受累則
多臆給不及之時倘一夫起而散即歸於原里即遠府
何如於近府近縣之民可經歸者盡散歸於原里即遠府
則營中之民虞阻隔者請給票於上臺解之及散
則行伍可戰可守執銳當亦無多於上臺解之及散
則請餉於朝廷昔為頑民今皆耕農之象也利害禍福明
自食其力前雖奸完今皆熙熙耕農之象也利害禍福明
使哨馬仍取糧草如此則爾等之心事有徑節節可實鬼
神而或之招納撫摩實聯為赤子是一據真撫一撫承
撫之道也洗心滌慮換骨脫胎除孽苦海而登衽席端在此
舉之速

劉士傑自誠

爾無師督爾爾無友規爾爾目所見爾耳所聞如入階肆
莫為之主莫為之賓爾提提爾遠爾遠爾與居而乃今知
今是而昨非爾為古學先開荆而播種焉無遠之齒有
體存要有非有佛勿曠以荒或狃而喜其有帶義如齒有
物啣之乃已惟膽決事惟精察理非勇非知致遠恐泥爾
學如此曷不夙夜懋懋勉爾爾宗味如火弗揚充宗惟
爾爾家如巢風雨飄搖承家惟爾爾身如魴勞別類尾才
不足爾爾志氣不足以充體微名不足噉微功不足餽致
身惟爾爾敬戒爾一日為父母之子
地閱人則一日為父母之子

鴈山銘

府志

山以鳥名村以花名此八言者山開石驚石不沾水水不
沾石此八言者山搜石立八言之後八言之前寥寥寂寂
相去千年毋石我州毋士
我石勒銘茲山敢告游客

永嘉縣志卷之三十二

永嘉縣志卷之三十三

藝文志九

詩外編

歷代御製

宋真宗賜張無夢還山詩

先生義皇人辭我將安適
自言歸東國擇地煉秋石
白雲流瑣漿黃輦湧金液
火候契參同變化合周易
丹成未上天應須待飛鳥

明宣宗瑞香花詩賜內直錦衣謝廷循

有序

瑞香花有數種或紅或白或紫
唐宋人多有賦咏之者
予亦見諸題篇云瑞香花葉如繖
其葉非一狀花開亦殊色或如瑪瑙
之殷或如玉雪之姿或含淺絳或深紫
細辨是實亦玲瓏纖纖後者前花亦
成先春獨占梅花上

繞枝芳意露
蕩香風拂面時
花樹高三尺
動踰丈得似
世宗答張元輔報破一亭成詩

亭石森嚴立
國原夫學有
同心巨爾將
堂純疵須力
爾希說臣副
聖須臣良爾
其交修予庶
免愆忘

秋露涼風序
人樵叟共體
節充足鐵騎
滿天商吹起
蜡樂詩賜張元輔

秋日郎事詩三章賜元輔張羅山

勞農休田叟
大明壇分獻
戊子春正吉
良輔承獻貧
遣祀孔子詩
聖祖垂典則
傳制命輔臣
祇先蠶壇位
朕惟王業兮
隙地兮是為
無遠而不敢
而仁風播和
我聖訓而同
夷持為讓

蠟樂當今日
勞農休田叟
大明壇分獻
戊子春正吉
良輔承獻貧
遣祀孔子詩
聖祖垂典則
傳制命輔臣
祇先蠶壇位
朕惟王業兮
隙地兮是為
無遠而不敢
而仁風播和
我聖訓而同
夷持為讓

隙地兮是為
無遠而不敢
而仁風播和
我聖訓而同
夷持為讓

朕惟王業兮
隙地兮是為
無遠而不敢
而仁風播和
我聖訓而同
夷持為讓

宋
我聖訓而同
夷持為讓

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

首夏猶清和，芳華亦未歇。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周覽倦瀛壖，況乃凌窮髮。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越，仲連輕齊組，子牟春魏闕，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請附任公言。終然謝

石壁精舍還湖中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逕，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命學士講書

臥病同滄陽，宰邑曠武城。絃歌媿言子，清淨謝伏生。古人不可攀，何以報恩榮。時往歲易周，年來故無成。曾是展予心，招學講經錄。金既云刃，鬻士亦能鋤。望爾志尚隆，遠嗣竹箭聲。敢謂荀氏詞，且布蘭陵情。待罪豈久期，禮樂俟

明賢

發歸瀨三瀑布望兩溪

我行乘日垂，放舟候月圓。洑江免風濤，涉清中漪漣。積石竦兩溪，飛泉倒三山。亦既窮登涉，荒藹橫目前。窺巖不覩景，披林豈見天。陽鳥尚傾翰，幽篁未為遠。遐尋平常時，安知巢穴難。風雨非攸愆，旣志誰與宣。倘有同枝條，此日即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舍舟眺迤漭，停策依茂松。側聽

植桑

同孤遊非情，歡賞慶理誰。彌直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

詩人陳條柯亦有美譽
辨前修為誰故後事資紡績常佩
知方誠婉微富教益浮陽
驚嘉月歲桑迨閒隙疎懶發近
郭長行達廣場曠流始愆泉細塗
猶跬跡俾此將長成慰我海外役

梁

何遜贈邱永嘉徵還

龍馬魚腸劍蹀躞起風塵
結客葱河返喧喧動四鄰
入墟猶憶蒼德卷復疑新
窺見應門出遙識下機人
相悲淚欲

下離別
方自陳

陳

徐陵別毛永嘉

願子厲清規歸來振羽儀
嗟予今老病此別恐長離
白馬若來哭黃泉我詎知
徒勞脫寶劍空挂隴頭枝

唐

孟浩然秋登蘭山寄張五

名

北山白雲裏隱者自怡悅
相望試登高心飛逐鳥滅
愁因薄暮起興是清境發
時見歸村人沙行渡頭歇
天邊樹若齊江畔舟如月
何當載酒來共醉重陽節

宿永嘉江寄山陰崔少府

我行窮水國君使入京華
相去日千里孤帆天一涯
臥聞海潮至起視江月斜
借問同舟客何時到永嘉

尋張五迴夜園作

開就雁公隱移居近河海
興來林是竹歸臥谷名懸
挂席樵風便開軒琴月孤
歲寒何用賞霜露故園蕪

永嘉上浦館逢張八子容

全唐詩錄

逆旅相逢處江村日暮時
泉山遙對酒孤嶼共題詩
屏守鄰雙室人相接高天
鄉國萬餘里失路一和悲

永嘉別張子容

舊國子歸楚新年子賀正
掛帆愁海路分手戀朋情
日暮故園意江湖春草生
何處一杯酒重與季鷹傾

張子容送孟浩然歸襄陽

東越相逢地西亭送別津
風濤看解纜雲海去愁人
鄉在桃花岸山連楓嶺春
因懷故園意歸與孟家鄰

永嘉郵事寄贛縣袁少府瓊

山繞樓臺出溪通里閭斜
嘗為謝客郡多有逐臣家
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
題書報賈誼卑濕似長沙

自樂成赴永嘉在路返白湖寄李少府

西行發淺石北轉入谿橋
樹色紅輕重湖光風動搖
亂飛雪萬嶺疊青霄猿挂
臨潭篠簜出浦撓惟應賞心
客茲路不言遙

永嘉作

拙宦從江左投荒更海邊
山將孤嶼近水共惡谿連
地濕梅多雨潭蒸竹起烟
未應悲晚髮炎瘴苦華年

泛永嘉江日暮迴舟

無雲天欲暮輕鷗大江清
歸路柳中遠迴舟片上行
傍潭窺竹暗出峽見沙明
使直微風起乘流絲管聲

王維戲贈張五弟諶

王右丞集

吾弟東山時心向一何遠
日高猶自臥鐘動始能飯
領上髮未梳牀頭書不卷
清川與悠悠空林對偃蹇
青苔石上淨細草松下軟
窗外鳥聲聞階前虎心善
徒然萬象多滯爾太虛
緬一知與物不自顧
為人淺對君忽自得
淨念不煩道張弟五車書
讀書仍隱居染翰過草堂
賦詩輕子虛閉門二室下
隱居十年餘宛是野人野
時從漁父漁秋水向弄
蘆花菱芡同攜手只應
君與予

送張五歸山

送君盡惆悵復送何人歸
幾日同攜手一朝先拂衣
東山有寺屋幸為掃
荒扉當亦勸官去
查台心事違

故人張麗詩善易卜兼能丹青
直隸頤以詩見贈聊復

酬之

不逐城東游俠兒，隱囊紗帽坐彈碁。蜀中夫子時開卦，洛下書生解詠詩。藥欄花徑衝門裏，時復據梧聊隱几。屏風
異點惑孫郎，團扇草書輕內史。故園高枕度三春，永日垂帷絕四鄰。自想蔡邕今已老，更將書籍與何人。

答張五弟

終南有茅屋，前對終南山。終年無客長閉關，終日無心長自閑。不妨飲酒長垂釣，君但能來相往還。

送張五諱歸宣城

王右丞集

五湖千里復西漁，浦南陵郭人家春。穀溪欲歸江淼淼，未到草凄凄。憶想蘭陵鎮，可宜猿更啼。

杜甫送裴虬尉永嘉

孤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中。故人官就此，絕境與誰同。隱吏逢梅福，看山憶謝公。扁舟吾已就，把釣待秋風。

李頎臨別送張諲入蜀

全唐詩錄

出門便為客，惘然悲徒御。四海維一身，茫茫欲何去。經山復歷水，百恨將千慮。劍閣望梁州，是君斷腸處。孤雲傷客心，落日感君深。夢裏兼葭渚，天邊橘柚林。蜀江流不測，蜀路險難尋。未有相思號，猿多愁苦音。莫向禺山隱，禺山地非近。故鄉可歸來，眼見芳菲盡。

錢起寄永嘉王十二

永嘉風景入新年，才了詩成定可憐。夢裏還鄉不相見，天涯憶戴復誰傳。花傾曉露垂如淚，鶯拂游絲斷若絃。願得迴風吹海雁，飛書一宿到君邊。

頌况永嘉

典傳舊俗風，日江邊好。何處樂神聲，夷歌出烟島。

項斯送友人之永嘉

長貧知不易，去計擬何從。相對人將別，經湖幾處勞。城邊沙柳暗，日斷雲高。想處秋燈半照檣。

趙嘏送張又新之任

東晉江山稱永嘉莫辨紅旆向天涯凝絃夜醉松亭月歇
馬晚尋溪寺花地與剡川分水國境將逢嶠共烟霞卻愁
明詔徵非晚不到秋風見海樵

司空圖寄作道融旅寓永嘉

旅寓難定乘閒是勝遊碧雲蕭寺霽紅葉謝村秋
戍鼓和鶉啼船燈照島幽詩家多滯此風景似相留

陳陶永嘉贈別

芳草溫陽客歸心浙水西
臨風青柱栢幾日白蘋溪

方干送永嘉王令之任二首

元英先生集

定擬孜孜化海壖須拚素髮侮流年波濤不應雙溪水分
野長如二月天浮客苦容開秋地約翁應免稅苔田前賢
未必全堪學莫讀當時歸去篇 縣展縣圖如到縣五侯
猶入縉雲東山聞閣道盤巖 底海界孤峯在浪中禱法未

聞離漢制土宜多說似吳風字久
若用非常術唯要旬時便立功

宋

楊億次韻和訓丞嘉彞從事除夜之什

武夷新集

三百六旬今夜盡寥寥虛室獨凝神蓮城五鼓欲催曉梅
嶺一枝先報春鄰律漸吹陰谷暖堯莫看傍土階新海隅
留滯年華長坐對寒缸浩歎頻

林逋送僧機素還東嘉

康樂遺踪地言歸已有期江流富春闕山踏栢蒼危
錫鶴飛晴鷄羅寒 遞曉 嶺東巖有處石應許折松枝

趙抃贈鄭齊高士

趙清獻公集

易有幽人象天亞處士星知音 辭極 府歸養為親庭
開和 碧雲向深第自言 經惟 賢 千石 優 願 眼 尤 青

早離溫江夜泊白沙

曉與諸孫別依然頗動懷去乘蘭棹穩行得綵衣借
漁父遙遊市村扉半掩柴夜歸溪上宿夢已在高齋
白温將還衢郡題謝公樓

鴈場周遊遂此過永嘉人物竟如何三賢籍籍風流守一
宿息息證道歌城隍千家具舟楫江心雙塔壓滄波因留
子舍歌踰月歸
去吾知所得多

宿象浦驛記夢

昔歲阻風京口日今離象浦復徘徊
姓江名靜人何許昨日依然入夢來

楊蟠詠永嘉

一片繁華海上頭從來喚作小杭州水如棋局分街陌山
似屏幃繞畫樓是處有花迎我笑何時無月逐人遊西湖
宴賞爭標日多
少珠簾不下鉤

許景衡次韻周共叔五首 錄二

黃卷開三簡紅塵又幾年病多須藥物旅寓費囊錢
盜無意斯文抵任天軒軒千里鶴可但戲芝田 鄰並端
如約追隨可判年稻梁當富歲魚蟹不論錢春到
花開處霜餘橘熟天清尊長嘯傲滄海半桑田

寄薛十七巨源

茅屋西山曲攜書喜見過別離驚歲月淹消奈時何
未俗皆浮誕斯文肯琢磨後生餘力在吾意已蹉跎

寄劉元禮

東郡趨鋒召西離振羽儀微言元自得夫子更誰師文物
今爲盛賢能衆不遺秋風看鴈鶩碧海盡蛟螭妙選追前
輩高標照一時綵衣供鼓樂終曠欲歸遲念昔羣居盛論
文非我私艱難良自信而處不無疑賦驥方千里鷓鴣但
一枝田園日半
落階蕩故山期

送丁應翼還鄉

問君請告還鄉酒來在途程得幾黃
綠行李弗遲遲 路遠經年好秋人歸
衰京闕

艱難同旅食而
今莫遺老人知

護國寺

小詩聊記鳳凰游
彷彿東林水石幽
已愧高僧與墓刻
更煩諸老數廢酬
簿書底事長遮眼
林壑何曾肯轉頭
曾待從公白蓮社
杖藜來往亦風流

鄧剛中送林懿成解兵掾

公喻如龍媒
秋游身有神
暫此地上行
氣壓凡馬羣
我喻如麋鹿
野性不受馴
逼迫到城市
遽遲常畏人
自知兩相懸
無以追後塵
故其拜與謁
曠廢不及煩
時於清夜夢
論議容相親
公今瓜退期
行色催車輪
窮途相與語
藥此傷敗身
何長悔不忘
鄰國日為門
下賓周旋幸
語語此傷敗
身追念已無及
攀緣空有固
但能側兩耳
聽公登要津
上固知倪寬俗
吏徒云云

送張季平歸永嘉

霜葉搖風九月秋
披披歸袖挽難留
知君久作陶山夢
無意相從鄭谷游
率畧杯盤常共醉
艱難身世最同憂
人情易得成疏冷
頻有音書寄我不

王汝水心先生墓下作

萃賢小集拾遺

排雲上珠庭
備物巖神道
含酸步透迤
積瘴思遐縹
乘風來帝旁
說駕落窮島
白聖集會期
萬化資芥藻
瞻前鳳飄飄
顧後龍矯矯
綺寶聯列中
華韶音被夷獠
肅肅闕里藉
萎墓林草誰
誰尸兩盤
夢而復悲一
老翼余稚
養蒙今日幸
茹蔘超然欲
徑陳宵爾竟
虛抱育德德
何成果行何
造河彼江海
流不納此行
潦青松味盛
團怪石紫烟
透千年萬年
垂封樹等霄
昊

周必大陳君舉示張孝愷行狀且求詩孝愷嘗攝合華亭

有善狀

省齋文集

簡惠唐蘇合
文奇漢甲科
瀟湘空戀
精渴任竟
蹉跎有命窮
何病無不理
則却繞
盤空不及
密與邑人歌

楊萬里送薛子才下第歸永嘉集

河東鷺鷥志青天莫北麒麟受玉鞭二十年前元脫穎五
千人裏又遺賢請君更草凌雲賦老我重看折桂仙趁取
春風雙鬢綠收科誰後復誰先

乙未和楊謹仲教授春興

歸歟還復換年芳不分官梅惱石腸黃帽正堪供短棹白
頭可更獻長楊忽逢社裏催搜句安得花邊對舉觴天上
含香有知己彈冠端復為王陽

謝木韻之舍人分送講筵賜茶

吳綾縫裏染菊水蠻沙塗印題進字涪熙錫貢新水芽天
珍誤落黃茅地故人鸞渚紫微郎金華講徹花草香宜賜
龍焙第一綱殿上走趨明月瑞御前暖罷一危露滿袖香
烟懷璧去歸來拈出兩蛇涎雷電胸只驚破柱北苑龍芽
內樣新銅圍銀範鑄瓊瓊瓊瓊瓊瓊瓊瓊瓊瓊瓊瓊瓊瓊
金鱗老夫平生愛煮茗十年燒穿折腳鼎下山汲井得甘

冷上山摘芽得苦梗何曾夢到龍游窠何曾夢吃龍芽茶
故人分送玉川子春風來自玉皇家瓊圭椎壁調冰水烹
龍魚鳳搜肝髓石花紫笋可衙官赤印白泥牛走爾故大
氣味茶樣清故人風骨茶樣明開緘不但似見面叩之咳
唾金石聲翹生勸人墮巾幘睡魔遣我拋書冊老夫七統
兩未能一啜猶堪坐秋夕

范成大送周直夫去非教授歸永嘉

青燈相對話儒酸老去羈遊自鮮歡昨夜榕溪三寸雨今
朝佳嶺十分寒知心海內向來少解手天涯哀此難一笑
不須論聚散少焉吾亦跨歸鞍

王十朋承嘉盧仲倚承年袖文見訪酬以短句

地鶴原名在天寒歲微徑遙遙屈佳客得得訪潛夫
第一且題十八篇真起下蓬聲參四傑誰復敢前虛

送何希深舍人赴召

十年持節西門荷里東歸德愈尊平叔淵源易論語子
雲游戲守方官坐合國體遠天氣重元文星照掖垣廊廟

諸公倚相問為
言真欲老田園

送丁惠安 按康臣知惠安

某假守溫陵獲觀七邑之政治行可稱者三四人然未有
出惠安之右者以嚴明為治而濟以廉平以撫字為心催
科不擾而辦每至郡必講論民間利病田落海而稅不除
官驚擾而民安書凡此類郡皆行之民無訟牒并獄屢空
是宜邑人饒德繪像而祠之也於其行也詩以送之把
麾平海看操刀惟我鄉人治最高但見武城人易使不同
梁竦職徒勞民懷其德祠生立吏必如公責
始逃聞說朝廷考城否僉言卓茂德宜褒

贈陳教授正仲 名

益友平生所愿親南來深幸得斯人淵源師杜真知體人
物知平豈久者絳帳可能淹教育掖垣便合掌絲綸臨行
贈我五百字楚
摩階珠不足珍

題宋莊

地或碧玉軒窗瑩舟人紅雲笑語香
下筆慚無少陵句老懷徒愛宋公莊

樓鋪永嘉天慶觀 政魏集

斗口橫安華蓋山茂林脩竹路彎環琳宮迴出滄瀛表羽
士如遊崑閩開東抱江山窮望眼西臨隣閭笑塵寰自知
去此無多日著
意來尋一响閒

富覽亭

城郭占佳勝眼高貞白鬣霜天開浩蕩雲屋滄瀛嵯峨
四面山總好東隴江最多腳跟盤巨石吞吐任風波

送趙振文主簿

去去江西不作難片帆雙槳蕩秋滿口知宦業非時樣尤
喜情親耐歲寒志大自然羞附驥官卑何用歎棲鸞少卿
膝上加文度更
比年時胡眼著

送王本叔推官分龍得錦字

主耶天下士中和自生稟澹然初無營見者輒斂衽幕中
 資婉畫處事極精審與人如恐傷律已淵冰懷深恐馬歌
 與要使鴟食甚一寸愛國心幾年不甘寢此意大未酬退
 靜若已高使之行所學庶幾人奠枕向來孰閒之未免斯
 立味川派而雲飛賴有東陽沈露章極推轂分韻句裁錦
 風流有如許不復談疎與君幸瓜葛心交今十稔豈惟我惜
 奉香火為養謀疎疎與君幸瓜葛心交今十稔豈惟我惜
 別行道情荷花紅蓮色何似翠柏風愈疎願君疎藥裏一
 意護茵餽菓鼎寶康瓠浮名如
 拾藩行矣無多言臨歧且劇飲

盧甥申之自吳門寄顏樂閒畫牋

年來吳門箋色澤勝西蜀春膏最宜書葉葉瑩栗玉賢甥
 更好奇惠我小畫幅開緘繁般紅展玩光溢目巧隨硯光
 花傅色溼丹綠桃杏春共嫵爾杜秋始蕭趙昌工折枝露
 華清可掬妙手真似之澗卉不忍觸荷非歐虞輩誰敢當
 簡讀又聞樂閒君古篆顯絕
 俗併求數紙書寄我慰幽獨

木蘊之國博遷居

寄齋今日又遷居門巷相過五尺餘王子何妨借人屋淵
 明不必愛吾廬大千眼裏無非寄三十乘中皆是書祀寵
 下鄰無用爾祇
 今天上有鋒車

陸游至永嘉有序自來福州詩酒殆廢北歸始稍稍復
 記尊酒如江綠春愁孤草長但合開一日使擬醉于
 鵲柳弱風禁絮花殘雨漬香客遊還役役心償竟茫茫

同永嘉守宿江心
 使君千騎駐霜天上薄孤舟吟不眠
 好與使君同慷慨聽鼓角大江邊

陳傅良懷靈國守鄭少卿景望止齋集
 一已一度過短牆三日風雨撓我腸天球河圖在東序保
 障劉絲分晉陽我欲從之茗水慈搔首不見月滿廊笑看
 兒女羅列拜老
 人星下燒夜香

送葉正則赴浙西憲幕

送葉正則赴浙西憲幕

頻年送行客，酒罄詩不工。最晚與君別，奈此百感叢岐山。
 有鳴鳳，雅頌移幽風。於時二老生，出處倚上同。曹劉對七
 箸，失色一語中。明朝蜀江水，不與瀟湘通。人心起毫末，世
 故關鴻蒙。乃知貧賤交，不下王霸功。霜根宿病驥，雲帆背
 蜚鴻。秋水能隔人，白蘋況連空。相從自束髮，各去隨轉蓬。
 今懷欣有合，後會苦未重。鱸魚直萬錢，羊酪酷一鍾。願君
 養盛年，我友半已翁。

送陳益之架閣

論事不欲如戎兵，欲如衣冠佩玉嚴。重而寬平，作文不欲
 如組繡，欲如疎林茂麓，窈窕而敷榮。積餘蓋亦煩，繩墨滋
 味何如餘。典則吾宗，受才萬人敵。排空所向無，遣力親喪
 三年。面漆黑交情一語，千金壁。明朝不襲，射撼壁。裘馬借
 人無德，色作換。閩山可蹤跡，擬將素紅空。與蟻相，君有台
 民未得，勿問堂堂高。若千凡春江，灞渺風張席。欲言江水何
 終極，貧賤相依鬢。毛白吾可雷，同名送別。浩歌水
 放情，彌激君看風。雅詩三百，亦有初章三。歎息
 和張孟阜歲旦韻

白髮朝看鏡，青燈夜數更。文章翰善宦，名字誤浮生。
 慶學兒，齋睡安貧婦。儘耕從今定，逢吉吾已卜。先庚

送潘德久之官建康

平生不解通毛刺，萬事無能改鬢華。豈是襟懷堪逆旅，直
 須詩句可名家。老為賓客從戎，擬強使妻孥。理帽紗，不有
 將軍寬禮數，新愁卻恐墮江花。

蔣處州仲可惠酒

梧州太守山亭侯，及與前時一輩游。臍欲池塘看芳草，漫
 隨烟雨上危樓。無錢可解催科批，有酒能寬放逐愁。可笑
 杜陵嚴武客，時時傍舍過懸頭。

寄題詩象先新樓

矮簷風雨送蝸牛，有客來誇百尺樓。闔郡臺池皆下瞰，背
 城湖海亦全收。清時未放餘高臥，世何為故倦遊。解盡
 囊金君許快，月明長笛起漁舟。

酬劉進之

冰柱劉又句縉袍范叔寒所親多物望相識半人寰
今老猶徒步吾窮亦厚顏幽懷真易足萬卷屋三間

張鑑送葉正則祕郎參議湖北帥幕南湖集

桂隱無期報朝賢去卻知累年艱特薦一事必憂時
盛世未應爾重來猶可為相過非為數公論合勤思

永嘉張仲思相士過訪坐聞索詩

便靜非形色相逢子獨知功名槐蟻話文字壁魚癡
剩取朝賢譽何須隱者詩南湖鷗正狎休誤鳳凰池

送許深甫宰分宜

崢嶸飛藻妙無前朗朗披懷萬丈淵久矣願交嗟迹異茲
焉覲面實心先雪窗政握持盃手風激驚排轉柁船名宦

祝君誠長語安心西去試鳴絃

劉宰題永嘉寺壁

漫塘文集

石泉飛下竇蓮宮似聽鈞天奏未終
千古風流謝康樂可無屐齒此山中

同葉恭叔鄭節卿飲於趙子野官舍分得壺字

相望各千里相逢酒一壺交情貴金石詩思渺江湖
夜雨滋園菊秋風落井梧歸歟吾有日散散一長吁

送高桂陽不倚之任

清才益合駕縹緲天上新分竹使符此去專城重摩撫向
來涉筆幾嗟吁何州想見歌何暮北府猶聞戒疾驅更恐

掖垣須敏手未應千騎出重湖一笑相逢此道同別來
未末幾青紅自歸老去北窗下猶得身棲廣廈中良夜擬

乘千里月神山竟隔一帆風贈行
定憶留行者遮道飛鱗別駕功

送戴子家歸永嘉

君住松溪第幾山我家北港水雲間二千里遠來非易三
玉勒當勿作難有子已知頭角異安心靈恤鬢毛班尺書
幾寄門無恙共樂生前日月閒

挽葉水心侍郎適

北學源流遠南來歲月遷羣心知未味諸老屹相連百歲
同歸盡斯文要有傳宵長殘月墮遺恨渺山川嘉會欣
千載偏安隘一方言言本周孔草草笑隋唐禁路無停輟
江流有巨防空餘道遠容在萬古日爭光憶袖補衡刺嘗
登元禮門相忘知舊識一笑等春溫東望山
川遠西歸歲月奔遙憐人築室烟鎖暮江昏

劉過除夜寄盧申之

龍洲集

見說盧夫子詩成手自書雪須金張暖雲蔭玉川居
柳葉儲名酒萍蘩薦野蔬夜寒視續鼻應念馬相如

陶放孫再用晨吐字韻寄潘德久

隱翁集

舍人賓日妾起居處燎晨豈惟瑞朝廷薦紳目多闕就如
田甲翻死灰果不然那知碩果剝中有一念仁積古得微
酬樞具峩進賢琴為悲風彈琴必活水煎平生轉菴詩小
當壽千年忽聞劫方騷更欲腰黃間向來樸朔豪口者今
華顛下客時覘君車茵陽醉吐萬事君不理傳聲拒開戶
雖然臭味合更覺心親古書懺嶧山夷羹臙肯陽君坐令

府西門半輿說二許君當我輿臺銀艾心已灰尚有西山
緣共待石髓開神仙覺易與詩句端難裁却後五百年化
鶴去獨來

真德秀送永嘉陳有輝

山文集存序

永嘉陳君有輝潛心易學許以所著示余余未及請而君
歸矣拙詩贈行且堅再會之約云深山讀易如康節白
首談玄似子雲肯學時流誇末技却於聖處策奇勳二闕
君已窺微指十翼吾方媿淺聞得意春風重遇我綠波清
夜話

趙蕃呈許深父及之

路入分宜縣心馳月旦評參差萬古合曲折亂離行
江右孰茂宰斯人垂大名身飛看公入鷺墮點余情

次韻深父送行

善行發號呵此地祿淹望少欲破萬卷卷惟思一
讓言詩作崇長愧食為謀德教君其務農食乃有秋

趙汝錕送胡判官赴官永嘉野谷詩案

君赴蓮池成離愁正值秋詩案送南浦鳴榔下東甌
才俊推烏幕風流訪謝樓欲窮奇絕處須上雁山頭

秋日同王顯父趙子野何莊叟泛湖趙紫芝繼至分韻得

秋字

雨餘湖更爽棹酒共清遊天淨倒涵水峯高爭獻秋
風烟入吟筆簫鼓自都舟是上詩人過相邀便肯留

姜夔和轉菴丹桂韻白石道人集

野人復何知自謂山澤好寒禪奉常議識笳鼓羽葆誰憐
老垂垂却人關浩浩營巢猶是寓學固何不早淮桂手所
植漢襄躬自抱花開不忍出花落不忍掃佳客
夜深來清潭月中倒一轉兩居士更約踐幽討

次韻德久

籬落青青花倒垂避人黃鳥雨中飛
西郊寂寞無車馬時有溪童賣菜歸

葛天民和子舒冷泉夜坐

亭空山盡入人靜夜初分喬木陰遮月清泉影浸雲
不題波上葉只採朶中芹澗水令人憶何當入郡聞

答趙紫芝

九月離東嘉長安了歲華未登揚子渡先訪葛翁家
天作今朝雪燈開昨夜花一杯能強飲不必問丹砂

送薛子舒船官

憶若江上去船重載書多學乃從吾好期應喜客涉
薰風新綠樹明月善滄波自古關情處相思入詠歌

訪紫芝回與子舒集

君參唐句法親得浪仙友薄宦因吟苦高風與世遠
春寒宿夜飲片黑燈歸共隱知何日空山老藤藪

趙起澹穎周泰叔謝維護書處

粉蝶黃蜂二月大初晴已覺十分新市橋船繫垂垂柳花
寺鐘敲淡淡烟幽趣靜看青鳥啄蘭情獨羨白鳥眠謝家

風月今何許總
入池塘夢裏篇

趙肅遠中秋西橋飲酒和盧申之韻

翠蘋風起落殘虹
秋水月正圓
秋氣中住怪肩吾
輪桂長未
容文舉酒樽空
帆歸南浦
潮回北人散
西橋斗轉東烏鵲

高飛驚遠日誤
疑天際有來鴻

周文璞送薛子舒方泉先生集

龍泉錢語餘使使借借居津吏方抽木官人但載書
潮通白石石身近碧鯨魚一卷新文就舉禽亦自如

趙希邁吳中秋夜懷瓜廬諸友西里集

涼分一半秋此夜客吳州無借共明月喚僧同倚樓
天虛雲氣盡風海桂香浮遙憶前年醉狂吟滄海頭

南臺徐靈暉徐靈淵皆有作

山峭石臺平天低可摘星岸回分水勢城缺見州形
曉樹來孤鶴春吟憶二靈客行貪訪古柳下一舟停

翁卷初陳待制秋日湖樓宴集篇軒集

一夕鳴雨來秋容變俄頃湖山屬初霽風烟帶微冷侍臣
設芳筵開樓觀造景懷我林下人招攜共觀省碧草鋪近
洲白雲冒遙嶺依稀蘭杜香芳艸滿湘淨撫化
篇忽成達生累全屏印是造物游向必神仙境

送葉任道

英英橋門彥聲動翰墨場已就沖天翼如何復低翔茲辰
首征途言尋入林鄉遠士望模式會府欽才良莫以瓊樹
委怨彼霜葢妙委題要達識浪知堅明政序逢清和飛
花點行裝登涉山川異經從道長聽復通南嶽採芷沿
三湘應振古騷人擲筆為篇章行藏發在需通塞時靡
常大器且自惜晚成亦何傷蓬瀛幾仙伴仲子歸班行

寄趙靈秀

千山落葉深高樹不藏禽游子在何處故人勞此心
問燈妨建夢寒雨亂愁吟情爽曾相約花時共一尋
送趙紫芝為江東從事

非惟篇翰奇吏道更深知山水六朝地發臨三考時
泥沙多舊物風日少全碑正屬黃花發愁聞有別離
送薛子舒赴華亭船官

君到雲開日應分二陸名縣圖山色少非味海潮奔
劉局三年印春風半月社野人因買鶴曾向此中行
送徐靈罔永州司理

君向香陵口分攜又雪天地遙行幾郡官小度三年
蘭芷芳條潔瀟湘翠色連從來苦吟思歸賦若多篇
石門菴

山到極深處石門爲地名嵐蒸空寺壞雪壓小菴清
果落羣猿拾林昏獨虎行一僧何所倚高坐若無情
送劉成道

客中仍送客羸病若爲心沿路萬千景費君多少吟
出門梅雨滑浮梓浙河深莫放旅愁起聞蟬思舊林
南塘卽事

半川寒日滿村烟紅樹青林古岸邊
漁子不知何處去渚禽飛落拗層船

陳則翁羅浮山

乾坤未失漉滄海欲飛灰人已逃時去山猶擇地來
寒流清有影怪木老非梅西有龍翔寺禪門徹夜開

江心寺

誰把笈裝築半江倚雲樓閣打天鐘東西塔上白分與風
雨聲中忽見龍隔岸愁吹孤戍角歸鴉寒立夕陽松蒼時
行殿成荒土烟
草林樹暝色重

劉正之送別趙紫芝

大君落落天馬姿聲名早與賀白馳錦囊千首不獷飢非
詩驚入翦乃奇憶昔聞君未識面獨傳句法誇清健榻來
白下一相逢傾蓋論心會幾見意然起花春在流我亦江
頭尋去舟人生相聚會有別江水江花無盡愁萬事不如
歸去好石出茅屋生春草如君自是玉堂仙應重
纒鸞長安道春日遲遲柳枝黃翠柔條兮送君歸

杜旃別江陰宰魏元長兼呈王本叔使君齊

荆山抱璞自遭毀，漢胡沙埋隋商咸。詔正音，或出巖下。

知異生死豈不見，深讓不報中行氏，又不見聶政殺身斷仲子。

徐行贈閻門潘舍人

清輝耀中玉，筓班五雲光。裏侍天顏至，尊端拱通明殿上。

閣來從飯顆山，莛節行將千騎去。鬢鬢全未一根斑，朝迴兩袖香煙滿。應有詩留雉扇開。

杜耒同紫芝游西山

幾番江上凭欄久，今在西山山裏行。天遣得隨三客後，春來無此一朝晴。方穿藤蔓尋源去，忽見烟霏趁步生。臨鳥向人作清嘖，似應知我有詩成。

同紫芝宿雙嶺

野水連青竹，殘僧半白頭。上方成共宿，劇語到元幽。

劉克莊永嘉曹君贈詩次韻一首後村集

開卷沈吟首屢搔，想提詩律比戎朝。清於學士茶烹雪，壯似將軍弩射濤。再黃三練由染漬，勺泉卷石可深高。蠅廬自笑無卮酒，不得澆君道路勞。

題永嘉黃仲炎文卷二首

書坊黃冊誘兒童，朝取封侯夕拜公。賈董奇材無地立，歐蘇精鑿與人同。安知李馬塵門外，不覺劉幾入穀中。蚤晚君王求極諫，莫教豪傑並途窮。龍泉筆絕文章熄，此作居然可貴珍。激處慙嫌董生綬，新來劫笑退之陳。假令覆

試無知者，尚可藏山待後人。外物區區均糞土，祝君受此不貲身。

劉徽遊太玉峯蒙川集

一秋吟不盡，才拙擬黃花。極目皆曠市，誰心有幾家。淡交期白髮，清話及丹房。珍得襟分德，屬寒添集卷鴉。

永嘉縣志

卷三十一

七

過柘溪得西字

晴雨春無定東風忽轉西地肥桑眼大天暖麥鬚齊
食頓尋幽所舟行畏惡溪野禽如遊客飛上半山啼

見趙東閣

大唐詩派遠今復有唐人慎吐冰霜句恐妨天地春
閉門惟嗜古養鶴亦甘貧未識孤高貌梅花想逼真

和薛仲止漁村雜詩十首

錄四

料理楚辭甘冷閱卜鄰惟喜近漁家昨宵雨過平湖闊
看菰蒲添幾花坐牛心力在吟編錄得形如孟浩然水
屋數間城市隔客來無路只呼船酒欲醒時鄰已靜斗
眉月落尚聞橈聲香盃茗燈相照不枉人生又一宵
友漁樵懶傲官靜占時非轉艤難近
來地氣如南瘴臘月梅花不識寒

林景熙酬江鎮卿四首

白石
樵唱

百感嗟孤夜江樓起呼月秋蟲聲轉悲念此眾芳歇人生
非金石青髮忽已雪踰淮橋心移出山泉性汨行蘭抱孤

芳不受宿莽沒淪惡易如墮進善難如登危哉方寸地
風雨吹冥冥尺水增丈波鯁鯁亦為鯨海桑空變易天地
終清靈感此坐中夕疎林動秋聲垂垂大廈頭一木支
無力精衛悲滄溟銅駝化荆棘英風傲几礎濱死猶鑽脊
血染沙場秋寒日亦為碧惟留吟嘯編千載光奕奕
臣坐偃月棗官如飄蓬及此顛沛秋翻然挺孤忠一死未
得所網羅挂飛鴻渡滄已不食蛟螭
夷齊風何人績遷史表為節義雄

鹿城晚眺

古城仙鹿遠百感赴斜曛海氣千年聚山形九斗分
神鷄饑啄鮮宰木盡藏雲何處鳴銜發春屯又易軍

菜茵酒邊次趙東閣韻

順適堂
吟稟

竹裡粉痕新銷磨九十春中年真率性上古太平人
有夢詩將聖無愁酒不神靜看紅紫路翻覆幾回塵

酒邊次徐靈淵韻

柳外綠陰重綠陰生遠風溫涼三月後醉醒百年中
桑禿吳盤熟林暗蜀鳥空不識鷓鴣夢高湖太湖東

永嘉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詩外編

王瑜客裏有懷徐太古雅林小臺

近來真倦客怕踏軟塵紅獨向一樓坐靜觀諸境空
官河添夜雨官樹帶秋風遠憶能吟者襟期何日同

次韻徐獻可兼別重巽

誰憐范叔戀袍寒猶有徐卿二子看大率率中多物竹相
知知到此心難最憐風雪分吟筆安得江山共倚欄後夜
小窗瘦素帖批燈應憶我同觀

獻可約遊北山阻雨

共約湖邊喚短篷曉來何事雨兼風
山林只合別人到不入詩官眼界中

施樞送東浦張應發歸永嘉芸隱樓舟集

客裏偶相逢襟懷亦偶同對梅吟夜月折柳問春風
子勿言符梗余方笑轉逢歸程經鴈陽得句附郵筒

張弋高郵送紫芝秋江烟草

重逢又重別把盞更凄然明日帆開岸平湖水接天
好詩應自作狂夢與誰圓我欲來相趁揚州且往船

豫章別紫芝

吟苦事俱廢拙深貧未除年來如旅鴈秋至即移居
古道行黃葉空囊必素書一生江海恨惟子最知余

徐集孫趙紫芝墓竹所吟泉

晚唐吟派續於誰一派纔日復已而對月難招青冢魂見
梅如把紫芝眉四靈人物嗟寥寥千古風騷憶俊奇公去
遙遙誰可法少陵終始是吾師

真山民水嘉秋夕山民集

風吟林桐敲紙窗擁裘無寐夜偏長誰樓三鼓夜將半坐
鴈數聲天正霜萬世此身驚逆旅寬懷何處不吾鄉江頭
風景日堪醉酒美蟹肥橙穉香

元

王義山書永嘉嘉禾驛

林村類案

老來倦躋等悠悠 憩山側層嵐 鞅穹霓紫紆 困行客崖傾
覺嶮巖 徑曲盤險迫 石老枕雲根 橋橫界野色 海處喬嶼
暉松標 桂辰極 殘烟暈成 帳長波 曳如鳥天際 烏知還溪
潏魚自適 幾忘物無我 慮澹意常寂 返觀穹壤間 天亦局
於迹 榮華忽彫枯 俯仰遠今昔 傾羨倏再
日急軌等奇驛 愚公果何為 老且欲移石

尹廷高江心寺

玉井樵唱

潮落湖生卒未休 依然雙嶼鎮中流 斗杓橫截江城北 殿
脚長隨雪浪浮 能起太虛雲 護塔僧歸 曉暮月隨舟 翠華

夢斷釣天遠 翰墨空軒竹樹秋

永嘉書所見

此邦幸小稔 穡祿俱有緣 出門見流民 合我心 闕然十
復五 乞食相後先 有男方呱呱 中道甘粟捐 誰無父母
身其勢 難兩全 况遭疫癘 苦十病 無一痊 死者相枕藉 活
者難久延 彼哉萬錢者 所厭皆肥鮮 饑骨半王孫 汝食能

下咽嗟嗟吾赤子 斯食寄之天 似聞齊魯郊 斗粟價十千

曹可實挽徐肖梅

聲名纔大不教開 二十年來出處難 驛使漫將春信至 梅花不耐朔風寒

黃滄永嘉王君自製挽歌詞 蓋能安死生而未忘情乎死

生者也 集淵明句以釋之 日損齋案

自古皆有沒 我今始知之 居常荷其盡 逝將不復疑 人生
無根蒂 去來何依依 彼何來 孰不去 奄去靡歸期 復得返自
然 人閒良可辭 何事空立言 念此懷悽悲 日醉
或能忘 一鵠聊可揮 且極今朝樂 千載非所知

許謙中川龍翔興慶寺 白雲先生集

孤嶼浮中川 盡夜泊潮沙 何年地維裂 中斷洲渚失 兩峯
峙東西 巖影玉朝夕 浮屠據層巒 字綯金碧飛 龍追風
雷聲此 一憩息 昔時禮檀眉 今作丈士室 了師擇靈地 爲
假蛟龍窟 聚沙合有港 連亘如片石 其屋夜無開 神物便

入出亂流橋故老一一訪陳迹
軒亭倚葭葦濤浪倚几席
豫章號漢風簾蕩弱寒日憑高
慨今古天海相蕩激景在人易
非悠悠意何極

送方存雅遊永嘉

思遠樓前會昌湖花開十里紅
芙蓉消色盡水痕落秋
氣颯爽涵冰帝巨鰲巖山兩岐
出中江屹立雙浮屠潮聲
來往撞畫夜端情不敢鳴鐘魚
鳴峯南北插雲漢千尺亂
削青瑀瑤巖巖怪聲山鬼秘木
屐齒敲終迷途先生臥遊
亦已久日擊自勝遙披圖芹宮
博上舊膠漆待瓜未熟行
與俱絕絃掛劍越月收春風夢
遠意境孤竭來清與復未
罷束書負及爰載題永新與學
有胡述伊洛餘澤猶沾濡
水心百年仰文獻止齋一世稱
範模詞章問學各有得耿
耿輩出今豈無搜羅人物覽世
樂收拾佳趣歸奚奴平生
遠游有志願局束不得為君
待待君相載珠玉當敬誦想
像聊為娛

自飛霞觀登積穀山

巖崖自古翳苔痕敗葉垂蘿徑
可捫靈運詩存地尙草劉
郎仙去洞無門潮來江闊山風
急日落雲橫海氣昏欲望
城中登絕頂已
口觸目不堪論

自江心回復遊西山

才返中川一棹雲西巖無負此
良辰紫芝峯下長松晚綠
野橋邊流水春竹杖持身行樂
客桃花映臉醉歸人道傍
孝子何年草宿
草蕭蕭暗暮塵

西山萬象亭

亂峯盡處接浮雲東望悠悠萬
事陳百里江流縈縈帶滿
城片室止魚鱗野僧倚竹虛留
客山鳥穿林啼喚人落日
亭中杯酒何
年復此對晴春

成廷珪次重新民感時傷事韻三首

歲晚霜風變
寒表劍歌談
生依空
聽不
荷山中
屋柱
席將歸
海上
明月夜
拂
蓬
白
雪
春
朝
猶
宿
看
丹
邱
風
流

詭似曹公子華髮不知人世愁
北嶺老作江南客撫卷
令人百感生天下紛紛何日定
曾中齋磊有時平滄江日
映旆旂影紫塞風悲鼓角聲
今日封侯總年少老來豪氣
漫呼睜客來為說淮南事
白骨如山草不生翻覆幾回
雲雨手登臨無限古今情
長街竟日人烟絕小市
通宵鬼火明欲自先登歸
未得懸河老淚苦為傾

李晔發鹿城草閣

江門潮初落好風吹客船
孤城辭白鹿小縣入青田
山氣晴疑雨灘聲斷復連
沙鷗休笑我詩思正相牽

送永嘉葛令歸燕

人人盡說丹砂令三載容成德化寬
但識絃歌能變俗豈
因松菊便辭官扁舟落日孤城遠
二月黃河春水寒從此
去天纔尺五故鄉風物是長安

李轅題葉叔亨南溪耕隱筠谷

隱居求志隨所樂不在漁樵即耕藝
耕藝誰論生意餘漁
樵不計生意薄古人隱名還隱身
紛華盛麗如浮塵尊居

萬乘不可屈子陵當年耕富春
今人名隱身不隱與世駟
馳日矛盾遂合餘子皆沽名
莘野疇能繼伊尹花溪忽見
耕隱翁豁我磊落之吟曾藉
光屏迹能謝俗但與漁父心
相同日長耕罷田頭坐正值
杏花吹雨過遠村綠樹斑鳩
鳴近岸青莎黑犢臥火耕水
耨工不制採青鏡土野羣兒
兒來不惰翁乃喜坐見禾黍
秋雖離耕隱翁知勤稼穡由
來種田兼種德種田必期倉
廩豐種德須當子孫獲俸哉
公之上世粟冰心文章道德
先於今耳孫奕葉繼前美疑
脫富貴歸山林我今趣裝趨
上國回日田園有愧色安得
同耕五畝閒馴馬為車復何
益

丁復送清涼寺友上人歸永嘉檜亭

江心舊作野客宿石梁今逢開
士歸半夜落潮隨櫂發十
年幾夢逐雲飛相情接手話
烟旦獨老思淚沾裳衣新春
亦有還家願會過石室推烟
扉

次韻具菴送溇洲上人永嘉省詩

早年為客曾遊處今只題詩却送僧
寒蕪誰看雪膠實
登緣境見天燈金仙爛漫開銀界
玉女嫵媚倚翠層樓麗
永嘉縣志 卷三十三 藝文 詩 外編 晉 國子四年 朔

何師窮勝討諸
峯歷歷漸攀登

鄭昂舟至南塘

密菴集

纔過南塘驛湖光便可憐漁翁低撒網溪女笑撐船
仙館孤蓬頂誰樓五里前兼旬不相見稚子定忻然

次復齋登華蓋山

野老憂時淚不乾海天低燕麥風寒秦關土蝕鋤牙弩漢
殿月明金井闕共喜寇恂重借瀨自慚李愿未歸盤江山
如畫人如玉破帽空悲管幼安

袁桷以琴弦寄永嘉周子敬

清客集

五色鸞膠世莫傳春雷送石響流泉
永嘉七十四居士元鶴來時就榻眠

薩都刺送丁太初赴永嘉學正十八韻

雁門集

國學崇儒代人材絕妙年風雲千里駿日月九重天翰苑
司掄選中書屬次銓光煇毛義熾奮發祖生鞭學廣儒官

制書傳弟子員宦情依冷掾官舍擁寒氈筮仕無踰此如
君更謫然永嘉今永嘉多藝夙多賢咨訪兼留意英髦孰
接肩舊家疑寂寞遺業想流傳會看登華盛應知德業全
高情何特達矚目共周旋春著花開展秋乘柳下船篇章
微點染山水自清妍馬豆登霜袖充闕載海鮮河簫吹月
下玉樹立風前已作魚龍變何嫌雨露偏寧公爭薦達拭
目看騰翥

楊維禎簫杖歌

原注為永嘉璣天
明道人賦鐵崖集

空心勁草琅玕韻瘦如筆枝亦如鐵壺公手中曾擲之黃
公石上飛星裂殘天道人雙眼青見之不減九節藤神丁
未覩泥丸竅中有萬壑錦龍聲道人鶴髮垂鬚玉九派玲
瓏尺度足黑龍飛來膝上橫道人手中雙鸞鶴白言奇音
不致作寒星墮地風折去年臺山解虎鬪今年狼山鼓
琴角鐵崖相見湘庭哀腰閒遂佩蒼精龍湘江雨脚吹雌
風相呼道人木上座杖履來款鬢眉峯

送錢巨復之永嘉山長

湖頭送容綱舟移青雀飛來花滿枝進士舊傳羅刹賦佳人新唱竹枝詞黃詞錦梅秋風早青吳紅雲海日遲思遠樓前約相見西

山烟雨畫新眉

丹邱集

柯九思題王孤雲界畫山水圖

丹邱集

滿地山河如鏡迴巖樓閣波風

幾度春花秋雨不知秦苑吳宮

李思衍天慶宮

兩山集

紫蓋星臨北斗躔金門客去幾千年蒙泉有味見福地劫火離灰是洞天塵外仙家山上屋日邊帆影滄東船飄飄雲氣蓬萊近五彩飛鸞不用鞭

潘伯脩癸巳冬至李君時可同客柔川追感永嘉舊遊以

詩為贈當己丑歲會永嘉時十月桃花盛開氣如春半識

者愛其不祥旣而果然就用前韻因并及之

江樞集

江城十月桃花發小至看花牛已殘香點客衣驚歲晏醉

燒官燭坐吏闌鬢毛在時風霧急雲物蕭條海水寒猶有

黑貂能倚酒老來分手向君難

顧瑛次韻永嘉曹新民玉山席上作

玉山瑛索

詩人得句題茅屋客子乘流泛小舸老眼看花起春霧醉

眠聽雨響秋濤弓盤舞按銀鵝隊水調聲傳金鳳槽與爾

共傾千日酒呼童換却五雲袍

盧昭送鄭元永歸永嘉觀父

中宵清夢落東甌不為青山一日留花過辛夷歸別墅風

含杜若下春洲深懷置膝憐文度每愛將車從太邱釀酒

高堂真樂在江湖深為謝盟鷗

袁華賦得館娃宮送陳庶子武嵩城步巡檢

驟車問闔門息駕靈巖下靈巖信海靈巖結茲館娃斯暹子

寄丹碧躍手楚漢催曳華慢妬寵華媚嫵采香朝橫舟禦
標尊清若代謝人事遷商殿動天黍經懷諸宮勝亦復一
邱土不作楚囚
悲將軍本雄武

錢惟善江心寺分韻得風字送陳輔賢之温州教授江月松

永嘉美山水物色分禪宮斷流湧金碧倒景驚魚龍兩峯
橫翠黛雙塔峙彩虹齋談答寒爽沙漁歌生晚風蕭然地形
勝迥覺塵囂空維昔有帝子駐蹕鯨窟中至今小金焦突
兀摩蒼穹陳君富春彦五歲稱神童三年為博士豈徒事
雕蟲江心隔干
里寄星渺孤篷

魯時中題陳元暉屏山卷

好山高列翠芙蓉疑是匡廬第幾峯
中有幽人讀周易柴門常倩白雲封

陳高自明回溫留寓郡城述懷有作不繫舟

西風落葉送清秋力疾憑欄寄遠愁政慕陶潛歸栗里翻
為王粲客荊州山峯近郭東西起江水通潮日夜流景物

年年只依舊獨
憐白髮鬢邊稠

寓鹿城東山下

大隱從來居市城幽樓借得草堂清鳥啼花雨疎疎落鹿
臥巖雲細細生石眼汲泉煎翠茗竹根鉤土種黃精艱危
隨處安生理何必青門學邵平

客南塘作四首

亂離作客最開關目送歸鴻老淚潛咫尺家鄉成異域朝
昏烽火映前山學仙無路遊三島避地何處到百蠻獨立
風前梳短髮懶將明鏡照衰顏春來日暮起西風吹送
浮雲過海東花落名園荒草滿燕歸華屋空陶潛解
印歸君欠王褒登樓作賦工舊日交遊多白首時時相見
慰途窮雨霽南塘春水多自允浮動綠生波風前無數
蟬蛩舞柳底成羣自鷺鷥過柔絲老為真可畫畫舟女子
誰歌暇看景物渾依舊風雨蕭蕭成疾疾下詩酒廢廣
歸舟抱病看日暮邊處故國青山夢裏遊見說王師向淮甸
斷衰年白日愁

早須傳檄

李孝先江心贈唐博士

五峯集

銀浪舞輕航天風赴石塘六龍扶地勢萬象發天光
樹湧中流碧蓮生隔浦香潭龍莫深臥一雨九州涼

明 劉基在永嘉作

劉文成

高屋集飛雨蕭條生早寒我來復幾時明月缺已團浮雲
蔽青天山川杳漫漫狐狸嘯悲風鱗鯢噴重瀾孤雁號南
飛音聲渡以致願瞻望桑梓憶慨起長歎願欲凌風翔惜
哉無羽翰中夜百感生展轉不遑安枯荷響西池槁葉鳴
林端寥寥大宇空冉冉時節關舉俗愛文身誰識章甫
冠河流未到海平陸皆驚滿旗幟濁山濤鳴呼行路難

袁凱送曹新民歸東州

海叟集

十年西浙曳長裾千里東歸指舊廬原上鵝鴝終有汀
中贏得近何如胡廷未擬申公使弟子猶傳伏勝書江草

江花總無限為君今日重嗟吁

高啟答余新鄭

青邱集按余堯臣官新鄭丞

前年兵門初解兵君別被國當西行有司臨門暮驅發道
路風雨晦該嬰舍皇不致送出郭執手誓以懷憂驚我時
雖幸脫鋒鏑亂後生事無堪營移家江上託地主湖園借
得親鋤耕春朝起沐日照野卉襟發鳴鴈思君萬里
不可見對此涕淚如盆傾有壺當軒忍自酌有句在卷邀
誰評走役北郭問消息一客為我忘分明君初隱倒詣闕
下有旨謫徙鍾離城齋無囊金從無僕棄家獨去何憚
長淮黏天趣前渡才跟怖客浮豈能到州劾躬謁太守脫
去官籍僂編城荒無屋寓來客旋乞廢地赤蓬蓬未起閉戶
何人恤同患喜有楊子兼徐邈日高破窻始末起閉戶不
絕噓詩聲去年聖恩念遂客特賜技拙加謝緩救君赴汴
聽銓擇路算舊驛樞干程沙河魚雨夏雲蒸茅葦隔岸多
蚊蠅舟中感瀉得下瀾刃指腸腹悶啾啾嗟昔途無藥相救
療伏枕兩旬幾殞生終藉神明結吉士疾勢漸脫身強輕
一官若作新歸舊簿傲日去詩出更汝雖居應容語虛
貧末察張難半初香天

亦每使者召辭謝不得來南京日斜出局訪若舍草滿陋巷春泥晴入門小識父友延拜學訴艱難情且云父意念家遠浙道兩卒來相迎須臾出君寄我札上有秀句如瑰瓊自陳前事頗一一與客舊說無虧盈讀終呼卒問彼士卒言幾年經戰爭海山蕭條縣雖小民少奸詐多信誠春秋青鬃鬪子國際滄水活鮑魚鱗雖免麻味草間走雄雉角角榮顯鳴心深稱途種日者時有射戶棲山棚補天赤粟依幾困食可比江南亂官來撫民務無事顛掛壁上無故榜舉驅吏散獨坐瓊遠對嵩少當簷檻間之離抱賴舒綵如吸痛露醒朝隍使因卒還寄若語此邑小解聊試烹宰逢昌勃勿自棄願吏努力修嘉名君皇親手擁高籌酒掃六合氛塵清海內夷筐已入貢隴外尸版初來呈大開明堂講禮樂學士濟濟登蓬瀛大廟冬蒸薦朱瑟千畝春籍垂青絳用材不肖略疎賤錄寸盡上天官徇况君淵落抱奇器不異一鸚鵡秋空橫豈容久屈簿領下天道始塞終當享文章期君歸誌徽借問報政何時成

菜道為余唐卿賦

按唐卿堯臣字

柱桐甲中君始歸菜花滿園黃蜂飛結俾倚樹長不用江南雨之山土肥方畦獨遶看新綠晚食何須徇思肉翠縷

登盤春薤香金釵出盜冬菹熟我家亦在尊菰鄉秋風便應歸共嘗潮州司馬成何事回首空愁足萬年

夢余唐卿

路隔成阜萬里關何由得見故人還燈前夢裏憶憶兒猿叫柵林月在山

季德璣送潘檢討致仕授本郡學教授潘檢討名璣

鶴髮詞臣出禁林九重重沐聖恩深被書天祿成塵夢振鐸鄉邦稱名心萬葉秋風一盞酒杏花春雨半牀琴從今

晚翠軒涼月夜夜清光伴醉吟

王直謝庭循自畫秋景押卷

洞庭八月秋風早楊柳葉度漸應老柳下茅堂遠市塵寂寞門對幽島居人無事不出門林深地僻如荒村門前

道上車馬漸過雨蒼蒼空蕙蕙江濤水落沙石出水底潭疑見嚴室鸞鷺鷓鴣皆有情曉曉啼亂晴日我家故業

連滄洲舊水文溪送合流圖中景物誰能似見之合我增離憂君今善畫得供御下筆縱橫有神助何時為掃寰瀛

圖一葉凌
波向南去

應宗祥見黃淮少保三首

盛世天所助生此王佐才道德著明效國本益以培四海
承靈謠豈日資消埃向來諸國老論功乃其魁從容萬幾
暇師保日講陪宇宙百年內禮樂何盛哉台鵬本鄰壤草
木同昭回問風起救慕誰甘臥蒿萊天道有常運成功
詎無己誰能參化機履盛貴知止蓋仕得明君千載同魚
水擊天力已任取日功可擬道德重師保恩榮兼父子眷
委日方隆引年何遽爾介石有明訓動息存至理東南鈞
遊地清風播蘭芷空山有鶴人家世業詩書齒髮日益
衰所得僅緒餘好古不自量臨文每嗟吁漢唐日以降作
者稱歐蘇名公問世英壯歲遊石渠吐論補殘經飾轅戒
虛車饒夫過暑門大嚼意方
得斯言可以喻我行勿次且

徐賁菜邁為余唐卿左司賦北郭集

遠辭華蓋居來卜山陰宅乍到俗未諳久住地旋關屋廬
尚朴純楹棹謝雕飾高營踞山跼深發運泉脉簪將狼尾

苦門用鼠莞織缺垣惟補蕪地砌總蒙薦編籬限道鄰樹
枿表殊場本求野性豈是耽地僻學團欲擬樊為功敢
伴稷盪借勞外形自甘食餘力耕鋤限兒課灌漑當僕役
破塊何陶陶隙器亦夏夏野鴛許俗上回展向紳翁借篋管
細泥材鋼錘鑄築液卓鑿應藉利負囊頭毛磔俯仰疲枯
棹沾酒漬襪循行策錫倦初賦石籬披欲艾即刈
削竟馳驟值阜即為坡遇田畫長畛縱復橫曲渠廣溼牽
亂棘地同農畝計區學井田畫長畛縱復橫曲渠廣溼牽
接流引餘滄澗深渠架桁秋實垂籬落夏蔓雨露
加膏腴糞土發硤瘠瘠瘠程題裏蕪辨類分行植蒔法常按
諸候時即看尿蕪芽拳握紫莖學母麟赤兩合憐菊葦叢
生愛就共初笥送鬻當薪葦長春遠雀弁菟葉峨馬帚并
莖直賞繁傲疎綿絮老枯穢抑芍芭卷龍鬚藥幹擁牛膝
黃濁雪晴收紫蒸露晴攜陰階茂落危下出費非惹掩輪
木耳垂攢刺菱角射秋菰采更稀齋韭剪仍殖芝芳凝海
嶽交鬱點地墨梅相香可醪竹茹熟堪脂石皮被柔瘴土
為敵菌菌西蜀豈昔荷人列得長鬚荷帶流亂簇陳絲縷
芹效野人獻瓜為天子賜決嬰纒一方蒿莖連數席瑞縷
慰渴心玉甃起瀉疾草毒先非喜芥辛茹沾厥盤根芋埋

蘇詩集卷之二十三 雲文詩外編 三 國下四聖補

壤脫穎筍穿壁嶺香憐雞蘇折甘嗜燕麥粟腐切方圭乳
餅斷圓壁字子樓受刻贊明石被餒兔目掬夏槐鹿角毛
臘炙膏託請鷄呼集以元修斥鳧齋蔡守清薇怨周節逆
邪蒿義所獲穢焚埋堪晒薄利稟技失省誘惡遺慧窮餐
藝酸黃儉啖蔬留白閉管付田園生意仰奇澤焚齊翠疑
剪甲垢綠訝擊掩冉烟際姿葱蒨雨餘色始撥借洋梁載
滌畏蟲螫新馬或在蓮薄湘亦須隔求久漸投磁致爽速
沃礎不煩僚友送敬向先聖釋對唇誇大嚼無客忻小摘
梓差不過三甕盈當飲百末能著蔬經安敢驗食籍旨蓄
足山廚素供過香積用茲卒歲年庶得勤朝夕賓魏徐見
懋厄陳顏自澤潔奇士恥汚造橋盜懷恤抱甕忿設機授
書請求益維馬因激憂香蠅遂亡誦萬錢柳復乞片金華
還擲仕知呂廷妄居味鄭人識枕肱仲尼樂傷指范宣阨
鼎騰固云嘉食單亦足適敷淡秀所安堪味欲易種毋因
口體累遂
使憇民德

虞原璩同黃少保遊江心寺題毘盧閣

環菴集

舊句新樂命我題千年寶閣與雲齊七閩傑木淨杯至九
斗諸山入坐低揮塵魚龍時出沒倚闌烏兔自東西詩成

柳筆渡江去何
異飛鴻踏雪泥

次黃少保花僉事題和靖吟詩圖韻

原注花公名潛生

西湖老人癡欲仙隱几賦詩潛不眠
山童坐久鷓鴣夢覺吟到梅花第幾聯

章綸送姪潘廷易歸永嘉

周志集

鳶蘿松柏舊相依訪我迢迢上帝畿為客初瞻紅日近思
親又望白雲飛一樽酒盡難分袂千里風飄苦拂衣感子
意長離別後此
心遙逐雁南歸

林璧永嘉士氏月梅圖

窗前夜夜明月來幽人夢片吟併徬蒨寒月色愈堪賞豈
非添得梅花開梅在空若冰玉潔身言梅枝更幽絕乾坤
清氣良在茲意領神融詩詠花月儼人不得眠自知身
是詩中仙豈常咳唾成珠玉妙與花同清圓莫遣梅花
墜香雪莫使冰魂有圓缺
吹笙鶴背人長前花前弄明月

鮑恩東山草堂爲趙東山作

孤館蕭然近翠微，春風吹綠映階墀。謝安起去門將合，蠅
且歸來路不知。月出露華沾屐處，日高烟色入簾時。北窗
臥覺詩情好，吟對蒼薇有所思。

謝鐸渡歐江沈案

酒盡雙門鼓亂，搥滿船秋思。闕無涯，敢從平世思浮海。且
向空江學泛槎，蟹氣遠吞青嶂。白巖光高映赤城霞，望中
咫尺桃溪路。三徑分明是我家。

謁文信國祠次公韻

萬里孤臣命若絲，支解身世豈勝悲。眼中無地可立脚，頭
上有天堪幾誰。終古綱常今尚在，百年運會定何期。繼周
別有中興策，不用磨崖更立碑。

李東陽永嘉芙蓉書院詩

芙蓉自是秋江花，含風浥露蒸紅霞。誰教五月吐奇秀，不
道人間有歲華。永嘉郡中花滿院，開元寺裏尋常見。勝事
猶傳乙卯年，清標已作冰霜面。鹿鳴有宴奇嘉賓，鴈塔懸
名及早春。共言此瑞不虛應，果有人傑占花神。玉堂天路
時來往，碧桃紅杏誰爭長。出水應憐太白詩，凌空忽下仙
人掌。兩京官舍無花開，十年心想真悠悠。豈憑將錦繡江山
色傳與丹青畫手來。

李傑題謝廷循山水

峰高巖出日，山氣曉氤氳。氣葉潤林藪，霧崖分谷吐。雲
客衣晴亦濕，瀑響聲逾聞。茅屋依深樾，樵迷虛羨隱。君

文林永嘉縣齋寫懷文濕州集

墨髮垂青絲，銅符籠彫鞬。言謝朝行出，領滄海邑脈脈。
辭謁知依依，去鄉國制行。僅千里，已在東南僻。地遠煩刑
誅，年貧正難食。自顧書生愚，曠堪何休戚。流移已懷慚，在
獄况余織。平生戲岩樓，雅志山水適。及此東嘉遊，清貞信
靈域。豈無康樂情，坐有屈莊責。歛歛專承
迎，鈞稽恩交籍。誠意不能歸，自愧隨彭澤。

鮑璋江心寺山亭

摩空雙塔峙中流江上維舟緝昔遊兩岸鐘聲潮未落滿
樓山色雨初收探元老鶴長年在無事閒鷗盡日游不欲
凭欄傷往事夕陽芳草遍汀洲

周敘永嘉周孝子歌

疾風吹沙滄海翻魚龍鼎沸烟塵昏羣雄竊據宇內裂橫
行殺戮相并吞吳山之東越江曲賊勢猖狂肆殘毒平原
千里烟火稀豺虎縱橫繞空谷周家父子勉文儒流離奔
竄無安居一朝邂逅入俘虜倉皇空顧千金軀而翁視子
心猶苦况是高堂惟大母子欲拒身贖父還願得承顏慰
延佇強賊憑陵恣忍心縛之竟墜中流深嗟哉孝子義不
辱牽衣隨父行俱次彝倫墜玉網靡白日無光泣神鬼
長遣當年雙感魂遺恨今猶結淵水真人緝字誅強兇萬
方盡入囊陶中史官采錄筆意行合名取歌垂無窮由來
父子有恩愛天理人心豈曾昧拍邊試寫孝子篇千載死
應瞻

朱諫芳洲為永嘉袁宗喬作

蕩南集

芳洲之樹何青青李白詩句令人驚今日芳洲落何處城
南十里袁先生薙蕪香散春風暖柳葉初抽翠眉短乳燕
鳴鳩午氣深石欄不覺花陰轉飯飯朝來引農父杏
花雨過開新土學取義皇世上人多種秫田三百畝

寓江心寺

孤嶼清秋夜星河萬里控江山如有約雲水暫為家
白髮隨鷗鳥輕舟采石華秋風勤歸思漸憑響簫葭

王朝佐送姚恒陸還永嘉

此地一別鄉關千里情雲歸春樹暝月出大江平
從事逢賢尹成功正後生送君殊草草我亦話南行

姜立綱送楊鍊師還永嘉

早年奇跡上清家迥異仙官荷寵嘉帶得一天新雨露還
樓半壁有烟霞羽衣不受遊塵沈客髮益知曉歲華卻喜
蓬萊台已到須海外更乘槎

李願送陳工部名定令弟南還臺南

鳳山不可作千里膏
夢思見此白眉郎
傾蓋如故知青華
富文彩儒雅真吾師
龍駒產渥水寶樹繁
春枝恩恩後南
還遠道傷別離
聯鯨出吞陌遙指江之湄
江流去渺形落日孤帆
逐臨行惜分袂相望天一涯

侯一元善扇贈王少華二谷山人策

古人有遺言惟白可受采
齊統變蟬雀昭質復安在
願持君子心如月初離海
太空無纖翳消白終不改
四海揚仁風蒼生良有荷

夜渡歐江

暎色度輪櫓長風動次寥
漸疎江岫月正落海門潮
淩運同驅天全牛學得蕭
江湖易成夢頓欲謝清朝

郭公山擬成小築次鹿山韻

城下江流城上山郭公道
遺跡寄人間墜居妙有蓬
瀛在勝地大谷我輩閑
楊靜每隨僧共定雲來不礙戶長關
衰慵

了自無奇字亭下從教載酒還

春暉樓用韻酬黃南華

江山有待一官休
阜帽依遲任白頭
草色總深元亮宅
月光先到庾公樓
林鳥傍母當籠
起花尊迎醉入戶
流為有故人傳
郵幽坐中長得白雲留

南塘樓居書懷

屐宅宜近市陶廬在人境
愧乏二賢操
郊居始能靜
伴老有殘書
扶衰資藥鼎
偃仰一區足
蕭條百慮屏
臥聞鼓鼙聲
起東嶺
萬物何去盡
次余有深省

侯一壘和家兄南塘樓居書懷詩集

人意各有適自得賞不違潛
幽本淵潔冥鴻入雲飛
自是愛芳草非關滿紫微
南塘山水清可以築釣磯
曠野一登樓
青林四作圍
清如甘醴
來高齋
保元慮
日後起棹歌
處處見
無漁者
多農語
東鄰問
乘雲遊
絕
近人臨
津非

羨魚當知陶晏
意奚必懷市居

李經敕送黃江東歸鹿城

綵服動歸思
青陽催歲華
兩年同作客
千里各還家
醉憶山堂夢
遊橫野寺花
離杯在袖
濕不是聽琵琶

張嘉胤寄題永嘉王陽德陽湖精舍

房集

招隱豈在深
智者乘微尚
伊人臥陽湖
幽襟謝塵鞅
丹霞
邇崇椒南北
兩橋蕩萬象
隔景光凌細
井一狀鳴夷任所
就向時遊將
剡川放

牟嘉敘遊江心寺登康樂亭

霞溪漫案

輕帆載奔浪
水國散微陰
松洄眺孤嶼
寶塔凌雙岑
茲遊
夙有期始得
遂幽寺
淵空接梵宮
蕊蕊造龍吟
澗漾元氣
中
日華映珠林
謝公有遺跡
憑江濤曠懷
寄元賞海
嶠振徽首
清芬詎可
抱高情
傾古今
西堂夢不返
池草春
深

王世貞挽張太僕有功

弇州山人

再願承明鬢
未蒼
嗣
濁世有張郎
生前無地容他住
一死翻傳俠骨香

寄王大參陽德時公初歸永嘉以黃柑見貽

但作歸人事
事堪永嘉名
勝擅東南
吹笙雅稱王
喬嶺著
屐傷宜謝
監嚴客至
風前饒白亭
書來霜後有
黃柑
祇愁
怕中山謗一函

題畫壽王大參七十

永嘉城外小
巖山明月長
香筵鶴閣
總為陽湖泉
石好未教王
子厭人
題

和言甫司馬題陽德大參東還五言絕句十首

錄三

白雲為作團
圓風吹不散
截置一
鏡中與作山
僧飯
歸雲
覆水
是右軍
船人是右軍
齋白
麻
昨夜
菴黃庭
榻來未
有軍
地晴
清青
氣
閣所
得亦
已
足
忽轉天地
開錦
繡
玉
山
谷
歸
華
徑

孔天培夏夜永嘉館集

下馬送春色，蠟居延夏陰。流光坐自歎，日暮不成吟。客路連滄海，歸心滿舊林。沈憂何所似，波湧大江深。

林彥贈趙東山用朱蕩南韻

抽齋集

憶醉山翁綠野堂，年來梧柳已成行。江雲渺渺人千里，天地茫茫酒一觴。龍臥每憐諸葛老，鳳歌誰識接輿狂。可人昨夜窗前月，猶趁梅花入夢香。

李光春江心寺

長江倒瀉白天河，撮土時興萬里波。寶殿當空雙塔峙，玉樓高聳六龍過。潮聲吼動風雲會，山色橫拋日月梭。宋室孤臣千載恨，清輝猶染御毫多。

何白姜良峰先生竹梧書院歌

汲古堂集

華蓋峰前舊書屋，繞屋高梧暎深竹。編摩上下數千年，圖籍縱橫三萬牘。金石琳瑯差甲乙，月露風雲費標目。象香

裨史每連牀，海志山經動兼軸。裴黃未覺萬穀盡，繕寫日看千兔禿。先生兀傲盤其間，澆漚古今竒為腹。梧坪月轉寤以歌，竹塢風生行且讀。水面魚來杏粥香，亭臯鶴去茶烟綠。典至臨池白揮灑，益監松煤漲洗玉。古隸遠法師宜官，小篆近傳韓擇木。狡獪扶石勢騰擲，龜瞻飲江形瑟縮。一編故自足千秋，未解人間有翻覆。君不見平泉與金谷，不見李紳貯冬篔簹。綺羅花石委荆棘，夕照荒烟下樵牧。又然一笑浮榮如轉燭，伊余汲古之修綆。俯仰遺風企前躅，我所思兮意不忘。彼有人兮鄰可卜，相期問字過元亭。稍待出瓢酒初熟。

和王昭文夢仙歌贈劉衛卿衛卿還古篆印章

子晉軒雲映玉笙，天風忽送弄昇天。行似聞昨者，放仙予儻是當時徐，昔時我愛劉郎有靈氣。曾經分治芙蓉城，偶然調笑逢上帝，騎鶴歸來玉京雜。向人問稱放逐向賜黃

山作湯沐，芝田車影浴丹池。坐鎮仙海三六瑣，函一編太古上善變化，乳乳昔身魚。誤逐浮名向塵土，素心遂與雲霞源。赤日黃埃，昔餘渴後向東來。欲與劉太玉樓頭一遇，永嘉縣志 卷三十三 外編

君醉上華峰，學明月黃山。山中人欲歸，石洞龍
掌半漫滅。歸君髮兮，濯君纓。一歎臨泉，與塵骨。

陳明府招泛湯湖

秋色南湖猶冷，令君扁舟狎長白。鷗鷺千峰青，送蕭蕭月四
野寒飛。芙蓉雲客有，蘇門倚鳳嘯。劍從延浦合，龍文無論
夕風期。未易聞。

孫臨東甌曉發

際曉連橋挂席，同一不煩邪。許嶼篙工，沙頭宿鳥飛逾白。霧
裏殘燈，鮑不紅半嶺，霞殘茅店雨。一江潮響，石門風颺，雲
片片藏孤燄，不鎖寒流日向東。

林增志遊中川東席覺海司李

咫尺游迴，向碧空上方樓閣。水雲中草荒古，廟燐文相皆
飽殘碑。憶謝公兩岸潮聲，僧舍冷半江帆影。夕陽紅，凭欄
莫道蕭條甚近。
有神居攝海東。

邢昉贈永嘉吳葵衷明府

石臼集案吳
彥匡號葵衷

君不見，永嘉吳公年近八十，眉覆面，一生讀書逾萬卷。二
十年前，緜一綬，騷騷蹤，蹤蹤龍南，嶽龍南，作合巹，江濱彭澤。
罷官歲歲，貧家在，歐東如栗里，門前五柳搖芳津。謝公池
上柳堪把，春草鳴禽，遍江野。若書愛篆，神農經，不學蟲魚
註。爾雅吹琴，雲起天冥冥。月下還聞子晉笙。看君骨節輕如羽，曾逐盧敖海上行。

登江心寺澄鮮閣

危閣此中洲，蕭條極浦秋。潮爭西口去，江逐斷山流。
莽莽碧雲合，娟娟綠篠幽。謝公臨眺處，秋色使人愁。

謝公亭

謝公山海客，千載一荒亭。只此片雲白，長含孤暎青。
中川想前燭，斷碣儼遺形。晉宋風流盡，嶽獻對夕汀。

吳經國過劉長孫齋張對月

逸度飄飄，命世雄姿。魯魯魯魯，魯魯魯魯。魯魯魯魯，魯魯魯魯。
聽松濤，一枕風香。樹樹樹樹，樹樹樹樹。樹樹樹樹，樹樹樹樹。

未許將軍臥畫
角秋生動玉關

楊文聰謁文信公祠

祠前古木長龍鱗丞相英風尚帶辛心捧一誠留日月身
當九死定君臣只須海上三千里已勝田橫五百人夜雨
不勞嫌寂寞卓
家地主在東鄰

國朝

王士正寄萬開來永嘉詩

漁洋山人詩

昔有謫仙人清風照寥廓文采映江表翺翔出東洛遂渡
永嘉來言尋謝康樂康樂不復有但存謝公巖赤霞自照
耀綠水猶潺湲放懷山水外跛脚天地間開元餘千載斯
人杳難攀萬公具仙骨妙筆餘清妍昔者東萊坊岸曠三
山前至今海上陽猶使恩君賢傳聞去金陵秋江正澄清
過江富文流盡識使君名牙樁朱絲絳鹿子趁風波送君
石城頭去作永嘉客永嘉何菁蕤崑崙入暗空龍湫落千
丈海日亂蒼蒼雁蕩七十曲曲曲盡玲瓏容齋玉張雲樵

曳吹臺風齋閣倚青壁秋香金桂叢風物固洵美允復思
謝李把酒問前賢主賓更相似吾家陸士衡公門稱國士
玩世識疎狂高義託君子自公南渡後
結襟風邁矣長謠寫心胸遠寄東甌水

嚴正矩春暉堂詩

烟炯西堂照月明空齋兀坐張浮榮昔生松石如嵐嶂鳥
戀花枝到几榻病類栢如髮營咳懶同叔夜寡逢迎一官
岑寂千山外遂
使今無吏隱名

賦畧咏懷

皓鶴寄園林時羨雲間鶴賦性本閒適胡事乃羈束人生
壯盛年有如秋草綠霜雪不肯避日月何局促貢子未遺
榮談公差知辱裂素爲丹經焚香燭元籙古人如可懷前
修以自勸寥廓恣懷儀內情傷劇瞻山河道迢遙
非吾鄉金風變時節枯葉送涼裔子渺天末湘君水一
方前途既修阻烟水徒寄託寧黨不敢涉發濟河無航行
行復躑躅空
遊蕩學湯



鍾淵映送朱彝尊遊永嘉

揮手去東甌春江綠水流山花開未盡二月下扁舟
落日催津鼓微風引櫂聲謝公幽賞地羨爾得重遊

朱彝尊永嘉元日

官舍紅梅放繁花一樹春
誰憐元日會無復故鄉人

林齊鎡客舍送何天五之烏牛

露冷萍香秋暮紅送若孤嶼正西風
片帆東去飛如鳥無數青山入望中

胡濬春草池

遠樹飛霞接翠微池邊草色淨涵暉
晚來山鳥聲似道當年遊客稀

周天履江心

春風十載隔川烟
誰弔陸沈兩岸葵葭愁鷓吹中
地曾堪借帝出無家此一臨千古

悠悠流不盡暮帆收處清烟深

李象坤次韻酬梅贊臣先生

神交十載慕鴻文此日元亭問子雲酒到吟邊堪慰我詩
成花下却輸君梅魂數點來庭際桂魄如鉤靜夜分白雪
吟高驚四座離離鶴立獨超羣

李象震寄懷林翰仙陳雲草

昔年我向沅溪去爾卻攢眉城裏住有時搔首望江關煙
水蒼茫不知處昨我移家城市開爾又樓連瓦上山日暮
登樓望吾子但見兩岸碧天雲影隨人生能得幾聚首莫
使良朋離索久君不見東園燒李滿滿枝不堪一夕東風
起深紅淺白偏疎離

白偏疎離

歸楓林留別陳雲巖雲草

薰風江上理行舟爲爾荷言十日空歸去雲山紫舊恨到
來池館起新愁陽春白雪憐同調錦石青林徑獨遊別後

歸楓林留別陳雲巖雲草

倚逢高會日應憐
孤客倚山樓

李霞江心寺

蜀僧初卓錫
寶石室川流
巨利營龍窟
長江湧鸞邱
鐘鳴潭底應
塔影水中浮
莫羨金焦好
殊林此較幽

胡璜鹿城春感此齋詩稿

習習風生雨後天
園林柳影半含烟
賞心昔愛繁華地
作客今當遲暮年
鳥船東西詳士女
鼉山笙管會神仙
鹿城春事仍如昨
不信重來獨惘然

林文朗送連元芬歸菰溪靜齋小章

柳綠逐君來
菊盡君歸去
我亦離鄉人
與君同去住
譬彼燕與鴻
春秋時一遇
私幸無薰蕕
復得聯親故
君能善丹青
子時解佳句
今日送君行
強把哀符吐
菰溪與芙蓉
遠隔春天樹
判袂虹橋邊
何時重回顧

送王雲根歸鹿城

賓館無魚厭久留
依稀荆楚賦
登樓歌騷自恨分
南北把酒誰爲合
唱酬寒月照殘千里
夢朔風吹起一江
愁東甌若遇傳梅驛
卻望音書寄隴頭

林文煥題東山古廟壁博笑集

日落蒼苔冷
風來古木悲
不堪三五夜
更有月明時

湯錫雨後渡孤嶼友人留飲卽席分賦

薄暮雨初歇
山雲斷復連
徐行出北郭
閒渡到中川
金利撐高漢
銀濤接遠天
樓危凌絕巘
樹密雜蒼烟
漁火星洗海
潮音風鼓絃
苔痕纏斷碣
草色映流泉
人坐冰壺飲
詩成玉露霑
恍然天地外
不復有塵緣

韓則愈白泉詩

深山瀟月苦
倦科進
遷名泉今又過
巖壑自然成
勝賞田廬其奈盡
簞席僅存
衰夢曉鐘
驚鐘軍需可若何
獨坐小樓空
懷壑一聲黃鳥
出烟蘿

袁枚借高茗發命運昌兩秀才登華蓋山小倉山房詩

相傳容成子飛升在華蓋於今四千年仙迹宛然在蒙泉
水一泓清絕味可發當門松五粒古極形多怪走登大觀
亭始信東甌大青青萬畝田縱橫如畫卦濛濛幾片雲山
腰橫作帶日未周八瀛心已窮兩戒取海來胸中將身放
外天

杭世駿題贈蔡梧野湖山清與圖

活筆應須妙景酬輸君十日賃僧樓
南堤疎柳扁舟月領取明湖一段秋

陳敦讓次和張肇炳中秋對月原韻南雁山人集

冰輪乍湧海東頭金掌光凝露氣秋幾處寒砧催永夜數
聲長笛動高樓星槎奉使人何在斗柄垂西歲已過為望
鄉關慘客思南天萬里碧雲收

送張肇上赴比武林次姚聲重韻

孤帆西上動離情雲路迢迢此計程兔穎已裁新格調貂
裘非復舊書生富春江上天初遠西子湖邊月正明千里
相思人兩地好音應待塞鴻聲

錢維城十六日晨達温州茶山集

朝駁三更落風平一葉輕晴嵐明海色寒樹雜江聲
鳥語喧山寺人烟護郡城為耽遊興好遲爾半帆程

謝啟昆永嘉樹經堂集

到處題名翠壁間家風賢守六朝山
年來無復西堂夢池草經霜兩鬢斑

姜希轍華蓋山

華蓋秋高逼綺河仙房自合在藤蘿
三牛翠石千年在可有吹笙駕鶴過

林霽癸卯初夏依綠園訪會近堂出示新詩即次奉酬

聚散俄更十二辰登堂似舊又翻新
川居詭王摩詰谷口人逢鄭子真
別久何頭憐鬢髮詩成餘韻繞梁塵
知君

同有牽絲吉未許高吟息此身

彭啟豐東嘉雜題詩

海風吹雨一時生十日濃陰不作晴
華蓋山頭花鳥寂占晴雅聽鵲鳩聲
飛霞臺榭女城間窈窕窈窕妙可攀
欲訪謝公游杖勝烟霞高寄在東山
羅襦錦繡耀康莊拂拭機絲鬪俗教
孝女鷄鳴便成布只今人說浣紗坊
響唐音號困靈一編風雅振東溟溯
源誰似東嘉首刻露能開山水形

雷鉉遊江心寺詩

東歐攬勝出城闔孤嶼蕭疎絕點塵
鐘磬遠颺空宇靜林壑環映晚霞勻
一江清影心如水十月輕寒氣似春
文卓祠前同下拜中流砥柱仰斯人

阮元自麗水縣放舟至永嘉縣四首 錄一

東顧國在海山邊十里江城萬井煙
已見颺風傾葭屋誰平鯨浪駕樓船
三盤島嶼參差出百粵帆檣雜還連
豈似

登州高閣上碧

馬千里接遼天

李鑾宣永嘉懷古八首 錄三

歐浦山前墓草荒居民今尚肅蒸嘗
入關師定咸陽地遷海茅分異姓王
烏喙雲初遺廟在盤江風俗贊神忙
靈旂羽葆歸何處白鹿城高落日黃
脫身虎口慙艱難却換紅羊歲月殘
信國孤忠如皦日趙家半壁付狂瀾
禱聲入夢風雲變海市成樓甲馬寒
三尺短碑披薛讀有人弔古一憑欄
羅山半世跡沈淪一疏俄邀主眷新
聚訟盈庭臣議禮潛藩入嗣帝明倫
功名徇省恩常握故第松臺草自春
氣奪千官開黨禍後來濟弊徧儒紳

端木國瑚孤嶼謁文信國公廟

百戰飄零越海東烟塵蔽日陰飛蓬
欲回大地波濤上只刺孤山涕淚中
渡輝有聲催朔雪扶藜無力墜秋風
此心不逐狂瀾倒半壁猶懸氣似虹
半與計已失偏安馬角崎嶇歲月殘
海外有文移北極塵塵中無地著南冠
冠浮雲孤嶼隨潮變暮雨荒陵入夢寒
殘碑斷碑詩可讀河山猶作宋時看

東山草堂四首 錄二

虛堂鏡山水晨夕氣澄鮮海日松頭霧天星石眼泉巖高
猿果攔樓小鵲巢懸滿地踏難碎碧苔生紫錢地肺通
仙穴山眉列女牆拾芝青石鐘積穀白雲糧藥井
銀瓶響松厨玉甌香隱居能久視真好讀書堂

曹應樞溫溪山中

山色蒼然暮晴陰氣不齊亂猿爭石上幽鳥背人啼
木落巖巒傲烟深樵逕迷何當攜謝客絕巘上丹梯

江心秋月

峭壁澹斜暉松風吹客衣江鷁隨葉下月兔帶雲飛
秋老愁心劇途窮壯志非越去彈一曲臨水不知歸

贈王慶侯

王郎三十文才美輕車快馬京華市毫端氣欲生雲烟身
上衣難勝綺綺綺絳鈎曲直誰分明方者為阜圓者卿獨將
白眼對當路胸中鱗甲森縱橫况逢不平即攘臂于金未
足供睥睨王郎氣蓋長安城不省歸無立錫地五載承明

空上書沈吟猶未悵窮途江湖
吾亦思歸客同訪邯鄲舊酒徒

林從炯題春園敘樂園

烏衣文酒弟兄賢羨此秘臺屋數椽隨意園林皆畫本全
家裙屐總神仙十年京國慙康樂三月池塘妬阿連我近
牽舟江上住縛
茅誰辨讓西田

項壽暮登江心西浮圖

且賦集

朱闌大半夕陽斜感慨登臨語不諱蜀肆憑誰商出處荆
臺敢謂擅詞華天河影落三十水燈火星流十萬家便欲
袖攜王子晉答
鸞遙度赤城霞

晚登積穀山

磴巖出危梁歸禽對客歸片雲千里色卷石六朝山
蟻屐憑煙上絲崖水竹清鐘從上機僧吟眺不知還
九日遊大若巖

駿龍行謁大才君石室先窺紫字文躡橋蕭疎逢暮雨
林杳鷺正斜暝松栢泉白遠疑鶴天末峯青奇勝雲待曉
柴車探亦水吠
人拘祀夜探聞

永嘉城南舟行短歌

閩州城南天下無離儂洲渚同吳郡芙蓉朵朵青繞郭扁
舟煙雨橫孤蒲濱海壤狹田頗腴橋官有秩魚有租耕田
上洞意良得勞引羊腸百里湖民生餼稍何所須沃
土可羨亦可虞選人豈肯泰多事只合延緣稱釣徒

周含萬留別東嘉士民六首

笑脫朝衫賦遂初黃梁一枕夢醒予福因失馬憑誰測拙
可藏鳩轉自如秋水雅同人竟滯曉星難比宦情疏催歸
杜宇聲聲急懶駕長安道上車管領雷封兩度霜東甌
風景勝錢塘天涵海氣朝開市城挹江流夜泛航四野秋
高禾黍賤六街春宴管絃忙謝公池畔餘芳草早藝詩囊
一瓣香花落閩庭鳥不喧簿書無惹宰官煩敢矜小試
操餘刃可有微明照覆盆茅屋未豐終鮮惠蒲鞭仍在已
揚恩何當細柳營中士也把甘棠一例論 衙齋小宴集

門生愧我公然月日評褒貶豈真關一字笑談容易到三
更更除熱宦烏紗氣肯負初心白水盟珍重春華須努力
讀書何止為科名漫將高誼比濃雲更比濃雲厚十分
虛譽自慚稱衆母多情何忍累諸君縱教劉寵錢堪選那
許馮謙券盡焚此去清風攜兩袖不須重作送窮文 擲
地聲敲字字金送行都作短長吟三升枉費詩人墨五斗
難移醒客心海國雲山鴻印雪湘江花月鳥
投林河梁西去頻回首一曲觀歌思不禁

孫希旦瘦銅先生席上食橘同賦用董香光贈橘詩韻

萬顆青黃間淺深巽山東畔舊登臨自從京洛來為客不
見家園直至今座上芳洋流十指江南烟雨入初心尊鱸
一種秋風思又
一掃背白髮侵

金銜宗感豐甲寅新正六日出城南看迎春歸作歌

老夫七十五歲人眼飽七十三回春矣春畝畝比帆盈帆上
牛四見東甌新陽和氣迴鷓鴣沈陰剛喜開茲晨所願
六合清烟塵迤邐冠蓋填城闕逐蹄飛揚鼓吹震太平同
樂官吏民康備統祝風遠運靈靈覆海長經遊頌籥霞仙大

朝列眞采藥游戲滄溟濱更有赤壁吹笙賓跨鶴來作東
萊神似問鮑繫今何因我返策杖行遠巡壯不努力徒酸
辛襦散早負男兒身芳草色染青袍勾鬢年頭角曾超倫
故人天末如參辰擬托尺素雙文鱗隴梅一枝持贈均想
君高臥鸚湖濤詩題人日情語訂定念草堂榻負憐我
久客衰誰親鶴骨瘦盡雞皮嫩鬢絲半鏡蕭蕭銀遠隔雲
樹淒含鬢擘柑聊快香
流唇無田不歸君莫嘆

王樹榮題陳堯人廣文隨蔭讀書圖

翛然吾亦愛吾廬倚樹長披一卷書
落葉半窗疏雨冷思君秋夢在清虛

潘自彊題隨蔭讀書圖

十年空想古鬢眉秋樹匡牀獨見之莫道先生官獨冷至
今東浙奉經師猶憶趨庭罷講時科頭箕踞意遲遲長
占皋魚共此悲

原件收藏

湖北省图书馆

原件书号

地 2182

原件状况

原件完好

〔光緒〕永嘉縣志 三十卷首卷

(清)張寶琳 王棻戴咸弼

孫詒讓纂

民國二十四年補刻本

二十四冊

本部书共摄制 4 卷

4:1	卷首 ~ 卷11
4:2	卷12 ~ 卷23
4:3	卷24 ~ 卷33
4:4	卷34 ~ 卷38

版权所有 不准复印

永嘉縣志卷之三十四

藝文志十

詩內編

宋

陳寶之研軒

謝公樓上風流客紫髯蕭疎雙鬢白曾中有氣吐虹霓牀
頭無金失顏色問君借取騎鶴錢更欲吸盡長鯨川出門
雙槩破寒碧去
學五湖風月仙

周行已贈沈彬老

永嘉人物哀斯文久零替學徒寡道心日與風俗離我生
衰敝後上思千載事實欲問里闈一一蹈仁義敬重鄉人
情翻遭俗眼忘晚得沈夫子學問有根柢矯矯流輩中頗
識作者意叢然慰吾心歸此同好嗜喜子更我聽士也貴

倘志古道自足師不必今人貴茶苦不異飲薰蕕不同器
如去沙沙盡自見底積善如積土主多適成歸讀書要知
道文章實小技子試反覆思鄙言有深味自非心愛合安
能吐肝肺行行慎取之紆節思
遠大立但勸鄉間永為斯民賴

政和丁酉罷攝樂清寓柳市莊居和林惠叔見寄

懷祿非其心事君要以道古來際遇閒每恨見不早觀其
風雲會事業何草草哉張子房器博用殊少恐量世主
心用此恰恰好所以收其才遠從赤松老富貴
非利達貧賤非枯槁超超聖賢心吾欣願教掃

題永寧傳舍

浩浩車馬跡往來各有求而我亦何為行役不得休驚風
吹砂礫草木春不柔荒山相經互渭水日悠悠下馬古驛
亭開軒竹修修蠅蠅爽氣入得慰征途憂移牀取一息據
據如清秋水願息鞍馬何當具扁舟我生湖海間築居必
清幽城郭五畝宅山高水亦流家園千木奴不貴萬戶侯
既輸東岸稅一飽亦易謀藐然塵囂外榮貴如行滙咄咄

狂癡子胡
為此掩雷

劉安上方潭展墓示子姪

舊菴在山頂去此五里餘創謀自吾祖遷就今所居住時
僧不多苟且完室廬至於五十載風雨荒榛蕪先人樂溪
山每到嘗躊躇深憐棟宇弊締構新是圖整巖欄幽徑開
門相清虛高堂闕且深三山列庭除或禪或教律濟濟
衣裾先坐舊所卜乃在西南隅松筠老且茂雲氣時若舒
政和甲午歲予解壽春符寬恩得真祠展省來郊墟前
奠墓隨詣軸焚金朱報效未云記澗涇徒諱如邇來就堂
宇會飲族屬俱夜深燈火明山靜竹柏疎翻思昔日營似
為今所須先人篤好善雅志在詩書于公有陰德高大其
門間虞詡名升濟其後果不誣嗟余忝厥修獲敗良可虞
作詩以自警
其無述厥初

歲寒亭

茲亭予所作再到異嘖音江梅老半枯檜柏春逾碧
易名為歲寒表此蒼翠色森然一徑幽步屐時取適

友人新居

門向平湖靜處開，雨餘山色入簾櫳。
水飄香一徑，梅觀寒紫芝原不老，柱頭元鶴幾時回。
此峯信是神仙窟，子晉吹笙有舊臺。

荆溪有懷

自從南郭得三椽，怕趁荆溪半夜船。
將清夢遠林泉，雖因追遠時來此，又見登高意愴然。
不知多少恨一聲孤雁夕陽天。

薛巨源送林良輔

事了却閒時，辭官豈厭微。笑人持酒別，留俸換琴歸。
亭柳春迎馬，溪雲雨滿衣。行程休計日，花眼醉芳菲。

陳雲龍偶成

野趣成閒散，青山即故知。竹生踰砌筍，花引隔牆枝。
舞蝶翻風亂，閒雲出塢遲。倚闌無一事，祇有客傳詩。

婁寅亮止齋即事

居與仙巖鄰，未悉仙巖路。片棹偶相及，山僧頻禮數。
指點竟餘跡，行行道其故。是為梅雨潭，排空成瀑布。
常生六月寒，輟軒每相顧。嗟哉往來者，盜不忝尸素。

林季仲次韻酬黃季章

長安公子意氣豪，笑我惟悴居蓬蒿。人生栖託一枝足，何
周博風九萬高。我今百事付流水，歸臥北窗心獨喜。
林表春禽自在啼，絕勝養金籠裏誰能得。臆無塵埃未
雁未論才不才，子陵事業亦何有。風月凄然一釣臺。

寄劉知言

年來何止一宜休，合把身名付釣舟。寒食又衝花下雨，晚
塘柳絮引春漚。微梅點點著枝頭。

盧守攜酒過薛直老草堂次韻

蘇文忠公集

畫戟森森轉水涵草堂顏色帶恩私亂離海上多簪紱樂
磻風前細馬羈醉帽半欹花近眼康歌別發墨翻池諸公
明日朝天去且為南陽借杜詩

題薛獻可新居次高仲貽韻

高居占得野塘橫竹迳桃蹊取次成宿靄半兼朱戶溼好
山長傍晚窗明風吹酒面春情泚月落詩腸夜味清今日
主人歸定不試聽枝上子規聲

張闡還鄉

入請犯天顏今朝出漢關
雁如倦飛鳥日暮傍巢還

王鎬移竹後園

洗紅窄窄烏荒雨落紫鸞興早角風
挂起北窗聊問訊新移來付定惺松

方雲翼題寶積寺

暫脫塵囂馬足埃僧窗高臥白雲堆青山影裏春醒解
鳥聲邊午夢回坐嬾且推書冊去吟清時喚茗甌來要知
門外無車轍十日新生一運苔

陳鵬飛贈邕管察推陳仲輔

幕下誰人識杲之微聞贊畫向蓮池登樓不厭鄉闈遠挂
笏只言山色奇直道自能消鬼魅高人何處不軒義他年
坐上話銅狄可

是蓬萊清淺時

鄭伯熊北園送關簡州分得古字

我歌白雪篇送君水雲浦歌罷水雲寒伫立聽鳴籟江湖
苦在手短衰釣烟雨軒裳誤羈羈濶趨羣玉府朱墨浪自
妍筆胡竟何補高鴻墮秋枕歸夢紛莫數著鞭輸子先瘡
敷為懷古中年況作別心事復誰吐古人分龍符江色映
傳新話舊定何

時新知日旁午

黃巖縣鼓樓

永嘉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詩 鼓樓

飛雲鬱嶂崢嶸萬井交錯餘悅仰各有則靜以馭羣動平時
心匠微斤斧袖不用少施見其餘規畫已驚眾姬公昔營
洛道德作梁棟東家有餘材鳳衰
無復夢帝方議明堂行矣與君共

薛季宣龍翔寺

二江涵古寺雙嶼聳平沙翠浪環流淨金城到眼奢
水光搖殿閣塔景動龍蛇不滅邊壺意屯雲未許遮

送鄭景望赴國子丞詩二首

有序

風喜橫鳥順知難喚酒杯好溪寒已半京洛暖應回僧舍
方翺雪江鱗欲放梅不須愁國步之子棟梁材爾我論交
晚何堪又索居朝陽鳴必鳳清水察無魚百惱
愁成解翠疑鬼載車否滅亡可道羸得腹詩書

得符速走之官

我本樂閒人自得安閒志鄙性習疏欲誰識榮華豈堪來
復舊廬喜獲平生志稼穡任佃夫家室歸中饋中外若非
我卒歲無他事飽飯讀詩書曹騰時兩睡朝咽燕雀驚鴻
鵠心應異三皇竟何物況復今宵寺寒飯課妾孳先春輪

典賢茲乃不可常為貧求祿仕版籍一書名野情那得遂
官來促我裝去作塵埃吏無復有消搖真為口腹累把板
從此行短褐隨弃真素履良不堪邑有民人寄衆心險山
川道微非所暨上恐負朝家終念家聲墜吾民政焦熾為
此不能寐格物可為擇舊說今難試泥古誠腐儒惟此知
為治仁義舍不為又敢圖與利上官如我容刑章得就易
庶以遂其生將久蘇疲瘁此意向茫然思之或在侍

雨後憶龍翔寺

好溪東赴海門秋中有禪榻湧碧流潮信往來雙別嶼世
緣生滅幾浮樞菱歌面面來漁鼓燈火層層到客舟何事
瓜期外留滯短窗斜雨不堪愁

秋思

秋風生夕涼吹我東閣帷中有蕩子婦清歌寄愁思為問
愁何為良人長別離銀缸弔隻影霜雪堅自持君為黃河
流妻作玉桂枝東西各異道邂逅不可期願為
君下裳結束憶君衣君衣何當披十年寺空開

韓應陳素齋席上

自得滄洲趣門開接釣磯 江光翻夕照嵐氣上秋衣
心苦一官冷吟多萬事違 何如明月夜有客扣林扉

潘樵書姜白石昔游詩後

我行半天下未能到瀟湘 君詩如圖畫歷歷記所嘗
越我遠遊與其如鬢已霜 何以舒此懷轉軫彈清商

平江道中

不載圖書載酒杯 姑蘇臺下小徘徊
東風不識人心老 擺柳吹花一併來

還自錢塘道中

江上青山落照邊 江頭歸客木蘭船
春鷗自共潮回去 一點飛花是柳綿

徐德輝夜寓舟中

秋氣清如水推蓬夜不眠 蘆花新有雁莎葉尚鳴蟬
斷夢疑堪續哀吟最可憐 漁童看月上吹笛舵樓前

木待問火後寄詮老

樓槍墮九霄列缺亂阡陌 西城苦點廬東墟已堆爨幽榭
僅容膝隱市意自適天公不我相同此編戶厄平生一邱
壑未信天地窄終焉感窮途萬慮集中夕載觀宇宙內在
在等公宅鄰夫六尺軀俯仰數偏仄炙手事當路快意已
爛額野子今瓦然乘除付陳迹此身亦何
有而復身外憾相逢肯分山試面九年壁

郊寺

紅委墻陰花寂寂翠滋亭角草纖纖
風翻書葉常交案雨壓鐘烟不過簾

鄭伯英和清卿雪溪泛舟晚登華蓋亭

滿江風雨醜清愁坐嘯烟波一葉舟目送飛花千里去身
隨空碧一鷗浮兜羅世界底遊戲歟乃聲中自唱酬試問
劍溪回棹客可
能乘興上南樓

清明泛舟

永嘉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詩內編

六

風雨連朝忽轉晴
大運著意作清明
簫書共了公家事
尊酒聊酬我輩情
花却餘寒紅尚瘦
柳融初日黛猶輕
一年春事幾如許
又作明朝祓禊行

林曾汴河

一千八百隋家路
兩岸青青入帝都
可惜翠華南渡後
舊時楊柳一株無

許及之綸子效靖節止酒體賦筠齋余亦和而勉之

綸以筠名齋種筠當掩關
愛筠栽竹易見竹知筠難竹以
筠爲木筠居竹之間希筠
歲寒操進筠古風還筠中聽琴
瑟筠外寫潺湲人與
筠俱勝筠隨境共閒

德久送沙喫信筆爲謝

海物惟錯羣分命並海鏡
凝爲物病采拾烹煮如擲蔬豈
念含靈鈞佛性就中水母
爲最蠢以蝦作眼資汲引蝦入
罔罟白不知水母浮悠亦
良窘其閒墨魚工吐墨以墨自
蔽潮水黑潮來舟人如拾塊
販者填街賣鳥賊沙喫喫沙

巧藏身伸縮自如故納新穴居浮沫兒童識探取素素如
有神鈞之並海無所聞吾鄉專美獨擅羣外腕中膏美無
度調之滑甘至芳辛年來都下爲魚困獨此相忘最云久
轉菴何自得此奇惠我百輩急呼酒人生有欲被舌購齒
亦有好奇難具論忻茲晚美一餉許維海未已滋念根擬問
轉菴所從得訪尋不惜百金直豈非近悟聖花詩望茲尤
物令人識緣衣在旁忽
驟然蟾蚌取笑却可憐

題江心寺

屹立中川嶼江行結斗城千巖界巖下兩塔湧波聲
布地有沙漲中天惟月明清宵繞解定端是裊歌聲

清卿求作混碧樓額因賦唐律

三十聲名晚合酬
前衙久自是湖州
尙須漢史二千石
聊臥元龍百尺樓
臨碧紗書畫盡去
醉紅憶爲海棠留
從今只爲博扶上
還許登解守舍不

婿川圖亭上觀江心寺詩

三山海上矢雙峯，插作中川鎮水龍。高出巖垣尊御寢，長
施粉廡過僧筇。夜敲圖繞千燈燭，曉擊聲聞兩岸鐘。莫恨
無緣隨展鉢，時來亭上足從容。

轉菴輓詞

無復從容唱和詩，忍爲惻愴輓歌詞。生前秋月春花了，身
後高山流水知。小阮竹林思步武，仲方蒿里得追隨。腰金
鳴玉終塵土，萬卷千篇付二兒。

周去非懷歛飲

按朱聳號嵐飲

白雲近青山，清風動修竹。竹間何所有，曲澗聲谷山。迥
何可窮，萬里來懸瀑。昔有君子廬，清標謝王屋。北山茲正
高，邦君見良燭。吾黨詐敢忘，封植此佳木。

王相南康泊舟欲遊廬山值雪

春風浩蕩江湖客，咫尺廬山風雨隔。
門前老樹最關情，一夜相思頭盡白。

陳謙鄂州南樓

析雨沈絃思杳茫，南樓依舊倚斜陽。江湖草樹不相識，吳
蜀舟車祇自忙。萬里後聲驚客枕，一天涼月浸胡牀。古今
多少英雄恨，認取江南舊武昌。

陳德翔和鄰僧韻

七八年來住水心，喜鄰蕭寺共僧吟。古池暗有泉相接，春
地從教菊自侵。興到濃時因坐久，交於淡處見情真。極憐
對直河梁暮，海月初生日正沉。

漳浦偶成

秋已過，半林無一葉。飛曉風，須闔戶。夜冷旋添衣。
陰壑枕椰瘦，陽坡華撥照。每鴉鄰，壞磬行客往來稀。
王鞏題管聖浩瀟川歸隱

卜築蒲川上，悠然遠市廛。朝蒸書屋外，月影釣舟前。
地僻紅塵淨，沙平白鳥眠。此中幽趣，不必問斜川。

林賓陽紅葉

五夜霜為染，輕明映碧流。山林驚有色，天地欲無秋。野渡風初起，夕陽雨未收。昔聞供墨客，霜屋落鸞鷗。

葉適送林孔英

東堂質疑匙，啟鑰胸臆坐。講水赴梁本，朝合選經博士萬里那。投郡文學東，風吹散石門冰。吳人送去蜀，人迎雪山我。我大江滿松，樓過之清又清。

送葉任道教授之官靜江

大學奏文夸第一，國子先生裏行立。嶺南梅花太枯澀，花豈喚人人底急。爐亭雪深叫孤鴻，傳書為慰明光宮。雲翻雨覆占來有不，如堂堂金石守。

贈徐靈淵

歐虞兼褚薛，事遠功為墜。今日觀來翰，如親見古人。盡歸嚴號令，富有活精神。碑板荒唐久，邈看走四鄰。

林敏之挽詞

雜選新河市，酸寒處士蘆。甘餅魯穆饋，獨著孟軻書。籬壞從兒補，禾荒付客鋤。永嘉新有志，莫遣姓名疎。

題仰孝廉事實後

孝子久傳名，誠通物表靈。當年虎矢猛，此日竹還清。墓壘無留菽，庭荒枕舊廳。惟存古題誌，寶惜勝如經。悼路鈴舍人德久潘公。

詩人冥漠去何訖，花鳥相寬不作愁。耆舊只今新語少，九原喚起韋蘇州。

送鮑賓甫

近年詩友東西去，贈予驪駒挽不多。古柳渡頭音調別，滄浪聞處夜深歌。

建會昌橋

十里滄浪絕岸遙，幽人行處有誰招。幸無羸馬妨來往，買斷寒蔬取意挑。

水亭

藝文詩內編

周緒著事

北客樂馳驅，脾肉渾不生。輕風入馬蹄，一瞬萬里平。朝發長安都，暮抵受降城。陰山聞鬼哭，征人晝夜行。黃塵雖染衣，紫翠堪奪睛。男兒平生遊壯志，多屢驚荆楚。豈不佳舟楫，非吾情。休誇魚狗類，莫戀烟波清。幸能脫七鎖，偶獲匣中鳴。

戴溪送王本叔黃州教職

龍飛乙科，郎白面如珠。王去作幕下，士年少二十六。壯心直如彘，不耐公事曲。盜知太守尊，筆吏警羣目。太守豈不賢，去郡秉鈞軸。銓曹有格法，那肯煩薦賞。依然舊官職，再傍天之麓。六考未作縣，冷官到淮服。同來豪氣舉，酒醉能半解。只今長說病，伏飲在胸臆。皇皇一世憂，隱隱兩眉蹙。塵網嬰同君，被纒束兩家。各生子，丁壬合天祿。但得佳兒婦，兩翁志願足。眠山有舊約，相從結茅屋。明朝江上館，持君宿。

徐自明華蓋仙山院

萬當不如一，發却休九乃。知多言累，靈謹三緘。日寂中，海雷震悟處，獅子吼百物。自四時六鑿通，九有風松靜。度曲，山花相與友，心遠境更幽。光生室無垢，茶鼎香蟬鳴。香几黃金紐，澄神天籟息。見性藩籬剖，對語彼上人。一笑開戶，塵成佛靈運後。

潘遜栢山道中

綠遍沿溪樹，殊鄉春又闌。峯回疑有路，水漲欲無灘。靜聽禽聲樂，閒同鷗影寒。明朝石門洞，瀑布共誰看。

秋日會陳素齋

與世忘機久，相親禪白鷗。所居環水為客，又三秋。籬邊黃花瘦，江寒紅葉流。數聲悲靜夜，雁度驛邊樓。

沈準維舟

野樹春深紅，照水新秧雨。後錄句，田斷烟隔岸，梧桐角人立。東風待渡船。

永嘉縣志

卷三十四

詩詞類編

白溪舟中

風約殘紅暖未晴，崇朝厭聽打蓬聲。
白頭野老磯頭坐，釣得溪魚不識名。

戴蒙暮春偶成

家住相溪欲盡頭，茂林修竹不勝幽。
菰蒲漲綠蛙專夜，榆葉吹寒麥半秋。
修禊從教非節物，舞雩自有風流明朝。
酒醒春猶在，更向長潭棹小舟。

薛師石瓜爐

近日有深趣，買得薛能園。鍊瓊延瓜蔓，深鋤去草根。
花前長載酒，月下只開門。最識田家樂，辛勤更不言。

宿瞿溪

船泊西溪岸，人家晚更春。霜汀寒有雁，野寺夜無鐘。
竹迳通新店，茅齋息病容。農夫不相識，問我欲何從。

哭徐致中

亡友如今隔杏冥，夢中只見病時形。
書窗開久門添潤，花迳荒來草自青。
一卷詩篇空就緒，兩年文會覺凋零。
幾回行過松臺下，不忍登堂不扣扃。

題南塘薛圃

門對南塘水，亂流竹根橋。橋自成洲，中間老子隱名姓。
只聽漁歌，今白頭。

趙汝鐸水心新居

開扉待嘉客，沽酒解閒愁。半夜秋霖歇，滿堂寒水流。
風聲生葉底，月色在沙頭。憶著鱸魚美，松江有舊遊。

戴仔答友人錄一首

著書非為進，歲久漫成編。道遇言非贅，身幽志自堅。
種瓜新學圃，種藕晚知田。吾事未多闕，衣裾莫浪褻。

陳儵軒名清虛堂

開門灑灑天，窗明一流淨。坐夢紅情夜，月靜移花下。
影曉風輕度，竹閣聲天空。參寥人孤坐，地僻高寒鶴不驚。
滿眼

藝文詩內編

青山雲散盡恍
疑身世在蓬瀛

鄭鼎夫山房

冉冉雲生石柴扉半掩深餘春歸草意積雪負葵心
老去忽自笑與來時獨對閣中參物理何處一蟬吟

徐照宿翁靈舒幽居期趙紫芝不至

江城過一宿秋氣入宵濃蛩響移砧石螢光出瓦松
月遲將近曉角盡即聞鐘人起行庭際思君恨幾重

贈江心寺欽上人

客至敢幽戶筍屨行曲廊潮侵坐禪石雨澗讀經香
古硯傳人遠新篁過塔長城中如火熱此地獨清涼

懷趙紫芝

別一百日無書直至今幾回成夜夢獨自廢秋吟
小雪衣猶絡荒年米似金知音人亦有誰若爾知心

題薛景石瓜廬

何地有瓜廬平湖四畝餘自鋤畦上草不放手巾書
人遠來求字童閒去釣魚山民山上住卻羨水邊居

石門菴

菴是何年作其中住一僧蒼崖從古險白日少人登
眾物清相映吾生隱未能夜來新過虎抓折樹根藤

徐璣述夢寄趙靈秀

江水何滔滔渡江相別難揮子家舍前對子衣披披問子
何所為旅舍未得歸執手一悲歎驚覺妻與兒起坐不得
省清風在簾帷平明出南門將以語所知過子舊家處寒
花出疎籬蕭蕭黃葉多裊裊歸步遲子去不早還何以慰
我思

中川別舍弟

中川人語別南國夜何其江上風來急山低月落遲
纔從前浦遠角在古城吹玉砧耕鋤地何當手共犁

送趙靈秀赴釣州幕予亦將之湖外

郡以竹為名因知此地清溪來城下綠山到市邊平
人幕非無客能文必有聲江湖共遊宦相望若為情

泊舟呈靈暉
泊舟風又起繫纜野桐林月在楚天碧春來湘水深
官貧思近闕地遠動愁心所喜同舟者清羸亦好吟

題陳待制湖莊
園無三畝地四面水連天行向樓高處卻如身在船
野花香浴外山色海雲邊一任人來往茲懷亦浩然

送戴文子赴定海主簿
江天經雨後秋意轉新高遠棹送行客涼颿生細濤
高人初祿仕判語亦風騷若到海西岸佛光盈翠袍

題薛景石瓜廬
近舍新為圃澆鋤及晚涼因看瓜蔓叶識得道心長
隔沼嘉蔬潔侵畦異草香小舟應買得門外是漁鄉

夏日南湖訪隱士
須暑何能避孤舟訪隱人水鄉菱藕熟晴野稻梁新
力學師前輩談空悟宿身鏡湖三百頃不似此湖濱

趙師秀哀山民
趙君初病時倉皇道君榻知為寒所中歷痺連左腓蔣子

憶君初病時倉皇道君榻知為寒所中歷痺連左腓蔣子

丹有神三日能屈茶能滿甌改詩忽盈卷君亦疑勿藥春

見談娛塵曾倦暖最紅同躑躅天台約多愁積如山令君心

和可為樂仙家桃最紅同躑躅天台約多愁積如山令君心

不閒殘荷故未去瀾齋賜脯岳僧有烈劑倒篋得餘惠

服之汗灑漿事與東流逝啼妻無完裙弱子猶哀廢詩人

例窮苦窮死更憐君君如三秋草不見一日好根荻霜霰

侵萎絕嗟何早哭君目無光思君月照牀猶疑君不死猛

省欲顛狂昨者君木疾相過不論日晴窗春剪蒲寒爐夜

縷樂石塔苔蘇中猶有蒼行蹤憂心不能寐無夢得相逢

君詩如賈島勁筆難天巧昔為人所稱今為人所寶石峯

云有地葬從朋友議須求侍郎銘難見山民字平生翁與

寄薛景石

烟水暮宛是西州路虛言楚客招繁感向生賦

虛窗風飄然獨臥聽殘蟬家務貧多闕詩篇老漸圓
清秋涼一月故里別三年最憶君門首黃花而野泉
冷泉夜坐

泉境碧沈沈蒲峯月正臨樓鐘時聽響池水夜觀深
清淨非人私虛空見佛心却尋來處宿風起古松林
送徐道暉游湘水

春盡雨霏霏春寒猶在衣人尋香草去鴈背遼峯歸
瀟水添湘閣唐禪人宋稀應知名與姓題寫過巖扉
盧申之載酒舟中分韻得明字

閒人閒處任載酒荷高情小舍盛容客同舟卻向城
弄花忘晝暑憂穀念秋晴歸路雖無月銀河亦自明
呈蔣肖韓薛師石

中夜清寒入緜袍一杯山茗當香醪鳥飛竹葉霜初下人
立梅花月正高無慾自然心似水有營何止事如毛春來
擬約蕭閒伴重上天台看海濤

陳揆卽事

誰家庭院冷蕭蕭閒却朱門不許敲
惟有東風藏不得隔牆露出杏花梢

盧祖臯玉堂有感

兩山風雨故留寒九陌香泥苦未乾
開到海棠春爛漫搶頭時得數枝看

松江別詩

明月垂虹幾度秋短篷長是繫人愁
暮烟疎雨分攜地更上松江百尺樓

廟山道中

粉黛煥燁透疎籬山嶠人家挂酒旗
細雨灑寒衫袖薄客中知是菊花時

邵經國上樓參政

聞道先生欲挂冠先生參日出長安去時莫待淋瀝雨歸
日須防徹竹寒已遂平生多少志莫令末路去留難二疏

畢竟成何事留
取他年作畫看

潘亥送兄赴饒

草堂荒蕪未春暮
乳燕安巢雁北去
回首蜃水桃始花
及至螺江柳飛絮
江東繡衣真御史
聞者紛紛毛髮起
日長惟抱空甕眠
頭白應憐故人子

寄趙紫芝

長安獨跨驢一別
二年餘朝士不能薦
承明空有廬
窗虛桐影薄
襟冷桂花初
莫怪無書札
心親迹任疎

吳端山居漫興

莫笑山莊小
偏於隱者宜
門爲八字路
圍葺五經籬
地暖花開早
大寒酒熟遲
不須雞報曉
已得數聯詩

春日山行

雲峯疊疊路斜斜
隔洞炊烟三四家
何處有香來不斷
嫩風微雨落松花

戴栩白鶴寺

予昔昔游處平臺
片石成寺名猶記
鶴松響卻疑笙
巖壁飛雙瀑
金沙照一泓
野人豈仙伴
隨鹿過溪行

送項季約赴成都
鈴幹呈洪粹

辟奏來從舊所知
蜀天萬里去嫌遲
清油幕建元寮
貴錦領首參小校
隨千古淚痕
諸葛事十分
行色杜家詩
益州別駕如相問
爲說思君草檄時

周端朝三江口

吳門臺北竹樓
隅三日追陪
漫叟居曉夢
驚辭赤壁鶴
夜樓看打武昌魚
橫洲遙激分燈影
落月斜河運斗車
回復三江問漢口
陸離蘭葉響環瑤

草堂

上林不花一水
淨游魚雲
媚猶寒
翠釣葦
風冷天欲霜
惟
有白鷗雙對影
北隣台榭
南鳥市暮
雅共策
無行人草堂

老翁喚不醒孤
照野梅消息新

趙汝回呈水心先生

鶴骨癯癯髮未
斑秋風鷗鷺共
條閒芙蓉火徑
纔通馬揚柳沿
池不礙山外稿
定於何日上中
興只在十年閒
穀城片石無人
識鐵馬堂堂出
漢關

宿羅溪山

鷺嶺東遊霽景
微碧桃花外一
鷺飛樵夫不斫
垂潭樹知有僧
人掛浴衣

葉采書事

雙雙瓦雀行書
案點點楊花入
砚池閒坐小窗
讀周易不知春
去已多時

趙崇滋趙客州新居

舊日水心路新
添趙倚樓詩盟
不寂寞此地合
風流隔浦荷花
雨當門杜若秋
有時清興到夜
半喚孤舟

求酒趙評事

半老情懷睡不
能小簷霜月當
寒燈無人來問
相如渴敲碎梅
花一夜冰

陳埴南雁山

千峯歷歷寄山
窗酒力詩狂總
未降月白洞門
花落盡天空華
表鶴飛雙岸邊
瀑雪寒侵夢澗
底笙簫冷韻腔
且喜懶殘煨芋
熟不妨久話共
秋缸

趙崇齋過楊子橋

一抹輕烟隔小
橋新篁褪綠兩
三梢惜春不覺
歸來晚花壓重
門帶月敲

薛師董秋風

秋風有落枝天
籟動堪簾散角
山河壯襟懷歲
月遲阮生狂一
嘯漢武老多悲
難有秦歌激終
堪理釣絲酬外
湖樓詩

小雨潤蔬英
涼風展梧影
雲連沙際白
天開數峯淨
滿樓百尺高
坐覺秋日永
寬鋤十畝園
餘事一笑領
荷枯水却清
桂晚霜未冷
誰能悲寒螿
聊忻小畦地
飽客新豆蒨
鴛鴦我雙舫
盤放浪誠有
道居然惜俄頃

徐獻可南塘

南塘新雨過
風暖橋洲香
水長侵官路
橋低礙野航
竹棚人賣酒
花笠婦移秧
近日頻來往
春歸有底忙

書齋

十日書齋九日局
春晴何處不開行
瓶花落盡無人管
留得殘枝葉自生

無名氏

題景星壁

陌上春風破酒顏
馬頭珠絡響珊珊
歸來院落已深夜
滿地月明花影寒

蔣廷玉秋意

秋意如詩淡
又如湘水清
無家人易感
有筆畫難成
月冷砧杵杵江空
雁聲夢回蕉葉上
殘雨幾番鳴

淨刹

碑上文難讀
開山失所傳
巖松秋落子
石井夜深泉
地曠常多月
樹寒不起烟
昔年曾有虎
來到寺門前

盧方春送陸侍御歸越

晴晴風雨餘
出畫意何如
鏡裏無慚色
囊中有諫書
寒崖立松柏
清廟擲瓊瑣
海內看霜月
光明只似初

水雲園池

貪山上水樓
一望一層秋
幽池發朗咏
驚飛雙白鷗
斯文今寂寞
冥諸老舊風
流漁者亦樂此
扣舷清夜遊

寄趙東閣

樓閣傳餘夜
已深下方方
沸管絃自霜
飛初氣侵清坐
月映斜輝促
苦吟著草只知浮世
停燈花難說
隱人心依然

流於高山
意我發從之
學鼓琴

薛嶼寄宋希仁兄弟

永嘉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詩內編

七

咫尺不相見閉門惟苦吟聽殘寒夜雨灰盡壯年心
身外一貧在燈前百慮深所欣交友義自首到如今
省試舟中

關下春光近囊金又一空霜風吹敗絮星斗隔疎蓬
世道誰能挽妻孥見未同青燈對黃冊誤盡幾英雄
林魯長門曲

因宿秋山懶畫眉入宮歲早龍恩遲
詩成莫寫溝中葉流到人間是幾時
韓兼山夜歸

西風淅淅吹荷衣家在蘆花深夜歸
明月滿江人不見白鷗雙立釣魚磯
姚所韶漁歌

自得元真趣悠然與世忘一聲來欵乃孤棹在滄浪
雲斷暮空碧江清秋思長欲將湘笛和無講入宮商
邱靜山名客郵江

山寒無美色風物動淒涼天地忽窮歲兄弟皆異鄉
酒醴衣絮薄月落夜更長問有家書到敲門喚隔房
鄭吾民諸葛廬

珊瑚一室雲獨許老龍臥英氣宇宙春君臣重三顧
歲久化為墟白日聚狐兔惟有忠臣心風雨不可破
吳肖巖名茅屋

茅屋三間小春風長草芳故園經積雨老樹不多花
黃髮長垂釣古書猶滿車近來人事別亦懶問桑麻
宋可菊名春日

門掩東風老無人載酒過半窗春夢短深竹雨聲多
朽齒濕生菌殘蠶已化蟬因思舊遊地臺榭廢笙歌
潘希白送蕪村之繼揚

隋家天子愛揚州四十離宮取次遊荆棘久迷秦隴路機
絲空拂汴河流若才情似庾亮府世寧難於魯仲謀莫為
青衫怯騎馬却
將風景付關愁

水滸集卷三十四 詩內編 賦

入南溪

沙頭落日照蓬低，杜宇誰家樹底啼。
舟子不知人未起，載將殘夢上清溪。

徐覲與客登山

與客登山去，山陰路未乾。
就晴分石坐，隨處帶書看。
宿雨添溪闊，春風入袖寒。
却因樵客引，尋得一叢蘭。

鮑莖初夏閑居

杜門初人夏，貧不厭身閒。
白日靜於水，綠陰濃似山。
野蔬留客飯，小艇送僧還。
却憶西菴後，聲名石壁閒。

仰止亭

昔年曾此戀青山，幾度秋風入夢寒。
想得玉岑迴合處，夕陽依舊滿朱闌。

陳宜中如古城經吳川極浦亭

颯風吹雨過吳川，極浦亭前望遠天。
有路可通環嶽外，無山堪並首陽巔。
溪雲起處潮初長，夜月高時人未眠。
異日

北歸須記取，平蕪盡處一峰圓。

陳虞之山水小景

千年老樹立蒼石，三峯兩峯天出雲。
青溪道士坐船上，自按玉簫人不聞。

送別

柳濕征衫晚出關，荒城古雪劍花寒。
西風漠漠龍沙路，馬上青山帶醉看。

宋慶之寓武昌報恩寺

孟宗祠下竹依然，借得空房竹樹邊。
貧寺少逢僧過夏，遠鄉多是客經年。
倩人汲水時煎茗，就佛分燈夜照眠。
家信不來心欲斷，明朝又買漢陽船。

薛美薛瓜廬吾宗人也，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其詩，斯可矣。

太息而題於卷鈔

元嘉興元
結廬兄弟近長安弊却儒冠竟不彈
自茹芝來輕漢召肯將瓜去博唐官
貧多樂事清無盡手寫新詩墨未乾
史筆須許隱君傳姓名慮作古人看

詠柳

一撮嬌黃染不成藏鴉未穩早藏鶯
行人自謂傷離別枉折無情贈有情

高彥竹寒夜

轉轉夢斷金梧井夜月沈沈風露冷
起向庭中獨自行人惟有梅花影

王開平石門洞

層崖立水洞絕壁萬絲垂長是烟雲護不分晴雨時
嵐多琳宇濕苔滑石橋危得句停舟寫春衫潤不知

劉植過彭澤

井邑已非舊柴桑里尙存春風三畝宅落日數家村
隔樹聞雞犬編氓半子孫頽然孤隴上寒菊繞松根

鳳凰臺

昔年禪誦地荒草夕陽臺儀鳳有誰識遊人獨上來
古桐陰覆井叢竹笋穿苔千古幾興廢此風吹雁回

周白中贈西山磊泉菴僧

門掩古崖碧霜欺苔徑與去城無一里此地若深山
留客吟松下驅泉過竹間羨師無外事相伴白雲閒

山居

又是閒中一日過明朝活計看如何
拾薪童子歸來晚報說南山野菜多

林一龍次韻飲冰登萬象亭之什

接飲冰宋
瞻淡是州城川原一望平天高衆峰逼人立片雲生
拂石同僧坐移筇避蟻行嘉興有泉眼不改舊時清

白沙至芳林嶺

海風吹島岸蕩路獨行初山險避樵緩天寒雨點疎
莽田流水外高樹少鳴鶯忽見題詩壁人言賈氏居

陳均遊鶴林寺錄一

竹遶高僧逢話處花留仙子舊開枝
道心虛淡元無著付與東風爛漫吹

蔡槃瓜州

烟際繫孤舟蘆花兩岸秋江空雙雁落天迥一星流
急鼓西津渡殘雲北固樓商人茅店下沽酒話揚州

自敘

江湖閑步幾經年窮似衰陽正浩然折篋為求僧舍茗
典衣因欠酒家錢真情盡向詩中見歸夢常於枕上圓
世路風波深可畏結茅何日遂歸田

寄雪蓬姚監丞

憶昔青燈夜對牀斷猿聲裏早梅香一從去棹衝寒雪
幾度凭闌到夕陽秋思漸於蟬外覺別愁偏向雁邊長
梧相解得離人意不遣西風吹葉黃

薛肩夔過朱氏居

地僻少車馬南山對草廬雨來雲滿案瓶漏水侵書
老樹無全葉清池不養魚吟邊猶學圃日涉趣何如

元

徐似孫秋夜獨步

門巷清如水支筇夜獨遊馬關官路月鏡滿禁城秋
白髮空無恙黃花別有愁可人從此去不上庾公樓

許上之和戴奎韻二首錄一

溪上扁舟載鶴過紅塵回首漫如何晚年郎壑襟期好此
日江湖感慨多狂客空遺鸚鵡賦家人休唱屢屐歌等閒
一笑成疎放倒著袂衣似敗荷

陳天祐春夜雨後懷王宰

一窗風雨後燈影弄微明未得留春句其如此夜情
宿花無蝶夢吟草有蛙聲心上無端事蕭蕭白髮生

汪鼎新遺興

老去何心戀舊編，一回開卷一茫然。畫懸素壁風敲竹，琴掛虛堂雨漫絃。刻骨魯公猶乞米，苦吟陶令卻無錢。聞來靜掃松根石，坐看輕雲出澗邊。

宋眉年山步

未必清秋趣能如，幽意長孤雲出野。水寒鳥戀殘陽，巖谷有空響。野花無定香，山翁忘世事，不改舊冠裳。

徐淮登松臺清秋有感

欲說嘉禾惟憑酒，竹葉清樽翻綠波。敲帽正當風力緊，吹簫無奈月明何。高林紅葉得霜醉，故國青山入夢多。客子長懷有誰識，意高一笑付清歌。

張天英武陵春曉曲書於玉山佳處

武陵春曉花冥冥，漁歌蘭棹搖殘星。溪涵山氣綠如酒，幽禽啼破松烟青。天上時聞鳳凰曲，金門飛夢人初醒。長嘯

銀臺月將落，空翠著衣香霧薄。忽見安期蓬海東，劍佩從風降。元鶴陽鳥銜火懸，扶桑袖卷紅雲朝。帝旁手攬龍車，觀天光下視，灑國空千霜。

曹容飲願仲瑛芝雲堂得酒字

元冬天氣佳，野水碧如酒。扁舟發吳門，夜泊浣溪口。緬懷玉山人，閒者闕何久。登堂問寒暄，況復得良友。佳人發清唱，春色動江柳。焚燄澄燭光，飲劇意彌厚。人生苦別離，勝集固不偶。出門夜何其，仰見參與斗。明朝隔烟雨，相望一回首。

孫華鳳山懷古

太息南冠久，陸沈百年風。節見於今王，嘉不就公孫。詔朱泚盜移秀，實心遠海有靈歸。夜月荒原無樹著，秋吟不知江漢新。降鬼曾憶天朝，雨露深。

周君資避亂歸自北山

永言... 二十日 藝文 詩內編 民國二十四年

臨軍蒼松鬚鬚強舌存齒敝復何傷青門無恙存瓜圃錦
里依然舊草堂魚返故淵原自樂燕尋華屋爲誰忙天涯
細草皆春色愁絕潘郎鬢上霜

陳元暉山行

短策登臨處白雲三兩家溪山增秀麗談笑咀英華
興盡苦啼鴉春歸忽落花主人有珍珠筍菜正抽芽
沙可學詠懷二首錄一

獨上高城望遠郊船飛黃葉下蕭蕭天旋西極餘殘照江
湧狂波作暮潮塵世百年雙鬢改鄉關萬里一身遙何由
從獵灤河曲霜冷弓強鐵馬驕

薛漢和袁德平

世路不可涉風霜苦見侵園廬長入夢歲月易驚心
木落秋容瘦雲昏雨意深登樓試長望烟水晚沈沈
和伯雍夜坐

月落夜方半江空歲又闌浮生知易老久客欲歸難
漏靜忽聞笛樓高誰倚欄呼燈更小酌起舞戲盤跚

鄭洪題黃子久畫

二十年前識大癡櫻鞵桐帽薜蘿衣星霜老髮三千丈梁
棟遺材四十圍圖畫揮如詩句好丹砂終與道心違管箕
泉上青松樹猶覆當年白版扉

吳山白堦寺

江山襟帶尚依然王氣銷沈已百年八葉龍孫東渡海六
宮虎土北歸燕銅駝荆棘荒山裏石馬莓苔落照邊玉柁
游魂飛劫火五陵無樹不啼鵲

中有雙峰如一川
謝公樓閣倚依然

謝儁伯西湖偶成

思遠樓西平巖東會昌湖上藕花風
水亭隔岸湘簾捲人倚闌干億謝公

陳一齋名谿亭次汪桐陽

空亭明遠嶂老樹黯餘曛野興臨流坐秋聲入夜聞
漁歸孤棹月鶴睡一松雲記得前溪路人家兩岸分
宋可梅煎茶

汲雲煮雀舌仙味滌煩襟花縣春眠重山窗酒病深
水香魚著眼烟起鶴移林陸羽曾題品清風直到今

陳麟題歸去來圖

飛泉千尺銀河懸孤松石上蒼龍眠四山無數白雲出
五株衰柳當門前葛中丈人步其下悠然別有山中天
翁斗村名關江上秋感

寂寥搔短髮幽思滿滄洲一雨興鄉夢千山獨夜秋
近書仍未達薄酒不消愁雙杵誰家急西風水外樓

吳澗所名趙宰別業

幾樹柳陰合空階一半遮破琴長在壁老鶴不歸家
客至時供茗官閒更管花有時成獨步門外聽蜂衙

瞿澥搗衣曲

寒蛩何處棲樓傍礎石月停礎聞蛩鳴礎動蛩復歇似鳴
辛苦心欲替征人說去年舊衣寄誰去今年新衣織到曙
御移礎石來支機
蛩鳴復在支機處

李璧太行山

跨連燕岱壓中州秀色浮空晚未收
如此山河落人手西風殘照懶回頭

謝無競效香奩體

胭脂濕透汚羅衣春盡蕭郎又不歸
香冷篆盤盤影轉一簾紅雨燕雙飛

劉宗功桐江旅泊

黃葉西風急離愁載一舟殘蟬荒野暮明月異鄉秋
禾黍生新恨江山親昔遊故人難處流水自悠悠

明

林温醉學士歌

宋濂賦

六龍高飛海宇一武功既定崇儒術九天宮闕五雲深
 天子萬幾暇詔許儒士承清光內官傳宣走絡繹烏帽聯
 金華殿醉酒拜舞君王前天顏喜動笑模寫揮灑宸翰如
 雲烟臣濂再拜喜欲顛臣有丹心赤於面臣心忠赤臣獨
 知臣面痛紅人共見前綉後軾重儒林臣濂光
 寵冠古今願持歸家貽孫子百世相傳同此心

癸丑申秋奉東宮旨賦秋月歌

玉階夜涼宮漏永風動梧桐委金井海門推上明月來影
 浸冰壺秋萬頃銀漢迢迢呈宿稀萬象不敢爭光輝關河
 千里共今夕毋使霜露沾人衣小臣年年江海客獨倚山
 窗看月色今年來對禁城秋風閣龍樓天咫尺玉門賓客
 一何多承恩自憐雙鬢愧無
 長才比希逸一笑其如秋月何

送婁士連之官四川

見說蜀中天下奇一官萬里去何之雲連古棧驅車遠江
 繞盤渦入棹遲落日秋風神禹廟黃鸝碧草武侯祠尋幽
 好載輕倚酒縣
 合和過是故知

林常風雨過鄱陽湖有感

三月雨多風滿天湖中水高難繫船大魚跳浪白如雪好
 山隔岸清於烟去官莫過彭澤縣讀書擬上匡廬嶺人生
 百年苦行樂希
 鄉遙遙心自憐

陳德甫溪山春曉圖

郭外長溪接遠江磯頭新水白鷗雙萬山雲氣翻春雪一
 枕松聲響夜籠客不綴綺里季子孫終老鹿門龐何時
 我亦來同隱多
 種桃花映酒紅

余堯臣秀野軒

濕翠浮草芽空青散木杪輕舟理橫塘歸人渡清曉樓頭
返故巢潛鱗濯新藻倒影淡斜暉迴處蕩晴昊衡門夜不
扁燕坐事幽討落葉秋自飄殘花春懶掃我欲
往從之稅駕苦木早撫手謝孤雲去去沒蒼皓

梅珪用韻呈戴東野二首 錄一

曉看江燕掠簷過落盡春花可奈何南國烽烟春尚急西
山爽氣晚猶多笑看詞客閒居賦醉和鄰翁擊壤歌更喜
方塘初漲綠呼
遠趁雨種新荷

陳燧送邵鍊師歸江陰

青門隱者人不識騎鶴來尋華蓋君姹女夜栖丹鼎火玉
如春繡紫衣雲愁聞南國旌旗隨愛聽中天歌吹分此去
无都舊時路碧
桃紅雨正繽紛

曹介次韻寄胡叔僅

少壯相逢今老醜別來世事極堪嗟每因秋月思叢桂幾
向東風嘆落花塵榻豈無人可下濁醪偏為客來除多君

蕙帳能高臥不
管天書下白麻

張著秋興

故園東望海西頭御事長懷九月秋竹几山明渾見畫糟
淋酒熟不知愁霜寒菰稻肥黃蟹水淨芙蓉映白鷗隨分
耕漁聊自適無
端垂老向延州

送嘉定王尹移守松江

屠白羊醪紅酒共禱神祠留太守太守今年遷大州除書
已下誰能留兩州相去無百里失君應愁得君喜安得如
君數十人一
時
盡福東南民

劉南金容沙川

每願紅塵歲月侵
往南聲自古今
夜雨夢催歸客
落日沙川路
瑟西風和短吟

王份寄兄

江上冥冥雨似烟 鶴鷓飛急渚沙圓 十年書劍貂裘老 萬里兵戈羽檄傳 庾籍窮途空自嘆 馮驩貧甚復誰憐 天南天北雙蓬鬢 漂泊還同不繫船

周詢題張師夔所作木石圖為潘行人賦

珊瑚出海枝撐空 老蛟抉石雲玲瓏 蛟鱗古色生莽蒼 雙眸欲挂寒梢東 張公昔年宦南服 揮毫尺素如尺玉 何從得此秋一幅 蕭颯陰風動林屋 請看屈鐵苔鮮株輪 困豈比莊生樛萬牛 回首不易致明堂 梁棟今當需

潘畿題六檜堂卷

君家六檜羅堂下 假借諸聲兩得之 北顧楸梧留遠恨 東遷禾黍有餘悲 斧斤直欲戕根本 梁棟將焉用爾為 蔽芾甘棠召南什 憑誰說與太師知

王毓羅山高一首次廬山高韻

羅山高哉何延袤 兮磅礪阻海襟 甌江甌江之南 數十里 兩金名山左旋分 梵宮掩映鐘鼓聲 相攬青山黃石列 其下瑤溪厚碧尤洪 雁穹崖瀑布瀉銀漢奔 雷落澗發靈澗 淵源到底更澄澈 晝夜不息聲淙淙 嵐氣襲人鬢 林麓浮雲帶雨來 巖紅香松修竹夾徑有真趣 虎狼遁跡聲無噍 處陵詞翰真跡留 古壁晴烟翠靄擁 護猶仙幃千載之下 獲瞻兮摩挲老眼再三過 却憐彼美才無雙 令人對此快清懸 隨上躬稼如老雁 羽人詩友遠來敘 情話呼茶淪鼎 酒醴征車塵馬足 絕馳驟幽懷寄傲乎山窗 歌春風兮問明月 激清流兮枕石丘 陶生幸際唐虞世 守拙終居父母邦 迨思移文會 向山靈假若非稚陸拔俗之雄才 周顒之志焉能降 今又載轅謝逋客 嗟我欲說安得巨筆如長杠

游仙巖和韻詩

崖門深窅倚雲緋 絳宇絳絲綉綺霞 香嶂紫青蓮野樹 方池滉滉映巖花 泥沾貝葉梁閣燕 聲雜昏鐘柳外鴉 有約他年來結社 共談元趣謝紛華 黃淮首夏述懷

抱瘵謝朝諤歸依臥田園未畢一身累暫息兩耳喧望櫛
肅於御寒帷坐高軒清和雨初霽綠陰日已繁文鱗泳芳
池好鳥鳴樹樹倚似悟至理庶足
開心顏此樂恒難得欲寫已忘言

秋暮書懷

極目關山幾夕陽泥逢秋暮轉淒涼愁思竹葉浮鸚鵡寒
覓蒼花當鸚鵡報主志存龜左顧思親心逐雁南翔折筵
擬卜餘生事欲
訴靈氛已斷腸

劉現江心送別

我愛中川勝尋常一葦通潮聲喧萬馬塔影浸雙龍
江闊酒秋月雲深隱暮鐘送君成遠別鄉思逐飛鴻

潘文奎贈潘檢討歸任溫郡博

賜歸應喜遂初心兩鬢蕭蕭出翰林故里舊交無綠髮講
閣列侍有青衿風生玉塵朝談易月滿春壇夜鼓琴暮景
亦圖歸老計欲
分半榻伴清吟

林詢夏夜

微風動林杪涼月透羅幃幽人不能寐攬衣步前墀墀前
列佳木綠葉含素暉上有羣鳥集禽匹相因依莎雞草根
鳴疎螢度林扉物情各有適巨細無或遺嗟予處獨惻
惻恒苦饑連年厭征役陡覺筋骨疲干戈尙滿眼風塵暗
旌旗俯仰宇宙
閒歎息將安歸

梅頤四時詞 錄二

松下橋笙酒半醒石根流水碧冷片雲將雨窗前過分
得新涼人秋屏黃葉蕭蕭獨掩關屏風小幅畫江山酒醒
夢入湘雲去不
管秋聲在樹間

陳維初題聽松樓

雙樹巖前舞翠蚪瀑花飛雪下龍湫
曉風吹瘦青山骨中有聽松人倚樓

劉清綠淨軒

清幽何異輞川聖古怪不類平泉莊屋頭葉化作龍鬬竹
裏水澗如酒香玉光出雲草木潤山色照我鬚眉蒼彈琴
賦詩未爲樂日
日須醉三千觴

黃采寄廷瑞員外

罷直下鸞坡離愁奈若何燕雲天際盡吳樹雨中多
潮送江聲去雁將秋信過不須論往事強健且高歌

陳亢宗賜午門觀燈應制二首 錄一

白玉仙京上帝家六龍遙駕五雲車巨鼇此夕移三島火
樹迎春吐萬花水咽宮壺留夜色懽騰黎庶樂年華承恩
盡醉歸來晚
派鈞天隔彩霞

方以正姚貳守宅會飲對菊聯句席上賦

醉餘岸幘一披髯萬里雲烟景物兼白雁數聲來遠浦碧
嵐千丈落前簷人生幾見黃花吐老去空勞白髮添欲罷
還傾賓主意肯
天回首月橫纖

戴時雨次韻答林鎮東

別君歸去情偏惡強自高歌託醉狂問訊行舟來合水起
瞻初日候東方阮生豈爲窮途哭蔣詡應憐晚徑荒有約
重尋松下路短
簫吹月據胡牀

陳聳暮春感懷

載酒歡遊事已非江頭春色漸霏微留人橋燕呢喃語度
水楊花掠亂飛久客每憐時節換故園無奈信音稀輕舟
未解沙頭纜愁
倚孤蓬對夕暉

林補送陳翰林致仕

白髮老儒臣承恩出紫宸文章鑲國史詩律紹唐人
湖海星霜久瀾關夢寐頻歸來應在卽尊酒日相親
葉燾元夕賜宴應制

銀燭通宵照五城九重寒漏寂無聲樂從霄漢空中奏人
在蓬萊宮裏行火樹光騰春色好金蓮花吹月華明小臣

何幸陪清宴
首歌詩頌太平

陳德慶暮春自遣

春雨厭厭十日泥隔林長
日叫山雞溪頭新水綠初滿屋
外垂楊青未齊消日酒杯
空有限關情詩句却無題小窗
睡醒無餘事閒
理絲桐到日西

謝廷循寄志賢昭賢諸姪

白髮蕭蕭歸夢遲多情遠
慰別來思春風挂頰挾吟處落
日登樓眺望時
代衣冠承世澤百年詩禮見宗支籍咸
共喜渾無恙他
日相從繼素期

劉觀誠內府詩

天官催入試翰苑午門西
法駕移仙仗儒臣命舊題
辭章疑際草茅密寺學躋
安得如劉向來分太乙藜
陳性宗宋與寄友

落日猶未落青山還自青
童子求新汲先生守舊局

鳥飛雲外見泉過竹邊聽
相看不相見應註太元經

秋夜風雨次虞原璩韻

獨臥苦不寐婦殘知夜深
繞屋烏三匝隔江龍一吟

青瑣猶是客白髮最關心
誰家催寄遠孤淚滴清砧

周旋霜林晚節圖

朔風何蕭蕭巖竊亦浩浩
松柏心堅貞長自保春風
色第逞一時好

維此歲載陰翠芳盡枯槁
桃李花春雨蘼蕪草紛紛
繞顏

劉翼春日同文育會怡拱宅用子直韻

旄蓋如雲集博學北澗寬
月移花影轉風定燭光寒
王粲詩方就陳思典未闌
夜深清不寐踏月共盤桓

陳鐸錢塘寓館用韻寄趙荆州

海門一望接滄溟老我重
遊鬢欲星人物已非前日態湖
山遠似舊時言當爐越女
空招飲隔浦吳歌不忍聽萬里

永嘉縣志

卷二十一

藝文詩詞編

七

程途多徬館不知誰是舊忘形

趙聞棠溪遇宗弟性朝

寄倦棠陰諸相過有惠連
臨風解行李避雨就航船
霽共晚涼洗醉局秋被眠
相看俱白首重會是何年

周凱九山寺

一入山來塵夢醒松風瑟瑟水泠泠
遍尋舊迹摩苔碣漫寫新詩寄竹亭
翠羽鳥銜香積飯白頭僧誦石函經
陰雲忽送傾盆雨洗出峯巒分外青

王瑞羅浮山齋作

江城四月梅雨餘杜鵑啼血聲相悲
微風南來弄晴色野花落盡殘胭脂
桑柘陰陰護書舍閒關有鳥鳴
黃鸝農歌遠近出村塢商聲互答良
其時我家自昔居村落廣歌對酒
歡酬醉田家此樂無人知春耕夏耘
秋有穫功名富貴是等閒太平喜
遂豐年樂

王由寄商素菴先生

把釣桐江畔烟波盡日看
策名膺上第直諫忤中官
原石煥身老松筠耐歲寒
今皇新御極耆舊慶彈冠

謝進送人還霞城

江路花飛風寂歷
瑤草離離暮烟碧
仙人招爾歸不歸
誰跨蒼龍橫玉笛
碧桃始花春未深
環佩珊珊雲霧寫
手摩芙蓉上玉京
日照麒麟生五色

葉義周月夜泛舟

月色晴鋪萬里秋
笑呼小艇泛中流
一天清氣生吟榻
萬頃寒光逼醉眸
已有風情如鑑水
却疑身世在瀛州
隔城聽得笙歌奏
知是誰家倚畫樓

趙旺夜飲鑑湖書屋

翠樓高百尺淨倚鏡天開
分榻遺雲臥釣簾
待月來欲追王粲賦
莫惜杜陵杯
薄暮凭闌望天遠
一雁回

葉聰秋懷

北斗城高近海濤，每懷風景動微吟。青山有恨傷離越，流水無情自古今。幾度吹笳空夜月，誰家擣練急寒砧。天涯此日重回首，忽見江花思不禁。

王瓚遊仙巖寺

清興涉何許，登山極上層。境幽無俗侶，寺古有高僧。翠靄屯林木，流泉灑石棱。探奇歸去晚，枯幹爇為燈。

茅竹嶺西莊

乘閒聊赴野雲期，水荇牽風蕩棹遲。求友黃鸝聲緩轉，伺魚白鷺步輕移。江情似此誰同渡，山好吾今更有詩。茅竹嶺西千樹竹，繁陰如蓋坐多時。

黃鐘宿澄鮮閣次壁閒韻

對酒不辭醉，因從高閣眠。銷魂風共雨，極目水連天。燈影沈堆外，鐘聲出枕邊。獨憐今夜，永承孤鶴唳芝田。

李階松月軒

年來柴市罕經過，掃得松根落葉多。紗帽籠頭對茶鼎，月明不問夜如何。

王澈同竹巖弟過陶成洞

試覽羅東勝，游筇喜共支。陶成石古洞，題詠有新詩。海日光先射，山雲影乍移。何當謝塵屐，長向此樓遲。

葉式閣試

聖主延羣策，退方觀小臣。仰瞻黃閣曉，鼓舞紫垣春。欲管匡時志，先呈許國身。通言煩吐握，朽質藉陶甄。時雨有餘化，至仁無棄人。撫心恒自警，何以獻楓宸。

張學敬書院成

臥龍潭下書院成，白鹿洞中廟宇齊。名松菊已發荒蕪，徑溪壑更添吾伊聲。蒼生有望山中相，白首願觀天下平。青衿登進樂相與，日聽滄浪歌水清。

止劉提學遊雁山

海內衣冠集雁山草芽無路得追攀山中定掃豺狼道天
下誰當虎豹關玉筆何從瞻樂地金尊未許破愁顏江湖
廊廟心相似莫道樵漁盡日閒

金陵秋興八首

一夜秋聲到碧梧鍾山削立草堂孤九霄玉殿開神祖千
古金陵壯舊都但恐凡才汚畫省何求侍女執香爐尊聖世
數動扁舟興白鳥滄洲見後湖賢關曾扣應清曹聖世
才難借未遭取取於今懷父母哀哀何以報劬勞天邊勅
捧黃龍軸地下恩均白鷺袍遐盼孤雲邱壠隔滙空零露
荷蓬蒿白門朝出暮還歸又見長岡木葉飛羸馬御御知
由熟路徹裘猶足備寒衣近來昆弟傳書少昔在交游見
面稀日食太倉升斗粟稻粱正想故山肥雞鳴牛首鬱
崔嵬武帝戎衣近一來曾報美人回玉葦幾回朝士望金
臺龍江千里才搖動虎旅一邊錦隊明回首人歸何處去
秋原白骨不勝哀石頭城壓大江邊誰過降王計萬全
千騎倒戈秋渚裏九江投首落帆前鼎湖龍去渾無日溼

水駒生已有年定命於今真主在華封何羊祝堯天去
歲朝朝見聖顏軒冕初對立清班本從周孔尊彝典恭遜
歐韓冒大奸日月應臨肝膽赤雪霜旋改鬢毛斑孝陵宮
殿秋林近我窳於今對晚山曾辭北闕赴南官相遇真
為自古難一代終期同禮樂兩京猶得從衣冠扁舟未遂
歸張翰空谷休孤起謝安是處亂蛩哀草裏月明無語倚
闌干北望傷神暮景催故人書至獨憐才秋光又逐黃
花滿帶信先隨白雁來宋玉悲秋運作賦社陵抱病欲登
臺近聞邊塞猶多事百二重關不可開

恭和御製翊學詩

帝王治有道修身宜所先於皇聖天縱受命真自天
自彼霸功小愛此王道平經筵講大學治法三代前乾乾自不
息安而能遷升堂入其室登山步其巔擴之保四海泉
澤火始然卓哉真德秀義能行斯篇德臣忝進講膺服同

王徽稼軒

王徽稼軒
詩內編

太平無事勸東封且爲明時作老農歲事斟量春信後
衣料理雨聲中百年日足江村味一飽飽醕未報功草澤
行吟君莫問道人不是鹿皮翁

喜歸雲峰山房

江上青山入望新客衣初拂帝京塵庭闈歲晚思歸養雨
露恩深許乞身雲谷諱茆營別業鶴山猶茗煮先春莫言
林下無居士束緡新裁折角巾

雄溪舟中

幽居十日閑茅堂偶著綸巾問野芳細雨斜風吹客鬢白
鷗盡紫共湖光花枝作旆村醪熟土鼓迎神社飯香小晚
詩成雲水爽高歌擊楫和鳴榔

天津待家兄不至

一別成春夢帆檣何處津斷鴻冥望眼新月照孤身
客悶難忘酒燈花亦証人夜爐灰漸冷心折衛河濱

送周思訓致仕歸郴州

魚鳥升沈只有憐文陽人去早春前長亭日暮風吹鬢野
水波寒雪滿船江上草堂空四壁天涯燈火又三年子規
聲裏滿湘雨不到先生負郭田

移居白鶴書院叙懷二首錄一

屋上青松屋下泉紅塵暫了買山緣一燈喜共妻孥影十
載獨憐風雨天春伴寒庵除舊穀村南祖雨足新田盤殮
不問魚鮒市法席新參玉版禪

王湖張秉用孝廉計偕北上過訪言別詩以送之

江上著烟鳥欲棲茅茨兩邊雞亂啼滿山落葉溪水赤一
客入戶秋日低書聲漸覺林薄寂詩思遠與雲霞迷賢才
登進我所欲江上幾回聽馬蹄

燕京留別張相公

永泰縣志 卷二十四
五六年來同旅食八千里外
歸程孤舟細雨短長夢落
日青山今古情野老有心
朝北關塞鴻何事復南征
故園此去逢秋穫簫鼓難
豚醉太平

張純泛湖

遠峯列翠媚雲鬢雨後幽
花滿目斑隔岸朱樓烟樹
裏誰家玉笛夕陽關天光
蕩漾酣華莊風景依稀似
故山爲憶西湖秋萬頃悠
悠畫舫未知還

項喬京中送鄉人

拂衣天北不衝寒漸喜江
心近馬鞍我亦欲歸歸未
得東風沈醉爲君拚

項瑄兩湖

曉日湖光漾盤旋石徑紆
沙邊維錦纜松下度籃輿
揚塵運房瘦烟銷荷帶疎
采菱誰氏子歸路唱吳歎

王健郊外曉行東茅鹿門

晴烟積翠隱林阜旭日流
暉動客袍睡犬未驚民舍
起饑鳥初集女墻高榴分
野色揮疑火松人江聲併
是濤此景從來堪寄興莫
將珠玉惜揮毫

懺閣阻雨

危崖側轉路千重懺閣登
臨坐午鐘可是禪龍來聽
法半山香雨忽濛濛

題湖南處士卷

湖南結屋水雲間十里平
湖抱岸還日落沙明開玉
鏡芙蓉倒浸郭公山

王德遊寶巖寺

山溪行幾曲小憩是雲林
望入青巒迴談從白社深
攜酒無俗客學誦識幽禽
忽爾逢漁者誰知坐釣心

中貴人采金南方

萬國共球入帝廷重聞新
命下齊民未爲散道中八
日南鄙遙看使者星海上
貴金無大藥人間丹詔有
威靈司農

為佐軍儲否今
歲徵輸或可停

黃一鵬樂清尹王婁江招飲沐簫泉亭

天際一亭開雲閣雙輪來欲尋仙子宅共上沐簫臺
階樹光含雨巖花笑近杯山公俱酩酊疑泛習池回

登吹臺絕頂

千仞脚頭一振衣幽厓陰洞到來稀青天樂向空中聽半
嶺雲從足下飛坐辨陰晴殊衆壑行攀日月隔重扉詠觴
未盡登臨興側
景催人下翠微

王健江心寺

竇利中流起雙峯九斗分天疑留砥柱山似借離羣
禪室全臨水僧龕半宿雲曉來鐘磬發遙向隔江聞

黃燦東山草堂圖為趙東山題

草堂虛敞依青嶂門逕逶迤蔭綠莎華蓋雨來雲拂戶
翠池春暖水生波書攤清晝鳥聲碎簾捲晚風林影多今日

長楊初獻賦未
應回首憶烟蘿

葉幼學題畫屏

樓臺倚拔萬山前塗水滌洞亂石邊
茶竈竹牀搖晚翠短蓬高柳夕陽天

王文東漫興

孤心原不願熬高歲晚寒光入緼袍映月蘆花和岸白翻
風石竹出牆高乾坤消長看周易身世浮沈寄楚騷多道
元龍成落塊醉
來何事氣猶豪

孫昭憶趙竹川

苦憶竹川子新橋移小舟蟹螯樽酒暮菰米石塘秋
陟常雲連辰歸城月滿樓相思吳楚隔烟水自悠悠

許璣春雨即事

春光知幾許寒雨向蕭蕭簾捲柳花艷綠
顏從明鏡改愁向酒樽消已覺燕鶯語
盡文詩內編

朱邦彥邵武道中

石磴緣巖一線通，肩輿和雨度千峯。
不知既曲花前信，吹過春來第幾風。

婁恪除夕

白髮侵邊鬢，青鬚對濁醪。一年今夜盡，萬慮幾時消。
庭樹風千葉，窗梅雪半梢。無關詩未就，誰漫報明朝。

王諍江心重新門樓志感

中流寶刹似仙槎，西竺浮來互海涯。一自諸天停玉輦，俄
然孤嶼擁金沙。雲樓幻現三千界，烟樹平分百萬家。只此
憐城市老年華。

王叔果京口夜泊

地迴風聲震，江空月色微。樓烏驚不定，旅鴈欲何依。
歲暮心彈斂，天寒念卷衣。家山千里隔，幾在夢中歸。
村居卽事

天上風雲變態殊，山中歲月竟何如。但聞魏絳和戎策，誰
草王符愛日書。別院青春來舊燕，近郊綠樹帶新畬。投閒
老矣無他念，日向溪邊看釣魚。

望京城

驢背春風悄，林端曉月明。凍消塵不動，天迴雁聯征。
日耀雙龍翥，雲垂五鳳城。長安知不遠，攬轡欲澄清。

王叔本江心避暑

寺幽來古寺，露頂坐蒲團。雲散諸天淨，江空六月寒。
叢林開雪竇，曲檻落風湍。一入清涼界，頓令心地寬。

王叔懋遊仙巖

幾年蹤跡寄江湖，每憶空山得自娛。雨後瀑喧苔濕，夜
長僧定佛燈孤。鐘聲百入誰虛杳，世界三千厭道途。他日
重來尋勝事，禱關應許共踟蹰。

張鳴鸞送章一山南歸

花柳爭妍夾萬川紅雲如繡綠含烟孤帆此去看團圓
百
嚼鴛鴦勝管經久客頻趨金谷外到家疑在玉堂前
風流
我憶王摩詰為
寫江南雨後天

張鳴鶴贈楊南麓進士

黃花山下景偏佳
驚見寒梢帶月斜
問字何人能載酒
草元堂外擁青霞

林宗欽澄鮮閣懷古

松老禰宮曩兔絲南枝不改城
風悲昨陽力盡還為厲諸
葛身蘊欲報誰江海朝宗應有意
亦抗回首悵無期
洲前
蘋藻秋堪薦淚
灑當年紀事碑

陳貞詠仙鶴觀錄一

偶息棠陰下
聊登子晉臺
旋魂驚去雁
春信問江梅
生事青藜杖
愁懷白酒杯
安期如有約
早晚賦歸來

林宗正燕丹古興

昔聞燕趙地慷慨多悲歌
今歷燕趙區烈烈北風多
北風吹車車欲覆捲地塵沙
眯兩目白日為昏不見人
淚下如
聞漸離筑漸離之筑當如何
燕丹大義激荆軻誓將一
死
為報怨藐視秦政如么麼
言下千金無諾責西入函
關為
刺客臨城一筑易水寒蕭
蕭古道衣冠白可憐
七首
鶴
絳不中秦王事已空
八百年來燕社稷噫嘻轉
盼為秦封
劫灰不沒壯士魂千秋俠
氣滿關門
多
少
英
雄
客
弔
古
青
衫
滄
淚
痕
共
道
燕
丹
能
速
禍
我
為
雄
心
快
千
古
子
房
相與博浪沙刑徒笑起驪
山鳩君不見齊楚棟連趙
魏韓
奴顏婢膝妻秦歡
江山一日同吳沼
何似昂昂
子丹
王光蘊游雨花臺謁南渠公祠

帝城佳氣曉蒼蒼
極目三山思渺茫
石磴曲盤雲樹暝
天
風輕度雨花香
空中華塔標靈界
江上飛帆帶夕陽
無那
登臨感今古
還尋京兆舊甘棠

趙祖冬謝公亭

謝公今不作
亭植大江心
事往青山在
盟寒白鳥沈
古碑廢水影
尚樹落春陰
登眺斜陽外
長歌慨古今

王應辰園居

喬木穿青谷名園帶紫畦花知隨意發鳥欲向人啼
砌影風前竹池光雨後鏡坐來自忘去非是武陵迷
簪戴錦衣

早謁麒麟殿曾詣龍虎韜馬嘶燕草細鷓落柳雲高
結客傾瓊醕逢人脫寶刀仍聞宮直暇詞賦振風騷

張遜業遊仙巖寺

杖探奇度遠峯雲門遙見翠微重珠宮縹緲懸銀漢寶
樹參差鏤玉龍咽露蟬聲和法偈出林香露帶疎鐘尋僧
擬結青蓮社應
竟廬山惠遠蹤

項敬祖重陽後三日王賜谷大參招待陪吳翁晉飲江心寺

遊興本來偏臨江幾刺船身躋孤嶼一望入九山前
但得著黃菊何須玩白蓮東南賓主在——是豪賢

陳鳴鳳春望

鷓鴣聲歇雨初收一帶春山翠欲流
何處尋詩堪載酒綠楊堤外有扁舟

劉懋功古長相思行

我思美人隔漢陽九疑日出烟蒼蒼望而不見心欲絕空
留雜珮蘭茵香行雲行雨朝復暮若無情有情誰之故哀狹
饑饉深樹啼干
秋神絕高唐賦

康從理登燕子磯

雨過長林翠濕衣澄江迢遞隱
危巖扉倚絕壁看疑墮雲
擁危關思欲飛草樹依微分楚甸樓臺掩映遠吳畿憑高
目盡歸鴻外干
古閒愁對落暉

江行有懷社中諸友

扁舟投落日遙夜楚江闊月上寒蕩靜燈燭野岸孤
馳驅志斷雁牢落棹樓烏一灘并州淚東流入舊都

懷顧太學

永嘉縣志

藝文詩賦編

卷

登樓風雨暮濤滿久客離魂黯黯欲消楚樹吳雲春寂寞塞
鴻江燕歲迢迢新愁芳草天涯路舊事梅花月下簫今日
分飛悲萬里憑欄搔首思無聊

王如璧遊江心

中川由來雨山夾相傳有僧此說法雙峯中斷忽復聯
負飯沙勢如壓一時聞見舉談然爭輸金粟營諸天陵谷
幻遷幾千劫神呵鬼護凄寒烟宋躡當年值艱否航海文
山此樓止摩文配卓表雙忠英烈紅山並流峙倚余廿載
辭中川歸來風物良非前叢林宛轉負偉構金波碧嶺相
新鮮上方寶宇渺峯律樓閣參天麗朝日浮屠通漢儼朱
輪迴堦偃臥隣皎室秋江水月蕩層陰玻璃萬斛浮珠林
人香梵語隔城郭峻門一色空人心象外權歌動寥廓鏡
裏帆檣偏錯落連瀾彷彿
路非遙滿眼流光看不足

洪孝先金陵與別雁川話舊

倦彈長劍負年華共對琴尊惜聚沙千里鄉心貧有妹十
年生計客無家黃金浪說燕昭館白髮還食赤水霞盤道

新詩君獨細轉 憐椽筆畫生花

同王太僕出郭訪黎瑤石秘書話舊

一片磻聲溝水西尊前秋色爲君攜高天塵淨羣山小遠
岫雲來萬樹低劍合龍泉分紫氣書從天祿照青藜長安
年少頭俱白莫
設當歌問鬪雞

張昭贈張白門

帝里禪名隱翳然水竹家嵐光團野榻鳥跡印江沙
石空千秋草春蛙五色瓜鷄衣吾道在寂寞謝聲華

王良心遊孤嶼

海上浮來第一邱仙舟類結白雲遊靈樓晴吐雙林曙
室崇生孤嶼秋姑射燈臨疑此因謝公題詠徧東甌眼中
自有蓬瀛境何
用乘槎探十洲

黃一莊客懷

水真探志

卷二十一 四

美

滿天風雨作新秋，臥起無聊獨倚樓。
遙望太行天欲暮，白雲深處不勝愁。

王繼明蜀中寓所親

杜鵑啼處是東川，北斗遙看思惘然。
盛世無才慚竊祿，衰顏何計竟真詮。
少年幾醉星霜下，此夜還疑筆硯前。
莫護題詩憐舊侶，春來歸思已翩翩。

林懋功書懷

夙昔襟懷苦未開，風塵做盡黑貂裘。
祇餘秋水芙蓉劍，夜夜精光逼斗牛。

張汝紀宿巴東館

暫憩巴東館，馳春暮天人家蒼嶺半。
麥壠白雲連夜靜，江聲急山迴，月色懸，停盃問郵吏，明日是西川。

送大兄北上

紅葉西風別思多，臨歧揮淚聽騷歌。
星河影傍龍泉動，鷓鴣聲從滄海過。
兩岸秋山下，千里月一帆寒，雨萬重，波春來。

漫憶池塘句，柳色都門遲玉珂。

張鳴鳳送太衡弟北上

把臂拂青萍，含愁對紫荊。
月浮鵝鴨觀，花繞鳳凰城。
況是連枝會，翻爲萬里行。
懸知池草夢，遙憶不勝情。

鄭貞元白雲菴次韻

芒鞋踏徧白雲阿，滿壑松筠疊翠波。
一自老禪譚偈後，半簾明月照人多。

邵倬遊江心

何處堪爲汗漫遊，興來攜客此登舟。
浮雲忽幻羣山色，祇樹寒翻萬壑秋。
虹飲長川收暮雨，雷盤高閣撼江流。
憑欄不盡登臨意，搔首蒼茫問十洲。

周宗旦寄贈方隱君四首

隱君家在九華山，夜夜春風吹瀑瀾。
綈袖白雲留不住，化為龍氣滿天關。

白日騎雲向武夷，芙蓉千尺插天池。
池

東華錄

卷二

詩

七

邊白鹿春無數此向高巖藉紫芝 山中高臥六十霜
青雲爲佩霞爲裳南溟六月赤虹起羣仙跨之來翱翔

周文美寄懷洪從周社丈

十年燕邸故交違萬里懷人思欲飛浪迹自堪遺聖世深
情誰復念緇衣地偏花鳥驚時改郊迥風烟逐望非爲問
客星池上路此心終肯負漁磯

張德明悼忠詩

緊惟革除際天意何分明一以昌帝圖爲世開太平一以
立臣極爲道扶忠貞偉哉卓夫子仗節首捐生砥柱屹然
事長有徵當其章非日純孝根天經深夜取虎歸呵護頰
山靈在生爲烈土在天爲列星餘勁鼓噫氣猶足輒雷霆
明也產公里瞻言歧芳聲采采西山薇採以沅湘蘅再拜
寶香麓竹立獨屏營天風灑毛髮恍見來霓旌

陳紹賢贈陳學博陞任巴東

國江冬暮最關情落木千山此送行一命原期到嶺土五
經重投楚詔生雲開古壘龍山近天遠孤舟夢澤平別後
思君何處是猗猗蘭芷滿江濱

何堅西山護國寺

暫謝塵氛地來尋虛豕羣山行迷翠靄望足黃雲
古寺林中見天香坐裏問長吟志去仕樵牧下斜曛

王繼莊贈別駕四首 錄二

都仙昔冲舉遺識在龍沙日唯千載遙丹臺貫金花元風
暢五陵入百隨飛霞其師匪異人豫章以爲家夫子起新
建紫氣成龍蛇掃來振瘳疾流惠於永嘉守清淨皎日
太玉浮青葱華蓋擢吹臺管見雙飛龍使君守清淨皎日
行秋空戴笠無遺照探丸無遺踪雙飛龍使君守清淨皎日
水袖刺疇能通何謂老王生渤海翻見容

吳彥匡飲王繼然齋中感舊之作

帝城烟月憶同遊白夕猶談散髮愁有酒便尋桃葉妓無
錢將典鶴裘裘阮公題後誰青眼陶令歸來已白頭佳會

良宵真不易
一尊爲爾更遲留

項以勲春懷

徘徊湖嶺舊游蹤
暮雨朝雲一夢中
檻外空餘雙燕子
春殘猶自傍簾櫳

聞得仁題楊掌教北湖卷

翻陽春至水如苔
楊子談元草閣開
一望湖光三百里
薰風五月自南來

張昂寄許海岳太史

天上仙人碧玉堂
山中野客薜蘿裳
青雲附去才偏澀
白石歌來鬢漸蒼
環珮瀛洲憐窈窕
經綸黃閣喜相將
秘書只擬從君讀
此握當年意已長

葉選入山和舍弟仰山韻

歎息年來滿眼塵
春風覓棹一尋真
山中猿鶴休相訝
原是烟蘿舊散人

王孟暉武昌晚泊

遙指春紅滿
微廬故山望
斷萬山餘舟
前入夜聞吹笛夢
裏逢人說寄書
赤壁月明飛一鶴
武昌水暖躍雙魚
相如多病還爲客
懶散無心賦子虛

虞世暘清明舟中

舟從雙嶼向
二溪晶品晴波接
曙堤古寺迴
風寒食柳短
牆臨水午時雞
高低陵谷梨初放
遠近郊原麥正齊
爲取烟光辨一醉
莫教空爾草萋萋

王光美白沙嶺望梅

縹緲烟波一望收
天風吹浪海東頭
千峯紫霧遙瑤島
恍見仙人十二樓

王名世彭城舟中

蘋末風生五兩輕
昌黎水落浪花明
停杯不御恩公子
獨憶雞鳴舊日盟

周一奎送劉博士之任湖廣

落日臨門外長波破暝烟官仍寒博士人上楚江船
海月歸仙旆山花媚遠天自憐吾道大萬里一青氈

項維聰漫興

無言獨倚木蘭舟見客猶遮半面羞
我有青衫應欲濕無人知是舊江州

雨後登鎮山

暑氣消拳石息影灌木陰譁聲滅桔槔喜色生
千林微潤安足恃滂沱須甘霖四山尚雨脚百昌知天心
久立轉焦勞曠覽非登臨童奴不解意拂石張囊琴

贈李使君

高秋長鉞許相過意氣逢君一放歌興白臨卬杯底盡詩
於彭澤菊邊多佳人玉笛聞春柳碧檻銀燈撲夜蛾聖世
可能容蹇拙欣從太液共恩波

吳光翰錢塘夜雪

積雪滿江千霏微夜色闌光浮汀樹碧聲入海潮寒
戍島猶燈火漁槎任釣竿茫茫天水際疑作玉京看

泊清江浦寄山陽楊明府同年

長隄四望渺烟波欲泊扁舟更渡河江北雁鴻秋後少山
陽堪杵晚來多蕭條古驛霜千樹冷落漁燈雨一蓑為問
山叢桂近如何

林暘江心觀潮

孤嶼潮生江月迴晚風吹浪響春雷水晶宮殿通鮫室海
角珠林結蜃臺千古風流懷遠志百年英烈想殊才佛龕
燈火光猶在曾照君王步輦來

黃宗揚正真山居即景

一庭山石臨真是綺閣茶敲冰滴殘雪疏窗宿斷霞
鶯鶯三月柳鶯啾半溪涉問客曾無客開尊獨坐花

王光經東谷菴

古刹藏幽谷林深何處通
午風松謾謾曉露竹叢叢
鳥跡疑無徠梵音覺有宮
客來僧外僧定密雲中
草長緣塔碧花飛入座紅
晨昏鐘磬響靜帶得真空

周文穎紫心香

枝枝嫋娜映窗扉
冷玉含烟尚未稀
寄語兒童休折取
恐將香露濕春衣

翁家春山東道上

覆地蘆花白燒天柿葉紅
客心愁落日馬足趁歸鴻

戴宗璠仙巖觀瀑集流觴亭

寶地詩丹翠春風漾彩舫
山容開遠黛水鏡合中冷
徙倚雲松眠低徊瀉瀑繁
飛揚奔素練噴薄激春靈
樂意同濠濮澄襟契瀚溟
羽觴流竹澗禊飲續蘭亭
良會猶難再高歌且暫停
林光呢宿鳥野火吹沙汀
歸酌茗花梅還翻貝

葉經餘情猶未
撥遮莫動宸筵

戴宗璠冲真觀

昔時見說丁碑未解此碑落何所
年代已多碑已殘
怕向人閒作柱礎
今秋挾卷來宣陽
後新涼生白苾
廣文官舍一事無但覓溪山自容與
一水增灣屬補迴
斷橋流潦爭喧嗷僕夫負我超彼岸
俾見鐘樓高拂漢
開元天子葉神仙曾勳名山為道觀
真人妙道傾天下
太守高才得夢裏
揮毫更洒然
天雞啞啞夢轉驚
仍於紙尾書
丁一事
時結撰稱怪事
千言冲真記
勝情繁林少
勳試秋茶往
事接涼感物華
最憐丹竈浴
風賦惟存洪鐘如鼎
呂斷碑
漫憶敲不傳
前年與入公庭去
栢昂藏老翠虬
斜陽衰
階上句似了了
遺篆不

王維夔借董蓮父翁克生家第昭會夜度虞南第一關因

同用為題句

夜度虔南第一關層巒隱現絕躋攀暗塵驅馬青山外古
驛懸橋綠樹聞遙聽哀鴻聲唳唳近聆清韻水潺潺溪言
九折至陽坂行路驚心步轉艱

包容採蓮曲

微風落日動波光掩映芙蓉若艷粧隄畔俱飛兩蝶蝶池
中並起雙鴛鴦相牽採蓮女遠去花中央蓮花亂粉面荷
葉拌羅裳遙聞唱
歌響回船盪雙漿

湯克詢春風亭為徐博士賦

東山飛翠入簾櫳庭杏花開映日紅
譚盡義文三十六令人不覺醉春風

柯榮送吳門陳仲明遊陶

有客維舟賦遠遊離心空透大江流浮雲影裏龜鼉國旅
鴈聲中荻葦洲千里池鄉重作客十年愁鬢又逢秋已知
湖海元龍傲何尺樓
日還登百尺樓

林翔送何无咎之白門

烟帳清尊此送君關山鴻雁不堪聞石梁霞起飄詞采赤
土星躔動劍文萬樹秋聲遙帶雨千峯寒色莽生雲西風
何處逢搖落目斷河橋路轉分

張中蘊題聶明府擊壤集

喬松秀新霽修篁靜含影峭嵒琴心遠蕭爽鶴韻永
升邱得異境令人發深省絃歌憩美陰九阜清露耿

王士光題爽閣

飛閣俯平曠登臨翠欲流人開山似畫雨過樹疑秋
極目遙青入高歌大白浮壁陽何所有寒氣隱吳鉤

胡維寧舟中即事

雲舒遠嶂雨初收葭菼蒼蒼一棹秋
白鷺不知新水漲飛來還認舊磯頭

林宗志送陳仲川

芙蓉江上半含秋
新月蘆汀送太邱
此去月圓人已遠
那堪望月獨登樓

周應期江心寺和先太史韻

復傳世外有蓬萊
靈境中流不染埃
欲倩羽輪來作楫
翻疑蜃氣結爲臺
望窮蒼漢江雲起
醉倚危樓海色開
試讀舊題先德在
萬重錦浪破春雷

陳堯言秋懷

何處飄桐葉蕭蕭
不忍聽鄉心曾夢寐
寂跡向雲津
旅館寒先到孤眠
酒易醒推窗欲天問
斜月映殘星

張聯芳送何无咎至榆關赴鄭中丞之招

招賢書幣至握手暫相分
海接黃河水城連紫塞雲
檄文勞彩筆兵政武參軍
別後關山笛淒清不忍聞

王志言謝公亭效謝體

江蕩元陰曠劫淺孤岑
洞瀾媚層刹雲水互升沈
瞰海芳榭透迤控珠林
摩崖像康樂臨風懷佳吟
夏禽變春

草互馬空遺首意澹境逾寂
慮忘淵與深塵踪
許闌市流光悵古今
何如屏笏雜於此披我襟

登永靈山

東國海上最高峯
結伴來登仗瘦筇
山控孤城封薛荔
潮迴雙塔出芙蓉
平原綠映千畝稼
遂登臺旋十里松
一嘯長風招玉羽
相將此地覓仙蹤

王至章詠懷和韻

庭槐誰種舊時陰
遁跡牆東恐未深
一榻清風高士臥
半窗明月故人心
浮名無復塵中擾
幻境應從夢裏尋
淨土山來多慧業
試將妙果渡凡襟

劉思祖飲湯見絃左丞宅

得見真如夢天涯
恍似一家新
深霜後葉燈
落雨中花
劍氣沈湖海
萍蹤負歲華
離心與柳
思啼徹後城鴉

懷姚龍文

永靈山志

卷三十一

藝文詩詞

七

獨憐流帶共他鄉
白草連天道路長
戛角夢迴江漢月
雁鴻聲斷薊門霜
論交自任平生俠
結客誰當年少場
一夕思君揮綠綺
兼殷落木夜蒼蒼

黃國信大龍湫觀瀑

遙聞蓬壑響晴雷
天際泉飛一道來
映日光搖虹變幻
迎風素捲雪徘徊
忽從歌嘯沾衣袂
時灑珠璣落酒杯
四顧憑欄看不足
又憑拄杖上高臺

林隱之秋夜集王季中齋頭

花底笙歌月下聞
曲闌干外駐流雲
鸞鶴典盡靈辭
醉遮莫胡牀坐夜分
諸時升雨後吟

山中皆靜無人語
檻外惟聞鷓鴣啼
見說夜來風雨急
落花流水滿前溪

劉光亨閨思二首

花下與郎別
別去郎音絕
花不負郎期
花開郎未歸
花亦不常好
顏萎委秋草
相逢花落時
芳心可自持

張天麟西山曉望

風嘶鐵騎草萋萋
碧落晴分唱曙雞
佳氣漸浮平楚外
清光遙接薊門西
鎖開閭闔千巖曉
霧捲滄江萬木齊
多少山雲壓翠鬢
低

秋思二首

水闊菰蒲淨
江空暝霧收
客心原自冷
搖落不關秋
湘水千年恨
孤臣萬里情
秋波催落葉
寒雁兩三聲

邵建策過巖灘

千峯迥合古祠幽
嶺煖外藤蘿入望愁
山月清秋懸楚榭
客星殘夜落漁舟
郡名猶借嚴家姓
江色長遺漢水流
明發人蕭瑟
問羊裘

王至京楓聲

水寒

卷三十一

藝文詩

卷

一山紅樹起秋聲
風急飄飄逐遠旌
好句溝中題未就
斷腸陌上思偏生
朱顏欲老驚秋鏡
霜面初開近亦城
爲億

陳立政桐江舟中

窈窕青山枕上迎
橫空嶺樹作秋聲
晚來但覺衣沾露
若個蓬窗無月明

陳應聘登雲龍山

停舟問水依岸見
南山古寺連雲聳
遊人落日閉臨池
知鶴去望氣擬龍還
張子修真處清風不可攀

劉康祉延緣軒爲張叔平題

上入年少惜芳華
諸山色湖光萬卷書
敲帖松陰開綠字
披帷花氣襲荷裙
鴨頭春酒中堪漉
馬齒嘉蔬手自鋤
莫是風流今仲蔚逢
蒿芳翠接君廬

留別无咎少文二丈

雞被飢驅出其如
步不前低回向兒女
贈陸怯山川雞足原
荒服刀頭指隔年期
君惟善飯遊草藉君傳
金錫敦送項懋德副使之廣西

春風吹柳綠送客向
荆河萬里蠻烟重
千山桂樹多人瞻
新節錢道偃舊干戈
此去尋銅柱應憐馬伏波

項守祖經華嚴廢寺入大龍湫

片地猶存古剎蹤
崎嶇徑度疎松秋
深古澗見歸雁嶺
隔雲湫尋以龍淨宇
未陳何處榻高岑
先過此時節日斜
鳥雀爭棲宿暮色蒼蒼
映陸峯

徐洪復別友人歸秣陵

一劍隨風影三山
道路長笑人方把臂
游客正思攀古驛
生芳草征帆挂夕陽
幽懷千萬里無夢不
瀟湘

蘇籍江出早眺

聞雞方罷舞放眼一
登臺海日雲扶起
天風鳥嘯來山青
浩欲飲水碧霧初
開對此遠多憾空
懷庾信哀

蘇籍江出早眺

蘇籍江出早眺

蘇籍江出早眺

蘇籍江出早眺

邵建章登浩然樓詩

浩蕩觀秋水長歌劍絲尊虛樹含蜃氣危石潤潮痕
落日收江郭殘霞散海門冷豈何足問一醉任乾坤

客中

客中長夜那能堪吟罷推篷酒半酣
霜月半天柔櫓響載將殘夢過江南

方日升同劉逢祥遊洪山寺

出郭探靈勝攀蘿到上方崖開舍利麗林護藥宮香
雲淡江流細烟消樹色蒼居然雄楚望何必問瀟湘

方日新無題二首

水白沙青二月天離人獨上潞河船應知到處頻回首君
在江南妾在燕鶯花處處報春光一片離愁上太行自
是君心留不住休言柳色滿河梁

張蘊璧秋興

千山落木正蕭蕭入夜篝燈倍寂寥點點螢光侵翠幌
嘒嘒蟲語度寒宵張儀舌在仍逢戶揚子元成待聖朝莫遣
南冠囚楚客可憐能糶散老漁樵

孫林同楚客殷徵卿飲太玉樓次韻

容成洞口古仙關虹駕層樓碧漢閒王子吹笙驂鶴馭
人飛羽染朱顏雲深竹徑苔衣滑風靜珠簾烏韻聞
當年滌上酌風流今日得追攀

張士和送友遊吳

長歌撫劍對離杯愁思隨風不易裁越嶠雲山孤騎遠
洞庭烟月片帆開藏名豈效壺公隱下榻偏宜孺子才
姑蘇佳麗地遙知憶古一登臺

王至彪晤與萊姪

纔入羅浮境江山豁我思相看人似水不盡畫於詩
吹蕩宜長客初聞猿鶴知自若爲政簡遊者總無疑

陳名卿賜湖卽事

湖畔森森千萬竿，湖光掩映水雲寒。
片帆飛入烟溪晚，過客應疑作畫看。

陳仁卿遊真白寺

三涉尋山到永嘉，白雲深處此為家。
一邱多種千年木，片石時棲五色霞。

陳晉卿送友人之燕京

叩上牽蘿繫客船，關河杳渺綠雲前。
龍門匹馬當秋度，象浦孤帆入暮懸。
甘載貂裘猶帶越，千金駿骨已歸燕。
休嗟客路秋光晚，回首春風早著鞭。

陳可棟江心寺

空窈窕，宇卓中川，倚檻登臨思惘然。
丞相祠前雲樹合，謝公亭外水連天。
潮平古岸風帆迅，月映澄江塔影懸。
帝子遺蹤何處覓，清輝行殿冷蒼烟。

姜應果采蓮曲

若耶溪頭新過雨，婉婉芙蓉嬌欲語。
深閨少婦正含愁，共汎蘭舟渡烟渚。
紅妝映水爛明霞，爭前競折雙頭花。
玉纖斜綰藕絲斷，綠雲半濕翠蓋遮。
花客自惜人誰顧，欲寄相思川路隔。
棹歌一曲起中流，驚散沙頭兩鶻鷗。

趙士儀中秋城陵磯舟中夜望

露冷磯頭夜氣清，滿空星斗映波明。
一彎黃月斜將墜，遠近風川漁唱聲。

陳邦屏楊柳枝詞

微風瀟瀟澹月溶，溶溶禁柳初眠夜。
色濃露葉織成千種恨，一春無語上眉峯。
黃沙積裏遠從軍，白馬津邊逐雁羣。
四月初青原上柳，吹來羞道不堪聞。

姚虛煥客夜

白髮歸河曉，湘江雨度秋。
寒蛩啼夜雨，所作客窗愁。

程萬里山梅盛開因憶德蓮其若二甥

香風疏瘦野人家曉起驚看滿樹花
欲折一枝傳隴信數聲殘笛夕陽斜

陳忠義寓西湖

西風匹馬武林秋水國兼葭憶舊游何處揚雄地問字
來王粲倦登樓才疎祇為浮名誤計拙翻增羈旅愁卻怪
癡魔長自在昨宵猶夢拭吳鉤

陳謙壽柳亭衢先生過訪

君來春正好烟柳滿江城擊鉢新題詠傳杯舊友生
鳥因窺客下花故傍人明莫惜頻過此關河易捨情

王古詠柳

欲與梅花鬪早春陌頭纔見翠眉新
不知長日絲何事吹盡東風不解顰

吳雲鴻春日酌酌突泉

出郭饒春興尋幽到水雲
花氣微風暖嵐光遠樹熏清都塵事少深院步虛聞

陳陞游江心寺

中天忽湧靈龍脊四望江光涵寒碧層漢雙懸翠堵坡亂
流屹立楞伽石蓮臺寶殿開玲瓏峭壁下瞰蛟龍宮蓬萊
壺瞻若咫尺午夜日落抗桑紅飛閣憑虛倚舒嘯獵纓
里來雄風文信忠貞表遺跡祇柱能扶地維瓜江聲嗚咽
月明中手載猶疑見顏色千古無須重憶蘇古方
風物共悲涼酒闌獨汎星槎去忽聽鐘聲出上方

在日躋夜坐感懷

長夜輕寒暑早秋銀河清淺碧烟浮何人向月催砧杵有
客凭欄歎歲華遠寺疎鐘虛入夢高城殘角暗生愁年來
多病偏多恨幾處溪山欲欲流

余元溪松臺山

一聲啼鳥破春愁直上松臺頂上憑巖樹低藏花迥小白
雲深鎖竹房幽千家桃李迎歸日九月芙蓉霞擁畫樓徙倚

危欄更回首恍
疑身在六龍頭

董元晉宿上天竺

上竺層樓綠綺窗
月色清蛩悲秋露濕鐘送暮雲輕
燈昏半珠焰風翻貝葉鳴
何須方外覓即此情無生
董大受庚午除夕

歲窮浪跡寄羅川
回首鄉關思黯然
旅邸年華愁裏度
天涯兒女夢中憐
蘇之偉謝公亭

謝公亭樹在乘興一登臨
名勝宜城地悲涼越客吟
曉霜寒沁月衰柳瘦垂陰
欲和驚人句風流自古今
謁交丞相祠

丞相祠何處淒淒備大川
潮吞小島味血瀉杜鵑天
芳草朝烟暝青山落日懸
西臺曾擊石慟哭至今傳
王起元兒童翫月歌

今朝月更好去屋只丈餘
日離阿母懷下季
長兄襟相將喚喚聲傍舍
兒我家有月爾何如
王名英送劉參軍

千條弱柳綠如烟欲挽征人奈別筵
玉勒曾嘶野戍外樓
船時駕水雲邊重辭國越長為客
一入天台渺若仙此後
劉琨須憶舊莫
因迢遞惜瑤篇

鄒寅秋柳

不復青青拂女牆
獨留疎影落銀牀
祇緣弱黛爭春日
故道纖腰妬夜霜
荒苑數枝風裏瘦
長隄千縷月中黃
愁來送客難為折
只有寒蟬引夕陽

葉尚高上太守

州風袖大惹寒涼
惱殺溫州刺史腸
何似時時易生死
得全楚楚好衣裳

戴昌鳳送朱淡生之天台

昨夜春風到碧苔
冷桃花半未開
漫結烟霞侶
憶家同歸去來

楊世瑞九日偕友人登郭仙菴

九日携樽陟翠巒
疊青螺作鬢觀
勝會誰人得折
取芙蓉醉裏看

王欽彝贈族人移居

小隱年來賦卜居
鎖寒花細雨餘
無物堪移去剩
有盈車萬卷書

王欽豫同友人話西湖舊游志感二首

自別西湖已十秋
傷心不盡年來事
風雨冬青憶同遊

劉士焜讀報國錄先編修傳

金陵故主重詞官
君骨直雪霜寒先
非關徐與祖普
天臣子獎忠丹

王宏性客中野渡

溶溶秋水接天涯
向處鄉關堪極目
孤帆獨掛夕陽斜

王鴻京送林弱仙遊吳

驢客逢秋作遠遊
柳先攀越海頭
任奚囊句好收

國朝

林占春寄懷陸履京

飄泊憐吾黨
桑竺翁出姓
燭霞叟匿名
雙龍劍未合
風雨各悲鳴

林夢龍過江心卓忠貞祠

兵入金川事已非
孤臣殉國淚沾衣
攀龍何取從魚服
逐燕空令上帝畿
港教甘心全勁節
徒封遺疏識先幾
荒祠樹迷離黯夕輝

羅浮山柳將軍廟

羅浮峭壁倚江濱
古廟巍巖劍履新
月上潮聲嘶戰馬
風搖巖樹撼征塵
最憐人傑思支漢
更愛山靈說避秦
咫尺中川文相國
雲旗來往不辭頻

揚逢霖過賜湖舊館五首

解纜輕移綠水前
辛夷花發柳如煙
人情似共花情醉
暗逐花香送客船

王至嘉寄懷吳中諸友

昔年京洛幸同羣
遙對蓬萊眺五雲
冀北無良空巾骨
終南有徑恐移文
蕭條斜日人千里
寥落風寒酒十分
爲問摧埋何處去
可龍重甲望諸君

王睿舟行有作

輕浪逐扁舟
千山勢欲浮
波衝危石咽
帆帶夕陽收
歸鳥寒烟外
行人古渡頭
櫓聲搖月裏
疑是泛槎遊

楊一完秦淮舟中

已作南行計
何緣溯北流
淮陰重問渡
京口載維舟
倦棹迴鄉夢
孤蓬送客愁
悠悠身世事
誰與論沈浮
詹堯廣中秋宿孤嶼

明月中秋好
江天正火寒
樓臺澹暮靄
鐘鼓咽寒潮
籠文珠明滅
敵人空動瑟
題詩與誰共
珍重此良宵

黃鳴球江頭夜坐有感

萬里清江鎖暮烟
扁舟夜宿海門邊
子陵草色生鄉思
一派潮聲到客船
難言台書傳過歷
波將心事對啼鴉
臨風

明張類回首肯
拆迢迢更可憐

王錫培登甘露寺玩江樓

大江流不盡迴帶有金焦匹練連吳會寒礎入暮潮
雲歸山樹暎月上海天遙咫尺通霄漢何人夜弄簫

秋柳十首錄一

不耐腰肢強自持飄飄宿雨正顰眉瘦如沈約須移孔病
伊吳鶯欲斷絲子夜微霜堤色冷武昌明月角聲悲秋風
落雁斜陽裏正是長門鎖恨時

曾鳳翔題漁隱卷

鼓柁烟波上飄飄不世情半灘下頃遠名利一絲輕
跡共浮雲暖心同流水清生平身外事端與白鷗盟
旅懷

梧桐葉落桂花秋此際懷人分外愁
獨倚畫欄清不寐一聲寒雁過南樓

張采齋紀行

落日空山裏高低客路迷疾雷翻石壁驟雨暗前溪
斷樹杈杈立驚禽錯亂啼不堪搖落盡何處足拳蹄

林健別席司李

哀鴻聲裏大江秋一曲騷騷不可留紅樹遠村霜下淚青
山歸夢雨邊舟烟迷殘堞愁征路寒入孤燈怨驛樓別思
黯然聯聚首蘆花明日已汀州

贈別南生魯先生一首錄

一曲騷騷起暮城春花春草喚愁生
季鷹不爲鱸魚去誰識江東有步兵

王儼椒春懷四首錄

暮雲羌笛動江城滄海烽烟迴未平下嶺盡持楊僕節度
關欲請尉佗纓中流破浪檣帆送落日懸旄壁壘明問道
伐謀須勝算幾時樽俎坐銷兵此日萍蹤敢重論吳鉞
看罷轉銷魂杜陵飄泊家何在為答悲歌缺僅存幾處巖

豔啼白晝一江烟雨送黃昏
容城絕頂堪凭眺
愁見浮雲蔽故園

寄懷陸麗京

當年若泛海東槎
羣彥追趨水涯
撲刺昔曾傾許下
上書親自擬長沙
梁鴻作客歸無地
潘岳還家鬢已華
縱有元亭遺業在
懶將奇字授侯芭

王觀送吳師還京

遠駕樓船查渺閒
波澄今已見清灣
北門鎖鑰分藩出
南越珊瑚入貢還
已奉宸章趨殿陛
難留仙旆駐江關
燕雲繚繞思無限
翹首斜陽萬疊山

楊兆岳送法幢大師之大梅并遊台宕

化人遠在海天
睡手把孤筇
一問之道契靈辭
千嶂隔身開
只有片雲隨石梁
月落應留偈
雁谷秋來好賦詩
此去歸期難屈指
門前記取舊松枝

楊毓岳途中作

喬枝嫩綠鳥聲微
一路幽香送客歸
忽憶明朝春欲盡
故園零落野花飛

李元發同梅贊臣遊江心寺

紺宇薰風拂彩鈴
蒲團空對兩峯青
屠沽讎悔堪參法
魚鳥忘機亦聽經
到處生涯雲滿袖
得來慧業冰盈瓶
樓遲漸覺蕙情盡
靜夜漁歌出遠汀

陳邦紀夜泊錢塘

旅宿維舟曉明
霞亂水紋風
烟兩岸台吳越
一江分高塔懸新月
孤城繞暮雲
得滿終古在天色
借風愈

丙申夏 西苑瀛臺 召見恭紀

碧色晴暉天閣拜
命初分第一行
如見烟雲歌復旦
欲沾恩露賦臨軒
火藻開丹掖夾道松筠映
書麻鴻羽高乘霞
曉彩纓班遠接殿
申香聖人自昔勤宵旰
小吏由來久特蒙
敷奏未窺唐典策
撫綏誰踵漢循良
慈慈

西苑上麟皮習習南薰化日長四國無虞斯脫劍三年底
績問爲郎分符其不煩宣力學製猶然平報章率上何常
非樂上毋忘
咨牧說平康

林齊鐸陪萬兵憲飲陳中秘宅賞瓶花

清標如在玉堂中瘦影相看酒不空分自嶺頭香拂幌奇
來龍上冷吹風人方何遜詩偏逸客似元龍賦獨工安得
琴尊長作伴漫
隨短笛逐飛蓬

谷宗綱登滕王閣

高閣凌虛江上開登臨四顧亦雄哉誰將此地傳杯手獨
擅當年作賦才霞鷺似留新翰墨水雲猶擁舊樓臺斜陽
影裏浴波浩無
眼豪思逐醉來

包文愷飛霞洞

片巖聯塔起剝落遍蒼苔棹入桃花發棋局鶴羽來
流霞暎綠草飛翠拂雲岵碧水仙宮淨何時洞口開

張俊中川寺

巖極凌空亦壯哉水晶宮殿此中開雲扶塔影隨波湧風
吹滿聲撼地來落日寒蟬鳴綠樹荒亭古碣繡蒼苔淒涼
留得雙祠在手
古精光射斗台

陳天章初夏偕同人讌集江心分賦

塔擁中川最上乘清和天氣喜同登從軍白昔排土築得
御於今見李膺啼鳥聲殘春已去垂楊影密日初蒸江山
四望堪題詠欲
作驚人句未能

黃煥昌春暮尋陶貞白丹室故址

仙境人初到花飛春色深白雲橫舊嶺丹室隱重林
不見金銀氣惟聞山水音浮生爲物役暫且寄幽心

徐凝感事

慘淡黃花地崢嶸白雁天連山閣裏帳橫海出戈無
陣結寒雲合方鳴劍月懸國場與野興斷瀾一漭然

北平縣志

卷三

藝文詩詞類

七

春日即事二首錄

林外紅雲映碧溪，芳園雨歇早鶯啼。
誰家畫鷁雙蘭棹，撥出河橋楊柳西。

林必登贈體印上人

蓮宇依龍背，花臺倚筍川。
山山青迭黛，樹樹綠生烟。
悟徹江聲苦，心閒海色鮮。
蘭蒲清曉氣，茗椀洗春泉。
入望銀城迥，浮空寶筏懸。
雲垂龍聽法，林動鳥歸禪。
鐘磬波陽月，樓臺水底天。
昔曾從面壁，今亦幾忘筌。
香積僧厨午，菩提佛國年。
西來當日意，誰共遠公傳。

陳振麒遊孤嶼

雙塔連天際，嶼岫不可攀。
潮聲兩岸急，山色隔江閒。
城郭烟雲裏，亭臺水石間。
漫言鹿俗累，咫尺是元關。

鄭文標過釣臺

釣臺寂寂枕荒邱，千古高風孰與儔。
山水終歸嚴子宅，波濤猶作漢時流。
灘聲入夜搖寒月，樹色凌霜接素秋。
欲渡

扁舟更回首蒼蒼烟水照羊裘

謝包京賜湖即事二首

遂與車塵絕，茅茨物外懸。
有來山突兀，欲往水淪漣。
秋葉憐衰病，春花感盛年。
倚欄無一事，珍重賦遊仙。
卽此是田家，林塘竹徑斜。
罷栽彭澤柳，來種邵平瓜。
倚杖移長晝，開尊駐晚霞。
酒然婚嫁畢，五嶽未爲賒。

長安秋感

上苑涼颼起，高商報素秋。
已成宋玉賦，更上仲宣樓。
返照黃雲暮，迴風白雁愁。
蕭蕭寒色近，清角滿皇州。

陳璉別梅贊臣

驛亭分袂覺蕭條，愁見征鞍隔小橋。
烟水迷離吳地遠，雲山悠續越天遙。
半江帆影空輕棹，孤嶼鐘聲答晚潮。
千里別君無可贈，驪歌唱徹黯魂銷。

翁應春借包幼白妙高臺夜坐

...

山意祛塵雜，細清此夕中。怒潮千里動，靜夜四天空。
塔影騰蘿月，鐘聲竹柏風。隔江烟樹裏，寂寞一燈紅。

梅調元王謝詞

前守推王謝，荒祠倚郡城。千秋傳墨妙，六代擅詩名。
沼古鵝還浴，塘春草自生。風流今古事，俯仰一含情。

金陵懷古

白門佳麗古吳京，秀氣蔥蔥望裏生。蕭寺只今餘畫壁，秦
淮依舊夾朱甍。千年豔血埋鴛冢，六代寒烟繞鳳城。多少
遺墟人不到，夕陽飛鳥自關情。

梅調鼎笙臺晚眺

仙人遺蹟寄山阿，春入元壇長薜蘿。丹竈雲深留虎護，瑤
笙風暖倩龍和。峯頭五老迎殘照，水雨雙鳧狎晚波。樵唱
牧吟歸曲徑，萬家竹樹晚烟多。

張雲翼芳草八首 錄一

古岸離離曲徑迷，青帘斜映小橋西。瑤階題怨年年長，金
谷無人處處齊。湘蕙漫隨蕭質化，燕絲故向柘枝低。尋芳
蠟屐登山去，應惜春香印齒泥。

張師典初夏借葉又生遊證聖寺

空山寂寂冷於秋，烏度歌聲韻更幽。古徑行隨青嶂合，禪
心閒共白雲遊。林深淡月飛烏鵲，松老晴嵐舞翠虬。欲待
天香秋夜折，丹邱心未許付丹邱。

王萬昌懷人

湖烟漠漠水漫漫，一水相思問幾難。到得醒來猶是夢，原
非愁處不成歡。疎鐘曉度林陰寂，素壁宵分燭影寒。滿徑
落花猶可聚，聯茵那得重盤桓。

王梅與川子姪城南雅集選海贊

憑將書札報，有約訪城南。曲徑花頻掃，方池月乍添。
展書纔入曉，坐客已無談。杯下諸賢在，風流添獨慚。

鄭應曾王草堂招集江心卽席分韻

右丞驪雅凝躋攀初身拉尋孤冥閒此日江天開曉霽昨
宵風雨送春還千層塔巖巖撐漢萬里潮聲欲撼山詩就
不知烟樹暎猶同呼酒對溝溪

陳元書立夏前一日王草堂招集江心卽席分韻

啼鴉昨夜惜春殘此日樽開北海歡孤與霧深晴亦雨諸
天雲近畫生寒隔城柳簇堤邊浪出水鷗翻江上瀾卻喜
惠連邀入社辛何應愧和歌難

謝夢覽追和文丞相宿中川詩二首錄一

百折開關鬢欲絲河山風景幾傷悲小樓三載疑無地全
史千篇說與誰碧血任從王謝哭丹心早與謝張期狀元
嘆息書空讀羨見先生一片碑

康世綬江心寺卽席

江上峯青映綠蕪雨餘載酒坐蓬壺隔林水漫樓臺影遠
岫天分海嶽圖喜托良遊從雅士謾言高隱學潛夫座中
疊見新詩出瀟灑才情各自殊

王詠過玉介園有感寄歌者

昔年歌舞地回首不勝情羣馬留荒壑殘霞失細蘂
春風空自媚夜月向誰明獨有何哉在相期獨酒傾

黃朝珪西津橋

鼇背依空立憑闌賦壯遊櫓聲隨岸轉樹影逐溪流
日落千巖暮風迴萬壑秋坐來狂思發長嘯起沙鷗

林公壘江心寺訪大雲禪師

誰遣龍宮作梵宮明珠夜夜照長空雲扶雙塔撐蒼漢霞
起千門駕彩虹鷗鷺無心盟可結塵埃有路香難通到來
不覺忘歸去月上禪關謁遠公

陳作聖蓉江煎母詞

蘇東坡詩集卷之四十一 蘇東坡詩集卷之四十一

當年烽火起江隈大義捐生赴碧流不惜黃金給七萃遂
令青簡重千秋冰心皎映芙蓉月玉貌香銷桂茗洲聞道
樂成多氣節高風如母迥難儔

王臣法送鄒文江還金陵將游燕都

幾年聯袂釣甌濱忽聽歌驪別恨新水浮雲迷去棹千
山明月送征輪楓林生愛吳江晚柳色行看漢苑春他日
能重念舊游人

王濶孫秋夕過鵝湖

日落千山紫湖光寫暮秋浮屠鐙影亂斷岸棹歌收
苔滿稀人到荷殘動客愁聯吟猶未已新月又窺樓
黃驥宿江心寺

江天秋色半黃橙夜擁霜袞傍化城燈暗松門沈佛影花
飛塔徑帶鐘聲寒樹漂月驚沙雁古樹搖風吼石鯨我是
邯鄲初夢醒老僧又覓話無生

周天錫舟行雜詩三首錄二

岸草依沙長江花傍驛明那知離別夢半是故園情短鬢
頻窺鏡長途怕問程晚來蕭瑟意坐待月華生夾馬營
名古淒清接大荒平嘯餘壁壘空廂列椒漿夢覺
人千里舟迴水一方旅懷增感慨白露已瀟瀟

甬東訪舊無一存者感賦

望春橋畔水模糊記得當年賣酒鑪壁壘西風新帥府香
林斜日舊浮屠波吞湖海樓船動雲掩關山鐵騎孤朋侶
可憐香落燕門前唯聽夜啼烏

王鶚卽事

盤盞瓶罍水邊芹午飯多嘗此味芳偶為款賓呼買酒非
關安佛不茹葷空錢囊底終成灑彈缺門前總厭聞牢落
自憐豪氣在步檐夜看斗牛文

林兆斗孤與次補愚山先生韻二首

海闊孤峯小江空落照閒
僧若鏡空裏佛坐巖樓閣塔湧
疑無地潮來欲動山腥風何處起
應是斜龍還中流一
卷石宴坐足銷閑客話烟波裏
神心水月間四鄰
雪作屋對岸斗爲世文卓
雙祠在忠魂自往還

二孫女割股紀事

髮膚受父母古訓戒毀傷聖賢懼滅性以此慎其防豈其
少小女片念起蒼黃但欲療親向危險非所量嗟余商垂
幕膝下鮮雁行一兒與一婦年俱四十強舉二男三女婚
嫁尙未違婦欲善奇疾平地勤欲匡鳴徹晝夜如斃瞿塘
莫當身如翻風鳥魂如飛浪航耳鳴徹晝夜如斃瞿塘
飲食日以減肌體日以尠祈禱不效藥創窮扁倉寒暑
閱數載救治經百方蒼蔡靡不叩父象少吉祥大小兩孫
女聽之淚盈眶阿伽甫及莽阿金僅十霜執手相告語感
類心傍徨曰母病已篤未試惟股湯阿姊持小刀呼妹捧
爐香相將閉高閣焚荷向彼蒼姊鬻左臂肉刺血不淋
妹握爐中灰急爲掩其創旋復自抽刃到割尤慨慷須臾
昏復甦遺益來衣裳相戒秘弗語忍楚下樓房陰護兩片
玉裏置備栗粟夜伺羣睡醮縷切調酒漿及晨侍母惟姊
容勸母嘗一啜二豎去不敢居膏肓自此漸加餐就枕亦

少康阿聊及汝旬惡氣發故瘡沐不能握髮力不勝提筐
舉家問其故答話具若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存
逢壽者祖禡忘閉藏起居伴親母中夜同臥牀展轉出鮮
瘡墳起簇而長母疑詰再四離樓悉其詳伊母竊聞之奚
善刃割腸但解生女悲不信詞藥王長女年二八激切或
其常如何十齡女銘鋒甘截妨乃知至孝心幼穉賦維皇
高股肉活在上可格惟天良與稽古秦氏姊妹重洛陽鑿腦
剜股肉活父於瀕亡至今數百祀雙名壽表坊吾家二孫
女差足與頡頏援筆志其概隱行
庶以彰匪敢事虛飾於以要旌揚

董龍錫龍翔山房別諸同社

中流臺殿接滄瀛風物蕭蕭佛界清
人幕雁堂緝月照淨
空龍關慧雲平江閣遠岫天邊出樹底
疎星雨後明此際
本林應可渡別
離猶作世人情

康應薰送喻邦相明府之蘭溪

城下雙流似練鋪君懸明月照冰壺
蘭蕙舊巖江佩仙
鳥初乘漢殿鳧彈處琴聲自雪
種來花樹亦元都梅邊

遠憶揚州句可
寄山中野客無

謝天壇江心寺

誰將卷石屹江中
不與塵寰烟火通
三島分支僊子宅
六龍背負法王宮
雲翻塔影浮波面
潮帶鐘聲過海東
共道老龍眠欲起
須臾雷雨滿長空

林嘉圭偕峰嶺上人江心觀濤

高聯巖嶽社言共
惠公游聽法龍依
座憑虛蜃結樓
鐘連金籟發塔挾
玉出淨試問東流
水還同國海不
辜元聞與陳子宏
黃信侯晚集浩然
樓

落日泊孤舟登樓
眺素秋長空迴塞
雁冷露濕沙鷗
臥聽金風起疑從
銀漢游一尊聊共
醉漁火滿蘋洲

林公琦江心寺

寶刹湧中流潮平
兩岸浮龍游珠作
網蜃吐氣為樓
縹緲凌三島清虛
駕十洲繽紛花雨
下不覺濕貂裘

蔡有甸寄周斗岷

聞子入山深山深
不見人逸民端好
道高憂豈憂貧
匣劍非忘國囊書
且愛身世情看日
甚時事總難陳

黃喆月夜登浩然樓

登樓良夜逢三五
月色江聲正當戶
月色照人有古今
江聲走月無今古
坐看江月兩悠悠
離人明月照河天
際流欲挾飛仙唱
黃竹隨風直過鳳
麟洲

曾曰忠笙臺

郭外峯高子晉臺
曾傳仙跡隱崔嵬
蕭蕭嶺路迷荒草
鬱鬱松根長綠苔
野鶴亭空山月冷
吹笙人去野雲迴
只今流水鳴幽谷
疑有遺音度壑來

林岱高遊孤嶼

扁舟晴日渡中川
綠樹參差列几前
佛住龍宮緣說法
僧從檀布得棲禪
雨峯常以烟波裏
雙塔高撐香漢邊
咫尺

蓬瀛人不識御
於海外竟神仙

邵家默送徐龍門還武林

南州高士硯為田
遊屐閒來海嶠邊
琴署賦傳梁苑筆
酒樽詩和謔公篇
六橋花柳催歸棹
九斗風烟繞別筵
文酒

送維揚樊大山

廣陵高上梁園客
行笈重橋慎海邊
素練筆追摩詰意
縹緲詩擬少陵篇
潮生孤嶼人千里
船到雙溪月半川
二十四橋春正好
歸時花柳為君妍

梅占魁池上樓次韻

晉宋衣冠事已陳
湖窺岸鳥落紅巾
縱游欲做尋山屐
得夢應憐續句人
樓外名園芳跡古
池邊青草舊時春
諸君不負登臨興
詩酒存心

黃誥同友人集龍翔山房

載酒同君掉小舟
好為把臂入林游
樓吞大海潮初上
簾捲長空雨乍收
聽法蛟龍隨岸繞
忘機鷗鳥逐波流
一得相對斜陽晚
不盡天風報早秋

黃一鳴登岷岡山

巖遠下盤壑
巖臨百丈梯
不因山路峻
那覺世途低
密樹雲橫布
懸藤鳥側棲
眼前詩思活
雁字向空題

何應溥留雲亭

翠色湧東城
華蓋連積穀
古洞飛丹霞
仙踪留白鹿
登臨暢襟抱
親聽豁心目
海影三千尋
入烟十萬屋
劉根逸駕遙
訪客清風穆
雞嶺偃青杉
龜池披紫蓼
山川不改顏
雲物長如沐
舊址一朝新
孤亭相望壘
石磴上層層
松濤起
謾說凌空竅
寂太清
簪立迎東
星爨此不時
來倚杖
望雲宿

樊文璞偕同人遊孤嶼

永嘉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詩詞編 登

縹緲珠林俯碧流三山疑失一神洲
烟雲潭底蛟為室風雨空中蠶結樓
攬勝已堪恣遠眺消閒遂欲訂重遊
相看只有漁家好長向波心棹小舟

林敷紫遊大若巖

一覆靈巖十畝富洞門高與白雲通
冰壺影徹三更月石室寒侵六月風
似疊龍鱗山骨起如鳴鼙鼓足音中
杖輿鍾秀知多少奇關由來甲海東

張元彪懷侯夷門

歲暮羣芳歇清瘦寒潭月潭月照孤影
含情念離別驂輪傷獨踏驚馬行
超忽淚滴黃金臺金盡淚成血我折嶺頭
梅君踏燕山雪兩地正相思相思渺難越

宿烏黎冷井寄懷三弟筆上

養神擊鼓夜蒐田獨宿烏黎冷井邊
異俗異人吁可怪涼風涼月未成眠
蠻兒煮得黃雞粥海鬼飄來白板船
安得

秋空騎鶴去蘇家兄弟兩漣仙

馮文煥趙十四燃乙太史招同遊萬柳堂作三首

錄

相國池塘萬柳森春郊多暇此登臨
樓頭龍護巖寺裏花拈占佛心
草樹有情和雨長水雲無上帶烟沈
蕭公勝集堪遙憶小石曾為發妙音
名輩遠遺先代蹟勝遊近屬後來人
樓臺何必真無地邱壑還宜置此身
種柳金城容易老沈碑峴首幾經春
只今風物何如舊梁燕沙禽語自親

張元觀送嶼沙以待御巡按臺灣

驛路關河落葉飛羣瞻駟馬泥光輝
風聞片紙傳青史執法一星離紫微
海外東坡詩集富日邊槎使故人稀
記君圖經曾先兆萬句頭立繡衣

答虎文大兄粵東寄懷次原韻

風雨荒涼怨祝田行吟長向藥欄邊
已經歷落梅皆實無復顛狂柳欲眠
離離野蕪東粵路遠書來自外洋
船因知

萬井黃雲裏指
點飛鳧吏亦仙

蔡宏敷夜坐環綠草堂

靜夜坐幽齋窗開自展懷峭風來半榻斜月轉空階
煮茗山泉潔敲詩竹韻諧案頭塵不到一硯是生涯

張元旭陪錢太史遊仙姑洞

巖巖古洞五丁開傳說仙靈此脫胎入夜素娥窺月牖
晨玉女待妝臺騰空嵐氣侵衣袖倒影巖花落酒杯乘興
不知歸路晚襟
大江鳥尚徘徊

潘青元秋夜

秋蟲切切繞階鳴枕簟微涼夢未成
起抱瑤琴彈一曲平沙鴈落月三更

周鳳岐登承恩寺眺望次李立夫明府韻

亦有登臨興而非王粲樓風來桃渡急柳向白門秋
人事難如願胡名尚莫愁千年龍虎氣寂寞冷珠邱

夜寒有感

萬里書生舊簪冠三年遊跡傍長安錦衣驛馬自春色祇
閣蘆簾又歲寒塞北淒風颯杵急江南歸夢水雲寬亦思
城下堪投釣艇
愧土孫一飯難

題李雨亭明府鳴琴種花小照二首

飛鳥南來足散仙花園騎省柳含烟或成留得囊琴在省
識春風已十年朝起關衙暮放衙可餘逸興到春華只
應燕夢雜桑外多
種桃花與李花

馬浩除夕

終日空憊歲忽除一燈兀坐意何如病無妙藥惟除酒窮
到空囊只著書衰葉塔前應盡落梅花檻外已先舒莫愁
此夕寒更永
息春風滿傲廬

林維濬夏日閑吟次韻二首

永濟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詩內編

驪聞佳客到人地吉相宜坐我雙松下吟君五字詩
山晴銜月早花密送春遲無限琴書樂神閒意不馳

童振聲虎跑泉

探奇幾處白雲迎坐愛園林處一泓倚石閒看天劍影隔
林乍聽雨飛聲潤分古壁燠霞漫寒徹空山草木清笑酌
不須愁日暮踏歌歸去月華明

王崇勳長橋

艷陽雨後曝沙堤一道虹光過碧溪石鱗灘頭浮浪暖紙
鷺天半人雲迷烟嵐曲水龍蛇繞竹樹高門燕雀棲踏遍
村莊無住著高低芒履不沾泥

朱鏡物小遊仙

家住蓬萊第一峰羽輪來往五雲從常於碧水洪濤裏百
尺長竿釣白龍紫泥捧詔下瑤天瓊島重經思惘然一
片東流滄海水向來記得是桑田麻衣草屨碧荷巾
官禁人關五百春忽到瀾城傷往事月寒荆棘看銅人

馬世俊自武林歸途中作

回首鄉關已隔年春陰夾岸鎖寒烟半帆夜色嚴灘月一
路花香散雨天花塵事勞勞傷夢鹿旅懷忽忽聽啼鶻西湖
多少風光在南
北峰頭好夢牽

高國衡友人登泉山過五美園借宿

山花如雪落紛紛山鳥如歌處處聞深谷初過三日雨遊
人已入萬重雲遮天樹影依岡合到瀾泉聲觸石分因過
上方還借宿晚
來一飯煮溪片

陳之恕春日感懷

今古人如新舊年放開詩眼自陶然梅香噴處拈花笑夢
境清來共鶴眠羨喜諸生供硯稅敢誇一得是薪傳雲汀
雪爪知何定聊
繫蘆根自在船

紫芝閣卽景二首

一帶蔬園傍郭斜何人却向此為家可能容我誦茅地願
種東陵五色瓜 道院春風醉曉鶯憑欄詩思逼人清處
樓已覺都消盡又 豔疎鐘三兩聲

曾立勳月夜歸舟懷武義諸友

辭家纔閱月返棹渡滄洲一棹浮波出千山夾水流
臨風生太息伏枕憶漸遊夢與蟾光逐危灘最上頭
官怨

繡戶迎風任自開蕭蕭葦葦路長毒苦
忽聞雙鷓鴣籠中語錯認宮娥捧詔來

周京齡烏夜啼

悲鳥夜宿城東頭鳴聲啞啞振高秋月色如銀滿行路
游子夜度輕帆去畫樓驚起未眠人腸斷江波渺雲樹
春日有懷鄭霞城姚佃芝二同學

柳色驚春曉遊人隔遠天離家纔數月惜別已經年
夜雨生芳草東風叫杜鵑相思不相見望斷鳳山烟

讀洛神賦

黃初事業尙三分吳蜀連和壁壘軍
副孤臣憂國淚故將離思托湘君

吳國清春宿集雲寺

偶宿集雲軒春深氣漸溫蒼松藏翠鳥碧嶂隱青猿
靜倚山閒月閒烹井底源上方鐘磬歇擊鉢出前村

王涵遊陶成洞

山巖疑結化人宮巖竇常留鬼斧工擔外星辰窺碧落洞
中日月問鷓鴣到來心地清如水行跡遊絲清若空丹竈
定知流石髓誰 教迷道似空同

曾壽暉重九日訂約登東山不果

東山非僻遠結足豈無因欲赴三秋約難驅萬斛塵
開雲應笑我在與獨輸八達想登高伴擊鐺憶伯倫
程吉士春晚書懷寄疎莊諸同人

獨憐芳草憶王孫不放春歸閉小園片片飛花紅送酒依
依新柳綠遮門飽瓜似我身常繫碩果何人剝僅存此日
茂陵猶病渴一窗風雨易黃昏

周冕秋夜寄懷魏允涵妹婿

今夜月明好故人不在茲西風吹別况秋雁憶歸期
霜雪鬢頰改江湖歲月馳據林成獨唳松影上衣遲

邵南金擬溫飛卿楊柳枝詞 錄

幾日春陰長嫩條風前低舞小蠻腰相逢處處皆牽恨不
獨傷心是灞橋和雨和烟野店旁春來葉葉蹙黃千
條縱使長如線怎續離人欲斷腸

曾儒璋盧溝曉行二首

作陣西風午夜酸盧溝曉月帶霜寒依依回首岐亭柳舊
雨春明話別難茅舍雞聲度曉風行旌搖曳月明中七
千里外聞南路一樣春光照眼紅

張元彪讀南華經四首 錄

今晨乃出郭風物呈喧妍朝曦散平楚浮光動長川行行
遶山阿落湖激瑤泉春禽語古樾交魚躍清漣手把南華
經倦倚籬與眠非夢亦非覺漆園多寓言會心在言外何事探空筌

張正宰新秋卽事柬胡象川光耀

雨過西城秋水肥湖光山色滿人衣白蓮匝寺香將晚叢
菊綴籬花尚稀荷到鐘聲初月上波搖蝶影一舟歸樓中
吹笛人何在目送長空獨雁飛

城南池館卽事夏日雨中作

急雨初過雲自開留雲亭子臥雲開江風漸漸將雲去曠
下簾中積穀山路入雲根一徑幽枕流石時激清流雨
中樹色青如沐翠臥看山濼上樓北窗涼吹送冷給華
蓋峰青入畫樓欲借一杯飲海水真琴直上大觀亭飛
霞洞外松如鬢玉帶橋邊水似紗數點雨餘深綠暎斜陽
一棹送歸禽

蘇州府志卷之四十四 藝文 詩 張元彪 讀南華經四首 錄

胡森桂過武林有詢温州孤嶼之勝者詩以答之

宛然浮玉在中流
山色清聲四面收
佛呪蓮花開寶界
人尋瑤草到瀛洲
塔鈴自語風生夜
漁笛誰吹月正秋
約略西湖堪比擬
不妨喚作小杭州

金際會新秋郎事

勝有遊春興
車尋出浦橋
扁舟浮古岸
流水過新橋
羨鳥清雲近
懷人白晝遙
煙波多許恨
相對未曾消
谷廷桂贈金左莪璋

博雅博期妙論新
淵然玉海浩無津
我推後輩為前輩
君是今人識古人
質品詩才會
鑄佛鄭元經
學久稱神獨憐
書卷空撐腹
未遑文場氣
一伸

張涵與

綠樹陰濃接翠微
幾家煙火傍巖扉
山深地僻遊人少
一路溪雲欲上衣

林敷英孤嶼懷文卓二公

大江日夜拍天飛
星河欲瀉影微
萬里狂瀾快如駛
孤嶼重徘徊
上存文卓之祠
富山隈
嶼兀作中央
依我來孤嶼
重徘徊
上存文卓之祠
富山隈
同前古柏不見日
祠下蛟龍乳如雷
前朝人物浪花中
蒼茫天未起
悲風浩然之氣
不可滅
耿耿赤日懸
精忠吁嗟
宋季臣節苦山河
破約無補
慷慨頭顱
兩百餘年來
誰繼起
縮衣縮履
香山上
自寫人無知
阿度非
隋文
肝披袖中
密疏夜半
上匡自
寫人無知
阿度非
隋文
子叔交
不子規啼
龍飛天
外塞雲低
但有
江得
西逝
洪濤
把歸期
悲乳紙
可憐
碧血
化精衛
何日
長江
得
西逝
洪濤
終古走雷
霹靂
風來
泛居
驛子
碎歌
直夕
陽殘
碧蘿
歷
落落
山花
丹白
雲無
心自
來去
底
誰不
歸江
水寒

任一桂送李石農夫子陳臬滇南

萬里滇南道
行旆不可
悲銘心
識海
水翹首
易門
秋瘴癘
騰天外
色蠻
拜馬頭
龍門
高
且遠
何日
許
重游

水真志

卷三十四

詩文詩文

詩文

北道感懷

九十春將半，其如客思何。鶯花荒驛少，風雪異鄉多。
鹿鹿塵中夢，烏鳥酒後歌。黃金猶未盡，一劍我重磨。

任一松秋砧

寒氣逼林薄，秋風急暮砧。此閒添旅况，何處問鄉音。
天外孤鴻送，西子夜心清。時征戎罷，努力事鉞鉞。

周學潛林霽峰招飲飛霞觀

仙風選千載，洞口餘飛霞。霞光與山色，紫翠紛交加。
一徑入窈曲，古木蟠龍蛇。靈峯瀟灑人，文藻擗天葩。
葩相邀素心，侶者果成咄。味延陵清絕俗，美玉無纖瑕。
亦有葉與劉，菁英摘詞華。而我廁其間，驚駭入渥洼。
觥互交錯清談靜，不諱境偏息。舊慮清思無，由邪駕言返南城。
城頭聞暮笳。

周學演巨魚歌

蜃江江頭風雨惡，雪浪排山潮陡作。巨魚仗勢若空行，昂
首直從天外落。雲崩海立驚几目，天之生也使是獨常鱗。

凡介盡奔逃，潛虬無算老蛟伏。本擬乘浪恣往來，那知
落無風埃身。橫干欲去不得，大聲噴薄喧雷霆。海人觀之
意不足，踏背擬援。俄乘屋連檣，駕爭取攜。有肉如林，欣
果腹餘腥。委棄在泥沙，羣鳥爭啄。特為家血海，如注水為
赤。腹中空洞飽，亂人豈料強者。遺弱食焉，避風亦可哀。專車
朝失勢，傷虺見。網漏吞舟魚，眼知無奈。爰若遊風，亦可哀。
骨節驚詫，世見。人觀變天如坐井，少兒多怪。誰復省，詎意尋常
常日千變，世見。人觀變天如坐井，少兒多怪。誰復省，詎意尋常
尺日間幻出，奇觀變天如坐井，少兒多怪。誰復省，詎意尋常
之若秋，旬盜使曉來終。景憶龍伯一釣，連六鼇大力負
不惜善藏，其用斯為高。

周學瀛羅山早行

雞聲唱遠，曉風片影挂高樹。僕夫言邁，濛濛天未曙。
蒼苔圓，敲風袷衣涼。濕露忽墜，杜宇啼燈，響不能去。

項維仁仿宋人小畫自題

蕭寺鐘沈夜，我夢水風胡。瑟瑟三輪高，阿儂長作秦。
淮客幾度思，鄉立板橋。

秋晚京口送別張玉芝歸豫章

言別折衷屬離途淚滿鴈君今渡揚子何日到彭郎
水驛蘆花月山程禱葉霜詩成付魚雁有客滯吳鄉

金陵懷古

金粉易成空休誇天塹雄東南無王氣禾黍穉秋風
月冷千官塚僧闕六代宮道傍晉井在歲歲野花紅
朱鋒果園弔項處士

代謝悲塵事人存物亦存
怡懷墮頤果轉眼變唐園
盡化石巖骨全銷花木魂
風流大所斯幾許到兒孫
陳渠英石門觀瀑

力上何年勞此門
奔流界破遠山痕
聲排秋谷雷常殷
花捲晴空雪亂噴
百尺銀濤飛碧落
一簾珠雨濕黃昏
勢傾石壁千尋迥
我欲梯雲上溯源

張步瀛謁文信國祠

正氣常留夫地新
千秋孤嶼有孤臣
雄心欲鼓中流楫
赤手難扶落日輪
帶跡颺江非得計
殺身柴市已成仁
我來憑吊遺像門
外潮聲咽暮津

曾瑛酬友人秋懷原韻

細雨鐘聲欲暮時
一燈如豆照相思
驚看白雁天邊字
懶寫黃花籬下詩
落月屋梁空有夢
秋風鬢影易成絲
明朝樽酒休孤負
已近登高作賦期

秋夜漫成

閉門來客少
且自倚欄杆
棋罷枰猶布
詩成墨未乾
殘燈依壁靜
疏雨滴階寒
聽是誰家笛
吹愁入夜關

季觀樂次韻武林紀游五首

六橋錦繡兩湖春
品花橋上月圓
我唱竹枝君解和
三生再訂舊因緣
高溥竹書齋歌

水滸齋集 卷三十一 詩五編

以竹作紙紙作書藏書作架仍取竹書乎架乎幸聚族憶昔吾父購書蓄吾弟同此檢篇讀傷哉兩世棄背速書架無恙擊我獨架如有知為我哭閱日一萬二千六無數朱門皆破屋君不見珠玉埋沒同泥沙耳目珍玩充口腹吞家竹架嘉然存撐護空壁伴昏風時而拂拭光如沐命節古香新讀郁架乎架乎吾尚忍饑不以爾易蒙爾須堅守古書供我讀與我相依得清福

潘宗耀紅花謠

買紅花索錢現難得花好價又賤小婦染頭繩大婦染線紅花索錢現難得花好價又賤小婦染頭繩大婦染線棟紅花去綠跡日已向午頭未梳阿姊年二十阿妹年十餘的腕欲脫青臚枯揀花未了將何如尚有數斗錦盤儲細布不辭十日織指黃看取衣上顏色姑教儂不枉城中佳染紅花沽素手一領新繡花一斗手重染花無手輕染花有吏取小姑嫁衣裳向婆白根筋力朽分付阿奴休落後滌紅花趁清晨紅日未出井花新昨夜花色紫今晨花色勻花垢洗盡見花身同隊相看姑煞人堂前阿

姑頭不暝 曬紅花爭衣 桁東房西舍不相讓花濃要日烘花鮮要風漾 窗端欄檻紛紛向儂家生來兒女多姑姑姨嫂須原亮 試紅花裁新布一生染花能幾度暮取今年衣往踏去年路 南塘幾日觀鬪刺與郎隔舟重相遇看儂衣新人如故

潘宗瀾出郭

出郭日猶早人春信尚微 柳烟菜把嫩經雪麥苗肥 水暖魚知樂風和蝶試飛 車行泥滑滑問訊款柴扉

金陵感賦

金陵遺事奈愁何 六代銷沈幾曲歌 廿四橋頭簫韻寂 空餘明月照清波

雪後和陳莪擊張南洲原韻

作賦梁園境又新 松枝低亞竹橫陳 不教塵榻留些子 如此聰明有幾人 風味試從茶領譽 光華分得月精神 寒蟾背土無尋處 一笑乾坤盡化銀

梅花和韻

何處仙人姑射姿，偶從驢背寄相思。疏籬明月來相訪，流水空山亮一枝。春在江南孤驛路，夢回村店獨眠時。前身試向何郎問，細被官衙自詠詩。

張泰青久雨

天鼓撞破雷聲死，日月爭浴絳河水。歐刀割痛乖龍耳，鯨人游天泣不止。市樓寶廚久脫底，漏却百萬玉珠子。石燕飛舞鷓鴣喜，世人住家漸天裏。階階蟬噪案走蠹，雲壓炊煙溼不起。簷頭銀繩挂素索，滿階人聲響展齒。作如是觀，牛月矣。咨嗟老農困窮士，雨師頑尊何乃爾。欲召飛廉供驅使，雲衣立就玉女褉。白日光明一萬里。

清江浦看月

瑟瑟涼風吹水聲，如星燦影數竿明。榜人欲睡寂無語，獨立船頭看月生。

曾煜擬韓冬郎已涼詩元韻

銷金帳穩堆鈎，垂鳳蠟燒殘青玉枝。七彩被薰香百和，碧紗窗外月明時。

沈式琳擬韓冬郎已涼詩元韻

耿耿清宵玉露垂，回廊瀟瀟濕竹千枝。芙蓉花落秋江冷，消受紅燈綠酒時。

金璋紅花詞

三月花田紫翠，擗探花人怯曙光寒。一肩喚買春紅早，送入城中露未乾。磨蕩生香豔，化膏嬌黃色。漸轉紅嬌怪，他炙手重研後，絳雪經春暖不消。

補紅花詞

藕花雨過嫩涼辰，分掩階灰布種勻。預囑兒夫輕著手，此花應怯似聞人。麥花零落菜花黃，花信遲遲到水莊。羨見人家花捉早，今年花事趁頭綱。香風拂面五更天，出戶人爭燕子先。一月弓鞋長，露茶園踏遍又花田。

金禹田癸丑七夕過雨疊韻

此語係佳

天上星期雨裏過含顰仙子亦停棧雲階待月空垂帳
浩生風欲起波隔水寄懷人宛在登樓乞巧夜如何祇因
酒道勤屏騎仙界罪微下界多去年望斷鵲橋過舊事
尋思恍如夢香果仍供意若何寄語
仙家休洒淚人間離合不勝多

博舜咨大觀亭秋望

斜日驚帆急雁聲秋光萬點落孤城東臨舊壘臨邊盡南
飛諸山到海平澤國桑麻多衍沃江關鯨鱓漫縱橫憑誰
大力迴天地長見滄瀛徹底清

二月初浣自滇省赴曲靖途次作

客路長年復短亭頻年蹤跡幾飄零數莖老鬢無情白一
柝春山有味青旅食未須彈劍鍊生遊早擬買漁船舊溪
又是清明近花片沾泥滿釣汀

潘埴過青田

半江殘照半江煙小小山城欲暮天
我學仙人吹鐵笛好騎雙鶴過青田

周衣德述懷

狐貉不踰濟橋袖不踰淮物生遂其性亮由地氣佳人則
異於物匪因遷徙乖丹桂出層嶺芳蘭被秋涯馨香不遺
遠奚憂寡所諧

望赤岸山房

別有誅茅地方知避俗深山爲太古穴水是自鳴琴石齒
橫溪密巖巖構屋陰紅塵飛不到可作葛天吟聞說雲
深處靈山複幾重巖門通細徑石屋拔奇峰古洞
祠龍母春壇養鹿茸欲遊難踐約凝望碧芙蓉

溪行

每愛溪行勝陸行免教蹙蹙太勞生水禽導我多閒意山
琴窺人有故情丸艾潭深鏡影臥雙巖灘險虎牙撐流留
日暮沙邊宿何處浮桡買月橫

徐作礪觀獵

西風刮地衰草折
 萬木摧霜露山骨
 健兒馳馬獵平原
 挽弓發矢真橫絕
 黃雲薄里平沙飛
 揚鞭直入狐兔穴
 鏖鷹疾眼脫鞬條
 韓盧足捷肆狙獾
 一騎迴鞭一騎追
 前者如張後豕突
 忽然散如流星飛
 登山越坂共起蹶
 忽然合如陣雲屯
 星旗雲罕齊羅列
 警之秦鹿眾共爭
 雄心壯氣各相峙
 吾聞三驅之典下
 大綬不卵不麋取
 有節殺物當存歸
 來宴烹鮮春在梅
 花枝上雪

張大鏞陳氏雲山樓晤周君懋時

百尺峯巖地三年故舊
 情人如梅影瘦詩叶竹聲清
 陳榻逢君下周醪向我傾
 孤舟明日別別恨又重生

月夜中川送別

送君從此別別恨幾時消
 岸閣天低樹江空月弄潮
 人回孤嶼晚舟向栢蒼遙
 無奈離亭畔春風著柳條

張振夔前種山謠

后稷藝五穀則壤遺方嶽
 耕九可餘三羣生賴以育
 番露自向來百顆可充解
 形巨勝鳴幽谷亦既荻荆
 榛復斫松竹根藤絡山石
 沙土相繫屬始如毛髮繼
 且膚肉剝雷雨動滿盈奔
 石填溪澗遂令五都河大
 半化爲陸未田公讓戒南
 田族後有積陽人來佃墾
 驅逐吁嗟帝者師卓爾抱
 先覺方當垂訓此物尚隱
 伏近出未百年助延偏荒
 張但知受益宏誰復立約
 束平原可播琴功自助入
 夏渴和稷及岡陵實不堪
 茶毒有川曠其乾有山童
 然禱利病儻相權逼處明
 可燭作此種山謠願入轆
 軒錄聽蛙

聽蛙

禾田方補秧羣蛙吠不止
 爾吠諒有因仰天爲請水
 苦念既種畧得雨爾亦喜
 今看山頭雲膚寸冉冉起
 強聒雖可引遠流求獲正
 謀始末發安有祖催料已
 在里

櫻欄吟

四月朔
 侯然文永嘉嘉蘭女年十九
 未字同治壬戌
 疾賊追

及女傍有櫻欄樹女堅抱不去賊刺其喉而死
立無父柯賊驅羣醜摩肩過一女默省行竟止
甘哉死母言木字人盡夫蛾賊何曾有人理
吁嗟乎劉看別毛不言苦勸葉青自終古

截指行原注余烈女永嘉相溪人父茂全業農壬戌二月

九指而女母絕賊亦去次早父母昇之歸猶言兒指雖截

兒身幸完不為二老辱言畢而逝田家女兒憤作苦幾

曾識字通今古一朝遇賊甘舍生慘素手能支拒賊鬪

顏色刀乍停目揮里姬為結盟女言豺狼匪我匹笑爾隻

如切葱罵聲未絕竟昏量可憐亦血勻花茵陰風慘澹飛

青燐強延餘喘辭阿母兒今鼓掌猶完人可歎高牙有巨

芽何日伸原注王烈婦永嘉任橋王瑤妻樂清友連緘女

哀赤釜壬戌二月朔賊犯任橋掠婦至卡脅誘百端婦不

屈賊恣聚薪炭煉釜盡赤謂不從將烹汝婦愈詈賊以兩

刀舉釜置婦腹上竟去家人斂其屍惟臙中灼痕大如盤

甚堅將軍守城不守關近郭賊來出剿難任驅婦暨如

羊豕一羣齊上郭公山喧傳有婦最英烈刀脅纏纏百

折自拋眷屬逐隊行分甘一死完吾節至性難馴賊益噴

毒謀破格欲嚇人聚薪煉釜烘天赤云再不從燔爾身婦

聞疾詈不休吁嗟鼎鑊甘如飴日出當心信有之官軍殺

臙中長不朽吁嗟鼎鑊甘如飴日出當心信有之官軍殺

賊知何日先換白華奠一厄

柯鳳翔題姚仲蔚歸真記

墨花一現太恩怕歸去瑤宮歲月長不是回風成小謫人
關那識玉危娘 曼曼濃枝的的珠二姚才豔一時俱有
上人長掩王郎恨天
陳汝坤請文丞相祠
四鏡長圖恨未傳當年航海履艱辛讀書所學是何事報
國如公會幾人孤嶼燈費歸涕淚五娘風雨到江津至今
嗚咽朝鐘響
往雲旂似有神

陳汝瑛登孟樓

直上桃梯四望通
雲窗霧閣倚玲瓏
滿江白浪抽帆外
一桁青山捲幔中
隔院鐘魚聲出樹
高檐鈴鶴語當風
乾坤例是詩人宅
曠得層樓與孟公

顏泗源題雪夜綉兒圖為孟父襄作

父病呻吟兒未識
兒啼宛轉母心憐
雪花如掌夜如盤
母抱兒眠不得安
兒父止兒啼吞聲
翻印鄰家壁就網
重裏喉寒臍骨刺
刺骨歸來燈燼慘
不紅屋角曉烏啼
淒絕眼盼春回藥
餌靈心懸夜永糕
糜缺此時此景欲
追摹綉光中淚凝
血兒能長大讀父
書綉緝楔恩榮耀
雙戰年年風雪到
門關難認荒莎舊
行迹回首艱辛五
秋至今巷廼粗能
說堂前愛日杳莫
追綉孤兒頭又自

陳星慶戊子秋過館頭

浪游已過菊花天
一片輕帆一葉船
秋水亂葭飛野鴛
夕陽衰柳噪寒蟬
風聲兩岸蒹蒲葉
暝色千家橘柚煙
老大

也如江上婦
琵琶泣斷四條絃

冬日偶成

兩三閒屋老儒家
爆竹聲中促歲華
別有閒情天不管
銅瓶紙帳夢梅花

閑居雜咏四首

關千書靜坐焚香
一卷義經趣味長
三十六宮參破後
樹頭紅日已斜陽

鄭煥和周荔映明府留別原韻

宦海浮沈歷十霜
依然一葉抵錢塘
勞薪車走長安道
濟世舟浮普渡航
秋野黃雲收紫賤
春城紅雨種花忙
慈悲

生佛風騷吏介
署聲名字字香

金鋒新樂府頌周荔映明府德政

勤戒煙
有田種穀食難縝
有土栽煙欲易足
人人情願作
花農不直稻梁
器聚豐稔之
葉翠田田
粟之

花鮮可憐采之擲之成鳳餅一塊遂可值萬錢飯後茶前
日沈痼重簾不捲留香霧一寸心思一寸灰鷄毒之煤人
不悟婦除積習本一王朝燈煌也奉令皇然起勸諭諄諄
財兼惜命為民一屢憂焦公也奉令皇然起勸諭諄諄
乃如此受病深淺各不同總之限以三月止率則承前
則威自頭之誠同敢違香火因緣今已矣一朝痛改知前
非地却牀頭一燈盡保得人百家產皆容錮疾成煙霞
如醉如醒悔未晚從此肺膽絕熬煎人入各得保天年也
聽沿途說禁烟

督濬河 濬郡自古稱海邦繞城有水通三江江流直與河
行風無方一篙乍下一篙停時聽舟人長歎息吾公意欲
窮河源翻車戽水登岸走彼也爭先此恐後不嫌同在泥
中想見鼎足與手蕭瀟灑灑脫朝衫忘却自家好頭銜
臨河一笑風滿袖為說河工我所監到此水各分街陌流
動精盈皆恩澤決諸東亦決諸西不數深溝通鄭白叮嗟
乎公之功河流並大莫容人問舟楫不到處頓教一
為疏通公之德江水同深深莫測河渠有欲廢陳編十里

長跼手
補得

陳承暄孤嶼弔文丞相

蛟龍夜走慎江秋仗義孤軍逐斷流
流到海天曉雁盡至今尺土亦松楸

呈周藕農夫子

先生鬢髮白於雪先生意氣高過雲
可一筆掃千軍貧乃一家養八口
面壁飢鼠走飯索門東兄幾下樓上婦
先生拍案讀漢書笑向家人呼觴酒

蘭谿學齋作示同學二首

側徑莓痕老荒城水氣橫天寒烏雀靜
山館旅愁定鄉關兵事平將幢向西去
劍戟肅千營

會雲遊仙巖寺

佛像最森嚴龍顏又虎鬚
巖巖行厨使鱸魚美酒兼
真成他世界不厭久留淹

曾喬雲春日偕友人遊仙巖寺

覽勝上危巔山川別有天雷鳴千丈壑雨散一溪煙
嵐翠拱春娟花藤罨石妍其嫌腰脚倦隨意抱雲眠

曾賢謝公亭

聞道永嘉守風流屢經詩情寄孤嶼遊蹟贖閒亭
史隱江湖開潮生天地青至今撫碑碣猶得仰英靈

癸卯春吹臺山麓生壙新成紀事詩

百年家世傍松亭華屋山岬一例開此事人生原有分
漆燈未焚流杉來青桐花發墓門深三十年來一片心雷

與清卿證同穴山巔先瘞舊時琴

曾元琳華蓋坐雨作

與雲分住屋三間涼夜橫經坐掩關八秋懷問未刪回憶
暮殘葉下空山十年親友頻相問一夕秋懷問未刪回憶

前宵風月好碧天無際鴈飛還

贈徐松石

浮生苦恨學雞廉有限光陰懶米鹽名士性情惟鍊少秀
才氣味怕酸添食蟻祇覺從前誤咬蔗何妨入後甜甯得

三閒王冕屋梅花歸去日巡檐

菰溪道中

風帆葉葉上菰溪獨客籃輿轉向西榕樹陰中松景過東
花香裏竹雞啼一羣黃犢夕陽遠三面青山霞影低縷縷

炊煙林外起故人家在白沙隄

曾壇遊東坑

山徑迂遙入樹丹榭葉黃寒泉香淺確久照散平湯
石妥當溪坐林深有寺藏更期春雨後來看瀑流長

謁雙忠祠

張許列封疆昨陽並冠豈死地予以祠國典由來舊八閩
橫機槍旛土羅兵寇誓志保厥城等官與憲副聞帥倒屣

戈脅降不為守兩公奮而起憤激大聲誦叛卒聲洶洶霜
刃夾其脛脛折氣益強頭斷身不仆熱血灑蒼穹風雲慘
白晝義裝華蓋出夙昔有遺構丹碧暗曠藁苔漬石甃
風肅雲旌翻月黑靈車走同時從死奴恍惚尙左右摠衣
仰前楹再拜醑清醑忠
義流芬香國誠有遺臭

潘銘憲紀事 有序 鎮 千之長 彈明鼎革邑人林丹九孝
也道光庚戌中秋都戎忠丹臣招

飲於潭之高閣因與友 人黃鶴樓金子襄少尉鈕華亭暨
邑紳張實生徐紫庭黃 仲方共議築祠以祀旋至一線天
觀瀑亦孝廉避亂幽居 之地考廉忠節昭昭二百餘年祀
典尚缺余謬膺司牧表 揚之舉風化所繫豈異人任即擬
即日鳩工今日之會非 偶然也詩以紀之 曲徑通幽策
杖尋荒巖斷磳任攀臨 夕陽流水孤臣恨碧海青雲報國
心避世當時擢白髮築 臺今日貢黃金披襟坐對西風裏
薦爽宜人秋氣深日炙 玉瑋瑋百丈漱瀑飛人靜此勾雷
風顛水面奔魚影日炙 松髯附雉裘奇局澄天爭一綫
靈山浩氣自千秋年年 曠有傷心月還照長潭古渡頭
張應與孟冬虎門于役 候潮

玉漏聲殘客夢回虎門 東下片帆開南荒地暖初聞雁
嶺春生欲放梅霜氣打 蓬漁火冷西風吹月夜潮來自憐
兩鬢蕭蕭髮愁 聽江城鼓角哀

晚至忠信墟 山晚月初上霜林起暮 寒炊煙破歸鳥溪水落漁灘
墟散人聲寂農間歲事 闌夕陽無恨好不厭幾回看

朱步蟾看花 紅情綠意總貪癡雨夕 風宵費護持
一度看花一惆悵愁他 開到十分時

周貫忠借孟劍秋錦城 游飛霞觀 欲覽飛霞勝借行過錦 田樓高極日月洞古鎖雲煙
山色疎林外倚翠以樹 前蜀公遺蹟在何處覓飛仙

曾養翰秋夜不寐 西風響林薄語語通窗 紗欲拭不成寐愁心亂似麻
故交秋後葉新貴眼前 花無計消寫寂開軒望月華

秋柳

東陽荒園葉又黃阿誰還唱永豐坊半塘寒漲國疏影一
瘦盡渾無力猶自隨風舞欲狂

陳燧定羌州之官錄

帽箱綬等小安非到處為家慣領佳六里臺隍三面水干
門燈火一條街雨延草色連山關風送爐香出郡齋日午
於衙無甚事坐看蜩魚上苔階聞來官府似神仙小住
蓮峰意灑然雨後山光濃撥黛晴來水色嫩生煙隔河鷺
塢關中驛落日魚管吹日船莫道此行非幸事眼前都作畫圖傳

徐學誠咏林霽山

紅羊劫火遍江東痛恨諸陵草莽中白石一編留正氣青
山千古泣孤忠箋詩幸有章和父同志惟知鄭樸翁每向
昆陽仰芳躅飛雲渡口弔悲風

咏鄭初心

世亂馳驅古越中文章俄國已成空珠襦玉匣悲先帝野
棘荒榛望故宮辨禮獨能存正義著書原不墜宗風鄭山
歸隱人何處似少豐碑為表忠

孟錦城咏松臺山淨光塔磚硯

熙靈遺跡寄松臺香落幾時出草萊四角摩挲成古硯千
年地攬存長材土華不蝕留塵界神物相傳贖劫灰珍重
一方須愛惜雲烟都自此中來

張慶生題池上樓圖

鷗鳥自忘機人生若刺居憶昔少壯時飛揚隨曉曠是時
若難兄才具無雙玉在格集豈是好釀出醞醪中呼馬連
縹緲笑遂繁絲泉山泉妙十詩刻寸燭醉中呼馬連縹緲
草不傷綺綺叔愛荷葉別離刻愛綠中有揚金華如立鵝
棋局滄海關許詩披覆言屢變分也百誌滿寫哀曲一往
敗風生沈寥半遠劉根

起遐思刺
刺爲君告

陸潮溥謝公嶺

嶺路連村路迴環
夕照斜射亂峯雙
客展紅葉萬人家
磴曲修蛇緯林深
宿鳥譁爭噪喧大
謝徒此占煙霞
陳體芳雲岫晚眺

山路雲中山樵夫荷擔行歸霞明樹影落日冷鴉聲
鐘韻溪流逐人蹤野渡爭摩崖題句罷嶺上暮雲橫

石門夜泊

朝過青田縣暮宿石門洞
秋雨長磯聲驚起孤舟夢

閉居雜詠

雨三閉屋老茨茅貧賤何須爲解嘲
欲枕詩從深夜讀撫
琴門怕俗人敲蛛絲巧繫東西
臘蜂蜜新分上下巢更有
滿庭秋色好絲蕉紅蓼補牆塹
少年貧賤我忘吾閒散
真同洛上臆于遁事奇占未中子平理妙算仍迂縱橫落

筆成龍象潦倒論交到狗屠漫說
多能輝鄙事憑人一一盪吹等

曾諾晚過飛霞觀

風葉晚蕭蕭憑闌酒易消樓臺山外市楊柳水邊橋
遊客尋詩夢仙人種藥苗何當明月夜鶴背坐吹簫

秋夜對月有憶石門

銀河天上水一片落入人間明月此遙夜石門何處山
仙騎黃鵠去僧老白雲閒洞口秋長鎖煙蘿不可攀

入畫樓晚眺

碧湖光盪晚涼隔湖風送稻花香
石磯有杏開垂釣無數蜻蛚下夕陽

張正綬登東山作

劉子仙去矣謝客不復作至今東山東遊人
殊落落我登山之腰風景恣領醉下
巖行路入紛紛小於鶴莫謂登山勞
茲山良不遠石可闕
苦無從歷脚可止且自止志豈在
別有託
欲
其
巖
苦
無
從
歷
脚
可
止
且
自
止
志
豈
在

永嘉縣志 卷三十四
卸壑歸來日已昏
蒼煙滿林薄

閩秀

宋

楊氏婦送夫從軍

海墘門外浪滔天
妾上城樓君上船
回首西風深巷底
梅花霜月夜如年

元

吳氏答鄭生

淚珠滴滴溼香羅
病裏芳肌瘦減多
莫怪夜來春夢淺
不知今日定如何

明

徐氏 胡代 春夜

涼月轉樓西
空庭景自淒
不成蝴蝶夢
厭煞子規啼

楊氏夜雨

小窗夜雨不堪聽
點滴芭蕉葉有聲
珠淚暗拋孤枕冷
一燈如豆夢難成

劉氏秋闈

相葉初紅野色荒
天邊歸雁兩三行
一聲喚起愁人夢
鏡裏秋風鬢有霜

國朝

陳瑞輝 張曾 夏夜卽景

閨中喜見月當頭
丁字簾前雨乍收
坐久不知天欲曉
滿庭風露夜如秋

子素青樓秋闈口占示慈

雖是秋風得意還
羨為故態尋常
願功夫不廢
共窗下姓
氏期登臨榜
闈桂子一枝香
三月初更思
琴香來

永嘉縣志

卷三十四

藝文詩詞類

七

衣錦榮歸里祖
父泉臺亦解顏

馬如珮

晉賢

鷺詞

六首

社鼓擊寒鼓未稀前溪浴種趁晴暉
歸來門巷春如海滿地鶯花燕子飛

題畫

晚風斜拂釣絲微一葉漁舟溪上歸
楊柳灣頭春水長落花和雨撲蓑衣

曾碧芸

吳錫

曾氏姑媳雙貞詩

苦節稽家乘傷哉二母俱鵠飛雙影折鴛夢一生孤
皦日心同誓流泉淚並枯覆巢更負子辛苦幾含荼

張鳳蕙

潘福

七夕

萬古良緣豈偶然偏教別恨到神仙阿儂若也生天上定
與黃姑讓聘錢疎星幾點淡銀河此際銀車想已過耶

知巧思付誰多

寄外子

聲聲杜宇喚殘春偏是他鄉聽得真
啼雨啼煙都不管莫教啼向遠遊人

方外附

羽士

宋

李少和自詠

寶珠探妙得真宗五色分明煥太空
解下連環竟超越騰羅深處宴鴻濛

林靈素題元祐好黨碑

蘇黃不作文章客重藝編爲社稷臣
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好黨是何人

夏元鼎絕句

蘇東坡詩

蘇東坡詩

蘇東坡詩

陸峒訪道至湘湖萬卷詩書看轉愚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元

梅苻自題小像

石斛花開劫外春百城煙水漫勞神
誰將秋兔毫端寫貌出山林幻有身

龍虎山

龍虎山中紫氣濃山靈呵護漢時封
真人攜室翺天去閒却樓臺十二重

釋子

宋

眩禪師題雁蕩龍鼻水

雨足雲收得暫閒漫將頭角寄空山
鼻端一滴無多子引得人人到此關

惟謙舟泊括蒼溪口

茅店在山下簾舟茅店邊鐘鳴何處寺
日落滿溪船敲枕雁初到離家月又圓
向來曾過此夜泊石門前

懷賢園通白衣閣

白衣閣外繞朱欄人在琉璃菡萏間
誰把此花爲刻滿脩行不放一時閑

曇貴頌古梅

帶雪含霜半倚籬橫斜影裏露仙姿
前村昨夜春來了竹屋老僧猶未知

元

無礙閣蓮

箇中消息本尋常幾度無端漫度量
今日疑團百雜碎西風一陣白蓮香

支信西湖竹枝詞

湖西日脚從沒出牙疏
雙鬢了白銀作甲彈琵琶
何似阿奴雙鬢長是家
水感金麒麟雙鬢了白銀作甲彈琵琶何

益侑閑居偶成十首

白雲珠裏埋頭久地老
天荒總不知樵徑有霜
尋藥冷石窗無了
了經近青抵北海憐
蘇武黃犬東門歎李斯
萬古史編在天下流芳
遺臭更尤謹一瓢飲
濁碧雲涼老桂吹香
滿石林木熟黃梁
猶是雙偶觀奇鏡
自生狂人無靈智方
逃誘物有奇方始
父傷手拍長松發
長嘯戰爭三月火咸
陽千載繁華一彈指
區區朝暮欲何為
黃金百鎰有時盡
白髮一草無業醫
燕下漫勞尋鹿海
中誰解接龍涎
半籬紅粟倩溪春
山中客兒真虎世
上何人識聽得
原西牙穿斷石老藤
行發上枯松晚風
斷送雲歸盡

明

行傳徑山即事

一月耕木穿雲出兩隻
芒屨印雪來報道東風
消息早嶺頭無數野梅開

超習再遊山菴

頻年不踏山菴路今日
重游憶昔蹤跟底看來
無別異門前添得幾株松

海願拂席

拂席閒房坐空懷
蓮慕心爐香孤座冷
燈火隔林深老樹連雲
霞踈窗暗雨侵夜來多
寂寞懶病自難禁

受識偶成

經行烏石嶺長嘯白雲
端夜月山光靜
秋空斗宿寒談心揮塵
榻間偶坐蒲團點破金剛
眼乾坤掌上觀

國朝

彬教題曹將軍廟

天嘉系志

藝文詩

新碣依江口荒祠落照平人煙雙徑出古木一橋橫
水國蛟龍氣靈臺鳥雀聲千秋功業在廟貌獨崢嶸
超翁詠周吏部應期

吏部懷冰雪劍誓大津雄支厦哀一木圖南光赤表
孤拙田單計獨存文山風淒淒一關冷萬古仰貞忠
詠王太僕瑞梅

太僕恂愉士獨嬰時艱難北書苦不達奮南勢已殫
竭海非社稷吞金止衣冠忠魂歸帝座遺風使人寒
詠葉文學尙高

葉子忠之傑狂歌泣天傾落落何難濟耿耿懷光明
明倫正孔廟危言振金聲誓死端陽日千秋骨瑋瑋
宗相春日訪延福寺存如大師留宿

春日激游興飄然過滌東寺藏修竹裏徑入白雲中
洗鉢香泉活穿花野鳥通談禪銜茗椀新月上簾櫳
無言雨中望寂光寺

捲簾春雨寂高臥望氣氤氳寺隔千村雨鎖迷萬壑雲
板橋高柳映曲澗石泉分燈景堪圖畫憑誰上錦紋
仙巖訪雲川慧明二大師不遇

夕陽湖上海漁舟山色招邀訪二休
林鳥不啼歸路寂秋風黃葉打人頭

永嘉縣志卷之三十五

庶政志

庶政云者別乎經政言之也自賦稅倉儲壇廟學校兵防而外足以助教養所不及者厥有多端若夫鄉約鄉射鄉飲酒之屬久廢不行前志所略今亦無從甄錄惟自賓興而下闕者補之略者詳之從太平志例彙為此門後之人遵守弗失其於政體亦豈曰小補之哉

賓興 定例三年大比各州縣於秋試前誦吉邀集應試文武諸生具筵起送舉觴親勸坐席以科試第一人爲首餘次坐酒三行辭出其卷資路費銀一百二十餘兩

各縣多寡不等 向由司札發本府給領近年以來府中
此就承嘉而等 備文詳司并札飭送考教官赴省請領內留給武生之
款約十分之一 別有邑中紳富捐置公項按名分給之
文成會嘉慶中屢入前志今其列如左

文成會 嘉慶九年邑人陳遇春創設集捐錢二千八百
千存典生息為文士鄉會試旅費名曰文成會刊有文
成紀事中立阮文達公為之序歷道光咸豐間續捐錢
三千一百餘千嗣因軍需提用錢四千一百千至同治
初年郡守黃維詰以瑞安逆產田畝撥抵無如田瘠地
偏至十二年始議變價彌補僅得田價錢一千一百三

十千不敷甚鉅隨諭各典湊捐錢三千八百三十五千
有奇又嬰堂餘款內提錢一千千益以雜項罰緩共發
典錢七千四十五千至光緒三年止又得續捐錢四千
餘千統計先後正續捐錢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千文

內撥錢八百千

歸武生鄉會試經費詳武成會條下至誠嘉惠士林之

續捐姓氏錢數俱刊入續文成會事

善舉也 儀徵阮元序東國於浙東為瀕海郡而永嘉居

睦二州境茲掉以達於錢唐其由樂清一路至省則經

雁蕩天姥沃洲嶠嶠會稽諸山水然後由固陵渡江跋

涉崎嶇行李供億尤非貧乏者所能故鄉曲士子有終
其身足跡不至省會者豈憚勞哉資斧不給耳憶余乙
丑冬奉命視學是邦歲科按部曾兩涉其地及來撫
浙巡視海上又一至之見其山川之秀人物之雋無不
家總讀而詩書也乃三年大比省試獲選者不敵而
西諸郡之士一長而窺於道里未遑觀光余甚憫之夫

十步之內必有香草况永嘉夙有小鄒魯之稱爲衣冠
 所輻輳者哉嶽生陳選春篤於義念桑梓寒士不獲與
 省試之久爲試費事成來省具呈請厚於余嘉其好義
 錢所敷足以風勵末俗使勸學之士鼓舞奮興以備他日
 賢書登俊之選且視其所設條約必守令議定者亦復
 周詳帖妥洵足相接也非即官斯土者之厚望者與
 鳴而余來者踵相繼也非即官斯土者之厚望者與
 子秋余監禪文閣事竣撤棘而永諸公曠適至且重爲
 之餘暇日與諸生結翰墨緣諸生樂於學余亦樂於教
 東嘉文鳳弟于禮余片然擁皋比若經師嘗與諸生言
 此何以故諸生曰自先王而下視則西海不敵十之一
 書百成均者較藝時爲多然視則西海不敵十之一
 測應試人之稀也詢其所以稀則曰海隅寒士往往無
 應鄉試者十之八九能行數十里重履櫛櫛不得時
 泊應禮部試者十之八九能行數十里重履櫛櫛不得時
 不免寒乞相逼之又久始得通籍余服官十五年矣使

當時自信到此則人皆物色之夫何伊於寒亦第在立
 志耳難然有難焉者東嘉距虎林千八十里餘甲涉極
 沂青田溪而上衝越灘瀾踰桃華嶺諸隘過安郡放舟
 嚴灘自桐江而錢清水陸複沓往返間坐費數十金資
 士終年館穀所入幾何較其仰事俯畜之資以侑萬一
 不可知之試則無益留以贖急宜乎稀而後又稀也陳
 還春本足自給而能悉寒儒當況解縉宋提又自徇乞
 於諸厚積者竭蹶終歲哀集三千餘金時之商庫權子
 母付一春秋兩試留其母兩取其子量入之數予之請
 諸大中丞已報俞並問序於余冀與所勒條約共垂志
 乘余膺傳命陳臬滇南星輅將發槐花又黃環顧諸
 生方歌驪駒而不暇歌鹿鳴也且囊薄如葉無能相助
 爲理諸生將視余爲熱官乎夫余心則猶然寒士耳
 知縣巴哈布既蒞官之六年勉勉從公幸無慢越深雅古
 餘長或以使入爲務而凡所灌輸挹注以被潤於百里
 外者若行水然周非倡自上游因以奉行而利導之
 草野闕涵濡既久亦遂有自爲變通而便穡其者台
 何力存焉邑距初行省千星而贏水陸復香舟且車者
 凱焉每歲屆賓典貢士多宿留不能去御去或罄終歲

之膳備以供汗漫不可知之
 有食餘生陳遇春慨然首捐金一試其倦於進取也宜哉
 共哀得三千兩有奇遞請於上官以倡奔走徧告諸同志
 權子母月可徵息付一而相訂以締試年齋羨金赴行
 拳畫一循其舊是舉也議始於壬戌十月不再稔途用
 有成諸邑子復申請於巡撫飭所屬立案如隋唐以往
 所謂品式故事者且求為紀實之文既奉鈞諾如其請
 而以文屬之吏斯士者於是已哈布奉檄欣煉作而請
 口請驗民情可覓矣夫俗之疎也一布一粟或形於已
 矣上人之取榮名視日用飲食孰急且自榮其名耳政
 復何與古事乃發慮動衆尙義同心若疑是二三子之
 志而能力也抑乃九先俗成於下方今大儒得位政談
 柳又蜀之風被自上斯應雖僻陋海隅亦克用勸蓋本
 惠孚區宇文明蔚然至唐幸舉帥獨有感其私惠者遂
 之風以成斯俗者也昔唐幸舉帥獨有感其私惠者遂
 吟蜀道易以美之彼特餽餼不樓之談耳今實使嚙
 大川不疲於跋涉利公而傳仍晏然出於民之自為斯
 真足以發詠歌被金石矣合奉職無愧於民之自為斯
 既已坐享成事且得抽毫論思附諸古人立言之末宜

乎無溢詞而有厚幸也是為序
 陳遇春募捐文成會
 巨浪濤文章以登科甲非無白雲才華飛行李以三層
 車端賴黃金資斧永邑遠離都會計達千里程途僻處
 海隅莫備一帆風力備阻既艱於跋涉遙征必裕其履
 寒士藉有良朋之助無非半紙人情疲筋力於長途青
 衫潦倒費躊躇於客舍白首趨唐誰無道之難因省試之難
 長安之貴儂矣登山臨水行同蜀道之難因省試之難
 艱致科名之尙少與言及此能不慨然茲者公襄義舉
 創立成規期捐助以三千取贏餘於什一券交賢庫儼
 同人外府之藏惠我嘉賓聊作承筐之贈屆秋闈而散給
 按人數以均分呼將伯別多益善權子母則陳陳相
 因客路雖賒裝有鐘離之辨行囊頗足遂非蘇季之窮
 庶幾入聞者悉心鑿戰而獲雋者不少嗟晨星吾鄉人敦
 履讓居然鄉魯之風戶有蓋藏不少陶朱之富分太倉
 之乘允堪挹彼控恣集狐服之裘儘可哀多益寡各宜
 踴躍勿吝鉅金他時奕世簪纓應多食報此日增光問
 里與有榮施企予望之無任瞻仰謹啟

武成會 光緒初年武舉金鎮魁等以文成會經費數倍於前而武生獨抱向隅呈請飭董公議分給久無定論至五年郡尊張公盛藻諭令先於是科鄉試撥給息錢二百千作爲武生旅費復於正項內提錢八百千再補捐錢二百千合成一千千歸武生自行經理名曰武成會以免轉轉

永場梯雲會 自一都至五都向有梯雲會名目存錢一千八百千同治十年廩貢張鳴玉等奉諭續捐闔邑文成會除繳郡五百千外餘錢二百二十四千併入前款合成二千零二十四千歸入梯雲會生息分給永場應

試諸生刻有續文成紀事

南鄉文成會 同治十二年內閣中書葉浚等奉諭續捐闔邑文成會除繳郡一千千外餘錢五百千存狀元橋各行生息分給南鄉應試諸生刻有南鄉文成紀事育嬰堂 府志在縣治西偏惠民橋右爲撫養遺棄嬰孩之所乾隆十二年知府金公洪銓首先捐俸會飭前令上官德興委紳梁春蔡宏勳邵世錄等勸捐得銀二千四百十二兩有奇擇官地廣八畝建造大門儀門大堂後堂後屋及東西傍屋七地祠共九十九間工竣巡撫方敏恪公觀承發帑銀一千兩并捐項俸銀交典生息

又撥瑞安田租以供經費編有育嬰堂紀略巡道吳亦
 士端為之序至二十二年知府李公琬清釐積弊增撥
 塗田委生員陳肯堂監生金珍馮振魁等稽察積弊一
 清又因堂婦少乳創立牛乳哺嬰章程全活者眾同治
 十二年知府裕公彰又購西偏隙地增房舍五十間
 樹城方觀承温州府創建有嬰堂碑記人之生而有父
 母也天也父母生之而或不能父母之人使父母生之
 而不能使父母得父母之則生之路窮窮則變變則通
 於是先王教以轉相生比使之保間使之受業使之救
 州使之賜當是時也行有死人之保或墮之惡有墮瑞新
 生乘之路旁者故曰大道之行人不獨子其子并里法
 壤比閭州黨之制清轉相生者又窮而胥其以生之責
 乃歸之為民父母者而保之受之救之則育嬰堂
 興焉

國朝既建之京邑廣渠門外而天無私覆爰奉

勅旨下其法於方州竊獨謂孤子之有養與嬰兒之有育
 類也而有嬰難何者無父曰孤不必無母也人生十年
 日幼即不盡十年而或五六七年八年十年尚可備以
 就口食故養之者月合有常餽門關有委積嬰兒甫出
 慈母之懷終日號嘔微特常餽委積無所用之即有載
 柏與脂如越勾踐而亦不能哺也而育嬰堂難何者名
 澤園以哀死育嬰堂以憐生類也而育嬰堂難何者名
 口漏澤彼骨則已朽矣吾取其地之荒而不治者揜
 埋賂使不為鳥焉食則釋之矣雖有後事吾弗與知也
 嬰兒絕其乳哺立可餓殺必求母以食之而此食之之
 母又必有以食之且衣之求則給之衣之而給其來者愈
 多則此食之之母與吾所以食之衣之而給其來者愈
 往而不知所窮故曰難以其難而廢不舉則不能之死
 而生遂因以之生而溺死而溺子之風且恬不知怪夫
 溺子為女者非惡之也愛之也愛之欲其生而計其後而
 無以為之生故於其甫墮地遂一決而不願傳有之子
 固生不免乎水此母之罪也而况自母水之乎然而彼
 稱也所謂雖先王未之有能其情也是故育嬰堂之設仁
 故無之有文自今余守始蓋先是郡數以溺女聞守既

為之禁而又念不可戶說莫如修其本以勝之則惟是
舉也宜與永嘉上官倡捐俸各百金爰及紳士暨諸
吏商募義無窮如應影響輻共一轍算踰千緡兩乃行
營高微地鳩役賦功成不愆素由門而人之為四重析
間而計之為九十二堂序房寢榻式具備米鹽周密委
廉幹者業而息之以儲經費於是不嘔嗚之子源源而
庶歲踰時籍之起餘百口而向之不字厥子者久變其
俗不復犯於有司已事而論子且圖承久余謂
太守可以語政矣昔陳仲弓為太邱長方捕劫賊而道
聞有民草闕不起子者先向車往治之以謂盜殺財主
何如骨肉相殘其言似賭大節雖然彼欲殺之我欲活
之設我別無以活之彼終不免丁殺之俾有依歸則瞿
然顯化古之治民者必先養而後教如育嬰堂其一端
也夫哉始基之久矣抑天下事作始也簡其畢也必巨
而不蚤為之所久矣不足更費後將有視為秦越人
之肥瘠而棄厥成勞也者為請於
上舉蠲之在官者稍貸之商而權其贏餘以半為斯堂
接絕續乏之備蓋不惟永嘉郡之為而郡亦與焉自茲
以往弗替引之古所稱買子買女者今乃裁

帝德之廣運以保於無疆可謂如天之福而教之化民也
深於命夫豈獨不自傷其類而已凡父若母見子之食
於他也因感生愧惻然將各念膝子之哀而恩斯勤斯
不頌官府則斯堂擔負亦可漸減而就輕太和元氣何
心不如成周宇宙間也姑以余言懸記之而卓諸碑其
錄曰有赤而毛謂他人母匪謂他人母每莫我有他人
母何親惟
天子養生衆母以食之為堂曰育嬰古永嘉郡東甌王
國或生女子載管及湯太守日噫我實不德鞠人之保
居微斯堂也焉彼適乃減秩膳應者如堵乃賦徒庸作
者邪許乃堂乃房乃門乃庶骨而月之有保姆寘之隘
巷不頌腓牛棄之堤下不煩妾救夢中誰乳無於菀者
周道誰取無壓張者弗子厥子彼氓蚩蚩今在下風悲
前所為積弓兩卷皆言物始弗線而終孤義以和以
終之曰告天子權商之息字民之孤義以和以
為散錄用取其仍歸仍其餘更萬萬古稽首
聖
前郡守金公門堂室字周密完固在郡治之西城隍廟
右置有塗田若干畝以為乳育之資董其事者十六人
歷今幾二十年日漸廢弛丁丑夏余來守茲土同事者

溫煖可將料豆攤炕上焙去潮氣便易磨碎至喂牛時
 豆須用水浸泡盆內豆面約浮水二三寸許將到細細
 草和入水豆并米調拌極勻方可喂食草要對細越細
 越佳入鄧守劉煜碑記天下府州縣建立育嬰堂本帝
 王保赤之誠體天地好生之德仁政莫善乎是溫郡育
 嬰堂創建於乾隆十二年清釐增撥塗田遠委生員陳
 年節守李君琬澁任徹底清釐增撥塗田遠委生員陳
 肯堂等給以薪水俸董其事迄今多懸年所嬰漸加增
 費用浩大而個人更替滋弊藉風潮荒歉隱缺欠租以
 致人不敷出衛及官庫錢二千數百千支絀殊甚余於
 癸巳春仲來守是邦司事等進謁即以經費匱乏請余
 籌畫余因屬温州衛李君世昌永嘉縣水戈君廷槃率
 同水嘉縣學廩生鄧承燭等親履其地按籍丈量細核
 田畝之數追查侵蝕之由諸君皆廉幹勤謹不辭勞瘁
 行見公款充裕不難恢復舊規時有平陽貢生楊德音
 聞風向義大具惻隱之心遵其父國學生名植遺命願
 以親置牛邑賦田兩百畝輸充用當繳札根錢四百
 八十千零二自文備案發典生息又定每年繳租穀錢
 四百八十千零二自文備案發典生息又定每年繳租穀錢
 開送輪田段落畝分歲租糧額清冊存府精細詳明作

事不苟噫是誠可謂敦善行不怠之君子歟余又聞楊
 生居鄉凡本邑公捐義舉有徃告者無不竭力應之樂
 善好施固未易得之近世者余嘉其義因上其事於各
 憲并上請督學使者給額以獎勵之余大書繼善保嬰
 四字以旌其門并為文記其顛末以為溫郡之輕財好
 義者勸溫郡在浙東入郡中地稱富饒戶多殷實倘人
 盡慕楊生名黜繁華重賑恤本帝王保赤之誠體天地
 好生之德不勞畛域共助成金俾無父無母之孩提不
 至飢寒失所胥臣以生尤守斯土
 者之厚望也夫道光十三年立
 公項額數 府志 七民捐置本邑各都編田一百八十畝
 永邑各都編田九百三十七畝 樂邑
 各都編田三十三畝 瑞邑編田一千二百八十畝
 本城西南八總店基三間 西北六總店基一間
 本城三里屋基三分 十都 十里油車水碓一所 本堂
 捐造堂前左側小店四間 道光十三年平陽楊德音
 捐課田四百畝 道光十九年本邑毛麟珍捐十二
 都四里田一十畝 零嬰堂 捐銀一千兩并建堂餘銀一
 方公發鹽義倉項下商捐銀一千兩并建堂餘銀一
 千三百五十兩二款發與生息按月一分五釐 府稿

案光緒年間統計每年額租錢四千四百餘千租洋一百二十元租穀三百餘石
 集之玉妻捐房屋五間兩進透後樓屋并左右軒統共二十餘間歸嬰堂營業每年租息洋一百四十四元
 恤養局 光緒元年總辦鹽釐局務鄒太守仁溥奉遵憲飭仿省城清節堂條規酌量變通分別養婦邁婦二冊月給錢文 養婦每名九百 嗣於五年閒興築二十六都之驛頭球總局梁太守銘樹奉文借支恤養局存錢四千于動用後因經費不敷又先後借撥大錢八百五十千今實存各典大錢三千五百千年滿一分起息
 按是工竣後丈量得城內墾復存主田六百二十五畝一分原議章程每畝認交經費錢六千原限五年內分繳以清借款每年每畝完納息穀七斗共計應收息穀四百三十七石五斗又丈得墾復無主田一百五十二畝九

分應歸入恤養局招佃完糧每年每畝田佃戶交納租穀七斗共計應收租穀一百七石今自六年為始各佃未能如數完繳恐難依限歸楚也

養濟院 在來福門外明洪武八年建
府志 核乾隆志 孤貧原額口糧銀

及加增銀共四百九十六兩八錢均於題銷冊內起
 進項下造報有案詳貢賦志今據養濟院孤貧甲首四
 季月領前項銀共五百七十二兩一錢六分又額外孤
 貧銀一十四兩七錢五分四釐共計銀五百八十七兩
 九錢一分四釐視舊額增多九十一兩一錢一分四釐
 不知何以不符此外有自縣每季捐給小糧孤貧一十
 九名銀七兩七錢八分六釐及捐賞孤貧甲首每季
 銀五錢每年共捐銀三十三兩一錢四分附識於此

惠民藥局 官府遇歲疫令醫生開局於城隍廟施藥

按今已久廢光緒五年署同知郭鍾岳倡議月捐錢

文若干每年自三月十五起至九月十五止設局三所
 城中府城隍廟城西北三港廟城外大南門天后宮各
 延醫生一人到局施診來醫者果係赤貧方上蓋一截

字持方取藥以濟貧民如能寬備經費議存生息終年設立則久遠之計也

借字會 在郭公山下設立紙爐士民錢孝宣余熙諸邦

許谷長鴻全元龍公置田三十七畝為收買之資乾隆

按今已久廢田畝坐落何所亦無可稽

惜字局 在習禮坊倉聖祠內同治九年知縣高樑材率

邑人教諭葉慶禔等捐設署知縣陳寶善踵而成之定

於每月朔望收買司其事者葉慶禔等二十七人刊有

東甌惜字局記事府學教授戴咸弼為之序學使吳存

治甲子歲余奉命視學兩浙按試台州畢太平教諭

張大令鏡率邑人士勸建於開元寺右工竣金教授衍宗記其事鐫之石乃敬倉史而未做其字非所以崇報

本也爰於九年間就縣中設惜字局凡之朔望收購殘編廢紙及竹木瓦石之有字者焚而送其灰於海捐集之資計錢一千五百緡存典產息專應其用倡之者高太令樑材踵而成之者陳大令寶善也行之闕數年矣猶恐公事急需移撥而置於後語數言勒石以禁之余思事有似輕而實重似緩而實急者自書契既作人不可一日無字非特讀書人賴之其當敬惜之故與夫發驗之不爽不待贅言之也則如曠郡惜字之資宜無移之他用而豫為之慮矣然往歲軍興之際符檄旁午度幸烽燧銷息四民樂業州郡之長勤勤焉以脩文教為先務即謂惜字之舉更無重於此急於此者吾知聞之者必不斤為費言也然則葉君司其事而慮及於後也其亦過慮乎哉倘後之人有奪此款以應雜用而任字之損穢行滅不惟獲罪於倉史抑亦創此局者所痛也余固知其必不然矣禮有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區之人士其善體此意焉凡局中司事及捐戶姓名其列碑陰用昭激勸以垂示永久云爾

敬字局 在下河鄉白塔瑜珈寺內光緒六年生員項慶

颺葉芝雲趙鼎英張起蛟等捐建並購竹輿山以瘞紙
次刊有敬字局紀事府學教授戴咸弼為之序

義家馬麻志一在城外厲壇佛一在廣化廟河洲邑人
林祥捨一在十八都荷花山下義民黃錫捨一在石輿邑人
沙窈娘一在舊縣志在厲壇下國朝康熙十七年知府
于國泰率屬捐置季象坤義家詔在翠微山郡司理
慈宗孟倡率捐置府志續置義家詔在翠微山郡司理
藏五分知府王國泰置一在集雲脚地三畝同知甘國
奎置一在廣化廟地一畝知縣全德予置一畝同知甘國
地入畝知府再復傳置一在淨社寺地九畝副使吳士
端知縣金廣培置并捐田六畝五分在淨社寺地九畝
畝生員方鴻綸捨一在君子峰下地五分署府袁學
置一在臨浦地九畝七分零副使朱椿置一在洪鐘置一
太平寺後地九畝七分零副使朱椿置一在洪鐘置一
由上畝知府李坵置新墓一在永場五都洪鐘置一
十六年封職孟瀾清捨一在永場五都洪鐘置一
光緒十九年巡道廣慶為室後置一在十九都珠浦洋

同治十二年知府裕彰置一在永場洪
底黃泥坪光緒四年職員孟培祖捨

掩埋章程經費 府志初副使朱椿募捐銀一百二十

三兩乾隆二十五年知府李琬暨鎮道又捐銀二百兩

一并發典生息又撥三十六都塗田一百五十畝以供

經費並選幹董辦理月查季報建碑亭於飛霞山

詳明酌定條規一土工每日給銀二分董事每季給

銀二兩匠人每製棺一具給銀六錢二分上工以六名

輪值扛擡掩埋之事以二名攜帶籠索鐵鍊在於城隅

河畔檢收幼婦小棺及朽露枯骸并令十日一輪以均

勞逸其骸骨近水而去義家路遠力難肩回者即以所

置船載運一掩而歸行移原為無主者設其有朽棺須

有王而詢係貧不能葬者即行移葬有主者不得混移其有

露之棺或底蓋未全損尚可幫扶者須備草索數丈小
心捆縛掩埋不許傾傾其骨包日久霉爛者外加蒲包

好為收埋其包索俱令董事備辦按季彙報支銷
凡於抗掩埋總以坑深三尺加高一尺為度不許苟簡
至於不能葬之棺雖許附入義冢但可插標祭掃不許
其貧不能葬之地自行擇穴一捨棺查係孤苦窮民及
於開闢之方准給予先刑發兩聯印票交典史收貯如
需用保鄰先報董事轉報典史請給典史查明於票內
填入都圖保鄰姓名交董事憑票發棺票存董事處彙
報請銷仍嚴禁捕衙役不許需索留難
碑記百昌生於上而反於下惟人亦然人之生也有屋
宇以覆其形死也存葬理以安其魄無異情也設生而
露宿野處上雨旁風無所障蔽必不能一日安其身記
曰之故而致死之仁而不可為也本俗安萬人迷於
明之故通乎人鬼之情故大司徒以本俗安萬民獄官
室之相葬埋至於墳墓族師之聯比閭而相保受者必
使路者則令埋而置揚焉此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
忍人之政者也考諸傳記若越得防風之骨漢徵貳負
之尸可知聖帝明王雖於元惡大惡尚不惜一抔之土
况生不盡聖罪戾特以無主後而聽其散棄於原野榛

莽若古詩所云白骨不知名縱橫莫覆蓋是宜仁人之
所洞心今滿澤園之設不知始於何時所存有之温郡
李君莅任於教養諸大政講求甚悉次第舉行因念掩
骼埋骸亦仁政所不可緩方經度其事大總戎吳公聞
而善之與予並捐俸為倡守丞暨五縣和之台前朱公
為置桿及他費用然後募夫以供其役擇僧以董其事
而月計歲會則縣與尉筦其凡焉議既定復於公而乞
余交紀其事余以為為惻隱之心仁也仁者生而不息
生既滅而猶不忍使失其所仁之至也仁者生而不息
情善謾以為枯朽之物囚穢之餘其鬼不靈焉受若
值而怠若事不且虛太守以仁物為心而奉行者各心
之欲善誰不如我太守以仁物為心而奉行者各心
守之心則必覈其實而省其勤無有侵漁墮廢之患
蓋惟是心相與助其費而不苦於時詘舉贏且拓其地
使清和集行見四境之內仁風翔洽風雨時而百穀用
成皆自此一念之不忍感召矣爰勒諸石俾來者有攷

其他條理節日之
詳具載碑陰云

開幫義冢 府志在西門外廣化五堡翠微山下福建汀

州府八邑商民為客死者停柩建
字六十九號基九分四毫六十八號基一畝五分一毫
六十九號基九分九毫中屋二堂後安土主東西停
柩建小屋二十間續於二十八公增二十六間編列
親朋游盤水旅棧聚歐山暫寄他鄉外應隨故國還
又設於斯地限滿十年設普同男女二塔其寄分安字號
無嗣續以五年間左設普同男女二塔其寄分安字號
碑記嘗讀詩以死喪之戚為兄弟孔懷至良朋則日
不歎再則日無我交情竟以生死殊哉蓋古之人不
輕去其鄉歿則舍飯瀾下小墩戶內兄弟靡不在側哭
於寢門之外禮也似與兄弟有聞耳若過都越國而客
死他所旁無期功之親誰肩窀穸之任則生同里而遊
也聞汀山多田少食指股繁輒不能株守故里方且遊

永嘉縣志 卷三十一 庶政

吳楚入巴蜀遂什一之利以謀生矧夫浙閩接壤東
在望恐遷而來由來久矣其虛耗實歸立基業而回故
里者固所亦若而年深月久命運不齊病且死於蕭條
旅餘間者亦若而年深月久命運不齊病且死於蕭條
概而歸則登山渡海維艱停棺於野風雨飄零堪虞江
人士目擊心傷語於眾購地為冢俾得歸土之安而
無意外之患昔郭元振以資錢四十萬助入葬范純仁
遺石曼卿於丹陽詢知其二世未葬慨以麥舟助之
古傳為盛事今義冢統一其世未葬慨以麥舟助之
不且與古人有合耶且吾於莫不權子母而析秋毫雖
之益敦何也揆計然之術者莫不權子母而析秋毫雖
至戚密友鐫銖亦形於色觀於義冢乃知白刃難離
金何有具解囊襄事死後財克讓矣人之家也鄰里
計較力有餘無謂而臨財克讓矣人之家也鄰里
黨且休戚不相關或幸老死不相往來何論以春蠶秋
義家舉一郡中未聞姓氏不識而目者皆動以春蠶秋
霜之感勝於治比婚媾之舊遠者厚矣近者反薄必
必焉難安者今而後仁厚施於里黨亦情所必致也
力行古道者永矢弗諼焉是為記 巡道李璣碑記
禮秋官蟠氏掌除醜凡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棺

焉書其日月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先
王澤及朽骨慮綦詳矣所謂興衰於無用之地施德於
不報之所也然當其時有封建以限有葬則以業民尙
矣其土而重去其鄉今四海一統民數百倍於古則生
俗之美死於異地者雖仁政有所不及焉而惟特鄉風
溫州西門外廣化五堡有義冢焉是闕汀商人公建爲
汀人奢死者計也櫛屋二十餘家以停棺建塔二座以
埋骨待以十年者體生之魄義之盡也吾聞汀故
閩之名區界連楚越士皆嚮文學而重節義今卽率車
服賈之倚亦仁心爲質如此豈不足以及風薄俗而警儒
夫也哉前守俞公先有文紀其事其言最爲懇摯會商
人來請文勒石予嘉其義因撫俞公所未及者書以貽
之其勸建規制之詳具列碑陰云一家內創屋二十
九間以爲停頓喪柩之所外砌普同二塔收拾骨殖二
一冢屋每間編一柩在冢者務將某縣某處居住係何
姓名并有嗣無嗣一停柩在冢者務將某縣某處居住係何
無嗣者議以五年爲期有嗣者議以十年爲止過期並

無親人者禡卽燒化入村懸牌書姓氏於上以便查考
一每年冬至日催工四名收化午滿骸骨入桶務要
代爲登明姓氏以便稽查一年滿應化之柩務宜查
清柩簿預開姓氏懸牌外告以便奇親化之柩務宜查
燒化入桶後既懸牌外告以便奇親化之柩務宜查
子稽查領回如五年之外無人認領者概行入塔以
停柩於家須知是年之鄉人氏方許寄頓如有詭詐混
者查知卽行外送一鄉人氏方許寄頓如有詭詐混
后宮首事管如右柩停家門銀及義家號簿俱交天
取去匙論至安恆後仍將匙鑰交還並計明號簿係後
於某字號第幾柩外再付銀
三分交執鑰者不時啟開

輔善局 在永嘉場署右偏光緒三年鹽大使程雲驥葺

旁舍爲之自爲之記 記口余以乙亥秋捧檄來武海濱

志慙尤可憫者死無以葬暴殄或不免焉地無方良用
里而盜好善者有心莫爲之供余因葺署右舍三楹鳩匠
造棺若干具有以不能葬告者取而予之更謀諸紳耆
之樂善者賡集而應行以計長久隨取隨補常存二十

永嘉縣志 卷三十一 庶政

具為平工既竣顏其額曰輔善語云人之好善雖不如
我余非能倡善也輔之而已余既輔人善人亦輔余善
庶一舉而衆善歸焉又於永場二都牛頭山購地四畝
六分為義冢光緒四年置

四明公所 一名同善堂 在永福門外集雲廟清明橋莊益郡

同鄉公建為客死者停柩之所咸豐八年建

浮屠公所 在集雲廟四明公所隔河對面為暫停有主

無力之稍而設房屋五間議停至年滿遷葬光緒三年

總辦鹽釐局鄒太守仁溥建有紀事碑 初巡道梁公恭

一新牛廬講養病牛亦幾廢遺颯埃經太守因其舊料添

新改作仿四明公所城式公捐建造計集雲一里墓字

號七條共承基地四畝六分八釐七毫五忽詳記略

便止亭 在茅竹嶺上明宏治辛酉年建有碑記 詳金 光

緒四年場大使程雲驥捐廉重修

覺海亭 在十二都大茶山康熙二十四年僧妙立創建

同治四年僧梅谷募捐重建

青來亭 在四都青山下同治二年郡城曾榮卿建

彩虹亭 在四都橫溪下雙橋邊同治十三年建

未雨亭 在二十二都雞籠嶼光緒七年職員孟培祖建

教授戴咸弼為之記 以上俱新纂

永嘉縣志卷三十五

永嘉縣志卷之三十六

襍志一

志地及於庶政備矣然不有志之餘乎天文五行史家列
各志之首而志體與史不同往往以詳異附各門之後舊
志別爲一門湯志與兵事並列今取以冠襍志次者壽昇
平之人瑞也而舊志略焉則補錄之次方外寺觀吾道之
駢拇枝指也次遺聞瑣記足以供穎掃佐塵談因舊志而
增損之者也次存疑辨誤糾正前人之疎略不能已於言
者其不必存而悉存之者爲附錄本志刊既竣而續有
所得者爲補遺統名爲襍志云

祥異

休徵咎徵著於洪範至漢劉向父子必求其事以實之
 或多傳會不知天道遠人道邇子產嘗言之矣地志之
 有祥異第存其事而不言休咎慮其惑也永嘉舊有白
 鹿黃龍芝草嘉禾之瑞近代以來不聞有是豈當時好
 尚使然耶若夫早澇偏災疫癘閏作則思以人事補救
 之有土有民者不得盡諉之氣數也今稽歷代五行志
 補舊志之缺帙並糾正其訛舛者而益以見聞所及著
 之於篇然自乾隆庚辰以後至今百二十年父老傳聞
 不過如是其放佚亦不少矣

晉

惠帝永平元年海溢萬麻府志

明帝太監元年初立永嘉郡時方建城有白鹿銜花遂名

其城為白鹿城萬麻府志

孝武帝太元十七年六月永嘉郡潮水湧起近海四縣人

多死者晉書孝武紀及五行志 按萬麻府志載六月颶風暴雨海溢

安帝元興元年三吳大饑戶口減半會稽減十三四臨

永嘉尤甚富室皆衣羅纈懷金玉閉門相守餓死續

宋

永嘉縣志

文帝元嘉二十年夏永嘉郡後池芙蓉二花一帶太守

藝以聞宋書符瑞志

元嘉二十一年十月己丑永嘉見黃龍自雲而下太守

藝以聞宋書符瑞志

唐

高宗顯慶元年九月庚辰梧州海水泛溢安固永嘉二縣

損四千餘家唐書高宗紀

總章二年六月戊申朔梧州大風雨海水泛溢永嘉安固

二縣城郭漂百姓宅六千八百四十三區溺殺人九千

七十牛五百頭損田苗四千一百五十頃遣使賑給唐書

高宗紀

上元元年郡旱饑長史李皋攝行州事發官粟數十萬斛

賑之唐書李皋傳

睿宗文明元年十月大水漂流四千餘家唐書五行志

文宗開成四年饑文獻通考

五代後周

世宗顯德三年紫芝生於永嘉之西山十國春秋吳越世家永嘉四

山南峰有紫芝生於錢令公墓側未幾吳越王歸疆今

其處名紫芝峰萬曆府志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九月知温州何士宗獻嘉禾九穗圖

宋史五
行志

咸平三年永瑞俱大饑

萬麻府志

八年州民李遇妻一產三男

宋史五
行志

潛化五年二月守臣何士宗獻芝草五本十月又獻十本

宋史五
行志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四月獻瑞竹圖十月獻靈芝圖

宋史五
行志

八年永嘉縣民張保妻一產四男

盧若騰島居隨錄

仁宗嘉祐三年正月郡大火燔屋一萬四千間死五十人

宋史五
行志

英宗治平二年八月永嘉颶風大水州大火

萬麻府志按宋史治平

二年正月己卯温州火燒民屋萬四千間死者五十人事與嘉祐同疑有一誤

神宗熙寧九年七月颶風大水

舊府志

十年七月大風雨漂城樓官舍

宋史五
行志

徽宗政和三年火

宋史五
行志

尚宗建炎三年大風壞屋覆舟

宋史五
行志

紹興二年戒福寺銅佛像頂珠自動光彩激射經日不少

傳數日火作寺焚

宋史五
行志

三年大旱地震知益州軍事洪擬以聞

名臣奏議

十年十月十七日火起望京門外飛爆延燎護樓開元寺

府志十一月丁巳大火燔州學酷征船等務永嘉縣治

及民居十餘宋史五

十六年大雷電震死六人於龍翔寺宋史五

十九年秋旱大饑浪語

二十年大饑水心

二十四年饑水心

二十二年七月戊申大風壞屋覆舟宋史五大水舊府志

孝宗隆興元年大風饑舊府志

二年大旱草根木實俱盡水心集劉

乾道元年二月寒敗首種損蠶麥宋史五

一年八月丁亥大風雨海溢漂民廬鹽場龍翔寺覆舟溺

死一萬餘人江濱齒骸尚七千餘九月遣官案視水災

賑貧民決繫囚宋史五行志按舊志是年夏海門有

八月十七日颶風扶雨拔木飄屋夜潮大城四望如海

四鼓風回潮退浮屍蔽川存者什一宋史

四年八月州大火舊府志

五年夏秋凡三大風水漂民廬壞田稼人溺死者甚衆十

月振被水貧民以守臣監司失職降責有差宋史五

年五月大水六月大旱宋史五行志

嘉善志 卷三十六 雜志 雜異

十年久旱無苗麥秋饑宋史五是歲九月火經夕燔縣治及居民七千餘家舊府志

治熙六年秋水壞打田宋史五

七年八月試士火作於貢闈宋史五是歲秋貢院火應試者八千人焚死者百餘舊府志

九年夏秋旱宋史五是歲自五月至秋七月旱舊府志

十二年八月火燔城樓延及四百餘家宋史五

十六年秋蝗宋史五

十六年大饑春田無力耕種湯守頌給官米借田主與佃戶通志

通志

光宗紹熙元年六月五日永嘉監前火延燎六百餘家九

月二日洗馬橋火起雁池止延燎五百餘家舊府志

二年二月癸酉大風雨雹大如桃實平地盈尺壞廬舍五

千餘家禾麻菜果皆損宋史五

五年八月大水宋史五

靈宗慶元五年秋水漂民廬人多溺死宋史五是歲六月

霖雨至八月舊府志

嘉定八年春夏旱甚宋史五行志按舊志作嘉

十四年旱蟲腫為災宋史五行志又作嘉泰誤

理宗寶慶元年七月大水宋史五行志

紹定元年六月郡大火燔六百餘家九月燔五百餘家

續文獻通考

淳祐六年十一月郡東門大火燔六百餘家

寶祐元年七月庚寅大水詔發廩振之

宋史五行志

五月二十二日大來橋火起延燔九曲巷并崇德寺

內屏

初永嘉海壇嶺下江沙忽漲人以爲異先是

童謠云海壇沙漲溫州出相未幾陳宜中大拜

萬縣志

四年七月未有異畝同穎郡守王亞夫聞於朝有旨陞溫

州爲瑞安府增額四員

萬縣志

恭宗德祐元年十一月初六日夜趙興擇潰軍縱火起應

道觀巷三日不滅

萬縣志

元

世祖至元五年芝草生於郡城之松臺山狀如連雲文彩

煜然

舊府志

十四年五月大火六月颶風大水

舊府志

十五年大饑

舊府志

二十八年春既中雨土

新嘉山志

二十九年十一月大火次年正月又大火

續文獻通考

元內申三月十八日永嘉大雨黑米粒小而多

飯可食致于元無西串

或系正之誤附識於此

永嘉縣志

卷三十六

雜志

詳異

成宗元貞二年大饑九月拱辰門火延燒城市大半續文獻通考

大德元年七月十四日夜颶風暴雨海浪高二丈壞田四萬四千餘畝屋二千餘區續文獻通考

仁宗延祐元年八月郡大火自拱辰門延燒大街東向抵

海墘華蓋山麓至瑞安門舊府志按續文獻通考作延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泰定帝泰定元年夏虹見九頭其色如血秋八月夜地震

海溢舊府志

文宗至順二年梧蒼山中秋水暴溢被郡境颶風激海水相輔爲害隄傾路圯亭隨仆永和鹽倉亦圯水怒未已

且將破廬舍敗城郭見黃文獻潛永嘉縣重修海塘記

順帝至元三年六月蝗元史五行志

六年大旱府志仙釋傳

至正元年夏饑元史五行志

四年七月颶風大作海水溢漂民居溺死者甚衆元史五行志

按綱目是年温州地震

五年夏温州饑元史五行志

八年永嘉大風海舟吹上高坡十餘里水溢數十丈死者數千謂之海嘯其後方國珍據海爲盜屢犯永嘉死兵

刃之下者無算王修類纂續文獻通考

九年三月大雪元史五行志

十二年七月初七日夜來福門內火燔淨光寺并塔崇德

寺大來橋數百家萬曆府志按舊志在泰定四年

十三年大旱民鬻子食宋景濂文集

十七年夏六月温州大水沒千餘家草木子按元史五

月癸酉温州有龍鬪於樂清江中颶風大作所至有尤如越死者萬餘人

二十二年秋八月大風海溢舊府志按舊志作至元恐誤

二十五年饑萬曆府志

二十七年十月火城內焚燬大半舊府志按舊志作至元恐誤

明

太祖洪武八年秋七月大風雨海溢沿江居民多淹沒舊府志

二十一年旱大饑萬曆府志

成祖永樂二十一年自秋至明春不雨晚禾無收早秧亦不能下民大饑草根木皮食之殆盡死者枕藉於道萬曆府志

宣宗宣德元年五月永嘉樂清颶風急雨壞公私廨宇及

遺廟明史五行志

宣德間海堰沙復漲邑人黃淮大拜萬曆府志

六年六月颶風大作壞公廨祠廟倉庫城垣明史五行志

永嘉縣志

憲宗成化二十二年九月旱明史五行志

孝宗宏治二年六月初七日夜颶風挾雨自東北來聲如

怒雷摧屋折木禾稻損十之四萬縣府志

三年大饑原縣府志

八年二月壬申暴風雨雹大如鷄子小如彈丸積地尺餘

白霧四起毀屋殺黍禽鳥多死明史五行志

十一年饑方州何氏譜

武宗正德元年十二月地震有聲如雷地出白毛長者三

四寸溫州府志自元年冬至二年春麥穗桃李實其冬永嘉

花盡放明史五行志

五年饑萬縣府志

七年嘉興金華溫台寧紹乏食明史五行志

十年大疫方州何氏譜

十二年四月永嘉樂清二縣地震生白毛萬縣府志

十三年六月大水萬縣府志

十六年大旱府志仙釋傳

世宗嘉靖初海壇沙漲永嘉漲孚敬大拜萬縣府志

五年大旱饑永嘉瑞安樂清三邑尤甚萬縣府志

八年春多虎為害萬縣府志

八年八月大風雨海溢舊府志

十三年七月旱八月颶風大作什温州衛治及佛寺民居

萬麻府志

十八年春淫雨苦農秋旱魃為虐

項喬風東私錄

二十三年三月十八日大雨雹至四月開大旱五月初郡

守祈雨不應十七日迎龍母於蒼山晚大雷雨十八十

九二日連雨

破海稜譯

二十四年大饑

萬麻府志國東私錄

三十三年九月大火

舊府志

三十三年九月大水溪鄉居民多淹沒蕩去田地數千畝

萬麻府志

三十六年三月地生白毛

舊府志

三十七年秋八月府門兩廊積軍理刑廳火

萬麻府志

四十年夏六月大風雨拔仆永嘉縣學廟門及民房

萬麻府志

四十五年正月一日夜分地震生白毛

萬麻府志

穆宗隆慶二年秋七月大風雨漂沿海居民田地無算

府志

神宗萬曆二年六月大風雨七晝夜沿溪民多溺死

萬麻府志

二年大旱

劉氏誌

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未刻日色正烈忽然天鼓一聲五色

俱開

舊府志

十七年七月己未杭州紹興温州地震明史五行志

三十二年十一月九日地震有聲屋瓦有墮地者五邑皆

然舊府志

三十三年十月十四日地大震舊府志

三十五年五月不雨至閏六月二十八日大雨徹五日夜

不止水暴溢一城為壑昆陽三港間居民溺死以千計

至有母子相抱浮屍於江者何自汲古堂文集

四十二年秋七月大雨康縣府志

四十六年東方有白氣如匹練衝天數月始滅舊府志

四十七年夏海水暴長不逾時而落鱗介之屬僵死盈路

舊府志

莊烈帝崇禎四年八月龍從永嘉汀中起循郡城南度松

臺山飛石拔木壞城垣及民居數十處舊府志

國朝

順治五年秋颶災饑饉宋鴻瞻竹園彙稿

七年正月五日酉時天裂東南紅光燭地移時始復舊府志

是年饑劉氏譜

九年十月四日天雨綿狀如飛絮舊府志

十六年春夏秋大疫舊府志

康熙四年七月各鄉山鳴聲如浪湧八月露凝樹枝其甘

如蜜舊府志

年七月五日大風雨損壞城垣廬舍市可通舟八月地生白毛舊府志

九年饑劉氏誌

十年七月二十九日大魚起永嘉江中其脊如山兩日始伏舊府志

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永嘉有白龍見雲端鱗甲朗然可觀閏七月十六夜有虎入城舊府志

十二年秋譙樓南石磚隙中忽生西瓜無水自長藤葉滋蔓數尺發花結實瓜大如拳康熙府志

十三年夏龍見舊府志

二十年春地震夏大旱至九月城中大火燬民舍五千餘家舊府志郡守徵署門額授煙焰中火始息金璋撤芳齋居言

二十一年二月雨豆舊府志

六十年大饑奉文運米賑粥浙江通志

雍正二年大水浙江通志

十年正月初九日縣民李天錫妻林氏一產三男浙江通志

乾隆二年大水明年春奉文運米賑粥舊志

六年海水溢沿江田畝淹沒奉文賑卹舊志

十五年蟲災九月大水奉文賑卹舊志

永嘉縣志

卷三十六

雜志

祥異

七

十六年大旱奉文賑卹舊志

二十二年六月東山竹花紫色結實如麥晉川詩注

六十年郡城七聖廟大樟樹自焚中藏竹木箸無算經日

焚盡厥乘補

嘉慶元年春正月嚴霜殺物夏五六月大旱歉收黃樵相述

秋八月壬寅朔颶風為災是日天陰晦時風雨起入夜暴

烈雨雹交下大風拔木電掣潮激或云蛟鬪比曉方止

壓壞城鄉官民廬舍斃人口牲畜無算時魁制憲閱兵

在溫馳奏撫卹案陳深瀛偶記元年八月初一颶災與常是夜二史將善南方天裂有大火若

輪甫出天際火光迸散大風隨至船沈沒甚夥其夜南塘民房被風壞者門戶皆有燒痕見歐乘補下同

三年春夏大疫冬大寒人民凍斃甚夥

五年六月颶風

七年秋九月二十四日雪

八年五月颶風

九年夏秋霖雨傷稼歉收

十年痘疫

十四年六月初六初七兩夕颶風十一月西門外江有大

魚無鱗皮黑肉紫約十餘丈或云海鮪肉重數萬觔

十六年春正月元旦大雪三日二月二十三日地震自三

月至夏四月大霖雨五月至秋七月大旱早禾盡槁晚

禾有蟲及登場時陰雨兼旬升米錢六十民大饑

茶話新詩

注集

十八年九月十一夜地震十二日午刻微震二十四夜又

震戶壁爲裂環鐵皆鳴

王朝清兩窗瑣錄見國乘補

二十三年三月十八日晚大雨如注延至二十日黎明平

地水高三尺西山崩陷里許

余慶英筆記

六月廿九日大風

拔木

廣江逸志

二十四年六月初八日大雨震電不止屋瓦皆飛擊死三

人壞石牌坊一碎同安船桅二驚死復甦者十餘人

余慶英

英筆 七月十六日驟雨狂風

廣江逸志

二十五年旱饑是秋颶災郡邑大疫

道光元年疫八月大水二年又疫民間盛傳雞勝生爪三

爪可食四五爪不可食食之殺人

三年春淫雨害禾

國乘補

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安溪黃壇石礮起蛟裂山而出沙石

飛走漂沒田廬淹斃人畜無算

未水前三日更後有聲如牛吼或謂蛟鳴也

十一年夏秋瘟疫

五月不雨至六月旱甚十九日風雷二至二十三連日大風雨天氣暴發致

成癘疫

十二年秋八月二十日颶風大雨壞田廬人畜洋面漂沒

營船連日洪潮入城河水爲渾晚禾歉收三千都朱山

朱阿東家雞雞生四足不能啼阮山陳錫項家牛生二犢兩頭三日方下母牛與犢俱死十月二十二日十一月十五日大雪虹見

十三年春夏大疫六月初十日大風潮害禾茶坑籬竹開花白色旋開旋落

十四年春夏大疫大饑石米八千死於饑疫者日以千百計無棺則以藁裹之情形極慘劉太守煜移鹽義倉穀濟之並捐賑活民甚衆六月十七八等日颶風大雨二十六日昏夜大星自東南飛度西北白氣如練隆隆然有聲紅光燭地九月之交大雨兼旬風潮沖沒晚禾歉

收

十五年夏旱秋大風潮漂溺舟楫商船無算官兵王大成等領兵四千餘人沒於海田禾歉收

十六年夏大疫

十九年四月初八夜四更天鼓鳴於東南方五月十五六七等日寒雨衣裘冬雷

二十一年閏三月十六庚午立夏大寒夜半雨霰傷禾

二十三年五月縣學署芙蓉開花閏七月大水入城八月

風災晚禾歉收

二十六年春夏大疫無雨六月十四日地震七月十四日

颶風大雨兼旬爲災壞永嘉文廟及公廨民居秋冬瘧痢流行

二十七年秋颶風爲災大疫晚禾豐收

二十八年四月初八夜大雨雹大者如雞子麥穗被折是年早禾豐收米石一千六百

二十九年五月七都蕪家地噴血如流郡城康寧巷吳家地亦同日噴血染人手足兩三日方滌去

三十年痘疫童稚多殤

輟筆

咸豐三年三月十七日夜地震六月十七至二十六日大雨十晝夜水溢街衢壞廬舍鄉村尤甚早禾已熟不能

登場穀價踴貴二十六日夜龍潛村山圯覆屋傷一十

九人

新纂

五年七月初八夜颶風發屋折木八月初十日颶風亦如之幸田禾無損

同治元年二月初四日十六都下鄭村民家地出血

四年正月十六日夜風雪中雷電交作

九年三月初七日午刻永場張象麒鄰家婦被雷殛後二

日天降紅雨簷溜如血簷下有浣衣孟衣皆染赤揭衣

山水仍如故逾二刻溜止孟水漸淡

十三年八月初四日三十都村民家雷震死四人

光緒元年二月二十五日府學巷民家有豕生象色灰白
無毛逾時而斃

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未刻大風雨壞官廨民居一欵許風
止蓋龍風也冬暖桃李花

七年七月十八夜半大風毀垣拔木早晚二禾俱豐收

耆壽

史稱越人勇之言東甌王壽百六十歲信與宋時有李
元老年逾百齡載在前史其見於他紀傳者亦往往而
有至我

朝重熙果洽湛恩汪濊山陬海澨擊壤興歌故自百齡以
上及五世同堂皆有 恩賚謂非昇平人瑞與舊志不
著於錄鄉僻小民漏未呈報不獲仰邀 盛典者當復
不少今遠而錄之爲子若孫者知所欽羨而不墜於上
聞亦教孝之一端也夫

宋

李元老 景定三年九月丁丑温州布衣李元老讀書安

貧不事科舉今已百四歲詔補迪功郎致仕本郡給俸

理宗

國朝

郭嘉士字秋田郡城倉橋里人道光癸卯年百歲

詔賜七品頂戴給帑建坊額曰昇平人瑞壽至百有八歲

錢塘吳鳳藻撰文林郎郭公墓誌銘公諱嘉上字秋田溫
州永嘉人也先世籍會之臨海考定魁遷黃巖公又遷溫
居郡城之棠蔭里遂為永嘉人公抱質任真享人世希有
之壽雖其名德未顯於世而淑身型家之範垂世裕後之
禮有足以較勵者固宜共獲福之優而後之方與未艾也
公於兄弟次居長與仲弟嘉賢季弟嘉德怡怡友愛有妻
家大被之風兩弟相繼逝公撫姪炳松炳文炳江如所生
及遷溫遂挈以俱來配陳孺人早亡公不再娶以仲弟子

炳松為嗣蓋其天性之篤而識見明達類如此家貧而好

義往往分所有以明人乏若忘乎己之不足也者生平淡

泊寡營特善睡體尤強固自少壯至老未嘗近藥餌怡神

適志年逾上壽殆得天獨全者與公期頤之歲有司以事

聞於朝詔予七品頂戴賜金建坊額曰昇平

人端既而諸同人爭為歌詩以贈公為上壽徵詩錄一卷

於以詩壽康之美而揚恒偶屢興微倦思臥甫就梳日遂

百有八齡起居安息如恒偶屢興微倦思臥甫就梳日遂

瞶視之已卒時道名為德及諸孫繼起延師講學所以督

課之者甚嚴而期望之者甚殷其後長孫景修果以文行

均能文有聲序開蓋其志趣超邁而後成均次三孫及從孫
此鳴呼公之福集於身而慶鍾於後其可以含笑於九原
矣嗣子炳松封儒林郎孫三長郎景修待銓教諭次景雲
三景銓皆諸生曾孫一輔忠公生於乾隆癸亥三月十七
日丑時卒葬於公於永邑上鄉丁公之橫山鳳藻與景修
同舉拔萃科知公詳謹揭之墓石并系以銘曰上壽難期
况乃過之滂陽遺裔篤慶錫奇苑德
斯獲載福有基佳城克卜嘉蔭蕃滋

吳宗元十二都茶山人咸豐丙辰科 恩榜舉人丁巳科

會試時年百歲 欽賜進士 賞翰林院編修銜給

帑建坊

以下俱採訪冊

謝欽誥郡城人年百三歲同治十年奉 旨給帑建坊

額曰昇平人瑞 恩賞上用緞一疋銀十兩

林起康二十四都林山人年百歲子錦朋年七十六歲

潘陳氏楊與人鮑岡潘某妻現年百三歲

陳振松妻葉氏十都魚鱗澗人現年百歲孫四人曾孫五

人各安農業

生員徐日隆乾隆時人五世同堂夫婦年皆九十巡道芮

復傳給字宙太和額以旌其閭

鄕延南相溪表山人字希棟號蔚山例貢生世爲農家子

渾厚和平子四人孔炤孔熙入邑庠孫十一人曾元繼起

五世同堂妻胡氏夫婦年逾八旬嘉慶己卯詳請具 題

奉 旨給盛世休徵額

陳國盛字熙亭三十都元山人妻吳氏年皆八旬子八人

孫十四人曾孫三人元孫一人五世同堂道光元年詳請

具 題奉 旨給帑建坊

歲貢張振奎妻徐氏下河鄉白象人年九十六道光九年

巡道賈聲槐題五世同堂額

鄉賓陳義海號朝宗柎溪四十八都灣里人年八十三妻高氏年八十五子二人孫十二人曾孫三十人元孫二人五世同堂

鄉賓李廷亨柎溪五十一都鯉溪人年八十三妻夏氏年八十一五世同堂

陳元燁妻鄭氏柎溪四十八都芙蓉人年九十九子三人孫七人曾孫十一人元孫二人五世同堂

鄭清傑柎溪四十九都林里人年八十一歲五世同堂

潘壽橋妻吳氏壽九十一歲子二人孫十人曾孫十七人元孫一人五世同堂

中議大夫徐振樞妻朱氏年九十一歲

孫衣言爲之序見遜學齋文鈔

職員陳洛英妻張氏年九十一歲

歲貢陳越共弟妻

生員諸葛蘿十二都人年九十五歲子彪孫夔皆人庠乾隆時人

陳禮勤楊嶼人現年九十五歲猶能扶犁耕田與諸孫刈麥分秧爭後先爲樂

鄉飲賓潘盛芳西溪昆陽草當人卒年九十六歲

耆民潘光昌草當人現年九十二歲

鄉耆陳壽因字九疇號松石原籍嚴州建德縣人隨父遷溫入籍永嘉今爲柎雲里人現年九十八歲妻葉氏現年

七十一歲子五人孫四人

王國秀號味蘭其父某靈波人曾任温州城守營都司遂家焉國秀善以指畫蘭菊花卉人寶愛之卒年九十三歲右自百齡以上及五世同堂俱例準具題褒獎其年在九旬外者亦并著之共二十一人未及九旬者不備書

方外

漢以黃老治天下晉以老莊說易而釋道安佛圖澄之流揚其波而熾其燄幾與吾道爲敵東顧自漢開國迄六朝遂有著名仙籍者至唐宿覺禪師有永嘉集爲禪宗之倡五代宋元紛然接踵志地者登之簡冊累幅不盡何其詳也有明以後亦稍衰息至

國朝崇尙儒術二氏之學不昌二百餘年竟無一人可傳言黎諸大儒奮然闢之而不足今固不待闢矣豈非吾道之幸歟茲因舊志所存時代或多訛舛稍爲詮次而仍之未載者概不闕入蓋嚴於濫以是爲異端之防焉

耳矣

三國吳

朱孺子安國人幼師道士王元真居大若巖常登山嶺採黃精服餌歷十餘年一日就溪畔濯蔬見岸側二小花犬孺子異之乃尋逐入枸杞叢中歸告元真遂與孺子俱往伺之復見二犬戲躍逼之又入枸杞下元真與孺子共尋掘乃得二枸杞根形如犬堅若石挈歸煮之孺子益薪看火三日晝夜不離竈側試嘗汁味取喫不已及根爛以告元真共取食之俄頃孺子忽飛在前峯上謝別元真昇雲而去俗呼其峰為童子峰元真後創其根盡不知其年壽

亦隱於巖之西陶山有採捕者時或見之續仙傳

晉

劉根字君安隱積穀山飛霞洞嘗乘赤霞至天台赤城訪紫靈君舊傳有孺子鸞糖遇一道人引之入洞見臺閣森嚴二人對奕歸語其母母往視之至則巖壁合矣仙家雜記

名勝志晉邑人劉根隱飛霞洞則根乃永嘉人與後漢書所載之劉根係潁川人不當混而為一浙江通志

唐

傅隱翁吳甘露初棄家為道士居石室山大若巖辟穀修煉至唐調露元年丹成上昇游戲人間蓋四百餘載也今大若巖左有登仙石晉書

元覺字明道俗姓戴總角出家往龍興寺觀其寺旁別有
勝境遂於巖下自構禪菴居其間以獨學孤陋與東陽策
禪師肩隨遊方詢道謁韶陽能禪師而得旨焉既決所疑
能留一宿號曰一宿覺猶曰半徧青也先天二年於龍興
別院端坐入定殞於西山之陽覺唱道著明修證悟入慶
州刺史魏靖都輯綴之號永嘉集高僧傳李邕作神道碑云
無證無修不離此心而得佛或默或語未嘗有法以示人
世稱宿覺禪師佛教自六祖以來顯者三人南岳懷讓清
源行思永嘉宿覺也懷讓之下有馬祖南泉趙州臨濟行
思之下有石霜樂山雲門曹溪諸派宿覺之下獨無傳惟

證道歌行於世元和申郡守杜資發墳視之遺體如故因
為營塔名淨光後守朱褒上其事僖宗賜諡無相大師萬曆

溫州府志

左元澤性介不隨俗居玉壽峰三年絕粒不語常製真一

頌赤城志

元澤事方瀛徐靈府因卜居香林峰石室中靈府

愍其勤恪遂授以祕要溫州青嶂觀有土地祠甲人嘗以
血食祀之苟祀不至則為祟元澤以杖答神背翼日有大
狸死於庭一日忽謂主觀者曰某將他適請置湯沐掩蓋
目但隨香氣而去盡處則止是夕風雨雷靈交作將曉聞
清珍重蓋往視之已化矣如其言遠之果得自然石礦神

通鑑

葉俊亡字歸仁咸通間爲道士操行清潔居郡西華洞歲旱郡守命禱雨而乾靈元年郡奏其行業昭宗賜以紫衣書玉清觀額以寵之

萬縣志州府志

鴻莒鴻楚姓唐氏出家越州龍宮寺誦法華經得度往長安學律因讀化度寺碑時有舉人傍聽見莒目瞻多行異之知能背誦綴其文了無一誤歸故鄉晝夜行道誦經有鬼神扶筥或爲然燭或代添香第結楚字方外錢武肅王於杭州龍興寺開度戒壇召楚足臨壇員數因奏薦梁祖賜紫衣并號因讓弗許終不披著講法華經計五十許座

一日講堂中忽生蓮華重跏趺葉香氣芬馥以長慶三年

無疾而化

高僧傳 按長慶宜作長興舊志誤

元宗姓吳氏少出家抵江陵辭閉禪師門決了疑貳復振錫紫金山山先多虎恭從宗卜居啣絕迹一日見一老父趨及座前拜跪宗問何人答曰我本虎也在此山中食啖衆生因大師化此冥迴我心得脫業軀已生天道故來報謝折旋之頃了無所見以大曆二年囑別門徒溘然而化

卷八十六

高僧傳

警光字登封姓吳氏唐左庶子競之裔幼捨家於陶山寺剃度多作古調詩長於草隸陸希聲謫官豫章光往謁之

水滸系

禪宗

方外

卷

授其五指撥鐙訣乃西上昭宗召對御榻前書賜紫方袍歸甬東終焉弟子從瓊溫州僧正智琮皆得墨訣高僧傳

光潛心草字名重一時吳融司空圖皆稱羨之宣和書譜

螺溪淨光尊者名義寂字常照胡氏子母受孕即厭葷食

及產有若紫帟蒙其首人開元祝髮學止觀於天台疏法

師自安史亂及會昌焚燬教典多殘缺吳越王因覽永嘉

集有疑義以問詔國師韶曰此係教典可問天台寂師土

即召歸師答以出於智者妙元自唐末教典散失故此諸

文多在海外土即遣使十人往日本求取教典既歸爲建

寺螺溪扁曰定慧寺號定光法師台教復興師之力也爲

台宗十五祖高僧傳

德倫世稱錐刀尊者常以錐刀自隨人有丐之者曰錐刀

從我覓邪此刀墮地則天下太平未幾忠懿王納土人以

爲驗相傳國城西河故德倫所鑿外國春秋

道愆字德順陳氏子六歲不茹葷親黨強啖以積魚輒吐

去因薙髮於本州開元寺既而抵閩謁雪峰禪師妙契宗

旨時謂之小愆布衲歸往東府鏡清寺倡雪峰之法學者

奔湊副使皮光業辭學宏麗屢擊難之退謂人曰愆師之

高論人莫窺其極也文穆王命主天龍寺後勅龍冊寺延

請居焉天福初示滅塔於龍冊山外國春秋

永嘉縣志 卷三十六 雜志 方外

永安姓翁氏後唐天成中結菴天台錢武肅王召居報恩寺署號禪師乃以華嚴李論爲會要將合經雕板印行每有檀施罕聞儲畜以宋開寶甲戌歲終焚之其舌存焉今藏普賢道場高僧傳

朋彥姓秦氏本州開元寺受具初參寶姿和尚歸於天台之室悟正法眼自此隨緣闡法姑蘇節帥錢仁奉禮重創院請轉法輪建隆二年以住持付門人法齊繼世說法卽其年四月示滅景德傳燈錄

宋

曉榮姓鄧氏幼依瑞鹿寺出家登戒聞天台國師盛化遂

入山參禮受心法初往杭州富陽淨福院後住龍冊寺二處皆聚徒開法淳化庚寅於秀州之靈光寺淨土院歸寂

壽七十

景德傳燈錄

遇安住溫州瑞鹿寺師事天台闕首楞嚴經悟旨時謂之安楞嚴至道元年春示寂指月錄遇安將示寂有弟子蘊仁

侍坐遇安說偈曰不是嶺頭携得事豈從雞足付將來自入棺經三日門人起棺遇安向右脇而臥衆哀慟遇安乃再起升堂說法訶責垂戒曰此度更起吾棺非吾徒也言訖復入棺而化嘉興府志

契能永嘉人主天台常靈講道不倦自智者已來以爐拂

傳授爲信至師嫡承爲十四代晚年以授扶宗忠師扶宗

曰吾得法廣智矣師乃藏之天台道場遂不復傳溫州府志

本先姓鄭氏年三十五爲沙彌詣天台國清寺受滿分戒

卽造韶國師服勤十年住瑞鹿寺足不履城邑誨誘門弟

子踰三十年其志彌厲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講門弟子如

晝曰爲我造塔塔成我去矣八月望日畢工是日如平居

至午時坐方丈手結寶印奄然開一目微視而寂如晝奉

其所著竹林集十卷詣闕上進詔藏祕閣如晝賜紫衣見寶傳

改葛麻志作張氏子大中祥符六年示寂與此小異李少和世居大羅山聞白石洞爲鬼墟曰吾嘗東望綵雲

覆其上必佳山也乃獨造其頂晏坐鬼神咸逝太宗眞宗

屢召對賜予甚厚仍賜白石巖額天禧五年八月十八焚

香危坐命門人取紙書曰寶珠探妙得眞宗五色分明煥

太空解下連環竟超越鬱羅深處晏鴟鵂擲筆而逝李建

少和行狀

張無夢開元觀羽士眞宗召對講易謙卦上曰獨說謙卦

何也對曰方大有時宜守之以謙復命講還元篇敷對詳

明眞宗悅宸翰賜詩寵其還山溫州府志字靈隱號鴻濛子

與子放劉海蟾方外交師陳搏遂得微旨名賢外錄

處謙姓潘氏母夢瑞雲入懷娠三年而生九歲依常靈契

能出家學於天竺慈雲復謁神照大闢圓頓之旨擢第一
座歸永嘉繼能公之席遷慈雲妙果少師李端慈請主白
蓮北海郡王爲請神悟之號郡大旱師至龍湫語曰汝受
智者大師付囑遇旱當施甘澤胡勿應邪忽墨雲從湫起
驟雨如注後屢應諸方之請十座道場熙寧乙卯示寂

州志

懷賢字潛通

府志作道

俗姓何氏郡之西山有僧嗣仁修西方

白蓮淨觀號嗣仁社主乃從出家天禧二年落髮受具時
年十四歲及長嗣社主去通參知識最後見達觀禪師曇
穎於潤之因聖遂得其法皇祐初開堂於郡之瑞竹院達

觀自明州雪竇徙金山之龍游會示寂郡守請師繼焉積

八年殿堂廊廡皆具宮室之盛冠於淮海熙寧元年遂謝

去隱於金牛山元豐五年九月示寂葬金牛山之西壠

蘇觀
綱行狀

繼忠姓邱氏父母乞嗣於天台章安佛祠後夢僧授以子

云此螺溪尊者也寄汝育之母娠卽厭葷忠八歲落髮受

戒長習經律勞苦得疾不瘥乃精觀音三昧恍見大主授

水澆頂乃瘳四明延慶廣智大師傳天台教思往參代師

講演雪竇見而歎曰此法器也後杭州大旱郡牧范公仲

淹命禱於湖山衆推忠甘雨遂應歸住慧明寺法席之盛

冠於東南元豐五年正月八日集眾告別有登吾道場者
生生世世不失人身之誓著扶宗集五十卷趙清獻公忭
贊之曰教明通聽眾依響以心傳心以真破妄真兮謂
何有相非相如水中月如鑑中象

萬縣溫州府志

處元久參扶宗遂繼法明之席著輔贊記三卷義例隨釋
六卷發明荆溪之旨學者宗焉

溫州府志

道淵號息安久依扶宗深透教觀居西湖永明常論修性
離合之旨指要雖示其妙後人或成異說乃收束諸文立
為二義後不寂當盛暑停龕旬口顏色鮮好白乳香若蓮
花越三年大風折木壞其壇滿龕舍利

溫州府志

何居中元豐觀道士嘗遇異人授以隱書能制魔却祟病
者不遠千里求符命立愈名聞京師大觀四年召見宣和
殿使禳京城火患治制郡妖及祈雪太乙宮皆有驗賜號

真應先生

萬縣溫州府志

林靈素溫州人少從浮屠學苦其師答罵去為道士善妖
幻往來淮泗間丐食僧寺僧寺苦之政和末王老志王仔
昔既衰徽宗訪方士於道左錄徐知常以靈素對既見大
言曰文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其治曰府神霄玉清王者
上帝之長子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於
世其弟號清華帝君者主東方攝領之已乃府仙卿曰稽

慧亦下降佐帝君之治又謂祭京爲左元仙伯玉麟爲文
華吏盛章王革爲國苑寶華吏卿居中童貫及諸巨閣皆
爲之名貴妃劉氏方有寵曰九華玉真安妃帝心獨喜其
事賜號通真達靈先主賞賚無算建上清寶籙宮密連禁
省天下皆建神霄萬壽宮浸浸造爲青華正書臨壇及火
龍神劍夜降內宮之事假帝誥天書雲篆務以欺惑衆
其說妄誕不可究質實無所能解惟稍識五雷法召呼風
霆間禱雨有小驗而已令吏民詣宮受神符祕錄朝士之
嗜進者亦靡然趨之每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謂之千道
會帝設帳其側而靈紫升高正坐問者皆再拜以請所言

無殊異時時雜捷給嘲詆以資媒笑其徒美衣玉食幾二
萬人遂立道學置郎大夫十等有諸殿侍晨校籍授經以
擬待制修撰直閣始欲盡廢釋氏以逞前憾既而改其名
稱冠服靈素益尊重升溫州爲應道軍節度加號元妙先
生金門羽客沖和殿侍宸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
稱曰道家兩府本與道士王允誠共爲怪神後忌其相軋
毒之死宣和初都城暴水遣靈素厭勝方率其徒步虛城
上役夫爭舉梃將擊之走而免帝知衆所怨始不樂靈素
在京師四年恣橫愈不悛道遇皇太子弗斂避太子入訴
帝怒以爲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沈端本道判溫州幾察

之端本廉得其居處過制罪詔徙置楚州而已死道奏至

猶以待從禮葬焉宋史方技傳又萬曆府志載初名靈

言一日有道士陸門水見附耳語移頃忽失笑而語自

是日訛言吐辭成文嘗游東京侍蘇子瞻游瑞佛寺

臆神記數萬言過目成誦蘇大奇之人蜀道遇真人趙

昇得神書大法政和三年至京寓東太乙宮徽宗夢跨

白龍游神霄宮會靈觀覽青牛人覺而與之命徐知常

訪神霄亭知常以靈書應上召問視狀貌如夢中所見

遂賜名靈素嘗侍英太清樓下見元祐奸黨碑靈素稽

首上怪問之對曰碑上姓名皆天上星宿敢不稽首後因

大水臨城上誦言國難將至請遷都避之蔡京見疏嘆

全臺効其妖言惑聽靈素即辭歸與荆温州天慶觀案

此與宋史所載不同舊志因之姑節錄焉

夏元鼎字宗禹號雲峰散人幼嗜學博極羣書屢試不第

應賈許二帥幕出入兵閒至上饒夜感異夢遂棄官入道

嘗遊南嶽祝融峰遇赤城周真人授以丹法注陰符藥鏡

悟真三書其悟真講義真西山為之序歸隱西山修煉後

無疾端坐而逝是日鄉人在閩中者見之寄書歸號西城

真人今其地名夏仙里云萬曆溫州府志名賢外錄遷萊鼓吹附錄

黃良晤字應伯直華觀道士精五雷法嘗飛神朝謁經日

始蘇華蓋山羣鵠縱橫默禱皆悲鳴而去嘗大醉假臥有

求符者即顧温侯像曰汝可往至某人家患者觀藍面將

而愈靈異多類此後坐化萬曆溫州府志

文且久依稀雲克盡其道時輩推為前列後往南湖見法

智所詣益遂旋鄉為妙果第一世慈雲四下授請者二十

卷之二十一 德志 方外 卷之二十四 節類

餘人師爲之首

溫州府志

如湛焦氏母夢寶塔而生試經得度謁東靈欽師後參淨覺於橫山盡得教觀之旨主東溪壽聖日誦法華一部佛號二萬聲有求爲知事不見用憾之懷刃入室見十數人皆同師形其人愧懼而遁一日集衆念佛而逝闍維得舍利五色

溫州府志

道琛永嘉彭氏子樂清政洪院僧住天台一日悟旨不假竿跪而言辯如流紹興間住資福寺每堂廚不給則以法衣質於庫至夜衣即現光質家以爲異屢歸之其他異跡甚衆

萬縣溫州府志

清了字真歇西蜀左綿人俗姓雍少出家謁丹霞禪師後遊五臺抵長蘆謁照禪師一語頓契照付衣嗣豫備布袈裝於袖起示衆曰得法丹霞老傳衣祖照庭恩深祇無語懷抱自分明宋紹興七年奉詔開山本寺以龍翔併興慶爲一後開山皇亭及寂化謚曰悟空了禪師

江心寺志

景元台州護國元禪師參圓悟於蔣山因僧讀死心小參語云既迷須得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兩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元聞而疑卽趨佛殿以手托開

羅浮野錄

門扉豁然大徹景元參蔣山圓悟有得悟曰我這裏禪都被元首座作一布袋盛去了一時衲子遂呼爲元布

慧瑀號月掌陳氏子出家祖印院謁南湖澄照至東掖見

彼法照遍參名匠東遷南湖依圓辯深語圓頓紹興未出
主法昌遷淨名普和嘗持鉢海岸遇盜正色訶之感悔而
去淨名無衆每對海山爲鬼神講維摩經屢感神應乾道
五年遷主南湖魏丞相杞就問世相常住之旨歎爲明曉
淳熙六年冬示寂遺言分骨一禩親壟一塔祖原溫州府志
謝守灝字懷英年十四能屬文遊太學讀臧穀亡羊遂有
出塵之想遊方外三十年遇道士沈若水授以許真君石
函秘文後遊天台從王坦十餘年數隨坦入見孝宗及光

宗卽位賜號觀復先生守灝舊爲舉子業博極羣書自六
經諸子百家靡不精究註解老子五千言又爲混元寶錄

十二卷

溫州府志

處躬號一卷從圓辯得宗旨晚主南泉有辯才脫畧窠臼
不滯節目求指示者握管輒書申明祝意獨出衆意遠近

學者推爲宗師

溫州府志

元奘爲嘉福院僧飲酒食肉日與兒童嬉戲市人呼爲奘
顛每見人卽覓酒罍目張拳爲金剛之狀見者絕倒夜雖
劇醉至四更起誦法華經旦復入酒罍醉滿衣未嘗濯了

無穢氣忽一日遍辭所知趺坐

高麗溫州府志

永嘉縣志

卷三十六

碑志

方外

三

從瑾南溪鄭氏子初依資福院圓辯問義復參龍翔心聞
白此生機頓發妙用縱橫文惠公問心聞得宗門骨髓爲
誰曰瑾見地明白輔以英姿老僧不及也師住象山智門
香燈院雁山能仁龍翔凡十一刹每住不過三年輒去曰
古人戒宿桑下畏留情也退居鹿園菴年八十四書偈而

寂世稱雪菴禪師

萬麻溫州府志

介諱溫州張氏子

五登會元

受具於崇德寺慧微師微持律刻

苦嘗然身爲燈爲佛事諶曰大丈夫當明佛祖意以光明
照大千何區區於此辭往謁徑山常悟佛鑑慧勤晚依長
靈守卓餘八載悉得其道性剛毅滄衆有古法時以諶鐵

面目之稱無字禪

萬麻溫州府志

子真號閉林幼從節公學用志勤苦每於教義未安處與
衆講究必得乃已或坐帷中自問自答以爲精覈出主法
明辯才異等老學畏服

溫州府志

油童莫識其姓名藏郡積穀山謝客巖下每以楮錢買油
人視之金也一日事覺鬻油者索之不能得適復來執之
而走追之鑽入巖隙衆以聞郡守令起巖視之見其向立
燈前而油已將盡諸刹僧爭迎之守曰僧等俯伏吾當視
香烟遶其身者許之時繞松臺普覺寺僧遂令迎焉後多
奇跡有題者曰此物曾從黑坊修石中經歷幾千秋早知

色相留塵世却悔當年出買油

萬縣府志

項評字惟公遇異人授以修煉之法乃結廬於羅山之溪傍自號守虛子辟穀四十餘年坐化會飲曹溪水味甜語人曰甜水洩兵戈歇百年來聖人出至明太祖御宇其言乃驗

萬縣府志

元

周頤真字養元闕福清人至元丙子徙居永嘉年未弱冠遇西蜀異人授以隱書及壬遁返閉之祕因自號山雷子從開元觀道士蔡術嗣靈寶法凡元學運用悉以易變通之元統甲戌歲旱郡請禱頤真默運電出袖中雷雨隨至

未幾有訐其左道捕之急頤真挺身立州橋石欄側終日捕者旁午莫得一日命筆書曰我從空來我即空我向空歸空自在八十五年幻化空非幻不化空不改囑豁達大空不空一輪紅日古今同擲筆而寂世稱蘭室先生有洞

浮老人集

萬縣府志

梅芹元末不樂仕翰跡黃冠能驅鬼出神或盜其邸木焚符竈中盜者披髮負樹來歸以水噴之謝而去嘗自題小像曰石斛花開劫外春百城烟水漫勞神誰將秋兔毫端寫我山林幻有身自號大歇子

萬縣府志

省初孫氏子號子蒙自幼端謹為儲慶寺僧長師方巖於

奇州白蓮寺遠接南屏之傳宏天台教觀歷雙峰上天竺
首住東林開元兩刹有五門禪一卷

萬麻温州府志

如一菴者姓袁氏先誕五日父夢一異僧持梵經至問何
來曰五雲問姓曰姓殷問名亦曰姓殷且謂後五日當再
來留經表信至期果誕師頭骨斬奪目光射人年十五師
事方山和尚出家受戒後依竺元和尙得其要領退居西
澗菴師早年發志誦楞嚴經誦至第五卷得嘔血疾乃輟
疾瘳一夕夢所未誦經皆金書布空中厲聲讀之既覺猶
存移時始隱故師再誦此一經每誦一過終身不忘

萬麻温州府志

鑑無礙鄭氏子母夢白光貫其廬因有娠及生有異相聰
慧明敏七歲讀書悉記弱冠應諸方參中峰後從龍淵於
東林蘭若居二十年一日聞蓮香作偈曰箇中消息本尋
常幾度無端設度量今日疑團百雜碎西風一陣白蓮香
尋歸蕪湖復移錫瀛洲建寶林堂茶毘有舍利子

萬麻温州府志

明

賈復真號靜觀至順壬申居温城同知雷仙伯授以雷法
及天文地理祕旨庚辰郡大旱有司請復真禱雨於嶽廟
應時雷雨大至洪武戊申修瀛於竹園道院一日夢天樞
院遣使請歸端坐而逝

萬麻温州府志

慧照字大千麻氏子天麻戊辰出世於樂清之明慶至正
乙未遷四明之寶陀常垂三關語以驗學者後於妙善泉
上築室曰夢菴洪武癸丑示寂壽八十五有語錄行世續

王涵虛名家春字九靈潛心老易爲應道觀道士遍游五
嶽禁足武當過道德經李本宥爲之序尋復著太極圖說
易粹篇註參同契悟真篇陰符經維教正論晚年歸甌朱
之蕃贈之詩云五嶽歸來雲滿袖九山高臥雪盈顛後道
德經註板敬逸永嘉令韓則愈補而梓之溫州府志

妙智姓楊氏號白猷幼時母哺以葷腥卽吐自是素食五

歲隨父念法華經至火宅求解父異之十四歲出家靈鷲
寺適月出其師東林出對云日暝來看天際月何患無明
智指佛前燈應聲云燭殘點起佛前燈管教續醮林喜曰
此子再來人也由是南造雪峰西抵峨眉北登雁宕東入
天台遍參諸善知識洪武開縱游廬山於天池舊址葺茅
居焉母陳氏年七旬一日暴卒復甦與家人曰昨至一處
見宮殿森嚴吏戒勿入指以歸路仍與偈云八十四年獅
子母偶因風燭悟無常好箇憑溪勸念佛天風吹送藕花
香智在廬山號憑溪云後母果八十四卒永樂戊子秋
庚申之夕智向月三復涅槃新詩菴無人守庚申夜池有

荷開子午花泉曰何也智曰十日後可見
狹旬辰起沐浴升堂語眾曰今日庚午矣
昔從庚午來今從庚午去復說傷口內無
內外無外七十二年隨方不礙曠丟了臭
皮袋我得自在言訖而化

萬縣溫州府志

曇旭字旦初安固林氏子十四遊仙巖依
珽公研窮教典尋住持壽昌能仁寺宣德中
檄主江心寺服修行業書偈而逝

江心寺志

葉昌齡幼機警爲玉清觀道士一日遇老叟
引入巖洞中授以正一五雷之法遂豁悟正
德末郡大旱禱雨有以葉薦者郡守禮請之
乃出登壇問曰欲城中雨乎守曰雨以

溉苗願樹城外葉乃以墨筆於紙上作一
圈旁亂點如雨已而擲筆空中俄見白氣上
衝雷雨大作城中僅僅飛颺而甘霖洽四郊
矣

溫州府志

正參李氏子自幼出家住廣福院勤誦嚴
戒律屢與名刹座下受其戒者幾二千人
壽八十一繼流尊爲恒然禪

溫州府志

受紹李氏子號繼宗童年出俗授普明坦
衢法師得度受具於幽巖尊者尋蒙普明
記誦堅秉戒律講演法華於山斗精舍梅
峯玉泉修法華楞嚴大悲淨土等懺總七
十二期勤懇垂老不倦學士大夫與慈門
龍象參圓秉律者無

虛日著有圓覺懺法心經義語諸篇行世壽八十四西泠

盧學士琦銘其塔

溫州府志

古燈本姓楊舊名毓岳母分媿時父夢異僧來訪覺而生之幼穎異不凡巖時聲噪蟻序嗣從藏經閣中讀法華所說十二因緣憬然有悟甲申棄鉛槧赴徑山謁費隱和尚薙髮焉朝夕印可費公卽欲分座辭去携瓢笠游五臺金陵復至天台山元早有神降言師在天峯求彼卽雨有司敦請師就山中拈香甘樹立沛後歸瞿溪建化城院天峰永和尙遣人授衣鉢力辭不受至法通寺得疾衆請偈偈成擲筆而逝

溫州府志

靈基號慧目王氏子生時白光照室衆聞異香年十二遊學舍中見夕陽返照頓起證道之念後禮天台有門和尙授以見見功夫戒行精嚴爲鉅公所推服林太史增志延之開華峰山卽古雲頂遺跡也李中丞光春又請圭西竺寺自後屢升法座闡明經義參元稟律者踵首相繼一日至仁王寺謁侍者曰吾報終是月矣卽返棹歸山有弟子岳式者忽夢日輪隕於大海是夕師逝

溫州府志

寺觀

康熙志曰二氏之學虛無誕妄先儒闢之詳矣乃精廬
福地隨在而設甚而昔賢或有捨宅爲寺或有寄跡黃
冠豈果溺於其說歟夫亦有所託焉而已區爲山水名
區佛老之廬列峙相望創新葺舊殆無虛日抑何若是
其衆也今特取名山古蹟錄之置自近代者弗備載云
開元寺 在習禮坊晉太寧三年李整捨宅建爲崇安寺

唐改今名宋置藏院御書閣于佛院

明志建炎中泰安

景靈神御於此

府志湯志

案宋史

高宗紀紹興元年

州太廟九月庚戌命宗室右監門衛

大將軍上西朝饗

之溫州明洪武閒立為叢林舊志宋葉適溫州閒元
太廟也明洪武閒立為叢林舊志宋葉適溫州閒元
以聖殿門闕高百三十尺旁翼二臺千佛閣在其後高
又過之鐘梵隔雲雨欄檻羅網階陛門戶夸耀甚不獨
為入郡戶魁也於是永嘉至僻陋顯官富民之居俛肩
者來所過空聚落迎拜於餘帛之獻舟街與曳以先至為
幸造寺洪流中不日而成就其申家而厚佛僧自唐
以來迄於渡江其俗然矣紹興庚申歲火延燒僧自唐
益其僧感憤激發誓以復起死則後至繼之然自是皆
錢者幸若踰一甲子猶未悉就已就者廣宗之度與
初寺相百也所謂于佛閣者居廣實為之廣瞻智博習
能誦說俗所信愛施之差易積至三千萬斧斤不絕聲
十年方之昔為監視今華敬矣顧他釋老舍兵殘火燬
荒基斷礎相望望十不能與二也何論復舊美哉難
余觀今之為生者土以十關稻以參種水盛而岸附龍
削而平處一州之壤日以狹矣其木別草爭植於圃隆
棟深宇角勝於家氍衣卉服交貨於市四民之用且以
侈矣器則以昔之厚佛僧者而自與情之所便抑異以

安俗退夷而進華又義之所出也雖然將充夫先王之
道而一由於至順則固不以吝於人者為已利損於外
者為家侈然後富教而德正禮辨而俗樸此三代之上
所以為治道一而義理明也故余因廣之請併今昔之
變紀焉嘉定元年九月國朝邵家默開元寺看菊詩
雲淨天高暑氣微僧軒盡山坐清暉青山入座秋來瘦
黃菊穿籬雨後肥露下傳香知逸品月中招笑
識禪機柴門莫謾教頻掩萬一攜尊看白衣

崇德寺

在松臺山東唐咸通間建宋祥符賜額宣和初

改為神霄萬壽宮建炎初復為崇德寺高宗駐蹕時以
寺為都堂門內有金書聖壽萬安四大字元至正丙戌

劍寺門於西市街北扁曰九山第一叢林今廢府志

大雲教寺

在永靈門內梁大同開建名興業唐文明開

改名白鶴天授二年改今名與崇德開元為府城三大

寺今改為縣預備倉附志 按今寺與倉俱廢俗名舊倉基

資福寺 在華蓋山林靈素築室於此名通真菴宋高宗巡幸改名資福元延祐開燬明永樂重建萬厯中邑人

王叔果修 國朝康熙開重建康熙志同治六年知府戴

樂葺而新之復拓隙地構左宜右有兩山房為游人觴

咏之所旁有生育祠寺僧松泉建

天靈寺 在永靈坊舊報恩光孝禪寺宋政和開改今名

有華嚴妙峰二閣貝葉生香閣明初逆川大師受戒於

此景泰時中貴李瓚重建萬厯府志

嘉福寺 在簡訟坊唐中和開建宋咸平賜額元時分建

上下二院康熙志

普覺瑜珈寺 在松臺山麓後周廣順中建嘉靖浙舊名

寶陀宋祥符間賜名普覺紹興時真歇清了奏為律院

元至正甲申霍時雨重建明洪武開立為叢林萬厯府志 康熙

熙志在落霞潭側

淨光禪寺 在松臺山麓唐時建光化二年賜額有宿覺

禪師真身塔常有五色雲覆其巔僖宗賜塔名淨光宋

太宗時賜扁曰宿覺名山元至正辛丑復建祖師塔明

洪武乙卯重建立成塔院塔在松臺峰頂鎮三溪之水

為一城表宏治闢郡守文林崇去上塔寺續燬嘉靖志 宋葉適

淨光松風閣詩城中雲日如火催淨光行食聲轉雷不知何處自蘋起便有蒲坐清風來莫言作樓非急務翁當運斤兄執錫待得三間著此風病瘦扶攜上樓去明謝鐸飲淨光寺詩偶作鹿城夢長懷海客談不知他境界却在郭西南日暮故情洽秋高歸興甘尊前離別色仗劍可能賦

慶雲寺 在城西北隅康熙今廢

江心寺 在承清門外江中兩峰並峙前代皆稱孤嶼唐

咸通間建西塔宋開寶間建東塔元豐間賜東塔為普

寂院西塔為淨信院建炎時高宗駐蹕御書清輝浴光

二軒刻於石賜普寂為龍翔淨信為興慶紹興間蜀僧

清了來王龍翔始合二刹為一建巨殿於兩峰之間樓

閣堂廡百餘開江雲烟水掩映丹雘為東南勝境明正

德十三年修萬厓七年王叔果又增建山門及兩廊鐘

鼓樓詳江心寺志康熙府志采薛季宣龍翔寺詩二

金域到眼奢水光潏潏閣塔影動龍蛇不滅蓬壺意屯

雲未許遮吳驛詠江心寺詩海上浮來一巨龍龍頭

琳宇篳霄清滿江星火東西塔大地雷聲上下朝明月

一輪山自靜長風萬里浪非遙我來敢問曹溪旨為念

宸遊蹟未銷文天祥題江心寺詩晏歲苦脚來為東關

始覺坤軸束南浮百川東歸無異派有如天子朝諸侯

何時飛落兩巨石孤撐甍若不敢江流初疑練失女媧手

又疑鈞脫任公鈞馮夷海若不敢有湧出精舍中蓮洲

樓高百尺登吐氣塔雙角龍昂頭蒲牢撞鐘壘坎壘

潮聲滾滾風颺颺大洞不洗英雄門住海門上焦公窟

長淮在望鐵冠近地湧芳草年年綠謝公勝學道江樓

公為禮樂衣冠地金作野人秋客帆帆上烟氣收

聖田無類瞻駕夜黃天紅日起初浴五雲扶上烟氣收

漁叟散漫輕鷗鳥麗天紅日起初浴五雲扶上烟氣收

孤臣涕泗龍宮五百年平分城卷與林景熙江心

寺詩佛僧龍宮五百年平分城卷與林景熙江心

流地雙塔曾擊半壁天石色帶雲籠客袖鐘聲和月落
 漁船袈裟不限侵門水十載何人坐蔡筵山如約雲水
 江心寺詩孤嶼清秋夜星河萬里查江動歸思漸瀝雲
 暫為家白髮隨鷗鳥輕舟采石華秋風扁舟數覽江心
 兼葭何文淵江心寺與日庵上人詩扁舟數覽江心
 寺樓殿玲瓏畫不成白馬馳驅來異域安得小民歌樂
 溟西山雨對雲林淨南浦潮生雪浪平詩地擁中川勝
 業何妨結社話無生謝錫遊江心寺舊雨山僧談秋
 天留半口談人誰是賓主境已絕東南詩地擁中川勝
 風海味甘獨憐鄉思苦叢禿可誰其舊雨山僧談秋
 心寺閣即事詩斷雲飛鳥共危欄盡日憑高不厭看背
 客巖花開寂寞媚人垣竹映檀檠山移落照層陰合樹
 秀水朱萸尊影寒獨對江心寺同高石環作二首謝監
 孤嶼道遙何化城入林初緩帶改席忽沾衣客醉從高
 山暗回風病葉飛入林初緩帶改席忽沾衣客醉從高
 杭州長得斷殘扁舟畫范蠡鰕菜久忘歸衣客醉從高
 詩秋夜詩何年浮海至此地有蓬萊圓月秋光迥澄江
 夜色憫的人吹遂去神女弄珠來靜裏一聲磬塵心首

重回 雷鉉遊江心寺詩東甌攬勝出城闌孤嶼蕭疏
 絕點塵鐘磬遠颺空宇靜林樾環映晚霞勻一江清影
 仰斯人 遺詞章詩凌虛雙塔湧波浪一洲蘭室市林
 巒外齋音鐘磬開篇章待謝孟鼓角舊江山正氣祠仍
 在哀歌向夕還 鄭廷俊和韻詩孤嶼小江空
 照開俗依鏡室裏佛坐巖樓閣塔湧波無地潮來欲動
 山清風何處起進是鉢龍還 蔡啟份和韻詩中流
 卷石安坐足消閒客話烟波裏神參水月問四隣
 雲作屋隔岸斗為山文卓雙祠在忠魂自往還

護國寺 在集雲廂舊為叢林順治間居士周大鏡延僧

全真重建 康熙志 宋許景衡遊護國寺詩少詩聊識
 鳳山遊彷彿東林水石幽已從高僧與摩刻

更煩諸老勸青醪 簿善底事長遮眼林壑河曾
 寺轉頭會待從公白蓮社杖藜來往亦風流

淨社寺 在集雲廂與護國寺相近 舊志 宋陳龜年遊

斷山空一片雲蒼松含晚翠 僧清陰老藹朝陽綫
 雕鳩帶雨吟俗緣何日了 借榻淨塵心 明黃 題

社寺觀迎燈詩火樹連青向龍燈透紫芝還因今夜賞
憶得少年時谷響傳歌吹烟光影畫眉支公能好客更
在隔年期

妙果寺 在集雲廂順治十五年燬康熙十四年重建有

古鐘相傳神異向墮土內今置亭於其上康熙

峙巖寺 在集雲廂與妙果寺相近舊府志康熙

太平寺 在廣化廂太平山下石晉天福七年建有翠微

亭 國朝釋超印修舊府志

福昌寺 在望京廂唐天祐三年建康熙

接待寺 在望京廂與福昌寺相近府志

最勝寺 在迎恩門內明少保黃淮建舊志

天柱瀑泉寺 在華蓋鄉唐貞元間建舊志

安仁寺 在華蓋鄉石晉開運間建舊志

福聖寺 在華蓋鄉四都宋開寶二年建高宗駐蹕於此

有御覽閣奎文閣留雲軒指西亭元兵燬至正間重建

舊府志

乾元寺 在華蓋鄉康熙

仁王寺 在雙嶼山宋乾德間建舊志

國安寺 在膺符鄉唐乾符湖建舊志

西竺寺 水陸寺 俱在膺符鄉舊府志

法嚴寺 在會昌橋宋開寶湖建舊志

密印寺 在德政鄉後漢乾祐間建為宿覺大師祖庭明

林宮允增志讀書於此後改創規制偉然康熙志

白塔瑜珈寺 在德政鄉唐貞觀間建萬曆府志明何

頭陀山詩頭陀山擁白雲飛彌塔輪扶滿月輝滿月正

常文佛面白雲如曳定僧衣雲消塔影懸清漢月過山

日新寺 在德政鄉元大德間僧定慧改舊菴創寺延祐

中賜額明成化時建佛殿山門兩廊舊志康熙志

王讚脩於後殿

湖心寺 在南塘與日新寺相近康熙志采陳昌時湖

鹿竹湖無底秋侵目水仙飛結空中樓佛香吹化蓮花

愁苔徑幽
窗弄雲竹

普濟寺 在德政鄉李田元至正間建舊府志

茶院寺 興善寺 龍潭寺 俱在德政鄉康熙志

無量梵音寺 在吹臺鄉舊志

法通寺 在吹臺鄉元大德間建明成化間重建崇禎時

費隱大師說法於此府志

瑞鹿寺 有上下 白雲寺 法濟寺 俱在吹臺鄉舊志

證聖寺 有吹臺鄉舊志國朝張師典初夏偕葉又生

談月飛鳥鶴松老晴嵐舞翠虬欲待天香秋後折雄心

永訖付
丹邱

盛國寺

在建牙鄉唐清泰間建康熙志

圓明寺

景德寺 普明寺在后嶼釋正路重建存尊經閣 俱十八都康熙志

淨明寺

在建牙鄉唐先天間建舊志

萬年寺

在建牙鄉元大德間重建康熙志 宋趙師秀

有千年石路陰深到綠垣幾片開雲誰是主
萬年寺詩萬年山木
不知源上栽芳藟尤勝亦僧說獅猴極畏猿夜半空堂
諸境寂微聞鐘梵亦成喧明劉士混萬年寺詩古寺
藏與翠千峰只數椽小渠行窰下多石蔭龕前窰熱峰
無事不吞鳥不喧梧櫨
深涕淚霜露轉凄然

廣福寺

在建牙鄉嶂來山明崇禎間釋正參受綸重建府志

淨土寺

大德寺 景德寺 圓明寺 普明寺 俱在

建牙鄉舊府志

新興寺

在孝義鄉宋治平四年賜額舊府志

廣利寺

在孝義鄉宋乾德間建舊府志

崇福寺

在孝義鄉元至元間建舊府志

極樂禪寺

在泰清鄉後梁龍德間建舊府志

廣善寺

在泰清鄉舊府志

明教瑜珈寺

在臨江鄉石晉天福三年建府志

儲慶寺

靈瑞寺 天壽寺 興福寺 俱在臨江鄉舊府志

延福寺

在仙桂鄉三十二都釋行龍重建康熙甲子損

齒本堅剝藏經閣超然亭

康熙志案湯志引康熙志順治開僧湧融重建有瀑布雨

後其聲如雷俗號小龍湫

致康熙志無此文疑有誤

寶臺寺

法空寺

俱在仙桂鄉舊府志

石門寺

在賢宰鄉有青石山躍鯉灘伏獅巖諸勝

朝康熙開重建

康熙志

國

玉泉寺

在華嚴洞去石門五里

教授陸景華遊華嚴洞

月于從江村寓韓氏宅地近石門山謝康樂嘗遊此志
賦登石門最高頂詩是也欲往訪之士人邀余曰去此
四五里有華嚴洞有軍林云近得華嚴石頰住即其地
也詣先游乃乘荷輿沿村西行籐落間野花迷漫鳴禽
格錄新篁甫出籬外頗可人意行一里許有高嶺徑仄
如脩蛇登頓起伏下視田塍皆在嶺半時微雨初晴新

挾出水參差一碧宛然圖畫踰嶺不半里得平壤主人

告余曰此去卽華嚴路矣遙望亂山雜沓林木蒼蔚又

一里餘夾磴松杉崎嶇不可與徒步取徑而上企石少

息隱隱聞鐘磬音藤蘿蒙密不見踐徑主人爲余導踰

曲磴忽得一洞圍徑可五尺許俯入約數十步若然開

朗天光照人石壁陡削竹樹環之緣壁行始見寺寺曰

玉泉以壁穴出泉得名有樓三層嵌石壁間憶少陵懸

壓甬屋宇及上方重閣晚之句不啻爲此境詠矣寺僧

迎容坐供茗飲山溜從簷際落若跳珠若灑玉風聲兩

聲琴聲筑聲一澗流橫截揭衣乃可過寺僧同邀余

角遙靈江渚濯漑灑若一鏡懸從樓側細路入有巖

洞二仙井一泉流橫截揭衣乃可過寺僧同邀余

蓋不能從也遂戒主人歸時夕陽已在川矣主人問余
曰昔謝公好遊山會宿石門華嚴去石門不遠而屐齒
之遊不可補謝公之闕乎主人請記其勝遂書之以
付寺僧同遊者一人韓秋畦上舍也案記

昭福寺

俱在賢宰鄉舊府志

記

寶勝寺 在永寧鄉舊府志

聖寺 在清通鄉後梁貞明開建舊府志

寺 在清通鄉與奉聖寺相近舊府志
作澄誤

化瑜珈寺 在仙居鄉唐先天開建舊府志

雲山寺 在仙居鄉舊府志
明謝敬撰雲山寺題壁詩

竹雨一林鳴翠鳳松濤半夜起澄龍飛花滿選隨吟展

密霧藏山賦梵鐘醉墨淋漓留素壁教人錯擬碧紗籠

信教院 在城內禮賢坊石晉天福開建初馬大卿拾

解爲寺號羅漢寺宋祥符賜今名府志

廣恩教院 在城內并蓮坊宋乾德開建有興肇龍王祠

又有塔院府志

西隱院 在襲慶坊宋端拱開建清祐初給額康熙志作

準提院 在城西南隅舊志

上定院 在百里坊虹橋宋高宗駐蹕於此因名

惠安禪院 在集雲廂宋咸平開建舊府志

淨法院 在集雲廂康熙志

廣安院 在廣化廂康熙志

水陸院 在華蓋鄉石晉開運開建舊府志

普照院 在華蓋鄉舊府志

顯正院 平山院 俱在唐符鄉舊志

廣濟院 在德政鄉宋開寶開建府志

大慶院 在德政鄉石晉天福開建府志

延壽院 在德政鄉石晉天福開建府志

寶嚴院 在德政鄉宋祥符開建府志

實際院 在十二都茶山明遠川法師瘞此內有五美園舊府志

永濟院 崇福院 俱在德政鄉舊志

崇法教院 在吹臺鄉唐咸通開建康熙志

崇明律院 在吹臺鄉五代時建舊府志

廣惠院 在吹臺鄉宋祥符開建康熙志

法因院 在吹臺鄉宋太平興國開建康熙志

集慶院 在南堡明萬曆中重建康熙志

護國院 解食院 法果院 證聖院 吹臺院 俱在

吹臺鄉府志

悟真院 在吹臺鄉 國朝乾隆開創建府志

集雲教院 在建牙鄉唐咸通開建府志

淨刹院 在建牙鄉唐文德開建府志

妙智院 在建牙鄉宋開寶開建府志

慶全院 在建牙鄉元大德開建府志

無相院 在建牙鄉亦曰無相寺舊志 宋葉適無相寺

餘非山亭子菊千株竹雞露啄堪幽竹蘆蕩風乾待歲

除與僕抱檣絕網隨僧尋夢到猿慮不知身外誰為

永嘉縣志 卷三十六 雜志 寺觀

主更覺求
名計轉疎

宏濟院 在口輿宋元豐間建康熙志

報恩觀音院 玉泉院 俱在建牙鄉乾隆志

白巖報恩院 在孝義鄉後周廣順間建府志

秀峰院 在孝義鄉後周顯德間建府志

惠昌院 在孝義鄉後漢乾祐間建府志

積善院 塔山院 保安院 龍泉寶昌院 俱在孝義

鄉府志

定慧院 在泰清鄉唐至德間建舊志

新興院 在泰清鄉後梁貞明間建舊府志

福昌院 在泰清鄉石晉天福間建府志

龍泉院 福壽院 清涼院 圓覺院 俱在泰清鄉府志

淨空院 在臨江鄉宋端拱間建府志

廣福華嚴院 瑞光院 羅漢院 延壽院 方禪院

俱在臨江鄉府志

越興院 在仙桂鄉後梁開平間建府志

壽昌院 隆平院 嗣明院 崇因院 典國院 俱在

賢宰鄉府志

藤溪院 白泉院 祥符院 俱在清湖鄉府志

廣化院 在仙居鄉梁貞明間建府志

慧日院 在仙居鄉唐先天開建府志有碑記詳金

崇果院 在仙居鄉晉開運開建府志

廣福院 在仙居鄉宋治平開賜額府志

雲峰普安院 在仙居鄉唐先天開建府志

乾符靈山院 在仙居鄉唐咸通開建府志

昭福院 在仙居鄉梁貞明開建府志

福祐院 在仙居鄉與昭福院相近舊志

三元宮 在導俗巷元大德開建明宣德開知府何文淵

祈雨有徵重修少保黃淮有記萬厓開知府劉芳譽躬

禱大雨捐俸重建舊府志一在棣華坊一在荷膳橋康熙志

泰山宮 在迎恩門內一在海壇山麓康熙志在拱辰門舊

廣應宮 在倉橋祀陳氏聖母福建省志順懿廟在古田

陳昌女生於唐大曆二年卒年二十四臨水洞有巨蛇時吐氣為疫癘忽有未衣神人執劍索蛇斬之鄉人誌其姓名曰我江南下渡陳昌女也忽不見眾遂立廟於洞上凡禱雨賜疫癘求嗣續莫不應應治臨水中封崇福昭慈慈濟夫人賜額順懿又連江縣亦有臨水行祠按吳任臣十國春秋所云永福有白蛇聞汪麟召靖姑斬之勅封順懿夫人與此大異未知孰是

靈應真宮 在大若巖唐咸通開建康熙志

應道觀 在瑞額坊唐張無夢宋林靈素咸備真於此內

有井名應仙明萬厓開道士王九靈重建 國朝乾隆

二十一年諸生周夢發道人徐應信募金重建府志

萬厓問道士王九靈註道德陰符參同悟真維教正論
併金書玉泉集經隨通遊五嶽名山晚年歸觀朱之
贈聯云五嶽歸來雲滿袖九山高臥雪盈巖後經註散
佚知縣韓則愈補梓康熙三十二年九靈六世徒孫曾
延鳴等募金鑄鐘乾隆四十四年紫陽派道人宣華海募金建文昌閣斗樓供呂祖師像

元妙觀 舊在華蓋山麓唐改名九皇宮宋改名九星宮

今遷松臺山下仍復舊額舊府志明周旋遊元妙觀

護羽人棲瑤臺紫府依微兒翠竹蒼松咫尺迷拂石時

窺仙鶴舞坐花間聽谷鶯啼此中好問參同契暇日相

馬跡一在吹臺鄉卽無量梵音寺址 國朝乾隆開建

真華觀 在華蓋山麓唐開元開創建 國朝康熙二十

年總兵陳世凱重建康熙同治二年里人重脩新

飛霞觀 在積穀山南麓府國朝道光八年邑紳曾佩

雲捐建真人殿龍母宮臥樹樓二十七年秋壞於颶咸

豐七年紳孟瑛集資建復並築層樓於其上道賈

郡城積穀山有飛霞觀相傳晉時邑人劉根隱此乘赤

霞至天台觀以得名洞口有碑勒至和二年郡守陳赤

古記永嘉縣志載焉年久傾圮邑職員曾君佩雲於道

光八年捐資重脩共費白金三千兩踰歲告竣並龍母

宮臥樹樓觀日臺駐鶴亭昇臺重建而新之諸生鄧承

阿等謁余請為記以彰名勝余告之曰古補地靈人傑

溫州居浙東南顧江直趨入海波濤洶湧其四面皆峻

嶺層嶂或深或淺巖洞以自寄其超躡而後人遠傳其飛昇

化多信神因其土俗而教之使向善而不鄙於非或寓
載九先生六君子撰倡風氣名儒揭繼而起研究理學
文章事業卓然不惑山川藉以生色林麓因之收觀人

傑則地益靈矣余謂人之趨向各殊有志竟成神仙之說容或有之而不載於經傳其能煉氣養身即能延年益壽亦自然之理苟以此功脩移而用之於儒志以誠氣人皆可為聖賢復其見天地之心即飛霞而可喻也吾又聞曾君佩雲嘗捐資脩縣學有司上其事蒙賜職四品今又為此舉固行善之士也人效之者勤於業務農商者各安其分於風俗實有助焉諸生崇以余言為深即勒諸石

永真觀 在賢宰鄉梁天監年建志在賢宰鄉康熙志列真

玉清觀 在建牙鄉丁么西華洞天右彌真人吹簫地唐

咸通闕昭宗賜御書玉清觀額舊志國朝乾隆六十年道

士金復爾重建前進

青嶂觀 在青嶂山山巔有凌霄庭宋柯可崇建府志凌

庵作

紫霄觀 在吹臺鄉十四都雲霞與奉許真君像舊志國朝

乾隆六十年道士李華蓮邑人柯夫川重建殿閣嘉慶

七年巡道李樂宣祈禱有應題觀額舊志

天清觀 臥雲觀 俱在吹臺鄉府志

容成道院 在華蓋山下元延祐間曹淵龍建相傳黃帝

時容成子於此脩煉上昇今扁曰太玉洞天舊府志明王光益

有容成道院記詳金石案明初在縣學大成殿後至正德時王命獻臣以其地歸學廷奎光關從道院於真華觀之南見李東陽奎光閣記今有別建容成道院在華蓋山上雙忠祠側三楹而已非舊址也

衍慶道院 在新河街丁字橋宋元福閣建有方池名天

慈濟道院 在清河坊舊志

上嘉縣志 卷之六 禮志 寺觀

遺愛道院 在太平坊舊府志

太古道院 在仁濟坊舊府志

廣化道院 在廣化坊舊府志

冰壺道院 舊名三元宮 在新街西施水寮巷內元至正

壬辰建內有施水龍井明洪武十九年虛白道人顧太

真祈雨有驗有題記舊國朝嘉慶六年應道觀宣道人

徒項萃恩勸募重建巡道李公鑾宣題額改今名又建

斗閣

西巖道院 在來福門內葉適子棗建舊府志

悟真道院 在海壇山下梁天監初年闢建康熙志

清靈道院 在西洋舊府志

巽山道院 在城南巽吉山下相傳白玉蟾駐鶴於此山

巔下有玉清斗閣明萬曆改爲三元道院 國朝乾隆

十八年重建改額全真觀舊府志

玉鎮道院 在鎮海門外舊志

含真道院 在拱辰門外舊志

紫霄道院 在集雲廂舊志

崇元道院 在磨符鄉舊志

通元道院 惟一道院 俱在德政鄉舊志

白鹿菴 在海壇山麓康熙志作龍宮郭璞因卜城時有

白鹿銜花之瑞故名舊志

郭仙菴 在海壇山巔康熙志亦祀郭璞

宿覺菴 在西洋宿覺禪師道場康熙志西洋在松臺山西

明崇禎間台宗靈操重建 國朝雍正十一年

勅封宿覺大師為洞明妙智禪師奉文查勘禪師道場知

縣張若義詳報達部始有叢妙之名乾隆間里人重脩

府志案今以淨光禪寺九山第一四字移於仁濟廟
之西巖生池前俗名九山舊志所稱宿覺叢林者蓋指
此而不知宋時別有宿覺菴葉水心記云土人相稱淨
光故重述舊事題曰宿覺則即在松臺山麓者近是而
以今之宿覺叢林當之非矣葉適宿覺菴記元覺師
歌詩數十章雖不與中國之道合余愛其撥鈔疏之煩
自立證解深而易達淺不可測明悟髮決不累於生死
蓋人傑也既沒六百年學者戴之不壞所居由延云十

里有江月松風之勝依而寺者十數余亦在其下若疾
痾非人事酬答不妄出他日錢塘本然蜀人居寬固請
登焉則山已入貴家所存二三而已枯茶敗草鬚髯
石中余慨然嘆之為絕境亭下作小精舍寺名四字
七人但稱淨光故重述舊事題曰宿覺使寬主之稍種
竹樹有所避隱出沒以招來其徒冀雨晦明之地而時與坊僧
菴友遊居其間以志不進豈非不復知以古人之自斯而
病而力不給於異方之學者哉蓋世有畏日暮疾走猶狂
遷流汨沒於窮反顧不已余之記此既以自警而又以
自笑也嘉定二年二月不閉宿覺菴詩宿覺名未謝殘
山今尚存暫開雲外宅不閉宿覺菴詩宿覺名未謝殘
客漫吞荒涼自有
趣及病道誰言

鎮東塔 在鎮海門內舊府志

廣福塔 在廣化廟舊府志

巽山塔 在巽吉山舊府志明有巽吉山建塔碑記詳金石

羅山塔 案舊志作羅浮塔誤今依康熙志更正 章山塔 蓋羅山與章山台名羅浮故又名台山

靈福塔 今廢 俱在永靈江北 舊府志

白塔 在十二都 舊府志 俗名白象即白塔瑜珈寺有明嘉

靖開碑記 新集

江心塔 在孤嶼有二塔東塔宋開寶三年建明萬曆十

九年邑人王叔呆重修有記 國朝乾隆二十五年郡

守李琬重修西塔唐咸通十年建 案康熙乾隆府志東

嶼 明洪武十年重修萬曆二十三年王叔果妻林氏重

脩有記 國朝乾隆四十三年知縣傅永綽率邑紳會

唯等重修 舊府志孤嶼志 明王典重修江心孤嶼東

人又謂能空中 諸所有直超彼岸此上根關士而阿聚

瑠宮像諸天 則又有象教焉故莊嚴之十幽勝之區架

夜羽翠巖 珠層層放光亦莫不瞻象而政容如見如

來頓生善念 愈益無量無邊不可思議功德願造功

之冠石嶼 谷之臺榭而結念佛廬者幾何人哉東

江心孤嶼 二樓暨澄鮮閣年久傾才一計工蓋縮莫有

通而東塔 自宋開寶歲久卓爾才一計工蓋縮莫有

珠林殿 庭以次鳩工仍洞文捐贊修揭為龍海

樓屹立中央 文宗衛郡伯劉威守焦殿撰先後協贊捐

如吳兵憲劉 壯宗衛郡伯劉威守焦殿撰先後協贊捐

又講淫鮮 境愈勝年愈久愈覺然復自任

之召立計費 千金有奇工匠展力愈覺然復自任

寺中朝夕坐竹院晚之萬木締構斤斧紛紜蟻旋於風
 簷月漏始於辛卯蓋秋望日落成於壬辰冬月朔日寺
 僧道克謂寧有記勒石以予親見植功而與賜谷先生
 通家乃以屬予子閣西方聖人以造塔為一大善緣而
 明覺夫聖建泗上塔及化去猶以杖揭之雲中形見萬
 象歡呼仰面作禮彼雖與教家而演法導愚亦與超名
 生必於嬉遊之同功矣夫為塔必於莊嚴之佛土則敬心
 蓋多生於嬉遊之同功矣夫為塔必於莊嚴之佛土則敬心
 鏡而照如鏡而照如鏡而照如鏡而照如鏡而照如鏡而照
 如是或真如鏡而照如鏡而照如鏡而照如鏡而照如鏡而照
 曰此非真如鏡而照如鏡而照如鏡而照如鏡而照如鏡而照
 則沈鬱盡餘日見如來也哉士大夫懸車不憂貧借餘財
 主也先生長君玉蒼尤父子同心股肱仗義為東顧西
 德世家生長麻丘長君玉蒼尤父子同心股肱仗義為東顧西
 路記往誦謝康樂諸詩知東甌為山水郡此永嘉王長
 公玉洞君侯來令吾邑政閒暇談其地奇勝因出江心
 志示予披覽終卷冷然如御風孤嶼間又一曰江心故有
 水口經度建塔贊費未集長公乃語予曰兩江心故有

東西二塔東塔始宋開寶西塔始唐咸通歲久傾
 欹間計繕脩以費鉅力緇莫任經營邇蘊叔氏參政賜
 谷公新山門澄鮮閣因脩東塔乃西塔盤峙嶮峻風雨
 標搖視東塔加損益兄弟言於吾母林恭人曰東塔既
 新西塔未葺併脩可乎恭人命諾遂出羨貲屬仲弟薦
 家請嗣東塔併脩可乎恭人命諾遂出羨貲屬仲弟薦
 李弟嚴如萬匠經紀其事從舊路旋而上朱黃屬仲弟薦
 昔莊嚴若千金前所未載也先生幸為之記盧子日而工
 竣費凡若千金前所未載也先生幸為之記盧子日而工
 氏謂建塔為大勝果公家今所創脩為法輪增輝其佛
 賢於阿育離遠矣真無量功德乎身外日吾不習浮
 屠氏語人第衆一切事總身與家所須者無錙銖不以
 物世之第衆一切事總身與家所須者無錙銖不以
 捨斯亦人第衆一切事總身與家所須者無錙銖不以
 顯其地宋文注心為勝區塔之有無固無錙銖不以
 聲祀光於江且朝區塔之有無固無錙銖不以
 方偉觀使視其就而望郡城密樹二塔盤雲表為一
 不為觀使視其就而望郡城密樹二塔盤雲表為一
 闕長為觀使視其就而望郡城密樹二塔盤雲表為一
 闕長為觀使視其就而望郡城密樹二塔盤雲表為一

二也義重忠賢增飾靈區以光俎豆三也力任
 微維新以崇古蹟四也弗祈福應明於用財以
 五也一舉而察善備其有造於一方大已予聞
 翁憲使西華先生以節義名於世林恭人訓長
 廉此吾邑彼其家所施為民社利賴者無量而
 澤且將淮水比長詎獨汪心之淨土藉其功德
 為記金錫敦秋日觀塔燈詩中天仁立梵宮幽
 江聲接郡樓潮勢怒聯雙塔起燈光寒迸亂星
 欲曙還疑月葉驚飛始覺秋總為追陪成往事
 深羨謝公遊一宿雲鄭汝壁登江心寺雙塔詩
 垂盡乾坤氣乍浮長虹懸作柱雙螭結為樓樹
 影珠胎界月流地應標震且雄欲壓南洲帝鐸
 神龍並足遊諸天窮縹緲象出冥搜身到齊飛
 成赴蠶吐迷津聊自度覺路竟誰投燈火千門
 孤嶼幽馮虛一長
 嘯吾已仰江鷗



永嘉縣志卷之三十七

雜志二

遺聞

謝康樂守郡愛永嘉有東山之勝且山水尤美於會稽乃
創第鑿池於積穀山之下迎母太夫人來養欲定居焉未
幾陞臨川內史遂攜其子鳳及長孫超宗以行而留其次
孫超祖侍祖母太夫人於永嘉之第至臨川爲有司所劾
謫廣州尋死於誣太夫人憂患而卒葬於所居第之城東

飛霞洞之左不復有東歸之志於是遂爲永嘉人

謝夢符
鶴陽謝

氏宗支記夢符號問樵宋咸淳中任郡庠經諭記作於元
大德三年自超祖以下二十世名諱第五五公者遷居相

漢之鶴陽
蓋宋初也

溫士在程門十一人周行已許景衡劉安節安上戴述鮑若雨沈躬行謝佃潘旻陳經正經邦經德經郭實十三人在朱門十二人周端朝葉味道陳埴戴蒙林武錢木之徐寓徐容沈佃蔣叔蒙包定及姪顯道敏道詳道平陽志又有林湜蔡懸實十六人南軒門一人周去非也溫亦自有學始於王景山林石最盛者曰薛季宣鄭伯熊陳傅良至葉適益顯宋史儒林傳一卷中薛陳葉及蔡幼學戴溪有五人焉自宋及元諸儒皆有著述盛矣哉

息園問識
見府志

溫士馳名太學者元豐有九先生周許二劉沈蔣及戴述

趙霄張輝也寶祐六君子陳宜中黃鏞劉黻林則祖陳宗魯唯也名見宜中本傳景定三年皆賜進士然惟宜中劉黻林則祖實係溫人黃鏞諸人皆台產也

同上

李邦蒼墩人崇寧中擢武科端方忠毅宣和初授成忠郎從童貫征遼爲步騎將領至燕山與遼兵遇度必致死乃截髻授從者遺馳歸報家曰吾死戰以是爲讖家人竟奉鬻葬於鄉之日溪南山隴弟邗挾策淮甸間悼兄歿於王事辭榮而歸

李氏
譜錄

溫州經總制錢乾道元年止趁及三分之二守臣主逃奏乞減額未報二年八月本州海溢浮蕩瀕江數萬餘家朝

命唐琢往勘回奏乞減額二分于是薛尚書良朋鄭少卿

伯熊吳檢正龜年共言於廟堂乞減額戶部持之不下會

良朋請對乞依唐琢所奏三年有旨從之陳謙永盜編
見歐乘補

康執權字平仲按歐乘補誤
作字伯可河南祥符人龍圖閣直學士

建炎間扈蹕至永嘉因家焉乾道丁亥八月己卯卒贈銀

青光祿大夫時年九十有一葬于孝義鄉正興院後山之

左頭人郝氏附焉宋戶部侍郎向
伯奮康公墓誌

葉水心作汪參政墓誌有曰左右執政共持國論參政蓋

與秦檜同時者汪之孫為浙東憲綱不平之請改水心不

許答曰檜時執政某未有言其善者以先公厚德故勉為

之自謂已極稱揚猶以為未足邪水心死後刊文集者為

刪去左右執政四字非水心意也舊志

趙忠定令水心草詔序所以立嘉王之故云病無管藥之

入崩乏居喪之主忠定不敢用易之水心云禍將作矣立

君大事不明言其故必有小人造謗興讒以禍諸君者竟

不言功隨即去國未幾韓侂胄果誣忠定貶死水心不受

賞亦不受禍可謂知幾君子同上

周端朝張衍徐範蔣傅林仲麟楊宏中皆出謫惟周受禍

略備初自廷尉聽讀衢州已次半道有旨再赴廷尉周始

自分必死時憲聖在上韓猶不敢殺士故欲以言殺之周

竟不死復聽讀永州杜門教授生徒後以韓誅放還復籍於學爲南宮第一人

四朝聞見錄

林温生延祐丁巳八月八日以春秋登至正辛巳在浙鄉闈試第一是科董彝第四董朝宗第五朱公選第二十八實殿榜後榜中孔暘王孔文高祿卿潘如珪皆再薦後温以恩例任奉化州學正董彝亦爲學正慶元彝慨然曰吾父嘗出應書大父得奇夢記諸籍云丁巳年九月七日夜夢林温作魁朱姓人鎖榜第四第五連姓董內四名用硃筆點云是舊請舉者稽之於今無有不合其最異者温之生甫一月耳

舊志下同

洪武三年五月二十一日中書吏部奉旨選天下教官入觀奉天門適太史奏文星見親擢十八人俱爲監察御史次日詣武樓下賜袍帶二十五日之任臺官傳令賜宴永嘉許宏士樂清李時可瑞安馬漢平陽孔希普俱與選按明實錄與選者十九人

宣德乙卯春郡守何文淵進諸生講經於明倫堂有羣蜂擁一巨蜂飛集楹間聲如雷郡守顧謂諸生曰羣蜂中有巨蜂爲之主猶士林中有鉅儒爲之領袖此來科狀元之兆耳明年周旋果狀元及第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楊文貞所取一甲三卷未決狀頭問

同事有識周旋儀表者否其人以面白豐美對遂以旋卷
首晉及臚唱陛見貌寢甚衆論悵然蓋所問者周旋所答
者清安周璋也敷之前定如此

王瓚初讀禮於開元寺僧舍有芙蓉五月盛開遂於安治
丙辰聯科及第瓚少貧販鹽爲業值寒夜泊舟仙洋應氏
之船枋主人有異夢款留之妻以女後以榜眼歷官司成
少宗伯謚文定應之物色亦奇矣

王子孝靜隨其父鍊之仔竹山教諭其邑藍氏女夢有都
御史來游園主人奇其夢詰且伺之乃子孝也卽以是女
妻之後果至僉都御史

關尹子一篇徐藏得之永嘉孫定宋景濂以爲卽定僞撰
果爾則吾邑藝文此宜第一而孫定學識不凡居然可見
卓越字彥材福寧人舉景泰庚午鄉薦知永嘉縣廉而不
阿提舉市舶中貴至縣索貨越卽抑其爪牙中貴怒將台
越越伴解衣受笞誠臺吏先竄越擒中貴搥之中貴驚服
請盟盟定乃各更衣備賓主禮而去改金鄉縣邑人祀之

福寧府志

永嘉朱叟去吾州學正五十年而其邑人陳子繼之莊秀
才繼學後先獲事焉乞余言爲贈曰東嘉繼美東嘉比東
魯禮樂何赫赫窺經見崔服問姓乃宋陳先後博士師作

我叟侯賓絳帳宛如舊青衿俱已新惟應垂白者猶是守

元人

士介州集

順天蕭鳴鳳精於星學官郡守以不職罷歸舟次遇比部張公璵張素聞蕭術神試以祿命叩之布算良久不言因問之曰祿命書從此可焚矣問何故蕭曰僕閱人多矣無不中者獨於僕與君而失之張曰何也曰僕自揣祿位應至方伯而今止於二千石觀君之命不出三年便當入相而君猶然郎署也豈吾術有未至邪遂別去文忠入京僅三載以議大禮中上意遂大拜既貴憶蕭公言卽起之十餘年果至方伯而卒

傳志

羅峯翁雖入相得君其家人常穿兩截衣服家有子姪放債路算佔田害人嘗親撻而面詈之或令縣官枷號以警怙勢作威者此皆保全族人之道也

項喬臨東私錄

滴水巷在華蓋山西北舊志云晉太守王羲之嘗臨墨池試筆據元豐二年十二月真華觀戶帖則本觀五嶽殿王右軍祠堂卽墨池故地今亡其處滴水亦不知何水也唐張又新詩序云滴水巷在華蓋山西北流入郡城涓涓不盈不竭謝公與從弟書地無佳井賴華蓋山北湧出一泉名爲滴水卽此水也滴水泠泠徹碧沙旱時無減水無加澄清好是爲官侶引入孤城一帶斜

岐源導譚

永嘉蘭亭刻本宋理宗收入內府列在丙集蓋集諸本共一百一十有七裝潢十册永嘉之刻特其一耳後歸賈平章繼歸錢唐謝氏陳仲醇云永嘉蘭亭是智永臨寫宋紹興間太守程邁刻實郡齋筆勢雖縱逸而未免失真首行會字亦全末有孫綽後序是唐乾封二年僧懷仁集書又有吳傳朋題識具在續耕錄考

潛祐壬寅於臨安客舍見永嘉一士入藏一法帖乃唐人

硬黃仿右軍書前有金字御筆云王右軍長者帖後有宣

和玉瓢樣御寶洞天清錄

顧駿之書在永嘉法空寺畫錄唐裴孝源公私畫史作法王寺

永嘉名書有唐僧書金字法華經藏於郡城壽靈禪寺荆溪結空院唐季有僧惠昇結廬北巖道滿居山南滿能詩昇工柳書嘗寫法華經至普賢勸法品天雨舍利二顆建牙鄉玉清觀御史中丞譔記節度使程詢書丹宋吳說書證道歌於淨光禪寺米元章書周侃龍泉院記鐫諸石後爲黃文簡昇去不知所終王緯撰先賢祠記瓜廬薛師石以篆書刻石於郡庠又有明倫堂養源堂二篇延祐關翰林院待制趙公舉筆書法清麗黃公潛譔容成道院碑記不知何人書丹字亦俊雅已上諸蹟今已亡矣江心寺有宋高宗御書清輝二字扁尙存浴光字被元季方國珍竊

去西山虎跑寺有陳氏世德碑趙文敏筆也湖石穹窿載以龜趺居民不奈官府搨印鑿壞下端數十餘字且屹立荒區雨暘淋漓日漸損泐借哉

岐海環譚

陶宏景永嘉邑居圖考之地志玉環之木流

按應作楠亦作溜

賢宰鄉之永嘉山永盜鄉之綠嶂山清通鄉之烏石白泉

山均為宏景流連之所見有遺蹟存焉第不知所圖者果

何屬耳蘇長公云能使江山似永嘉永嘉山川秀甲海內

著名非一日矣

宣和畫譜宋御府藏有張旭永嘉帖

俱同上

周感富文學有氣節仕止縣令其子思友亦讀書善談論

攜有松雪大洞玉經標首趙松雪墨蹟五字即感筆也長

可二丈裱者裂斷之司寇王陽德跋趙書此經謂右軍士

海出入結構中則當是松雪真蹟

書畫跋

文信號雪山永嘉人此卷是其自書所作五言律七言絕

句凡八詩不著歲時梁中丞以雪山題趙彥徵畫卷在洪

武六年六月證之謂此卷是洪武初年所作則為元人無

疑以題扇詩中有江南京國鍾峰駐馬之語前詩所稱聽

宣諭者也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

永嘉林叔睿所藏端石馬跡樣深紫色厚寸許面徑七八

寸有鄭魁銘詩云仙翁種玉芝耕得紫玻璃磨出海鯨血

鑿成大馬蹏潤應通月窟洗合就雲溪常恐離魅奪山行

亦自攜

何蓬春
渚紀聞

瓜廬翁每與四靈聚吟獨主古淡融狹爲廣夷饒爲素神

悟意別自然清空荆山劉植跋云瓜廬耕釣于會昌湖上

多肥遯之詞抒性情之正得象外之趣酌乎繩之嚴

宋詩
紀事

明代三元惟商文毅一人溫則有武三元永嘉王名世萬

麻丁西順天鄉試戊戌會試廷試皆第一

舊志

貞義書院聖旨在五都姚溪張季敬未第時讀書於此及

入相嘉靖七年具奏奉聖旨卿所奏足見篤學以勉就後

來之意書院名與做貞義堂名更做抱忠仍著彼處有司

就書院中蓋敬一亭一座以置朕之玉箴抱忠堂門等處

或有損壞亦與修葺

舊志

吾甌刻漏舊在子城南譙門上卽今之衛治前譙樓也

今爲城
守營署

永嘉譜云本之燕肅制度極精後梁尙書汝嘉冉

作用古水稱法尋以用不效復舊制淳熙中火陸郛中之

淵始命藝士陳宗武改制宗武參呂才燕肅二家法定爲

銅壺三日夜天池日天池平水壺萬水壺下水海一視呂

才增退水壺改燕肅四十九箭爲二十四冬至夏至各用

一箭春分秋分共一箭餘二十一箭品分氣候用之其餘

大略依舊法淳熙戊申樓宗承鑰別立刻漏於小廳頗采

宗武法而壺差小以日夜增水各三人不勝煩始創意於
三壺之後別立大架旁設梯級上置圓斛比夜天池之大
六之日一增水令極滿亦置銀管注水易夜天池平蓋爲
木盤比銅荷柄指北以受水又於其後增一銀管亦以漆
竹行之入於退水壺視舊法爲便余觀今譙樓所存刻漏
爲天順五年辛巳周守竣重鑄其款識稱舊者敝於火闕
之有年相傳謂舊者遷於省城朝大門不知何據復綴一
銘曰擊壺有職司彼天時蓋旣敝矣職何攸司振頽舉廢
厥職在誰我吏茲土盥不圖斯稽古而制曰模曰規于以
合天毫髮無差君子莅政弗亟弗遲民樂厥生與息有期

作銘紀勝載頌雍熙

岐海
環譚

譙樓鼓更點舊管鼓八角十一更以鼓點以鈺鈺間款識
云梁貞明六年歲次庚辰使司給到角舊以漆竹乾道九
年始倣軍前式改造昏時吹角五人爲三疊搥鼓六人鼓
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角十二聲爲一疊角聲止乃各搥
鼓千爲三通凡三角三鼓而畢更三點至五點凡再發申
刻惟吹角三疊爲小引後吹角者久矣而搥鼓無聞夫徭
額雖存而專役不設更點測盤香爲候或密或疏初無定
則其視刻漏爲長物更點爲末務古稱有善政者更點分
明司民牧者尙念之哉 同上

許涉齋及之儒志編序云築室城東隅豐湖王氏譜云今之元妙坊上善橋南樹坊名曰儒志宋郡守楊蟠所建蓋王氏先世自閩來甌居瑞安西峴山下至儒志先生之父遷郡城明倫里六世孫益大字居安歷官右文殿修撰自號芹邊居士以所居在郡庠之東也益夫子名與字與之築室華蓋積穀兩山開創業謝池里蓋明倫元妙謝池居第相望也攷儒志坊萬厯康熙兩府志俱不載附見王景山傳中乾隆府縣志始附見坊表之末而云未詳其處蓋未深攷諸得而互證之蘇平仲開元寺興造記云開元寺在元妙坊東

舊志無元妙坊名今補入

康熙府志下馬臺在元妙坊宋

高宗謁天慶宮神御時於此下馬天慶宮卽開元寺萬厯府志尙膳橋在開元寺巷中知元妙坊尙膳橋之所在卽知儒志坊之所在尙膳橋又名上善亦名讓善蓋音相近而異其文耳又儒志先生裔孫光世爲其父處士幽堂志云世居郡庠之東郡表其坊爲儒志以彰其里焉明劉觀槐陰書屋詩序亦云所居在郡庠之東其坊以儒志名子孫處斯里者先後第宅相望則儒志坊塙在今之府學巷與王氏譜所稱上善橋南許氏城東隅之說合夫明之東山書院在華蓋山乃先生講學之所今之東山書院在積穀山麓實先生發祥之地尤足深高山仰止之思數典而

忘其可乎況儒志一坊爲永嘉學派淵源所自而前後修
志者畧而不書書而不詳其地卒無人焉起而表章之良
足慨已今既補錄戴初三十六坊記於坊表中而詳攷之
如右儒志坊攷

耿逆之亂知縣馬公殉難姪穎姿被害子逸姿尙幼家人
抱出託生員李謙受謙受轉託生員潘殿颺抱回撫養二
人皆馬公門生忠臣有後固由天佑而冒險存孤則二君
亦迥乎難及也周聲柯曰子事實冊一說潘廣宇廷颺與馬公有舊
公被害廣遠入縣署負其幼子逸姿出匿之崑陽家中得
免逸姿卽後爲江蘇督糧參議者也又見陳遇春雙忠祠記謂颺人極而出渡

江自焦山梅與小京韓埠入崑陽匿之潘氏合三說觀之可以知其詳矣

瑣記

王梅溪讀書江心寺寺中住持真敬了禪師知其爲龍種
時寺前埂子山門屢築不就將成卽有龍攪波濤潰之一
日梅溪大醉禪師進口公能捨山門前一塊土乎公必中
狀元無疑矣就之乞書券梅溪醉中戲書與之其後禪師
坐山門乘涼有一老人拄杖而來攜一童子索地出券示
之法然泣去至今寺中寶藏其券焉于應奎柳南續談按謝詩亂流趨正絕孤嶼猶中川蓋孤嶼在兩峯之間自受券後築成平地以沒其蹟今圍道殿大士蓮座下是其遺址也
甄龍友字雲卿少有俊聲詞華奇麗而資性浮躁於鄉人

無不狎侮木待問蘊之為尤甚木生朝為詞賀之末云聞道海壇沙漲也明年蓋諺云海壇沙漲温州出相明年者俗言日有也又嘗損益前人酒令曰鬼魅魍魎魁木以癸木魁天下也一日登對上問卿安得與龍為友甄罔然不知所對既退乃得之曰何不云堯舜在上臣安得不與夔龍為友聞者惜之齊東野語 案龐元英談數云雲卿游笑借吟美日盼奇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廟臨幸一見賞之詔待臣物色其人或以甄姓名聞曰是温州在生用之且敗風俗上曰惟此太朕自翠之以為共邑宰後召對不稱旨猶得添倅官至國子監簿

劉錫祖父掩據羲之墨池且百年後為世僕所發太守留公茂潛斷其廬得池於臥內劉氏遂衰其臨政操斷皆類

是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永嘉有百節瀨鄉人斷水捕魚幸生禱祭祈多獲逾時了無所得眾侶忿怨棄業將罷其夕夢見一老人云諸君且可小停忽聞有跳躍聲驚起視之乃巨魚也劉以為鱸頓獲百節因名瀨焉劉敬叔異苑

蔡襄造洛陽橋夢大士以須温州三人一日至方可成於是遣人至温訪之一日使者見有三人其二俱瞽其一又僅一月坐河頭分柑而食使者度必此三人乃前致詞已而三人者論使者先回輒問下一井而沒及使者回泉州三人者已先卒矣故至今名其墟曰分柑河頭蔡君謨洛

陽橋碑記載其事

區乘補 按分柑河在華蓋里沙卷 其井和傳即今興文坊鐵欄井

東坡云余在惠州有永嘉羅漢院僧惠戒來謂曰明日當還浙東問所欲幹者予無以答之獨念吳越多名僧與子善者常十九偶錄此數人以授惠戒使歸見之致予意且為道子居此起居飲食狀以解其念也信筆盡紙語無倫次又當尙有漏落者方醉不能詳也紹聖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東坡居士書

志林 按永嘉城內有羅漢寺亦詳存開賜名崇有教院

林靈素盛時

一日有詔兩學之士問道靈素既陞座首詔

太學博士王俊又久而不出既出乃昌言昔我先聖與老聃同德比義相與師友豈有振衣禮黃冠者哉聞者駭然

周輝清 跋碑志

林靈素作神霄錄自公卿以下羣造其廬拜受獨李綱傳

崧卿曾幾移疾不行

困學紀聞

薛叔仔字德先紹定中仕平南尉庚子辛丑溫郡薦饑發

原者賑至一萬八千餘石奏聞擢官江南東路兵馬副都

監嗣知化州會縮戎丐祠寶祐甲寅進呈中興四朝志傳

經武要畧今上日麻會要玉牒等書

陳繼卿錄薛叔仔墓誌

林邦福字大彥溫父也初署常山尉歸浙省左丞擢為鄉

郡知事時山寇竊發蕙湖將窺城上下洶洶乃白府單

綱走賊巢諭以禍福皆策首選去為良如初有司上其功

尋以疾卒葬永之建牙鄉

宋景濂文集

陸務觀野廟記云歐越間好事鬼山椒冰濱多淫祀其廟
貌有雄而殺黜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溫而厚哲而少者則
曰某郎有媼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容而豐者則曰姑其居
處則傲之以庭堂峻之以階級上有老木攢植森拱蘿葛
翳其上鴟鴞室其閒車馬徒隸叢雜怪狀農作之阡陌之
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犬雖魚菽之薦牲酒之奠缺
于家可也缺于神不可也一朝懈怠祠亦隨之豈孺畜牧
慄慄然病疾死喪訖不曰適丁其時而自惑其生悉歸之
于神雖然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

也 岐海

谷良號確菴宣德正統歲荒捨粟賑濟又捨米千石倡創
大雲寺築唐嶺竹浦嶺路三十餘里遵例出金百兩助軍

御史陳公瓊為題名董儲館石 既存谷處 谷譜號循菴正

德間歲歉捐穀六百斛賑之又輸粟助之邊儲郡守楊公

且具達授義官谷俊字士毅捐穀六百石授七品 谷氏譜

張昌明明景泰甲戌應詔輸粟京庾授七品散官張訥成

化丙辰應詔輸粟五百斛於預備倉又進粟京庾充邊儲

授七品散官張謹成化癸卯陝西荒歉應詔輸粟七百斛

授散官張積宏治正子募民入粟修荒政因獻七百石備

振又輸萬金於官事聞授冠帶義官勅贈南京國子監典
籍張一環禹厓開歲歉捐粟於郡預備倉又應詔輸粟七
百斛旌表義士榮膺冠帶

張氏
講

膠煉一味吾溫素未有製之者曩有人治病取石首膠者
化充劑因過稀薄不堪用又不忍棄置遂條解和以辣醃
反成佳味且善於補腎凡冬月供盤殮備筵宴靡不需之
者惟吾地獨有之他處未之見

岐海環譚按
即今之魚膠

曾七如號七道士名衍東山東嘉祥人乾隆壬子舉人爲
楚北令緣事謫戍來甌居郡西曾氏依綠園之旁名其地
曰小西湖性落拓不羈工詩好古硯書畫篆刻尤精筆墨

狂放自榜其門曰掛冠自昔曾騎虎閉戶于今好畫龍慕
鄭板橋爲人常曰難得糊塗赦後貧老不能歸卒於溫著
有小豆棚集唾然集嘗作元宵燈鼓圖題云驚人歲月千
搗鼓老我乾坤百盞燈讀之令人有勝事長新年華暗老
之感也

彭左海清曾
七如小傳

柳彬道光十九年以選貢判溫州明敏剛正有幹才邑之
八都呂家岸積年盜藪官不能治民患苦之雖徧小村落
歲必納金若干希幸免增貢生葉冠瀛訴其事於彬請親
往搜捕彬許諾即選幹役於端午夜冒雨直抵賊巢竟獲
渠魁盜風寢息民至今尸祝之

葉紹祉字次尹號廉齋習申韓業乾隆間同郡張遐齡出
 守雲南大理葉從游佐幕心存利物與張講求政治主賓
 相得民懷其惠老市民泊六崗頭人公送揚旗頌謝其旗
 正面書青天師太老爺葉清廉勤慎嚴謹衷方收糧平斛
 用夫有法愛民如子萬民感激百世留名合地頂祝芒市
 安撫司治卜子民暨六崗頭人眾等銜結頂祝不朽上謝
 共六十二字背面書夷字如蟲篆不可識至今其家猶寶
 藏之

周稿農衣德
述見國乘補

姚梁號佃之處州慶元人僑寓永嘉以進士通籍累官至
 山左按察使子魯培號洙楷聰穎異常年十四隨父至粵

西經岳陽樓詩曰岳陽樓上淡斜暉岳陽樓邊秋雁飛乾
 坤吳楚此終古廊廟江湖誰與歸斷岸樹依懸酒旆遠波
 帆颭掠漁磯蒼茫何處聞湘瑟一點君山縮翠微惜甫游
 泮水年未弱冠而亡戚學標鶴泉文鈔有傳

國乘補

陳瀾號秋槎永嘉場人嘉慶丁卯舉人後改名乙金以教
 習期滿銓授湖北建始縣道光壬辰避任舟泊餘干縣麥
 皮坂夜半失足溺焉子楠情急援之亦溺明晨子抱父屍

出人咸驚異以為孝感所致

案補係孝子本可詳請旌表後據餘干縣來文則以子

楠墮水其父以執子故並罹水厄情節過異此事必
 由地方官詳驗詳報豈亦傳聞失實耶姑兩存之

劉上書習醫相傳嘗遊飛霞洞遇吹簫道人授以秘訣自

是醫業日進專以婦科行子孫蕃衍今多世其業國乘補

萬家傑字興士黔中人能詩工書畫孱弱多病落落寡合
隨父宦金陵父歿遊秦隨當道攜至甌城道光癸未歲卒
年二十有四初疾作自撰壙志云生而茫茫死也何傷彭
殤齊誕大塊文章題曰冰雲子墓旁書冢下人自題鐫石
訖攜僕遊東山步至東其側海壇側命僕云我死必葬此
及卒僕以告當道因遂其志營冢而樹其石以誌不忘予
於癸未秋覽生詩畫甲申春經其冢感生事數奇而情曠
也詩以弔之蘇榮陶富等樓塵落魄天涯幻此身萬古長
眠孤微客一杯誰奠九泉人小兒造化從天厄大塊文章

特地新欲認本來真面目浮雲傳像水傳神曾立勳隨
意消遣集

市井七才子其詩有膾炙人口者季碧山秋夜云雲峯
剩夏露氣已生秋薄暑消今夕新涼動故愁予懷成渺渺
離思寄悠悠俯仰無終極星河徹夜浮默坐思無端高歌
興浩然秋風起衰草涼露幽寒蟬清響趨羣動殘釭照
眠平生負豪氣奄忽又經年皆楚楚可人黃巢松之三
菊通雲外屋一溪梅放雪中亦佳祝聖源鼓兒天詞二
鼓兒天詩人夜未眠茶烹活火品新泉茶兒熟鼓兒促
驚驚醒鄰兒哭鄰兒哭古月生霜照寒屋亦覺新穎張
光子名森字柔木亦能詩工雅過於乃父著有山樓吟

泰順董霞樵爲之行定郡博陸曉峯先生嘗稱其春草詩場

綿麗可喜

陳遇春筆記

永嘉縣志卷之三十八

雜志三

辨誤

方志之書類皆攬撫舊文更相沿襲不暇致詳然或以
增益而滋訛或以攷訂而轉謬自矜賅洽未能究厥指
歸其弊亦與疏略者等則裨補闕漏糾正瑕疵胥有待
於後人敢蹈襲謬沿訛之咎耶今竊取顏氏匡謬正俗
之義聊就見聞所及獻厥箴規以效愚者之一得若云
發墨守鍼膏肓則吾豈敢至有傳聞異辭不能衷於一
是者則別出之爲存疑云

疆域誤

舊志形勝引王十朋綠畫軒記峯巒奇偉林麓靜深環合映帶

案綠畫軒在樂清去玉簫峯二十里所記與永嘉無涉且此係名勝非形勝也今削

山川誤

羅浮山舊志在江北岸華嚴山下又載合山

案合山即羅浮山不應兩載辨見輿地山川

石門山舊志在府城北十五里賢宰鄉附謝靈運詩二首案靈運所遊是青田石門今磨崖詩刻猶存見栝蒼金

石志舊志湯志俱附謝詩誤矣辨又見輿地山川

芙蓉山湯志在四十四都清通鄉引隋書地理志永嘉有芙蓉山

案隋時永嘉一縣兼有温州五縣之地志所稱芙蓉山似即雁蕩山雁蕩有芙蓉峯下有芙蓉村故名然境內亦自有芙蓉山一統志云有三峯聳立紅赤相映如芙蓉與樂清接界是矣宋陳虞之禦元兵於芙蓉巖即此

在仙居鄉四十八都今云四十四都清通鄉亦誤

甌江舊志東受樂清之象浦

案象浦在三十六郡俗名烏牛浦舊有村莊亦名象浦

永嘉縣志 卷二十九

與樂清館頭相隔里許三十六都各村溪流俱從此浦南出入港乃指為樂清地誤矣

華嚴山舊志有黃巖洞

案黃巖即華嚴之誤蓋土音華黃二字不分而載筆者遂從俗書之石軍帖云華嚴石硯今有作黃巖石硯者其誤憭然亦有作黃巖山者則尤誤矣

石室山舊志引嘉靖志在城東七十里又引寰宇記石室山南溪入一百二十里有石室可坐千人

案石室山在永嘉場寰宇記所稱宜移入大若巖下在城西北一百二十里亦名石室山不得混而為一舊志誤湯志亦誤

風俗誤

隋書地理志少爭訟好歌舞婦人勤於紡織有夜浣紗而旦成布者俗謂之鷄鳴布

案此條本與永嘉無涉隋書云豫章之俗少爭訟好歌舞勤於紡績非指永嘉也舊志據甌江逸志云云並未檢隋書原文此剽竊釋販之陋習也又祝穆方輿勝覽有此文婦人二字隋志無則竟引祝書可耳今更正

明胡用賓禁約二條

案胡用賓樂清知縣永嘉職官無其人舊志誤

物產誤

倒生松

案松以倒生得名乃形之奇古者耳非別有一種也入之物產殊誤

夾竹桃舊志入木屬又見花屬

案夾竹桃宜入花屬一物兩收誤

金沙舊志引府志郡圃中有金沙花附錄王十朋種金沙花戲呈景廬詩

案梅溪詩乃守饒州時所作蓋饒之郡圃與永嘉無涉
狃獾舊志引薛季宣愚石門遊詩注出石門山中狃類狻而綠獾類狗而黃蓋狻屬之大者

案浪語集詩有軒轅邱一夢懷往意悠哉之句注云石門之上有軒轅之邱軒轅邱在青田石門舊志誤樂清志引之亦誤也

鬪魚舊志引游宦紀聞三山溪中產小魚斑文赤黑相間里中兒豢之角勝負聞永嘉亦有之
案永嘉並無此魚傳聞不足據也

祠祀誤

舊志卓忠貞祠在江心寺祀明戶部侍郎卓敬附鮑嘉蘊悼忠貞詩

湯志卓忠毅公祠在郡城南隅舊廡開移建江中孤嶼附鮑嘉蘊悼忠貞詩

康祖重修卓忠貞廟碑文又康祖悼忠貞詩張德明悼忠貞詩

案劉記乃瑞安卓忠貞祠非江心卓祠也鮑劉張三詩亦當入瑞安舊志湯志誤

古蹟誤

筆亭浙江通志引縣志云縣治西北郭公山有晉郡守王羲之筆亭久圯今字蹟猶存

案舊志富覽亭額係晉王羲之筆亭久圯字蹟猶存通志改易數字而以筆字屬下句讀遂標筆亭之名誤矣

此條係通志之誤舊志本不誤然恐後之修志者援引通志之文別出一筆字為古蹟則誤矣故附辨於此
浮沚書院舊志引萬曆府志宋儒周恭叔故居

案恭叔所居乃浮沚也有自撰浮沚記可證後人即其

地創建書院而以浮沚名則浮沚當入古蹟不得竟以書院為恭叔故居也

東

池上樓舊志引太平寰宇記謝公池在州西北積穀山之東
案謝公池在州東南不得云西北又在積穀山之西不得云山之東此皆舛誤之甚者今不錄

問水亭在學署後煉丹井上

案永嘉學宮圖作活水亭蓋取朱子為有源頭活水來之義圖列卷首而證舊作問水亭誤

大雲寺淨光禪寺崇德寺飛霞觀金雞嶺

案已上三寺一觀俱見寺觀不得又列古蹟應刪金雞嶺亦宜改入山水門今更正

職官誤

南北朝張進之舊志職官安固人永寧令領校尉又見義行傳

案南史本傳進之永嘉安固人歷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考其文義領校尉三字乃歷叙官階而并及之非縣令兼官也宜削去又安固卽瑞安旣曰永嘉安固人則非永嘉人矣入義行傳中亦誤

唐永寧縣令程振康熙府志不載乾隆志據唐書程務挺

傳補錄府志同

案本傳務挺父曰名振凡六見今刪去名字誤一隋河南郡有永寧縣非永嘉之永寧誤二名振初仕齊建德在隋大業末俄棄賊自歸高祖詔授永寧令使率兵經畧河北永寧在河南故也時江淮以南羣盜竊據如李子通杜伏威沈法興輩而苗海潮方據永嘉豈能越江淮數千里而令東越乎武德初次第削平浙東西郡縣初入版圖武德五年以縣置東嘉州析置永寧安固橫陽樂成四縣見唐書地理志此置永寧之始苗海潮亦於六年三月始降見高祖紀時程名振已轉洛州刺史

封東平郡公矣此誤收而弁改其名蓋不及詳考地理年代及上下文而滋譌者也又次永嘉令於永嘉令之下亦誤

宋縣令詹夫作詹夫胡衍作胡衍周秘作周秘趙汝掄下作泰定趙大猷作范大猷府志同

案已上舊志均誤辨見職官門各條下

元縣尉王楚山舊志云遇賊戰死之見名宦帖木傳

案今舊志名宦中並無帖木傳及王楚山事見府志武宦帖木傳中則府志二字自不可省

人物誤

漢蔡敬則舊志武功

案蔡敬則瑞安人尤和間舉孝廉見瑞安縣志選舉及人物循吏傳壇廟墳墓皆有之舊志誤

唐葉一源字九江其先栝之松陽人大父格心徙永嘉因家焉一源幼有志操能詩書習騎射云云見舊志忠臣

案瑞安志引葉水心廟記云徙永嘉之安陽東郭蓋安陽屬永嘉郡故各志誤作永嘉人今水心集亦無此文
並削之節錄於此

宋王景山舊志儒林引萬麻府志云初名開祖府志同

案宋史藝文志儒林編一卷王開祖撰詩及之序云先

生名開祖字景山 國朝四庫全書總目同陳謙儒志
先生學業傳亦云王景山講開祖惟舊志儒林傳標題
景山而曰初名開祖不知其何所本也

元蔣允汶舊志儒林

案允汶青田人詳下經籍條今改入寓賢

宋徐誼舊志名臣引宋史本傳乾道八年進士後知建康
府移知隆興府卒

案水心集知隆興府徐公墓誌有徐寅者相王審知寅
之孫薄其官遷於平陽自號處士處士廟於沙岡爲別
祖是誼世爲平陽人康熙府志亦作平陽人舊志誤

宋方懋舊志見文苑又見隱逸明謝廷循見文苑又見方
技張天麟見武功又見仕績所載事實大同小異

案已上三人均一人兩傳誤 又案舊志人物知名臣業

中注云傳見名臣此亦與
一人兩傳無異非志體也

宋錢敬直舊志文苑引葉適錢敬直墓誌字敬子以祿廟
諱改名易直字季莊

案嘉誌稱敬直忠懿王九世孫五世祖尙徙温州樂清
爲其邑人又稱祖堯卿紹興中舉孝廉因表其居曰孝

葉里樂清志堯卿居白石是敬直實樂清人舊志誤

國朝翁應春舊志文苑著蜚珍符

案崔洽符應作詒癡符本顏氏家訓舊志妄改
國朝鄭如夔舊志文苑

案如夔樂清人僑寓永嘉見樂清志附傳今改寓賢
宋陳侃舊志孝友又見義行作陳侃

案宋史陳侃附許旌傳侃卽侃字之俗體舊志兩傳事
蹟皆不引宋史一引萬厯府志一引明一統志互有詳
畧實一人一事也遂作兩人失考

明張鳴鸞舊志仕績

案鳴鸞自有傳而其父張純傳中又附見殊贅

案張薦舊志隱逸永嘉人有高操隱居樂清丹霞山郡守

王羲之訪焉不獲見而去

案永嘉郡記樂成縣民張薦隱居頤志不應辟命王右
軍聞而造之是又右實樂清人舊志誤

後五代蔣湛舊志隱逸傳引浙江通志有高操刺史季廣
琛建牙持牒詣其家徵之不就至今名其鄉曰建牙

案蔣湛爲蔣渙之弟據水心集蔣行簡墓誌云蔣氏本
陽羨人梁普通初蔣渙爲永嘉守從弟湛以西華奇山
也留居不歸武帝賢而官之命後守卽廬授焉故鄉名
建牙是渙與湛並蕭梁人無疑而萬厯府志載蔣渙爲
温州刺史在後梁諸平開頭水心集不合又水心集但

曰梁武帝命後守卽廬授湛宮不詳後守姓名而乾隆府志則以後守爲季廣琛

萬縣康熙府志不載

萬縣志職官門梁

溫州刺史蔣渙後亦有季廣琛考舊唐書肅宗紀上元二年正月溫州刺史季廣琛爲宣州刺史則廣琛自是唐人既非後梁溫州刺史又與蔣渙渺不相涉乾隆府志乃沿浙江通志之誤以蔣渙後守爲廣琛尤誤中之誤不足辯也吳任臣十國春秋亦云蔣渙季廣琛相繼爲溫州刺史吳書援據多疏舛此條蓋卽襲地志誤文要之蔣渙自是蕭梁永嘉太守季廣琛自是唐溫州刺史與後梁並無涉水心集述蔣氏先世當據其家狀謀

舊文必無差誤舊唐書爲劉昫所脩去李唐時代不遠所載亦必可依据今據此二書參互考定以蔣湛收入蕭梁寓賢而刪季廣琛三字後之脩郡志者宜以蔣渙歸之蕭梁以季廣琛歸之李唐庶不爲舊志所誤矣

宋鄭泰臣舊志隱逸

案卽趙清獻集之鄭賡字泰臣所載事實與趙詩注合府志不載其名題曰鄭泰臣亦失攷舊志作泰臣誤

宋徐必友舊志隱逸鐸孫政和間屢薦不起隱柏洋山下案徐鐸熙寧九年狀元平陽人必友見平陽志隱逸柏洋山亦在平陽舊志誤

明何白舊志隱逸

案何白樂清人今改入寓賢

明劉康社舊志隱逸與什績之劉康社相混

案劉康社字以吉見什績此係康社之誤康社字幼安

一仕一隱截然兩人社社二字以字形相近而誤

國朝侯思炳舊志隱逸

案府志思炳樂清人亦見樂清志隱逸舊志誤

明郭純舊志方技引東里集初名文通精繪事太宗賜名純擢營繕所丞洪熙初陞閩門使

案黃淮介菴集樂清人永樂中淮嘗薦之得名見賜名

純志以爲邑人誤以成祖爲太宗尤誤

明柳楷湯志方技

案府志選舉楷以童子舉官中書舍人瑞安人湯志誤

唐包全舊志寓賢引府志字子周會稽人舉貞元乙丑進士官福州長溪令自會稽入永嘉至安固寓庫村

案庫村爲今泰順地唐時屬安固非永嘉也舊志誤

唐崔道融舊志寓賢引府志指南人自稱東甌散人著東浮集九卷乾寧乙卯永嘉山齋編成蓋避地於此者

吳道融以徵辟爲永嘉令後避地入閩見全唐詩鈔小

傳舊志誤今補入職官

永嘉縣志 卷三十一
五代吳畦舊志寓賢注云傳詳名臣

案名臣無吳畦府志有之所居乃安固庫村非邑境唐書五代史俱不載其人蓋講家附會之詞未可信也

宋朱熹舊志寓賢引府志乾道開館樂成講道東阜山麓其徂來小徑名文公巷

案文公巷在樂清旣言館樂成於永嘉無涉舊志誤

宋徐定舊志仕績寓賢兩見

案徐定泉之晉江人娶永嘉鮑氏因家焉應入寓賢不宜復入仕績舊志誤

宋阮存舊志選舉鄉薦下云進士有傳

案明進士阮存傳詳仕績宋進士無阮存名今削

經籍誤

蔣允汶尙書通考 大學章旨 中庸詳說 四書條類

蒼巖先生文集

乾隆府縣志

案蒼巖蔣訓導允汶萬麻府志乾隆志並有傳考東甌

詩集有蔣文質注云字彬夫永嘉人號蒼巖所載字號

與允汶同而名特異王瀾白撰壙志云登蒼巖先生蔣

公文質之門則文質卽蒼巖無疑其作允汶或入明以

後所改也然陳高蒼雪軒記云蔣君文質舊居栝之青

田後僑居永嘉其所述與舊府縣志稱蒼巖蹤跡亦合

則蒼巖本質青田所著書即不宜收入今刪參温州經籍志下同

俞德鄰佩章齋輯聞詩說一卷 佩章齋文集十六卷雍正

通志乾隆府志乾隆志作佩章齋輯聞四卷

案至順鎮江志元俞德鄰永嘉平陽人宋寶祐中父卓

為廬江令僑寓京口因家焉有佩章齋文集十六卷輯

聞四卷宋漸俞希魯墓碑亦云先生之宅居溫之平陽

大父某為廬江令始遷鎮江父德鄰鄉貢進士是德鄰

已為鎮江人非永嘉人今刪

薛季宜伊洛遺禮 伊洛禮書補亡萬曆乾隆府志有伊洛遺禮乾隆志有伊

洛禮書補亡雍正通志薛禮書補亡集

案此一書薛陳二先生行狀並不載考陳亮龍川集有

伊洛禮書補亡序云吾友陳傅良為余言薛季宜士隆

嘗從袁道潔游道潔蓋及事伊川自言得伊洛禮書欲

至蜀以授士隆道潔死無子不知其書今在何所伊川

嘗言舊修六禮則信有其書矣道潔之所藏近是皆其

書之散亡而不可見也因集其遺書以為伊洛禮書補

亡又書伊洛遺禮後云伊洛遺禮其可見者惟婚與喪

然僅存其一二今以附諸補亡之後然則二書皆亮所

撰文獻通考錄之亦不題陳薛二先生撰舊志蓋因序

中述二先生語遂誤據收入今刪

蘇太古古禮書敘畧王柏魯齋集乾隆志

案蘇太古事蹟無考惟金履祥仁山集有送三蘇君序曰愚翁先生蘇公來官金華其三秀從焉長曰太古仲曰佩韋季曰會心皆所以號也又有九月初永嘉蘇太古同游金華洞夜宿鹿田寺詩是太古乃別號非名也考萬厯府志寶祐癸丑進士有蘇文洪瑞安人佩文齋書畫譜引王魯齋集蘇基先温之瑞安人登寶祐癸丑第初調臨安府浙江稅終金華令科第履貫同而名不同仁山集所稱愚翁先生或即基先歟則非永嘉人也南宋人稱温人爲永嘉蓋用永嘉郡舊稱今不著於錄

李倫家禮酌中萬厯府志作酌中陸慶樂清縣志作酌宜

案李倫樂清人舊志誤今刪

朱文簡學庸圖說乾隆府縣志

案文簡樂清人見樂清志舊志誤

戴厚經解三卷乾隆志

案經義攷作經解三十卷舊志誤

戴仔非國語辨乾隆志

案戴守鏞非國語辨篇見慎江文徵經義攷亦著錄然

非單行著述今刪

陳謙謝修撰墓誌雍正通志乾隆志

案直齋書錄解題謝修撰行狀墓誌一卷昭武謝師稷
務本行狀望人黃通撰墓誌陳謙撰因有與黃氏行狀
合刻單行本故著於錄謝氏既非溫人陳誌亦非著述
今刪

張叔椿建安志二十四卷

萬麻府志
乾隆志

案直齋書錄解題建安志二十四卷刪定官郡人林光
撰慶元四年郡守永嘉張叔椿俾僚屬成之是此志本
林光所撰張春卿守建安令僚屬補成之非出春卿手
纂今刪

張聲道岳陽乙志三卷

乾隆府
縣志

案聲道涪熙進士瑞安人舊志誤

李至剛孰羅志畧三卷

乾隆府
縣志

案至剛樂清人孝光從子舊志誤

項喬董子故里志六卷

雍正通志乾
隆府縣志

案天一閣書目董子故里志李廷寶撰又甌東私錄董
子遺事志序畧云某叨先生故里守嘗欲繼絕世脩故
墓而苦無端緒景守李廷寶適志遺蹟遺文及先賢所
營贊記云六卷而以序屬余是董子故里志實景州守
李廷寶所作甌東特序其書耳非即所著也今刪

林武朱子語錄

萬麻府志雍正通
志甌隆府縣志

包定池州語錄

雍正通
志乾隆

府縣志

案朱子語錄宋代傳本至夥黎靖德編語類卷首列記錄姓氏凡九十七家采摭詳博並無林武包定所記且池州語錄爲嘉定乙亥李道傳所集黎書載道傳自叙明白可據塙非包定所編此一書皆不足信今刪

鄭景望蒙齋筆談

雍正通志乾隆府縣志

案四庫全書總目蒙齋筆談二卷舊本題宋鄭景望撰商濬刻之稗海中屬鶻宋詩紀事亦曰景望湘山人朱元豐元祐間有蒙齋筆談今考其書乃全錄葉夢得巖下放言之文但刪其十之三四而顛倒其次序濬蓋誤

刻僞本今刪

周達觀誠齋雜記二卷

雍正通志乾隆府縣志

案四庫總目誠齋雜記二卷舊本題元林坤撰前有永嘉周達觀序稱坤會稽人所著書凡十二種此乃其一誠齋坤自號也他書誤爲達觀所著舊志承其謬今刪

釋法樞鐵關和尚語錄二卷

乾隆志

案妙覺真空大師法樞平陽人舊志誤

釋啟元太初語錄

萬曆志乾隆府縣志

案乾隆府志仙釋傳啟元作啟原日本人吳元年航海入中國後入安國抵石山駐錫是啟元乃倭產今刪

倪濤玉谿集二十二卷 萬縣府志雍正通志乾隆府縣志

案直齋書錄解題玉谿集二十二卷左司員外郎永嘉

倪濤巨濟撰其父始徙居廣德云云又案東都事略文

藝傳宋史文苑傳並作廣德軍人蓋其父始徙廣德至

巨濟已為士著直齋題永嘉蓋據舊貫言之耳今刪

徐泳橫梁醉稟 乾隆府縣志

案泳見平陽志武科橫梁醉稟亦見書目舊志武科無

泳名而經籍收之誤矣

萬規東平先生集 乾隆府縣志

案萬規見樂清志人物東平先生集見書目舊志誤

孔子升潔菴集 乾隆府縣志

案子升名賜平陽人元進士潔菴集凡十二卷蘇伯衡

為之序見平陽志舊志誤

盧摯疎齋集 乾隆志

案元詩選三集盧摯字處道號疎齋涿郡人著有疎齋

集據此是盧疎齋乃涿州人乾隆府縣志文苑傳別載

盧摯字處道永嘉人善詩文與高明齊名其字與疎齋

同疑即一人舊志相沿誤載耳今刪

東甌王氏平冤錄一卷 見焦氏經籍志疑即王淵無冤錄

案無冤錄乃王與所撰非淵也

陳雷胤菴集

乾隆府志

案列朝詩集甲集前編陳雷字公聲嘉興人秀民之子

有蘊菴集蓋秀民僑居嘉興其子已著籍於彼舊志誤

高文璣南屏遺藁

乾隆府志

案友璣樂清人舊志誤

姚汝循錦石山齋集

雍正通志乾隆府志

案千頃堂書目汝循字敘卿上元人

明詩綜亦作上元人通志引

黃目作永嘉人蓋偶據誤本府縣志悉沿其誤今刪

李光春西臺奏議

乾隆府志

案光春樂清人西臺奏議見樂清志書目舊志誤

陳少垣雞肋集

乾隆志

案少垣名昌時以字行則翁長子瑞安人舊志誤

宋黃仁榮永嘉集

李知已永嘉集俱見宋史藝文志

元章嘉

永嘉縣志

明邑令汪循永嘉志又東甌倡和集

郡

守鄧維鹿城書院集

樂清蔡璞東甌詩集國朝石門

勞大輿甌江逸志

案已上均非邑人著作宜改入文外編

藝文誤

謝靈運橫陽還嶠上詩注一作遊嶺門山詩又行田登海

口盤嶼山詩又白石逕爲詩竹園詩又斤竹澗越嶺溪行

永嘉縣志

卷三十八

藝文

藝文

末

詩

案橫陽卽平陽嶺門山在城南盤嶼白石斤竹澗俱樂清地舊志誤

謝靈運歸塗賦

案賦中所云登青田之社渚搜縉雲之道迹實非指今永嘉也舊志誤

孟浩然晚春臥病寄張八子容詩

案子容尉樂清詩中無一語及永嘉舊志誤

李頎送馬錄事赴永嘉詩

案詩言主印清淮邊又言楚雲飛面前非永嘉明甚全

唐詩錄永嘉作永陽舊志易陽爲嘉尤誤

趙凝送張又新之任詩

案全唐詩錄係趙嘏作舊志作凝誤

張又新常雲峰詩

案樂清有常雲山亦名靈府山詩云仙府靈臺莫漫登是也舊志誤

李維禎送人之永嘉東李五峰詩

案五峰樂清李孝光也詩曰雁蕩落日照松扉又曰五老峰前攬夕暉均指樂清稱永嘉統名耳舊志誤

侯一元贈王相山督學之楚詩又理說載名理篇四章

何白哀江頭詩 侯思芹贈司李稽叔子遷守杭州詩

案已上三人俱樂清人舊志誤

陳水雲冷泉夜坐詩

案此係趙靈秀詩作陳水雲誤

災祥誤

晉太監三年有白鹿銜花止於安固之白巖山舊志引府志

案安固即今瑞安與永嘉無涉况太監元年載有此事

疑本一事重出萬曆府志無是也今刪之

宋建炎三十二年大風壞屋覆舟舊志引宋史五行志紹興三十二

年秋七月颶風大水舊志引府志

案建炎盡四年當作紹興下引府志云云即一事而重

出者也湯志已正之矣

元世祖至元二年蝗舊志湯志引元史五行志至元五年芝草生於郡

城之松臺山狀如連雲文彩燦然舊志湯志乾隆府志

案世祖至元二年係宋度宗咸淳元年至元五年乃咸

淳四年其時永嘉屬宋不屬元考元史五行志順帝後

至元三年六月温州蝗是舊志誤以後至元三年為前

至元二年也今與府志五年一條均移泰定之後 又

案至元五年一條萬曆府志不載康熙府志作至元甲

子歲尤謬甲子乃世祖至元二年泰景定五年也 又

秦定元年以下六條自至元元年至二十七年均宜作至正今誤作至元其至元十八年應作至正八年戊子

雜記誤

來斯灘在北閣仙溪昔有神人驅石之海一則

案來斯灘在樂清雁蕩見廣雁蕩山誌

高則誠撰琵琶記雙燭花交一則

案則誠名明瑞安人元詩選云則誠寓鄞之樓社沈氏樓作琵琶記成按拍歌舞蠟炬二枝光忽交合因名瑞光樓則人爲瑞人地爲鄞地與永嘉無涉

晉書本傳不言右軍嘗守永嘉一則 宋陵拾骸林處士

事與唐處士同一則 又論侯一元二則

案右軍守永嘉當入府志林平陽人侯樂清人均與本志無涉此皆隨手刺取府志之誤

存疑

古蹟疑

新城方輿紀要首太寧初置郡議築城於江北岸去今城六里今温州謂其地曰新城 舊志卽永嘉故城今其地爲田畝猶稱新城云

案舊書地理志武德五年以縣置東嘉州析置永嘉安固橫陽樂成四縣疑江北之城武德時所置故稱新城

至貞觀元年仍省入永嘉也

前人皆言孤嶼在城南以此

讀書堂舊志引明一統志在舊郡治謝靈運讀書於此

謝靈運

連齋中

讀書齋舊志引晏殊類夢城內西偏有謝康樂

讀書齋

謝靈運讀書齋詩

案讀書堂疑卽讀書齋今併爲一

李集宅在茶山唐宗室隱居於此

案舊志仕績傳李唐卿唐河間王孝恭裔自虔徙永嘉

茶山蒼墩李氏宗譜注云李唐卿其先出於唐河間王

孝恭八世係集考唐書宗室表河間元王孝恭裔有先

遠者初名可集別有可信可誠可立則可爲輩行字亦

得省稱集自王至集正八世疑卽其人

芙蓉亭浙江通志湯志彙引明一統志在府治 君子堂

在舊郡治舊名芙蓉亭

案上芙蓉亭疑卽下君子堂

職官疑

元縣尹趙搭納

案金華徵獻錄作太納宋濂浦陽人物志及舊志名宦

傳永嘉縣學碑並作塔納上从土下無艸考搭納塔納

大納音皆相近疑元人尙翻譯惟取音近不必有一定

之字耶

明訓導王淵

案淵王氏譜作瀟又儒林傳言洪武三年舉進士檢府縣志選舉門及科名碑俱無之蓋舉進士者應試之名非中式之謂且洪武三年鄉試四年乃會試焉得有三
年之進士乎又訓導王元傳名澤傳疑係溥字之誤

選舉疑

宋宏詞科李仲意知真陽縣遷臨安府備孝宗長公主授駙馬都尉公主諱柔正生而眉髮皓然有白祥之號賜湯沐萬戶告身四道後以又覲卒於臨安

舊志乾隆府志同萬麻府志但注駙

馬二

案宋史公主列傳皆詳載公主封號及駙馬姓名其再嫁者亦著之惟高孝光靈四朝女皆早亡孝宗二女長公主已受封而亡其次宋及封而亡長公主既未下嫁又安得有駙馬故且編考宋史亦無柔正公主之號今檢蒼坡李氏譜但云真陽縣不載宏詞科並無遷臨安府事志與譜亦屬兩歧今姑仍舊志入宏詞科而附辨之

又按宋氏盤濱襟記謂仲意管通判溫州署中有公主棟妝臺舊址尤屬無稽

人物疑

鄭漢鄭君舉詩一卷

案漢字君舉號素軒有詩一卷為秀水曹侍郎濟家藏

天壽集

卷三十一

後天

存疑

三

本題其簡端云是永嘉人蓋本顏良大雅集也而宋竹垞謂三衢人按顧奎光元詩選姓氏爵里考亦作永嘉人今從之

朱聳舊志隱逸作朱聳經籍作朱聳山川又作朱聳

案朱氏譜牒作朱聳然府志俱作聳今從府志

周頤真洞浮老人集

萬曆府志雍正通志乾隆府縣志

案通志周頤真永嘉人府縣志則云闔福清人至元丙子徙居永嘉當非無據今姑存其人於方外而刪其集元陳秀民舊志文苑

案府志作温州人縣分未詳今姑仍舊志

附錄

蒼山周氏女及笄未字汲水溪邊見一石卵潤澤可愛懷之卽墮落乃含口中不覺吞下遂有娠後產一白龍女驚死鄉人取其骸骨塑以泥藏置巖洞閉旱則迎之祈雨嘉靖十三年大旱縣尹周琬禱弗應有繫獄者稱係龍母族裔獻議迎龍母渡江及抵山川壇俱霏微雨護送有從行者負旗先驅戒勿展衆望雨久驟展之風雨頓作龍負雲起如白氣舞於空中噴噴有聲開元寺溫衛治多拔仆惟山川壇龍母廟不動燭亦不滅自傾蓋下不移時河溢入城嗣後亢旱禱輒應舊志

梅大欵能神遊一友亦善其術會卜祭乃共處一室相戒
各出神規聖人受享狀至則境內百神畢集武士呵衛警
蹕其友止門外不得前大欵術稍高盡其法力擠至靈星
門亦止矣遙睇座中一巨星炯然諸神陪位擬於饗帝已
而兩人各言之其語悉合

元延祐四年六月十七日晚有無舵小船飄至海島中界
山地名燕宮內有一十四人五人穿青黃色服九人並白
衣內一人攜帶小木刻字長短不等計三十五根其上刻
畫不成字樣提挈葫蘆八枚內有青黃白色成串硝珠其
人語言不辨本路圖畫人形船隻差官將各人起解江浙

行省十月中書省以聞奉旨訪通曉語言之人詢係海外
婆羅公管下密牙古入氏凡六十餘人乘大小二船欲往
撒里耶地方博易貨物途遇大風大船已壞惟十四人乘
駕小船飄流至此有旨命發往泉南候有人往彼帶回本
國

明洪武八年八月有海舟至温州港衛府差官到舟譯者
黃宗起稱暹羅解國王列參寶昆耶里哩哆囉祿於六月
初一日恭遣正使冒定坤信副使詔璫哆囉齋奉金文進
貢白象牙物前赴大明國朝見撒差巴寫寶招歐雷船裝
載過海遇風飄至遂移舟泊温州城下衛府差官送陸路

至行在其文色雄象命象奴於本府開元寺喂養內方物
苾布西洋紅布兜羅綿被象牙胡椒黃蠟降真香蘇木至
九年始回本國

崇禎五年有番船泊海口以桅舵損壞教人入地內覓料
匠爲修關兵船所覺強拽入港下其船船底以金銀壓礎
船內金寶無算闔郡官皆以勘驗爲名次第登舟理刑某
見黃金爲條長二三寸許亂揣懷袖靴桶皆滿蹣跚坐輿
歸猶怏怏不足乘夜各官將貨物盡起入城僕從因而驟
竄發家者不知其幾一役得阿魏一器嗅之臭投之江一
役得算盤一具次早視之珠爲之也以壞船報上司查詰

數四彌縫而止船擱外沙浦未幾劉香入寇困城羣賊奔
壞船破其水櫃下夾板中扛白金數萬去守城軍民從塚
口遠瞭莫可如何或曰船內所裝卽劉香物故突犯剽劫
取償民間爲地方劇禍云

國朝乾隆十八年六月十二日溫鎮左營守備於南龍洋
面盤獲番船一隻男女五十二人并槍劍鐵炮火藥等物
押護進口停泊內港其人髮髻巨圓睛綠衣褲相連上衣
背愈無數帽用紅紗紬摺捲露頂一頭目手執一物似如
意頭用金鑲有女年可十七八髮下垂足跣目亦微圓美
倩似中華少好女子言語俱不相通聞月廈門送到外夷

通事賴祿詳知是干系鵬國人名龍番教魯羅邦分封屬國呂宋王下作判事官號亞里間麻油駐管泰賢世賴地方其手所執是彼國王給與三品職銜憑據有文憑三紙隨身二是干系臘國王印文一是呂宋國王印文各畫其國王面刻就印刷五年任滿攜帶眷屬回見呂宋國王過海遇大風約經百日飄至此時當夏秋風信不便鎖道諭令將船內人口及器物搬移上岸暫住校士館飛報大憲摺奏勅帑給其食用并修葺船隻凡四月風順遣水師弁兵送至廈門令往販呂宋商船便帶歸國

葉尙高祭文嗚呼天兮何忍嗚呼人兮何辜嗚呼斯

文兮幾於喪嗚呼吾道兮從是污嗚呼變生叵測兮振古未有嗚呼禍起非常兮諸夏所無嗚呼棖梅猶存兮悵離離之彼黍嗚呼髮膚致毀兮悲蓼蓼之匪莪嗚呼裸將於廟兮何莫非先朝之彥嗚呼駿奔於堂兮殊異於聖人之徒嗚呼裸體文身兮斷不肯效尤於虞仲嗚呼被髮左衽兮然後知受賜於夷吾嗚呼悠悠我思兮自分爲識君臣之螻蟻嗚呼渺渺予懷兮豈同不知春秋之驢蝓嗚呼既不克在泮獻囚兮如皋陶之淑問嗚呼亦僅等敗軍之將兮與亡國之大夫嗚呼雖不得與于祭兮猶惓惓於泗水之濱尼山之土嗚呼余小子固有志兮爰采采乎西山之

蘇北海之蒲嗚呼淵毛可以昭明信兮何羨乎腥膻之肥
膻嗚呼白冰可以薦馨香兮奚取夫清酒之百壺嗚呼吾
師乎嗚呼吾師乎雖泰山之已頽兮曾林放之不如乎
永嘉有一人患瘧藍縷寒餒市中求乞有薛主簿憫之來
與飲食去亦不謝薛後暴卒陰府追至爲前生冤家執論
遣令勘對薛方回身報大舅至王起身迎謁薛視之乃瘧
者也遂高聲呼相救瘧者驚曰主簿何爲來此乃謂王曰
老舅承斯人顧盼可爲拔之乎王謂吏檢簿書云有三十
年在王乃謂薛曰能作善業可得還薛曰如得生還願造
尊勝幢子償解冤讐王命押回引從舊路歸至所居門首

似夢覺家人號泣曰一宿矣後遂每日一食輒建幢子專

持念其瘧者卽不復至乃圖像供養焉

唐仲亮
靈應錄

山人黃子復擅巧思製木偶運動以機無異生人嘗刻美
人手捧茶托自能移步供客客舉頤啜茗卽立以待頤返
於托卽轉身向內而入又刻爲小者置諸席上以次傳觴
其行止一視觴之舉否周旋向背不須人力王陽德曾捐
十金購谷簾秋古琴僅存壞板數片黃爲重造卒成完器

聲音清越冠絕一時

岐海
類譚

郡西陂樓在放生河畔康熙間郡大夫建以瞰陂故名或
云宋時方臘之亂教授劉士英禦敵所建然亦無攷嘉慶

甲戌城守金國標借橋重建上祀關帝下掘其門以便往來休龍道光初元燬後再建陳遇春易其名曰錦橋有橋樓記見梧竹山房文集今樓圯改為茶亭

相傳有張長子與李女此鄰幼結婚及長張母寡且貧李謀離婚女不從會元宵觀燈女見張即捨伴從之訴衷曲知婚無合期行至橋上相抱投水杳無知者次年水中蓮開並頭人皆駭異募人掘根得一屍蓮華各出一口即張子李女也邑令以其不失貞義合棺題石名鴛鴦橋曰雙蓮當時有詠其事者曰初盟不負鐵心堅割斷塵緣伴水仙烏鵲巧催橋上度青娥長展鏡中妍生前果墮相思樹

死後花芳並蒂蓮何處宰官身可見幻髮嬌小愛河邊見

種書堂校刻集異編

案宋楊蟠有雙蓮橋詩以卽指此蓋唐時事也

陳相心以拆字名於公卿聞推原禍福考索成敗無不驗

見楊維禎拆字說

舊府縣志方技

道光丁亥西山護國寺門外佛光如火人見而異之掘地得方石一下埋石琰二俱鑄佛像旁注一萬人同造後五百年有福慧者重興十五字陳遇春誌異詩注云此寺宋紹興二年建以其時則可矣福慧者不知何人或寓言亦未可知詩曰無端光焰起蒼厓五百年前事已排勒石分明誓不蝕未知當日爲誰埋益發靈燄數禪關香火因緣

詎等閒誰是如來今再世黃金布地笑開顏一時名流題詠甚多

陳遇春贊國寺誌

冥財庫為中元焚楮之所向在開元寺右即今倉聖祠基道光中歲貢黃鸚揚以字灰狼籍捐建磚爐於寺後每屆中元無論大小戶以紙糊箱篋滿貯冥鏹投入庫中焚之追薦宗親寓追遠報本之意相傳此舉自明季始所從來遠矣

補遺

山川

温城七山成斗形王十朋駕幸温州次僧宗覺韻詩法七山如北斗楊蟠浩然詩集

案志稱環城之山舊名九斗今據王楊二君詩止稱七

山然則九斗之名殆起北宋後歟歐乘補

雅山宋文憲公濂送覺初禪師還江心寺鳳山何无咎汲序師出世建業聖泉遷永嘉雅山

良楚先世由玉環遷樂之迎社學山曾丹橋詩九山叢裏恩橋中歲卜居郊郭鳳山

魚毬山界黃土巽吉之間

案已上諸山皆郡縣志所未載歐乘補

牛眠山在四十五都昆陽山如牛形首尾相肖又有鹿角山

三龍井在昆陽相傳有三龍浴此劃成三井深數百丈雖大旱井水不竭

祠廟

列女瞿素祠在九都瞿嶼山麓

華光廟一在松臺山麓一在嘉福寺巷嘉慶元年毀於颶

風光緒五年里人重建崇奉華光大帝即閩裔括異志所稱華光如來也

選舉薦辟

元茂異黃一能字國寶鎮江府教授舊志依據至順鎮江志陳大能鎮江府淮海書院記畧補

人物義行

黃中字通理弟宏芳原名宏智字明遠居泰清鄉藤橋兄弟六人中芳皆讀書尚義時邑令每以豐熟之年採買常平倉穀蠹役勒派小民賠累不堪泰清臨江一鄉曾於康熙中控禁勒碑厥後舊禁漸弛吏役追呼乾隆丙申中乃搜揚舊碑與金振玉周維新同控撫藩九月賜與楊五兆

等拒捕毆官中懼歸里丁酉夏藩司提審中與叔父卜南

名欽鵬號萬里金振玉及黃岡周雲飛等赴省寓豐樂橋

吉祥寺既而中疾作乃喚芳至以此事屬之為易令名勉

其留芳也六月廿七日中殉殞於西湖芳哭之以詩曰馳

驅越崎渡錢唐凜冽秋風砭骨涼豐樂橋邊誰是樂吉祥

寺裏未為祥風敲藕葉愁千片露滴松枝淚萬行多少候

蟲嗚唧唧令人幾斷九迴腸八月興權歸戊戌歲藩司委

杭府台府及溫府會鞠六月廿三日集審閩六月望日復

審懸案未結鄰村張某檢得康熙間立碑全案有前督覺

羅滿奏奉 聖諭及前縣標發下碑託疎即如新芳乃

於臨審時遞呈而卜南以憂懼成疾未能赴審程守曰楊
總督諭常平買補如辦不善先究官後究民今爾叔不到
案何能結壬寅歲卜南疾歿席令閱供通詳完結六月芳
與金振玉黃岡周雲飛四人先後出獄舊禁亦復闔邑小
民如出水火而衽席之矣兩鄉戚友欲資助芳不受乃業
筆授徒以自給嘉慶丙辰芳館戈田金氏友人詢其顛末
而記之如右

採訪冊
下同

呂從龍字協南歲貢生性倜儻好義邑故設莊長督催錢
糧役富民爲之雖生監不免充足役者爲吏胥魚肉家卒
破從龍憫之借貢生邵炳生員張樹德等凡十八人展轉

懇大吏自乾隆五十四年至六十年歷七寒暑有司利陋
規皆左袒豪胥不得直而嫉從龍樹德尤甚陰中以他端
褫其衣頂會秦公瀛任溫處道深燭其弊旋攝臬司與方
伯謝公啟昆力持之爲請諸撫院事得自勒碑申禁卒余
莊長甲人德之尸祝於先農祠奉秦謝二公粟主併及從
龍同時有吳江者字成桂號仁溪輕財貴義亦以謀革莊
長事左右其閒者也壬子歲貢生巨川候選州同

吳天衢西溪歐渠人孝友敦行慷慨樂施道光十四五年
連歲災歉天衢爲賑饑計築巨室以工代賑積至一萬三
千餘工里之貧者咸就食焉一日大雨巖牆傾圮工人壓

焉急命出之則壞墻上合下開空其中得無恙人謂其散財救贍故得此報年六十四而終子孫世守義方姪通瀾性孝友崇儉樸緩急濟人貧者不責償子三人皆游庠學憲丁給慶徵詒穀額表其閭族有吳時輻者敦厚好施每歲暮分錢米饋親隣之貧者又吳浩武庠生以孝友聞里有溪水暴漲深不可測人多病涉浩獨建石橋行者德之其他濟饑療病尤眾人咸謂甌渠吳氏有世德云

人物文苑

明朱道魁字墨臞良遷孫栴溪人郡庠生貢入成均壯歲棄舉業歸晦高尚終其身爲溫處二郡義學山長王瓚朱

諫王澈王激皆其弟子著有鍾山詩集墨臞養拙集二十卷其卒也鄉人賦鍾山鶴怨以哀之王激爲之序朱氏

人物忠義

丁天義民金和春業農精權算好檢拾字紙化灰並收埋暴露骸骨同治丁戌四月十二日粵匪入境被擄欲用爲鄉導和春人罵謂汝等殺人放火我肯從汝耶賊怒殺之

孝女

陸茂山女割股療母病復

烈婦

王南煊妻林氏維正四年十月南煊溺海死樁葬於永日

係外氏每朝拜墓而哭母欲奪其志誓與

母絕一日焚香浴體服金
不死卒自縊死年二十五

林儒士某妻羅陽夏氏結縭一載夫亡以死殉焉進士林

媛嬪予宗子地勉一心辛勤十指及薨同歸靡它自矢

情重三生誓堅一死死已矣傷如之何匪石莫轉無

古蹟金石

徐德寶妻潘氏墳塋告后土文石碣

維寶慶二年歲內戊六月甲申朔庚寅日陽上夫徐德寶

男徐亞雙次男阿金女亞前次女仕姝云等謹立口告于

五方五帝山川百靈后土陰官上承泉伯阡陌諸神切念

德寶蓋為先妻潘氏九娘子於今年二月初五日歿故舉

筮協從相地惟吉宜於温州永嘉縣賢宰鄉羅浮山村黃

家山後之原或東口口口地口為宅兆安厝謹用九萬九

千九百九十九歲口口也口冒地壹段口止青龍右止白

虎前止朱雀後止玄武內方勿陳分掌四口口口口

口口口路口齊整阡陌千秋万歲口口口口若輒干犯茲

禁將軍亭長收付河伯今日口口酒飯百味香口共為信

誓財地交相分付工匠動土營造墳壘安厝已後永保休

吉見人歲月主保人今日真符故氣邪精不得口口口有

是者永避万里若違此約地府主吏自當其禍主人內外

存亡悉皆安吉急急如五帝王者律令寶慶二年辛丑月

十五日丙申

右石碣得於三十二都千石莊高廣不及二尺今藏瑞安資政第孫氏寶慶爲宋理宗紀元之一

溫州府主戴爺問明判案碑記

右碑在十二都茶山實際寺正殿右壁嘉靖四十二年僧廣滔正訪立石據碑文因寺僧欲賣項姓祖捨田畝涉訟控經本道批府審明又云正統十二年立有碑記原係鄉宦黃文簡公撰文備述古蹟今此碑未見其稱本道爲分巡老爹府主爲戴爺可見當時稱謂之質直其文殘缺詞亦俚俗今不錄

望歸亭碑記在四十一都廊下將軍巷道左侯一元撰嘉

靖四十二年爲孝子朱尙綜立

碑文未拓

旌異松鶴處士康公墓誌在十八都郭溪水關頭

案松鶴處士疑卽康從理

碑文未拓

坊表

貞烈坊在十九都宋與河南爲王宗培聘室南氏立

節孝坊一在五都上河濱爲儒童邵瑞璋妻張氏立一在

十都阮郎詳爲孫秀環妻王氏立

新志自開局以來首尾不及三年卷帙浩繁增舊志

三倍有半所費止三千七百餘緡視鄞鎮一縣志用

至二萬三萬者相去懸絕惟校讎之役殊非易易適
兒子文僑自邗上假旋竭三月之力專任其事改正
訛謬不勝塗乙多至八千餘字其脫畧複衍之處刊
落重鐫者十餘幅尙未能毫髮無憾甚矣校勘之難
也所冀閱者指摘瑕疪藉資補救則幸甚矣再是書
告成於光緒七年後來事蹟不便屢入以不限斷後
之人慎勿妄爲補刊致亂體例如其事應入志乘恐
其久而湮也宜刊本志續補別著年月以備遺忘庶
無撓越之弊咸弼又識

清光緒刊行永嘉縣志二十八卷板度保安橋圖書館民
國十七年間主館事者不謹於藏致有殘闕不能付印聞
者相與歎息而已比年省內外公私藏家馳函徵索守土
官竟無以應有倡議重修者以絀於經費而止劉貞晦丈
景晨特謀之徐縣長子勉用洎同邑諸君子先集貲補板
以還其舊開工剞劂而屬余任校字之役計補板五百一
十二葉字二十六萬三千有奇刻將成費逾於所估之數
揚君雨農蘇州另籌墊若干會周君守良邗新自滬上假
歸乃爲添募以還楊君二君已有所輸而猶力圖其成可
謂難矣自始專迄今閱時八月前後共募款一千二百五

十金劉文屢自滬上郵書殷殷督促鴛鴦鈍如余亦排日爲
理摩挲梨棗效清塵掃葉之勞邑之人聞有斯舉咸欣怵
以觀厥成益歎晦明絕續之交爲此文獻一綫之延之猶
當於人心也板成仍藏邑館第一次印書一百部取刻資
之羨餘與預售之券值以充印費而事方竟爰弁記之中
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邑人梅雨清謹識

補刻助賢人姓氏

徐用子勉

補助二百元
公款

潘國綱錄宗

二百元

徐陳冕寄順

二百元

黃羣潮初

二百元

周邦新守良

一百元

陳權東守庸

一百元

湯振炳雨農

一百元

顧耕梅

一百元

吳百亨

廿五元

翁來科 五銀

以上共收國幣一千二百五十元

廿五元

